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八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事物初略三十四卷

〔明〕呂愷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資敬堂刻本

一

菰中隨筆一卷

〔清〕顧炎武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乾隆孔氏玉虹樓刻本

一三八

修潔齋閑筆八卷

〔清〕劉堅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自刻本

一八二

天香樓偶得一卷

〔清〕虞兆滢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二七〇

言鯖二卷

〔清〕呂種玉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二九七

事物攷辯六十三卷(一)

〔清〕周象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周德宣鈔本

三二七

事物初略三十四卷

〔明〕呂愷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資敬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事物初略》
三十四卷《提要》

事物初略序

開闢迄今凡九十一朝分為歲數大率一十二紀為七萬六千年約計二百七十六萬餘紀吾輩立乎二百七十六萬餘紀之後欲上游二百七十六萬餘紀之事如某事起于某人某物創于某代歷數之而瞭然如在目前雖當世所號為學海書倉經苑武庫有不能一應時立辨者此非不能辨乃未及辨也蓋諸子百家之書所散見于宇宙間亦甚浩繁而無紀好學君子讀之而未必能記之而未必能詳之而復未必能約以故通覽涉獵而終有書



麓之目迨一時不復記憶更欲于諸本中
簡閱其出處則連牀充棟竟未知某事出
于某書對之惟有浩嘆若此者亦奚貴腹
溢丘索口盈典墳稱為包今絕古之士也
是以類書彙纂好古之家歷代多有予不
復廣載若乃某事起于某人某物創于某

序

二

代為天下綴文之儒示一撓覽法門子又
烏能已：其上自天道中自人事下自器
用以及飛潛動植等類分而編之為三十
四卷題其名曰事物初略初者誌其始也
略者言此特其大略而未敢遽謂往古來
今之務遂盡乎此也是集也以博雅之流

見之所謂南越以孔雀瑀門戶崑山以璞
玉抵鳥鵲耳若以案頭瓦便于觀覽不猶
之居山以魚鼈 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哉

時在

崇禎間逢浣灘之歲律中姑洗蕤蘭之日

呂忠貞九父書于資敬堂

序

三

凡例

一有明佳文成林限以斯集頗恨遺珠累歎以心印心原不在誇多附富舉一反三足存乎善讀者

一古今低淺文字竄足銅子第之性靈獨于第之特藝師利其務於辭辭是以選家間亦採入獨集中一稿未載

一評點頗自出手眼幸讀者勿輕棄置

一旁批間有取及諸選本者概不註明其止期發明理理非敢掠美自文也

一明文選者寂衆注何尚已即今日最行者若李之金丹湯之初

凡例

學集黃之商沈江之文類高之先正小題以及課本正則文峰指南諸選皆足發明文體放迪後生學者宜博採引証勿徒拘拘於此集

一學者既得群覽諸選漸宜由博返約則是編似乎可乎

一明人小題文極多全章長節者該概不登俟入大題

一先正論文及行文體格諸選本載者甚多學者檢閱自便該不復贅

一是集為文百二十篇閱月告竣其中不無訛謬幸四方君子有以教我

歷代事物制作初略

明 古吳呂 慈貞元父編輯

採用書目

義易

尚書

毛詩

春秋

禮記

左傳

爾雅

春秋元命苞

坪雅

廣雅

管子

春秋說題辭

呂氏春秋

春秋繁露

說文

春秋運斗樞

釋名

莊子

淮南子

陽龍子

渾天儀

黃帝素問

列子

太玄經

事物初略書目

中子

春秋內事

五經通義

禮斗威儀

山海經

論衡

易乾鑿度

漢書

尚書大傳

列仙傳

傳燈錄

孫氏瑞應圖

禮統

兵書

世本

易通卦驗

風俗通

張衡靈憲

十洲記

孝經援神契

帝三世紀

家語

禮緯分微

荊州星占

異記

天載禮

物類彙

河圖帝通紀

風土記

雜傳外傳

漢紀

蔡邕月令章句

龍魚河圖

神異經

漢武內傳

洛陽名園記

古今注	三五曆紀	白虎通	河圖洛書
春秋合誠圖	五行志	董仲舒傳	世說
荀卿大略	晉中興書	文選	神農求雨書
隋志	綱鑑	京房易傳	南陽雜俎
韻府大全	輟耕錄	抱朴子	一統志
古周禮	河圖括地象	詩傳	薛方山人物考
春秋感精符	博物志	春秋勞異辭	荊州塔興家
侵跡錄	玉臺清詠	塘書	荆楚歲時記
藝文類聚	六帖	商邱山說	汝南先賢記
南郡新書	洞微志	青箱雜記	四書圖史今考
唐書	尹氏言行錄	松蘿記	晁氏家話
扶疑說	通鑑前編	楚國先賢傳	春秋孔演圖
詩墨客揮犀	海外經	合璧事類	威弘之荊州記
尚書中候	四川先賢傳	方言	事關類聚
詩含神露	詩經	經緯新論	琴操
晉宮閣名記	商語	寰宇記	神仙傳
典錄	東觀漢記	洛陽風土記	東方朔神異經
物類相感志	海內經	造化權輿	遊齊開覽

古今藝術圖	范叟談	北齊書	南中八郡志
玉燭寶典	元龜子	曹氏百範譜	金陵覽古
李延壽	洛陽宮殿簿	內典	續漢禮儀志
茶類解詁	漢晉春秋	梁元集要	說原
樂叶圖	博史	文中子	陳留耆舊事
春秋今歷序	天寶遺事	本草會編	聖賢家範
因女談苑	續漢書	續原泰止論	柳宗元說
古今樂錄	春秋外傳	劉根利傳	關令尹子西傳
外國圖	禮緯	宋志	續雜錄
萬姓統譜	文章法利論	春秋合華	續晉陽秋
中山玉體經	類說	別名記	陸龜蒙書目言
唐漫錄	太平御覽	通志氏族略	俗說
括地圖	丹鉛餘錄	有塔新話	高若拙後史補
樂府詩集	三傳圖	三元參贊	朱明退朝錄
石林燕語	蘇府燕閒	孫卿子	梁雲館廣清記
聞見錄	廣表錄異	雜五行書	歲時雜記
蘇氏演義	史記記	書斯	方術傳
劉向新序	華陽國志	王文正筆錄	仙道堅老子誌

漢律曆志	律錄	玉書	吳魯漢錄
歷代二寶記	詩韻	化胡經	范萊公遺事
白帖	王羲之筆經	南村野史	牧坊記
二儀寶錄	子華子	吳錄	古文正遺事
古史考	續文潛集	詩林廣記	洛陽伽藍記
海內玉品子	文選	夢書	卷之雜纂
博物聚話	記	郁離子	夢華錄
草木錄	續典錄	元錄要畧	石齋金鑑
越絕書	吳記	歸田錄	開禧筆談
事物初略書目			寶鑑堂
張氏	宋史志林	晉書集	唐書新行記
九州論	南越志	續集	北山事狀
尚書緯	龍書	金明集	漢武故事
通甲經	太公六韜	建康記	晉太祖趙盾注
博物拾餘	古中記	續搜神記	韓忠獻遺事
地鏡圖	楊天子傳	魏略	本草經
論語釋	易林	異物志	三才圖會
朝野僉載	珍珠船	吳越春秋	香奩海物記
爾雅義	竹譜	太山記	寶鑑書

梁史	秦川記	異人錄	漢官儀
後周書	三輔故事	崔寔月令	顧微廣州記
玉策	神僧傳記	小說	拾遺錄
太平廣記	略	貴耳集	指掌編忘錄
星槎勝覽	廣家談	復齋日記	豫章記
欽經	玉堂雜記	玉海	朱子語錄
該聞錄	親志	從征記	馬明生別傳
荊州土地記	夢筆錄	吳郡縣記	西民月令
春秋說	羅浮山記	高士傳	清夜錄
事物初略書目			寶鑑堂
源流至論	今蘇夜話	東蘇遺錄	玉臺新詠
白鶴觀	揮塵錄	唐詩歸	白雲編
談淵	會要	書斷	筆談
晉公談錄	錢氏私誌	古杭集紀	增補古今文攷
萬姓譜	事始	字源	秋餘漫錄
典術	涼州記	幽明錄	神僧傳
周學紀聞	北邊傳對	顏氏家訓	朝野遺記
歲時雜錄	述征記	博陽記	會稽後賢傳
禽經	說苑	晏子	名山記

松溪紀聞	胡野金言	避戎嘉話	宣州雜錄
續事始	民微錄	西使記	烈女傳
野紀	雜錄	墨子	修真秘法
夷堅志	幽怪錄	西京記	香穠雜錄
東園友聞	皇明紀略	山樵雜錄	韓文
南史	晉書	詩話	繼世紀聞
國史補	青陽記	永川記	詩義問
字說	蜀志	語林	宋人小說
論語集注	孝子傳	南唐記	戰國策
草木子	微祥記	文士傳	存心錄
夷堅續志	墨莊漫錄	小窓別記	古詩全集
宋書	尸子	廣志	道書
相馬經	鄧中記	幽案錄	劉吳傳
韓子	吳曆	北史	筆錄
北窓瑣言	書法苑	臨海記	虞衡志
典略	列傳	吳志	嵩山記
佛經詞釋	日勝集	王明雜錄	清異錄
決疑江	泰記	襄陽記	南方草木記

公羊傳	欽定四庫全書	江陵記
依塘錄	小窓記	王島餘集
丹陽記	相鶴錄	荆吳遺事
荀子	蜀錄	廣野錄
李賀集	修物錄	鬼谷子
詩義錄	文苑英華	原野劇談錄
東坡紀事	真仙通鑑	水經注
劉向別錄	竹書記	古今占
春秋經	荀氣陽精錄	熊岡古史
事物紀原	法苑珠林	續博物志
古詩	初學集	黃天經
雲笈七籤	汲冢遺書	陽明錄
春秋佐助新	皮研錄	北征先後錄
百香錄	西江石城記	天文錄
文心雕龍	史微紀聞	鄭侯外傳
同神	楚辭集	開河記
欽定四庫全書	遼寧筆錄	柳塘漫抄
雜記集	遼志	程史

事物初略	大業雜記	柳氏雜記	西河雜記
天說記	平夏錄	建康記	江陰雜記
海山記	金志	野記	江行雜錄
大微靈書	避暑漫抄	清溪暇筆	寒齋瑣錄
小書後	翰林志	厚德錄	魏氏春秋
十三洲記	金陵新志	柳氏集傳	真臘風土記
仁正紀	黃庭經	仲諧	廣城仙錄
中朝故事	行營雜錄	皇氏博錄	崔鴻北燕錄
事物初略	江南別錄	病邊漫記	震澤紀聞
廣弘明集	海載紀	九域志	可蘇雜記
蜀詩紀	松窗雜錄	廣輿記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亞貞九父編輯

天文第一

天楊泉物理論曰。水土之氣。升而為天。說文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顛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祛疑說云。自天統開於子。經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徐整三五曆紀曰。混沌如雞子。一萬八千歲開闢。陽清為天。每日高一丈。如此又一萬八千歲。然後天極高。此有天之初也。

日月上海經曰。東南海之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新瑤注云。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也。

星辰馬總通曆曰。地皇氏定星辰。後漢天文志註曰。黃帝分星次。方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明者三百二十。微星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禮記又云。帝嘗既序星辰。然則星辰者。地皇氏定之。黃帝又名之。至帝嘗而復序之耳。

陰陽春秋內事曰。伏羲氏定天地。分陰陽。則陰陽之氣始自伏羲也。

五行史記原書曰。黃帝建二五行。起五部。應劭曰。金木水火土是

也。則如行始於黃帝。

晝夜通曆曰。地皇氏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十二辰事始曰。黃帝六子分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獸名屬之。

蓋正月辰在艮。二月辰在降。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寅。

沈五月辰在鵠。六月辰在鵠。七月辰在鵠。八月辰在鵠。

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

在玄枵。是也。十二獸。子屬鼠。鼠無牙。上曰牙。丑屬牛。牛無

齒。下曰齒。寅屬虎。虎無項。卯屬兔。兔無唇。辰屬龍。龍無耳。聽以

角。巳屬蛇。蛇無足。午屬馬。馬無膽。未屬羊。羊無瞳。申屬猴。猴無

事。物初略卷一。貴敬堂。

曆商屬雞。雞無陽。戌屬犬。犬無鬚。亥屬豬。豬無鬣。是也。

同天曆。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氏視五星之文。分略之度。史記曆

書曰。黃帝名宿度。驗星。謂題名宿度之候。容進退三辰之度。

吉凶之驗也。然晉書天文志則曰。庖犧始立周天曆度也。

千夫。遂鑿。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潘泊

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千夫之名。以定歲之所。在蔡邕獨斷云。千

幹。其各有十。十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甲

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軋也。言萬物自抽軋而出也。丙

者。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丁者。壯也。物體皆丁壯也。戊者。茂

也。物皆茂成也。己者。紀也。萬物皆有定形可紀也。庚者。言陰氣

庚萬物。故曰庚。又云。庚堅強貌。辛者。新也。物初新者皆成也。

壬者。妊也。陰陽交接懷妊也。至子而萌也。癸者。揆也。言萬物可

揆度。故曰癸。支。扶也。其名不有十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子者。孽也。陽氣始萌孽生於下也。丑

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者。言萬物始

生。蟄狀也。卯。茂也。謂陽氣生而滋茂也。辰者。伸也。物皆伸舒而

出也。巳者。已也。陽氣畢布已也。又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

終也。午者。攝也。五月陰氣平通。陽氣地而出。物皆附麗陽氣

事物初略卷一。貴敬堂。

以茂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身也。物皆成其身。體

各申束之使備成也。酉者。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戌者。恤也。物當

狀。欽。矜恤之也。亥者。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偽也。不言

物成皆堅核也。

星官後漢天文志曰。軒轅始受河圖。闕苑受規。日月星辰之象。故

星官之書始自黃帝。至高陽氏乃使南正重司天。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慈貞九父 編輯

地輿第二

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全吐應節。故其立字上力於一者。為地。晉書曰。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故疑說云。自地統開於九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徐整三五曆紀曰。混沌如雞子。一萬八千歲。開闢。紫泥為地。每日漲一丈。如此又一萬八千歲。狀後地極。深此有地之初也。

事物初略卷二

寶藏堂

四方伍希明太乙金鏡經曰。昔燧人氏仰觀斗樞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然則四方之名蓋始於燧人氏。

地名項峻治書曰。人皇氏出於混沌之地。是則設地乃國名也。土地國邑之名。必其為始。

山川事物紀原曰。神農興於厲山。黃帝生於姬水。此山川有名之始。

道經山海經曰。帝令堅亥步天地四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大禹使八章步自東北至西極。二十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堅亥自北極至南極。二十三萬

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八極。廣東西二十三萬三千四百

北二十三萬一千里。天水道八千里。通合真名川六百六十三

千里。然黃帝當時有記里之事。道經之記。宜自軒轅始也。

地里圖春秋元命苞曰。神農世以養生。白阜乃圖地形。脈水道注

云。白阜。母名圖。畫地形。通水道。脈也。今之地里圖始於此。

界限拾遺錄曰。禹治水。所穿鑿處。青泥封記。使玄龜印其上。今

人聚土為界。乃遺事也。

曰。前通典曰。黃帝始立步制。畝是田以畝計。起自軒轅也。韵府云。

禹平水土。分為九州。是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

事物初略卷二

寶藏堂

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十五萬

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二人。又類書

纂云。黃帝如丘步制。畝以六尺為步。百步為畝。至秦孝公以二

百三十步為一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井田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使八家為井。開為四

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於大禹。而脩於成周。

民田事物紀原曰。三代之民皆受田於公。其所受之田乃王田也。

一夫一婦授田百畝。自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民始得

買賣。而以天下之田為私業。此民田所始也。

縣周禮四甸為縣恭考公十二年并諸小鄉為縣則縣自孝公始

唐開元五年宋璟奏頌建曰建田院貧子養病從長安以

宋置使專知此。所稱悲田。乃開釋教。以是儒尼職掌。至二十
 年。乃分置於諸寺。給廩食以養之。宋朝又置於僧院。以養濟
 之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賑寡孤獨。則唐制亦本於周
 禮。大雅云。造舟為梁。孫奭曰。造舟比舟為梁。此舟於水。如板
 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春秋傳
 曰。周赧王五十八年。秦始皇作浮橋於河上。此即橋名之始。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鑒甫 父編輯

人姓第三止平聲

人三。五曆紀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天地
 開闢。陽清為天。陰濕為地。盤古在其中。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
 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身長一丈。如此又一萬八千歲。天極高
 地極深。盤古極長。然後乃有三皇。以有人之初也。

盤古。黃帝有熊氏之後。熊克家譜云。盤熊為文王師。著書一卷。名盤
 熊子。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國以高氏。以熊姓之始。說文云。

熊。獸名。狀似羆。

馮。周文王第十六子。畢公高之後。畢萬之孫。食采於馮城。周氏馬
 以馮姓之始。說文云。馮。馬行疾貌。

童。顯頊生老童。子孫以王父字為氏。以童姓之始。說文云。未冠者
 本作僮。今作童。又獨也。言童子未有室家者也。又十五以上謂

之童子。洪武正韻云。奴也。又漢書注。以無草木曰童。

洪。古共工氏之後。本姓共。氏因避仇改姓洪。洪姓之始。說文云。
 洪水也。從水共聲。方言云。江。河流為洪。又大也。通作鴻。
 姜姓同。齊人戎事之後。說文云。洪。春秋時有戎。律。洪有功臣。

戎。賜。封。紅。侯。漢。宣。時。有。戎。侯。行。屠。有。神。魔。使。戎。侯。有。詩。各。

翁周。昭。王。康。子。食。米。翁。山。周。以。為。氏。以。翁。姓。也。始。說。文。云。翁。頭。毛。

也。從。羽。公。聲。前。部。記。志。云。見。翁。縣。縣。邑。不。無。屬。翁。翁。屬。頭。也。或。

作。翁。方。言。云。周。音。泰。臨。謂。父。曰。翁。翁。師。古。曰。翁。翁。父。也。漢。高。祖。

翁。項。羽。曰。我。翁。即。若。翁。

仲山。南。之。後。姓。仲。氏。因。避。難。改。姓。仲。仲。姓。之。始。說。文。云。仲。種。

也。仲。仲。之。後。以。字。為。姓。仲。仲。姓。之。始。說。文。云。仲。仲。姓。

也。仲。仲。之。後。以。字。為。姓。仲。仲。姓。之。始。說。文。云。仲。仲。姓。

終仲。仲。之。後。以。字。為。姓。仲。仲。姓。之。始。說。文。云。仲。仲。姓。

仕至。殷。中。侍。御。史。今。河。東。有。官。氏。以。官。姓。之。始。說。文。云。官。室。也。

從。一。躬。省。教。一。音。辨。象。形。屋。下。角。難。云。官。謂。之。室。官。字。也。屋。見。

恒。上。亨。一。然。

周周。文。王。子。鄭。侯。之。後。以。周。為。姓。說。文。云。周。文。王。而。都。在。京。

北。杜。陵。而。南。此。鄭。姓。之。始。

融春。秋。時。有。融。氏。字。然。明。音。融。而。如。鄭。融。明。從。杖。若。者。立。於。室。

一。言。而。暑。叔。向。曰。必。融。明。也。下。堂。執。其。手。以。上。曰。子。如。不。言。者。

幾。失。子。矣。然。明。始。見。知。於。子。產。子。產。問。焉。政。焉。且。曰。吾。他。日。見。

虞。之。而。而。今。吾。見。其。心。矣。說。文。云。各。屬。又。說。文。

鄭穆。公。子。單。之。後。春。秋。時。有。皇。施。皇。惠。皇。衍。皇。默。宋。穆。宗。朝。有。

皇。穆。字。相。是。為。中。侍。卿。大。人。司。諫。有。諸。蔡。蔡。之。罪。數。上。味。言。

近。習。之。非。說。文。云。正。之。皇。滿。者。從。王。器。名。知。飲。酒。有。皇。侯。亦。謂。

之。廢。禁。又。大。也。多。也。盛。也。

風伏。義。之。後。春。秋。公。母。須。句。國。風。姓。女。故。曰。風。風。姓。之。始。說。

文。云。八。風。之。從。風。凡。聲。風。動。象。生。故。云。八。風。也。鄭。氏。曰。風。也。

之。風。為。風。之。風。假。借。也。亦。曰。天。地。之。使。也。大。塊。之。靈。氣。也。王。

之。風。為。風。之。風。假。借。也。亦。曰。天。地。之。使。也。大。塊。之。靈。氣。也。王。

木十。友。來。不。管。之。後。說。文。云。東。動。也。從。日。在。木。中。鄭。氏。曰。木。若。

木。也。日。所。升。降。在。上。曰。東。在。中。曰。東。在。下。曰。春。一。曰。春。方。也。

同。時。有。東。家。主。後。同。為。氏。以。家。姓。之。始。秦。昭。王。時。有。東。家。氏。

卿。其。孫。蒙。恬。為。秦。將。軍。蒙。恬。里。長。城。始。製。筆。提。其。云。五。也。從。

革。家。殺。徐。曰。即。女。聲。正。顏。云。覆。也。胃。也。卷。也。又。革。名。山。名。卦。名。

又。承。也。欺。也。

通已。大。夫。食。來。通。川。國。氏。馬。此。通。姓。之。始。說。文。云。通。也。通。漢。志。云。

里。為。井。上。為。通。之。意。

紅楚。元。王。子。劉。富。紅。侯。之。後。說。文。云。帛。赤。白。色。從。糸。一。報。一。口。漢。

也

解徐曰江出岷山至楚者名南江至海者名北江至

雅云江貢也風俗通曰水珍物可貢獻也

〔麗〕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天子封于麗鄉國氏馬此麗姓之始說

文云高房也從尸龍聲正韻云麗充實也

〔雙〕顓頊之後封于雙家城國氏馬此雙姓之始後魏有雙氏洛為

涼州刺史說文云從佳二枚從又又古手字右手持二佳也廣

韻云偶也兩隻也

〔支〕支雄傳云其先月支胡人也今御珣有支氏此支姓之始說文

云分也度也持也又庶也止韻云篆文作支今作支支本篆文

又字從十從又今以父代支而以支代皮

事物初略卷三

資欽堂

〔郤〕一本作郤乃晉大夫郤錡郤克之後此即郤姓之始也

〔施〕魯惠公子施父是上施伯公五代孫因氏馬此施姓之始春秋

時有施之常字子恒孔子弟子魯人也贈乘氏伯封臨濮侯說

文云旗號從龍九聲徐曰旗之遠近一曰設也

〔皮〕周卿士樊仲皮之後或曰鄭大夫子皮之後漢有皮家為蒲昌

縣詩後漢有皮寬為陳縣大夫說文云則取獸革者謂之皮

〔師〕周師尹之後以官為氏此師姓之始也春秋時晉有師曠為樂

師都有師叔列在三良之中漢有社稷之臣師丹字仲公卿卿

人治詩為世儒也說文云二十五人為師此韻云衆也范也

法也故也又卦名又導之教訓曰師

〔僕〕僕字以妹事劉倫為夫人奴客三千貨幣助軍資先主待以上

賓之禮為安漢將軍說文云鹿屬詩云居河之麋與瀼同

〔恭〕恭宗禮字叔厚三世所進士明經科遂為北海名家宋建炎中

除翰林學士上曰恭公之文有體真學士也故家子弟淪落不

自給授索金推月俸以賑其乏說文云帝蒼父色又履下飾又

極也

〔伊〕古天子伊祁氏之後正韻云同也水名又惟也又波也

〔姬〕姬帝生于姬水支子周氏馬此姬姓之始漢有姬嘉唐有水部

事物初略卷三

資欽堂

〔郅〕郅中姬處遜說文云婦人吳稱本同姓責于諸國之女以婦

人美號皆稱姬

〔睦〕漢有睦弘以春秋明經為議郎昭帝元鳳中因推大后起立杜

柳復生之異霍光惡之奏長拔其言惑眾伏誅正韻云曰復惡

視

〔郅〕漢有郅彤信都人歸先武信都反者捕獲其父弟妻子使為手

書彤彤報曰事君者不顧家後以功封靈壽侯圖像雲臺張

氏曰臣始下郅是則以地為姓也

〔郅〕春秋時郅奚之友與郅姓同說文云太原縣名從邑不聲又徐

此詩云興雨部。又多也。米桑部。又盛也。

晉大夫隨武子之後。與隋姓同。晉有隨會。漢有隨何。隨薪。說云云。從也。從時之宜。不繫于故。又附名。漢末之國。隨為大。與左傳又卦名。

一讀作倚。漢書倚頓。象之窮士。用鹽鹽。起家。與王者皆富。說文云。聚石為渡。

時孟子弟子時子之後。正韻云。辰也。是也。

脂孔融傳曰。脂習。京兆人。漢末與孔融相友善。及曹操殺融。習性無之。曰。文舉捨我死。我何用生。為文帝以習有染布之節。加中

事物初略卷三

寶藏堂

飲大。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從月音聲。

危。宋時有危稹。字逢吉。號驪塘。登進士第。嘉祐中。柴典之得詞。稹

送以詩有云。人才自係國輕重。吾道亦關公去留。為世所稱。說文云。在高而懼也。又不安也。又宿名。正韻云。陰賊也。疾也。隤也。

不止也。又山名。

春。秋時鄭大夫裨竈。詳諸之後。說文云。偏將也。

使。禿姓伊耆氏之後。說文云。老也。禮記八十曰耆。又六十曰耆。指

使。禿姓伊耆氏之後。漢有管順。為樓盧侯。說文云。思也。量也。火

中言家亦不。所費不。謂無量可比也。不。之。身。亦。謂。貴。重。

無量可比也。通作。管。又。說。也。識。也。

選。殺。替。人。選。任。之。後。晉。有。選。昭。說。文。云。徐。行。也。又。久。也。緩。也。

池。漢。有。池。瑗。為。中。令。北。魏。有。池。仲。魚。為。成。門。侯。說。文。云。沼。也。寧。

地。鍾。水。也。孔。安。國。曰。停。水。為。池。顏。師。古。曰。池。言。其。包。容。浸。潤。也。

楚。有。愛。國。子。孫。因。以。為。氏。此。愛。姓。之。始。說。文。云。即。聽。也。如。龍。一。

楚。有。角。子。人。而。之。形。國。語。云。木。石。之。怪。獲。龍。也。

斯。魯。公。時。有。奚。斯。作。閭。宮。詩。因。以。為。氏。此。斯。姓。之。始。說。文。云。析。

也。從。斤。其。聲。正。韻。云。則。也。此。也。即。也。又。語。已。辭。

事物初略卷三

寶藏堂

國。司。司。臣。之。後。說。文。云。司。司。事。于。外。者。從。反。后。臣。司。事。于。外。

與。后。相。反。也。一。曰。后。君。也。言。后。王。之。道。與。有。司。相。反。也。

雲。額。帝。大。彭。之。後。封。于。赤。雲。苗。裔。遂。以。國。為。氏。此。韋。姓。之。始。說。文。

云。索。皮。也。此。韻。云。熱。曰。韋。生。曰。革。

春。秋。時。晉。有。婦。生。子。孫。曰。氏。馬。此。歸。姓。之。始。正。韻。云。八。也。還。也。

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氏。又。州。名。國。名。又。指。趨。曰。歸。

孫。額。項。之。後。蘇。姓。伯。益。之。子。受。封。于。徐。子。孫。因。氏。馬。此。姓。徐。之。始。

也。說。文。云。安。行。也。又。緩。也。

余。泰。由。余。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此。姓。余。之。始。說。文。云。語。之。舒。也。又。

或亦作予

○行子同時國後以國為姓此野姓之始說文云中也一曰

○春秋時有蕭伯玉名環為衛大夫說文云蓬麥也

○宋司馬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此魚姓之始說文云冰蟲也

○漢太子太傅有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說文云通也又遠也

○蘇子之後說文云待也一曰積聚以為利也太子劉君故謂之儲也

○晉大夫先且居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即居姓之始也說文云處也又止也

○趙大夫諸稽郢之後漢有諸於洛陽今說文云解也徐曰別異之辭一曰衆也又疑辭又禮記內則注以諸和水釋文云乾

○虞有天下曰虞子商均封虞以國為氏此虞姓之始一曰周武

○王封虞仲于河東其後因以字為氏說文云聘虞也從虞吳聲

○止韻云有也助也樂也望也度也虞也測也防也專也倫也

○安也又葬而反祭曰虞

○周武王封奔後胡公滿于陳子孫以胡為氏此胡姓之始說文

○云牛顓孫也從月古叔止韻云何也禮記深衣注垂下曰胡

○秦相樗里疾之後此樗姓之始也

○蘇姜太公之後至文公子高之孫孫食米于盧因以為氏此盧

○姓之始說文云飯若也從皿盧叔一曰青酒區前食貨志令官

○作酒以一二千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人尊盧氏甘帝王正

○韻云黑也亦作旅人擲散曰呼盧

○蘇帝紀蘇後陸終生昆吾封于蘇以國為氏因有蘇忽生為司

○寇居河東此姓蘇之始說文云桂荏也從草蘇聲

○周武王第二子邠叔後以國為姓此姓于之始說文云于於也

○命太古有良醫岐伯命附說文云空甲未為舟也從舟從舟

符魯項公孫公雅為秦符魯令同氏馬此姓符之始說文六信也

漢制以竹長六寸而相合從竹付故正韻六符者輔也所以輔信人合也驗也證也

符本姓漢氏滿洪以符文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洪子達即帝位

至符堅始盛此姓符之始說文六草名蓋仙符

滿洪字廣世有范氏之後世為兩戎苗長其先代池中生五丈王節如竹時謂之清家同以為氏此姓滿之始至洪改姓

符說文六水草或以作廣又萬滿藥名又呂昌陽昌款昌本充

時非感而陰為萬滿

事物初略卷三

春秋時衛有齊中父齊欽齊有齊偃說文六齊離也言其肉

齊解也正韻六皆也相也方言六東齊謂皆同齊

春秋時有鉤摩彌和元亦作鉤

馬魯氏之後齊開元中有馬承北與族兄承恩皆為平康先鋒

沈勇而決號棘門二龍為別軍將軍封昌化郡王說文六孝鳥

也正韻六果也何也亦作惡

晉大夫管夷吾之後說文六吾自稱也從口五鼓一曰御也

晉書管夷吾之後說文六泥也人移也

說文六畢也從辛古說有自新之義故從辛正韻六十一月為

晉大夫屠蒯之後一云楚人屠羊說隱於屠肆因為氏說文

云刺也從尸者殺又殺也正韻六裂也又地名諱云出而屠屠

是也

齊有中書通事舍人茹法亮勢傾天下魏有驍騎將軍茹皓韻

府云飲也食也吸也茹菜也臭也貪也受也茹根也正韻六相

率引動又恣也

遂洪州人因水為姓

顧太吳風姓之後有須句國後以國為氏此姓須之始也止韻六

事物初略卷三

意而欲也斯說也人持也說文六本面毛字

雙挑源萬壽宮有雙臺井大今有八跡壇在焉止韻六鷹隼視人

雙不富貌

阮乞扶氏改為扶氏此扶姓之始也漢有扶嘉為廷尉南史有扶

猛字宗略其種落統的歡蠻從賀若敦討靜山人民悅附說文

六信也從手天較一曰相也

漢有都督為昭留侯說文六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從見宀較

人美也開也

晉臣吳斯之後漢有吳嘉興說文六扶也人兵若亦作較上從

凡音殊為短羽也。止韻云擊也。凡字從走者亦作定。若鼓鼓之類是也。

蘇 炎帝姜姓之後。太公望封于齊。其後以國為氏。此姓蘇之始。說文云。禾麥吐秀上平也。平韻云。蘇也。莊也。等也。好也。又疾也。楊倞曰。蘇無偏頗也。

黎 九黎之後。一云少昊氏衰。九黎氏亂。德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以字為氏。說文云。黎也。

黎 夏少康氏封于季。子于會。稱為會稽氏。漢初魏謀。結山。遂為黎氏。此姓黎之始也。

黎 仲龍氏仲之後。其仲為湯左相。說文云。黎大腹也。人東北夷。周禮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隸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令之侍史官婢也。或曰奚官士也。又何也。

黎 郭武公封次子于郭。失國。子孫為郭氏。避仇改為倪。此倪姓之始也。與兒同。

注 漢建武初有博士注丹。字子玉。傳孟氏易。作易論七篇。易家宗之。稱為大儒。韻府云。漢池又曲也。又漢注水名。入溪也。

柴 孔子弟子馬柴之後。說文云。小木散林。從木此。正韻云。瘦也。又植貌。積也。所積之物也。

又植貌。積也。所積之物也。

無懷氏 之後。懷叙仕。其為尚書。即說文云。念思也。止韻云。未也。服也。安保也。胸臆也。裏藏也。方言云。至也。大抱也。和也。也。

裴 龍姓。伯益之後。秦非子。子孫封豈。卿侯。因以為氏。六代孫陵。計解邑。君乃除邑。從衣。此姓裴之始也。止韻云。曳衣貌。夕漢紀。則人作排。又裴回。

裴 齊太公生丁公。假世叔。乙。環。國居。崔。邑。周氏。馬。此姓崔之始。其後居博陵。居清河。俱為著姓。止韻云。山名。

梅 殷紂時有梅伯。子孫因以為氏。此姓梅之始也。漢將軍梅福。六代孫嘉。始居汝南。說文云。梅也。可食。從木每聲。商雅云。似杏春。事物初略卷三。

梅 而實夏晚落。以乘。人仕吳。後吳滅。漢景召拜弘農都尉。詞賦甚富。其子叔。事漢武朝。上書北闕。拜為郎。說文云。桂幹也。從木交。可為。同枚个也。

黃帝 時為雷之後。一云方雷氏之後。說文云。陰陽相薄生也。本作雷。從雨而雷。故。

漢建武初有朱敬。拜大中大夫。奏國忘家。忠孝彰著。在堂。右。誼。即任。止韻云。還也。及也。至也。指之也。

朱 后。段。封。於。御。春秋。左。傳。有。朱。昭。即。御。之。名。後。以。為。氏。此。

后。段。封。於。御。春秋。左。傳。有。朱。昭。即。御。之。名。後。以。為。氏。此。

知不足齋叢書

卷之五

卷一百一十五

文玄山研

宋大夫千舉之後楊誠齋嘗與同舍談及晉子寶一吏曰千寶
非子寶驗韻書果賦說文云祀也求也方言云自開而東謂之
敬或謂之千郭璞云千者杆也亦作杆
鄭穆公走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即姓蘭之始漢有蘭光為武陵
太守約府云俗呼燕尾香山谷曰一絲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
絲數花而香不足者蕙
宋文公石鼓書院記云蘇侯訓官侯鑑詩齋金幣刻公田以佐
其役則宋時有官鑑其人也說文云官吏事君也止韻云官也
職也使也又公也

事物初略卷三

二十

張敬堂

乾思步性個隱質遠亮贈以詩云志氣百年內平出一寸心欲
交天下士未而已虛襟說文云襟也
古想山氏之後一云周山師之官掌山林以察為氏說文云室
也定氣數生第物
賴不伯禽大原食米于穎邑者因而著族又武公字曰懿故公羊
傳稱賴公後為氏止韻云穎南曰穎方言云潁江之間謂之
潁中夏謂之潁東齊謂之潁法穎淮泗之間謂之潁
楚若款孫令尹子文為虎所乳楚人謂虎班其子同名國班泰
滅楚遷之晉代之問周氏馬以姓班之始說文云晉位也太次

也布也止韻云列也又水也
閔夏大夫隱龍逢之後一云周尹喜為閔吏其後以官為氏說文
云以木橫持門戶也止韻云扁也閔也塞也又要會處又聯絡
也
環楚環泉之修溪環繞為江東太守晉環濟撰吳紀三十卷說文
云壁也內好若一謂之環又曰繞也周迴也

事物初略卷六

四十一

張敬堂

事物初略

明 古呂 德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四下平聲

回帝後陳厲公子名完。謚敬仲。仕齊。以陳字為田氏。此田姓之始。
 至田和篡齊九代。秦滅項時。田假。田儼。田榮。田橫。田廣。
 注。王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口。阡陌之制也。入。
 聲。上。已耕曰田。五稼填滿其中也。正韻云。獵也。
 錢。韻帝曾孫陸終生彭祖。孫弓為周錢府上士。以官為氏。此姓錢。
 之始也。

事物初略卷四

齊敬堂

遼宋平公子適之。以王父字為氏。說文云。行東崖也。又昨也。正。
 韻云。岸。陞也。側也。方也。旁近也。

權。韻帝之孫封楚。若鼓之孫開。孫尹權。秦遷木姓。因居大水邊。
 以權為氏。此姓權之始。說文云。黃華木也。從木權聲。一曰反常。

也。漢人以反紐合。通為權。一曰稱。一曰權量。又事任也。又暫。
 也。又國名。

燕。召公奭封於燕。傳四十二代。秦滅之。其後以國為氏。此姓燕之。
 始也。春秋時有燕伋。孔子弟子贈漁陽伯。進封沂源侯。止韻云。

喜也。息也。見也。亦作鷺。又安也。

平魏文帝朝拜右中郎將有章。字子經。晉金公二十四史中行。
 章。字成叔。有文才。弱則泝美名。補新安令。說文云。引而前也。
 亦作堅。又挽舟索。一名百文。

金。漢靈帝時有金紫。錢。唐人舉孝廉。補尚書右丞。值董卓亂。棄官。
 而歸。說文云。完。止韻云。俗也。具也。保也。

泉。魏封金。泉。終。白。因改姓泉。蓋金。泉。者。字子璜。父泉。使。蜀。米。數。
 千斛。就吳市。泉。散。賑。出。吳。志。此。姓。泉。之。始。也。

連。齊大夫連稱之。說文云。負連也。從走車聲。止韻云。接也。合也。
 續也。連也。

事物初略卷四

齊敬堂

宣。魏大夫叔孫宣伯之後。一云宋宣公之後。以謚為姓。

延。漢桓帝朝有延。字叔堅。拜為議郎。與朱穆等共著作東觀後。
 既平。卿里圖其。指原原廟。說文云。長行也。止韻云。引也。納也。

施。及也。陳也。進也。遠也。稅也。

堅。漢光武時。河北台見堅。字子假。拜偏將軍。每戰輒先當矢石。

以功封合肥侯。給彤雲璽。說文云。刻也。止韻云。固也。効也。

先。晉文公時。有大。先。軫。封蒲城伯。子且居。封霍伯。說文。前進也。
 從人之貌。

蕭。宋微子。既之後。封於蕭。邑。因為氏。此姓蕭之始。說文云。

父焉。從草蕭殺。正韻云斧也。

姚舜生。姚墟。改謂之姚。虞子孫因以爲氏。姚之始也。

姚漢光。武時。雲夢。十八時中有姚期。封安成侯。

刁雍大夫。墜刀之後。正韻云古者軍行有刁斗。又風微動貌。

周景王。王子朝亦作薳子孫因以爲氏。又云衛大夫史墨。

後說文云。薳。玉名。今作晃。

橋。黃帝。莊橋。山子孫因氏。此姓橋之始也。漢武時有大鴻臚橋。

仁。從大戴學。註禮記。四十九篇。號稱。說文云。水梁也。

爲黃帝之後。本作橋。其後有去木爲喬者。此喬姓之始。說文云。高。

事物初略卷四。齊故堂。

而曲也。郭璞云。木之拳曲如鳥毛羽曰喬。

譙。魯大夫食采。譙。同氏。馬。此姓譙之始。晉時拜騎都尉有譙周。

蜀人著述五經百餘篇。顏府云。國名。又譙樓。門上爲高樓以望。

曰。譙。譙。一曰。城上樓。

焦。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子孫因氏。馬。此姓焦之始。顏府云。火。

傷也。通作焦。

苗。從大。夫伯。參之子。貢。皇。奔。晉。人。與之。苗。因氏。馬。此姓苗之始。

說文云。草生於田者。從草田。說正韻云。夏。儀。爲苗。除害也。又求。

也。從也。

有。說。即。字。德。祿。與。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制。顏。府。云。龍。也。多。

也。正韻云。豐也。勝也。益也。

走。帝。走。後。說。文。云。高。也。從。在。在。几。上。高。遠。也。古。作。號。正。韻。云。與。

還。同。

昭。戰。國。時。楚。有。昭。與。恤。漢。大。鴻。臚。有。昭。伍。正。韻。云。明。也。光。也。著。也。

觀。也。

包。楚。大。夫。申。包。胥。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此。姓。包。之。始。也。說。文。云。家。

也。一曰。裹也。偏旁作勺。篆曲身貌。

事物初略卷四。齊故堂。

巢。上。古。有。巢。氏。之。後。堯。時。有。巢。父。因。年。老。以。樹。爲。巢。窠。其。上。號。曰。

巢。父。夏。殷。有。巢。國。後。漢。有。司。空。巢。堪。顏。府。云。蔡。山。高。貌。

茅。周。公。第。三。子。封。于。茅。曰。茅。叔。子。孫。遂。以。國。爲。氏。此。姓。茅。之。始。說。

文。云。菅。也。可。縮。酒。爲。藉。

陶。唐。氏。之。後。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務。掌。氏。周。成。王。以。商。民。七。

族。封。唐。叔。陶。居。一。島。繼。命。陶。叔。爲。司。徒。授。康。叔。以。人。民。以。國。爲。

氏。此。姓。陶。之。始。也。

曹。顏。帝。元。孫。陸。終。第。五。子。安。爲。曹。氏。又。周。文。第。十。三。子。振。鐸。封。在。

曹。亦。爲。曹。氏。正。韻。云。局。也。第。也。衆。也。群。也。事。同。曰。曹。

花也。本傳亦作華。

沙宋有沙世堅。素號武勇。守宜州。平劇賊。上格賴之。說文云。水散石也。亦作砂。今東莞有沙氏。

余唐太學博士。有餘。秋宋咸淳。延對進士第二。人有余安格。

陽周景王少子封陽樊。子孫以之。為氏。姓陽之始。春秋時晉有陽處父。為太傅。魯有陽虎。說文云。高明也。從言易。教正韻云。好自也。清也。雙也。伴也。山南水北也。營天功。明萬物。謂之陽。爾雅云。十月為陽。

楊唐叔虞之後。伯僑。自晉歸周。天子封為楊侯。子孫因以為氏。姓楊之始也。說文云。木名。從木易。教。

楊漢時楊雄自叙云。從手易。與從木易。又為一族。正韻云。發也。頭也。

羊春秋末羊舌氏之後。晉有盜羊者。以羊頭遺叔向。母埋之三。羊事發。追捕向家。掘之。僅有舌存。遂號羊舌氏。後乃改之。羊姓。羊正韻云。柔毛。畜。又與祥同。

王周靈王太子晉字子喬之後。其後北海東海高平天水聊郡諸郡各有派系。說文云。天下所歸。注也。正韻云。大也。主也。居也。古文作王。從一從土。一貫三為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

連其中。故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黃顯帝曹孫陸終之後。受封於黃。其後以國為氏。姓黃之始。說文云。土之邑。從田黃。教。

張黃帝第五子青陽。少子為正。說文云。始刺子矢。主祀孤星。周姓張氏。此姓張之始也。其後魏元暉入秦。改姓張氏。名祿。說文云。施之強也。從弓長。教。一曰開。正韻云。說也。泰也。又宿名。又大也。侈也。

章齊太公支孫封於鄒。其後以國為氏。去昌為章。此章姓之始。齊待章子泰。時章非皆與後也。說文云。樂也。為一。章從音。示。教。

之終也。一曰來。正韻云。明也。米也。程也。文也。又昭也。表也。考工記。赤與白謂之章。久大材木曰章。特也。

吳吳帝生於婁。水國。民為吳姓之始也。後呂望封齊。子孫散處天水上邽。

梁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是為梁伯。其後以國為氏。姓梁之始也。說文云。水橋也。從木從水。亦教。正韻云。屋脊。曰棟。負棟曰梁。張籍詩。注石絕水曰梁。亦以節水。梁魏文帝朝。尚書僕射有涼茂字。方少好學。議論經史。與初為魏郡太守。又拜甘陵相。至有治績。說文云。薄也。從水京聲。

房亮子丹朱封為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為氏。四十八代孫房雅。王
 莽末為清河太守。始居清河。以姓房之始。就其云。室在旁也。
 從尸方聲。又星曰房。又五星聚房。應周之興。荆吳遺事。李蘇仁
 絕其妻曰。河魁在房。不宜行事。
 唐陶唐氏之後。封唐侯。子孫以國為氏。說文云。大言也。從口虛聲。
 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
 汪古汪芒氏之後。山。積云池也。
 方周大夫方叔之後。風俗通云。方音氏之後。說文云。飛船也。象而
 舟省。從頭形。非龍。子。西方也。正也。此也。量也。微也。板也。
 常衡原叔文孫。對常邑。因氏為一。云。黃帝臣常。先之後。正韻云。
 經。一主也。又於各。又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又九家易。允為常。
 西方之神也。
 秦大夫子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說文云。桑。所食葉木。從木桑
 聲。
 秦孝公子張。食米於城。是為城侯。伯子孫。因以為氏。以姓城之。
 始。正韻云。善也。厚也。吏賄。流貨也。
 楚莊王支孫。以諡為姓。說文云。威備也。承韻云。嚴也。六連之路
 也。端也。矜也。燕肅也。

秦懿公之孫。費伯城郎居之。子孫因氏。為城郎之始。正韻
 云。男子之稱。婦人謂夫為郎。上稱言良介也。
 爾雅。原叔之後。以諡為姓。正韻云。安也。和也。樂也。爾雅云。樂。建諸
 之。康應劭曰。空也。容也。
 魯。魯邑。寧。匡。頃之後。周武王時。有諸。魯。見。第七人。師。雅。道。諸。
 結廬山中。後得仙去。空廬在焉。故曰廬山。按廬山。記。又為周威
 王時。人。正韻云。正也。又地名。
 魯。魯陽之後。以諡為姓。說文云。熱水也。從水易聲。
 魯。魯陽之後。以國為氏。其後高。魯。本。衛。公。子。公。孫。魯。度。魯。封。魯。
 高。號。高。居。周。而。亦。以。高。為。氏。子。高。樂。字。子。木。受。易。於。孔。子。
 昌。黃帝子昌意之後。梁有昌。歲之少。有武。幹。用。為。輔。國。將軍。每。戰。
 必先。大。破。魏。軍。說文云。美言也。從日月聲。亦曰日光也。又感也。
 頭也。
 周。敬。王。時。有。莒。弘。為。大。夫。孔。子。從。而。問。樂。焉。
 三。皇。之。後。因。氏。馬。說文云。大也。從自王自始也。
 石。趙。常。山。太。守。有。強。將。容。宋。熙。寧。中。錢。塘。人。張。獻。明。兄。弟。五。人。
 相。繼。登。第。皆。至。顯。官。獻。明。工。部。祭。閤。演。明。尚。書。郎。獨。明。翰。林。學。
 士。偉。明。陟。明。歷。外。任。皆。有。名。績。今。丹。陽。有。張。氏。說文云。子。有。力。

也

漢桓帝時有表惜字公。桓善天文陰陽之術。說文云。漢令解衣。勤耕。謂之表。從衣里聲。

黃帝史官倉頡之後。一曰漢循吏。居官長子孫有倉氏。厚氏。漢倉公。姓淳子。為太倉令。故號倉公。說文云。穀藏也。

倉。時人姓倉舒。之後春秋時周有蒼葛。

五代時有蒼。與倉維翰有宿怨。維翰相。公韓香召之。來與之。官及至。維翰謀反。殺之。他日公坐小軒。姑來謁。見倉公。維翰怒。何深。未收。維翰亦卒。說文云。西戎名。大發語。解楚舒多用。蒼。

字。註猶乃也。止韻子。章也。狂也。

彭。帝孫陸終第二子。曰大彭。即彭祖也。先封于彭城。以國為姓。以彭祖之始也。說文云。鼓聲。從多聲。

程。項重黎支系。周程伯休父之後。程同。名休父。為大司馬。其後以國為氏。說文云。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寸。寸為寸。從米。星聲。正韻云。式也。限也。量也。程也。荀子云。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極也。

明。周泰伯之裔。為百里奚。生孟明視。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必姓明之始也。正韻云。光也。昭也。顯也。著也。白也。辨一通也。曉也。神靈。

也。目力也。莊子曰。敏為明。

也

平。律表侯少子。始食采平也。周氏。平姓。始說文云。語平也。從手從八。八入止也。爾雅云。大野曰平。又漢食貨志曰。平為平三登曰太平。

平。楚。熊國。方。荆州之地。故亦號荆。大孫。因為氏。必姓荆之始。說文云。楚木。從華。刑聲。字。浦。金。荆。可作枕。紫。荆。可作沐。白。荆。可作履。

鄭武公少子。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大叔。因氏。為姓。京之始。又云。京房。本姓。專。推。律。改。姓。京。說文云。山。絕。高。曰京。又。京。也。大。

方言云。燕之北。謂之京。凡人之大。謂之京。

周大夫。史公。榮。叔。其。食。采。於。榮。因。氏。為。姓。榮。姓。之。始。說文云。桐木也。一曰。草。花。謂之榮。木。謂之華。

周文王第五子。姬叔武之後。以國為氏。其後去。下。為。成。成。姓。之。始。其。後。成。肅。公。為。周。卿。士。楚。有。成。得。臣。大。心。成。熊。皆。其。後。也。說文云。就也。從成。丁。止。韻云。界也。平也。善也。又。樂。奏。一。終。曰。一成。又。方。十。里。曰。成。

成。周之。後。有。英。氏。因。其。後。以。國。為。氏。說文云。草。榮。而。不。實。者。從。少。央。聲。又。華。也。華。也。才。勝。萬。人。曰。英。荀子。註。倍。千。曰。英。

少。央。聲。又。華。也。華。也。才。勝。萬。人。曰。英。荀子。註。倍。千。曰。英。

經有制法句度關中二法

衛商伊尹為阿衡官子孫同以為氏一云公于衛之族也

牛觸橫木從角人行故一曰為牛好抵以木欄制之又平也

丁齊太公生丁公似子孫以王父字為氏丁姓之始徐曰難

狀成主之貌萬物成於內成於外丁其形一中故象丁肅雅云月

在丁曰國歲在丁曰強國郭璞云值

鄭同公第四子封于邢傳命謂邢季辟徐同公之微是也為衛

滅子孫以國為氏此邢姓之始也

遂冷至秦伯使如晉報命說文云水出丹陽西北入江

事物紀原

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郕國宋晉成鄭入于五仕魯六下為魯

氏必姓當之始春秋時三桓宗臣曾天曾其後也魯曾參

無孔門高弟正韻云則九乃又與增同

應周武王子封於應傳云邢音應韓武之彭也其後以國為氏此

姓應之始說文云當也又料度切

應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封於滕子孫以國為氏此滕姓之始也

說文云水起涌也從水朕聲又張口聘詞說

衛康叔支子為周後人子孫以官為氏此姓之始也說文云

水出口也

經衛大夫康成之後正韻云下戰上也衣也繼也又於衣同

細也劉氣也

春秋時衛大夫弘演之後說文云聲也一曰大也

尤明季之後為沈姓子孫同避仇去水為尤或曰石姓誤傳為尤

或曰尤起於仇尤仇皆悲之義一云國人避王實知諱故沈姓

去水為尤趙宋以來家國多有諸尤仕宦有至翰林尚書八座

者說文云尤也其也正韻云責也怨也怪也甚也龍也

鄭穆公子似字子游其後以王父字為氏春秋時游吉游飯皆

其後也韻府云游久後游自如說

事物紀原

劉陶唐氏之後受封于劉其後劉崇事北甲為御龍氏存商為

韋氏在周為唐杜杜伯子昭叔奔齊為士氏孫士會奔秦後

歸晉有子留於秦為劉氏同大夫食采於劉亦為劉氏劉康公

其後也漢祖賜嘉姓劉項伯歸漢亦賜姓劉劉聰自以為漢

甥改姓劉氏劉知遠本沙陀人冒姓劉氏元魏孝文改華胡俗

改獨孤氏為劉氏說文云殺也

金齊太公封於營其後文孫亮以地為姓此姓之始也說文

云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止韻云阜也聚也空也大也高也入

十六井曰丘爾雅注四方高中於下曰丘

云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及尾之形一曰封高起也又牛伴也

也美也辭也維也又射侯古作𠄎漢書多作𠄎古作𠄎從矢取

則義射之有侯所以然中否明不拙也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國謂之諸侯國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汝

不家侯不偏於王所故杭而射汝以美同物命名因名取義轉相明也鄭司農曰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

（漢）鄭玄國之後子孫固氏此文亦空也又曳也又宿名

第拾初略卷
十五
借敬堂

樓髮少原之後同村東樓公于杞走孫固以樓為民此樓姓之始

說文不重屋也從木妻聲又縣也

（五）祝融之後為牟子國子孫以國為氏以牟姓之始也說文云牟

年鳴象其氣從口出也正韻云送也陪也愛也敬也大也暮

也。使乞人與謀同。漢景帝紀。侵牟。竊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莖也。

侵牟於民比之年賊也

宋隱公之後止考父食邑於鄆生叔梁紇遂因以為氏春秋有

鄒氏傳十一卷

宋大夫仇牧之後說文云讐也從人九聲一曰怨匹也

宋漢有隱士求仲與羊仲俱逃名符元卿舍中竹下開二徑一

常從之。避時稱二仲。說文云。本古衣裘。求又宗也。又蓬也。乞也。

○衣 孟獻子之友衣敝屨之後說文云皮衣也

留吳有留略為東海太守。說文云止也。從田。𠂔聲。又駐也。住也。

①古句。堯氏之後。春秋時有句井疆。孔子弟子句姓。自建炎以來。

以避高祖嫌名有加金二。一。鈞光祖是也。加系者鈞紡是也。加。

單者苟謹是也。增為句龍者如洞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累

世之後不復別矣。顧府云勾梁、春神、勾龍、社神。

州晉之勇士有州。韓訓府六五黨焉。州說文云水中可居俗作洲。

事物初略卷四
十六
清敬堂

○吳越將有歐治子善作劍越王聘之作五劍

東漢米長沙有區崇。唐時區冊與韓餘為友。宋時有區華。與黃

山谷爲友韻府云隱量名四五爲隱

由余素大著兵法六篇船石云因也。用也。又從也。經也。又行。

10

黃帝十二子各以德為姓。第一子任姁。六代至真仲。居薛。秦有

任顯說文云保也從一七聲又州也膝也又南夷樂又孕也郭

陽傳刻任有

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之後管仲七世孫音楚為降大夫因

說文云閭水之南山之北也

琴字子開。孔弟子。贈南陵伯。進封侯。立侯說。文齊神農氏。

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又云伏羲為琴龍池

禽禽消殫與田子方段干木受業子夏為王者師止韻云飛曰禽

走曰歎又捉也又敗獲飛走皆曰禽又鳥未孕曰禽

〔岑〕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梁為岑子因氏焉岑姓之始也今

梁國有岑亭說文云山高而小

金少昊金天氏之後又曰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之子武帝賜

事物紀原

十七

寶敬堂

姓金氏說文云五色金也釋名云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又黃

金一雙曰一金。

林設比干之子堅逃難長林山因以林為姓此姓林之始也說文

云平土有叢木曰林又野外曰林

晉有掛寶代居江夏。

漢和帝朝有荊州刺史譙仲薛令諱字秀登南昌人說文

或也測也亦作忱

○**尋**。隋末有尋相。正韻云。搽求也。俗也。繼也。又俄也。杜預云。尋用也。

入六尺曰尋小爾雅四尺為仞倍仞為尋方言云尋長也白雲

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今俗謂庸富為尋常

春秋時有譚子國因徐桓公滅之。遂奔莒。子孫氏。由此譚姓之。

始也。

漢和帝朝有廷尉鐔頸韻府云劍鼻也

春秋時公伐鄭。久。鄭子來朝。疑鄭即設也。一云漢司馬遷失為。

談子孫遂以爲氏。正韻云語也。言論也。戲調也。亦作譚。

周大夫南仲之後。有南遠。南蒯。漢律歷志云。太陽者南方南。

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

春秋時楚大夫藍尹疊之後唐有道人藍采荷尋璫歌藉一歌

事物初略卷四

十八

賀敬亭

舞板正韻云染青草又浮屠所居謂之伽藍

夏時侯國也。以國為氏。一云周封王子帶於甘。昭公是也。說文

云美也樂也又湛嗜也又果名俗作柑

周武王封泰伯曾孫仲夷於闕鄉。因氏焉。一云唐叔虞之後。公

族食采閭邑。國氏正韻云。里門曰閭。

嚴半姓之後楚莊王走孫以爲兩姓後漢明帝諱莊故漢書改莊

為嚴如嚴助嚴光之類皆然說文云教令急也從口取聲正韻

云往也。骸也。重也。禁諍也。不寬也。又戒也。又州名。

顯帝曾孫大康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表秋時康潔孔子弟子封

王支子賜姓唐封唐侯其後唐父為周大夫因氏焉

楚唐尹之後

楚唐尹凡遭秦亂時

楚唐尹十八卷晉有沈縣

楚唐尹元中十八學士有感異宣

明 古吳呂 臨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五上聲

孔商湯之後微子啓封宋第微仲衍六世至考父生孔父嘉子孫

以王父為氏說文云六也又空也甚也

董氏曰紫龍此姓董之始也正韻云督也正也

堅周卿士梁簡公之後春秋時晉有梁朔漢侍中有梁攸說文云

固也正韻云以皮束物也

項本姬姓國齊桓公滅項子孫以國為氏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

說文云項後也

李堯時皋陶為理官子孫以李為氏殷末有理微改姓李一云

陶商孫理利貞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發姓李氏利貞十一代

孫老君之後一居隴西一居趙郡居隴西者生廣之之後生唐

高祖李淵

史周太史佚之後以官為氏春秋時有史趙史魚史墨史黯說

文云記事者也

紀炎帝之後姜姓封於紀為齊所滅子孫以國為姓此紀姓之始

正韻云維也。又十二年為一紀。

帝堯之胤杜伯之子。濫為胥士。師子孫以官為氏。以姓士之始也。說文云士事也。漢志學以居位曰士。又未取謂之士。又察也。理也。故治獄者謂之士。

是齊大夫之後。一云漢末北海有氏儀。孔融嘲之曰。氏字乃民無上。遂改姓是。

倚是在史倚相之後。說文云依也。

為葵大夫有為賈。有大夫有為伯。說文云草也。

春秋時楚地之族。其今尹有遠罷。太宰有遠敬。

事物紀原卷五

賈敬堂

子殷姓。今子姓皆商湯之後。說文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稱為。又云子歲名。周禮正義云。嗣也。息也。華也。爵名。辰名。類師。

古曰子者人之嘉稱。

梓。魯大夫梓慎之後。說文云。楸也。一名豫章。

里。本姓理。春秋時改為里。故晉有里克。鄭有里析。後居里城者為里氏。說文云。居也。從甲上。禮立家為隣。五隣為步。三百步為里。

杞。周武王封夏后子孫東樓公于杞。子孫因氏焉。此杞姓之始也。

正韻云。水名。

漢山。四皓。納與李之後。說文云。納也。

虞夏之際。封姜姓之後于呂。在周失國。子孫氏焉。一曰呂。其也。昔者太岳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以譬身有脊呂骨也。其為字象形。太公望姓姜氏。呂即其後也。秦漢以來。遂以呂為姓。

許。周武王封炎帝之後文叔于許。子孫遂以國為姓。此姓許之始也。

諸。殷後左傳。諸師段。宋共公子子石食采于諸。其後可師。號諸師。後因氏焉。顏有云。智藏水也。

事物紀原卷五

賈敬堂

楚。熊熊分楚。本非姓。其後有以國為氏者。楚建中。字正叔。與諸共會。

殷。賢人汝鳩汝方之後。春秋時有晉大夫汝叔齊。正韻云。水名。

出汝州天息山入淮。後借為爾汝字。

東漢有荊州刺史巨武。王莽時有巨無霸。身長一丈六寸。圖案為墨射。

所。漢武帝時有諫議大夫所忠。因司馬相如病上使求遺書。得書言封禪。

處。漢有北海太守處。又有辨士處子。晉書九精人分別處置曰。

區厥

區厥之復封于莒其後以國為氏此莒姓之始也漢有區氏今

區厥

區厥之復封于莒其後以國為氏此莒姓之始也漢有區氏今

其後遂以為姓

區周公子伯禽封于魯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為楚所滅

其後遂以為姓

區周時有庾大夫其後命以為氏周有大夫庾皮衛有庾公莒

射者

事物紀原卷五

實敬堂

祖殷王祖甲祖乙文庶周氏馬殷有祖已祖伊漢有祖沂宋承郡

又祭道神曰祖

武周文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因以為氏此姓武之始也漢

有武臣為趙王又有武陟義取止戈為武唐人呼虎為武蓋避

諱也

區楚大夫伍參生孫生壽生二子長賜次員字子胥父奢兄

尚為楚平王所殺遂奔吳後為吳相今之伍氏皆其後也禮五

人為伍

區周太王古公之後魏大武時有古邾代人也因頭尖時人呼為

華公臨將靈壽侯遷尚書令正韻云遠代也久也老也

區夏有區氏之後以國為姓正韻云尾也從後曰尾又止也又鳥

名爾雅云山平而大曰尾又據也楚人若披為尾

輔晉大夫輔之之後唐有錄事輔公祐李太白曾贈以詩正韻云

扶也爾也車輔兩旁夾車木也又頰頰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

為漢元成間有侯十萬章字子夏為京兆尹

耶晉大夫之後以耶為姓一云耶耶耶太守司馬身之後

補漢建安初有補謝字正平孔融嘗薦為奇才曹操召為鼓吏

事古諸侯后羿之後

事物紀原卷五

筆集堂

宋本出西域米國正韻云米穀實也

新唐叔虞子食米于解子孫以邑為氏晉大夫有解揚解孤即其

後也廣韻云曉也又判也說也又散之也脫之也又卦名

周大夫宰孔之後以官為氏宰字子貢孔子為宰在言語料

封為臨淄大夫正韻云制也主也烹也祭也

區周文王子封于邾春秋云取邾太郈後因為氏

區面漢末有隗囂據天水稱西州將軍後漢有隗稠事母至孝微

為郎

區春秋時隗字子騫孔子為弟居德行仲贈邾公

史少異之後封于尹城周氏為周尹吉甫諱注云尹當也尹為氏正韻云治也止也

阮殷有阮國在汾渭之間子孫以國為氏阮殷武丁子文封於其後周氏為齊大夫有阮何

塞秦塞叔之後有交趾太守塞蘭宋有歷陽令塞樂又有塞國輔善屬文神宗命為島麗書稱旨止讀云波也從足寒省殺廣韻云屯難也又地名

晉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封于管為管叔遂以國為氏此姓管之始也今鄭州管城是也止讀云樂管又管阻也主當也鍵也

事物初略卷五 六 晉漢書

漢有御史中丞管轄瑯琊人受公羊春秋于跡廢以授孫寶滿氏漢有滿昌愛琴詩于匡衡

蘭左傳晉大夫孫鞠居食采績邑周號績蘭伯後因以蘭為氏此蘭姓之始也漢有蘭卿受尚書于兒寬止讀云蘭也策也平也要大也略也求也還也忽慢也分別也又平版古制長二

尺四十寸短者半之又練也單周成王封少子濇于單邑為甸內侯周氏為二十餘世為同卿士

漢孝公子辰之後無顯卒命以字為展氏展禽即無駘之子也漢昭帝時有京兆尹雋不疑字曼倩為吏嚴而不殘正韻云肥山又鳥肥

善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隱居華陽洞止讀云良也大也佳也吉也又與勝全莊子具太宰以為勝

魏太祖時校尉軍有典章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止讀云經也常也注也文從冊從丌今作典

鄭人有扁鵲善醫即其苗裔也鄭穆公七子曰子罕其孫罕虎以王父字為氏

事物初略卷五 七 晉漢書夏禹如姓之後有鮑叔仕齊食采于鮑固以為氏

本姓鮑子成之後也周避仇改姓鮑保周禮有保章氏其後以官為氏止讀云抱也全也安也濟也

老顯帝于老童之後一云老萊子之後說文云七十曰老左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周氏為春秋時有左丘明者古之開人也

又有左野字子行孔門七十二賢中人封南華侯止讀云相助也虎也漢也亦作佐

后土之後春秋時有后厦字子墨孔門弟子贈營丘伯封膠東

氏。望。孤。近。與。先。之。雖。一。代。物。之。更。繁。茂。有。中。爾。羽。下。有。

帝克劉累之後在周為屠柱氏周宣王滅柱伯之子隱叔查
 晉為士師曾孫士會食采于范因氏焉
 漢有大司農湛重梁有熊州刺史湛僧知時人以君子稱之
 韻云湛也湛也又湛露貌

子 98-37

事物初略

明 古共呂 誌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六 去聲

貢孔子弟子端木賜子貢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正韻云獻也存也
 又功也九職之功而稅也夏后氏稅名

仲高辛氏才子仲堪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又云湯左相仲虺之後
 正韻云中也次也周人冠而字五十乃加伯仲

靖正韻云五板為靖又鍾磬編柱之二八十六枚在一簾謂之靖
 宋周武王封殷微子於宋三十六代惟為楚滅遂以國為氏此

事物初略 卷六

姓家之始也

雍同文王第十二子雍伯之後以國為氏鄭有大夫雍糾齊有雍
 康宋有雍組楚有雍子奔晉人與之鄆以為謀主正韻云款

也據也滯也
 古諸侯國舉時之後漢永初中有舉物京兆人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閭西正韻云與贊同周禮以玉作玉贊

陸終氏之子季連之後一云襄紐公第四子季友之後正韻云
 少也小稱左傳伯仲叔季凡末月同季月末世曰季世

晉知氏之後其先與中行氏同出于荀林父自荀荀姓也

稱知氏正韻云是之非謂之智

義漢武時有酷吏義縱

義晉大夫卻萬食采于義其後遂以為氏此姓與之始也北史有
義萬字僧衡性沉穩善隸書周文帝引為記室正韻云欲也又
州名北方也

利漢有利幾利真源得道為真人正韻云宣也通也第也利澤也

責漢有責琳字伯仲應璩常薦可為列曹之職晉有責嵩清操之
士也止韻云起報又典墳同

魏周文王第十六子平公高之後平萬晉封于魏至魏擊魏降魏
事物初略卷六

魏代為晉其後魏斯今晉為諸侯子孫遂以同為氏此姓魏
之始也

賈封幸臣賈仲夏為之後亦有賈直益州諸費名位者多正韻云
耗也靡也

賈陸終氏之後漢有廬江太守賈遷正韻云尊也位高也賤之反
也

豫戰國時有豫讓晉人世稱義士

榆東晉時有榆歸撰河西紀三卷榆良能字叔奇宋淳熙中為國
子監簿進忠義傳二十卷凡百九十八人

傳殷相傳說葉于傳殷因以為氏止韻云相也又官名

庫庫守庫大夫之後

顧顧伯夏殷侯國也子孫以國為氏一云漢封越王句踐南孫顧
余侯國氏馬正韻云田也春也師古云顧望也又反也思念也
又國名

宋靖康中有詞部員外郎喻汝弼字迪孺不附和議遂掛冠號
捫膝先生

賈黃帝封太子于洛春秋時游于墨兒今上黨潞縣是也其後子
孫去水為洛止韻云一連謂之道路

步晉大夫步陽之先食采于步國氏馬一云步鹿氏改步氏步叔
乘字子車孔子弟子贈淳于伯韻府云司馬法六尺曰步正韻
云徐行又一舉足曰步爾雅云堂下謂之步步布也

虞漢時堂銅八封中人有度尚字博平為政嚴峻吏民謂之神明
止韻云通也則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又與渡同又謀也計也
料也付也

遇姓花云東莞有遇氏漢有東安太守遇冲爾雅云偶也不期而
會也又冬朝之名又相逢也

衛周文王第八子康叔封于衛國既滅子孫遂以國為氏此姓衛

之始。正韻云。得也。防也。後也。

○**國**。周惠王夫孫以攝為氏。戰國時。惠施為梁相。漢有文址太守。惠來太僕。惠根。正韻云。仁也。又心專也。思也。賜也。

○**蒯**。周蒯伯之後。蒯字良夫。作桑桑之詩。

○**計**。春秋時。計然。范蠡之師也。宋紹興中。有計有功。獻所著音鑑。止韻云。善策。又算也。會計也。

○**蒯**。漢建安中有計子訓。得道人。稱為蒯先生。正韻云。草名。又木也。又地名。

○**蒯**。齊厲公之後。漢有魏郡太守。蒯溫。吳孫皓以孫秀奔魏。改姓蒯。事物初略卷六。

正韻云。惡也。

○**桂**。漢有揚州刺史。桂褒。唐有永寧令。桂仲武。

○**蔡**。周文王子。蔡叔度。生子曰蔡仲。胡受封于蔡。子孫以國為氏。左傳云。管蔡卻霍。文之昭也。此姓蔡之始。正韻云。法也。漢志云。元

龜為蔡。論語云。滅文仲。居蔡。古文作蘭。

○**賴**。春秋時有賴國。為楚所滅。其後以國為姓。

○**艾**。齊大夫艾孔之後。安州有天安山。真人艾君居之。石崖有篆文。賴府云。草名。

○**蔡**。周公第五子。蔡伯子孫以國為氏。左傳注云。蔡仲初為蔡。封人。

○**蒯**。蒯之官。後以蒯為氏。

○**蒯**。晉大夫蒯得之後。戰國時有蒯徹。有權安序。其說凡八十一言。號曰萬永。

○**蒯**。晉文公從者介之推。之後。正韻云。莊子為知介。介有義。介倪。猶那倪也。

○**蒯**。蒯之後。周武封于濟。入。蒯。蒯之間。蒯為蒯子。後遂為氏。左傳云。蒯以下無鐵馬。

○**蒯**。與鄒通用。古鄒國。今衛州是也。以國為氏。又今河北貝州人多姓。貝。恐國州名。得姓。

○**蒯**。宋徽公之後。以蒯為氏。其姓蒯之始也。

○**蒯**。宋朝進士有代洲。字仲書。正韻云。世也。更也。替也。國名。又鄒名。音轉。厥夫。孫仕趙。食采于蒯。國氏。馬鑑。錯傳云。蒯。古注云。城上

甬石。正韻云。莞屬。可為序。

○**蒯**。楚有章臣。新尚。始居子之。能與上官大夫共毀之。又漢祖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新。飲居第十。封信陵侯。唐景隆中有傳御史新

○**蒯**。正韻云。國也。本也。又戰而愧曰新。左傳莊十一年。宋公新之。蒯大夫有慎。列孫。列名之。學。野。撰四十二篇。申韓。稱之。晉有慎

○**蒯**。蒯大夫有慎。列孫。列名之。學。野。撰四十二篇。申韓。稱之。晉有慎。蒯為東陽太守。宋有慎。錢為國子博士。正韻云。從其從心。上真。

為慎說文云說也又不肉莽也

印鄭穆公子印之後春秋時有印段字子石鄭大夫鄭伯如弗段

相甚敬而禮卑無違者印公字子柳鄭六卿饒韓宣子子郊子

柳賦釋字正韻云刻文合信也小爾雅云墨謂之印

晉周武王第三子叔虞封唐有晉水因改名晉後以為氏左傳

云祁晉應韓武之穆也必晉姓之始魏有將軍晉御守鄭正韻

云進也卦名又與晉同

賈人有恭位負名固以為姓唐有負半千凡舉八科皆中又有負

結龍虎榜中人又負寓德宗朝為殿中侍御史

事物初略卷六

頃周末有頃弱縱橫士也秦王頃子萬金破散六國合縱宗熙

軍中有教授頃起與東坡相往來韻府云頃首叩地也又壞也

頃也次也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頃昭元年師徒不頃

練正韻云資滬熟練也又素熟練又鍛練與練煉同

萬畢萬之後一云為伯萬之後以字為氏戰國時有萬章孟子事

子漢有萬攀正韻云十千作萬左傳云萬盈數也又人名

段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千字為段一云鄭莊公

段之後正韻云休段又分段片段款段

古諸侯斟灌氏之後以國為氏必灌姓之始也

賈趙相有賈高東漢而光祿尉有賈文

陳周禮有司諫氏子孫以官為氏漢有諫忠為侍御史正韻云直

言以悟人也詩箋諫之言于也千言言之盡而告之也周禮注

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又規規也

齊公族晏弱桓子之後大夫晏嬰字平仲即其子也正韻云安

也天清也日肝也

千曹叔振鐸之後史庶食采於千因氏為比千姓之始也正韻云

手搏為千

召周召公奭之後與本周之夫族食邑于台故謂之召公其後因

氏為比召姓之始

頃周同姓封于燕傳四十餘代支庶為周卿士即武公即伯廖即

昭公並其後也與多姓同舉有邵不疑續齊云高也勉也又邑

名

歷古有廖叔安春秋時有伯廖其後也

劉楚今尹屈劉之後以父字為氏南史有劉旼

歷周卿士暴公之後風俗通云暴平周諸侯也正韻云猛也凌也

驪也

齊公族慶父之後漢安帝時慶貤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姓賀

氏。

謝安帝之龍周亮王之舅中伯英姓受封于謝其後以國為氏今汝南謝城是也。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射後漢謝安為將軍出使不祥改姓射名威其後因氏。文云。

昭察也。

陳厲公敬仲之後以謚為氏一云黃帝孫少康之後泰有敬正子敬為平陽太守說文云肅也又恭也謹也。

孟春桓公子慶父之後說孟孫因以為氏一云衛襄公公子孟之之後止韻云長勉也始也。

鄭周厲王少子友封于鄭為桓公今華州鄭縣是也平王時遷漆浦開謂之新鄭傳十三代幽公為韓所滅子孫播于陳遂以國為氏。

武周穆王時威國之後以即威姓之始也。

慶齊左相慶封之後說文云行賀人也吉礼以鹿皮為贄故從鹿。

正周末正考父之後說有永昌太守正帛。

衛衛康莊之後至武公生季懿食采于齊以國為氏此姓寡之始也止韻云願詞。

衛春秋鄭侯吾離之後以嗣為氏一云殷時曼姓之國春秋時楚滅鄭因氏焉。

冠蘇公止為周司寇子以官為氏一云衛康叔為司寇同氏說文云器也賊也鈔也也方言云凡物或多謂之冠今江東謂小兒其多無數俗謂之冠。

周大夫富辰之後。云魯大夫富父終中之後。說文云。終也。事初也。

假。周禮有候人氏。後。以官為姓。此即候姓之始也。

齊。夏帝相連有窮之。後。方娠。逃出。自實。而生。少康。大孫。逐。以。實。為。氏。說。文。云。空。也。一。云。水。溝。口。也。

繆。與。穆。姓。通。用。恭。繆。公。之。後。或。音。穆。正。韻。云。度。也。又。純。繆。

救。漢。有。諫。議。太。夫。救。人。止。韻。云。拯。也。止。也。獲。也。

句。句。扶。為。大。將。軍。語。曰。前。有。工。句。後。有。張。廖。

關。已。名。齊。卿。關。止。之。後。正。韻。云。越。般。詩。云。關。如。城。虎。又。關。也。

事初也。卷七

漢。唐。大。曆。間。有。吸。助。字。叔。佐。洛。該。經。將。善。子。春。秋。

金。北。史。有。金。賢。金。城。抱。罕。人。順。涉。經。史。子。華。為。合。州。刺。史。

事物初略

明。古。吳。呂。紫。貞。九。父。編。輯。

人。姓。第。七。八。聲。

陸。齊。宣。王。封。少。子。達。于。平。原。陸。卿。因。氏。為。姓。姓。之。始。也。一。云。春。秋。時。有。陸。通。字。棲。與。之。後。說。文。云。高。平。曰。陸。又。高。也。厚。也。駘。也。天。有。四。陸。四。時。日。月。所。行。之。處。也。又。陸。尋。常。也。馬。援。傳。猶。驕。碌。也。

穆。宋。穆。公。之。後。支。孫。以。謚。為。姓。此。姓。穆。之。始。也。

伏。伏。義。風。姓。之。後。正。韻。云。禽。抱。卵。也。又。惟。也。駘。也。陸。也。陸。也。陸。也。

事初也。卷七

潛。也。薄。也。

亦。作。雲。與。伏。同。古。字。通。用。春。秋。時。有。雲。不。齊。為。孔。門。高。弟。封。單。父。侯。

祝。周。武。王。封。黃。帝。之。後。子。祝。國。氏。為。一。云。祝。史。之。後。以。官。為。姓。鄭。有。祝。子。說。文。云。祭。主。贊。詞。者。

上。周。禮。外。人。之。後。以。官。為。氏。孔。門。弟。子。有。卜。商。字。子。夏。封。河。東。公。就。文。意。卜。灼。刺。龜。也。象。美。龜。之。形。

谷。漢。衛。司。馬。谷。吉。代。居。長。安。生。子。永。字。子。實。擢。上。第。為。光。祿。大。夫。正。韻。云。山。谷。又。養。也。

後稷生不啻不啻生鞠有文在手曰鞠後因為氏以鞠姓之始也止韻云雅也養也育也告也盈也窮也曲也

鞠氏之後漢有鞠譚生開避難居西平十一代孫嘉仕沮渠氏說文云通母也

服周內史叔服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服虔字子慎作春秋左氏傳解靈帝時為九江太守止韻云身所佩服也又事也行也習也用也屬也從也

東漢疎廣之後曹孫孟連避王莽亂自東海徙鹿山因去正為東氏以姓東之始也止韻云結約也縛也杜預云五匹為束論語

事物初略卷七 實敬堂

注云十服為束鹿趙大夫食采五鹿因以為氏以姓鹿之始也漢有巴郡太守鹿旗子孫固家巴馬止韻云歎名

曲唐天寶中遷金吾大將軍後封晉昌郡王有曲環快州人宋然典中有名持曲端既歿張曲端在旗上猶足懾敵止韻云卿里曰卿曲

叔原桓公子叔牙之後魯大夫有叔弓時晉知禮鄭有外庶三良為政詩曰九月叔苴注云拾也又國長為叔世

宿伏羲風姓之後春秋時有宿國以國為姓以宿姓之始也說文

云止也息也又列星曰宿

木孔子弟子端木賜之後因避仇去端木字此木姓之始也晉有木華字玄虛作海賦說文云胃也胃地而生東方之行也又質也其性曲直其味酸其數八

沐魏有沐德信為三府長史名播異域止韻云濯髮也牧黃帝臣力牧之後漢有越雋太守牧良說文云養牛人也又治也州長謂之牧止韻云使也察也司也食也爾雅云郊外謂之牧

肅漢有雁門太守肅詳

事物初略卷七 實敬堂

鬻鬻子年九十謂文王文王曰嘻老矣若使臣榮國事則臣而少固立為師楚大夫有鬻拳諫而有鬻子刑

福殷紂子武庚字祿父後以王父字為氏以姓福之始也說文云福也一曰居官所給廩止韻云教也俸也善也錄也

通漢有大司徒連石唐有真官郎中連仁傑

續晉大夫孤物居又姓續氏是為續東伯以姓續之始也說文云

述也一曰繼也

沃殷王沃丁之後神仙傳有吳人沃焦

續衛大夫食采于濮國氏馬此姓漢之始

黃帝時公玉帶合宮明堂出尸子後改為王壽漢有大司徒
玉况又有玉光市字文伯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

鳳森大夫季孫之後正韻云早也古作氣
浦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燭鄭大夫燭之武之後
竺本天竺胡人後漢韜歸中國稱竺氏以竺姓之始也漢有振陽

侯竺晏一云本姓竹夷森之後其後乃加二畫
郁魯相郁貢之後正韻云地名

東漢有治粟都尉子孫以官為氏正韻云粟為六種之首
實物初略卷七

穀廣陸著姓說文云續也百谷之總名也又實也善也生也
樂宋微子之後戴公生公子衍字樂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姓

樂之始也
無宋高宗朝有大將岳飛字鵬舉為秦檜害官至少保贈太師謚

武穆生三子雲雷霖俱為宋將正韻云衆山之宗又州名
卓史記蜀郡卓氏用鐵冶致富即鐵山鼓鑄至億千人漢光武朝

有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太傅封褒德侯國像雲臺
實貨殖傳云實氏以酒劑而鬻食饋府云實也止也朴也主也信

也平也謹也考也登也

單周文王第十五子單公高之後以國為氏單公即保發來邾者
此單姓之始也正韻云留名終也了也盡也又國名

漆魯相漆雕開之後去雕字單姓漆世為青州北海望族其先代
居雍州漆水以地為姓此漆姓之始也

吉黃帝之胤一云周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說文云善也
仲喬尚書師曷避司馬師諱改姓此仲姓之始

乙殷湯字天乙夫孫以王父字為氏此史有乙善明清河人兄弟
字曰太守蘇瓊輸之再還同仕爾雅云乙歲名祿蒙又云瑞蒙

東方木行
實物初略卷七

東古東陸氏之後漢高士有東高字客卿諡府云敬謹也堅也
果名

壁吳郡有壁鮑字子休仕吳為選曹郎還尚書此韻云及也
尉古有尉繚著書號尉繚子止韻云候也安也

屈楚公族羊姓之後子瑕食采于屈國氏易此屈姓之始也春秋
時有屈重屈弓屈湯屈完屈到屈建屈平皆其後也

荆漢有九江太守荆修
越及少康之後姓吳越王句踐裔孫為越所滅其後以國為氏

一云越姜氏改為越氏河南官氏志云越強氏改為越氏止韻

云發揚也。起也。遠也。墜也。走也。通也。又于也。登也。又發語詞典。

夏同。

揚漢有汝南太守楊瓊。說文云白也。

春秋時魯國閭丘童子之後。漢荊州刺史有閭丘。說文云門觀也。又失也。走也。

勅梁武帝改豫章王綽為勅氏。

葛天氏之後。夏時葛伯。嬴姓國也。其後遂以葛為氏。又賀葛。葛不敗為葛氏。說文云。締絲草蔓生者。名鹿藿。又名黃斤。

本姓。今秣陵是也。固避難改為木。此姓末之始也。

事物初略卷七。

滑周同姓有滑伯。以國為氏。左傳云。虢。焦。滑。皆姬姓也。鄭大夫。

有滑。羅漢有滑。與為唐事。止韻云。乳也。利健也。又地名。

薛黃帝之後。黃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其後以國為氏。此姓薛之始。止韻云。莎也。

折齊大夫折文子之後。宋崇寧中有折彥質登第。紹興中。恭。知政。

事。止韻云。衡之也。屈曲也。又方曲也。又說。泉也。又斷而復連也。

鄭列禦寇之後。著書八篇。鄭為列子。止韻云。刺也。行次也。位序。

也。布也。陳也。分解也。

即周禮有掌節上士。子孫以官為氏。止韻云。竹約。所以示信也。又。

操也。制也。檢也。驗也。阻也。又卦名。艸師古。謂以毛為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符命者。持之為信。

張漢有藥。永平中。為郎。正韻云。治病藥。故藥從艸。金。石。草木。

之制。皆曰藥。

郭周文王季弟。號叔。封于號。或謂之郭。公。陶。為氏。此郭姓之。

始也。公羊傳云。號。謂之郭。叔之誤也。止韻云。內曰城。外曰郭。

霍周文王第六子。霍叔之後。今河東有霍邑。以國為氏。此姓霍之。

始也。止韻云。山名。

殷帝乙時。王子期封太原。郭卿因氏。此姓郭之始。

事物初略卷七。

駱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其後以王父字為氏。賴府云。馬黃白色。

黑鬃尾者。

魏穆帝時。有美舍。參軍。國大謀。止韻云。無也。忽也。又廣也。小。

雅云。大也。又病也。

索殷人士族。索氏之後。晉有索湛。為北地太守。世精。說文云。索。草。

有莖葉。可作繩索。止韻云。菜也。蓋也。款也。却也。疑也。

鍾齊大夫鍾過寇之後。漢有鍾。改為延尉。兵。鍾云。鈴。屬金。鍾。金。鈴。

金。古。軍。法。用之。木。鍾。金。鈴。木。古。木。款。用之。

鍾衛賢人。薄疑之後。漢有薄。昭。大。帝。舅也。年。韻云。通也。侯也。

晉鄧侯之後子孫以國為氏

約韓子云古時人有約請

格晉有格故為郎中令說文云敬也止韻云謹也慮也恭也

白黃帝之後秦大夫白乙丙子孫因氏焉此姓白之始止韻云丙

方色又潔也素也明也又告也

石衛大夫石碯之後說文云山石也又量名漢制四鈞為石重

百二十斤又十斗曰石者大也

望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子孫以翟為氏此姓翟之始也止韻云江

淮之間謂雒青質五色皆倫曰翟說文云山雒曰翟其作狄通

用

用

晉大夫卻氏之後卻文生豹生芮生缺生克生錡代

為晉卿又卻擊卻至並其族也漢有侍中卻璜止韻云退也止

也不受也此本字也後改為卻

席晉大夫籍談之後十三代孫環避項羽諱改姓席氏漢切徒開

東家族席氏皆徙安臨淄此姓席之始

狄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城因氏焉以姓狄之始也止韻云往來呼

貌

益舜時伯益之後以字為氏說文云曉也又卦名

鄧黃帝之後支庶食采於國氏焉

易齊大夫易牙之後魏有易愷又卦象之書夏曰連山商曰歸藏

周曰周易有交易變易之義

伯舜臣伯益之後晉大夫有伯宗說文云長也第三等爵曰伯諸

侯之長曰侯伯

麥隋有麥鐵杖驍勇走及奔馬好交遊重信義遼東之後請為前

鋒仕開府子並才光祿大夫

柏古柏皇氏之後柏相為顯頭師柏同為帝學師唐德宗朝有柏

良器字公亮封平原郡王圖像凌烟閣

事抄初舉卷七

九

寶教堂

留吳郡有帛和學道成仙

劇齊大夫食采于劇因氏焉漢景時有劇孟洛陽俠客也又史有

劇牟

析齊大夫析歸父之後漢有析伯式通京氏易好黃老言正韻云

分也

籍晉文侯弟陽叔生伯儼司晉之典籍遂為籍氏玄孫談代為晉

大夫晉為趙滅籍氏遂播遷于宋

棘衛大夫棘子成之後

遷孤竹君本墨胎氏其後改姓墨蓋墨胎氏名初字子朝商湯封

為孤竹君孤竹。北方地名。

威衛大夫食采于戚。國氏馬古賢人有戚子著書。

國鄭穆公子發字子國生輒子子耳生僑字子產遂以王父字為氏。一云齊有國氏代為土卿。

南漢景朝有直不疑。南陽人為御史大夫。說文云正見也。以十目一。

翼晉翼侯之後。漢宣帝朝有翼來字少君。拜中郎正韻云宿名扶也。敬也。

職漢有山陰令職供唐開元中存職南金剛史記。

事物初畧卷七

資敬堂

力黃帝臣力牧之後。漢有力超為魯相。正韻云凡精神所及處皆曰力。凡物所勝亦曰力。

公漢有食子通為博士。

魏周封三號之後。北魏在大陽。東魏在滎陽。西魏在華州。故曰文王。皆于三號。晉有號射。

汲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

晉國名漢有習。習為陳相。說文云。數飛也。正韻云。慣熟也。押也。因也。又重也。

國齊大夫隔朋之後。

漢漢公之後。曹參為相。蓋公說參以治道。背清靜而民自定。參

避正堂。舍蓋公。正韻云。覆也。掩也。蓋也。又大率也。餘語端也。

節官氏志云。莫干氏後改邵氏。

節官氏志云。齊盧氏之後。正韻云。重也。又狠賊也。又與運全。

節楚池尹成生諸果。字子高。食采于葉。國氏馬。

節衛大夫食采于蕢。國氏馬。此姓蕢之始。韻府云。附耳私語也。

節齊宣王名法。章子孫以王父名為氏。姓法之始也。東漢有南

郡太守法。雖正韻云。度也。又敬也。常也。又方法也。凡使術可則

敬者皆曰法。亦作馮。

事物初畧卷七

十一

資敬堂

節同成王定陽于那。那居此地。省以地為姓。此姓那之始。

明 方吳呂 監貞九文編輯

人姓第八

公孫黃帝姓公孫子孫氏焉。姓公孫之始也。

公西赤字子華。孔門高弟。贈鉅野侯。公西箴字子士。贈祝門伯。

伯。

公羊公羊高子夏弟子。傳春秋。贈臨晉侯。

公沙後漢有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語云公沙五龍。天下無雙。

公儀藥相有公儀休。

事物初略

漢書

公治孔門弟子有公治長。孔子以其子妻之。贈高家侯。

東方伏羲氏之後。帝出於震。為東方子孫。因以為氏。又東方朔母曰氏。家居累年。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我夫而孕。人問。夢我。也。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又生於朔旦。遂名東方朔。蓋田氏之夫。乃張少平也。

司馬重黎之後。周宣王時。尚孫程伯休父。為司馬。錫以官族。遂為司馬氏。此司馬姓之始也。春秋時有司馬。字子牛。孔子弟子。封楚丘侯。

司空伯禹為先司空。夫孫以官為氏。此司空姓之始。

司馬氏。此司馬姓之始也。春秋時有司馬。字子牛。孔子弟子。封楚丘侯。

司馬氏。此司馬姓之始也。春秋時有司馬。字子牛。孔子弟子。封楚丘侯。

司馬氏。此司馬姓之始也。春秋時有司馬。字子牛。孔子弟子。封楚丘侯。

封楚丘侯。

司空伯禹為先司空。夫孫以官為氏。此司空姓之始。

其母比史。藝術傳有蔡。蔡懷文。造宿鉄刀。斬中過三十凡。

為陵金有大興尹。為陵用章多智謀。封衛國公。

諸葛。夏殷侯國。葛伯之後。舊居郕。卿諸葛。後徙陽都。時人稱諸葛氏。因氏諸葛。一云葛。要為陳涉將軍。非罪而誅。漢文封其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

沮渠。此匈奴官號也。其後遂以官為氏。

胡母。齊宣王母弟封母卿。其初本胡公。因白胡母氏。姓胡母之始也。

五江。漢有吾丘壽王。字子慈。為光祿大夫。

五馬。孔門弟子有五馬。字子期。封鉅野侯。

母得。漢成帝朝有陳。陳大夫母得。字居房。東海蘭陵人。

博里。漢上異母弟。名疾。為丞相。博里多智。秦人謂之智囊。號博里子。因以為氏。此姓博里之始也。

事物初略

二

賈家

西門。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

中唐。周幽王中后兄。中唐之後。支子居安。唐原。因以為氏。此中唐姓之始也。

唐姓之始也。

淳于。春秋小國也。後以國為氏。

新垣。新垣。魏時辨士。漢文時有新垣平。

新垣。新垣。魏時辨士。漢文時有新垣平。

新垣。新垣。魏時辨士。漢文時有新垣平。

新垣。新垣。魏時辨士。漢文時有新垣平。

新垣。新垣。魏時辨士。漢文時有新垣平。

謝公少正外舉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漢有太子舍人明人

通不有聞人祥正有集句宮詞行世

端本孔門高弟有端木賜字子貢封黎陽公

完顏金有大典尹完顏昌其文武材

顯德孔門弟子有顯德師字子振贈陳伯建完立侯

鮮于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朱於子孫固以鮮十為

氏此鮮于姓之始也此史有鮮于姓繁滋陽人立忠節趙宋有

鮮于德字子級蘭州人為東京轉使務寬失司馬先曰福星也

宋清百子級布之天下手

事物初略卷八

三

二

寶教堂

高堂齊卿為敬仲食朱高堂國氏馬此姓高堂之始

哥舒高突厥有領有哥舒部固以為氏唐有哥舒翰持半段鎗

耶律大遼之後耶律履字履道仕金為翰林學士謚文獻

下孫周頃王之孫王孫滿之後

羊舌羊祐傳云昔有懷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之母埋之後事發

陰羊因惟古存焉固以羊舌為氏此姓羊舌之始

皇甫宋戴公子之子克石字皇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漢興改父

為甫居安定為著姓此皇甫姓之始也

梁丘春秋時梁丘據之後以地為姓漢有梁丘賀字長翁仕至少

長

成公

成公衛成公之後以桓為姓此姓成公之始也

歐陽越王句踐之後支孫封為程歐陽亭同氏此歐陽姓之始

由吾秦大夫由余之後仕吳子孫入越國號由吾氏此由吾姓之

始也

南宮文王四友南宮子之後一云舉孟傳子居南宮號南宮叔

其後亦為南宮氏

潘壹孔子弟子有潘壹或明字子桴

事物初略卷八

寶教堂

士德漢有士孫瑞與王先謙並卓有功

朱朱魏有尚書令朱崇其先居今朱川同氏

宇文南單于之後有晉姬周保得王翼以為天候鮮平謂天為宇

因號宇文遂以為氏此宇文姓之始也

王父趙武靈王號主父其後固以為氏此姓主父之始也

五鹿漢元帝時有五鹿充宗善談易

夏侯高之後封于杞至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他奔魯以夏侯受

爵為侯固以夏侯為氏此夏侯姓之始也

長魏獻帝第三兄後為氏孝文帝以振為皇姓之長固改為長

長

長

宣廣 本恭零天與改歸總北人胡歸義為豆盧匡氏馬以好更添

君子出而代國為民

拓拔黃帝子國遷之後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

受為拓拔黃帝拓拔氏提省文為拓拔氏自孝文始改姓元氏

乞伏本鮮卑乞伏部酋帥也國以為氏

拓拔氏春秋有禽滑釐門人禽滑釐

百里秦大夫百里奚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

息夫漢哀帝朝有光祿大夫息夫躬字子微

黑齒唐胡露中河係道經界大使有黑齒常之

夾谷木大金支商有夾谷監軍行在御府事後遷為始

事物初略卷八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欽定父編輯

帝王第九

皇必學篇曰天地初立乃有天皇張惜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津

鴻濛即生天皇治世一萬八千歲此稱皇之始也

帝錄天皇至燧人氏皆稱皇故有地皇人皇而燧人氏亦號皇至

帝王氏世紀稱帝庖犧氏繼天而王史記亦曰帝太昊伏羲氏

此為稱帝之始

皇帝尚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蓋自周穆王始以稱唐堯也秦

事物初略卷九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以秦涼三皇功過五帝號皇帝自

秦漢以來至今仍之

王紀原曰夏商之前皆稱帝自周治降帝為王然夏啟之甘誓稱

王曰嗟仲虺之誥湯曰惟王下過弊邑則王之始也

天子說文曰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苞曰

安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為天子之稱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

嬌氏之女名曰安登則天子之稱自是帝始也

官家劉向說苑曰鮑白令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

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蔣濟萬機論曰

五帝官天下故傳之。三王家天下故傳於子。今特天子為官家其義蓋始於此。

國號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厥有謚號。莫不開原於太昊。注謂太昊號庖犧。炎帝號神農。黃帝號軒轅。蓋自燧皇而

止。以自名。未為天下之號也。至太昊始以庖犧氏為國號云。朕我。古通稱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獨天子稱朕。

陛下。周以前天子無陛下之呼。史記李斯議事始稱陛下。蓋以天子陛下必有近臣在階。以係不虞。臣與君上言不敢指斥。但呼陛下者。固卑遠尊之義。實自秦始。

事物初略卷九

稱上。司馬遷作史記。凡指君尊皆依違不正言。但稱曰上。今臣下

呼天子曰上。雖司馬子長始也。

山呼。後人以呼萬歲為山呼者。其事蓋起於漢武帝時。按本紀云。

元封元年正月。武帝登崑崙山。御史乘屬在旁。傍吏卒咸聞山中陰呼萬歲者三。迄今三呼以為式。而號山呼也。

萬歲。七國之時。衆有喜慶於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子對見

於君拜恩慶賀。率以為常。

年號。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稱年號。顏師古注前漢書曰。自古帝

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又按紀元。元以一字紀元者。始於漢文

帝後元元年。景帝中元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於武帝建元元年。以

三字紀元者。始於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以四字紀元者。始於漢

哀帝太初元年。符元元年。然則立號以紀年。當始於漢景帝也。

改元。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六國表云。初更元

年也。檢自歷代人君即位為元年。中間無改元之制。至秦惠乃

改之。其後漢文帝亦有後元之改。是則改元之事。自秦惠文始

也。

五運。通曆曰。太昊以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始學篇曰。天地初立

有天皇。以木王。是則五運之氣。自天皇始也。然王于年拾遺記

事物初略卷九

曰。伏羲以木德稱王。居東方之舍。養蠶。化叶於木德。其音附甲

號曰木皇。此即木德相乘之始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

以為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馮翊續事始引徐秀帝三

年代圖云。伏羲為百王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

為木。起自太昊也。炎輶子曰。五運二說。郭衍以相勝。劉向以相

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乘。漢魏以還。共傳劉說。孟

詵錦帶書亦曰。伏羲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則五運之說

推而上之。謂伏羲以上未開。論女媧尚白。神農尚赤。黃帝少昊。高白。高陽。赤。高辛。黑。陶唐。白。有虞。赤。所尚自太昊始也。

太子唐虞而上。皆傳於賢。故無太子之名。夏商之主。惟傳其子。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目。武王繼之。稱太子。發此其始也。

皇太子漢高帝紀。五年二月甲子。漢王即皇帝位。尊太子曰皇太子。此其始也。

后。春秋命曆序洛書曰。人皇於人。別長九州。離民地精。出為之后。注云。離民卦之所推也。此稱后之始。

事物初略卷九

齊教堂

妃自太昊制嫁娶之禮。以相配偶。而無以妃名其偶者。至帝王世紀云。黃帝始有元妃。次妃之例。

皇后天子之妃曰皇后。周人不過稱王后。至漢高帝紀。七年即皇帝位。始尊主后曰皇后。

太后史記秦本紀曰。昭王辛氏。號宣太后。故范曄說秦王有獨開太后之語。其後趙孝成王立。亦有太后用事之說。是則太后之號自秦昭王始也。

太皇太后史記景帝二年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高祖之薄后。文帝之母。景帝之祖母也。爾時未號太皇。及武帝即位。迎魯中公

讓明堂事司馬遷於儒林。乃稱太皇太后。是太皇之號自漢始也。矣。蓋實氏文帝之母。武帝之祖母也。

太妃嫡母為皇太后。所生母曰皇太妃。如晉元帝所生母稱夏侯太妃。宋真宗即位。冊楊貴妃為太妃。亦所生之母也。其稱自魏以來皆然。

公主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至尊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續事始曰。自古至周。天子之女未有封邑。至周中葉使同姓諸侯主之。始稱公主也。

妃公主蔡邕曰。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前漢要載說高祖

事物初略卷九

齊教堂

以長公主妻單于。武帝亦稱衛長公主。則長公主之號自漢始矣。

縣公主後漢帝女皆封縣公主。其諸王之女乃為公主。其父得以自主婚也。隋唐以來。雖諸王之女亦封縣郡。但曰某郡某縣主也。

國主自漢以來。公主皆無封國者。唐書公主傳。亦有高祖謂同安公主以下亦無其事。雖平陽公主有奉養奉養命之功。不過祀加鼓吹而已。至唐宗女華城。乃劉后所生。始封代國公主。

御袍二儀實錄曰。唐武德初制。天子常服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

遂禁止士庶不得服其事蓋自神堯始也

服御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素縞素裳素練素紫用赤黃制可然則天子服御以黃自素縞之請始也

起居通典曰貞觀十三年房喬奏請三日一臨朝二十三年九月

十八日太尉無忌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即大位自今

後每日常坐永徽元年十月初命京官五品以上依舊五

日一參一年八月十九日詔此後每五日一度升太極殿視事

朔望即為式嘉令五日起居之始也漢書循吏傳曰漢宣帝五

日一聽事則彷彿起居之事其禮雖見於漢要自唐始行之

事物紀原卷九

十

貴朝堂

掌府府者明皇時蕭嵩為相以為天子升降俯仰衆人皆得見之

非肅穆之容也奏請凡受朝俯躬于殿上駕將出所司承旨

索扇合于上進上進定然後方去扇禮畢上將退又索扇如初

此制之始自蕭嵩請也

通鑑史記吳王濞傳曰七國反吳王既敗走景帝詔大將軍曰楚

王印等重逆無道燒燬宗廟朕素服避正殿則其制始自漢景

帝也

通鑑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饗五日一舉鼎十有二爵日有三不舉

大喪則不舉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不舉是則三不

衆者攝常膳也此與實始子周

時政記唐會要曰永徽己後左右史惟侍對仗後謀議皆不開姚

琦請似下所官軍國政要宰相二人撰錄就時政記憲宗間李

吉甫何謂時政記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

是則其事起自唐高宗時從姚琦之請也

鎮殿將軍沈括傳曰周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人門今謂之殿

門乃武官極長人之選上御前殿執鉞鉞于紫宸門下行幸則

為禁圍于仗門之前此鎮殿將軍之始于周也

太監周禮有寺人此即太監之始也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

事物紀原卷九

十

御飲膳

通鑑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隋之

未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更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以置

少監丞張子韶對策有曰堯舜聞者不聞於典謨三王聞者

不聞於誓誥監刀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則知太

監之始自周人矣

事物初略卷二

明 古吳呂 必貞九父編輯

官爵第十

君臣典略載。孫瓚表曰。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雖是推之。

天皇以降。雖有其名。固已略矣。至太吳始正之也。

國公事始曰。隋文帝始封功臣為國公。此國公之封始於隋也。

設官。崔寔政論曰。太吳之世。設九龜之官。後有臨瑞。乃以龍紀官。

左傳。即子之論是也。蓋設官之制。始於伏羲。

試官。秩林曰。唐武后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

事物初略卷十

試官。取尚書明試以功之意。則試官之設。始於唐也。

品級。自太吳以龍紀官。唐虞建官。惟百。未分品秩。周官以九儀止。

邦國。自一命至九命。漢自二千石止。二百石。至魏文帝延康。

元年。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後魏又有從品。孝武自四品以下。

每品為階。北齊九品。各分正從。是則品級之原。肇於魏陳群也。

世廕。尚書大禹謨。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廕之始。起於有虞。

特進。漢世諸侯有功。德優盛朝。廷所敬重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隋文帝以為散官。

金紫。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及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重者加。

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後周為散官。

銀青。漢世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魏晉之代。亦有金紫之別。故號。

銀青。光祿大夫。後周以為散官。

柱國。此楚國寵官也。懷王使柱國昭陽攻秦。陳軫問曰。楚國何官。

貴。昭陽曰。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立柱國大將軍。後周建德。

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勲勞。實不。

理事。故唐以為勲官。

太師。此虞官也。商時箕子為之。漢官儀曰。射時。胥餘為之。胥餘。箕。

子字也。史記周成王為太子。以太公望為太師。

事物初略卷十

太傅。通典曰。成王時。畢公為太傅。大戴禮曰。周公始為之。

太保。杜佑云。商太甲時。伊尹始為太保。則太保始於商時矣。

太尉。漢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掌武事。是則秦始有太尉也。

司徒。管子曰。黃帝得祝融。遂命使為司徒。則司徒之官。自黃帝始。

司空。管子曰。黃帝得屠龍。辨於東方。使為士師。即司空也。司空之。

設。亦始自黃帝。

將相。軒轅本紀曰。帝舉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此將相之始也。

丞相。史記秦本紀。悼武王二年。初置丞相。蓋三代三公之任也。應。

即曰丞相也。相者助也。商鞅書定不篇云。秦孝公問法。令於鞅。有丞相置一法官之語。則丞相之置已見於孝公時。非悼武王始置之也。

相國。秦始置。立呂不韋為相國。此其始也。

監國史。唐百官志曰。貞觀以後。多以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

大學士。唐書李德傳。加集賢殿大學士。學士加大自泌始。張說傳云。玄宗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範大臣乃有之。唐百官志曰。景龍二年置也。蓋其名自中宗始。

學士。孔安國尚書言。秦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許說蓋以斥秦事物初略卷十

事物初略卷十

寶藏堂

學之士耳。晉陶淵明集有學士。祖企謝景夷疏。晉志不言其官。然則亦未聞也。南史宋謝超宗傳。齊受禪。高帝令撰郊廟歌。有

聰明學士劉融等。陳有德教。設大學士。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亦有。魏野殿學士。當是其稱始於漢。晉而命官。則起於宋。齊

翰林。唐太宗時。召儒時。皆名。單制侍詔。嘗於北門候選。止號北門學士。至明皇改曰翰林侍詔。已而改為供奉。開元十六年。仍為翰林學士。此蓋其始。

修撰。唐玄宗開元八年。始置修撰於集賢殿。

修撰。唐玄宗開元八年。始置修撰於集賢殿。

編修。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宋太平興國中。遣邦彥等修撰揚文舉為史館編修。

侍講。後漢張酺。顯宗時。改選講於御前。每侍講。有正秋之詞。帝嘗謂酺侍講。屢諫。正及他博。性。連有侍外禁內之文。蓋起於此。

侍讀。唐玄宗開元三年七月。勅每讀文籍。中有闕宜。遵者。當博讀。一入。每日侍讀。故馬懷素。祿。無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

駙馬。漢武帝元陽二年。初置掌駙馬。注云。非正駕車者。皆為駙馬。一曰。駙者。近也。疾也。通典表。權議曰。駙馬都尉。漢武帝以假功臣戚屬。察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者。自魏晉以

事物初略卷十

寶藏堂

來有此名。蓋以王姬之重。配庶姓之輕。若不等級。豈可合。所以假之。皇女。漢制。以列侯尚公主。而魏何晏始以婚拜。故後代循用。為常制。蓋自何晏始也。

給事中。秦漢時。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有給事。黃門侍郎。左右給事中。以其事繁。中故曰給事中。隋初置給事郎。煬帝移為門下

職。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則其制始自漢也。起居注。周有左右史。王官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此起居之本也。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后自撰明帝起居。此始有起居注之名也。

起居注。周有左右史。王官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此起居之本也。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后自撰明帝起居。此始有起居注之名也。

起居郎起居之置即為古左右史之職然未開以起居郎為名

至唐貞觀三年省於門下置起居郎此起居郎之始

中書省納言周內史皆中書之任而未嘗有其名號漢武建武後庭始以宦者典中書謂之中書謁者若以士人為之者則始於漢成帝建始四年

尚書此秦官也秦時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一尚書

劉向新序曰齊宣王為大室香車棟三召尚書七國之時已有此官矣晉志曰漢光武始不為六曹通典曰東漢初尚書雖有書名不以為新及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書名

事物紀原卷十 五 漢書

事始云尚主也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政令所繇宣選舉所繇定

罪賞所繇正李固曰尚書猶天之北斗斟酌元氣運行四時通

典曰周禮天官冢宰掌邦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先武不六曹

武后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

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六官之制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

為六神宗復唐故事乃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也

侍郎漢制尚書郎三歲則稱侍郎漢陽亭即位惟於尚書六曹各

置侍郎一人此侍郎於尚書之始也

即中秦時有郎中今乃秦官也漢世尚書初稱守郎中唐以來歸

正郎武德三年尚書郎改為郎中

員外隋開皇三年尚書省六曹列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

司其曹帳籍則郎置員外郎隋始然漢書惠帝即位賜爵

外郎滿六歲一級則隋文置員外郎亦取漢事云

吏部漢稱曰常侍曹後漢為選部魏始曰吏部然周官司馬之屬

有司士通典以為即吏部云

吏選司左傳晉文公為執秩以正其官杜預云謂主爵秩之官漢

尚書有封爵之任後漢馮勤是也魏林曰唐神龍二年改主爵

為司封即今文選司之始也

事物紀原卷十 六 漢書

考功司周禮夏官司馬之屬有司執掌賞地之法後周始置其官

於尚書吏部有司執之士即今考功司之始也

考功司唐虞有考績之事漢京房作考課之法而其職不在尚書

先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考課至此始為尚書職魏初始置考

功

戶部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以地官之事也漢置尚書四人一

主財帛委輸即今戶部之任矣吳始有戶部之名

禮部唐虞秩宗周禮春官宗伯皆禮部之任也後周乃有禮部之

名

以周禮夏官之職也。魏有五兵尚書。晉宋為七兵。後周為六名。

刑部唐虞之士周禮司寇。皆刑部也。先武謂之賦曹。為尚書職。後周始有刑部之名。

工部唐虞共工。周禮冬官之職。漢置民曹。先武改主繕。修宮作池。苑。魏為左民。晉為起部。即後周始曰工部。

都御史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戰國時秦趙會浞池。各命御史書鼓瑟擊缶之事。得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是則上世皆為紀事之官也。秦漢以來始糾察風憲。然則御史蓋周官也。秦置御史。

大夫以為御史之率。故曰大夫。漢因之。謂之中丞。以其列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故名御史。即今都御史之始也。

侍御史周為柱下史。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文書是也。是故御史之官始於柱下。漢始有侍御史。又有繡衣侍御史。自漢武置之。隋直曰侍御史。至唐置侍御史。其職有四。謂推彈公廨事。臺內之事。悉主之。跡為臺端。他人稱呼曰端公。此語自唐始也。

監察御史秦始皇時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監察之名始於此。其後隋置之。唐宋因之。

唐事此秦官也。歷代因之。漢加置詹事。唐子應劭曰。詹絲也。絲事於禁庭也。梁帝以實嬰為詹事。

少詹事唐初始於詹事府。置少詹事一人。以佐詹事。翰德唐高宗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翰德。蓋取文惠世子以之。

師事而翰諸德之職。九卿禮記曰。夏后氏始置九卿。漢設九卿。俱不以卿名。官梁武天監七年始加卿字。

少卿後魏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以卿為大卿。太常周禮春官職也。秦為奉常。漢初改曰太常。漢百官表曰。奉常。

中元六年改以名。顏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畫日月於上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持之。

宗正此周官也。周禮實小宗伯之職。春秋傳曰。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選其宗中長者而董正之。故曰宗正。

光祿漢書曰。秦為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光祿。勳梁陰勳字曰光祿。卿續事始曰。秦設此官。掌宮殿門戶。郊祀主諸郎侍在殿中。侍衛北齊兼膳。主膳金掌。兼膳不掌宮殿之事。

太僕周禮夏官司馬之屬。尚書周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

是太僕乃周官。應劭曰為太卿。故僕之。

大理評議。儀曰大理古官也。春秋元命龜曰。允為天子得。崇陶聘。為大理。時為士師。韓詩外傳有。升文使李。韓為大理。劉向新。序。建武以任。奢為大理。則大理之官。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初。因之。至景帝中。更名大理。復古稱也。孟詵。錦帶前書。載。工代法。官之名。則曰。虞曰。士。夏曰。大理也。

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左右評。魏晉無左右。直曰評。隋。煬帝時始置評事。

鴻臚。漢書曰。秦為典客。掌諸侯四。方。歸義蠻夷。漢改曰。大鴻臚。掌。蕃。聘。初。時。掌。十。

武除大字。應劭曰。鴻臚。故傳之。九。隆。傳。漢道之。劉。熙曰。鴻。大。也。

臚。陳也。以禮序陳列儀容也。

天監。少吳。鳳鳥氏為曆正。此。秋。天。監。之。始。也。夏曰。太后。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春為太史。令。唐肅宗乾元元年。改。司。天。監。宋。初。因。之。

五官。通典曰。唐肅宗乾元元年。改。太。局。為。司。天。監。置。五。官。其。為。春。夏。秋。冬。中。也。

保章。正。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保。章。氏。掌。天。文。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辨。其。吉。凶。此。蓋。設。官。之。始。至。唐。乾。元。元。年。改。監。其。小。司。保。

章乃改為保章政也。

國子祭酒。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魏明成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祭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名。此。國。子。祭。酒。之。名。所。緣。始。也。

司業。隋煬帝大業三年。始於國子監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

監丞。隋煬帝置監丞與司業全設。掌判監事。

助教。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置助教以教生徒。唐國子四門俱有。

博士。班固云。六國時有博士掌通古今。漢多至數十人。晉武帝初。置五經博士。

政。唐宰相有參知政事。武德元年六月。裴寂參知政事。貞觀元。年九月。杜淹參知政事。宋太祖乾德二年四月。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將用居正等為副。太祖問陶。穀。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故。以。命。蓋。帝。意。王。

欲令居正等遜與普齊也。魏此言之。秦政之官雖今日為外藩。而其名則始於唐矣。

醫官唐會要曰德宗貞元八年八月令侍御醫尚藥直長樂藏部

註留授翰林醫官則醫官之制自此始也

將軍周禮天子六軍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其持節命帥益在同

則稱大夫在軍則稱將軍也後漢百官志曰初漢列將軍始自

秦晉以為卿號七國皆有其事漢以來命官極多所以雖封其

名號也

都督漢光武建武初權置都督御史事亮報罷魏文帝黃初三年

初置都督諸軍事然魏初受漢禪已有持節都督則非三年初

置也至明帝太和四年始加司馬懿太都督之命蓋自漢獻帝

事物初略卷十

建安中曹操為相始有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十一年征孫權還

以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都督之封始建於此

府尹尚書同成王之命君陳王尹茲東土春秋時為郡邑之長或

謂楚有令尹此尹號之始也漢京兆河南曰尹唐以州郡建府

者皆曰尹漢百官表曰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京兆尹此

名官之始也

刺史秦以御史監漢初省之惠帝復置三輔文帝十三年九

月遷丞相出刺并都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又置都刺史各

州邑晉以來任能者加持節此刺史之始也

知州唐代宗大曆十一年五月一日刺史有故乃開但令上佐依

次知州事則知州之名始自代宗也

通判宋太祖建隆四年四月命賈玘等充荆南知州通判諸府通

判之置蓋自太祖也

推官唐百官志曰郎中察訪園練等使皆有推官蓋大寶以後始

置推官也

知縣周官有縣正下大夫秦本紀曰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為

大縣縣置令丞是則縣令及丞自秦孝公始也然但言令而不

言知縣事唐會要曰宣宗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損神門

事物初略卷十

魏架六年四月以裴讓權知縣事蓋知縣之名始於此

縣丞史記秦孝公聚鄉為縣置令丞宋仁宗天聖四年詔開封祥

符兩縣各置縣丞一員在簿尉之上則縣丞之名始於仁宗也

主簿後漢始置主簿繆彤曾為是職魏晉以後號錄事主簿大業

中諸縣始置主簿主簿皆簿籍糾正一縣非為之事

教授隋有州博士漢嘗為之唐武德初府州置經學博士掌以五

經教授德宗即位改為文學宋神宗元豐中興太學又二舍以

經術教養天下英材又於諸大郡府各置教授一人掌教導諸

生如太學博士備隋州博士之置也

寶曆二年九月十六日諸州府置醫學博士蓋始於唐也

初唐志

十三

寶敬堂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安貞九父編輯

勅贈第十一

勅三代以上王言有典。漢訓詁。命凡六等。提謂之書。漢初定儀制。有四。其曰。戒勅。今勅是也。自此帝主。命令始稱勅。至唐高宗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其名遂定於此。舊勅唐高宗上元二年。以勅置施行。既為永式。用白紙。多為五柱。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勅用黃。自唐高宗始也。

事物初略卷十一

寶敬堂

制劉勰文心雕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達上下。

其一曰。命是也。漢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人。或命制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其事起於李斯。議命為制也。

詔詔者教也。所以詔教天下之民。三代時無詔文。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議。令為詔。歷代因之。

鳳詔後魏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印於木鳳口中。而頒之。宋郭大禮賜杖。亦用其事。蓋起於石氏也。

詔蘇氏演義。詔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知也。尚書湯默夏作詔。漢初太上皇稱之。又所以命官授職。皆曰詔。以成

焉。之始。

冊命漢儀有四。一曰策書策簡也。令冊命即是。其始於漢世。顧命也。

玉聖號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七年正月。真宗詰玉清昭應宮。率天下臣庶。奉玉皇聖號。章衡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壬子朔。上玉皇大帝號。

真武號宋朝會要曰。天禧二年閏月。詔禮泉所立觀曰祥元。六月詔加真武聖應真君號。此其始也。

封孔子事物紀原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詔太子稱先聖。可議。

曰。文宣王。建二公特節冊命。以為封孔子之始。不知孔氏家譜。

在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已經追諡為復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又封為褒尊侯。其後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為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文帝復贈為先師尼父。凡此俱在明皇之前。則孔子之封。當始於西漢時矣。

封孔子父母宋真宗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勅叔梁紇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太夫人。此蓋始於宋朝也。

封孔子妻宋真宗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又封齊國夫人。

封子思漢唐以來。中間一篇列子禮記子思之學。不顯。皆無追封。

至宋景德大興中。廟號論語列為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此封子思之始。

封十哲唐會要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十哲並宣褒贈。顏子亞聖。須優其秩。十哲之封。自此始。顏子封充公。閔子費侯等是也。

封七十二賢又詔七十子並追贈。并等之爵。俾與先聖。咸膺盛禮。曾參贈成伯。顏孫師陳伯是也。

封周公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周文公旦。可封文憲王。於兗州曲阜縣建廟。春秋委州長吏致祭。

封姜太公唐肅宗紀曰。上元元年閏四月己卯。追封太公為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曰。維師尚父。實贊隆周。宜加諡昭烈武成王。仍于青州建祠廟。

封老子號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封老子太上玄元皇帝。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太聖祖。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加號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至宋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渾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月。

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渾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月。

庚午月制

封老子母號唐武后北宅二年九月中寅追尊老子母號曰先天太后此其始也

封禪史記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無懷氏為之始蓋在太昊之前也管子亦曰適甲開山記則太昊之始自女媧至無懷氏十五代乃在太昊後炎帝前

封五嶽號唐會要曰武后垂拱四年七月一日封嵩嶽為神嶽大中王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尊為皇帝中宗神龍元年復為王宗先天元年八月二十日又封為西嶽金天王明皇開元

事物初略卷十一

寶徽堂

十三年封泰山為天齊王天寶五載正月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為司天王北嶽為安天王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泰山天齊王加號仁聖天齊王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加號西嶽為順聖金天王廿六日加號中天王為崇聖中天王五月加上中嶽曰中天崇聖帝東嶽天齊仁聖帝南嶽司天昭聖帝西嶽金天順聖帝北嶽安天元聖帝此五嶽受封之始
封嶽后號宋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加上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清明后中嶽正明后此嶽后封號之始

封四海號唐會要曰天寶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此四海號之始也

封四瀆號唐會要曰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日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宋康定元年詔封四瀆為王此四瀆加號之始也

追贈自武王克商追贈太王王季故後代有追贈追諡之典封君戰國時列國臣子有功者皆封君如秦孝公封孫臏為商君是也其事始於戰國時矣

事物初略卷十一

寶敬堂

封夫人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於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為夫人其事雖見於詩禮雖皆命於天子亦無封冊之禮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書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是則夫人之封自莽始也

封太夫人前漢文帝紀七年七月令列侯太夫人毋得擅稱號如郭云列侯之子復為列侯母即稱為太夫人蓋漢制也晉虞諱母乃拜武昌侯太夫人始加冊命

封外祖父母唐劉蕡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請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我賢舅自義率祖惟思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

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願推恩於祖母。則外祖父。母之有封。始於唐時劉總也。

封妻宋高宗紹興五年。封劉安世妻許氏為孀人。從光世之請也。妾之有封。始此。

諡法禮記。禮弓。勿則名。則則字。五十以伯仲。成則諡。此周道也。大戴禮。諡法曰。周公旦太公望相成王作諡法。

諸皇后。諡所以易名也。事雖起於周。而王后亦無其禮。漢初高祖之母。始有昭靈之號。諸后皆同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東京明帝始建光烈之名。後漢皇后紀論曰。漢

事物初略卷十一
漢高祖五年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尊先塋曰昭靈夫人。元帝紀。母曰恭哀許皇后。張晏曰。婦人從夫諡。憫其見殺。故尊二諡。則后諡自高祖始也。

諡公主楊侃職林曰。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諡曰莊穆公主。有諡。自唐安始也。然會要曰。貞觀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司

追故唐安公主為韓國正穆。故義章公主為莊穆。唐書公主傳亦云耳。又南史沈攸之傳。言齊高帝女義興公主。妻攸之子文和。諡曰義興憲公主。則公主有諡。正不始於唐安公主而已。始

於齊高帝公主矣。

婦人諡。穆天子傳曰。天子為武姬。姬曰哀淑人。此婦人有諡之始也。

事物初略

明古吳呂 莊貞九父編纂

祭器第十二

齊威春秋。成國曰。黃帝請問太乙長生之道。太乙曰。齋六丁。可以成功。內傳曰。帝嘗剪髮。尤乃齋三日。告於上帝。此齋戒之始也。

郊人祭地

通典曰。黃帝封禪天地。又黃帝內傳曰。王母既會帝於蓬萊。帝歸乃築圓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此郊天祭地之始也。

配天有虞。為禘郊之禮。以祀昊天上帝。始有配食之事。祭法所載。

有虞禘黃帝而郊嘗是也

虞以尚德。故用有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至周始以嚴父配。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配天。備食雖肇。作有虞而明堂之嚴父配天。則自周公始也。

宗廟禮統元命苞曰

唐虞五廟。夏后同之。至商而七。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周兼文武二祖。故有九廟。由唐虞推而小之。其前已有宗廟。至堯舜始祭五廟耳。

三歲一郊。史記漢武即位之明年。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則郊以三歲為一。漢武始也。

壇方氏

江曰。祭祀為壇。築土為壇。書金縢篇。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周壇內傳。乃有築壇。壇事。是則始於黃帝也。

社稷禮記

社。祭土而主陰氣。稷。為五穀之長。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實始為社。烈山氏有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為稷。高辛唐虞夏皆同之。湯為旱遷柱。而以周稷代之。故連句龍無可代者。故自殷湯以來。皆祀之。秦罷侯置守。於是諸侯之政。斯行。守令漢唐以來。始以郡縣祠社。稷矣。其州郡主祭禮儀。蓋自宋朝詳符中始定其式。至今因之。

臘蜡歲十二月

合聚百物而索享之也。通典曰。蜡之義。自伊耆之代而有。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

山川通典

曰。黃帝祭於山川。是則山川祀始於黃帝也。籍田周制。天子孟春躬耕籍田。其事見於周官甸師之職。及禮記。

五祀世本

曰。商湯作五祀。戶井灶中霤行。至周而七。四門戶行灶。五祀世本。曰。商湯作五祀。戶井灶中霤行。至周而七。四門戶行灶。

廟祫

祖有功。宗有德。始自有虞。祖高陽而宗堯。故舜與禹月。

上同受終於文祖。又曰。歸格於藝祖。用特。大禹謨亦云。文祖。

神宗之文。商有天下。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

制宗廟之號。故漢世用之。而京有太宗。世宗。東京有顯宗。宣宗。

而唐宣宗帝乃例稱之。蓋事原於虞舜而後於商人也。

配饗尚書。殷盤庚之告其臣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其各敬。

之。是則助臣配饗之禮。始於商人也。

欽。福宋乾德元年十一月。以南郊禮畢。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

禮畢。皆設宴如此例。謂之飲福宴。蓋自此始。

鑄金人史記曰。范蠡為句踐祠祀。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泛五湖。

而公逃。王思之乃以金鑄其像。玩之後。世石銅鉄鑄神像。自。

錢始也。

雕木人仙傳拾遺曰。雕木人。始自黃帝。臣左微為之。黃帝昇天。群。

臣思念不已。乃刻木為帝像。朝夕朝之。此刻木像之始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步貞九 編

貢奉第十三

學。治華曰。有虞氏大學為上。序。然則學始於有虞也。通典曰。漢文。

帝為郡守。起學宮。自是天下皆立學。自文始也。

孔子廟。唐禮樂志曰。武德二年。詔國學立孔子廟。會要云。六月初。

一日也。正觀四年。又詔州縣皆作。會要云。高宗顯慶二年。制天。

下皆置孔子廟。

配坐。通典曰。魏齊王芳正始二年。講論儒。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

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此。蓋其始也。宋神宗熙寧中大興學。

校。又以孟子配坐。

先賢配饗。唐會要曰。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人。並令配享孔子廟堂。此其始也。

武學。編年通載曰。仁宗慶曆三年五月。置武學於武成廟。此其始。

也。

太公廟。唐本紀云。開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丙申。始立太公廟。以。

張。司馬。饗。並以下十人為配。孫臏。范蠡。以下七十二人為配。

太公。燕。之始也。

秀才漢世有孝廉秀才二等漢書曰漢武有策秀才之文學舉國
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錄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
才蓋自憲宗時已為進士之稱也

進士同時諸侯貢賢士於天子外之太學曰進士大樂正論進士
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出禮記王制及周官樂
正之職以進士之名之始也

進士設科據言云隋大業中始制進士之科此進士設科之始也
賢良漢唐宋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異等六科謂之制舉亦
曰大科通謂之賢良蓋自漢文帝始

取士經義唐穆宗長慶二年二月商備奏置三傳及三史科宋神
宗始以經義取士餘並廢之

論策唐會要曰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歲論表替
各一篇以代詩賦此論策表之定式自此始也

御書唐會要曰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勅諸州貢舉皆於本貢則
貢舉之於御書自此始

三場試貢士之法前漢惟射策唐初并雜文天寶十三年舉人問
策外更有詩賦雜文典經為三場試也三場之試始於此
殿試通典曰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十四日策問貢士於洛城殿

前數日方了貢士殿試自此始

三歲一試宋英宗治平四年詔三歲一試舉人此三年一科之始
貢士親試宋會要曰開寶六年三開同徐士康訴知舉李昉不公
太祖御講武殿覆試親試自此始

進士甲次及第人賜綠袍靴笏賜宴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勝
始今甲次賜同進士出身

賜錄封彌自宋咸平三年始制賜錄院封彌官

釋褐宋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進士及第諸科呂蒙正
以下綠袍靴笏御前釋褐自此始

事物初略卷十三 齊談堂

瓊林宴唐制禮部放榜後勅下之日醮錢於曲江為開喜宴景德
二年始賜宴於瓊林苑自此乃為定式

禮部選士唐選舉制曰元宗開元二十四年考貢貢外郎為貢人
祇訶帝以貢外郎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以禮部選
士之始也

登科記唐會要曰宣宗太平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
目十二卷勅自今後放榜訖仰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據
言曰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後由
文學舉始有司者競集於進士之列由是趙德胤去俊秀故曰

之曰進士登科。其事本始於唐初。以登科為記。則起於高宗趙係云。

糊名定等。隋唐舊話云。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改謄撫言。曰進士榜頭。立粗黃紙四張。以稅筆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字。張油黃即中鼓錄。曰實開教舉人榜。貢院字用淡墨。種書何也。對曰。開諸相父說。李紆侍郎將放榜。命筆吏書之。吏偶暴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筆。不能加墨。連明張榜始覺。已無及矣。一榜之中。字有二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因放之。

逐成故事。今月建寧。蓋益增其奇。原也。

試官避嫌。宋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鋪官。回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試所自此始。今試官有親族進場。必避嫌。疑即其故事也。

殿試不點。舊制。殿試皆有熟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患降元。吳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同其家屬。未幾復繼之。

武舉廢。選舉志曰。武后長安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貢教武藝。其制有長槊。弓。射。步。射。箭。筒。射。又有馬鎗。越。關。負。重。射。材。之選。例送赴京師。以武舉之始也。

處士更記。伊尹湯致於王道。伊尹處士湯迎之。卒反然後注。以名處士之始也。

事物紀原卷十三

賢教

在是群臣建議。歸於殿試。點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始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點落。迄今不改。是殿試俱中式。起於宋嘉祐為殿試之賦子也。

武舉廢。選舉志曰。武后長安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貢教武藝。其制有長槊。弓。射。步。射。箭。筒。射。又有馬鎗。越。關。負。重。射。材。之選。例送赴京師。以武舉之始也。

處士更記。伊尹湯致於王道。伊尹處士湯迎之。卒反然後注。以名處士之始也。

事物紀原卷十三

賢教

事物初畧

明 古吳呂 莊貞父編輯

服制第十四

平天冠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綽于耳不聽邪言也應劭曰周始垂旒此即平天冠之始也杜預云宋更名平天冠

衣事始曰黃帝始畫象日月星辰于衣上以祀天故有衮龍之類至舜始備十二章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服是則事物初畧卷十四

上衣下裳之制創于黃帝而成于堯舜也

漢頭三儀實錄曰古以皂布裹頭號頭巾後周武帝依周三尺裁為幘頭此得名之始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幘頭起于周武帝蓋取便于軍容穆宗好擊鞠而宣喚不以時諸司供奉人急于應召始為硬囊裹于木圈之上以待急卒之召五代梁太祖始用布漆紗施金為作脚乃今之樣也

執笏禮受命于君前以笏此三代之制也唐會要曰笏周制也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吾伐紂恐後世交爭不已太公曰王欲久持則寒民于兒于是解其制而帶之笏然古者貴賤通用以

書君上政及思對命後代惟八座尚書執之其餘公卿執手板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始令百官皆執笏

紗帽通典曰上古衣毛而帽皮此帽名之始也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曰古之人右帽而領或云取其覆首之義玄中記曰荀始作帽漢劉翊者皆著黃帽晉王濛破帽入市則歷代皆有之至五代梁始漆今樣吳處厚青箱雜記宋仁宗天聖以前烏帽惟用光紬天聖以後始用南紗

朝服晉與服志曰漢置五郊天子與各執事服各如其方色百官無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泰靜曰漢承秦乃改六冕之制事物初畧卷十四

但無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始名朝服

金帶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人獻白石帶天子賜黃金大環二五朱帶此即金帶之始也至唐定為四品服帶飾實錄曰自古皆有華帶乃神龜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令向下押垂頭取順下之義上元元年自三品官至庶人各有等制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服銀帶八品九品青瑜石帶唐人黃銅鐵帶

國春秋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黃圖而瑞有璽文曰天璽符璽後漢祭祀志曰三王雕文詐為漸興始有璽符以檢奸萌是印

印之起於三代也。應劭曰：印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衛宏曰：秦以前民亦以金玉為印。至秦始皇乃稱璽而以玉。群臣無敢用也。唐武后改白寶。

印七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史記蘇秦佩六國相印是也。又人臣賜印之始。在漢自三公而下有金銀銅三等。宋時惟節度觀察防檢等使賜之事物始曰州縣之印。始於春秋。按商鞅書定不為。法今之長印以封右券。以法今之長有印以封印則有司。賜自秦孝公。法始耳。

條印通典曰：北齊有督攝萬機之印一鈐以木為之。長一尺二寸。事物初略卷十四。賈敬堂

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四字。惟以印縫合。縫係印蓋始於此。

印綬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黑組綬。蓋綬乃貫佩玉而相承受者也。董巴與服志曰：戰國時解去綬佩。留其絲繩以絲紺相連結於綬。此相綬今之綬帶起於七國。名曰三代也。

乾釋名曰：乾本胡服。趙靈王好胡服。乃作此短物。以黃皮為之。拿書代諸臣皆乘車有蓋。無拿主元魏有中國。其俗便於騎。則以拿蓋於騎耳。是則元魏之制也。然未有等級。至北齊始為等級。

自隋唐以來天子用黃紅二等。而臣庶通用青。此拿不始於隋之始也。

服色差等。隋禮儀志曰：大業元年。煬帝詔牛弘等制造章服。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舊吏以青。庶人以白。屬商以皂。士卒以黃。二儀實錄曰：煬帝詔牛弘等衣冠皆有等差。云則是服色之分始於隋也。

褙衫唐志曰：馬周以三代漢衣於其下。著褙衫。故名褙衫。以為儒士之服。今士子所衣者是也。

石碑事類氏族云：宋時景煥有野人閑語一書。乾德三年立郡。其書中語也。今府縣亭內碑自宋乾德始。

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望九父編

貢賦第十五

貢賦者。禹貢。禹別九州。始任土作貢。孔安國注。謂貢賦之差。先時。則進貢也。始在禹平水土之後也。

運。沿。草。曰。秦伐句奴。令天下罷男。親粟。以濟運之始。

事。始。曰。漢明帝詔。將吏屯田於張掖。謂為屯田之始。按西。

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渠犂。天征和二年。桑弘。

羊奏言。可造屯田。年種五穀。於張掖。湟泉。狀則也。田之制。起。

事物初略卷十五

貢賦

於漢武開西域之時也。

商稅。周官司關。曰。國有山。札則無關。門之征。趙岐云。王制古者關。

機而不征。謂文王以前。周禮關門有征。謂周公以來。始有之也。

田稅。春秋傳。宣公十五年。秋。初稅。公羊傳。曰。稅私者。何。履私而。

稅。今。令。是。稅。以。計。其。初。也。其後唐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

法。

雜稅。自夏后為貢。商為助。周為賦。其取於民有制。故國有定賦。而。

無橫歛。周衰之後。諸侯強弱相尚。兵革。急。其費博而什一不。

之。此。謂。稅。之。法。所以。興。也。其後漢武帝。遂算舟車。唐德宗時。即。

天下竹木茶漆亦有稅也。

捐茶。唐會要。曰。貞元九年正月。從張滂奏。請於有茶州縣。

及茶山。要路。定三等稅。每斤稅一茶。之有稅。自此始。一云。穆宗。

時。王涯始捐茶。

權鹽。捐鹽之法。起於唐第五琦。自後何晏代其任。大厯末。權賦所。

入之。遂當天下太平之賦。

稅錢。沿。草。曰。晉宋齊梁時。凡貨牛馬田宅有文券者。準輸四百入。

官賣。主三買主一。蓋始於漢武算緡也。

稅草。唐書食貨志。曰。貞觀中。始稅草。以給諸國。

事物初略卷十五

貢賦

水利。沿。草。曰。井田廢。溝洫墮。水利。不可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

悝作水利。此水利之始也。

戶口帳。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而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太宰聽閭里。

以版圖。今州縣有丁口帳。籍其原。蓋起於周也。

常平倉。漢宣帝時。年穀豐稔。耿壽昌奏。請邊郡以穀賤時增價。倉。

入穀。貴則減價。粟。名曰常平。此其始也。其後宋淳化五年。六。

月。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於京。同四門置場。增價。今近倉。

貯之。亦名曰常平。歲歉乃減價。以糴。用賑貧民。

藏金。通典。曰。隋文帝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

共立義倉唐太宗貞觀中載有言隨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
社倉又韓休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每畝納二升貯之州縣
倉以備凶年賑給百姓蓋義倉之制自隋文帝始
隋書沿革曰隋置義倉三代無有自漢文帝始
於邊郡各以多少為差蓋隋官之始也

事物初略卷十五

清敬堂

世系

明 古吳呂 必貞九父編輯

文籍第十六

六字帝王世紀曰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李斯蒙取曰蒼頡黃
帝之臣也。蒼鳥跡以作字。鬼夜哭。龍潛藏。字源曰。太昊時始有
文字。又曰。庖犧氏復景龍作龍書。黃帝因嘉禾作德書。蒼頡變
古文為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蝌蚪書。堯因軒轅造圖
作龜書。夏后作形似篆。商祿光作倒鐘篆。今曰鐘篆。周瑞赤鸞
丹鳥作書。又媒氏作填書。今曰勒字。書斷曰。古文黃帝史倉頡
丹鳥作書。又媒氏作填書。今曰勒字。書斷曰。古文黃帝史倉頡

事物初略卷十六

寶敬堂

作大篆。周宣王史籀作小篆。秦李斯作八分書。秦羽人上谷王
次仲作隸書。秦漢吏程邈作飛白。漢左中郎將蔡邕作草書。黃
門令史游作行書。後漢穎川劉德昇作草書。王右軍云。草書出
於杜伯度。漢章帝所好。故名章草。章草謂之草。李翰云。秦時
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為獄吏。得罪。幽於雲陽獄。十年。改篆為
隸字。今之楷書是也。

五經

太昊始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獸。則詩之始也。伏
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又太昊取犧牲以供
庖厨。制家豎以僦波為禮。此禮之始也。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

此機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重三爻。為六十四卦。故謂之周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是也。濟南伏生。以為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毛公傳詩。以名家。鄭康成。箋之。故曰毛詩。然則五經。咸因或作。而皆成於仲尼。秦焚六籍。班。僅存者。止其半。詩亡者。六篇。春秋得全。而禮樂之書。無復遺。後。易以下筮。故得全。今禮記。又雜出漢儒。如月令。出於禮記。不韋。然。邕。子肅。以為周公作。漢文帝。令諸儒博士。作。上制。劉歆。云。公孫。丘。子作。蠡衣。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丘。所著。其書。在。八書之一。他皆雜錄。少自漢世。諸儒之撰也。

事物初略卷十六

書後

印板筆法。曰。板印書。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道。始。印。五。經。之。後。與。籍。皆。為。板。木。之。印。矣。

作書名。子。文。心。雕。龍。曰。楚。辭。熊。作。書。題。曰。篇。子。蓋。周。初。時。人。以。名。子。之。始。也。

作史。帝。王。世。說。曰。黃。帝。臣。蒼。頡。始。作。文。字。然。則。史。官。記。其。言。行。不。而。藏。之。其。源。蓋。始。於。蒼。頡。

著書。太。史。公。有。序。曰。昔。西。伯。伯。於。美。里。乃。演。周。易。此。著。書。之。始。也。音。韻。學。法。曰。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學。漸。盛。也。

切字。紀。原。曰。本。出。於。西。域。漢。人。刻。字。中。謂。如。某。字。未。用。反。切。狀。古。

語。已。有。二。韻。合。為。一。字。如。不。可。為。臣。如。是。為。卿。而。已。為。耳。之。音。為。詩。之。類。似。西。國。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始。也。

押韻。張。孟。序。曰。押。韻。造。自。顏。魯。公。迄。於。宋。孟。在。天。聖。中。集。宋。韻。為。編。集。也。

三言詩。晉。裴。虞。文。章。深。別。論。曰。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騷。騷。于。飛。聲。屬。是。也。則。三。言。詩。起。於。此。

五言。毛。詩。有。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天。有。仇。不。波。有。屋。蔭。之。方。有。穀。皆。五。言。也。漢。時。作。五。言。者。始。於。李。陵。以。其。在。漢。故。云。古。詩。

六言。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文。曰。公。尸。未。燕。來。寧。皆。六。言。也。六。帖。有。

漢。谷。永。始。作。六。言。

七言。劉。義。慶。世。說。曰。王。子。敬。云。昂。若。千。里。之。駒。泛。若。水。中。之。鳧。此。語。出。於。離。騷。紀。原。引。為。七。言。之。証。且。曰。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作。七。言。此。其。始。不。知。毛。詩。已。有。文。黃。鳥。止。於。桑。之。句。矣。

九言。文。章。深。別。論。曰。河。南。彼。行。潦。把。彼。注。流。之。風。是。也。則。九。言。詩。已。始。於。此。

聯句。自。漢。武。帝。為。柏。梁。詩。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皆。得。上。座。自。皇。帝。起。句。以。下。共。廿。六。人。各。出。一。句。聯。之。始。有。聯。句。之。俗。

次韻。顏延年謝元暉作詩相倡和。皆不以韻。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用其韻。及令松楚和詩。多次其韵。此次韻之始也。

賦。詩序六藝。二曰賦。謂其陳其事耳。左傳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後荀卿宋玉之徒。演為別體。固謂之賦。此作賦之始也。

論。荀卿有正論。賈誼有過秦論。論以荀賈為始。

策。事始云。起自漢武帝策董仲舒。又文帝時晁錯對賢良策。則是始於文帝策董錯也。

表。蘇氏漢義曰。表者。白也。言以情告白於外也。先客四兵。舜命九官。並陳詞不假書翰。是則敷奏以言。即為章表之義。但未以表為名。自漢淮南王有諫伐閼表。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此則名表之始。

序。自孔門弟子卜商字子夏序詩。此為作序之始。孔安國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回文詩。起於漢潘妻蘇氏於錦上織成之。蓋順讀與倒讀皆成詩句也。皮日休離序云。晉溫嶠始有回文詩。實潘詩之堅時人。

連珠。晉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殷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

上書。太甲既立。不明厥德。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上國時。臣子言事於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

移文。心雕龍曰。始於劉歆移文太常博士。孔稚圭固有北山移文。今之移牒。始於此。

檄。蘇氏漢義曰。顏師古注。急就章云。檄者。激也。以辭音悅。既發動之意。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為成謀之辭。以責狄人。此檄之始也。

挽歌。曰。橫秦末自立為齊王。後居海島。高帝得天下。召橫不至。遂自刎。從者至而哀。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情。今之挽歌。自橫時始也。然漢周法訓云。莊子曰。緇鉅以生。必於斥若司。

馬彪注曰。緇引柩也。斥。張緩也。若用力也。引緇所以有鉅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杜預云。虞殯。送其歌。示必死也。則挽歌之說。自古有之。不獨始於回橫之從者也。

墓誌。又叙子曰。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以紀其行。自此遂相祖習。然魏付中。綴製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將以陵谷遷變。欲使後人有所知。但歷姓各歷官。祖父姻嫌而已。馮鑑續事始曰。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命刻石埋於墓前。恐墓誌因此起也。唐開元時。有人畊地。得此千墓誌。刻其文以銅。

盤曰。右林左泉。後商前道。第世之罕。銘為吳保人。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靈。延陵季子之墓。漢縣公夏侯嬰。運東都門。馬悲鳴不進。命掘之。得石。柳有蝌蚪書云。佳城鬱。三千

年見白。曰。吁。嗟。陳公。屈此室。嘆曰。天乎。若火其安。以乎。後漢其地。由此言之。墓之有誌。其來遠矣。

碑記。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碑。墓。因喪禮。置碑之制。九刻石。當以無懷氏為始。而名曰碑。則有秦漢始也。陸龜蒙書曰。書曰。碑。悲也。古者悲而定。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秦漢以來。居官有德。政於民。而民不忍其去。去而為碑。以

事物初略卷十六 六 寶敬堂

著其功德。遂易之以石。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斯所造。始於嶧山之刻也。

啟。張璠漢記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啟事。此啟之名始也。魏國踐記始云。啟。末云。謹啟。

書。齊曰。書。用。機。裁。春秋。子。家。中。孟。以。書。故。今。曰。書。名。雖。見。於。有虞。實。始。於。春秋。也。

簡。漢。天。情。類。八。錦。帶。前。書。曰。書。貼。曰。牘。書。竹。曰。簡。毛。詩。出。車。之。篇。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牘。青。竹。簡。以。書。今。人。用。紙。亦。名。簡。以。通。慶。序。問。候。之。作。蓋。取。簡。書。之。義。

千字文。梁。簡。文。外。郎。因。典。嗣。得。罪。貳。帝。情。其。才。命。於。鍾。王。書。中。擇。一。千。字。每。字。片。紙。為。序。命。韻。之。一。夜。編。就。及。進。積。毀。筆。白。今。之。千。字。文。始。真。

寶敬堂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慈貞父 弘明

僧道第十七

僧寺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以居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自西域以白馬駝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初置以為僧寺也。隋煬帝改曰道場後復曰寺是則寺之名始於漢文帝也。

尼寺魏府曰晉何充捨宅安尼以尼寺之始也。

佛像漢書霍去病逐匈奴通馬者山澤休屠王祭天之舍人神古

事物初略卷十七

江云胡王作金人為祭天之舍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後漢明帝

營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來於殿中侍殿曰西域有神請曰佛

乃使蔡愔注天竺圖其形像此中國有佛像之始也

佛經漢明帝永平十年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駝經至東都即四

十二章經是也中國有佛經此其為始然歷代二寶記曰劉向

綰子覽典籍見有佛經則知同時久矣釋典是故先漢之前有

佛有經其來也遠不始於四十二章矣

僧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求佛法於彼見摩騰乃要至漢廷

此中國有僧之始也

削髮為僧漢明帝時既得西域僧摩騰又聽陽城侯劉峻等削髮

出家此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

削髮為尼明帝既聽劉峻等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削髮出

家此中國婦女為尼之始也

說禪寶林曰佛當涅槃時告迦葉曰吾以清淨法服付汝也葉乃

傳於阿難迨二十八代至於達摩梁武帝普通中自南天竺泛

海至廣州止於崇山住少林寺傳於惠可此中國被禪之始

佛塔高僧傳曰康僧會於吳赤烏十年至建業孫權使人求舍利

子既得之權乃造塔藏之晉帝過江更為修飾中國造佛塔自

事物初略卷十七

此始

受戒中國之人受戒自魏宋士行為之首也

戒律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嚴決律一卷次有比丘諸禁

律魏世天竺三藏摩訶迦羅到許州至洛陽魏境僧無律範遂

於元平中與雲諦譯四不羯摩及僧祇戒心圖此蓋中國僧尤

律之始

戒壇漢魏之僧雖剃染而戒法未備嘉平中既傳戒律立大僧閣

摩法壇此比丘立戒壇之始

祠部轄僧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

于祠部此祠部轉僧也始

唐明皇天寶六年五月制僧尼於祠部給牒僧尼給度牒自明皇始

釋晉道安受業於佛圖澄本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佛遂以釋為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

偏衫史記魏官中嘗作佛事見僧尼自處偏袒右肩乃施一遊衣與之名曰偏衫以全其兩肩此偏衫之始

稱和尚後趙石虎號佛圖澄為西天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法師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

事物初畧卷十七

三

資微堂

隋文帝以沙門考崇為翻經館學士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

三司試鴻臚卿加朝散大夫命僧以官自此始

僧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僧統管攝僧徒至隋文帝分置天下為十統唐罷統立兩錄師于京邑謂之僧錄

賜紫唐武后時僧法朗譯天雲經陳符命于是賜明等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則天始也

道觀周穆王南神仙召尹軌杜冲居於終南山西靈真人草樓之所因號樓觀此道觀之始也然黃帝內傳王母授帝曰王元始

真容置于高觀之上時人謂之道觀道觀之名當起于黃帝隋

煬帝改為玄壇後漢曰觀續書始曰秦穆國學置明觀道家遂以是名其居

道士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又曰心身順理惟道是從道為事故曰道士杜觀本紀云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

觀名幽逸之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平帝永平七年置三十六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審此則是自周而有道士也然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則道士始于黃帝矣

天師列子曰黃帝稱牧馬童子曰天師此天師之始也張天師後漢光武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天目山名道陵字

事物初畧卷十七

資微堂

輔漢得道者以符治病煬帝永壽元年于靈臺白日昇天唐天寶七年封天師子孫散處無聞惟信州龍虎山有族甚盛世

一人襲其號傳其印蓋始于南北朝也道士受封後周武帝時衛元嵩封蜀國公此道士受封之始也唐

玄宗時葉法善亦封越國公道士紫衣唐中宗神龍初葉靜能雖加金紫之階而未領紫衣至

代宗時李泌立大功李輔國將不利之泌乞為道士帝許之乃賜紫衣其後道士賜紫衣自李泌始

有客唐宣宗大中初道士地紫霄賜號金門羽客此名羽客之始

黃冠唐李淳風父構仕隋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此黃冠之號之始也

道室唐高宗時葉靜能入瓦胎林為國子祭酒後孫法善玄宗時葉靜能光祿大夫鴻臚卿又尹怡亦拜陳議大夫道士命官自高宗始也

道錄宋太宗太平興國中置道判錄都監首座通判為八員總知教門公事此道錄之始

復贈道士唐王知遠贈果玄先生葉法善贈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則道士有復贈自王知遠始

事物初略卷十七 五 寶教堂

道士法梁陶弘景卒賜諡曰真白先生此道法之始也

三微真形圖漢武帝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此三微真形圖也其文縱橫今傳女宋虛寶探囊中得一卷以雲錦囊盛之因以授帝此中國有三微真形圖之始也

道士禁有妻燕翼貽謀錄曰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禁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誦經惟賦其咒籙曰寄陽大抵皆主首之親族也宋太祖浚疾之開寶五年閏九月戊午詔道士不得畜妻妾

已有家者牽出外居止自是宮觀不許停養婦女然黃冠之教後元宗父子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至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復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以後遂與僧同其禁約矣蓋宮觀道士不畜妻妾以其始也

事物初略卷十七 六 寶教堂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嘉貞九父編輯



使術第十八

醫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李典醫藥以療痼疾地文曰靈寶初
伴醫呂氏春秋亦曰五彭始作醫五彭充臣

醫書皇帝作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秋利九鍼著內外

經書問之書成出馬黃帝內傳曰帝昇為天子誠經脈訣無不
備也故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黃帝

歌盤續事始曰黃帝時有馬師皇者蓋醫馬通神明故周禮天官
有獸醫夏官有正馬之職也

事物初略卷十八

醫藥堂

有獸醫夏官有正馬之職也

卜龜卜續事始曰厄儀氏時始有卜春秋元命苞曰古者司經
主卜

筮者曰筮世本曰至成作筮呂氏春秋亦云古史曰高辛至成善

筮也歸藏曰女媧氏書舜曰厄儀氏作筮始有筮則筮已起於
厄儀之世矣

從卜京房卜易卦以錢掛以甲子延外則從卜始於唐時也

先卜唐神龍中而京房安縣有鬼石山神祠頗靈前有禹亮子通

客授之以卜休咎仰為古蹟為山即今之雙卜始於此也

錫一漢郊祀志曰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延命尊至立尊祝利
而以錫卜上信之舉至錫卜自此始

魏晉黃帝時任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做焉

國畫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創物垂法體象天地又穆王
傳曰封膜善畫是則畫起於史皇也

射山堂考索云射之所起聲自黃帝世本曰造家作射

圖基班固典考曰七方之人謂基為典紀文曰夫圖基也傳物志
曰先造圖基以教丹朱或曰作造也凡三百六十一子一十九

事物初略卷十八

醫藥堂

路

雙陸傳物志曰老子入胡作博蒲今人擲之為戲蓋所謂雙陸是
也一曰呼盧出天竺國名為波羅塞戲其後流入中國自魏晉

植始

象經局戲也凡三十二子周武帝時造

氣也古名蹴鞠黃帝所作以練武士者或曰起於戰國之時

但漢高祖平城之圍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於城上以詐

項開八後人因以為傀儡之戲

隋酈氏帝所造即今演教拳球之法是也

晉碑宋宣和二年為觀風而國故設牙牌三十有二角共計

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宿布列之位譬天牌二角二十四點象

夫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角四點象夫地之東南西北八牌二

角一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信而為州縣蓋惡辭讓是非和

牌二角八點象夫太和元氣流行於八節之間其他牌名類合

倫理庶物器用徽宗吃飲貯於御庫未行及至高宗仁明幼諫

頗行天下則骨牌之制起於宋宣和而流行於高宗也

開羅列子有紀省子為周宣王養開羅之事左傳述季郕之難聞

季氏介其羽邱氏為之金距推以則此戲始於周也

事物初略卷十八 資政堂

秋索後漢賢正旦以大繩繫繫而柱相谷數丈而妓女舞行繩上

相逢此角而不似堅即今之走索是也

俳優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俳僂以為奇異之戲是則

俳優始於夏之末世也春秋時楚有優孟秦有優旃時有賢者

發言陳詞能迴人主之意

百戲紀原曰起自秦漢漢街之戲後乃有高絙吞刀履火緣竿筋

斗百戲

影戲故老相傳其原出於漢武帝幸犬人之亡帝思之不己齊人

少翁言能致之夜設帳張燈帝自帳中望之彷彿見夫人之

像由是遂有影戲

生花戲前漢張騫傳漢武帝遣趙破奴等破軍師人祀以樂軒車

人獻類師古注云賦與幻同即樂工吞刀履火種瓜植花之類

是也本是西域來由以言之生花之戲蓋自漢武帝時大宛所

獻時人為始

投壺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

其有枉矢明壺請以樂賓者自國人始也

博監曰博者局戲也即陸博也以五木為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

為勝負之采晉謝父曰梟塞也六博得遊者勝尹文子曰博盡

事物初略卷十八 資政堂

開塞之宜得同酒之器而不能制其之大小在遇者也說文曰

博局戲陸者十二梟也古者為曹作博

紙戲似呼風爭古傳云韓信子作高祖征陳師信謀抵中起乃作

梟禽故之以量未必言遠近故穿地入宮中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必貞九又編

宮室第十

宮室。釋名云。宮。穹也。穹。屋見於上。象紫微也。古者黃帝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為至尊所居之稱。室。實也。人物凡滿其中也。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居。蘇。洋。即。卷。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神風雨。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

蘇氏演義曰。殿。兵也。取象屋棟。從如。軍之殿。殿。虞。決。疑。要。注。曰。事物初略卷十九。

資政堂

殿。則有階陛。室。則有階。無階。春。秋。謂之露寢。燕。始。里。作。朝。宮。謂南。先。作。前。殿。阿。房。高。君。書。有。言。天。子。之。殿。然。則。秦。自。孝。公。以。來。已。云。殿。矣。蓋。秦。曰。殿。漢。同。其。名。乃。有。成。德。名。光。等。名。也。

漢。演。義。曰。堂。當。止。陽。之。屋。又。云。堂。明。也。謂。明。禮。義。之。所。也。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義。蓋。始。於。黃。帝。也。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先。典。曰。宅。鳴。鳧。為。貢。曰。降。五。宅。上。載。之。而。杜。祀。曰。蒲。阪。城。外。有。舜。宅。則。宅。之。名。始。於。先。舜。時。矣。

說。文。云。庭。朝。中。也。列。子。曰。黃。帝。居。大。庭。之。野。此。庭。名。之。始。也。

禮。記。方。士。言。於。武。帝。曰。黃。帝。為。五。層。十。二。樓。以。供。神。人。於。黃。帝。立。神。明。堂。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是。則。樓。始。於。黃。帝。時。矣。

開。轉。傳。外。傳。曰。黃。帝。時。鳳。巢。於。阿。閣。則。閣。之。名。在。黃。帝。時。已。有。之。矣。

廊。周。詩。作。雉。曰。五。宮。明。堂。成。有。重。廊。漢。書。梁。曰。爵。廷。於。廊。晉。灼。曰。堂。連。曰。廊。文。選。曰。殿。下。外。屋。曰。廊。是。則。始。於。唐。虞。時。也。

第。史。記。蘇。自。淳。可。見。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唐。莊。之。側。漢。高。祖。詔。賜。列。侯。二。千。石。大。第。室。注。云。有。甲。乙。然。第。故。曰。第。也。左。傳。蘇。公。欲。娶。子。之。第。然。則。周。時。已。有。此。名。矣。

資政堂

屋。釋。名。云。屋。與。心。新。語。云。先。帝。之。人。比。屋。可。封。以。言。天。居。也。易。曰。上。棟。下。宇。蓋。其。始。矣。但。謂。之。曰。屋。則。自。充。舜。始。也。

廟。軒。轅。本。紀。曰。帝。昇。天。群。臣。思。無。已。乃。取。几。杖。立。廟。此。廟。之。始。也。含。毛。詩。曰。乃。積。乃。倉。蓋。已。見。於。夏。后。之。世。鄭。康。成。注。周。禮。康。人。為。歲。采。栗。曰。康。然。則。倉。康。蓋。一。事。也。孟。子。曰。替。使。使。葬。先。康。此。蓋。始。於。先。帝。之。時。矣。

庫。說。文。云。庫。兵。中。所。藏。也。金。帛。所。藏。府。之。者。亦。藏。於。庫。書。曰。湯。武。放。伐。桀。庫。五。兵。有。天。兵。天。庭。之。庫。此。庫。之。始。也。

原缺第三、四葉

曆書

上。聖。物。曆。元。秋。義。氏。始。以。決。異。歷。再。作。一。整。名。號。則。上。聖。始。於。焉。

事物初畧卷十

五

歲時第二

事物初畧

明 古吳呂 慈勇九父編輯

歲時第二

歲。爾。雅。云。歲。者。年。也。又。云。歲。者。遂。也。少。年。謂。之。歲。歲。字。從。步。者。經。度。可。推。步。也。三。百。六。十。日。一。周。萬。物。畢。遂。故。為。一。歲。又。曰。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轉。陰。陽。十。二。月。一。次。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曰。歲。星。自。黃。帝。定。星。曆。正。閏。餘。以。肇。歲。事。至。堯。定。四。時。成。歲。是。則。成。歲。之。義。何。陶。曆。始。也。

甲子黃帝內傳曰帝既新室元令大撓造甲子世本曰大撓造甲

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作甲子則甲子始於大撓也

曆通曆曰太昊始治甲曆楊泉物理論曰神農氏立曆曰漢律歷

志曰黃帝造曆董巴曰伏羲始作八卦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世本曰家成作曆呂氏春秋亦云黃帝內傳曰新室元乃命家成作曆以司天

曆名易乾鑿度曰曆原名握先記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一十

紀為一節首注云握先乃曆始之名猶言無前也沿革曰黃帝考星曆建人計起消息正閏餘謂之記調曆後代因之漢有太初唐有麟德等名

刻漏黃帝刻漏水利以不夜夜成周之世學蓋氏掌之以百刻
今書云惟子午多二刻則是刻漏起於黃帝也

史記事物紀原曰起於易繫詞重門擊柝之說亦有軒轅始也
建正鄭康成尚書三帝注云帝以十一月起以十二月為年十二

月高陽十一月少昊十二月黃帝十一月炎帝十一月女媧十
二月又推易說卦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建寅之月又為木之

始則正當從太昊始也後避秦始皇諱政改青征
得月禮記月令篇云正月天子居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偏也北

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二月天子居青陽太廟東堂當
太室三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四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太寢南堂東偏五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六月天
子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七月天子居總章左个大寢西堂

南偏八月天子居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九月天子居總章
右个西堂北偏也十月天子居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十一

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十一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北堂東偏也惟閏月天子無所居居於門故王在門謂之閏也

此云黃帝起消息正閏餘則閏實餘个之月也黃帝造曆始正

氣候一年十二個月節氣十二個月神氣謂之四十二氣一年
二個月一月六候一候五日知正月東風解凍等語是也一年

二百六十日共七十二候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五書
以象二十四氣消息禍福以制吉凶禮記月令注云昔周公作

時訓定二十四氣分七十二候則氣候之說始於太羲而定於
周公也

八節春秋內事曰伏羲氏建八節以文應氣晉天文志曰炎帝
分八節以始農功蓋八節者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

夏至冬至是也
事物紀原卷二十
三
寶教堂

上中下浣浣沐浴也俗以月初十日至初十為上浣十一日至
二十日為中浣廿一日至三十日為下浣蓋始於唐制朝臣每

十日一給假沐浴一月三給假為浣沐之期也假音解
元日朝賀通典曰漢高帝十月定秦漢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

群臣朝賀至武帝改用夏正建寅之月則元日慶賀始於漢高
祖也

屠蘇酒歲時記曰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夕遺里間藥一帖
令藥浸於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名屠蘇酒飲之不病瘟疫
此屠蘇酒名之始也

宜春荆楚歲時記曰。立春日貼宜春字於門。蓋始於王沂公。宣帝
間。立春帖子云。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金殿裏。寶字貼
宜春也。今人貼二字於門。始於此。

畫雞貼戶。王子年拾遺記曰。先在位七年。祇及國獻重明鳥。其狀
如雞。成一歲數。來或數歲。一來國人則洒掃門戶。以望其來。或
刻金寶為其形。像置於門間。則鬼類畏服也。今人畫雞貼戶上。
蓋其始也。

桃板風俗通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數千里。平枝向北曰
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性能執鬼。黃帝因立桃板門。畫二神

事初略卷二十

以禦惡。鬼今世畫神象於桃板。以元日置之門戶。此其始也。

鍾馗唐開元中。明皇畫寢夢一小鬼。盜上玉笛。吹上元之曲。臣盧
杞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往捉小
鬼。先刺其目。臂而曳之。上問為誰。對曰。臣終南山道士鍾馗也。
回應奉不捷。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願除天下虛耗妖
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賜金百兩。是以金
人必於元旦畫其形像貼於門也。

書聲字面陽雜俎曰。俗於歲首畫虎頭。書聲字。謂除府鬼神之名。
可以消瘴癘也。段成式藝苑記。以守書聲。漢時始也。張翥寫室

也。曰裴弊隱居伊上。時有道士李君善咒鬼。常見弊于伊上。
屑中寄書與博陵崔氏曰。當今除鬼無過裴。是時朝士咸書裴
字題其門。自此始。蓋裴字新本。斯字。李君寄崔書曰。無過裴
耳。一本助詞。

五辛盤。燕喜曰。安定魏王。嘗于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黃柑。酥酒。謂
之洞廷春色。五辛。即大蒜。小蒜。韭。薤。胡荽。是也。立春日食五辛。
所以通五臟之氣。又曰辟瘴氣。亦曰五辛。風土記曰。月正元日。
五辛盤。形此其始也。

端月。余隱曰。泰始皇諱政。當時避諱。故謂正月為端月。

事初略卷二十

天慶節。國朝會要曰。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以正月三

日。天書降為天慶節。休假五日。此名天慶節之始。

人日。東方朔占書曰。歲正月七日。古人其日晴朗溫和。則為舊歲

安泰之候。若陰寒慘烈。即為疾病聚耗之徵。故杜子美詩曰。元

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蓋傷時之吉也。推此當始於漢世云。

放燈。史記樂書。漢家祠太乙。以昏時祠。明注云。即今正月望夜

觀燈是也。然則放燈始於漢世矣。

金吾地禁。西都記曰。漢執金吾。戒在行。惟正月十五日夜。軟許金

吾地禁。前後各一日。此其始也。

迎紫姑其先云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善陽琴瑟納為妾其妻妬之于正月十五日陰殺之于廁中天帝憫之封為廁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廁間迎詢可占眾事此其始也

中和節王清唐會要曰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敕曰四序佳辰歷代增輝漢宗上已晉紀夏陽勝以蘇方發生候惟仲月夕萌應流自今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中者於三陽之中而者雨仁義之和因陽大臣厥里刀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相遺號曰獻生子北名中和節之始新唐書李德裕傳德宗以前賜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故以二月名節

事物紀原卷二十
自我為古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

上巳毛詩注云鄭國之俗當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舊唐書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上新祓祓潔宋書曰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已也則知始于周時

禁烟節晉仲耳出亡曰介子推割股脯以解之重耳復國介子推不言祿作純龍之狀以感之臣于山太公令燔山求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惜之令民寒食日不得烟爨此禁烟節之始
拜掃節後漢光武紀云建武十年八月章長安有事于十一陵

蓋躬於於墓之拜掃之禮已肇於此至明帝永平元年辛酉朝原陵如元會儀唐明皇開元二十年勅士庶之家拜寒食上墓拜掃後世遂傳為俗耳

翻龍古今藝術圖曰北方戌戌要習經綏之態每至寒食為此是後中國女子李之蘭乃以絲紉立架謂之秋千一回本山於之戲皆稱極公北後山成此戲始傳於中國本出南漢宮祝壽詞曰千秋後世倒語為秋千也

天祺節國朝會要曰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宋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內庭功德閣其建為天祺節一如天貺節例此名事物紀原卷二十

天祺節之始也
端陽節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時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陽回曰

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屈君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五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楮葉塞其上以楮葉縛之二物蛟龍所畏也今民俗以是日糉粽并五色絲皆楚國之遺風也龍舟競渡歲時記曰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命舟楫以救之舟取其輕利謂之龍舟亦曰水忠
龍舟今刻龍船始於此

登高續齊諧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

百歲及童子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為低子皆未請

見衣於季冬。凡服一日大難。以逐惡鬼于禁中。其制始於周。
 爆竹神異記曰。西方山中有大蛇。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
 蛇。每以竹著火中。燂州有報則驚通焉。故今人效之而作紙爆
 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曉貞九父編輯

冠服第二十一

冠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中古聖人見鳥獸。冠乃作。冠黃帝始
 用布帛。六帖曰。孔子作緇布冠。三禮圖曰。緇布冠。之始也。
 升 世本曰。象昭作升。禮記稱三王共皮弁。此蓋三代之制。非象昭
 所能作也。

簪 古今注曰。女婦為簪。以貫髮。此有簪之始矣。

中 古今以皂囊裹頭。稱頭巾。蔡邕獨斷曰。古者有幘。幘中玉簪頭亮。

乃始設巾也。華談曰。今士庶所戴頭巾。與唐人所製不同。唐之
 頭巾。四角二繫。服後二繫。領下服勞不脫。今人不復繫。領下兩
 帶。遂為虛設。後又有兩帶之異。蓋自宋朝始。

纓 淮南子曰。唐虞以上。布列無纓。始於堯舜乎。

冠子 二儀寶錄曰。夏自黃帝創為冠冕。而婦人之首飾。無文至周
 始有。不過刺笄而已。漢官儀。承恩者始賜碧。或繅芙蓉。到子則
 其物自漢始矣。

髻 鄭康成云。三輔謂之假髻。注云。髻者。繼也。言女子必有繼於人
 也。紀原曰。婦人氏始為髻。

髻 鄭康成云。三輔謂之假髻。注云。髻者。繼也。言女子必有繼於人
 也。紀原曰。婦人氏始為髻。

經髮特髻。同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髮髻為首飾者。故詩曰。鬢如雲。不屑髦也。馮璉後事云。晉永嘉中。以髮為步搖之狀。以為禮容。即今纏髮特髻。乃其遺像也。其制始於周人。
〔二儀實錄〕曰。姬人氏始為髻。女媧氏以荆及竹為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為之。舜雖以象牙玳瑁。此髮之始也。
〔主釵〕郭憲同寢記曰。漢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釵與帝。宮人效此作玉釵。此玉釵之始也。
〔班固〕文王時始傳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
〔蓋前實錄〕曰。漢武帝令宮中不得梳字。前司馬相如妻眉如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眉。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其法起於秦。始皇宮中紅粧翠眉也。
〔花鈿〕自吳人孫和舞鈿。如意為戲。悵傷御夫人之賴。醫人以白樹髓合琥珀為膏。傅之。後有一痕如紫痣。愈加妍美。諸嬖妾欲要其寵者。皆以外青點額。此其始也。
〔鉛粉〕墨子曰。禹作粉。張華博物志曰。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此粉之始也。
〔脂粉〕古今注曰。脂粉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葛。土人以葉粉為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此。以紅花為之。一云秦宮中

好為紅粧。是其物自黎始也。
〔輕衫〕一儀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練飛丹。第一轉。以玉為衣。名曰輕衫。此蓋輕衫之始。
〔衣裳〕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郭也。所以隱形自郭。蔽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曰。黃帝始作衣裳。世本曰。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曰。伯余作衣裳。許慎注云。黃帝臣。曰。呂氏春秋曰。胡曹作衣。亦黃帝臣。
〔黃帝〕出軍訣曰。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青狐之裘。以符授帝。則表之制已始於黃帝。
〔漢子〕北朝雜以戎夷之制。乃有長帽短靴。合袴褲子。朱紫玄黃。各任其好。好若非元旦大會。一切通用。蓋取於便事。則今時襖子之名。自北齊起也。
〔汗衫實錄〕曰。古者朝宴之服。必有中單。即穿之服。又有明衣。漢高祖典項羽戰。汗透中單。遂名汗衫。此汗衫之始也。
〔搭護〕二儀實錄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餘即長袖。唐高祖滅其神。謂之半臂。一名臂子。今俗名搭護。此其始也。
〔海青〕雜類衣有數種。曰。先腰。曰。海青。曰。刺褶。曰。三佛。皆之類。今吳人稱布袖搭護之海青者。始此。

抹胸唐楊貴妃私通安祿山而祿山狂悖厭傷貴妃胸乳也

之乃續胸服也故名曰柯子今曰肚兜也

緋以冕毛為之黃帝所作蓋瑞雲龜金耳

璽瑞雲圖曰黃帝時而王母獻白玉環臂時又獻則環寶始於

此今欠繼環即其遺制

指環春秋繁露曰紂刺鬼侯取其指環五經要曰古者后妃群妾

進御於君帝御者以銀環進之姬則以金環進之進者著右

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即其遺事也本三代之制

釧風俗通曰臂環謂之釧後漢孫程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

釧初略卷廿一

釧指環則釧旬漢始矣

履馬二儀實錄曰三代時皆以皮為之革底曰履履底曰馬古今

注曰馬以木置履下乾濕不長泥履乃履之不帶者為屨屨謂

之為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屨又舞人所穿者謂之屨又小

兒所穿者謂之鞢鞢者着之出行謂之偏

鞋古者草謂之屨皮謂之履二儀實錄曰鞋夏商賁漢革為之周

人以麻晉永嘉中以絲宋袁曰黃帝臣子則作屨似世本又云

於則作屨或云馬周始以布為之乃名鞋也

履脚夏后坦已乃准指足猶未變裂帛屨之後世紐此逆為男女

足上之飾也

其說子曰三代謂之角屨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多紮大帝

系始始以綾羅為之即今樣也

錦王子年拾遺記曰貞武山環江有冰臺富貴履之然後成錦其

色五采唐亮之山海經錦以獸後世故之染五色織以為錦

丹陽記又曰歷代有錦西川成都獨稱其妙蓋始於蜀王

泰昭王時始通中國三代之時已有錦矣當以玉為所記為

五

錦事始曰錦繡而施非也唐書薛令為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事物初略卷廿一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繡黼繡五采彰施

於五色作服法明正義云舜令禹制繡以玉璽之采明施於五

色制作衣服然則帝舜始為繡也

布帛禮運曰昔先王食禽獸之肉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明皮後

聖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為布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孟取諸乾坤孔穎達疏曰上古以前衣皮其制小今衣絲

麻布帛所作衣裳長大故曰布由此言之則布帛自黃帝始

卷藝類書藝增測云軒轅黃帝之妃西陵氏始學春蠶以為衣服

則春蠶之法自此而始

五采者。與服志同。上古衣毛。帽皮。後聖易之以絲。觀聖賢之文。
 色乃。青。黃。赤。白。黑。之。色。亦。始。於。軒。轅。也。
 帝。上。制。青。黃。赤。白。黑。之。色。亦。始。於。軒。轅。也。
 王。周。始。制。其。爵。禮。記。玉。藻。所。記。天子。稱。白。玉。公。侯。山。玄。大。夫。水。
 蒼。世。子。喻。王。之。所。建。是。也。

事物初紀卷十一
 禮記

事物初紀

明 古吳呂 欽貞九父編輯

飲食第十一

生火。河圖。從。佐。輔。云。伏。義。禪。位。伯。牛。鑽。木。作。火。淮。南。子。曰。燧。人。望。
 星。辰。鑽。木。生。火。於。遠。記。曰。燧。明。之。國。不。熾。晝。夜。土。有。燧。木。後。世。
 聖。人。辨。於。日。月。之。外。以。食。穀。物。至。於。南。岳。觀。此。燧。木。有。魚。鰕。龍。
 吟。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遂。號。燧。人。氏。在。包。犧。氏。之。前。蓋。火。出。
 燧。人。尸。子。曰。燧。人。下。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而。禮。合。文。嘉。亦。
 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性。情。故。

事物初紀卷十一
 禮記

名燧人氏也

意。釋。名。云。竈。造。也。為。造。食。物。也。後。漢。李。元。龜。曰。燧。人。氏。始。作。竈。鑽。
 事。始。曰。黃。帝。置。竈。以。為。飲。食。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為。竈。神。是。
 則。始。於。黃。帝。也。

食穀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萬。民。小。吏。曰。炎。帝。種。五。穀。故。謂。之。
 神。農。實。據。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藝。文。類。聚。亦。曰。
 神。農。時。民。始。食。穀。如。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則。食。穀。始。於。神。農。也。

食熟

古。史。考。曰。上。古。之。人。未。有。火。食。但。飲。血。茹。毛。燧。人。氏。始。鑽。木。
 取。火。炮。生。為。熟。王。嘉。拾。遺。記。曰。庖。犧。氏。饗。諸。腥。之。食。是。則。熟。

食始於饌人氏而後於太昊也

粥飯周書曰黃帝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

酒呂氏春秋曰儀狄作酒醪變五味戰國然曰儀狄帝女造酒而

進於禹飲甘之遂疏儀狄博物志曰杜康造酒魏武帝詩曰

有心解吾憂惟是杜康酒陶潛述酒誘序曰儀狄造酒杜康酒

色之黃帝內傳曰王母會帝於崑山飲帝以獲神養氣金液深

輝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然則黃帝時已有酒矣但不知杜

康何世人而今多言其始造酒也

茶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味以制醫藥一日而遇十毒得茶以

事初略卷十二

解其毒以此茶之始也

鹽世本曰宿沙氏煮海水為鹽史記曰宿沙衛齊宣公之臣也齊

近于海故衛為漁鹽之利或曰宿沙氏炎帝時諸侯初煮海水

為鹽也

饅頭釋官小說云諸葛武侯初至漢人曰饅頭多邪術須請持神

假陰兵以助之然饅頭必窮人以其前祭神則享之為出兵武

侯同難用子承之由饅之以麵以象人頭祀神後人因此為饅

頭則饅頭自武侯始也

餅劉向說苑序戰國事則餅起於戰國之時其法以麥米於故或

狀如饅頭入爐內煨熟

芝麻餅此免俗也漢書帝好食胡餅宋師人皆食之後魏人勸諱

胡改為麻餅今俗所為芝麻燒餅是也蓋始於漢時

餅即餅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名意不托之作湯湯

餅不務簡矣今傳稱餅既

令卵諸應圖曰有虞氏馴百禽夏后之世民始食卵鳳凰乃去則

令卵始於夏時也

耐周禮醢人掌六五齊七醢凡醢物以供祭祀之祔醢王來則共

醢物六十室賓客之饌共醢五十室凡事共醢接稅命云若作

和羹兩惟鹽梅是則商世尚取杜梅以濟百味至周而始有餅

也

豆腐漢淮南王劉安所作出本紀

明 古吳呂 詒貞九父編輯

婚喪第二十三

夫婦杜佑通典曰。趙皇氏始有夫婦之造。注云。人皇氏是也。

撒豆穀。通典曰。伏羲制嫁娶。以雁皮為禮。世俗娶婦入門。撒豆

穀。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擇日迎之。房以其日為不吉。以

三煞在門故也。青羊鳥雞青牛之神也。有此三者。在門。新人不

敢入。犯之則凶。奉謂不然。婦將至門。但以豆穀與草撒之。則三

煞自避。新人可進也。後世嫁娶。皆置草於門。間內下車。則撒豆

穀。初略卷十三

穀為故事始於此

終。以胡人之俗。謂坐女於馬鞍之側。尚乘之義也。南陽雜俎曰。

今士大夫婚禮。乘馬鞍。此北朝之遺風也。

傳席。輟耕錄曰。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第今

地。必在唐時事也。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夜轉趨。褥錦繡

一條。斜則其事。同始於唐矣。

媒。鄭康成曰。媒者。謀也。謀合二姓。使和成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

判。然自女媧氏佐太昊制嫁禮。判合之義。故後世世世。女媧為媒

祖也。

婦人拜禮曰。男拜則尚左手。女拜則尚右手。又居喪之禮。男拜繪

額。女子則否。是古者男女之拜。一也。古詩曰。良晚故夫前。五言

之作。自漢李陵始。推此。則魏漢而來。其拜猶同也。孫甫唐書曰。

武后欲尊婦人。始易其拜。謂之坐拜。今婦人坐膝而拜。自唐武

后始。

三年喪。上古親死。葬之中野。而喪期無定數。至虞舜二十有八載。

故熟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遇家。八音是則。三年之

喪。始於有虞也。

五服。許慎注淮南子曰。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又云。五絰之服。謂

之事。初略卷十三

之三年。葬者。九月五月三月。服也。然則五服之等。蓋原於夏商

於商周。

母服。三代之制。父在。為母服。齊衰期年。唐武后令。典同父三年。則

母服三年。自武后去。拱初始也。

面。今人死。以方帛覆面者。呂氏春秋曰。夫差既殺伍子胥。數年

之後。越兵報吳。殘其國。夫差將死。曰。吾何面目見子胥於地下。

乃為瞑目而死。此其始也。

吊。禮記曰。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吊。人是日不

樂而陽離組曰弔字天資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賈了而弔以助除鳥獸之害然則弔之禮已始於義望之前乎

棺槨易繫詞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禮

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殷人棺槨國人機置其然則棺槨雖始於有虞而以木為之則自商人始也

銘銘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以別故以其謀識之後漢趙

浴達書曰古者葬送至商有加周宣制策二代表以旌銘之制是則喪禮之有銘旌乃周制也

紙錢唐書王煥傳曰玄宗時煥為祠祭使化有所模類于巫覡漢

事物初略卷廿三 寶敬堂

世以來莫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昏腐錢為鬼事至是煥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其情神而用寓錢則是王煥始耳

開路神軒轅本紀云帝周遊元妃嫫祖死於道今次妃嫫嫫暨後因置方相以防喪以蓋其始也俗名陰道神又名開路神

墳墓黃帝內傳曰帝斬蚩尤同置塚墓然諸家小說注祀伏羲女媧之塚疑後人增纂云

合葬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王地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孟附注云古人未有合葬周公初置此禮也附謂合葬舜三妃

長妃娥皇無子以妃女葬生商均次妃女嬃比生二女宵明女

三妃皆不從葬是則合葬之禮自周始制也

翁仲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為督郵所害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為端翁仲死遂鑄銅像置之咸陽宮前司馬門外匈奴見之猶以為生其後墓間皆用之此其始也

石羊虎柱炙穀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邪咒馬之屬人臣墓乃有石人羊虎石柱之類皆表飾墓廬如生前之儀衛

也漢霍去病墓於祁連山立石人石馬石柱羊虎之類是則始於漢時也

起復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前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注云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於王事也自漢唐以來乃有起復之事

忌日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大日忌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云忌自親之死日也又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然則忌日始於周也

孫母服宋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賢校理郭慎已為嫁母服蓋慎

子 98-93

幼孤母逆更嫁王氏。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同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詔自今以後。並許解官中心喪。以為嫁母服之始也。

幼孤母逆更嫁王氏

事物初畧

明 古吳呂 彪身九父編輯

器用第二十四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困。至周太公始立九府圖法。始名以錢。國為輕重。以銖起於禹湯之水。旱救民困也。後魏謂羌遺大水。鑄錢故焉。繼亦謂起於堯也。

鐵錢通典曰。王莽改革漢錢。百姓皆不便。公孫述益蜀。廢銅錢。置官鑄鐵錢。以鐵鑄錢。自公孫述始。

世物初畧卷十四

寶藏堂

錢貨之興尚矣。自禹湯鑄幣。至周太公始名錢。其文見於周景王曰。寶貨。秦漢曰半兩五銖。王莽則貨錢貨布。後魏鑄造粗備。文曰泰和五銖。至孝莊用楊福計。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自此始以年號鑄于錢。文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自此以開元為文。高祖乾封中。又曰乾封泉寶。肅宗乾元時。又曰乾元重寶。五代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鑄錢。以天福元寶為文。宋朝每改元。則鑄其號于錢也。蓋錢文以年自後魏泰和始。以寶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以通者自唐高祖始。以重者自唐肅宗始。以元者自晉高祖始也。

天錢圖曰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章服注曰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寶貨以勸農墾不足也而百姓蒙利後世懷一時之用亦或行之事已輒罷其制始於周景王也

舟六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淮南子曰古人見薪木浮而為舟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蓋黃帝二臣也山海經曰番禺始為舟墨子曰棄作舟又曰巧倕作舟呂氏春秋曰虞初作舟物理雜論曰化孤作舟東晉發蒙記曰伯益作舟王于年拾遺記曰軒皇廢束梓以造舟楫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乃創舟楫合之易繫

事物紀原卷廿四

寶藏堂

訓蓋始於黃帝為是

車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淮南子曰見龍蓮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世本曰奚仲造車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為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累牛馬時奚仲駕馬易之繫辭曰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然則奚仲父子相承不過改制之妙而其制實始於黃帝也故黃帝號軒轅氏

獨推車後漢丞相諸葛亮伐魏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以蜀道險阻難於登涉故爾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

淮南子問謂之江州車子

宋祁易繫詞曰庖犧氏設神農氏作斲木而耜耨木為木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此蓋始於黃帝也

牛犁山海經曰獲種種百穀至其孫叔均始用牛犁也後魏賈思

齊民要術曰趙過始為牛耕在漢成帝以前漢武帝以前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犁耨之法始有趙過也

水車世說子貢過溪陰見一丈人抱甕負水灌園子貢曰不亦勞乎何不鑿冰架渠前經後重以汲水則用功少而功多劉向說

元云衛有五丈夫負水入井灌田終日一區鄉新通下車謂曰

事物紀原卷廿四

寶藏堂

為機重後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可灌百區經略曰馬鈞居于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置水灌之乃得翻車今兒童轉之又漢書帝使畢嵐作翻車引水西南北鄉故又以為畢嵐所制要之起于春秋時子貢為馬鈞畢嵐皆倣其制也

機杆紀原同黃帝之臣伯余初作永隸麻索錄手紐指拉後世為之機杆以成織維之功也

網抱朴子曰太昊觀蜘蛛而為網易繫詞曰庖犧氏結繩而為網若高氏小史亦曰太昊作網吾以取鳥獸然則漁獵之網吾乃太昊所作也

筆。說文曰。筆。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聿。漢。筆。傳。物志曰。蒙恬造筆。輕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晉。成。公。筆。賦。曰。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蒙明乃發。康。十。書。契。採。秋。毫。之。穎。芒。注。玉。度。于。七。經。訓。河。洛。之。機。緯。書。日。月。之。所。經。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熟。人。用。而。不。窮。魏。傳。選。筆。銘。曰。書。契。之。典。自。顓。皇。肇。建。一。體。漢。逐。繁。昌。典。訓。紀。典。匪。筆。靡。修。古。今。注。曰。牛。亨。問。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曰。恬。始。為。單。毛。筆。耳。以。枯。木。為。管。以。兔。毛。為。柱。由。是。推。之。則。筆。已。始。于。蒼。頡。而。蒙。恬。所。製。有。特。筆。也。筆。也。然。周。學。記。開。云。古。未。有。筆。以。事。物。初。略。卷。十。四。

筆。說文曰。筆。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聿。漢。筆。傳。物志曰。蒙恬造筆。輕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晉。成。公。筆。賦。曰。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蒙明乃發。康。十。書。契。採。秋。毫。之。穎。芒。注。玉。度。于。七。經。訓。河。洛。之。機。緯。書。日。月。之。所。經。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熟。人。用。而。不。窮。魏。傳。選。筆。銘。曰。書。契。之。典。自。顓。皇。肇。建。一。體。漢。逐。繁。昌。典。訓。紀。典。匪。筆。靡。修。古。今。注。曰。牛。亨。問。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曰。恬。始。為。單。毛。筆。耳。以。枯。木。為。管。以。兔。毛。為。柱。由。是。推。之。則。筆。已。始。于。蒼。頡。而。蒙。恬。所。製。有。特。筆。也。筆。也。然。周。學。記。開。云。古。未。有。筆。以。事。物。初。略。卷。十。四。

為良當。以蒙恬所造為是。南村野史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廷安石液。主親晉時始有墨。乃漆烟。松煤。夫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汁。貯滿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之。造製。唐高麗。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麝。辰。脂。膠。連。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適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則是墨始于魏晉。而盛于唐之。奚廷珪也。

硯。後漢李元。硯銘曰。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則是硯與文字同。于。黃帝之時也。文房四譜云。銅雀硯。即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掘土。注。之。淨。之。貯。水。數。日。不。滲。又。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生。平。時。物。也。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線。帛。謂之。編。帛。而。簡。重。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皮。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獻。之。和。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造。用。故。稱。為。蔡。侯。氏。東。觀。雜。記。曰。黃。門。蔡。倫。典。上。方。作。納。用。故。麻。造。者。謂。之。麻。紙。用。木。皮。者。謂。之。敝。紙。用。故。魚。網。者。謂。之。網。紙。然。則。今。人。所。用。事。物。初。略。卷。十。四。

貨。載。堂。

几。蓋。若。物。業。談。曰。古。者。坐。必。設。几。所。依。憑。然。非。尋。常。不。之。設。皆。所。以。示。倭。寵。也。周。禮。司。几。筵。掌。五。几。釋。文。曰。几。案。屬。軒。轅。神。聖。仁。智。故。作。必。几。案。之。法。易。孟。子。臨。几。而。臥。則。是。几。與。案。同。制。矣。胡。人。偃。坐。而。牀。者。謂。之。胡。牀。隋。書。胡。改。名。交。床。唐。改。名。繩。床。今。醉。翁。詩。是。也。風。俗。通。曰。漢。靈。好。胡。牀。景。師。作。胡。牀。後。世。名。曰。交。椅。釋。名。云。原。也。自。障。蔽。為。原。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蒲。南。楚。之。間。謂。之。蓬。蒲。自。開。而。西。謂。之。原。通。俗。云。戶。牀。為。原。蓋。于。

之林以竹為之。蓋其相此謂之篋。皆錄連氏所作。

史記黃帝內傳及鍾繇錄皆云黃帝採壽山之銅鑄為子北則

山此內之始也。夏禹後鑄以祭物。白氏六帖云黃帝得禹子以

象天地人三才。禹收九州之金以鑄九鼎。

金鑑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甑。大食之道成矣。

食器史記曰舜作什器于壽丘。肆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內。則是

食器始有虞而堯時不過吸土。則飯土蓋耳。

五洲紀曰周穆王時西胡獻常滿盃。乃三代之時。蓋五也。

注子唐元和初。酌酒用鐃。後改用注子。其制始予元和時也。

器文王讀易至震曰不喪也。大東之詩曰有採練也。注云七

所以取飯食即匙箸也。此三代之制。一曰呂泰造匙。初穀封王

始為象箸。此其子所以與嘆耳。

托子唐德宗建初中。崔寧之女以金盞啜茶。盞熱痛其指。乃取櫟

子承其盞。既暖而傾。又以櫟環櫟子中坐之。盞遂定。絕不損。因

建匠者以漆環易櫟。寧奇之。乃制為托子。以行于世。此托子之

始也。

箕世本曰少康作箕。以掃塵穢。是則始予少康也。

飯帝西漢時許慎曰。陳留以飯。帝為其令人呼為稍。其推此當始

于七國時耳。

維軒轅黃帝之先。以石碾米而食。至是帝乃伐木作杵。似棍形。繫

石作臼于地中。以手搥米而食之。名曰杵臼。極譚新論曰。後世

加巧。因借身碾。確則今之確。乃黃帝之遺法也。

磴世本曰公輸般作磴。磨。編竹木附泥。以破穀出來者。謂之磴。

盤石為止。下相合。研麥為麵者。謂之磨。則磴磨始于同時也。

鏡黃帝內傳曰。帝與王母會于王屋山。乃傳大鏡十二面。隨月用

之。是則鏡造于軒轅也。一曰舜臣尹壽所鑄。

手巾禮記浴用二巾。上絺下絺。雖云上下異用。其名則一。此蓋三

代之制也。

盆爾雅曰盆者古之缶也。呂氏春秋曰堯使質終。擊缶則盆已見

於堯時矣。

扇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爾雅曰大扇謂之

嬰。張敞傳曰。自以便而拊焉。師古曰。以扇而則得其便。故曰

便面。亦曰屏面。世本曰武王作扇。古今注曰。舜廣開視。視宋賢

人以自輔。乃作五明扇。而黃帝內傳亦有五明扇。梁廣府音圖

扇。結曰武王玄覽。建扇于前。然則五明扇者。即今繡紳之所用

故漢公卿大夫皆用之。而武王時作扇者。乃為今日納涼之物

也

羽肅王于年格遠記曰。周昭王時修靈國。獻丹鶴一雌一雄。取鸞翅以為扇。一名條融。一名反景。此羽扇之始也。

杜莊子曰。神農燧然放杖而笑。燧然放杖聲。其後武王時。燧然作林。則林始於炎帝時也。

如意胡絲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絲多織。乃問之曰。昔秦始皇東遊。以金匱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同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乎。則是如意始於戰國。

刀此兵器也。黃帝採首山之銅為刀。始于此。

斧又名威。周書曰。神農作斧斤。皇國要覽亦曰。神農作斧斤。則斧乃始於神農也。

鑿鑿。鑿斷木之器。以鐵為之。鑿穿木之器。以鐵為之。古史考曰。五

莊子作。蓋始於周時也。

經漢律厯志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取竹于嶺南之嶺。谷為黃鍾之管。一節容千二百二黍。重十三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秤之始也。

斗。漢律厯志曰。量。斗。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亦曰。斗。取竹于嶺南。為黃鍾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斗。以井水準。其概十盒。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升。斛。此斗斛之始也。

丈。漢律厯志曰。度者。分。尺。寸。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由于黃帝為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丈為引。此即丈尺之始。

黃帝內傳曰。王母授帝洞霄盤雲九華燈。繫于是注青油于底。以為燈。此燈之始也。

燭。淮南王招致天下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萬靈方。法。燭其一也。餘非民之所急。故不行于世。狀則法燭之起。自漢之劉安也。

針。禮記內則有。紉針。請補綴之事。帝王世紀曰。太昊制九針。則針之制。自太昊始矣。

繩。易曰。上古結繩而治。書序曰。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是繩出于太昊之前也。高氏小史曰。繩。人氏時。結繩。刻木。以記事。然則始於繩人氏矣。

繩。易曰。上古結繩而治。書序曰。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是繩出于太昊之前也。高氏小史曰。繩。人氏時。結繩。刻木。以記事。然則始於繩人氏矣。

雨衣事始曰凡雨衣在周已有之左氏傳云陳成子衣紫綌衣注曰製者雨衣也又穀子曰惟絛油製之及油懷陳始有之也

雨傘風俗通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即傘也張帛夏時人三代時已有此具也

布袋召康公吳公劉之厚於民也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又太平御覽曰古行者之食以布囊貯穀則是布袋實為裹糧之用自昔公劉之時已然蓋在夏后氏之世矣

漆器物類彙編卷十四 十二 寶源堂

漆器韓子曰齊作食器黑漆其內為作漆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諫者十七人則器之布漆斷自舜始無疑也

熨斗帝王世紀曰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人持之而無覺熨斗與熨斗已以為笑樂今人以熨布帛衣服者蓋始於是

算盤留音日札云算籌也或作算通作筭計數者以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盤云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隸書作術客成過曆算法斯興則其制始於黃帝時也

履事文類聚云介子推從晉重耳出奔割股以食重耳其後返國忌封子推隱于綿上山文公求之不出乃燒其山子推抱樹而死文公乃以其所抱之木為履著之以示奉是不忘之意是則履始于晉文公也

事物類彙編卷十四 十三 寶源堂

獄急此章曰果陶造獄風俗通曰三王始有獄蓋商曰美玉

周田園博物志曰夏曰念蓋商曰動止周曰稽留秦曰田園

律法風俗通曰秦陶器始造律漢張敞上疏曰秦陶造法律急

此章曰。尋陶造獄律。史記曰。李愼述律。晉刑法志曰。蔡湛續律。

其文起自魏李恆撰次。唐者曰。時可用律。起自魏文侯師李恆。

然皆累名也。歷代增減不一。唐太宗貞觀二年五月丁亥。房玄

事物初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汰者九十三條。戒沐入徒者七十一條。

五刑舜命皋陶明五刑。此則五刑之始也。然三代以罰則刑宮大。

辟為五刑。蓋由刑耳。唐刑法志曰。隋以前以罪有五。徒。流。之。刑。

鞭笞兼用。數皆指百。隋始定之。笞笞刑五。自十五至五十杖刑

五旬六十至百徒刑五旬一年至三年流刑五旬千里至五千

里死刑二。絞新姓用勒五刑。今世通用者。蓋自隋始也。

囚有罪而繫獄者曰囚在舜時已有之泮水之詩淑問如皋陶在

律獻同。此罪同之始也。

然虞書言災異則外是卦有罪者起於虞舜也。

新屋落成。黃曰。高祖武德二年正月十四日。始創今。以後每年正月。

月九日及寧月十亥日並謝廟外餘處之事起於廟前也

○不首令人補助而以示其類之是神聖者百

不孝故古人雖暴戾死聽其首被水溝史司五月五日浴令老

國作象義賜百官以漢制也。

首級奏法新教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蔬一級者此始於秦時

2,

1

事物初略卷十五

子 98-101

事物初略

明 古兵呂 史貞九父編輯

名域第三十六

甲釋名曰甲以物有孚甲以句樂亦曰甲曰曲曰曲皆堅重一名

周禮考上記曲人為甲帝王世本云抒作甲注於康之子也管

子曰曲尤以金為鐵

子方言曰子謂之鐵或謂之鐵釋名云子第也其末曰猶又謂之

彈中央曰附滿附之間曰洲荀子云彈作弓山海經曰少暉生

鐵始為弓世本云揮作弓注黃帝臣也古今姓纂又曰黃帝第

五子青陽生彈為弓止觀張星始判弓大主祀張星同姓張氏

然則弓始於黃帝時矣

前方言云自開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鐵開而曰箭釋名曰

矢指也言其有所指而迅疾也又謂之前進也孫卿子曰深

游作矢世本曰年彘作矢注黃帝臣也古今姓纂又云黃帝之

孫揮解張星而始制亦自黃帝時始也

聖古史考曰黃帝作弩吳越春秋曰楚琴氏以弓矢不足以為威天

下乃橫弓着臂托機設郭加之力蓋弩之制始於楚琴氏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生於彈生於古之孝

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喪以白茅投之於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

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竹屬木飛上逐禽獸則

彈之制始於上古未有作柳之傳乎

徐二儀實錄曰黃帝與蚩尤戰時即有槍諸葛孔明以木作槍長

丈二以鐵為頭續事始曰孔明置苦竹槍長丈二五寸

蓋黃帝內傳曰玄女為帝置玄素十二主兵是則嘉始於黃帝

也實錄曰商有兕觥以絲為之以蚩尤之首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於華時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盾王子

年拾遺記曰庖犧氏造于此則盾之始也今謂之藤牌者即其

事物初略卷廿六

遺法 孫卿子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詩文云夜行而擊以

代更著也今謂之柝子

可箭袋實錄曰始自有虞氏

按桓寬鐵論曰古者經緯草履皮鞮而已後代以革鞮而不編

六韜曰車騎之將車馬不具鞍勒不備者疎推此當是三代之

制也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一十四 弩製後漢書曰蚩尤師

隨魅與黃帝戰帝命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蚩尤始於黃帝也

黃龍與服志曰黃帝制黃龍為傳云帝將伐蚩尤玄女授帝

以主殺其始也

兵法沈起吳子序曰兵法始黃帝一傳者太公望管仲孫武子

吳起曹操諸葛亮李靖其兵法皆始行於世

陣圖孔明作八陣圖蓋出於黃帝一併之法晉桓溫見之曰此常

山蛇勢也後之列陣者多倣此

先鋒孫子曰軍先選鋒周先王伐北之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是則先鋒乃周制也

又改孫子之書有大改之法蘇曰軍為火牛陣是也左傳桓公七

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曰然之者大改也六帖云此為

火攻之始

水攻國語云智伯攻趙襄子決汾水以灌晉陽以即水攻之始

石漢世廿延壽投石於等倫張安曰范蠡兵法悉石重十二

斤為機可擊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擲之今造城以石是也

益起於范蠡

軍令尚書大禹謨曰有苗弗率禹乃會群臣誓於師曰威服朕命

以傳軍令之始

烽火黃帝出軍訣云有望見烽火之文周幽王舉火召諸侯即其

事也

聖史記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而管樹以營壘之始後兵所居

固曰軍營二十七

戰壘東記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以戰壘之始

忌憚蘇氏實義曰地齊文宣忌憚以僧人黃衣黑袈裟出師之所

避忌今行軍之忌見僧尼者始於此齊也

凱歌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今運軍有樂即其遺

事也

事物紀原卷十六

軍樂

事物初略

明 古異傳 必自九火編輯

音律第二十七

歌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嘆嘆之。嘆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又長言為歌。短言曰謡。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嶺於天乃得九歌九辨以下焉。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夏侯古辨樂論曰伏羲有鬲吾之歌。宗氏春秋曰葛天氏歌八闋以太吳為始。蓋太吳之後十三代乃有葛天氏也。

事物初略卷十七

音律

舞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隨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孟頫引教坊記曰昔陰康氏次葛天氏元氣肇發不交沍未殢民多重脰之疾思所以通引關節故教之舞。呂氏春秋曰陶唐之始除氣多滯伏人生多壅腫故作舞以宣導之。錦袋前書曰樂舞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代之樂。取黃帝以為始。周禮六舞五曰大舞注云無所執以手。詠為威儀舞之即今代之舞始於此也。鼓吹唐樂志曰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威武之德。蔡邕禮志亦云唐紹傳曰鼓吹本軍容黃帝裁成以為樂制也。

樂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主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隋

樂記伏羲有網罟之歌。詠伊耆有耒耨之章。葛天八闋。神農五經。其來尚矣。世本曰伏羲造琴瑟。是始為樂。至黃帝命伶倫考八音。調和八風。為雲門之樂。其事於是乎備。

樂府通典曰漢武帝立樂府。樂府之名蓋始於此。

律呂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南。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若斷而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十二。簫聽鳳鳴以為十二律。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律歷志亦云黃帝命伶倫造律呂。則律呂始於軒轅也。

事物初略卷十七

音律

詞曲筆談曰古詩詠歌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曲。謂之協律。詩有律如聲所詠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其元和中之間已有為之者。王涯之前又有成陽沽酒寶釵空之句。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必所為。場會本事曲云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句居易前于飛卿又矣。王建有調笑令。樂天有謝秋娘。皆在本集。與今小詞同。花間集序云起自李太白謝秋娘。一云望江南。又云近傳一闋云為李句製。即今菩薩蠻其詞之妙非向不能也。以信自白始。青瑣集隋海中有望江南詞。即場會之世已有之矣。

陰氣用事萬物動。風俗通曰。鐘者。兌音秋。兌之氣也。山海經曰。史之孫岐伯。因鼓遂為鐘。世本曰。倭作鐘。呂氏春秋曰。黃帝令伶倫造十二鐘。皇圖要覽曰。帝學造鐘。合而推之。倭乃堯時鐘工。帝學又後三代。岐伯乃黃帝臣。當以黃帝為始也。

鼓風俗通云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禮

記明堂位曰土鼓箠伊耆氏之樂也世本曰夷作鼓蓋起於

伊耆氏帝王世紀曰黃帝熱愛以其皮為鼓山海經曰發乃大獸似牛一足無角皮可習鼓黃帝內傳曰帝戰蚩尤玄女禹帝

事物初略卷十七

三

○資
○放
○勤

製麋皮為鼓以雷震然則今世之鼓始於伊耆氏之土鼓也

○**磬**禮記曰石聲磬以三辨以致死君子聽磬報則思死封還

之臣白虎通曰。啓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盛。說文云。無句氏作。

磬無句克臣也世本云克時磬叔所造樂鍾亦曰磬叔所造皇

國要覽曰帝營造磐石通諱義纂曰黃帝仗陰倫造磐

琴曰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風俗通曰琴者樂之

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恒譚新論曰。神農繼而王天下。控

是始削桐為琴，絃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馬廣雅

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白宮商角徵羽文王

增三絃曰少宮。商絃文曰神農所造。練朱五絃。周文武增二

絃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然琴書曰伏羲氏王

天下削桐為琴長七尺二寸而琴操亦曰伏羲作琴以脩身理

性反其天，真則是作，故太異為確也。

〔琴〕白虎通曰琴閉也所以愍念空慈正人之德也山海經曰帝俊

生要龍要龍始為瑟通臂曰伏羲氏作二十五絃之瑟以刺增

姻之禮世本云扈犧氏作瑟惡潔也使人精索於心導一於行

也其制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曰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

止故破五十絃義二十五絃也由是言之瑟始於伏羲

事物初略卷十七

齊敬堂

琵琶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起長二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

行也四絃象四時也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

琵琶引手却曰琵琶因以為名傳玄琵琶賦曰漢易孫公主嫁昆孫

念其行道之遠思慕故國使知音者作馬上之樂以慰其思故

以方語目之曰琵琶隋書樂志曰曲項琵琶出自西域非華夏

舊器也杜欽云秦末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無靴鼓琵琶

鹿通曰。前者中品之氣也。釋名曰。黃蕭也。其聲蕭。而清也。

五經通義曰蕭乃新竹為之長一尺五寸風俗通曰蕭作蕭其

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而世本亦曰舜造蕭長二尺

然則蕭始於舜

笛風俗通曰。笛漢武帝時丘仲所造。笛也。所以除邪穢。之於

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笛音一定。諸絃歌皆從笛而止。京唐曰

丘仲工其事。不言可造。廣雅曰。蕭謂之笛。有七孔。觀藝文類聚

宋玉有笛賦。然則笛前於丘仲遠矣。又太平御覽曰。黃帝使伶

倫伐竹於昆溪。新而作笛。吹之作鳳鳴。以是論之。軒轅造笛至

漢丘仲愈精矣。

瑟漢風俗通曰。瑟侯一名坎侯。漢武帝初太乙后土。令樂人侯調

依琴作坎侯。言其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後誤為登侯。經

事物初略卷十七

公鼓馬。鄭衛不其地。而有之。遂就鄭衛之音。為深樂。府曰。登

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教。故號空國之侯。其制二十有四

絃。續漢書曰。霍帝好胡登侯。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而

手弄。泠泠音。樂志曰。始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

笙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以受簧也。

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有十三簧。象鳳之數。穆天子

傳曰。而王母令曰。吹笙鼓簧。中心翔。漢武內傳曰。而王母命

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禮記明堂位曰。女媧置笙簧。笙中

之簧也。唐樂志亦曰。女媧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笙始於

女媧矣。

傳子同。第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空準六合。鈔十二。擬十

二月。乃仁智之器也。阮瑀第賦曰。第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十

二。象四時。為三寸。象三才也。風俗通曰。第。秦鼓也。蒙恬所造。漢

者用骨。取以代竹。其音第。然。

杜摯器賦序曰。李伯陽避亂入戎狄。懷土。遂置斯樂。乃據蘆葉

吹之。故曰胡茄。一曰胡茄者。漢鼓。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

得摩訶兜勒一曲。今延平。因胡茄曲。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

事物初略卷十七

樂。有出塞入塞。揚師等十曲。

琴商雅曰。大笙謂之琴。世本曰。隋作琴。注云。隋女媧之臣也。

戴東觀文曰。乃羌人。所吹以驚鳥之樂。何永夫纂文曰。羌胡之樂

出於胡中。其聲悲切。本名悲。樂通典亦曰。胡人吹之以驚中國

之馬。乃以竊為首。以竹為管。樂府雜錄又曰。本龜茲國樂

也。通典曰。果有銅鑿。體似應石。若內有響。今俗猶置板。或呼響

板。以鼓為之。以代鼓。其制始於漢也。

琵琶世本曰。秦李公西作。周平王時。諸侯故詩有秦公。增蘇公。蘇

公作何人。斯以絕之。其詩曰。伯氏吹簫。仲氏吹篳。以言其俱為

王臣思知兄弟其相應和如壘虎也通原曰帝樂一其天也記
作鼓鼓極楊填瓦故樂記以為瑟人德音之音也注填以土為
之大如鸞子說上平底形如拜鐺六孔小者如鸞子虎以竹為
之長八四寸圓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超橫以之小者尺
二寸
音長似笛以筆為之三孔禮記曰土鼓黃樛新籥伊耆氏之樂
也
通原曰帝嘗平於土之說作鼓鼓呂氏春秋曰帝嘗使倭倭
禮書曰鼓之播也有味勝者有既勝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
而小持其柄播之旁耳通自擊是也
其禮記曰夏后氏龍集虞夏樂之制自造鐘磬宜有其儀而歸
之以龍則自夏后氏始也
一絲琴音記曰孫登居白鹿門二山彈一絃琴按道北商時
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是則商時已有之矣
阮季氏寶暇錄曰唐中宗時元行沖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墓中
獲銅鐺之器似琵琶而圓獻於行沖行沖曰此阮仲容所造乃
命匠以木為之音韻清朗難以名之乃以阮仲容姓名呼為阮
公久以其形似月報又合琴別名月琴又名月琴阮其所造之

法置四絃十三柱今人俱立謂之阮也一云唐武后則天時有
蜀人尉郎於古墓中掘得也
女樂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嬖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
作闕漫之樂至晉獻公狄伐虞遺以女樂三人始語齊人饋女
樂自周不皆有而始於夏樂
折板樂府雜錄曰明皇令黃幡絳撰拍板譜曰但有耳通則不失
其節奏通典曰有擊以代拍折擊節也因其殺以節律拍板是
出於擊節也又晉魏之代有宋境魯擊節能以拍板而代擊節
則拍板之始也
鼓坊唐明皇開元二年從蓬萊宮側始立鼓坊以疎散樂俗使遠
近之戲伶見鼓坊使伶以舞始也

事物初略

明 子吳昌 以九父編新

鳥獸第五十八

家鳥所生春秋起命也曰火以海鳥。孝鳥何知孝鳥陽精陽天

之意鳥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

鳥。主生鳥則混沌方開遂有飛鳥也。

命於春秋命曆序曰伏羲造人氏始名物蟲鳥獸則鳥獸之名始

於伏羲造人也。

風風確曰風確曰風春秋運斗樞曰天恒得則風風翔而書中候

事林廣記卷十一

曰堯即位七十載風風止足巢阿閼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

治風風來祥於庭春秋合歲圖曰黃帝遊玄危洛水上與大司

馬容光等臨觀風風樹圖曰帝前韓詩外傳又曰黃帝時鳳乃

歲日而至止於帝園集梧桐食竹實後身不去然則鳳凰自黃

帝時始來也。

野鸞鳥白鸞鳥書中候曰黃帝時鸞鳥來儀則鸞亦始來於黃

帝時也。

瑞應圖一陽成王時來上者養者老壽道德不以新失舊則生

杜鵑格物論

號皇帝有人驚靈死其屍浮水上至鼓山下又復生望帝見

之用為相而後已之德不知驚靈讓位驚靈立號開明望帝白

逃之後改讓位不得而死為鵲每年春月開畫夜鳴其聲哀

痛口中流血蜀人聞之同是哀望帝魂也一云望帝每歲春日

棄位出遊被臣徐給龍孫位望帝將歸季龍拒之不得入自懸

而死化為鵲故春月悲鳴同訴其怨。

傷魂鳥拾遺記曰漢惠帝元鼎元年改為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

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當時博物者云若

事物初略卷十一

帝毀崇尤有離虎按嗟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并以重

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其

後晉初漢僧其名為相弘。

野雞春秋運斗樞曰歲星散為雉類書纂曰漢呂太后名雉漢人

律之改雉為野雞此名野雞之始也。

鸞鳥金精鈞喙狀似劍劍善搜捕也今七月鳩化為鸞則

是鷹乃鳩化也。

精衛淮山有小青鳥名精衛昔炎帝之女渡海溺填颺化精衛嘗

叩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此精衛之始也。

鐵衣使者天寶遺事長安楊崇義劉氏與今兒李余私通謀
害崇義作井中劉氏訴官詣府居崇止點題忽而殺家主者
李余也遂訊得實有司奉符帝封為綠衣使者
飛奴開元遺事張九齡少平時養群鶴每與親知書繫於鶴足飛
注投之目之為飛奴以此為飛奴之始
金衣公子開元遺事云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鸝呼為金衣公子以
得名之始也
鶴鳴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思難蓋此鳥飛則鳴行則振長尾背青
反色腹白頭下黑如連身首尾相應故以此鳥比兄弟也
義初澤集曰晉王羲之性愛鶴山陰道士好養鶴羲之注觀馬
當善悅園求市之道士云為感寫道經當奉群鶴贈羲之欣然
寫畢龍驚而奔故後人名為義愛也
許難聲列仙傳曰汝陽祀難翁居尸野北山下養雞千餘隻有
者字某極作樹朝日放散呼名即至故令人呼雞曰視者本
此又通俗傳曰雞本朱氏翁化為之故尊雞皆曰朱翁
雞春秋以情符曰解一節解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制後石制
即前出於節賜冠子曰解者有符之數陰之精也通經曰書
雞解雞遊於苑園則天賦解者有符之數陰之精也通經曰書

馬風俗通曰馬一足俗號獨馬及君子與人相見或曰馬
行日明昭前四大故曰一足或曰反馬縱橫連蹄一足或曰云
馬死賣得一足帛或又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
為足與馬相足耳然家語而載賴子見於門馬云是一足疎
孔子曰馬也蓋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今之謂馬為一足者始
此
狼狽類纂曰狼無前足附狼行失狼則不能行故舍平大指者
今人皆謂之狼狽也
狼狽狀似狗頭高前廣後其所以處多藉草穢亂故云狼狽亦曰
狼皮

碑頭狀此狀名為最盛蓋龍種也平生甚好火故碑頭上刻其形

以鎮之

鐘上狀此狀名曰蒲牢亦龍種也平生甚好鳴故鐘紐必鑄其形

也

佛座獅子此狀名曰狻猊亦龍種也平生好坐一名白澤

殿角獸名曰嘲風龍種也平生最好陰故置於殿角之上

獬豸即辟邪狀也似牛二角能觸邪也故有廷令觸之能別曲直

故侯思立對武則天曰獬豸不識字而觸邪今府州縣治地

必圖此狀者亦取其能觸邪安別曲直之意耳

事物初略卷十八

資政堂

方上龍吻名為睚眦古人所謂睚眦之隙必報也以狀平生甚好

殺故刀上取其遺像也

石碑坐狀號曰霸下龍種也此狀平生好負重故置於石碑之下

駉脊狀此狀名為螭吻平生好吞故駉脊狀頭象其形也

廟前刻狀琴上狀名曰回牢平生最好音故胡琴上用以飾之

獸門獅頭名曰狴犴亦龍種也平生最好訟故獸門圖其形

窮奇封山狀也狀如牛驥尾大聲勇能食人故後人以為凶人之

號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誌貞九父編輯

嘉魚第二十九

以類書曰蛇與雉交而生子曰樂以蛇四足能害人陸陸曰螭青

赤即蛟也或曰蜃也又魯王到云正月蛇與雉交去郊遇害即

入土數丈為蛇形經二三十年乃能升騰外不入土但為堆耳

是則蛟之始也

禹賊燕南越志曰鳥賊魚當自浮水上見見以為死往察之乃摸

取鳥故謂之鳥賊昔秦始皇遣使於東海之上棄筆袋投海乃化

為蛟也

資政堂

事物初略卷十九

面魚夷志曰昔越王食魚不盡以半棄之水魚變化生無半

面故名半面魚

搜神記曰舊說有人遠近有一女馬一疋女思父乃戲馬曰爾

能為我迎父我將嫁汝馬乃領鞭而去果迎父來後馬見女輒

怒父問之具以告父乃殺馬曝皮於庭女至皮可白爾馬也而

欲人為婦自取屠割言未竟蹶然起捷女而行父失如後按

大桑樹間得女乃皮盡化為猿懸樹上爾厚大異常後人想像

謂之馬頭娘子故繫頭似馬頭也此在高辛氏之世

螢火吳入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秋火一名天
一名攝火一名扶火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是則螢為腐
草所變也

蟬蟬爾雅曰蟬蟬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也
一名蟬蟬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此云是蟬中云陰雨而為
之朝生夕死則蟬蟬乃生於蟬中

蟬蟬爾雅曰蟬蟬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也
一名蟬蟬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此云是蟬中云陰雨而為
之朝生夕死則蟬蟬乃生於蟬中

蟬蟬爾雅曰蟬蟬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也
一名蟬蟬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此云是蟬中云陰雨而為
之朝生夕死則蟬蟬乃生於蟬中

蟬蟬爾雅曰蟬蟬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也
一名蟬蟬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此云是蟬中云陰雨而為
之朝生夕死則蟬蟬乃生於蟬中

蟬蟬爾雅曰蟬蟬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也
一名蟬蟬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此云是蟬中云陰雨而為
之朝生夕死則蟬蟬乃生於蟬中

蟬蟬爾雅曰蟬蟬渠略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蟬也
一名蟬蟬蓋朝生暮死詩義疏曰與此云是蟬中云陰雨而為
之朝生夕死則蟬蟬乃生於蟬中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蜚蠊蜚蠊亦曰童蠊一名天雞好以七月研飛暗天海邊或食之
是海中蝦化為之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彥貞父編輯

草木第三十

楓廣軒報記云黃帝殺蚩尤。擲其械於朱中之上。化為楓林。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械。化為楓樹。

一拾紅青瑣高議云楊家紅者。實記句面脂在手。印花上。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遂改為一拾紅。

琴竹博物志曰。舜崩。蒼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湘水。淚染竹。即斑斑斑竹之始也。

海棠李贊皇集云。花木以海棠名者。悉從海外來。海棠是也。

胡桃晉劉昫母書曰。胡桃本生西苑。外則樹內柔甘。質似古藤。博物志曰。張騫使外國還。乃得胡桃種。則中國之有胡桃。自騫始也。一名毛桃。以其來自西苑。故名。一名核桃。蓋因後趙石勒捨胡更名核桃耳。

荊州荊陽雜俎曰。本出大宛。張騫使西。致有白黑黃三種。一名馬乳。一名黑水精。乾者曰番桃。

石榴古先中國無石榴。漢張騫奉使。從安息國得其種。歸於名石榴。陸機與弟書曰。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金林安石。

榴也。又有名海榴者。格物彙談云。石榴亦有從新羅國海外來者。故名海榴。

東陵瓜漢書云。邵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以其瓜美。故世號東陵瓜。從邵平始也。又號青門。

含羞鬼谷子曰。櫻桃一名含桃。蓋其熟時。為鶯鳥所食。故名含羞也。

此君竹曰。此君。晉王徽之。字子猷。寄空宅中。使令種竹。嘯咏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一君之君。始於此。

十八娘荔枝名十八娘。其色深紅而細長。俗傳閩中王氏有女。歌此品。因以得名。

嘉慶子類纂曰。東都嘉慶坊有李甘美。稱嘉慶李。今俗稱李乾為嘉慶子者。本此。

茉莉佛書翻譯集云。茉莉曰莫華。堪以誇夏。洛陽名園記作抹麗。五十朋作抹利。洪景廬作末麗。又有謂素馨即茉莉者。陸賈南行記曰。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茉莉不隨水土而變。與橘花為類。皆不同。南方草木記曰。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者。

大蘇紀原曰。張騫使西域。得大蘇種。而澤則蘇自漢始有之也。

蘭此大芝也。天陰生。見日則死。一名日死。故不知月之終始。

也。崔云其上芝類生暮死。時者不及期。者不及時。然則則生於其上也。

芝麻。古稱胡麻。子拔曰張。張使於大兒。得其種。植於中國。故謂之胡麻。以其出於胡地也。石勒之時。諱言胡字。改曰芝麻。蓋自漢時始有於中夏矣。

諸葛菜。夏青。秋黃。雜。人謂之諸葛菜。蓋因諸葛孔明。出師必食之。種於菜也。

蒲頂草。古者名蒲。張。張使。而後大夏。淨其種。而種之也。淨神農本草云。柳花一名柳絮。入水。經宿。化為萍。則萍乃柳花所化也。

醉草。開元大寶遺事云。興慶池南岸有醉草。葉紫而心殺。有一人醉過。指草傍。不覺失持。酒態。後有醉者。摘草。與之。遂醉。醒。故曰為醉草。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益貞九父編輯

稱謂第三十一

鉅公。天子曰鉅公。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鄭志曰。武帝東巡海上。至東萊。群臣有言。見一父老。牽狗。云。吾欲見鉅公。忽而不見。是則稱鉅公之始也。

天家。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言天子無外。天下為家。故曰天家。

宅家。資暇集曰。天子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取府。故曰宅家。初略卷三十一

宅家。初略卷三十一

大家。顏綬曰。漢魏以來。宮中呼官家為大家。

椒房。稱皇后曰椒房。漢官儀制度曰。以椒塗壁。取溫暖。除惡氣也。或云。椒實。善衍之義。欲子孫眾多也。所居之殿曰椒房。所居之殿曰蘭殿。北史云。非蘭殿。以正位。踐椒。與而齊體。

青宮。太子曰青宮。神異經曰。東明山有宮。青石為牆。門有銀榜。以青石鑲。題曰天地長男之宮。以稱太子。青宮實本於此。又曰。東宮。易云。震為長男。又云。帝出乎震。上屬東方。以故主宮。於東。復稱東宮也。

東宮。易云。震為長男。又云。帝出乎震。上屬東方。以故主宮。於東。復稱東宮也。

少海 山海經曰元泉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也
太子曰少海言太子即少海衍其派也

前星 太子又曰前星晉天文志曰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
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九重 天子之門有九謂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庫門雉門
應門路門象天有九重之膏也故曰九重

楓宸 類書纂曰天子所居北辰之宮曰宸蓋始於漢時宮殿之側
多植楓樹故謂之楓宸也一曰楓陛

黃扉 百官志曰漢丞相金印紫綬黃扉黑幘所以異車服於百辟
韓愈切韻卷三十一 黃扉堂

黃閣 漢書儀云丞相聽事閣曰黃閣則稱宰相所居曰黃扉亦
曰黃閣始此

沙堤 國史補云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
私第至於城東街名曰沙堤

三槐 周禮建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敷廡在其後故今
人稱三公為三槐者始此

火城 李肇國史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少至阿
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製竹成燭以避
之必稱火城之縣也

鳳池 晉荀勗為中書監除尚書令入賀之前曰奉吾鳳池池諸
君何賀耶蓋中書近禁地故云以稱鳳池之縣也

相府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筆行呼而不名帝
所親依至解衣上之雖外有宰相主大機而贄常居中恭裁可
否時謂之內相故今人稱翰林曰內相本此

玉堂 蘇易簡為學士太宗設玉堂傳其說乃御書四字曰玉堂之
香以賜本院掛於玉堂之上賜諱云翰林承旨貴清淨玉為堂
此名翰林為玉堂之始也

玉堂 唐志云唐德宗移翰林院於金鑾城此翰林稱鑾城之始也
韓愈切韻卷三十一 玉堂

水街 陳旌年任翰林清簡是為當時號為水街又曰一條水此翰林
林街稱水街之始也

金馬 漢書云金馬門在未央宮中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
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徐崇皆待詔金馬門即此以稱
林為金馬門本始於此

香案 史記居舍人執筆隨宰相入殿史香案主殿下元稱云我是
玉皇香案吏也故稱翰林為香案吏

辟雍 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頌宮故稱國子監為辟雍者始此
洛門 漢明帝幸辟雍講諸儒經經紳環洛門而觀聽蓋洛門也

洛門 漢明帝幸辟雍講諸儒經經紳環洛門而觀聽蓋洛門也

橋門得名之始也

廣文博士唐鄭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吏為置廣文館以度為博士度聞命不知廣文館司何在訴宰相軍相曰上增置國學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度乃就職此稱博士曰廣文者始也

大長天府隋百官志曰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政令之所由宣運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以稱書為文昌天府也

慎若李固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乃陛下之喉舌以尚書稱喉舌之始也

書之職故今稱侍郎曰尚書又曰尚書亦曰尚書亦曰文昌府

外均四海天子之相也百官與職官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澤其平是之謂均其各始指周也又曰天官

地宜周禮地官司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注云地

官也司徒主人象也故今稱戶部尚書曰地官

秩宗廣書注曰秩宗典三禮蓋典者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

執之序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有神之官而專以秩

宗名之者山宗廟為生也周禮謂之宗伯亦猶此意故今之稱

禮部尚書曰秩宗始指有虞而向宗伯者則是周人稱官職也

司馬同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云夏官卿主戎馬之

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呼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

寡初晉得其平也律政謀是稱馬故司馬為官金之稱兵部

司馬同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云夏官卿主戎馬之

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呼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

寡初晉得其平也律政謀是稱馬故司馬為官金之稱兵部

司馬同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云夏官卿主戎馬之

清選陳中師太常少卿制曰立國之大禮樂為先今之太常實兼其職兼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太常官為清選者始於此也

驄馬使通鑑漢桓典為御史時嘗執政無不遵忌典嘗乘驄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烏臺宋博傳前漢御史府有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嘗有野鳥數千棲止朝奉夕來故曰柏府亦曰柏臺又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號曰烏臺

繡衣御史漢書法列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也繡衣御史漢武帝所置

鐵面宋趙抃字閱道少孤貧舉進士及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蓋始於此

黃堂類書纂曰昔吳郡太守乃楚中君黃歇之子假君所居之殿因致為大焚塗以雌黃故曰黃堂今稱太守所居之堂曰黃堂始于此也

五馬禮云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細馬左驂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名五馬

符字文紀云初典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案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要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商便也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也故稱太守曰符守

獨立使君五代裴俠守河北入朝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謹事君政績為天下第一有知俠者與之俱立裴點狀朝野嘆服號獨立使君今之贊揚太守者曰獨立使君本此

蜀人謂之曰天璣燭今稱能折獄太守者始此

天下長者前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田叔請其人帝曰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鑄脚刺史唐薛大問守滄洲郡德本守瀛州賈敦願守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鑄脚刺史

駕漢制別駕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駕故謂之別駕今稱通判曰別駕其名始於漢也亦曰半刺

洛陽主人周趙肅洛陽人早有操行授同州治中狼狽不遵太祖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唐詩

云百里春風同草野一輪明月始琴堂今稱縣治曰琴堂蓋始於治軍父也

初封晉潘岳為河陽令公餘植桃李花滿縣號曰河陽一縣迄今稱縣字曰花封蓋始於此

富封稱縣令曰富封蓋縣之所治不過百里易曰富震百里故謂之富封

仲尼唐喬智明為陰處令民安之號為神君又黃海為重陽令亦號為神君陰處音林間今稱好令為神君本此

忠父唐房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故稱縣尊曰慈父

保障趙商子使尹鐸治晉陽將行請曰為要絲乎為保障乎商子曰保障哉商絲謂督稅歛使國殷富保障則愛其民以保障也今稱縣尊為保障始此

晉府南郡新書曰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時為縣丞二人俱有殺氣嘗論事移時吏人私相戲曰長官道兩贊府稱時如此乎終日不和也稱縣丞為贊府始於此

清員唐陸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平講按州縣最惟景倩曰清員今之稱縣丞為清員本此

清員唐陸景倩為扶清丞按察使平講按州縣最惟景倩曰清員今之稱縣丞為清員本此

負必唐莊斯立為藍山丞始至謂然曰汝幾幾哉奈不負丞而丞

喜負余庭有老槐四行對峙二松斯立於其間有問者稱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今之作丞曰負丞某邑始此

少府稱典史曰少府文苑英華按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贈華陽少府如以常自唐初縣尉多稱少府也

金灘灘縣康駢賦錄曰唐河南伊閭縣其縣中之俗伍每有入臺者其縣前水中必先有灘出石礫金沙澄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色條列延觀之老吏曰必不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變灘鵬立僧孺祝曰既有灘何惜灘鵬安未竟一變

飛下不旬日召拜兩臺御史蓋灘鵬為若五色尾有毛如紅蛇小於鵬今奉典史者必曰當有金灘灘鵬之兆本於此也

五色棒魏志曰曹操初舉孝廉為北都尉遣五色棒懸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歛迹故今之奉典史曰錄棒堂咸始於曹操也

仙吏六帖曰一命仙吏蓋神仙之吏也今稱典史者本此

建幕幕官者建幕知事昭應簡敘典史也南史王僧虔用度果之為

衛將軍史蕭河與僧者曰政府允條實難其選度景行延錄

米天恭何真卿時人以入食府為蓮花幕故以書差之今之

福送華者本此

猶失李海前載而說其一以士人鼻居新野之野。漢驢鼻初。其。色。從。指。其。驢。狀。而。名。之。又。曰。鄭。有。驢。鼻。出。於。其。清。州。之。東。以。車。已。名。族。故。曰。驢。大。皆。自。鄭。地。起。也。海。前。以。為。皆。謂。曰。其。能。舉。大。事。而。已。今。之。稱。勇。才。為。指。大。者。本。此。

鼻祖始也。楊雄方言曰。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育。蓋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二曰。人在母胎中。惟鼻有鼻。然復有。可。同。故。謂。始。初。為。鼻。祖。也。

太人漢霍仲孺。年陽人。涼。縣。吏。僕。後。平。陽。侯。康。壽。家。其。傳。妻。衛。事。物。初。略。卷。三。十。一。

少兒私通。仲孺更卑。歸。髮。時。生。霍。光。自。少。絕。不。相。聞。不。知。少。兒。已。生。霍。去。病。後。去。病。為。驢。鼻。得。軍。擊。匈奴。至。平。陽。館。驛。遣。使。迎。仲。孺。視。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大。為。買。田。宅。而。奉。以。稱。父。為。大。人。之。始。也。

母大人漢范滂。以。靈。細。得。以。謂。母。曰。惟。大。人。則。不。可。惡。之。思。勿。增。戚。戚。此。稱。母。為。大。人。之。始。也。

稱妻稱父母曰。傳。堂。非。十。日。上。古。有。大。椿。樹。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毛。詩。云。馬。得。草。言。樹。之。背。以。草。合。秋。食。之。食。人。體。貴。則。稱。父。為。椿。取。有。壽。之。義。稱。母。為。堂。取。忘。憂。之。義。也。

論梓稱人父子曰。賢。橋。梓。世。說。云。周。公。之。子。伯。禽。與。周。公。之。弟。原。叔。同。見。周。公。三。見。三。宮。之。伯。禽。笑。知。其。故。乃。問。伯。禽。子。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蓋。注。觀。之。二。子。注。觀。見。橋。木。為。而。仰。梓。木。實。而。俯。遂。告。伯。禽。子。南。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則。稱。橋。梓。之。故。始。於。此。

豚大自稱子曰。豚。犬。昔。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見。子。豚。犬。耳。此。豚。犬。之。呼。始。於。是。也。

難兄難弟。稱人兄弟皆賢曰。難。兄。難。弟。漢。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群。與。李。方。子。孝。先。即。陳。思。爭。論。父。功。德。不。決。乃。問。於。祖。陳。寔。曰。曰。

事物初略卷三十一

兄方難其兄。李方難其弟。言兄弟皆賢也。今以之稱人兄弟始於此。

蟪蛄。包養子曰。蟪蛄。蓋。蟪蛄。於。桑。上。小。青。虫。也。蟪蛄。負。置。木。孔。中。呼。曰。蟪蛄。類。成。七。日。遂。變。為。已。子。注。云。細。腰。蜂。也。今。人。稱。蟪蛄。子。者。始。於。此。

丈夫周制八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其稱始於周人。

改父稱妻父曰。歡。父。亦。曰。歡。翁。亦。曰。泰。山。蓋。泰。山。有。丈。人。峰。故。稱。丈。人。者。本。此。然。難。祖。又。曰。唐。明。皇。求。封。以。張。說。為。對。神。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之。塔。那。額。官。九。品。同。說。連。五。品。古。宗。怪。

而時之。雖不能對。黃帝對曰。此泰山之力也。後人之稱妻父為泰山。其原出於此。說也。於是妻之母。遂稱為泰山妻之伯叔。復稱為列岳者。

細君漢東方朔為郎。伏日。武帝賜諸郎肉。朔獨拔劍刺肉懷去。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罪。漢也。復制制肉。亦何壯也。刺之不多。又何原也。歸還。細君又問仁也。上笑曰。今爾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肉。今遣細君。蓋古之命婦。有大君之稱。細君者。謙詞也。今稱妻曰內子。亦曰細君。本此。

鄉里俗語有鄉里夫妻。步。步。弟。弟。至。至。言。言。鄉不離里。始夫不離妻也。

鄉里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誰堪持作夫。而史張彪傳亦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可據也。

鄉里北地馬群。每一牡。得十餘牝。而行。北皆隨牡。不入他群。故今稱婦曰。妻。蓋本於此。

素姑稱夫曰素姑。蓋始於古。樂府云。素姑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詩句也。

如夫人左傳云。齊桓公好色。多內寵。內嬖有如夫人者。於人。於人。世稱人妻曰如夫人。蓋始於此。

阿婆古人多稱阿。如示阿成阿連之類。今猶仍之。或著婦姓。如阿婆。

於曹操之稱阿瞞。漢武帝已呼皇后為阿嬌。此語始於漢時也。

綰髮語林曰。馬融教後生。使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故後人稱師席曰綰帳。始於此也。一曰。武。武。孟。孟。家也。凡講問席間客。一夾之地。足以指畫也。出禮記。

姬語師古曰。姬。本周姓。貴於數國之女。故婦人美。稱姬。馬左傳曰。雖有姬。妾無棄蕉萃。注。蕉萃者。陋賤之女也。兼稱妻者。周封于八百國。惟姜姓齊國大。於眾國。故與姬並稱耳。

下事文顯。顯曰。晉文公從者有介子推。逃國。忌封。隱於綿上山。事始於此。三十一。 寶鏡堂

中後求之。不出。文公乃燒其山。子推遂抱樹而死。文公思之。不己。取其所抱之木為履。著之。母願履。慨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妻始於此。

右卿同輩相呼曰君。或曰卿。秦漢以後。君呼臣為卿。蓋期之以卿也。此君稱臣為卿之始。隋唐以來。則稱公。稱公。稱公。以下則稱卿。

閣下沈約宋書云。三公黃閣。其事前之無文。按士。士。與天下同。公侯大夫。即異。注云。三公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示謙不敢斥專。以自漢制。閣下之呼。出自此矣。故今呼三公曰閣下。

月老唐韋固旅次宋城。遇一老人。倚囊坐。向月檢書。固問何書。老

細腹番鄰聲嘗使門生求婚於王導。使過觀東廂子弟。一人獨
 坦腹東床。訪之。乃王逸少也。遂妻之。今人稱婿曰坦腹。始於此。
 事物初略 卷三十一 一四 資敬堂

宅相晉魏舒。舒為外家竇氏所養。竇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為外家成此宅。相後魏舒果為晉司空。今稱外甥曰宅相。本此甥猶止也。以其異姓故言外。

渭陽詩經註云。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晉文公重耳遠驍姬之難。出亡在外。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時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曰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至渭陽者東行送之於成陽之地也。後人稱母舅曰渭陽。蓋始於此。故晉時袁湛曾責謝綸曰世無渭陽情也。

事物初學卷三十一
十五
叢林梵語真筌。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故僧聚處名曰叢林也。
上人摩訶般若經云。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又增一經云。有遠德者名上人。又律瓶沙王呼佛弟子為上人。又古師云。內有知德。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曰上人。今之稱僧為上人者。蓋始於佛經中語也。
沙門漢紀云。沙門猶言息邪也。言休息私歇。不致妄想邪惡。以至無為也。今人稱僧家為沙門者。本此。
飛錫錫杖也。舒州潜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司徒于梁武帝。以二人悉具霞通伴。外以物識其地。道

人云某以竄止處為記誌公曰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崔之飛
去至覺將止忽聞空中飛錫板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因各
新機築室焉故釋子稱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者始於
此後梵語中有拓闢提奢之說故稱寺曰拓提此通鑑唐武宗不
信佛法毀拓提蘭若四十萬區可証也蘭若亦寺之孤寂處後
人誤以拓為招故稱招提
後漢塞化胡經曰沐沙塞有加夷國當初胡王惠之使男子
可塞嘗妻因就男為後妻塞女子以男為加夷所掠又妻其夫
為夷所困因就其女為後妻矣

事物初略卷三十一 十六 寶教堂

檀那唐胡言施主稱檀那者即錢陀為檀夫鉢底又稱檀越者謂
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也此語始於唐時矣
大虛中唐李虛中為御史大夫漢於五行以人之姓生年月日時
所值日辰干支相生勝衰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
百不失一故令人稱星士曰大虛中始於此也
子卿史記曰姑布子卿相孔子其額似充其項顙果陶其肩顙子
臣自腰以下不及高三寸身長九尺六寸累然若農家之貌
今稱相者曰子卿本此
秦項顙者纂曰蒼頭之名起於七國至漢始名以曰蒼頭猶言黔

首也今之行奴為蒼頭始此又曰蒼兒
便了有才幹之僕稱曰便了蓋始於漢王子淵從成都楊家婦出
買僕時戶下有一髯奴名便了決賣萬五千與立券約從百使
後故耳
海山使者晉陶侃家僮百餘人惟一奴不喜言語常默坐侃一日
出郊外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怪之曰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
夜失其所在令人稱奴曰海山使者本此

事物初略卷三十一 十七 寶教堂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誠貞九父編輯

人紀第三十二

通曆曰帝王五運歷年紀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十一姓
 姓之始宜起於此而帝王世紀至太吳始曰庖犧氏風姓易類
 是數謀曰黃帝推律定姓宜姓又自太吳始而言黃帝定姓者
 同生賜姓之始也風俗傳云張王李趙為黃帝賜姓
 春秋左氏傳曰天子則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命氏之
 原尚矣天皇后降皆稱姓姓古亦曰氏也

事物初略卷三十二

資政堂

族望章談曰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盛著。自和
 越人物以氏族亦不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專以為貴賤。如天
 則以利利姿羅門為貴種。其餘為庶姓。是也。國王大臣各有
 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庶姓。雖有勢。亦自甘歸大姓。
 後魏據中原。此族遂盛於中國。唐末方盛也。
 帝室世紀。神農氏名女登。春秋命新曰任。任感龍生帝。姓
 太吳。以龍紀字。故為龍。即為龍名。是則名始於伏羲之前也。
 字禮記鄭時。雖曰冠而字之。然其名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字所以
 貴者。帝王世紀曰。少味帝名。擊字。光陽。是則金天氏始為字也。

詩周禮小史之職。有書詒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年。哭以木鐸。
 拘於道路。拾故而諱。新注云。故高祖之諱。新。死。若之諱。在氏
 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吳諱名。自周始也。

花柳古者書名。改在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倣。唐韋陟每書
 陟字。自號五雲。體俗。及相繼。率以為常。復有不取其名。出於機
 巧者。此花柳之初。自韋邵公始也。

物故類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云。不欲斥
 言。但云其衣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必曰之憂。類纂曰。背實客張瞻將歸。夢炊白中。問卜於江淮王生。
 生曰。白無釜。君歸不見妻矣。瞻歸。妻已卒。故慰人喪。妻曰。炊白
 之憂也。

鼓盆喪妻亦曰鼓盆之戚。蓋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箕踞鼓盆
 而歌曰。嗟。嗟。浮世事。有如花開。即要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
 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曰。被他人。馬。被他人。妻。被他人。戀。
 子被他人。打。以此。傷心。相。看。淚。不下。故云。鼓盆之戚也。

喪明家語云。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
 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提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注喪明。傷目
 也。今之慰人喪子曰。無歸喪明之惑。本此。

喪明家語云。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
 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提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注喪明。傷目
 也。今之慰人喪子曰。無歸喪明之惑。本此。

喪明家語云。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
 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提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注喪明。傷目
 也。今之慰人喪子曰。無歸喪明之惑。本此。

喪明家語云。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
 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提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注喪明。傷目
 也。今之慰人喪子曰。無歸喪明之惑。本此。

喪明家語云。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
 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提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注喪明。傷目
 也。今之慰人喪子曰。無歸喪明之惑。本此。

修文地下春秋時蘇軾年。後從弟。蘇軾見軾即問。此何事。軾曰。顏回卜商見為地下修文郎。今之說文。人死曰修文。地下為修文。

白玉樓成。挽文人死。又曰。白玉樓成。昔唐李賀將死。有緋衣駕赤虬召賀。緋衣曰。天帝命白玉樓成。立為記。天上惡樂。不若此。其說實始於此。

歲在龍蛇。拾遺記云。鄭玄夢孔子告之曰。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歲。知今年終。識云歲在龍蛇。賢人嗟故。後人仿有德之士。用歲在龍蛇者。本此。

生男一末。漢郭林宗有女。長徐。稱注平之。買此男。一末於閨前。而去之。衆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手生男一末。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今人子。後皆曰。生男一末者。始於此也。

月犯少微。續齊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載連雲。至夜。敷時人。長之。後而敷死。衆驚其占。今人說有德之士。用月犯少微者。始於此。

玉帝時。庚亮將薨。何充嘆曰。埋玉樹竹土。更有何人之情。意能已而不思。念乎故人。遂曰。埋玉木。此也。

成也。蔡定公之除。而阻不。能成。莫事之禮也。故今人謂能成。莫事者曰。奉哀。

祖載。葬初出柩曰。祖載。向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柩於庭。乘輜車而辭。祖稱。故曰祖載。

屍。中山玉樞經曰。人身並有三尸。九虫。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至為之大害。三尸者。上尸名彭矯。又名青眼。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又名白眼。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又名赤口。好色。給。又曰。上尸一名青姑。一本作青。上尸一名白姑。一本作白。下尸一名血尸。一本作血。三尸之

氣。能使人。生。籍。欲。食。人。進。死。魂。升。於。天。魄。入。於。地。黃。泉。唯。有。至。凡。獨。在。地。上。遊。走。謂。之。曰。鬼。或。曰。時。人。節。三。莊。祭。絕。不。精。神。與。之。作。禍。害。伐。人。性。命。三。尸。之。狀。如。小。兒。或。似。馬。形。時。有。積。聚。毛。五。三。尸。心。既。死。則。由。作。鬼。平。如。人。出。時。形。像。衣。服。衰。頹。貌。又。鬼。之。增。死。亡。堪。實。非。六。人。靈。也。以。鬼。之。始。也。

子 98-123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品 卷九 文編 輯

事類第三十三

賞賜尚書曰車服以庸。自唐虞已然。尚書又有功懋。賞周亦不

車馬若服之等。皆賞賜之始也。

借緋通典曰。開元八年二月。勅都察御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是

則借緋之制。自明皇始耳。

借紫唐武后。天授二年八月。右相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借紫衫

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訖言。仍舊著紫衫金帶。則借紫之制始

事物初略 卷三十三

於武后時。故字也。

時服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賜近臣冬服。又按杜子美端午詩

云。宮衣亦有名。端午秋恩榮。蓋時服之賜。唐時已有矣。

幸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

行在天子所至處曰行在。蔡邕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居

處為宮。乘車輿以行天下。所至去處皆曰行在。

御天子之衣服。加於身。飲食之入於口。妃妾之接。皆寢。皆物之用

於手皆曰御。

大行天子所前未有定諡。故曰大行皇帝。

休沐史記

別第春申君。賜歸故室。則告假已見於戰國時漢律

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唐永徽三年二月十日。以

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休則始於唐高宗也。

休沐始於漢。其以旬假休。則始於唐高宗也。

錄續供事 呈明紀略云。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柳有才

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仕。而以某子代職。今太醫院官秩澤

錄籍供事始此。

世王經博士 紀略曰。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

為翰林。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

事物初略 卷三十三

欽字代聖 古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

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則欽字始於聖明

也。

罰俸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罰。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過

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始此。

七地供地 爾勝楚開云。太祖嘗微行里市。問遺國子監生。列入酒

坊。時坐案滿案。唯供土地神几尚餘。移之在後。曰。神姑讓哉。坐

召與生對席。賦詩稱旨。明日召與生。按察使秩陵人家至今供

土地神在地者。蓋始于此。

方中式野記云舊傳太祖召楊維禎維禎帶帙巾以見上問何中
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一云有司初
進縹方其項以手按便伺後生如民字形遂為定製此方巾
之始

丁德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菜用十一日丁未
定為丁祭之始也

兵部無著榜野記曰南京兵部門無署榜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
皆有衙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本故兵部至今猶缺者始
於此也又寒齋瑣錄云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而兵部

重傷初略卷三十三 資敬堂

之扁在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莫知所自姑且具聞上不
之省其以亦去矣之意至今不敢復揭耳

軍卒代造貽謀錄云前代都里皆役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
異于古而都亭役兵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

五月敕諸道州府軍卒代百姓為役夫特置通年優其廩除
遂為定制此軍卒代造始於宋初也

致生池隋唐嘉話曰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
其中謂之放生池也放生池之始也

占風鐸天寶遺事云諸王宮中皆竹林內懸鐸五片于竿夜聞五

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鐸為占風鐸今人家簾前窗側者蓋
始於唐矣

積食國老談苑曰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
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

司太子之食必料豆餅乃今太官每具而損損以一賜之此其
始也

師道論語此考識曰五帝三師三王制之又曰黃帝師力牧呂氏
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潛大論云黃帝師風后新序
云黃帝學於大撓路史曰伏羲師於宛華註云即勞華子神農

事初略卷三十三 資敬堂

師淵陰之老黃帝拜空祠之喪然而神農已在黃帝前伏羲又
在神農前則師道已始於伏羲也

監內無門限寒齋瑣錄云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蓋太
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也

驛馬星沐北齊徐路繫冀州微別駕顧隆宗慰問之路曰昨夜驛
馬星流計數須臾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果故主故令人稱教

書至者曰有驛馬星沐之兆其事蓋始于此齊徐路之故事
水旱限期貽謀錄云民間祈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祈及旱或

冬而祈秋旱注在秋秋之秋故同官吏無從裁實宋太宗淳

化二年正月。詔。諸。縣。江。淮。三。浙。四。川。廣。南。管。內。州。縣。訴。水。旱。災。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為。限。以。訴。水。旱。限。期。之。始。

與。周。禮。大。司。徒。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今。人。稱。利。舉。平。為。賓。興。之。義。始。於。此。

稷。園。唐。杜。佑。編。禮。部。閱。試。之。日。用。其。辰。術。以。練。刺。園。之。以。防。世。才。及。監。入。者。今。人。稱。就。試。貢。院。曰。登。就。練。園。本。此。

南。宮。會。試。赴。南。省。謂。之。赴。南。宮。南。宮。禮。部。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宮。門。下。中。書。為。北。省。舊。說。禮。部。即。中。書。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則。其。稱。名。本。于。唐。也。

屬。塔。題。名。唐。韋。瓘。及。弟。後。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自。中。宗。神。龍。以。來。各。國。宴。後。於。慈。恩。寺。雁。塔。下。題。名。同。于。中。

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今。之。賀。人。登。第。曰。雁。塔。題。名。本。于。此。按。雁。塔。之。故。出。於。佛。經。佛。在。西。域。時。有。比丘。見。屬。處。空。乃。念。曰。摩。訶。薩。埵。可。先。我。費。雁。乃。隨。地。佛。曰。此。雁。王。也。不。可。食。乃。立。雁。塔。

黃。甲。省。中。降。下。進。士。之。名。唱。名。單。以。此。升。甲。之。人。附。于。卷。末。用。黃。

紙。書。之。謂。之。黃。甲。是。日。貢。院。設。香。案。於。庭。下。狀。元。引。甲。內。七。人。拜。之。禮。部。遣。官。贊。導。置。黃。甲。於。案。中。望。闕。引。拜。謂。之。拜。黃。甲。故。曰。登。黃。甲。也。

報。舉。據。言。曰。唐。貞。元。中。單。玠。反。第。開。安。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年。者。謂。之。報。舉。一。云。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舉。使。言。報。大。羅。天。也。

致。仕。而。書。成。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謀。云。告。老。致。政。帝。於。君。臣。下。致。仕。之。初。也。至。周。乃。有。大。夫。七。十。致。仕。之。禮。然。其。事。則。自。伊。尹。為。之。始。

雲。的。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姜。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以。升。以。而。的。為。識。今。女。史。見。之。故。曰。雲。的。

蟬。山。此。海。中。山。也。其。形。似。香。爐。故。名。香。爐。曰。蟬。山。

青。蛭。搜。神。記。云。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而。大。其。子。青。草。葉。如。蚕。種。取。其。子。以。賜。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蟬。蛭。已。故。淮。南。子。附。以。之。還。錢。名。曰。青。蛭。也。

茅。柴。此。惡。酒。名。也。謂。苦。硬。之。酒。如。茅。柴。大。易。過。耳。今。之。稱。杜。茅。柴。酒。者。本。此。

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兄。時霍光聞之。

夜夢之曰。予乃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故後人稱報恩曰結草

如環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為鳴渠所搏墜於樹下

又為螻蟻所用寶怒之取以養百餘日故之忽一日與群雀俱

來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今君子孫繁白位登三事其後寶生震

震生東生賜生彪果四世為三公今俗稱唧環之報本此

負荆商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聞之每朝常稱病望見即引車避人皆以為相如曰豈畏廉

將軍顧念強秦不加兵於趙誠以吾兩人在也今而虎共鬪勢

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頗聞乃肉袒負荆到門請罪

負荆之事本此

負荆書蘭盧光政每致書于人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遂以成

得然則重疊別紙自光政始也

白州刺史蔡異記云薛稷為參封九錫拜諸國公白州刺史統領

萬字軍故後人稱曰白州刺史一曰會稽諸先生一曰好時

侯

管城子韓文公毛穎傳云毛穎中山人秦蒙恬南伐楚次中山遂

獵園毛氏之族拔其毛載之而歸秦皇帝賜之湯沐封諸管城

云拜中書令嘗呼為中書君也

去香太守蔡要異錄云薛稷為墨封九錫拜去香太守兼亳州諸

郡平章事蓋本以此一名墨松使者此墨之精也二省松名侯

亦曰烏玉塊楊雄稱為客卿

射中省屏唐史曰高祖實皇后父實親嘗謂要曰此女有奇相不

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期中日者得

六數十人皆不合惟高祖最後中之遂嫁焉故今人謂聯姻曰

射中雀屏

常陸定觀曰薛稷之伯蓋唐時郭元振與李安軍相張嘉貞

子平頗畢漢高長字子平隱居不仕為男女婚嫁畢家事不相聞

遂遊五嶽不知所終故今人稱婚嫁已完者曰子平頗畢

石麒麟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有娠生

陵年數歲家人抱以見傅寶誌以手摩其頂曰真天上石麒麟

麟也故杜工部徐卿二子歌曰孔子釋氏親慈送蓋是天上麒麟

麟兒

充開慶普賈克始生其父賈遠言他日貴顯賓客充滿門閭遂命

曰克字公開故後世賀人生子曰克開之慶

齊陸毛詩斯千篇云乃生男子載震之休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注

半生曰璋瑞玉也。臣之職也。幾云男子生而况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故賀人生男子曰弄璋之慶。本按此也。亦曰熊羆協夢。又曰夢兆熊羆。蓋詩章亦有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句也。若女子則曰弄瓦之喜。詩注曰瓦紡磚也。弄之以瓦者習其所有事也。其事皆始于詩之所載。

至燕投懷。開元遺事。唐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而有孕。生說後為宰相。故後人有飛燕投懷之賀。

懸鈴南史。任昉父選娶裴氏。嘗書臥夢五色綵旗。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懷中。因有娠。生昉。仕至御史中丞。今賀生子曰。

事物初略卷三十三

十一

望微堂

欲納為婦。曰吾五女各持一絲。後子奉之。得者為婦。元振奉一紅絲。得第三女。有姿色。故云。

結髮夫婦。稱結髮者。蓋利是男結髮。昇是女結髮。即李唐為結髮與匈奴戰。是時將夫婦相結。柳塘矣。

非極左傳云。齊侯請妻鄭太子忽。辭人問其故。答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今人稱不肯嫁曰齊大非耦。本此。

快婿後魏劉延明從博士郭瑒。學第五百人。瑒有女。選婿。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着衣而坐。瑒遂妻之。以快婿之稱。始于此也。

占左傳云。陳公子散仲奔蔡。使為卿。初鮑氏卜妻散仲。其妻卜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則有鳩之後。得育于其。五世其昌。故今人有謂鳳占之吉。

種王之婦。氏族婚姻。云晉陽雍伯。取義。讓以給行旅。有一人欲託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以生。民玉并。得好婦。雍伯種之。有徐氏女。雍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種玉。而得白璧五雙。以聘。名其地曰玉田。今人定親曰求種玉之緣。蓋始于此。

倚玉。答定親。故曰倚玉之榮。蓋縣晉時。毛曾典。夏侯玄。坐人謂。董該之倚玉。并故也。

事物初略卷三十三
十一
望微堂

棋角懸鈴者。本此。

終憲親王。朗維。還回家。人有嚴君。馬并憲之謂也。是以父前非憲。或曰。憲上有釜。故生子過父者。謂之終憲。非特終憲。又止接破。

煙樓耳。

夢蘭左傳云。鄭文公有妻燕。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汝之子。後果生。稱公名曰蘭。今之賀人娶生子。曰夢蘭之慶者。本此。

龍孫後魏主。龍龍。自勿聰。蓋其祖。愉以為諸孫之。昭明若龍之能。變化。故以龍字為名。今稱人孫曰龍孫。始於此耳。

王老呼錢為王老。蓋王元寶家。最富饒。以錢大有元寶字。因諱已。

名而呼之也

頭錢晉阮修字宣子世簡率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問徒

至酒店便獨神暢故今人謂遊玩之資曰快頭錢

提刺古未有紙削竹簡木板書已姓名以獨見人謂之提刺

今之居帖也

指南謝人指教曰仰指南者夫趾國南有越裳氏獻白雉于周

成王使者遂歸驛周公造指南車刻木為人以手指南今望

指則知歸路今地羅金針是也

竿牘自稱書簡曰竿牘蓋竿者竹簡也牘者木板也古者或削竹

事物初略卷三十三

簡或削木板以書其字故曰竿牘今人以紙代書亦謂之簡

其名也

汗簡呼人書簡曰汗簡吳祐注云削竹為板曰簡古未有紙以竹

版用火炙令其汗出然後易書且復不壞謂之汗簡又曰青簡

一曰汗青

人讀古制書簡長一尺故曰尺牘亦曰尺書亦曰尺素

效擊學步強學人曰效擊抄屑也蓋西施乃越國之美女嘗病

心疾捧心歔眉反蓋其美東施本醜婦聞而效之愈覺其醜學

步者其學無成曰未得邯鄲之步蓋莊子云壽陵餘子學步于

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矣今罵人不向學者為效擊學步

本此

汲尾猶言汲梁也尾竹羅也水邊屈者于水木至時作竹羅以候

魚入之水退小魚獨留大魚然汲羅尾而出故曰汲尾出火

陸梁嶺南人号嚴山陸閑其心強梁故曰陸梁

孤艇鼓中孤性多疑每渡水河上聽耳渡故凡人多疑慮者稱孤

獨勝此亦欬名也形似篋蓋登木其性多疑開有板即勝先登木

事物初略卷三十三

久之無人乃下須臾又上知以者不一故凡不能決事者又稱

獨勝

首鼠兩端鼠性亦多疑行則一前一却出穴多所畏候持兩說

省謂之首鼠兩端

陶陰音有讀音者改陶為陰今人有陶陰之悞之說其原其始

於是也

溫嫗音嫗老婦也昔有人預與藉者因老嫗舍始嫗字嫗嫗

以為溫字其父叱之曰是不猶以陶為陰乎故今謂與藉嫗

者曰溫嫗之悞

書字之批有寓象為魚寓市為鼎者蓋象之與魚市之與鼎

相似故也

亥豕者有人讀史方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渡河校之果然豕以

字糊塗讀為三豕亥字糊塗認為承字也亥豕之誤蓋本于

謝豹韻府云謝豹人也心懷愧耻而死後化為虫每見人必以前

脚交覆其背如生前羞耻之狀故凡得罪于人曰每含謝豹之羞者始此

事物初略卷三十三

事物初略

明 古吳呂 張貞九父編輯

通俗第三十四

奎達列子曰允微服遊于康衢開重譔曰主我黎民莫匪爾極則

重譔之說起于帝堯之時也

噴嚏毛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汝思我心則受也今人噴嚏

不止者必喚嚏祝云有人說我此古之遺語也

一字值千金秦莊襄王相呂不韋封文信侯作月全集著所開為

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懸千金于市能

事物初略卷三十四

寶歌堂

增損一字者與之卒無人能易焉後世相傳為一字值千金者

本此

杜撰杜撰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然又觀俗有

杜回杜回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

是也

耳邊風杜荀鶴有詩云百歲有邊頭上雪萬般無奈耳邊風故後

人稱不聽言者謂耳邊風始此

訖字也不識舉或作仲名訖孔子父鄉人訖乃叔梁訖也皆音悞

訖切而世多呼為根唐蕭穎士輕薄聞人誤呼武仲名曰訖訖

字也不識。今人以為暗字也不識。誤矣。

眼中紅。宋朝丁謂字公言。既為相。民苦其政。及遭貶謫。語云。欲得天下平。當復眼中紅。蓋指丁姓而言耳。今人相傳本此。

物色。今人稱訪求者曰物色。昔商高宗夢帝賁。既覺而圖像其人物。類色以訪求之。乃得傳說于版築之間。舉而為相。其原蓋始于此。

爛醉如泥。蓋泥水出。純而無骨。得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故今云爛醉如泥。

商莽滅。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于罔子曰。君為政。馬勿南。莽治。

藥物初略卷三十四

資敬堂

民馬勿滅。製膏余為木。耕而商莽之。則其實亦商莽而報余。若而滅製之。則其實亦滅製而報余。宋年變稱。漢其耕而熟。穀之其未繁。以滋于終年。厥終注云。商莽不用心也。滅製輕薄也。今人斥為商莽滅製者。本此。

半面之雅。後漢書。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掾衣。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內門。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于路見奉。既識。而呼之。時人謂之半面之雅。

行李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理裝也。資敬錄又曰。李字人姓外。更無別義。左傳有行李。

之注。杜氏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進行結末。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李字。傳誤寫李字。蓋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也。

匹夫匹婦。風俗通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稱匹夫匹婦。

雀睨。雀睨。說在。目至夕必昏。人有至夕而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睨。眼者本此。

朝三暮四。列子云。宋有狙公。愛畜猿。而家。臣得限其食。曰。與若粟。朝三而暮四。衆猿皆怒。曰。狀則朝四而暮三。衆猿皆悅。此朝三。

藥物初略卷三十四

資敬堂

莽四之說。本于此也。

識荆。見宋識人曰。李獲識荆。蓋唐時。韓朝宗為荊州刺史。李向興。朝宗書曰。白聞天下談士。言曰。生不顧封爵。戶侯。但顧一識韓。荊州何人。令人景慕。一至此。識荆二字。本此。

雙鑠。今稱老健曰雙鑠。後漢武陵蠻。及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時以示可用。帝曰。雙鑠哉。是前言其老而輕健也。今之稱雙鑠者。本始于是。

如律令。資敬錄曰。符咒之類。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

今。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曰如律令。言非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曰如律令。言非律令。非今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曉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服讀為零。蓋律令乃雷過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律故云如此鬼之捷速也。

無恙。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大荒中有飲食人。昨人則病。名曰提。常近村落。入人家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毒傷人。古人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則後人無恙之問。其始於上古之世乎。

開。六朝齊東野語。供養潘妃之女。閻堅共營。穀羞云。為天解菜。今事物初略卷三十四。

之。久茹茹。而其親若隣。設酒殺以相煖熱。名曰閻棠。即其遺意也。

胡亂。秘書云。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為之。不能完備。則相率曰。胡亂。且。縣謂俗一時之急也。今人凡事苟且者。稱胡亂。始此。

殃及池魚。廣韻云。魏有池。仲魚為城門侯。一日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今語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

守株待兔。韓子曰。宋有耕者。見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于株下。冀復得兔。此愚人之所為也。今俗謂痴呆之人為守株待。

免者因此。

狐假虎威。楚國有寵臣。昭奚恤。北方之人甚畏之。王問於群臣。江乙對曰。虎求百獸食之。得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不信。我為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虎以為然。遂與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故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北方之人非畏昭奚恤。其畏王之寵耳。其說蓋始于此。

蛇足。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為蘇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使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

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飲酒為蛇足者。終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其說實自以始。

病在膏肓。疾甚曰病。在膏肓。左傳曰。晉景公病。求醫于秦。秦醫曰。醫名緩者。為景治疾。未至。公夢疾化為二豎。子曰。彼何醫也。恐傷我。馬遷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彼將如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達之不為。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註云。育。腸也。心下為膏。

返璧。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僇負鰐。鰐盤飧。賓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今人以原物還人曰返璧。

完璧。原物還人曰完璧。又曰完上。又曰璧上。又曰金璧。註。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國和氏璧。蔣相如捧璧入秦。昭王無意償城。相如詐請指示璧使人持璧歸趙。故云。朕也。

返錦。原物還人亦曰返錦。註。衛人饋叔向美。與一筐錦。叔向受美。返錦。蓋始于此。

麻胡。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秦皮好殺。國人畏之。故事物初略卷三十四。

有兒啼。母報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止。一云。會稽有兒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也。

佳人。按佳人非但稱婦人。男子之良者亦稱之也。昔陶侃與杜陵相攻。強使王貢出挑。戰保連。謂曰。強為益州小吏。盜用犀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可據也。

五奴。此理語耳。猶言儘數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遊奕之稱。五奴。教坊記曰。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遊奕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遊。醉各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吾錢。雖吃飽子亦醉不煩。酒今稍需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拔兒孫。吳俗謂畏內者曰拔兒孫。而不知所解。且有指玄武之侍衛。執兒孫者。以相嘲。不知此方屬水。故誤。從惠耳。原。畏內之義。及見列仙傳云。劉向與妻得飛昇。庭前有皂莢樹。要令到上。樹數丈。方得飛。按。劉妻即樊夫人。劉之仙道。稍遜于妻。故也。用修集云。今世畏內者曰上皂莢樹。本此。

借箸畫籌。漢臣郡食其。勸高祖王六國後。商為王。帝命官人到。將封之。帝方食。張敖來。揚帝告其故。良曰。願借大王箸為王畫。遂發八難之事。乃命官人報銷其即。故後人稱代彼畫籌者曰借箸。

事物初略卷三十四。實錄堂。樓。此幹事之稱也。蘇氏演義曰。樓。攬也。羅者。羅也。言人能幹。辦事者。遂謂之樓羅。此語出于唐天寶中。段成式開同官之俗說也。

若干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開之始。服衣若干矣。吳云。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于一。而或于十。故字從一。從十。而曰若干。猶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

伯仲叔季。伯者。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位在中。仲父之弟曰叔。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季也。甲乙之次。季在下也。

唐突西施。觸乳好人曰唐突西施。晉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唐突西施。謂顗曰。人皆以君比樂廣之賢。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蓋無鹽之醜女。而施之美女。周顗自謙言。若以我比樂廣。則畫無鹽對面施也。

中雖黃。古人寫字多用黃紙。有誤則以雌黃塗抹之。言事反覆者。比為雌黃。口職是故耳。

毛求疵。蓋疵音慈。黑類疾也。言人于無過中。苛求有過。如吹閉毛縫。以求索其瑕。疵也。出漢書。不曰沈吟索瑕者。洗去身中之垢。賦以求索其瑕。疵耳。

第酒子。唐元結奉進士。楊汝見其文曰。一第酒子。爾有司。得子。是類果。擢上第。故言人登第才高曰一第酒子。

侯宿野記。白永樂三年。進士秋榜後。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肄業。以此二十八宿號座。言士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于上。始從之時。謂之侯宿。此稱通于人間。故凡未至其地。而張舉附者。稱曰侯宿。本于楊文襄故事也。

迴天之力。唐張玄素為諫議。切直。故言。太宗欲修洛陽宮。玄素力諫。止魏徵嘆曰。張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今人稱能挽回者曰迴天之力。本此。

馬耳。公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馬隻。耳後有珍除映州。于亦除映。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游映。楊黃牛廟。入門惘然。暗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凡事前定者。必用馬耳也。本此。

暗中摸索。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忌之。或謂其不聰曰。即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雖暗中摸索。若不可識。蓋曹名植。劉名幹。沈名約。謝名靈運。皆昔日名公故也。今人云暗中摸索。本此。

剪韭。據言云。郭林宗見友人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以饗客。故命人款客曰剪韭。相叙蓋始于此。

第初卷三十四 十一 齊東野語

置之度外。漢光武積苦兵間。時惟隗囂據天水。公孫述據蜀。未平。謂諸將曰。且置此兩子于度外。今人謂不理此事者曰置之度外。其說自光武之言始也。

多多益善。漢高祖與韓信言。如朕能將兵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得十萬。上曰。子君何如。信曰。臣多。益善。其言蓋始于此。

生人不解。歲人夢到處。逢人說項斯。收後人有逢人說項之談。不聽。魏曉曰。不聽。蓋始于吾叔向達。鄭驥。魏曉。惡主。呼堂下一言。而事叔向。聞之曰。必曉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令子少不聽于。

若不言我敦失子故事也

眼孔小宋太祖與趙普言桑維翰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維

翰愛錢上四苟用其長當獲其短以指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

則塞破屋子矣此眼孔小之說所始也

依樣葫蘆宋陶穀久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林甘簡舊本換詞語

世俗謂之依樣葫蘆後穀作詩于玉堂壁曰官職須臨生處

有才敵不管理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依舊畫葫蘆則依

樣畫葫蘆之說蓋本于此

事物紀原卷三十四

十二

宋史

事物初畧三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志撰志字貞九吳縣人是編成於崇禎甲申

雜記事物俚俗語言之所自始然多剽取事物紀

原諸書不足以言考證之學

菰中隨筆一卷

〔清〕顧炎武撰

湖南圖書館藏清乾隆孔氏玉虹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菰中隨筆

三卷》提要

此闕里孔昭薰較刊菰中隨筆一卷，護頁有平定張序齋移題記云：亭林隨筆一卷，真蹟存曲阜孔氏，近始付梓，其中精核語大都已采入，日知錄餘特鱗爪耳，然良工不示人以璞，著書之推輪大轂也。移讀此，竊有會於著書之法焉。故彌足珍貴。云道光庚子，漢陽葉氏轉贈，裝成謹志。卷首十月十二日移記書衣有序齋題菰中隨筆四字。書中有題記三處：序首有序齋藏書四字，白文方印；書首有靖陽亭長四字，白文方印；序齋居士四字，朱文方印。又有漢陽葉名澧潤臣甫印九字，白文方印；檢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三載菰中隨筆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提要云：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本精考證之學，此編以讀書所得隨時記載，旁及常言俗語，亦及生平問答之語，亦瑣碎記入，雖亦有資參考者，然編次不倫，鉅釘無緒，當為偶錄稿本，後人以名重存之耳。云云。與此本卷數不合。蓋顧氏隨筆創記之原稿，有先後增訂多寡之不同也。又檢傅沅叔年伯學使增湘藏園羣書題記有寫本菰中隨筆三卷云。題東武顧寧人炎武著，後詩律蒙告一卷及亭林著書目黃美園家抄本，前有同學王濬等二十人為亭林微書啟，書衣為美園手題，後有跋六行，別有曲阜孔憲庚跋，孔憲與跋葉名澧何慶涵題字，副頁粘有何慶涵小東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必問學術治道者皆
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彰彰理學問強記新勝于
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東海相國然不知
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
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
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
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
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
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

菰中隨筆

何焯識



菰中隨筆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
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
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
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
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
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
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菰中隨筆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
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
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
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
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
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
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常
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乃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

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麻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遇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

蘇中隨筆

二

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輅以去以來輟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

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涸泥盡魚而後止至有伺馬於軒宿犖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

蘇中隨筆

三

日益破墮場無侵削之虞而怨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醺當飢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

以實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懇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眊條其言書於裏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人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

蘇中隨筆

四

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遑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慎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

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並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數政以盡民和興讓

蘇中隨筆

五

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麻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頽頽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

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郡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

抵中隨筆

本

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真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

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資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

抵中隨筆

七

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非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
麻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
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
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
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
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

補中隨筆

八

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
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
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
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
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
相懸也事繁政做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
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

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
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
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
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
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
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
用

補中隨筆

九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
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
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
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
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
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實貢亦不試練其選州
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
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
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
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
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

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麻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

菰中隨筆

十

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相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

流而責不及續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訓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

菰中隨筆

十一

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旣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

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工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

蘇轍筆

主

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祿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倘儻所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縻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濫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得

蘇轍筆

主

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舉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祿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

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土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黜陟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

漢中隨筆

而

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為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為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為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為茂陵令者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為郎 孝景詔曰今貲筭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筭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吏道雜而多

漢中隨筆

去

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為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為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為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 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良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至此以賢良對

策 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

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

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性

不在高第除爲郎 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

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

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問吏民 元朔元年詔令合

郡不薦一人者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

菰中隨筆

六

舒爲決曹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

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

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

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

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

舉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

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

當其科 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种嵩傳田歆爲

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

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舉焉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才 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武

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

及使絕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

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

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卽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菰中隨筆

七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

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

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

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

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

置之不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

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

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

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

拜博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

士則爲吏者亦試經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

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

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

菰中隨筆

六

十萬三人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

爲郎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

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

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

飭爲諫大夫是漢法旣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

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

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爲郎明經爲

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

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

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

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

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

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

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

菰中隨筆

九

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

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

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

府得辟吏 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

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卽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

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聞

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

郎中

有童子 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
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時左雄爲尚書
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
爲童子郎

有武勇 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
知兵法者 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
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
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譔任將帥者

漢中隨筆

三

補試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
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
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
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
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
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

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
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
史者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
官

漢中隨筆

三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
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
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
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
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垍所習皆舉進士而
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
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

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七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湜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

並書隨筆

三

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

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 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

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

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楊綰上言進

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

又段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

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

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

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

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 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

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收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並書隨筆

三

麻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屬

正

周制百里爲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古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

夫	秦	漢	長	令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振中隨筆	游徼	經師	萬戶爲令減萬戶爲長 百石以下有斗	食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	老掌教化耆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	盜賊 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	庠聚曰序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耆夫	亭長	萬戶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掌治民顯	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	振中隨筆	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縣各署諸曹掾史	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	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魏同	晉	令	尉	長	宋	令	丞	尉	長	齊 梁 陳 魏 北齊 後周並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隋	令丞正	尉	改尉爲正後置尉又封爲戶曹法曹	唐	令丞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丞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焉丞爲之貳尉分判衆曹收率課武德初改佐曰尉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縣丞主簿尉
---	-----	---	----------------	---	------	---	---	----	----	----	---	----	----	---	-----	---	--------

知縣	監官	岩官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唐之舊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於境崇寧初置丞一員初惟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大小皆得置丞開寶二年詔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簿掌出	丞	丞中隨筆	納官物銷註簿書	元	達魯花赤	尹簿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縣丞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	----	----	---	---	------	---------	---	------	-----	----	----	---	--------	----	----	----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判官 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不與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孤中隨筆

宋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 各一員

推官 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 各一員

司獄 一員

中萬戶達魯花赤正萬戶副萬戶 各一員

鎮撫經歷知事照磨 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 三員

百戶 三十員

彈壓 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 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 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 各一員

軍學教授 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 一員

監押 四員添差不與巡檢 一員

巡轄馬遞鋪 一員 監在城酒稅 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 一員

孤中隨筆

元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 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 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 各一員

六齋訓導 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 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 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 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王簿縣尉 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 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 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 各一員

教諭 一員

訓導 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 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 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 一員

振中隨筆

三

陰陽學教授 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 各二員

驛提領 一員

鎮市巡檢 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雅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縣邑之長曰宰

曰尹曰公曰大夫 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

公尹 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

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

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

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

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秦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

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

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

長東漢以來稱令 按陳寔爲太邱長 唐制以百

振中隨筆

三

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

人 山谷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戶

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

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

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

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

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

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

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

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
丁充 唐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
一爲丁六十爲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
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
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
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襍變之賦
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
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

孤中隨筆

重

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
稌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
絁六曰紬七曰襍折八曰絲棉九曰綿十曰布葛金
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鑲四曰銅鐵錢物
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
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襍物
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
近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
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直單同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

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
與之俱至於直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
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
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
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
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
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

孤中隨筆

重

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
過遂發所愛而令之直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直父
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直父者子決爲之
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直父
淮南子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趣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
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
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

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
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
可偏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
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窻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
旒宸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道自今以後若緣軍
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
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
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

漢中隨筆

蓋

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
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
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
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
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
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
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周成王時畢
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殷太甲時
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

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
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

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

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爲相國

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

劉裕順帝時齊王蕭道成並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

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

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

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

漢中隨筆

蓋

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
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
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
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篡位以梁王
彤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
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
年以保爲相國廢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
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
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

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薨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烏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

振中隨筆

美

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都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

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

振中隨筆

聖

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 司馬說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 持節都督前

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等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

振中隨筆

天

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殺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口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

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詭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請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

振中隨筆

天

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襄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

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

班中隨筆

罕

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楊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班中隨筆

罕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

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惔

張中隨筆

聖

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

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張中隨筆

聖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官人入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數同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

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瞶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良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孤中隨筆

四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

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尙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

孤中隨筆

四

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宜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曰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
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
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
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
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

張中隨筆

望

有不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等閑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

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

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

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

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未 萬歲登封丙

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曆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巳 景

龍丁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改

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

丙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

宗廣德癸卯 永泰乙巳 大曆丙午 德宗建

中庚申 興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

酉 憲宗元和丙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

曆乙巳 文宗太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

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

張中隨筆

望

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辛丑 光啟乙

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大順庚戌 景

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酉

天祐甲子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

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

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

宗太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

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真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

辰 大中祥符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

戊寅 康定庚辰 慶曆辛巳 皇祐己丑 至

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平甲辰 神宗熙寧

宋中隨筆

宋

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寅 紹聖甲

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

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和

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

辛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

定戊子 端平甲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己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

乙丑 帝昀德祐乙亥 端宗景炎丙子 帝昀

祥興己卯 亡

遼太祖丁卯即位稱元年 神冊丙子 天贊壬

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即位仍稱天顯二年

會同戊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即位改元

天祚 穆宗應祿辛亥 十年為宋太祖之元 景宗

保寧己巳 乾亨己卯 聖宗統和癸未 開泰

壬子 太平辛酉 興宗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

宋中隨筆

宋

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辛巳 天慶

辛卯 保太辛丑 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宗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

皇統辛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

隆丙子 世宗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

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衛紹王夫安己巳 崇慶

壬申 至寧癸酉 宣宗癸酉即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正大甲申 天興

壬辰 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 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太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

戊申太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

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大戊申 仁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泰定甲子 文宗天曆

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 二十七年即吳元年

挾中隨筆

至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荆卿生劫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荆卿劍術蹊耳錯處

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

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

所以反被八創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荆勢使然也人

心一動則神色必異荆柯所以為神勇者全在臨事

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籍前著為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

口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

文定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

劍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

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逢楊開府一詩則少年之

才氣與中年之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仇爽高邁之

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為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

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

張口隨筆

至

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

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

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

海上之盟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

意必當時有為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

成帝子子與意必當時有為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

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

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卽迎入西內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况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遽斯難資俸卜鄰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不死之論哉是又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宮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

孤中隨筆

五

間疑得實其事正與衛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竊意建文旣出亡四十載幸以無恙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戀而出託宮西內長達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人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真僞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那可疑者二載此事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

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曖昧莫究所終一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內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素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

孤中隨筆

五

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幹難河卽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以後亦尚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旣殂皇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已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菊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任勞卽無事之時宜加愛惜况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

菰中隨筆

語

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

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麻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自裕疏首語流氛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可爲笑談亦恰是一對

菰中隨筆

語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麻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彌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
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
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
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
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
出此

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

孤中隨筆

美

看來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
人尙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邱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
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
練熟者非以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
古未有木棉若用布卽必是麻凡言麻卽布耳杜詩
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
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

巾鶴擎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
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
之永興高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
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涼張重華循州
賊張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
八正德有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濠僧梁永嘉王莊
陳友諒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

孤中隨筆

美

嘉兆神宅崇禎

昔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
李晟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
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

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
嘉宗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
好惡之成豈不繫乎其人哉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
而在列女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在隱逸以作史者
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慎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
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及漢兵將至荀勗
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
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
財遂不果行然則國家危迫之時去邪邑岐未爲非

孤中隨筆

美

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
守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
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
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
敵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
兵機大略相同

元术東下非知府陳現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
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
文官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
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
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
宋時相臣尙有此

孤中隨筆

美

應奉職車匠於開扇謝承書楊愔記漫漢于障麈北齊書

蔡邕書畫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衮呂元伯
叩頭于王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紆千承基不
忍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
者五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
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
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催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
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

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
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
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
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真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
之倫既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真人亦無
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
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
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
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

孫中隨筆

李

繇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殺韓原之獲
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
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
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
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者以爲天
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
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閔位適在三七間禮樂

終當屬真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
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
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
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
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
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哉孟子之知天
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
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孫中隨筆

李

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
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
國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蕃鎮積數十年已
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
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稽之
日少康基澆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屠屠門少之屬皆
曰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
盜賊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

以集衆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崑
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
二三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砌亭宛然一園
林矣時先祖聞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
不五六年遂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項讀
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厯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
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
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
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孤中隨筆

空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
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
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
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嘆而萬世不視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
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掣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
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
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

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
且羣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
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舉業者
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
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菑上黃金橫帶而騁乎
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
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
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蒙
耻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

孤中隨筆

查

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劫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
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
思奪之於是覲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
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羌身至武庫

昂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
言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
處車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

衆維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填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場淮水明年填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填星熒惑指鉤鈴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盡隳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

張中隱筆

卷

戊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氏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官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官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

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漉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

隨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宛王賜歸光武封慎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

張中隱筆

卷

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卽位之後封潁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質直尙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唐之中書令宋之都點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月文帝己亥崩乙巳葬六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
太宗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
賢誅中宗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
宗太子瑛誅三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劼上言大行皇后
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
爲譏後萬麻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曰分
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

振中隨筆

矣

有二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
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
斥稱賢皇公此卽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
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
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
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

齊彭城王澈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
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
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
祀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
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
第詔曰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
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
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

振中隨筆

矣

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會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
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
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
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
書氏是則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
乃一概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

通譜之事在古人卽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叙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

族中隨筆

李

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誦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綯爲相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誦事相反而實相類

元詩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予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

內權酒每斗權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制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親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

族中隨筆

李

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諡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甲申死節一時賜諡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諡忠節事同姓同諡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遑中月計糧穀焚棄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垂崖甫至成都卽奏罷

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荊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

萬曆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紿鞫踉蹌東西奔

孤中隨筆

主

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躡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

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譁張恣睢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孤中隨筆

主

茅屋數椽種蔬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嚴褻尙假于人牝馬亦非已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卑者積俸以取遷除巧者闕提以營津要

漢之能吏多出緣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官卽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屏陶魯以恩廕而至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況鍾尉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選
學官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
時進士多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府庠廩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議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
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耻
弁髦不用於三加之後芻狗不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豕耳智伯園桃

孤中隨筆

圭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
從事

虹干燕日電擊齊臺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洞庭無三斑蛇虎雉
也侯景之亂始有此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簴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閭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章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擊毬李存賢節度幽
州先資乃緣於手搏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旣艮坤之闢絕出游江上又巽坎之難期
韋蘇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有良與坤人生所
各務乖闊略朝尊

孤中隨筆

圭

外廷之吏謂楚鵠以爲烏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時陸賈尉代傳山東李白

侯孺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
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宋祁編竹渡蟻

恒經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土五
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追李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天雨降李峴為京兆尹
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竭

貴百姓為之語曰欲得米麥賤無過追李峴
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五伯見後漢鄧彪傳

燈然董卓之臍烏啄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職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祖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蘇中隨筆

志

太公擁慧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懷國狗

烏不鳥鵲不鵲猶言鵲驚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

麒麟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縉 吉水中書庶吉士戊辰 黃淮 永嘉中書丁丑

胡廣 吉水修撰庚辰 楊榮 建安編修庚辰 楊士奇

泰和吳府審理由生員 金幼孜 新淦給事中庚辰

胡儼 南昌華亭縣教諭鄉科丁卯

洪熙五人

黃淮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並見上 權謹 口

口樂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金幼孜 並見上 楊溥 石首編修庚辰 張瑄

邢臺寧州訓導 陳山 沙縣奉化縣教諭鄉科口口

正統八人

楊榮 楊溥 並見上 陳循 泰和修撰乙未 曹鶴 寧

蘇中隨筆

奎

曾修撰癸丑 馬愉 臨朐修撰丁未 苗衷 定遠編修

巳丑 高穀 興化庶吉士乙未 張益 吳縣庶吉士乙

未

景泰九人

陳循 高穀 並見上 彭時 安福修撰戊辰 商輅 淳

安修撰乙丑 俞綱 嘉興府府審理由生員 江淵 江

津編修庚戌 王一寧 仙居吏部主事戊戌 蕭鉉 泰

和編修丁未 王文 東鹿御史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 見上 徐有貞 吳縣庶吉士癸丑 許彬 寧陽庶

吉士乙未 薛瑄 河津御史辛丑 李賢 鄧州吏部主

事癸丑 呂原 秀水編修壬戌 岳正 鄧縣編修戊辰

陳文 廬陵編修丙辰

成化十人

彭時 商輅 李賢 陳文 並見上 萬安 眉州庶

吉士戊辰 劉定之 永新編修丙辰 劉翊 壽光庶吉

士戊辰 劉吉 博野庶吉士戊辰 彭華 安福庶吉士

甲戌 尹直 泰和庶吉士甲戌

弘治隨筆

主

宏治六人

劉吉 見上 徐溥 宜興編修甲戌 劉健 洛陽庶吉士

庚辰 邱濬 寶山庶吉士甲戌 李東陽 茶陵庶吉士

甲申 謝遷 餘姚修撰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遷 並見上 焦芳 泌陽庶吉士癸未 王

登 吳縣編修乙未 楊廷和 新都庶吉士戊戌 劉宇

馬州上海縣知縣 曹元 合山工部主事乙未 劉忠

壬辰 陳留庶吉士戊戌 梁儲 順德庶吉士戊戌 賈宏 錦

山修撰丁未 靳貴 丹徒編修庚戌 楊一清 丹徒中

書壬辰 蔣冕 全州庶吉士丁未 毛紀 掖縣庶吉士

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遷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蔣冕 毛紀

並見上 袁宗皋 石首興府長史庚戌 石珣 蕪城庶

吉士丁未 賈詠 臨潁庶吉士丙辰 翟鑾 諸城庶吉

士乙丑 張孚敬 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 桂萼 安

仁丹徒縣知縣辛未 方獻夫 南海庶吉士乙丑 李

弘治隨筆

主

時任邱庶吉士壬戌 夏言 貴溪行人辛巳 顧鼎臣

崑山修撰乙丑 嚴嵩 分宜庶吉士乙丑 許讚 靈寶

大名府推官丙辰 張璧 石首庶吉士辛未 張治 茶

陵庶吉士庚辰 李本 餘姚庶吉士壬辰 徐階 華亭

編修癸未 袁煒 慈谿編修戊戌 嚴訥 常熟庶吉士

辛丑 李春芳 興化修撰丁未 郭朴 安陽編修乙未

高拱 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階 李春芳 高拱 並見上 陳以勤 南充庶吉

士辛丑 張居正 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 內江庶
吉士乙未 殷士儺 麻城庶吉士丁未 高儀 錢塘庶
吉士辛丑

萬麻二十人

張居正 見上 呂調陽 臨桂編修庚戌 馬自強 同州
庶吉士癸丑 張四維 蒲州庶吉士癸丑 余有丁 鄞
縣編修壬戌 申時行 吳縣修撰壬戌 王錫爵 太倉
編修壬戌 許國 歙縣庶吉士乙丑 王家屏 山陰庶
吉士戊辰 陳于陞 南充庶吉士戊辰 趙志皋 蘭谿

抵中隨筆

夫

編修戊辰 張位 新建庶吉士戊辰 沈一貫 鄞縣庶
吉士戊辰 朱賡 山陰庶吉士戊辰 沈鯉 歸德庶吉
士乙丑 于慎行 東阿庶吉士戊辰 李廷機 晉江編
修癸未 葉向高 福清庶吉士癸未 吳道南 崇仁編
修己丑 方從哲 德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 見上 劉一燝 南昌庶吉士乙未 韓爌 蒲州
庶吉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並見上 何宗
彥 隨州庶吉士乙未 孫承宗 高陽編修甲辰 沈淮

烏程庶吉士壬辰 孫如游 餘姚庶吉士乙未 史繼

偕 口口庶吉士壬辰 周如磐 莆田庶吉士戊戌 丁

紹載 貴池庶吉士丁未 朱國祚 秀水庶吉士癸未

朱國禎 烏程修撰己丑 朱延禧 聊城庶吉士乙未

魏廣微 南樂庶吉士甲辰 馮銓 涿州庶吉士癸丑

顧秉謙 崑山庶吉士乙未 黃立極 元城庶吉士甲

辰 張瑞圖 晉江編修丁未 李國增 高陽庶吉士癸

抵中隨筆

夫

丑 施鳳來 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增

施鳳來 並見上 來宗道 蕭山庶吉士甲辰 楊景辰

晉江庶吉士癸丑 李標 大名庶吉士丁未 劉鴻訓

長山庶吉士癸丑 周道登 吳江庶吉士戊戌 錢龍

錫華 亭庶吉士丁未 成基命 大名庶吉士丁未 周

延儒 宜興修撰癸丑 何如寵 桐城庶吉士乙未 錢

象坤 會稽庶吉士辛丑 溫體仁 烏程庶吉士戊戌

吳宗達 武進編修甲辰 鄭以偉 上饒庶吉士辛丑

徐光啟 上海庶吉士甲辰 錢士升 嘉善修撰丙辰

王應熊 巴縣庶吉士癸丑 何吾騷 香山庶吉士己

未文震孟 長洲修撰壬戌 張至發 涪川知縣辛丑

林鈺 同安編修丙辰 孔貞運 句容編修己未 黃士

俊 順德修撰丁未 賀達聖 江夏編修丙辰 傅冠進

賢 編修壬戌 劉宇亮 綿竹庶吉士己未 薛國觀 韓

城推官己未 楊嗣昌 武陵教授庚戌 程國祥 歙縣

知縣甲辰 方達年 遂安編修壬戌 蔡國用 金谿中

赤中隨筆

書庚戌 范復粹 黃縣推官己未 姚明恭 蕪水庶吉

士己未 張四知 費縣庶吉士壬戌 魏炤乘 滑縣知

縣丙辰 謝陞 德州知縣丁未 陳演 非研庶吉士壬

戌 蔣德璟 晉江庶吉士壬戌 黃景昉 晉江庶吉士

乙丑 吳姓 興化知縣癸丑 魏藻德 通州修撰庚辰

李建泰 曲沃庶吉士乙丑 方岳貢 麻城主事壬戌

范景文 吳橋推官癸丑 邱瑜 宣城庶吉士乙丑

抄書八箋

書手龔率捲腦折角

墨汁蠅矢垢汙

衆手傳接採熟紙本

開卷不收

分手抄磨拆釘散亂

抄寫有誤恐被對出反將原稿塗改

欲記起止輒將原稿加圈加勾

粘補錯字扯用書角片紙

後學關里孔昭薰較刊

底中書院

上

菰中隨筆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炎武
本精考證之學此編以讀書所得隨時記載旁及
常言俗諺及生平問答之語亦瑣碎記入雖亦有
足資參考者然編次不倫鉅飭無緒當爲偶錄藁
本後人以名重存之耳

修潔齋閑筆八卷

〔清〕劉堅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修潔齋閑

筆四卷》提要

俛仰蕭閑南窓默坐爐香茗萬念俱捐時時
書隨意披覽有會於心輒掌錄之日月既多
年來翻閱再過汰其什七僅存三百餘條
習察刺取數十則畧加比次區分四卷習察者習而不
察之義邑先哲修遠顧公宸綴輯未竟之業也緬懷當
日縹緲富有著述風行不覺悠然嚮往乾隆辛酉仲冬
十日藥版工畢爰識簡端

卷一

計七十二條

卷二

計一百二條

卷三

計一百四十四條

卷四

計九十三條

青樓

漢張湯傳昔湯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
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
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衍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之義
陸地而沉不待水中也乾地而沒不在江湖也三說俱
非本旨蓋風日燥水為乾江湖沉物為沒皆暗就消亡
不可究詰之意

修潔齋閑筆

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奴謂之臧婢謂之獲周禮取貨謂之臧笞得謂之獲二字義終未明按通俗文云亡制本無奴婢皆犯罪而為之臧者以被臧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以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其始出之微僅盈溢于杯觴也唐明皇孝經序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濫觴字甚善今乃指為末流之弊輒云濫觴極矣不

繁欽定情詩繞臂雙條達按條達乃端午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曰仲夏繭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王燭寶典云此節脩擬甚多有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帖盡獻貢所尊此之謂條達有作條脫及跳脫者皆傳寫之訛

徐深齋閑筆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也此說非按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

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相譽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今合厨傳為一緊謂豐饌為厨傳非也

吳大澂之書

采憲博雅謂之屏顏師古曰連闕曲閣也二說皆非或
云宮殿檐栱之間有銅絲網以避飛鳥亦非按唐制夏

月以黃絲為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故蘇鶚曰罽毼從罔乃織絲之文輕踈虛浮之貌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毼而去即此可證罔今文作四與罔同

肺石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玄註肺石赤石也訓傳謂先王移赤心入人之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曰肺石尤為杜撰按續墨客揮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時肺石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可八九尺形如人肺上有款識漫剝不可讀求其義乃申寃者擊之如今之登聞鼓也肺形者便于垂又主聲所以達其寃也

六尺

論孟六尺之孤五尺之童皆未知其歲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七尺者二十也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五尺者十歲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眾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隲農平地農也孔穎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鄭眾

之說非也辨物志三農者三時勤動之農也春耕夏耘秋收皆眾所有事以一農備三時作苦故曰三農若山澤之產掌於虞衡于農何與

初度

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少至壯至老但遇生辰即云初度是期順皆三月時矣沿襲之訛一至于此

側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夾室之次燕寢也䟽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室之旁妻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漢文帝賜尉佗詔曰朕高皇帝側室子若曰朕高皇帝親子非如少帝比然則側室子非必妾子也

空拳

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圈又音患亦作泰皆訓為弩弓史記長平四十萬眾張虛拳猶可畏也則遷已累用此矣今誤為張空拳既曰拳已握指矣可云張乎是時李陵矢盡故但張弩之空弓耳

尉斗

尉斗持火申繒之物隋書李穆奉尉斗于楊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照通鑑釋文尉斗火斗也昔王莽有威斗即尉斗也威與尉音相近後遂轉音為鬱又加火贅矣故軍官曰校尉刑官曰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一名鈇鉞

瞽瞍

鄭玄云無目瞽謂之瞽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按瞍也無目瞍謂目上下相合漫無兆域若鼓皮然故曰瞍說文瞽目但有瞍也非是瞍即今青盲目上下開有瞍而無珠子詩所謂瞍瞍是也瞍音引

修潔齊開筆卷一

車

義帝

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製欄也樂器圖有義嘴笛上別立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鉦甲為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今義男義女之稱其篡弑之心已萌于此

王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故事既得樂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王樹王樹之法葦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子或青或赤悉珠玉所為故顏師古注云王樹者武帝集眾寶為之用供

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

金錯

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杜詩榮：金錯刀乃佩刀也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杜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古人之于器物以黃金錯之皆名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寔也

劉季

荀悅曰漢高祖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媼曰何自妄許與劉季：非字也乃其行耳如後光武追

修潔齊開筆卷一

本

尊兄伯覽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高祖又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弗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邵陽侯名喜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字季亦非高祖字也

牛金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乃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姓者生元帝今通鑑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一死又負穢名寃矣哉

烏號

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化為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按淮南子烏棲柘桑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應劭曰柘桑之林枝長烏集其上將飛枝彈烏、乃號取以為弓因名烏號風俗通亦同此說則知張說之誕

車蓋

車上覆者曰蓋其形圓以象天風俗通黃帝戰蚩尤于涿鹿嘗有五色雲氣因作華蓋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蓋家語孔子之郊遭程子于途傾蓋而語謂並車而小倚其蓋也漢高紀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裏即黃屋也續漢志二千石皂蓋皆車上所覆後世乘藍輿乃謂繒為蓋矣

七襄

大東之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舉踵而望也襄說文云織文也漢魏郡有縣能織錦綺因名襄七襄織文之數也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至七襄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詩注未及此箋謂自卯至酉更七次者殊非

六燕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遠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鳬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丁年

丁當也值也萬物盛于丙成于丁其形中正以象心也今人年二十為成丁古者四十歲曰丁蓋人壽以百年為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強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是也漢景帝紀天下男子二十而始傅唐男女始

傅澤壽開章卷一

八

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見留青日札

勞田

歐陽通上書云久廢之地其利數倍于勞田本六韜勞地之勞諸刺作營田誤齊民要術曰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勞欲再注再勞則地熟旱亦保澤也古曰耨今曰勞鄙語云耕曰摩勞也今人亦名勞曰摩

流黃

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蓋正色有五青黃赤白黑是也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是也今俗名火裏

烟即紺銀紅即紅月下白即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惟缺綠耳綠者黃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黃亦作留黃

浮動

唐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乘七寶步輦金絲為流蘇雕王為浮動故白樂天詩云貴主冠浮動親王戀開裝浮動二字甚新疑即步搖珠綴之屬詳其名義與玲瓏瓊瑤即當丁東一揆耳開裝帶胡氏謂合衆寶雜綴而成則連錢匝蔽泥錦障之類歟

萬石

西漢石奮為萬石君嚴延年母為萬石嚴姬東漢循吏

十修漢書卷九

九

傳秦彭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馮勤傳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之間號曰萬石君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大行

天子初崩曰大行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文選註引周書曰謚者行之跡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二說皆非按史記李斯傳

胡亥言大行未發喪禮未終時秦人已廢謚法不用矣安得稱大行哉韋昭云大行者不返之詞小爾雅云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此解得之

青雲

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蚤有青雲之志梁袁宏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晴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後世乃以由賤而貴為致身青雲謬矣

黃冊

十修漢書卷九

十

戶籍曰黃冊張瑄疑耀謂唐制男女始生為黃所云黃口也始生黃口即登于冊故謂之黃冊考之史齊高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宋何子樂傳云公家取信黃籍籍年既滿便應扶持黃籍正今黃冊非始于唐也又考晉范甯疏云聖王制作籍無黃白之分是知又有白籍土著為黃籍客戶為白籍土色黃故以黃名

通峭

魏收有通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云自知伯

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遂轉為波峭亦是此義

渾脫

草木子云北人殺小羊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操軟用以盛乳酪酒渾謂之渾脫按宗晉卿舞渾脫公孫大娘渾脫舞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氍帽皆喻其柔軟若無骨而脫也

起復

禮父母之喪哭無時起復非古也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者以義斷哀往、墨衰從事

卷一

事

既泣哀則蒞事如故號曰起復甘露中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宋沿唐制富韓同在中書一日語及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今則訛為起服矣

詰旦

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廼秀詰旦重門聞警蹕以詰旦為今日然六朝以來如邱遲詰旦聞闔開何遜詰旦鐘聲罷柳顧言詰旦金鏡發李又詰旦行春上苑中江總詰曉三春暮皆用作平旦左傳人所習見豈應謬誤至此按韻書平旦曰詰朝然則詰旦止是平旦之義

繡髹

光武紀諸子繡髹註云繡髹半臂也又云字書無髹字當作裋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髹之說練髹與繡髹同一類也髹疑半臂羽衣故字從髹漢書作裋酉陽作髹髹有繁簡也古有此字、書偶遺之耳何必改為裋乎又薛女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窮袴

禪即袴也古人褲皆無襠女子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有襠之袴多其帶繫不得交通名曰窮袴

卷一

事

見外戚傳今男女皆服矣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鹵簿

羽儀前導謂之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捍敵部伍之次皆

著之簿故曰鹵簿或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唐以前郡官及外命婦皆得用之宋時猶然中官麥永言死給鹵簿司馬溫公言繁縷以朝孔子猶不可況給一品鹵簿乎今惟大駕儀仗得稱鹵簿臣下不敢通稱矣

易象

易者蠱蠱之名蜥蜴是也身色無恒一日十二變易取其變也彖者稀神之名茅犀是也犀形獨角知幾知祥彖取其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得見按圖而想其形耳象取其想也卦者掛物之杙也爻者交疏之窓也卦取其示爻取其交互而旁通也

五行

改火

燧人鑽木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櫟色玄以象水也然四季取火何獨夏季重取之乎朱子語錄曰土旺于未故再取之

空桑

列子天瑞篇伊尹生乎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水浸其邑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而得嬰兒即伊

尹也及考楚詞有曰踰空桑今從女註空桑山名此山在冀北或云在陳留伊尹必生于其地也如劉備生樓桑之類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注云行李使人也故遂以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不知行李即行使也舊文使字作學傳寫之誤遂作李又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乃用理字古文李理二字通用理料理也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

鄂不

詩棠棣之花鄂不韡韡

詩棠棣之花鄂不韡韡不無風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花蒂也詩疏云花下有萼下有跗華萼相承故韡韡而光明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詩旨固非字義亦謬湖州有餘不溪不字音在亦音俯

短褐

短褐當作袒褐以為短者誤也袒音如戊反漢書賈禹傳袒褐不完師古注袒者童豎所著褐毛布衣賈誼賈殖班彪劉平張衡及貢禹傳凡六見無作短字者惟史記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音豎謂褐衣而豎

裁之省而便事亦非長短之短唐人襲用始以短對長少陵詩賜浴皆長纓與晏非短褐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產自江南買之載還洛陽遂建精室陷列于垣目曰蕭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送如智法師云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以僧寺為蕭寺恐不然也今亦多誤用

鱸善堂

後漢楊震傳伯起客居于湖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注鱸鱠古字通故學舍講堂稱鱸堂或解為膳堂謬矣又讀如鱸暗鮪之鱸則二三大雀豈能銜乎

阿瞞

曹操小字阿瞞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于西內中路兵戈耀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為兵死鬼矣又羯鼓錄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為阿瞞則明皇小字乃與操同也

童烏

舊說楊子雲之子小名童烏有一先輩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作嗚呼字讀蓋歎聲也似亦理長按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楊烏之才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燒尾

唐時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寮慰賀皆盛置酒饌宴之謂之燒尾如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是也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之義對曰新羊入群必燒其尾乃不相觸

纏足

女人纏足或謂始于後唐後主宮人官娘曾見修竹閣女訓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遇閨闥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睢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此說甚有理趣

花書

宋初簡牘往來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章跡書名如五朵雲亦其事也王介甫每書石字為口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國字人花押即其意而省文云爾

慎餘

今書啟左方之末寫慎餘左冲諸語世皆仍之而莫詳其所始偶閱程大昌考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啟必于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知紙尾

上條深春開筆

主

慎餘等語乃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東道

秦晉圍鄭人謂秦曰盍舍鄭以為東道主東漢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北道主人又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史傳之中獨未聞西道之說耳

丈人

丈人尊長之稱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疏廣傳宜如丈人所勸非呼婦翁也或曰泰山有丈人峯因呼丈人

為泰山又轉為岳父酉陽雜俎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竣事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壻鄭鑑官九品驟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南史宋文帝手勅稱蕭思話為丈人亦異

龍鍾

年老者曰龍鍾按洞冥記元封二年大秦國貢花蹄牛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作望仙臺又于陽關外得異石長十大濶三大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言其重大難移也南越志龍鍾竹名張曲江答陳拾遺贈竹簪詩遺我龍鍾節非無玳瑁簪

本深春開筆

丈

說項

堯山堂外紀項斯始末為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祭酒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末幾詩達長安明年遂擢上第

寒食

周舉傳云太原一都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使還煖食然則為子推寒食乃在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特改火時亦寒食故後人混傳耳

乞巧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每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獻天卜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

端午

容齋隨筆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曰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續世說又云齊映為江

十修漢書卷一

北

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瓶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登高

古人：日亦登高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山寺詩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桓溫恭軍張望亦有七日登高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金彩人勝令學士賦詩又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戲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與近臣登高賜宴極歡

子子

蛸蠅井中小蛸蠅赤虫一名子子此郭氏說也淮南子曰子子為蠱徐氏曰子子結蠱水上說文子無右臂子無左臂再讀海篇直音子音結無右臂也獨立也絕種也子吉菊決三音無左臂也短也則子子二字當音吉厥由是言之子字左右臂俱備所以為全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禮記稱跪皆曰坐然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股實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弊非膝席之謂也

十修漢書卷一

北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說命宮中轉六更故楊誠齋詩有天上歸來已六更之句又見蟬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柳聲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橫點即今之發擲耳出七修類稿

五字

郭頌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

英才用此事也解者以五字為詩謾矣

九族

九族之說古傳不同獨戴禮歐陽說云九族父族四五屬之內一父之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二已之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三已之女適人者與其子四母族三母之父姓一母之母姓二母之女昆弟適人者三妻族二妻之父姓一妻之母姓二此兼內外親而言也杜預左傳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則純以外親言

九拜

修潔齋閑筆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注一稽首頭至地也二頓首頓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手也四振動以兩手相擊也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一拜也八褒拜再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之謂哉

王昌

唐人詩中多用王昌而其事無可考按舊本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意其人身為貴戚出相東平必姿儀僕美風標

鮮令為當時所共賞者可知

翁仲

翁仲姓阮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使者至見之以為生皆下拜或曰始皇銷兵器作金人十二曰翁仲

饅頭

饅地多邪術嘗以人頭祭神諸葛武侯之征孟獲命雞用羊豕肉以麵包之象人頭以祭謂之饅頭今訛為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

修潔齋閑筆

變為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不托

五代史唐昭宗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按不托即餠飩麵餅也方言餅謂之飩北方人呼餅為餠北夢瑣言王文公食餠飩麵不過十八片范忠宣謫永州寄人書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殮餠飩不知身之在遠亦與餠飩意同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開筆

錫山劉 堅青城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此年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此年此
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明年明日則有之
矣明月僅見此

暮日

梁徐勉疏云喪三日後斂俟其生也頃送終之禮殯以
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暮暮日謂周一日也暮年暮月
經傳多有之暮日亦僅見此

屠蘇

博雅屠蘇菴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屠蘇酹酒名是
屠蘇為屋酹酹為酒本不相混唐人詩多用屠蘇為酒
至謂元旦飲酒少者先老者為屠蘇飲云屠蘇絕鬼氣蘇
醒人魂妄說也

窈窕

說文窈深也窕極深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為幽閒
深宮之善女是也楊子方言以窈為美心窕為美容故
朱子訓以為德歷考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皆屬居處
朱註亦有可議者耶

苗畬

爾雅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玄云田一
歲曰苗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鄭與爾雅小異鄭說為
是苗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畬漸和柔也新謂已成田
尚新也四歲則田矣

鍾釜

晏子曰齊其歸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于陳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注四豆為區
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
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姑蘇

吳王瑩羽訓其子齊玄云爾維保太王之統緒無底失
墜予于地下懷爾歎從茲以往爾姑蘇我民乎于是起
姑蘇之臺以志之非始築于夫差也

西湖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出典二州輒
為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三處西湖
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是也

逍遙

莊子逍遙篇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

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于世者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尋常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一丈六尺也今但訓作平常者誤杜詩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原以丈尺對數目

咄嗟

晉書石崇嘗為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按咄嗟皆聲也咄殷浩所謂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間也

膝齶

音却愕

說文膝口上阿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膝口下曰函校臚賦注口中之上下曰膝齶廣韻口中斷齶是上為膝下為函齶則通指齒根之內外言之

杓鑿

考工記調其杓鑿而合之宋玉九辯圓杓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是杓鑿本相入之物惟圓其杓而方其鑿故不相入今去方圓二字單用杓鑿不相入于義謬矣

健美

說文健伉也羨貪欲也司馬遷傳大道之要去健美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多誤為嘆美之詞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床瑤席鎮犀渠犀渠乃壓席之物即碑礪也古者坐必席地恐捲動不安往以車渠鎮壓其四角梁昭明將進酒篇宣城湓渠盆亦車渠也

象栴

詩疏以象骨搔首因而為飾名之曰栴栴所以摘髮玉填考云象栴若今之篋子然觀魏風佩其象栴蓋男女通

用乃佩于身以脩剔髮之垢也

朱提

音殊慈

漢犍為郡有朱提山出銀鋼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然今之銀直與古大異而朱提山不聞有鋼矣往以銀為朱提譬若以玉為崑岡珠為合浦也

鬱草

古者釀酒黑黍為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酒色黃而且流動也若不和以鬱草則名毫是黑黍之酒即

宅也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纔屬如淳註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即輦路非道路也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以官署埤內之道為甬道者非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直也征諸侯之不直者也亭與庭古通用亭與亭字畫相似而訛耳今稱日午為亭午

修涿齋閑筆

即直午之義

夏屋

詩夏屋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猶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姐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遂通稱大屋為夏屋矣

式閭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過所敬則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問謂過箕子之閭而式也惟安車乃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乘

車也

參商

兄弟不睦曰參商昔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次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以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以主參參星也商、邱也曰參商者錯舉以見

義獻

禮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義者獻也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為義又禮器之義尊即周禮之獻尊則義獻蓋同義也右軍父子乃以一義命名

婕妤

修涿齋閑筆

婕妤女官名詩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言后妃能供荇菜以事宗廟也接者接見之義余指君王言婕妤之名言接見君王也

駘蕩

漢最善取官名駘蕩蕩皆官名也駘蕩狀其緩行以狗景物之華瀟瀟狀其促轡以週道里之廣悉借馬命名奇甚

英蕩

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

節也干寶曰英刻書蕩竹器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也

黻黻

黻雲起貌黻不明也方州雜錄云黻黻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頓爽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刺國俗謂之眼鏡

輿尸

周易師或輿尸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今人遂以死事諸將為輿尸矣不知輿衆也尸主也謂師當專任不可以衆主也若如本義則弟子輿尸當作何解

朕兆

修溪齋閑筆卷二

七

朕音引目眡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故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為朕又倒讀為朕兆于古無稽

五百

漢宦者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曰五百本為伍陌伍當也陌道也言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人亦曰五百是五百即今之皂隸以除路又以行杖

主臣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平一歲決獄錢穀幾何平

謝曰主臣馮唐傳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唐曰主臣謂主在臣前不容不惶恐不屈服也主臣是一于惶恐屈服之意

相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毛氏以相為視按地志相地名相州與河東相鄰即陸機所云河東有大鼠能為拱立是也若毛氏曰視則凡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獨取于鼠

釜魚

釜魚世多解為危急言如魚在釜不久立斃也其義未

修溪齋閑筆卷二

八

確蓋范丹所居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則釜魚乃喻貧也

令甲

漢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令甲乃最先之令也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簪長有數可以互證

奇字

漢書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乃大篆也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則奇字非奇僻之字也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按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也

猾夏

猾夏人皆訓為狡猾之義按猾小獸名有質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其義本此以其薦入內地為腹心患也

門戶

門是兩戶字蓋雙門也戶其門之半體蓋單門也卿大夫

士徐齊明章卷二

九

夫以上皆有門制士庶則皆戶耳論語曰入公門又曰誰能出不由戶原有分別

跬步

王篇跬舉一足行也白虎通步人再舉足備陰陽也司馬法六尺曰步跬得三尺俗謂之小步人行左步為左

如何

顧凱之啟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寒其栲形如椰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

本領

貞元中有康崑崙琵琶第一後遇莊嚴寺僧段善本遂拜為師段使崑崙彈一曲曰本領何難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則本領二字乃學者之宿疾也

蒯緱

史馮驩往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又蒯緱按廣韻刀劍頭緱絲為緱爾雅蒯草索也蒯緱謂劍緱無絲以草為之也

士徐齊明章卷二

十

晉職官志袴褶之制宋薛昶起冠黑帽緱紫綢以緱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帶中官紫綢外官絳綢蓋戰裙之絡繫也今舊門神將軍有之俗曰緱帶

蟪食

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恨以炙蟪啖之母食之美以示彥乃抱母痛哭然母目從此復明因閱本草云蟪蟪汁滴目中可去瘴翳則陳仲子食蟪餘之李而目有見亦為此歟

搏黍

禮侑食搏黍授祝以薦之尸也柶在黃祖座上

至衛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謾此即搏黍也
以為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漢春
鋤影外天說文春鋤白鷺也不知何出

繫馬

齊威公城楚邱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
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良馬也繫
馬千駟弗視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太牢

牢俎也太牢謂牛羊豕皆具少牢謂去牛惟用羊豕也
觀禮記可見今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與唐人稱牛僧

太牢

上

孺曰太牢楊虞卿曰少牢同一俗謬也

廁踰

漢萬石君傳取親中帟廁踰身澣洒注蘇林云踰音投
顏師古云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則廁踰為
衣服明矣今多謬作糞溷

飲器

飲器韋昭以為桺榼晉灼以為虎子之屬榼即今之匜
榼虎子便溺之器二說皆非二字原出張騫傳匈奴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
血盟是飲酒之器也

橐街

漢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按三輔
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懸首于此
欲使外國知畏耳

幽閉

碣石刺談婦人幽閉即柵竅是也其法用木槌擊婦人
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永
不能矣是幽閉之說也柵字出吕刑

三揖

禮有九拜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

三揖

上

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
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天揖推手小舉之

四刑

管子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此謂四刑郅康節
大寒不出大暑不出大風不出大雨不出其以避四刑
耶

勿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詩勿剪勿拜剪者斷也勿拜則
不惟不剪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為長
者折枝與肢同謂屈其肢也拜者折枝之謂也

葉拱

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郢正

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觀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匠石豈可作郢人而今動曰郢正郢削何耶

景仰

詩高山仰止景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景行當

修溪齋開筆卷三

事

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也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是矣今用景仰景慕俱非

絕倒

絕倒二字古者通用今獨用為咲自韻府注衛玠誤之也按魏書李苗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又北史崔瞻讀父碑未畢哀感而絕倒觀此安得獨為咲

容易

漢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今稱事之不難為者必曰容易是誤讀也

祖道

周禮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祀輶註行山曰輶封土為山於國門之外祭之以牲也蓋祖徂也徂往也祭因名祖即所謂犯輶之祭也詩云取羝以輶又云仲山甫出祖又云韓侯出祖皆即此義

杯土

駱賓王檄一杯之土未乾前漢書張釋之云長陵一杯土注步侯切音哀合手掬之謂杯非杯蓋之杯也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劉禹錫詩血汚城西一杯土藝文類聚以一杯入杯門非也

修溪齋開筆卷二

事

憔悴

楚詞形容顛顛左傳雖有姬姜不棄蕉萃班固賓戲朝為榮華夕而焦瘁杜詩江山憔悴人楚詞言困杜律言愁左傳言色謝班固言勢衰四者字體固不同而字義亦有別

委蛇

詩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逶移西京賦曰聲清揚而蛟蛇天台賦曰路威夷而脩通樂郊詩有水出逶夷蓋聲同而字屢易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陀

把麻

唐六典通事舍人多不知書至宣麻多失句讀拾遺聲以助之謂之把麻、黃白麻即紙也詔令寫于麻上把持之使無失讀也

匪頒

匪作筐謂貯于筐而賜之非也按周禮廩人以待國之匪頒註云匪音分謂待國之分賜也太宰八曰匪頒之式亦讀為分

洞簫

東坡遊赤壁舟中吹洞簫者乃綿竹道士楊世昌洞簫

修潔齊開卷三

即今短簫獨管可裁若蕭史弄玉吹以引鳳者乃古編簫形如鳳翼世人作鳳臺圖畫洞簫者非

筵篲

秦箏琵琶咸阮皆絲木相去不及寸筵篲絲木相去甚遠每彈則聲自空出故曰空侯至云師延為空國之侯所作者曲說也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眾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為是越絕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步兵

春秋步兵曰徒兵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白捕白役皆此意

刑餘

刑餘謂閹宦也宋文帝引沙門釋慧琳升榻顏延之曰同子參乘表緣正色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則沙門亦稱刑餘

潦倒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醞藉潦倒士耶又

修潔齊開卷三

北史崔瞻列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則潦倒非言行煩瑣及偃蹇不偶之謂也

絳帳

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伎因施絳紗帳符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亦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輒以絳帳歸之師道殊謬

萱堂

詩焉得謾草言樹之背釋文謾作萱說文又作蕙皆草名今人忘憂北堂謂之背言其背陰也初于母無涉俗

稱母為萱堂不知何據

堪輿

楊雄甘泉賦曰屬堪輿以壁壘今注堪輿天地之神也韻會曰堪輿天地總名說文曰堪天道輿地道今獨以加地理稱堪輿家非也

伏社

杜詩尚想東方朔詎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為誤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也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

雌黃

修涪齋閑筆卷二

上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耳故可否文章謂之雌黃

刮鏞

巾箱書始于東漢至唐宋則為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鏞皆蠅頭小楷梓行于世

寒具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浣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即俗製油餠餅一名饅餅

以備寒食不火之具故名

裹蒸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用竹籊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田更

列子垆外田更田更野老也研北雜志程義父云三老五更字當作叟今嫂字或作嫗可以驗知按二王書嫂多作嫗蔡中郎亦云叟字之誤

老米

修涪齋閑筆卷二

下

劉貢父幙次與三衛相隣諸帥玩一水晶盃問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米也老米二字佳寔以譏諸帥也

劍器

劍器乃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而雄粧之寔空手舞也見文獻通考舞部杜詩公孫大娘歌無一字涉劍可知列子蕉鹿悞為芭蕉與劍器認為刀劍並相沿千古矣

颶風

韻會颶風海中大風也韓文公詩颶起最可畏房千里

投荒雜錄云南方颶風以其四面風皆至蘇東坡颶風賦颶風者具四方之風永嘉人謂之風癡今書作颶因讀為貝初無此字

野馬

莊子野馬也野馬日光一曰遊絲水氣也龍樹大士曰日光着微塵風吹之野中轉名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

樹介

春秋書雨水木一名樹介：又作稼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合璧事類則云霧淞重窮漢備飯甕霧淞木冰也豐年之物

藉藉田

天子親耕藉田按玉篇鋤藉也天子親耕有事于鋤故曰藉田無草頭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孟子助者藉也藉之為言借也此借民力之意則當从草作藉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寔助穀各二十為四十共名百穀詩曰播厥百穀非漫無所指也

擊壤

周處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破鏡

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鳥白頭之類

椒房

漢世呼后妃之家為椒房之親鮮者曰以椒塗壁取其芳香也按詩椒聊之定蕃衍盈升椒茱萸皆有房象子孫之蕃衍衆多也椒塗之說非

盼蠻

盼蠻諸書俱曰蝟虫當是跳躍之踊無翅而棲于甕中作響若有翅然俗呼為蠻子盼與盼同盛布也布其聲于外也

蔚藍

老學庵筆記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鮮也子美詩上有蔚藍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則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矣恐因杜詩而失之

負版

負版持邦國圖籍郭青螺偶記以為誤也負版即凶服也家禮喪服補注衰綴在左衽上負版綴于衣後式負版者式凶服之負版者也重喪服也

神糞

列子壺嶺山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糞臭過椒蘭味過醪醴水經注汾陰縣南西去河平地開源漬泉湧呼之曰漢魁

歸墟

湯問篇渤海東有大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一名歸墟即莊

修潔齋閑筆

卷二

子所謂尾閭是也

矛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盾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今云自相矛盾語意本此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謂後步越過前步也今解為竈上有釜字上有父字跨竈者越其父也不典甚矣

樓羅

五代史劉銖惡史弘肇楊邠于是李業譖二人于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樓羅兒矣樓羅幹事之稱演義云人能樓攬網羅謂之樓羅

唱喏

音惹左傳使訓群騶知禮注騶唱喏聲喏玉篇唱訶也貴者將出唱使避已故曰唱喏亦曰鳴騶即孟子行辟人也俗謂揖為唱喏不可曉

夫子

孔子號夫子以嘗為魯大夫弟子連官稱之尊以別餘

修潔齋閑筆

卷二

人也故後之尊師者例曰夫子公羊傳子沈子公羊子何休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朱子稱子周子程子亦尊師之意

太平

漢食貨志耕餘三年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故曰泰平孟康曰泰階三台星泰階平而天下治然泰後書多作太蓋西至日所入為太蒙東至日所出為太平曰太平者如日之方升而極明也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

錫山劉 堅青城

王步

書王朝步自周大夫不徒行王何以步蓋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何國

泗州大聖僧伽傳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以來云不知何國人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吳會

吳會乃吳郡與會稽古會稽郡寔開治于吳故稱吳會

一修潔齋閑筆 卷三

齊高帝詔吳會二郡以禮迎褚伯玉可証會讀為稽

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泗史記吳寇蓋泗、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

拜火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具食過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佛印

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賈寔進士而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見群談採餘

伯樂

石氏星經云伯樂上天掌馬之星孫陽能識馬故稱伯樂若王良造父之類非原名伯樂也

斂衣

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見搔首集

簇酒

一修潔齋閑筆 卷三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掃帚人門每寒飲一盞報之號為簇酒出叙閑錄

白善

圖經始興縣山中多白善用以浣衣本草注土以黃為正色白為惡色後人諱之呼為白善

黑子

子與誌同趙普彈丸黑誌之地蓋言如黑子之在面点地無多也

射策

科場對策為射策咸謂如射覆之射唐摭言載漢射策

乃列策于案令士子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也

露布

奏捷之書謂之露布蓋欲速于上聞不函封也文心雕龍所云露板不封布諸觀聽是矣

塤篪

書云八音克諧七音各自為五聲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故伯吹塤仲吹篪喻同氣也

先後

韓退之南山詩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前漢志見神于先後宛若註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

一修溪齋閑筆卷三

鞦足

太平廣記李仁渠鞦足見董璋鞦足當是穿鞋二字雅甚

纏頭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即以彩物相贈謂之纏頭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故杜詩云舞罷錦纏頭

下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即今稱妻曰房下也

運甕

陶侃運甕、甕也說文瓠甕甕也廣韻瓠甕謂之塹即甕也詩中唐有甕謂廟中路甕也今訛為運甕

面首

宋孝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面首即俗所謂有頭面人也

大高

淮南子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陳世祖詔昭事上高天稱大高上高頗新疑為上牲未聞所出

步欄

步欄長砌也楚詞曲屋步欄杜詩步檐倚杖看牛斗用

一修溪齋閑筆卷三

此

飛閣

方言船首謂之閣閭郭璞云江東呼船頭屋為飛閣釋名船上重屋曰飛廬

略衍

略衍橫木橋也蘇子瞻詩略衍橫秋水浮屠揅暮烟錢牧齋每喜用此二字

艇板

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透板俗所云跳板也

蕤蕤

唐詩春樓不閉蕤蕤鎖又望見蕤蕤舉翠華蕤蕤旗名
鹵簿中有之今俱解為草木之狀

綢繆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襍襍結而可
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落霞

落霞乃鳥也形如鸚哥稍大遍體皆緋羽螢雪叢說以
為飛蛾誤矣

鼉采

一修潔齊開筆卷三

鼉采美王也顏師古云鼉古朝字每旦有白虹氣光采
上出故名朝采猶夜光之璧也

木難

廣志曰木難五色珠也一曰色黃生東南越志謂金
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古今注太平御覽俱作莫難

石溜

戰國策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石溜
猶言石田非膏壤也

簾韃

董卓傳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註引方言曰

藏箭者謂簾藏弓者謂韃左氏傳云右屬囊韃

苞苴

苞者以茅裹苴者以茅藉詩箋云以果寔相饋遺者必
苞苴之魚肉之類亦用苞苴

品藻

品藻苔名一名品落以落形如品也出南粵志又人有
鑑別者曰品藻蓋言能品第文藻也

貪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也墨乃不
明之謂若曰貪則何解

一修潔齊開筆卷三

支吾

支吾當作枝梧項籍傳曰莫敢枝梧是也小柱為枝大
柱為梧

膏育

左傳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按說文育心之上膏之
下也膏即馬也

天紳

天紳瀑布之下垂也韓退之詩懸瀑垂天紳孟東野詩
簷溜擲天紳

僕隄

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溪隧溪隧徑道也又熏隧門外道名見左傳

蘭若

梵言阿蘭若或解曰無諍也或解曰空靜處也未得真義按蘭香草也若乾草也乃香潔草菴之意

軍持

梵語軍持一云軍遲瓶也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金勝

金勝寶也不斷自成光若明月晉孝武時陽穀氏得金

金勝寶

勝一枚長五寸家遂大富今人日遺勝此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有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者謂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

黑暗

詩人多用方言南方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故老杜詩云黑暗通蠻貨

黃嬌

段子新貧而好酒人有以錢遺之者必盡送酒家名酒曰黃嬌

扶老

歸去來詞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有鳥亦名扶老古今注云禿鶯也

青奴

青奴竹夫人也黃山谷曰憩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名曰青奴

區脫

李陵語蘇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名胡兒所以候漢者

夷庚

夷庚平路一曰往來要道也左傳以塞夷庚陸機辨亡

旋皇輿于夷庚

夸毗

爾雅夸毗體柔也按夸毗本作誇毗正是體柔之義朱子釋詩毋為夸毗曰夸大也毗附也疑是臆說

炙輶

淳于髡之言如炙輶考古者車行嘗載膏以塗軸輶盛膏之器炙之雖盡猶有餘流喻其言之不窮也

膠葛

楚詞遠遊云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曼衍而方行楊雄傳

注膠葛上清之氣也

焚輪

詩云維風及頽爾雅焚輪謂之頽暴氣從上下也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

綿蕞音隊

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如淳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師古曰蕞與蕞同

合要

合要辭即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見左傳

疆場音易

九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言疆土至此而變易也凡屢見皆疆場今俱誤為疆場矣場音膏

輜重

釋名輜重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稗官

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按細米曰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

隱民

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如有隱憂古字隱與殷同

跋扈

漢質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胡三省註云爾雅跋扈而大曰扈跋者不由蹊徑而行直欲跋而踰之

左纛

左纛者以羗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駢馬繫上繫纓在馬膺前如索袞即馬纓也

旁午

旁午霍光傳注分布也韻書交橫也按午居正陽位縱也旁則橫矣旁午猶縱橫之意

藥石

古醫用針以石為之名曰砭後世易以金耳故藥石者謂藥與砭非金石之石也

羅織

羅織將囚倒懸石絕以醋灌鼻鉄圈束首火甕鉄籠逼迫服罪此等之刑名曰羅織謂非本罪所應得也

窟礪

窟礪子亦曰魁礪子作偶人以戲本喪樂漢末用之于嘉會見海錄碎事

赤壁

魏志赤壁初戰操軍不利此嘉魚西岸與烏林相對之赤壁蘇子瞻賦錯認為黃州赤鼻山

息壤

羅泌路史洪水滔天絲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鼻之出入息也

折閱

尚書關石注彼此通同而無折閱謂之關荀子良賈本為折閱不市注閱賣也折閱猶俗謂折本也

鄭重

修澤齋開筆卷三

七

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書關古注曰鄭重猶言頻煩也今則以尊重為鄭重

鐵鹿

古詞長檣鐵鹿子鐵鹿以鐵為轆轤而拘帆者故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軸而動之意

偏諸

偏諸若今之織成急就注云承座于床上織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座

繪寔

繪寔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成寔磨大

紫龍涎中以畫金石色透金玉一寸

雲子

漢武內傳武帝煉丹以赤者為風寔白者為雲子又太上之藥有雲寔杜詩飯抄雲子白

典斟

陳無咎晏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滿以盡誠敬之道

白席

老學庵筆記北方民家凡吉凶事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

修澤齋開筆卷三

七

識韓

韓荆州名朝宗思復之子也在荆州有恩愛至今有韓公井李白所云但願一識韓荆州者也

郇厨

韋陟厨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實緣須入郇公厨

濫竿

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竿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竿而濫于三百人之中以食祿言非分也

遮莫

鶴林王露曰遮莫猶俗云儻教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言儻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

建瓚

史記高屋之上建瓚水注瓚盛水瓶建翻水也韻會翼也覆瓶水于高屋之上其下注之勢順也

鐵躋

撫言鐵躋燈臺之別名也胡鉦與裴晉公會事犯令者擊以鐵躋

鴟尾

宮殿鴟尾非鴟也乃虫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

修溪齋閑筆卷三

非

飾以虫尾虫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

鞅掌

鞅馬頸革一曰纓言纓絡之也鞅在掌中不得輒放故詩人借以喻靡盬賢勞其即羈縻牽絆之義乎

沐猴

漢書沐猴而冠注沐猴出屬賓國即獼猴也獼沐音同

非沐浴之謂

望羊

史記孔子世家稱文王眼如望羊按漢書註羊畜之能遠視者也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視也

鸛鵒

疑耀云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鸛鵒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為裘不知何義

胸臆

胸臆瓊州地名是蚯蚓也上音屈下音忍蓋狀其物也瓊地多此見王澗雜書

聖周

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嬰註火熟曰聖燒土治以周于棺也

神道

修溪齋閑筆卷三

正

李廣傳李蔡得賜塚地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蔡其弟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者言神行之道也

僧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湍等出家尼之始也

寺觀

明帝時西域僧至雒陽處之鴻臚寺後世僧居皆曰寺元帝求方士處于昆明觀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古人水

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送窮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斂衽

婦人拜稱斂衽留侯世家鄴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原不為婦人言也

泣血

宋人過客之時臣寮私札稱泣血言至于互相慰吊自漢以來未之廢也今亡矣夫

修潔齋開筆

羅敷

羅敷姓秦氏邯鄲美女其夫名王仁故賦陌上桑又嚴延年女羅紉嫁昌邑王賀

許負

善相人者許負本婦人按楚漢春秋高帝封負為鳴雌侯

餓莩

藁草木零落也一作莩荒年細民以草根木皮為食今草木零落則無可為食矣故曰野有餓莩

追蠡

趙希鵠云追琢也蠡剝蝕也畫家滴粉凸起謂之追粉詩追琢其章追亦訓雕言鐘之款文追起處剝蝕也

文章

考工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白黑謂之黼黑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款識

古器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居外識居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

英雄

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一人而文

修潔齋開筆

武兼之方稱英雄曰能曰豪皆獸名亦此義

丈夫

學圃葺蘇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足下

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輒悲曰足下足下之名始此

布代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女壻為布代

酒保

鷓鴣冠子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其名始見于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為庖宰也

蒼頭

漢書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盧兒又彭寵為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于良人

阿奢

奢集韻作爹唐世稱乳媪之夫曰阿奢寶懷貞娶皇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

王八

修溪齋閑筆

卷三

罵人曰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鹽人呼王八賊也今人謔以為男猥

返壁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僂負羈饋盤食寘璧焉重耳受食返壁故事本此

若干

若干見禮記一稱如干者數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干言其數之未定也累至百千萬亦如之

襌襪

程曉詩今世襌襪子觸熱到人家炙穀子云襌襪涼笠

子也集韻襌音柰襪音戴二字不曉事之稱

針氊

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于錫坐氊中刺之流血故今人云如坐針氊

鄉里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荒况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白虎通兄况也况父法也廣雅兄况于父

修溪齋閑筆

卷三

索郎

試鶯家多美釀而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鶯恒曰此豈為某設耶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

烏鰂

宋遷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南越志烏鰂懷墨江東取墨書契以給人物逾年墨消止空紙耳

需頭

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四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發也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二年改佩龜以龜為玄武也

詩瓢

唐球喜吟詠然稿為丸貯以大瓢浮于江中曰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耳流至新渠識者取得其詩遂傳

繩床

胡床胡人偃坐而睡故名隋以識有胡字改名交床唐穆宗長慶中又改為繩床

味諫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

上修齊齋南華卷三

五

注我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名曰味諫

文樽

東坡在蜀以銀竹尺許裁為雙筒謂之文樽孫太初詩云眼中愛竹只數根他時留取雙文樽

東坡

南賓志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樂天遺跡蘇長公因慕樂天故以東坡為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于西弄註弄巷也楚詞五子用失乎家街註官中別道如永巷之類南方曰弄即北之街衙

河厲

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陽鱉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入境有冠蓋來迎者曰車驅之所謂陽鱉者至矣陽鱉魚名不釣而來喻不招而至者也

神守

上修齊齋南華卷三

辛

北戶錄鯉魚能變化飛越小湖養魚者置紫數頭池中鯉不能去謂之神守

山郎

漢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註山財用所出故取名焉

私白

唐宦者傳宣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閹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閹為中官區數

馬人

韓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注云出後漢馬援傳又

繁昌山名馬人在銅官鄉山多奇石形肖人馬故名

猶豫

尸子曰犬五尺為猶說文隴西謂犬為猶或以爾雅所云猶如鹿善登木聞人聲則豫緣木上下也

不借

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放翁詩遊山雙不借

方麴

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羊孚雪贊右軍蒲葵是其事也麴說文作笛蓋竹織方扇也

修潔齋閑筆

卷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陶南村說邪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容齋隨筆學齋佔畢用之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文字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為字合體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相滋故曰字

臨摹

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曰臨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

精鑿

儒家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得五斗為穀四斗為鑿三斗為精鑿作鑿見丹鉛錄

句讀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韓文公師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

花之

沂水縣有花之寺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

修潔齋閑筆

形故以為名周雪客有花之詞一卷

已吾

水經注陳王削地以大棘鄉自隱隸之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大士取以名集殆以陳姓邪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

錫山劉 堅青城

委蛇魚雅

說文委從禾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蛇行紆曲以喻大
夫行動有法若禾之垂若蛇之行也魚、也雅鴉也魚
與鴉其飛行必成隊喻人動容中禮無錯亂也故曰委
委蛇、魚、雅、四字義各分

鹵莽滅裂

長梧封人曰予昔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寔亦鹵莽而
報芸而滅裂之其寔亦滅裂而報按鹵莽地也莽草淹
也

一修潔齋閑筆卷四

地也滅赤地也裂龜坼地也四者皆地之不可耕芸者
也

東隅桑榆

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
謂之桑榆言晚也東隅之隅當作隅即書所云隅夷東
方日出之地謂蚤也異與赤眉戰先敗績回谿後獲勝
谿池言失之于蚤收之于晚也回谿谿池皆河南地名

綠蟻白墮

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然酒之美者其上有華
其色綠斟則汎、然浮于杯間洛陽伽藍記晉河東人

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謂酒曰白墮猶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意也

大采小采

禮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典瑞篇云王搢大圭執鎮
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云大采者五采也纁絲為
纁五色俱備以藉王也五就五匝也一匝為一就小采
三采也朱白蒼三色是也

後席前席

孔子問言注負牆却就後席商鞅見秦孝公不自知膝
之前席漢文帝前席賈生古者坐于地以莞蒲為席天

一修潔齋閑筆卷四

子諸侯則有黼黻純飾坐則居中逡避不敢當則却就
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直一席有前後耳

辟廱類宮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註辟明也雍和也類之
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王廬水之外圓如璧類
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解不同疏以為禮註解其
義詩註解其形

歐柳白檜

蜀岡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柳公
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是也白樂天為

蘇州牧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百姓愛而思之名曰白公檜以比甘棠云

胼胝皸瘃音連之均從

胼胝皮厚也人勤苦則手足皮厚李斯傳禹手足胼胝墨子重繭而不休息繭本作跣亦胼胝意皸凍裂也瘃寒瘍也寒甚之病李甘傳凍膚皸瘃莊子不龜手之藥龜與皸同

睢音雖又音誰眦音眦又音自又眦音眦又音自又

睢仰目也眦張目也眦眦小人喜悅貌恣睢暴戾也漢五行志恣睢者衆荀或傳負巧恣睢眦眦眉上曰衡王

修潔書卷四

三

莽傳盱衡厲色又莊子眦眦、則元氣也眦眦舉目相忤貌范睢眦眦之怨必報眦亦作眦孔光傳眦眦莫不誅傷左雄疏髮鉗之戮生于眦眦

書瓶酒經

瓶酒器亦以盛書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語借書一瓶還書一瓶後人訛瓶為癡遂以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經亦酒器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晉安人餉人酒一經二經至五經他境人聞之不達其義聞五經至遂束帶迎于門乃是酒五瓶出聞見侯鯖二錄

竹根藍尾

杜甫詩共醉終同卧竹根白居易詩三杯藍尾酒按竹根杯名以竹根為杯也庾信山杯捧竹根可証藍又作婪宋景文詩且盡燈前婪尾杯葉石林訓為貪婪非也藍當作蘭即酒闌人散之時淳于髡所謂主留髡而送客當時能飲一石者也

朝陽夕陽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山東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旦暮之謂也亦猶諸侯見天子旦見曰朝暮見曰夕云耳春朝朝日秋夜夕月亦讀作潮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正謂山東西也今

修潔書卷四

四

以朝陽為曉日夕陽為落照誤

眉語眼語

婦人之眉最善盡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李白詩眉語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毵、柳渾詩窓疎眉語度又太白閒將手語彈鳴箏即以手為手談也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也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為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

避于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今訛為五株故陸贄詩云不美五株封李白詩序云登封泰山五松受職至今沿襲不改

四皓采榮

楊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諸註皆以榮為榮名殊可鄙笑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曰草華謂之榮俱不詳所自出山海經鼓鑿之山有草名榮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即伯夷采薇鮑焦米蔬之意

雞口牛後

一修漢書卷四

五

蘇秦說韓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雞為雞尸毋為牛從尸主也一解之主所以將眾者從、物者也隨群而往制不在我矣此于縱橫事頗相合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夫人細君

徐夫人男子姓名荊軻傳得趙人徐夫人七首漢武帝時丁夫人越人也以詛軍為功右師細君亦唐博士姓名見包咸傳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今人稱妻概曰細君誤矣若云細

小也則小君乃諸侯稱妻之名朔又安得稱此

白癡白醉

左氏晉樂書中行偃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又前漢書昌邑王傳衣服言語晚起清狂不慧注不狂似狂故曰清狂如今白癡也唐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置一銘內有銘句云映簷白醉白醉以對黑酣甚佳

函大方丈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為大謂席間之地可容十

一修漢書卷四

注

尺也蓋席制三尺三寸三分近間三席是一丈或謂大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也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故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

青瑣白間

漢書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魏都賦皎、白間離、列錢張說注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今門之有亮隔者

刺鏤為連環文本注是白間即今菱花窓牖文如列錢
自生虛白非以白塗為錢文也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緹其上蓋以紫泥
裏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趙皇后傳曰中黃門
田客持詔記盛綠緹方底封御史中丞印其曰方底即
詔函也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外又有綠緹封裏之
也御史中丞印即謂中約書者是也約書云者約結也
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即封緘也

國家縣官

一修漢書卷四

七

漢官儀封禪記詔百官以次官國家隨後明日太醫問
國家起居國家曰不勞東平王傳今暑熱縣官年少霍
光子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國家縣官皆
謂天子也又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稱天家廣
記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稱官家猶言帝王也資
暇集云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又曰宅家

斯須須臾

孟子斯須之敬禮記不可斯須去身中庸不可須臾離
斯須、臾皆不久之意然未有明注考韻會方氏曰斯
者辨于此須者待于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

合之頃也惟須臾無明注又考說文束縛拚扭為史以
申从乙徐氏曰申束縛也乙屈也一屈一縛頃刺而就
故曰須臾斯與須臾異與史異不可不辨

寧馨兒

寧音馨阿堵

王衍神情清秀總角時見山濤曰何物老嫗音生寧
馨兒宋廢帝性凶暴母疾篤召之不往母患之曰持刀
來破我腹那得此寧馨兒寧馨猶言恁地也又王衍嫉
妻貪鄙口不言錢妻以錢遠床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
物去顧凱之每畫人物或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
在阿堵中李耕之女奴美容長子欲蒸之詔曰可于

一修漢書卷四

八

東南隅相待少頃然燭豁音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
這裏宿阿堵猶言這箇也

笨伯

笨蒲本反伯黠丑各反伯

晉書羊曼任達類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
放為宏伯郗鑒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伯下壺為裁伯
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號
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其後更有四伯江泉以能
食為穀伯史疇以大肥為笨伯張巖以狡妄為滑伯曼
弟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黠不自拘簡之意
猶云遺遺也作事不敏捷曰笨譏其肥也唐書常袞傳

世謂之黠伯以其黠；無賢不肖之辨云黠疑與黠同

首鼠章首

灌夫傳首鼠兩端吳越春秋章首倥偬也俗云虜頭蓋鼠性多疑出穴常不果一前一却虜胆怯飲水見影輒任奔道書虜首無魂

胥靡餘胥

傳說胥靡莊子註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周公曰憎人者憎其餘胥廣韻須者賤妾之稱古人以婢僕為餘須亦作餘胥

月朝月末

一修潔齋開筆卷四

九

曹操遺令云吾嬖好伎人皆共銅雀臺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月朝謂朔也庾黔婁傳云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月末謂晦也

金井銀床

古人鑿井有置鉛錫其下者曰金井唐人謂井欄為銀床非也銀床乃轆轤架也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用以汲水東坡詩露帳銀床初破睡直以銀床為卧具

王卮無當

左思賦嘗引王卮無當以譏楊雄而卮當之為何物則不鮮也按演繁露當者底也以王為卮信美矣而其下

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為適于用也

盛服先生

禮記徵明盛服左傳盛服將朝漢路溫舒傳盛服先生不用于世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註盛服先生謂儒紳也

長年三老

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蔡夢弼曰峽中以舟師為長年舵工為三老余氏辨林舟人謂之駕長俗呼為家長非也攤錢博也

下走賤累

一修潔齋開筆卷四

十

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是也稱妻曰賤累漢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啟慶委質

詩不遑啟慶左傳策名委質啟慶長跪也兩膝着地而立身委質屈膝也拜則屈膝而委身于地

鳧藻魚水

杜詩傳士卒鳧藻蜀志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鳧戲于藻光武之士卒以之魚忘于水先主之君臣似之

病力力疾

汲黯傳今病力謂病甚也杜詩力疾坐清曉謂雖病而勉強之意

八月不月

女子天癸謂之月事以時下曰八月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八月過時不下曰不月內經女子不月

甌窶

偏側之地汙邪下地也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謂偏側汙下之地皆生五穀篝簞與車皆滿也

地骨氣

博物志地以石為骨物理論之精為石氣之桼也氣

修齊齋叢書卷四

士

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地骨氣桼皆石名

中儀小儀

唐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整羽衣小儀澄淡轉中儀

騎吹鼓吹

古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別列殿庭者名鼓吹從行者曰騎吹

判妻入子

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出妻再嫁者入子媵妾不聘者

王樓銀海

王樓肩也銀海目也見道書東坡云凍合王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什器家火

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共其器物故稱什器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故稱家火

厘毫絲忽

毫者獸之毛絲者蠶之所出比毫尤輕忽蜘蛛網也較絲尤微而細故取以為數

都城百雉

修齊齋叢書卷四

士

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以淮水不過三丈也故曰都城百雉

尾大不掉

西域有獸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故曰尾大不掉非喻言也

象魏兩觀冀闕

古者宮庭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其上圓下方兩觀雙植中不為門在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以其懸法謂之象魏象法象也魏其狀巍然高大也以其記列教令謂之冀闕冀記也闕中央闕然也以其使民觀之謂之

觀雙植謂之兩觀名雖殊其寔一也猶今年門然

瓜葛葭莩肺附與肺通又同病

瓜葛蔓延相及屬之綿遠者曰瓜葛王導嘗與其子夷爭道導笑曰相與瓜葛葭蘆也葭蘆中白也雖薄而不相離親之薄者曰葭莩中山王傳非有葭莩之親肺附言肺肝相附着通屬籍託心膂者曰肺附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吹綸方空輕容

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楊用修引梁費昶詩金輝起送步紅彩發吹綸以為婦人所執如煖扇之

十條漢書卷四

上

類似屬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統方空穀吹綸絮註統素也冰言鮮潔如冰也釋名曰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寄白樂天輕容樂天製為衣而詩中容字被人妄改為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想即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凡三師古曰縱與纚同即今之方目紗也王安石詩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鬼薪白粲城旦春

漢律男子有罪使取薪給宗廟曰鬼薪謂供鬼薪也且起行治城曰城旦婦人不與外徭使擇米正白曰白粲但春作米曰春鬼薪白粲三歲刑也城旦春四歲刑也

三楚三吳三晉三秦

淮北沛陳汝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貨殖傳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魏斯趙

十條漢書卷四

車

籍韓虔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為山西北直河南三處三晉也見資治通鑑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三秦也見史項羽本紀今謂蘇州為三吳湖廣為三楚山西為三晉則太大大至謂陝西為三秦則縱橫不三百里又太小皆未深考之故

乙

韓文公讀鵲冠子乙者三滅者二十二注十有二字歐文忠詩譜後序云增減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按史記東方朔上公車三千牘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

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塵

鄭司農周禮註曰塵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虛也說文市物抵舍曰塵即今人浮鋪也陳相願受一塵正不敢奪人告以處他國之意日月星辰所經之道曰彊度亦從塵俱暫宿之義

步

述異記上虞有石甌步吳中有瓜步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又水際謂之步柳子厚鐵鑪步誌云江之游凡舟可縻而上

十修澤春開筆

卷四

下曰步故韓文步有新船而不知者矣改為涉

鑽

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宋呂申公喜釋氏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雅

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仲雅受六

升季雅受五升今稱雅量本此

謁

名刺謂之謁古者請見必有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之史記婁敬欲見漢王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今造請概謂之謁未辨此義

緡

緡錢二十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一緡是一千也

煬

十修澤春開筆

卷四

煬即向火之向非音煬也莊子煬者避電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電口唐詩老人秋煬火其音可証

腊

市肆有雞腊當隻白煮為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按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為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為腊

膽

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生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後左足冬後右足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蟬蛇

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魚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燧辰音

小雅印烘于燧爾雅燧炷也說文行竈也孔氏曰燧者無釜之竈止以然火今之火爐也

服

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古人多以蜃為器服度曰服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服

蔡

鄭春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此山之龜也故龜名蔡

一修潔齋開筆卷四

主

桃

桃始祖廟也杜註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為桃聘禮云不腆先君之桃尊而廟親非桃毀之義

宰

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方言冢也秦晉之間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

鄂

鄂額也有垠鄂也幽州人謂之鄂見釋名泰同契云經營營鄂鄂疑神以成軀

櫝

爾雅櫝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為茶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櫝者即是

酒

茅亭客話虎以狗為酒猫以薄荷為酒蛇以茄為酒鳩以桑椹為酒波皆食之而醉故知其為酒也

拾青紫

拾青紫如拾地芥夏侯勝語也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顏師古注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詳考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不審何據

一修潔齋開筆卷四

主

賜牛酒

漢例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災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即自殺諺有云此孟難飲

障車文

古有催妝詩又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箕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惜其文不傳想即催妝之類也

不落莢

前朝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落莢曹方湖云不落莢麵食也是日為佛節故有此賜正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即今之粽子

伽南香

香品雜出海上諸山蓋香木枝柯竅露木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故為大蠟所穴蠟食石蜜歸而遺于香中歲久漸漬木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諸香惟此種不堪入藥故本草不錄

修溪齋閑筆 卷四

五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母死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弟康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故後人有青眄垂青之語人平視睛圓則青上視睛藏則白上視怒目而視也

犢鼻褌

犢鼻褌注謂形似犢鼻非是按明堂圖人身兩膝以下有穴名犢鼻褌至犢鼻言其短也即寢戚南山歌短布單衣適至軒杜甫同谷歌短衣數挽不掩脛之意

相思子

筆叢謂唐人散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于其

中溫庭筠詩云玲瓏散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

夜半鐘

唐六典更點皆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十八人掌鐘漏唐詩促漏遙鐘動靜聞則夜半鐘不獨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也

寢輿鬼

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即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十一終于所寢之車故號寢輿鬼

修溪齋閑筆 卷四

五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前雨為黃梅雨沾衣服皆敗浣埤雅云江湖兩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鬱蒸成雨謂之梅雨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黴音楚詞顏徽黎以沮敗則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諺為梅耳

日月食

春秋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日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為羅計所掩其說甚無據即抗日之說亦非也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為光對日則光滿焉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考太史局官

劉孝榮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有理但其言日食云月在日上尚未精月蓋在日下

典屬國

不改本國之號而屬于漢謂之屬國典主也子卿為典屬國謂主此所屬之國也

食無魚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驩歌彈鋏歸來兮食無魚蓋中客也

修潔齋閑筆

王鈞斜

春明退朝錄云唐內人墓名宮人斜按斜唐以前已有之隋煬帝葬宮人有王鈞斜在江都治西

白紗帽

六朝士庶帽皆烏紗惟人主晏居着白紗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隋文帝始改易黃袍烏紗

熱洛河

唐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血烹其腸賜食之謂之熱洛河嘗賜安祿山及哥舒翰

款中散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伏讀數遍燒灰入酒飲之名曰款中散

流蘇髻

輕雲髮甚長每梳頭立榻上猶拂地已挽髻左右餘髮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

引光奴

清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將硫黃染衫條或用麻杆燂之即燄名引光奴

蒸報通

左傳註上淫下曰蒸下淫上曰報旁淫曰通小爾雅云

修潔齋閑筆

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

佑祐右

佑祐右三字書為佑易為祐詩為右惟唯維三字書為惟易為唯詩為維其義一也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

錫山劉

堅

九經字數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十萬王山史謂每日讀一千不及二年可週或人事之擾即三年為期亦不甚遠而從事者解何也偶一思及

修潔齋閑筆

不勝警愧

五經人物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數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無傳尚千五百人閻中林天崇世陞著詩書二經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惜未行世

津逮

河北層山靈秀峰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差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中多石室室中若有積卷世士罕克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岳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練精餌食輩耳見水經注虞山津逮軒毛氏津逮秘書本此近見新鐫墨池編虛舟一序津逮作精嫁名耶筆誤耶閱者審諸

叩腹

楊玠娶崔李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

修潔齋閑筆

二

遷今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下老人於翁婿文中用此或疑坦腹之誤殆忘玠事也

文學

漢郡國初皆有文學掾則文學漢官也唐會要云大曆某年月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為文學品秩同將軍唐志云文學授於吏部然無職事衣冠耻之故為散官

筆受

宋朝會要太平興國某年月譯經院成詔梵學沙門一人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其唐世翻譯有筆受官以朝臣為之佛陀多羅之譯圖覺經也房融為筆受

是矣宋太宗始用梵學僧

泥犁

捫虱新話黃山谷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山谷自是不作佛書泥犁耶無喜樂也泥犁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省耶迦字但作泥犁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苦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用一巨皮廂凡人呈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為苦海以資諧戲遇有宴集即命二

一修撰春開筆

卷五

僕昇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街彈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考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即今之申明亭也

輯濯

政和間某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衙屬官輯讀如輯濯讀如翟蓋船官也水衙掌上林有船

官而輯濯有令丞此即丞印無疑

簞日

盧文進言向陷契丹常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土人曰此謂簞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見陸放翁南唐書檠下云此即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為簞日耳簞是竹箔取覆蔽之義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簞日

冬烘

唐以事不了了為冬烘故傳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句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諫官詹丕上章

一修撰春開筆

卷五

擊即官于安國其詞畧云某官人才闕茸辦事冬烘氣以其成都人故云然也時為笑談

陰火

朱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解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煜然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未賦指此耳然不特海也江湖皆然東坡金山寺西湖諸詩可證又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野火如人秉燭色青與火火異

強水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水金

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即有金屑
不沉之綠水書影云此水當以強名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
不可見而其名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全盛時貴遊子
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
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綦

麈尾

陳張博士幾議論詳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麈尾初成
曰當令雖多士如林堪提此者獨張幾耳便以授之令

一修澤齋閣筆卷五

五

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
代之

松雪

栝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趙文敏號
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者亦可稱松雪見陸儼山春
風堂隨筆

北戶

史記秦始皇南至北嚮戶註引吳都賦開北戶以嚮日
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後琅邪刻石
有南盡北戶之文始知北戶錄名取諸此

行禽

管子注道途無行禽指人而言謂其為能行之禽即所
云衣冠禽獸也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非行
禽而何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
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
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燕蕩平綠
皆因謝句而衍之

冰城

一修澤齋閣筆卷五
明初故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臣葉旺集其遁處預
緣河壘水為牆以水沃之經宿凝沍如城賊釘板於沙
中設陷穿於平地伏兵以俟虜過冰城馬不能前皆陷
入穿中獨納哈出僅以身免

水事

淮南子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二字新甚却昂蚌
鷸相持賦水濱父老以漁為事正同南史所云沿潮居
民以鵝鴨為業也晁無咎跋右丞捕魚圖晚道吳江如
此漁者業廉而事佚事字用得妙皮日休詩序各補茶
事十數林和靖詩亦用茶事二字尤精絕

量移

唐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開元中祀后土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廬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自謙還職為量移者誤

都知

明皇時俳優各恃寵願為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誼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列職既等不能相下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此伶人之號也何蜀冠

一修澤齋明筆

卷四

未珍命王鐸節鎮而亦以都都知為號耶

僧官

古今事物考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為官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霽朝散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祿卿階

侍女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即宿禁中皆指此也

白題

梁天監中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類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方馬

孫子方馬埋輪未足恃也二字諸家註解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耳又方比並也止也出餘冬

一修澤齋明筆

卷四

序錄

源外

通典凡府史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於下品文中子曰吏而廢位非古也推此疑周隋之制唐有流外勳品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

併當

併當去聲俗訓收拾晉人已有此言世說王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甚開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
巧者不泥掌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
跡暈成峰巒林谷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擊琴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援筋和之惲驚其
哀韻更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其擊琴正是的
對今作索句圖若以筆擊琴更多意態

沈釀

沈釀者漢鄭弘為靈文鄉耆大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垓

十餘澤春蘭筆

九

名沈釀達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
抱不開乃以錢投水中依次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
因更為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毀茶

李李卿宣尉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請之
伯熊着黃初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別指點左
右刮目茶熟李歡而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深衣野服
隨茶具而入既坐狀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奴
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外通侯勝派
至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嫁殤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遷葬以死而求婦嫁殤以
死而求夫未成夫婦之道是以禁之魏武帝愛子蒼舒
明帝愛女淋亮取他姓子女合葬史譏其背典唐家人
禮又有冥婚之制亦君子所不道見錢黃未婚合葬說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禮有媵爵謂先飲一
爵後二爵從之楚詞魚鱗鱗兮媵子江海間有魚遊必
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號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
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十餘澤春蘭筆

十

酪奴

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
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中會食羊肉酪漿甚高
祖怪問之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
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為奴
皆遜詞也高祖大笑因號茗為酪奴

刑天

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
誤也同益公辨其不然閱酉陽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
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為目膊為口

操干戚而舞則知洪範為是

天吳

王中行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李公帥慎誦老杜天吳載鳳之句顧坐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審再見何書客皆莫對中行獨曰後漢戴就破收獄吏燒鋸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楫字詰鋸音華詩不吳不揚亦華音李公稱善眾服其談洽

阿錫

漢禮樂志曳阿錫如淳解阿為細繒錫為細布考水經注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王服太阿之劍阿繒之

一修潔齋開筆

三

水也是知繒出於阿即目繒為阿猶龜出於蔡即目龜為蔡驅出於衛紙出於剡即目繒與紙為衛及剡也物固有以地為氏者歟

注張

天文星注張一作汪張武廟顧問欽天監亦不知何星也下問翰林同館相視愕然楊慎曰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取史漢二條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博不幾涉私習天文之禁乎

渴睡

歐陽詩話渴睡漢小註俗語傳渴為渴世亦有渴睡之言求其義不可得頃觀楊惲傳一正貉睡註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乃知渴字當書以貉始得其義貉善睡故繫人之睡於貉猶係疑於狐係豫於猶係突於鶻也若渴與溢於義何居

怒添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謂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添善用古人好字面

一修潔齋開筆

三

食酒

酒云飲亦可云食于定園傳定園金酒至數石不亂師古謂能多飲猶在氏云食言也柳子厚序飲亦云焉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貂扇

慎常冬日宮詞障風貂尾扇煖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暖是天祿識餘云曾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蓋古製也

桃笙

柳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識桃

笙為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簞謂之笙乃悟桃笙以
桃竹為簞也

皐比

張橫渠在京坐虎皮說易二程至橫渠撤去虎皮朱子
贊之曰勇撤皐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平聲讀作上聲
誤矣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皐比而先犯注
皐比虎皮也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白駒

魏豹傳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注白駒日景也
劉孝標答劉紹書陳駒不留李善注人之生乎地上譬

修澤齋叢書卷五

書

猶駒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居世間譬如騁六驥過
決隙也則豹傳所引不以白駒為日影明矣

東都

京都二字訓大也總也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之
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各因其時而稱之天下以洛
陽為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為東都宋都汴洛陽
在西故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以其在汴之
南故名南京即歸德府也北京大名府宋仁宗時建以
其在汴之北故名北京

雞林

雞林高麗地名章僚回程至海州長汧縣東北百餘里
船巫祭小青山神巫具餅餌先作擊擊之聲復撒米一
把彼俗云雞林之地祭先以米或云本雞種也高麗不
烹雞如烹即家有禍與犬戎諱犬同今以書買為雞林
亦言其書無處不到耳

書卷

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亦僅存卷之名耳古
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棟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
然後以卷書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薄帙以便
檢閱蓋遠而非其真矣

修澤齋叢書卷五

書

大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
爾

說家

群玉樓藏書目說家分為四種一曰錄事如臨川世說
雲溪友議何氏語林之屬一曰叢談如東坡志林鶴林
玉露眉公讀書鏡長者言之屬一曰考證如王勉夫叢
書王伯厚紀聞楊用修丹鉛雋弱侯筆乘之屬一曰合
纂則紀畧談宗物原義肆雜奏阿堵上如沈夢溪筆談

葉石林燕語何燕泉餘冬王弼州委宛之屬見談舊序

列書

元時郡縣俱有學田所入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列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糾數處為之互易成帙故警校列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太祖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尚存可識也金臺紀聞

年號

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文帝以十七年改後元年景帝因之至八年

修潔齋開筆

卷五

改中元又六年改後元猶未以號紀年也武帝因事立號即位曰建元又六年改元光曰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凡六年一改自征和後復改後元此紀號之始

古詩

古詩二言至十一言今但作四五六七言餘罕效之昔黃帝彈歌斷竹尿木飛土逐肉此二言也詩頌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此三言也長吉詩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十言黃帝鑄劍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東坡十一言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尋常丈尺

禽經雉上無尋鵝上無常雉上有文鵝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雉之上不能尋鵝之上不能常鵝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鵝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斥鵝斥即尺也

禽獸草木

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則禽可謂之獸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木洪範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草

修潔齋開筆

卷五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長卿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藤生緣樹木寔如梨赤如雞冠桠如魚鱗食之淡泊甘苦見齊民要術

兔環鹿瓊

兔孕環則懷於左腋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故道跡山林者謂之兔轉環鹿善奔性常自樂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斑痕戴色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矣故艱於步者謂之鹿懷瓊

草鞋夫人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守節身織布以給食恒不梳洗足著草鞋隣里役其夫姓呼為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出三餘帖

御史本草

侍御史稱雜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於座南設橫榻疏南床初入臺陪直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彪言撰御史本草以理行為含口掛微毒殿中為蘿藦侍御為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記畧

不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滓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不字不即丕也詩不顯惟德不戰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之

古文用之字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趣

趣不獨詩文亦宜然六籍之外得六人焉老莊有理趣為庖犧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為春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為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寮

左傳同官為寮文選註寮小窓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窓也古人同官為寮指齊署同窓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猶士之同窓也

餉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於虞世

不

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出國史

絮

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矣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荅嘗用為如夢令云休絮我自明朝歸去

解語盃

至正中陶九成飲松江夏氏清樾堂酒半折一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因名解語盃

移春檻

唐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目為移春檻

蓮花漏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惠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列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簷三千灌頂香是也

訟詩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練色有

一修潔春開筆

九

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筆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群吏往京師者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

泰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泰酌出入之號曰泰酌院見國史補泰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諸官府監治長官

百篇科

宋太平興國中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

題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着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勵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以是題為式

書下行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華旁行為書記顏氏註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行案蒼頡中國之字祖乃以為少此西方夸誕之詞

十三月

敦牧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庖言云或是閏月考史記

一修潔春開筆

五

曆書註歲十有二月遇閏則云十三其說亦通若古器銘又有十四月十九月呂與牀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理或然耶

再生禮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裔離董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裔離董統軍馬大官也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或作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隲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

雷光見秋林伐山

五音解

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含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熾熾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訥訥吁吁然

白字訓

日光之白曰皓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哲女子之白曰玼詩玼兮玼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霍

修潔齋閑筆

卷五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

友教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

阿誰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鄒臣虎刺作圖章每於書畫中用之

修潔齋閑筆

卷六

緊望

淳熙中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若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報鵝

鄧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遠棺哀鳴三匝亦死包氏子頽其堂曰報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鏡聽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為吉凶也唐人詩門前

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
菱花懷裏熱是其証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
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
為嘉名

儻來

物之無心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
來寄也語意本此

隔是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猶言已經如是
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一作格是

述詩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菴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
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杜老江上值水勢聊短
述也

引泉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
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閭中不特
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

白簡

古彈文白簡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御
史白簡即其事今章奏用白紙各官俱鈐印惟御史不
然故曰白簡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
掖夜行以備非常檢說文作衛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
衛也更番直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開門造車匠於
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路見車匠識而呼
之令云半面之識本此

的子

釋名以丹注面為的子本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而不御難於口陳故注於面灼然而識也王
粲神女賦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賦珥明璫之雙照點
隻的以發姿漢律婢變亦謂月事也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疏硯北天機素
少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轉注

唐王獻之穀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古者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殺吹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去聲音屢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象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即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

修溪齋閑筆卷六

四

應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歇案

三國志曹公作歇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最便於歇案

白袍

唐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烟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

風色

楚詞光風轉蕙沱崇蘭王逸注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陰羽

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雁隨陽故汲冢書目鶴為陰羽禹貢名雁為陽鳥

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杜詩舊國霜前白雁來

書話

修溪齋閑筆卷六

五

唐詩僧九人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淫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別頭

唐選舉志開元中以禮部侍郎主選其親故移考功謂之別頭貞元中高郢奏罷元和又復宋改別試試有別頭自開元始

別號

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豪士之號史記索隱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樽里故號樽里子又范蠡去越自

稱鴟夷子此別號所昉乎

謚法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漢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妻妻之莎車始然黔婁即匹夫又不始於東漢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云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嘗有以呈呈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稱為奇絕若姓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毘陵許約齋歟入館纂修曾以姓姓對家家亦覺天然

修涇齋閑筆 卷六

雉噫

揚子言孔子去魯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家語去魯歌即雉噫歌也唐文聆鳳哀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先生

唐尚宮宋若昭姊妹五人皆入禁中穆宗以若昭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咸稱先生后與諸王公主率以師禮見本傳

淨君

商山館中窓額上有詩八句其一聯云淨君掃浮塵涼

主招清風是帚與扇也

枝書

蜀人呼營妓為枝書章南康鎮成都罷之胡曾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枝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

錄事

蘇叔黨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謂庶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惟此猶存唐舊前輩呼妓曰酒糾蓋指錄事也相監之東有錄事恭傳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野合

修涇齋閑筆 卷六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癯稱野合時叔梁紇年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食語

佛經有眼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造造作食後人以為出此然否

南為

史記索隱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而訓作化似於紆回

小食

鄭倖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罕知唯出昭明太子傳曰京師設貴改常饌為小食其名始此

六時

僧規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底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艸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尊尊爵觶角觥觚至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白婪尾觴等號詩簡兮錫爵注惠下不過一

散一修澤齋開筆

八分

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季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杜詩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悉由大小篆而出其說本諸蔡也

大書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求書博士未能詔徵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大字以沙布地為圖字張圖於上束檀為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或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積食

杜鎬廣博真宗問積食原於何代對曰漢景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料必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談苑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頌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頌蓋駐車也

左擔

杜詩葭萌氏種迤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注云皆地名太平御覽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

容易肩謂之左擔道一修澤齋開筆

雞碑

晉史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撰文自鐫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芝田錄序學慚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弄田

弄田燕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在未央宮漢昭帝紀始元元年上畊於鈎盾弄田

東第

漢有東第所云爵為通侯列居東第也有西第馬融作

大將軍西第頌又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獨無南第或避南面之故欤

服匿

竟陵王得一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卿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陸所言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不解飲字改作報非也

李遵勗傳

禪會

李遵勗楊億劉洎嘗聚高僧談論宗性遵勗命画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拈香

穆宗每過宮中花開以重頂帳蒙蔽闌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為拈香見王麈集

題跋

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其書其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總名題跋其義不可墮人窠臼其辭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

戲筆

畫鑒石恪画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文粗筆成之今稱戲語戲事成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

醉吟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為墓表郭詳正罷之自為立傳醉之一字表何德耶彼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寄而然又有稱醉士醉叟醉髡醉仙醉隱醉聖以自名者甚可笑也餘冬序錄

清渠

修溪齋閑筆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析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欲士曰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備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是矣空中笑曰此上界清渠天所靳惜若求富貴則易致矣

麈尾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祀赦畢東坡率同輩以往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歇坡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歇則不哭伊又論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吊坡戲曰可謂麈尾鄙俚叔孫通也

馬糞

蘇軾黨讀南史東坡卧聽之語并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寔謹和時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胡廣趙戒如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以比胡趙糞亦有時而不幸乎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筆彙

冶容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

綠林

後冰女之艷媚令人銷神流志美色亦曰冶

綠林

世謂盜為綠林客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鳳等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山在荊州見楊公筆談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幙然也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糠市

洛陽振德坊居處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質知章目為糠市

貢土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見錢希白南部新書

駟僧

貨殖傳駟僧注會二家交易者如今之市師古曰駟者其首率即今所謂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與牙字相近因訛牙行廣韻僧會合市人

衙推

老學菴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今北方市醫皆稱衙推想

沿此意

阡陌

顏師古云阡陌商鞅所開是疑井田之外別墾荒田以富國也案阡陌上之路陌遂上之塗有井田便有阡陌開除也正謂商鞅廢井田開除阡陌去其經界也

方冊

通版為方聯簡為冊今以冊為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瑚璉

論語註夏曰瑚商曰璉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

之六瑚章章可考不知何故倒置

構机

爾雅翼史者示注知來者也構机之為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見郭青螺偶記

祭酒

古禮主人晏客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釋名云會同饗燕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吳王年老為劉戊祭酒是也荀卿遊學於齊三為祭酒漢以蘇武為祭酒甚優寵之

釋褐

宋太宗賜諸科進士及第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自此始前明拜謁先師即文廟中釋褐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此語出於漢世然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又前乎此矣

宗祏

摯虞云宗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曰宗祏說文宗廟之木主曰祏周禮祭祀則共匱音丹主經史直音匱宗廟藏主之器也

青蚨

搜神記南方有虫其形如蟬而大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子以子塗錢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類函作青鳧

木蘭

草冬生不死者謂之宿莽即拔心艸也屈原以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心不死故取以自喻云朝搴渚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

宣髮

洪景靈云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顚落曰宣易巽為宣髮釋文黑白雜為宣髮宣字本又作冪

暖耳

隋雲定興附會宇文述述好奇服時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遭耳冷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即暖耳之始然晉高光以面衣進惠帝六其類也不知其制何似

溟滓

天始唯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滓是也天一生水水中滓濁積久成土遂成山川其初惟溟滓而已

百刻

每日百刻每時初凡四刻正凡四刻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均分十二時之中為初初為正初也或以子丑寅卯獨多一刻非

蕢桴

蕢桴者搏土塊為擊鼓之椎蓋樂以中聲為本土位中矣以土為蕢為桴所以達中氣也

琮版

緯畧云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刺過今之版以象烏劉義恭啓事曰琮冠飾首琮版宜躬

資斧

修涇齋閑筆卷六

上

宋元嘉中有詔虐使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為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糧從非漫然也

姑息

尸子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息小兒也又荆公字說姑且也息止也天下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

三昧

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中反覆存之而已佛說雜記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經

工市

楚王作三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一曰工市龍泉太阿人所共知工市僅見

天祿

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

修涇齋閑筆卷六

上

塵尾

鹿之大者為麀群鹿隨之皆視塵尾所向清賞錄

拘攏

韻藻拘攏三蒼云籌也酒律也酒律即今酒籤

袂衣

唐史王凝及第袂衣見崔彥昭袂衣便服也

串眉

美女顰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長嘯串翠眉

券堂

研北雜志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詔改為券堂

長境

其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文引也

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可足

數米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青陽記

蘭干

蘭干眼眵也白樂天歌玉容寂寞淚蘭干

天關

天關口也黃庭經口為天關精神機

十修澤齋開筆

六

水庸

水庸溝也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禮記

瀉土

論衡地無毛則為瀉土瀉土無五穀

鹽鑽

鹽鑽梁也粒如蟻子魏文帝常以為御粥

腊毒

五行志厚味腊毒腊久也味厚則為毒久

寒林

寒林夷狄棄屍之地今借為鬼魂依棲之所

偷婆

偷婆塚名也四種人得樹偷婆是輪王羅漢辟支如來

玉臯

梁元帝文玉臯不汲而銀瓮滿玉臯井上桔槔也

懿筐

禮書有頃筐有懿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

豁落

李白詩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韻藻云豁落北斗名

金井

金井梧飄以梧葉上有金井非井也王昌齡詩金井梧

十修澤齋開筆

七

桐秋葉黃

清廬

甘泉賦玉女所眺其清靈兮清靈目童子也

承漿

釋名口下曰承漿鍼灸經承漿一名懸漿

樵蘇

采薪曰樵采艸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

減省

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葉砧

砧是跌石以諱夫葉禾稻也古時穩砧以葉故連稱之

大苜

酒熟曰苜故名酒官為大苜禮月令

第二我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為第二我與世說友為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較之喜容玉照等稱新而且雅

長十八

元葛邏祿迺賢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毡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註曰長十八州花名今塞外有是花

修潔齋閑筆卷六

主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艸同芳亦自可愛俗云紅燈籠

君遷樹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稱牛妳柿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文選注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艸物類志護門艸

出常山取置戶下或過其門艸必叱之一名百靈艸

千石魚

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蜀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醉漚亭

王震為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疎稠出沒每雨就四堦擁袂霞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且以此亭為醉漚

清人樹

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樹鬱茂娑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大設傾筐會

花鳥使

唐明皇歲遣使擇天下妹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呂向因奏美人賦以諷本傳

粥飯僧

五代李愚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耳以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本傳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卷六

主

修潔齋閑筆

杜撰

文無考據取譏杜撰未知所出一說杜默賦詩多不合律目為杜撰又道藏經五千餘卷惟道德二卷係老子所著外多蜀道士杜光庭撰故曰杜撰

櫛柄

張無垢云櫛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講理學者悉用此語亦知所本乎

滯貨

卷七

閱耕餘錄俗謂不合時宜為滯貨出世說註謝安鄉人罷中宿縣安問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提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滯俗作遲

市井

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文易而退故稱市井今人常談蓋出於此

調停

周官有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而調和之今此職官不復舉行而親友於兩造關切者調處解釋猶存古意

通譜

同姓通譜見於史者晉以前無有晉石苞傳曾孫璞沒於寇石勒以璞同姓俱出河北引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勢拜為兄叔凡此皆書以志其非

朝奉

徽俗稱朝奉亦有所出漢有奉朝請本無定員不為官

卷七

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名而已韓蘇詩並作本音如俗云郎中員外富司務人待詔之類

親家

男女締姻例呼親家避暑漫抄云蕭瑀自稱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親作去聲盧綸送王駙馬花燭詩人主

女客

吳俗男子稱婦人為女客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

又稱堂客婦人稱男人曰官客

乾兒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稱門吏普州司法泰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可見明季士夫拜宦官為門生為乾兒自唐已然矣

潤筆

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白居易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踰六七十萬劉禹錫祭韓昌黎文公鼎侯銘志隱表斤一字之價董金如山宋後此風衰息戒菴漫筆唐子畏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馬懷祖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祝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為精神也

悵惇

文士作文迫促謂之悵惇見陸機文賦悵惇爛熳亡耦失儔今訛潦草

利市

利市二字六經中已有之易說卦傳為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市寶賄我勿與知又寔賓錄不利市秀才唐夏侯孜也後登相位

籤押

梁書馬仙琕籤求應赴李延壽南史故事府州部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具日下又云某官籤此即近日僉押之僉古今字異爾

都頭

薛能登城詩無端將吏逡巡至又作都頭一隊行當是作盤屋尉河陽從事時語東坡送劉景文詩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自註君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君為都頭也宋時稱謂多不可解

名士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派可知矣又司馬懿稱諸葛公全副名士張輔有名士優劣論龔合肥詩夕陽名士傳月旦黨人碑

了頭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了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云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花面者未開臉也

老物

斥年紀大者為老物寔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已見於六經周禮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居士

禮王藻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能改齊漫錄謂居士之號起於商周時按韓非子太公封齊東海居士任商華仕昆弟二人立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則處士之類是已

漢子

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章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可謂朱研益丹刺史笑曰公便是研朱漢子

帳目

俗謂簿曰帳目韻書帳惟也無有以簿為義者按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注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是師古亦用帳字其來已久

經紀

經紀二字見於唐時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元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哄堂

因話錄御史有臺院殿院察院一人知雜事號曰雜端公堂會食客皆絕笑左右不可忍雜端大笑而三院皆

笑曰哄堂今則指百姓不服藪掌公堂與罷市相等

脫靴

唐史崔戎為華州刺史遷觀察使民擁留不得行抱取其靴戎夜逸去脫靴之習沿此

妥貼

諺語妥貼猶愜當也王逸楚詞序事不妥貼陸機文賦或妥貼而易施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里妥貼韓昌黎詩安置妥貼平不頗又妥貼力排界出此

丁東

蜀嘉定州學宮有丁東洞因水聲而名黃山谷改為方

響系以詩曰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為

更名方響洞信知山水有清音此自方干得來方干聽方響詩葛溪鐵片黎園調耳底丁東十六聲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自洪武中華丞相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初年制度亦不全沿唐宋胡惟庸相而不公常遇春之倫公而不相拜相封公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来僅二人耳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似始見此

奴才

水經註李持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既敗劉元海曰穎不用吾言以至奔潰真奴才也又郭汾陽諸子皆奴才後遂沿為臣下之自稱

譙樓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譙亦作譙壯麗而譙嶢也前漢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為高樓以望故曰譙即觀視意

巡綽

塲屋有巡綽官綽說文緩也詩寬兮綽兮相如賦便環

一修溪齋閣筆錄

七

綽約皆寬緩之意則綽當作連樂府仗知道五更轉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正是巡警義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晉周顒傳夜亮嘗謂顒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顒曰何乃列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劉禹錫唐鑑篇却思未唐時瓦礫未唐突其語有自來

子細

北魏書源思禮嘗曰為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太子細也似為拘謹瑣屑者言杜陵醉犯茱萸子細看白傳世路風波仔細語自有意在

不保

不猷不保俚諺也不保亦有出處北齊書後主穆后名舍利母名輕霄入宮幸於後主女侍中陸大姬養以為女_{即今}后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保輕霄蓋南北朝已有此語

心迹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又矧乃歸山川心迹雙窳寔心迹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迹之判久矣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更深長

措大

一修溪齋閣筆錄

八

一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鄭有醋溝士人多居溝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李濟翁斥為皆謬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重表

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寔錄二十卷高宗撰表親譜錄四十卷老杜送重表姪王砮_音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姜西溟云評事乃姪行何以曰重見柳亭詩話

骨董

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俗訛古董朱子語類又作汨董

破體

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咸文策人不解為何語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

一頃

飯曰一頃其來有自隋煬帝紀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頃唐高宗幸并州以度支即中狄仁傑為知頃使是行宮

十修澤齋開筆

卷七

尚食處亦皆稱頃文字解蕭續食白頃

八珍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膾也又迤北八珍醢醢也麇沉也野駝蹄也麇膾也駝乳麇天鵝炙也燕玉漿元玉漿也

左右

古者爵秩右為尊左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是也乃自魏晉以還則尚左

昭穆

左昭右穆此堂事然也若在室事則止昭南穆矣群昭向南取其光明故曰昭群穆向北取其深遠故曰穆左為陽有明顯之義故在東曰昭右為陰有幽晦之義故在西曰穆

墳墓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曹娥碑正墓起墳謂如並於墓今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未免混淆

松柏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則

十修澤齋開筆

卷七

士庶概樹松栢欒即木蘭

拱揖

宋記外藩雜事云凡揖不作聲名曰啞揖契丹舉手於胸亦不作聲是謂相揖今拱揖皆默然當是金源入中國遂染其習耳

覆水

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聽之後封營亞馬氏復來太公覆水於地令氏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今訛為朱買臣事

掉搶

吳楚之俗謂帆上風曰捨借左右勢使向前也揚都賦
艇子捨風榜人逸浪或作艚亦作槍

溫暾

輟耕錄南人方言溫暾音者得懷暖也俗多以溫煖為
溫暾本此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綠溫暾亦此意

活脫

事不堅確曰活脫釋草云倚商活脫注草生江南高丈
許大葉莖中有瓢正白活脫者靡然不定意

乖刺

勢不便順謂之乖刺糖東方朔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

一修深齋閑筆

陛下無乖刺之心俗罵歪賴沿此

獠奴

南史王琨獠婢所生獠音騷今罵獠奴本此

雜種

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養茲
雜種奕世彌昌又邱遲與某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鵲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
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

日不出必見死鵲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
伐燕燕趙相友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為漁父也國策亦
載

瓜田李下

瓜李之句左克明載之古樂府亦云古詞不注誰作七
修類稿錄其辭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
屐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
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
世稱聖賢云是陳思王作

依樣葫蘆

一修深齋閑筆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上言穀宣力寔多勢
祖曰翰林草制皆簡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
何宣力之有穀作詩云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
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後翰林胡衡
盧舉草明堂赦文有江淮盡掃於邊塵之句太學生嘲
曰邊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二學
士不如依樣畫葫蘆

目不識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中丁字
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

之以獻堅悅權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下作
丁上作上堅固粗人正所謂目不識丁者莊子丁子有
尾是也

三如六婆

輟耕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
婆度婆藥婆穩婆也度婆未知何指見沈留侯稱號篇
云方言謂賊為度度猶言賊婆也人家有此必為奸
盜之招故比三刑六害不許入門

五葷三厭

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蔥蔥蒼蔥為五葷道家

一條淫春開筆

卷七

以荏苒芸薹胡荽薤為五葷葷字不解其義讀孫真人
歌謂天厭雁地厭狗水厭烏魚雁有夫婦之倫狗有尾
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奇貨可居

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為質於趙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
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研北雜誌劉禹錫嘗
云緒討書傳最為樂事見一異書如得奇貨

吹毛求疵

漢武帝紀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杜林傳大
漢初興蜀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悅人懷寬德及至

其後漸以滋草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內外兄弟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內兄弟也賈公彥疏內兄
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
名也齊陸厥有荅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懷內弟崔
興宗詩皆謂舅之子明李獻吉集稱妻弟左國璣為內
弟錢宗伯議之今以妻兄弟為內見於詩文者往往而
是殆沿李之誤

朝三暮四

一條淫春開筆

卷七

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
而暮三眾狙皆喜蓋凡物之情朝動而暮息一調劑而
得其術遂易怒為喜通其變使民不倦故程子曰聖人
不使民知是朝四暮三之術也

龜

古者立國必有守龜藏之太廟遇大事則啟而占與王
並峙太史公作史立龜策傳誠重之也目老成人為國
之著蔡詞家上壽與鶴同引陸龜蒙王龜齡彭龜年楊
龜山命名及字未嘗鄙惡不知何時以龜子叱妓之夫
詩文遂爾絕響委巷恣為罵詈太卜之官亦廢國事絕
不用矣

阿

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
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韓昌黎詩
阿買不識字知為發語通稱其來舊矣

阿為何切

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唯速而阿長今
諸司在上前答應皆曰阿而引長其聲即此是也

賒

劉盆子傳呂母釀醇酒少年來酤者輒賒與之此史中
初有字惟高祖紀貫酒注賒酒也今俗凡物未付其直

徐澤齋開筆

而先借取者皆謂之賒

夠

廣雅夠多也音遘今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
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
究本文自協韻也

等

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州橋南
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頗新

畔

吳俗避人為畔陳後主與齊雲觀諠曰齊雲觀冠果無

處畔

仰

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
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年

唐虞稱某年曰某載夏改載曰歲商改歲曰祀周改祀
曰年歷秦漢至唐玄宗天寶三年改年為載唐肅宗乾
元元年復改載為年至今仍之

鼻

俗諺奴為鼻解者曰粧門面耳或曰象鼻能觸人猪鼻

徐澤齋開筆

幸

善掘地義取生事皆臆說也案契丹罵漢兒作十里鼻
猶言奴僕也目奴為鼻當始於此

旬

十日為旬徐鉉曰周币十日也書三百有六旬孟子五
旬而舉皆以十日為旬漢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
古注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又以一歲為旬俗
稱五旬六旬是十歲之說積習相沿殊難改正

七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
日而七魄具初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

四十九日而七魂泥易曰精氣為神游魂為變作佛事
稱做七其謂是歟

參

參說文作復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梗
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形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
云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禮斗威儀君乘
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參地精人參也廣五行記地下
有呼聲掘之得參類人形四體備具其聲遂絕

貂

竹書紀年云慎親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

十修澤齋開筆

志

史皆貂服趙武靈命國人胡服蓋即此事貂胡地所產
當時無有服者後世極貴重寔始周末見三墳補逸

正

觚不觚錄故事授刺通書東面皆作一正字及萬曆丙
子間用紙籤代之初以為雅既而悟為江陵諱也此字
一諱於秦始再諱於江陵矣

澣

紀月上旬稱上澣中下旬亦然起於漢唐侍從官每十
日假一日休沐澣衣三旬之中三澣故名澣同澣

風

即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為國之以起夏風橫
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
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

潮

寰宇記潮有定候惟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何也
抱朴子天河激湧洞真記地機翁張撻是臆度海嶠志
云隨月盈虧差可驗知

茶

茶即古茶字也周詩記茶告春秋書齊茶漢志書茶陵
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

十修澤齋開筆

六

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後遂以茶易茶

鹽

鹽之所產不同惟兩浙福建廣南山東河北凡六路則
煮海為鹽蓋封泥淋鹵煮成之也陝西解州安邑縣則
有鹽池壅地為畦引水沃之水耗鹽成也四川雲南則
有鹽井汲水煮成也河東并州鹽亦出於池是為鹵池
煮鹵而成也至於口外鹽有五色出水出石各異

殺風景

李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暖視背
山起樓焚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近有人廣數條

曰雅集誇勢交清歌談俗事效席裝官樣文會撒酒風
看法書名画瞻贊食物請益賞名花焚香又會稽天
依寺半月泉泉隱巖下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
為佳處俗僧鑿開巖名滿月殊可惜也識者賦一絕云
唐墨濃填蟬翅帖開半月巖為滿月富翁漆却斷紋琴
老僧削圓方竹節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名為看花局
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
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

天氣為輕陰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為抱佛脚見孟東野讀
經詩垂老抱佛脚教事讀黃經又王荊公論沙門道曰
投老欲依僧客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我是古詩客曰我
是俗諺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則此說相傳已久特
未知所本檢宦遊紀聞雲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
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髮為僧以
贖前罪即貫之諺云閒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石敢當

人家門戶當巷陌橋梁之衝立小石將軍或植石碑鑄
字石敢當以厭穢之見於急就章師古註曰衛鄭周齊
皆有石氏後因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其名始於西漢
劉元卿賢奕編陳眉公群碎錄俱謂五代時人楊子危
言則云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

買東西

免園冊崇禎中思陵設遊藝臺為涉覽文史地遇有
疑輒使中官問之詞臣一日忽問市肆交易但言買東
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
方火北方水暮叩人門戶求水火無勿與者此不待

文易故但言買東西中官入奏思陵善之

又玉東西
古酒杯名

上大人

蒙童習字書此數言天下同然未審何人所起祝枝山
猥談云此夫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亞句乙已
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小生八九子佳句言三千
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可知礼也句作猶為也仁禮相
為用善於為仁於禮可知也

腰歡喜

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俗謂腰歡喜輒相賀為必有
喜事唐時已有此語王建宮詞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

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聞百草

聞百草見隋煬帝曲名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因有此戲唐鄭谷詩何如聞百草賭取鳳凰釵宋王安石詩春深庭院閑蒼苔花影無人自上階共向園中尋百草歸來花下賭金釵

小家子

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章將軍至九卿封侯

掉書袋

南唐彭利用傳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謂之

修潔齋閑筆

幸

掉書袋

修潔齋閑筆

修潔齋閑筆

浩天

水土之氣上升於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夫天元氣也浩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列子亦云人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自地以上皆天也明白可信彼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相去九萬里亦推筭之說然尔

朔望

日一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數恒星天過一度月一日

修潔齋閑筆

幸

行百五十三度遲周天十二度恒星天過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合於日而同度為朔日照月側為弦十四日九時餘日月對望而見全圓曰望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見為晦日與天會一年而多五日三時曰氣盈月與日會一年而少五日七時三刻曰朔虛其月行疾日行遲者以曆筭自東行西紀度也月九行者四方出入黃道者八與同黃道者為九也

出沒

每日遠地一周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差一時相去四萬五

千里東方為午時西方為子時普天下時時曉時時午時時晡時時黃昏時時夜半可知

晝夜

晝夜長短由於日之出入日行虛縮由於南北極之地高下中國震赤道北夏至近北則晝長夜短冬至近南則晝短夜長震赤道南者反是北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周髀已言之矣

雨暘

南方近日之度火土之氣時為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疏越故雨

十修澤齊開卷八

子

恒少閏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雨如滿刺伽國震赤道下四時皆裸賴日日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暘為雨之根也

風雨

三際者近地為溫際近日為熱際空中為冷際也日光蒸地火收地中火必出附天而止天火同體水地相止也一氣升降自為陰陽氣出而冷際遏之和則成雨如飯蒸之餛遇蓋而水滴焉陽亢則為風陽歇入而周旋亦為風初起之雲則飯饑之氣也飄散不收或騰或聯夜半陰氣清肅而上則為霧結則為霜雨上冷凝為霰

霰墜猛風拍開成六出片則為雪陽氣伏陰氣之內不得出爆開則為雷火氣發越適映雲際其光疾甚閃爍

曰電夏月火氣鬱蒸冲濕氣而銳起升高至冷際之深

震驟沍為雹浮山曰黃帝五運篇風寒在下燥熱在上

濕氣在中火進行其間此至語乎日所到則煖日去則

冷一氣為陰陽而自相盤旋者也三際其概耳

霜雪

霜雪

霜前冷者陰氣在牛露遇陰逼而為霜故先冷也雪後

寒者陽氣在先水逼陽死而成雪故後寒也雪花六出

者圓一團六同體相依直轉即離平轉即合此亦空中

十修澤齊開卷八

子

旋氣使然也

電霰

董仲舒荅鮑敞曰電陰旁陽也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

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電其光也二氣初

蒸攢聚相合風多合速雨大而疎風多合遲雨細而密

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因風相離成雪寒有上下陰氣暴

上雨則凝結成電為霰之流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

陽何以明不孤立即董曰所資一氣也猶一鼎水未加

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無陰息火水寒則更

陰矣純陰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葦蘆死於夏歟冬

華於寒水有溫泉火有涼鹹陰非無陽陽非無陰也曰
冬而暖夏而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多上躋故人得
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
涼而上蒸成雨矣

水味

綱目曰水體純陰用則純陽上為雨露霜雪下為海河
泉井氣有流止寒溫味有甘淡鹹苦是以昔人分別九
州水土以辨人善惡壽夭河圖括地象云青州音角羽
氣舒遲人聲緩其泉醎酸荆揚角徵氣慄輕人聲急泉
酸苦梁州商徵氣剛勇人聲塞泉苦辛兗豫宮徵氣平

十修澤齋開筆集

四

靜人聲端泉甘苦雍冀商羽氣駛烈人聲捷泉辛醎徐
州角宮氣悍勁人聲雄其泉酸以苦此就方域概分耳

潮汎

山海經以潮汐為海醴之出入藏經以為神龍之變化
葛洪以為天河激湧金樓子以為鯨謬矣博物志云潮
繫日月若鼎之沸元耿伯宣謂方儀之運大水承之氣
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皆臆說也吳弁壽峇起
崖書謂月與水陰類相應張封演曰月周天而潮應古
洲曰朔後三日明出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
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

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
時故曰潮信即潮汎也

風行

大塊噫氣為風然孰為之噫王柏曰陽迫陰而出耳春
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上而吼穴此以四
時論行法也夫春期何嘗不靡艸秋月何嘗不飛箒乎
風之高者其來遠風之下者其來近此以高下論遠近
也夫豈無一時而高下並至者乎鳴條者十里鳴條者
百里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
里此又以大小論遠近也夫操技折木亦視陽夾陰之
甚不甚發之暴不暴耳狂飈乍起曰風頭豈無近者急
而遠者緩乎惟以時之久暫計遠近者為僅得之

十修澤齋開筆集

五

雨微

熊良孺曰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蛟
蛭而起如歇上而不得者雨微也蓋雲將成而空中氣
行皆成濕性煙為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而礎潤
將而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微也
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微也密雲四布牛羊
齟舂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飽而微也蠅蚋
蚤蚋匆遽啗食而微也蜾蠃之屬蒼皇飛鷺而微也穴

震之蟲群出於外而微也朔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而微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微也

水性

天下之水用以滅火濡稿則同而性從地變有與物遷自有別也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楮則晶南陽之潭漸於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於獲其人多髮晉產礬石泉可愈疽戎釐伏硫湯可浴厲楊子宜薺淮菜宜醪菰鹵能益阿井能膠澡垢以汚茂田以苦瘠消於藻帶之波痰破於半夏之茹冰水熱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瘰癧

修潔齋集卷八

六

通雪水洗目而赤退鹹水濯肌而癰乾菜之為蠶鐵之為漿麴之為酒藥之為醋千派萬種言不可盡井水反酌而傾曰倒流出甕未放曰無根無時杓出曰新汲將旦首汲曰井華夫一水而其別如此飲者慎之

人身

人身全體象太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臟土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為陽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為陰分則卑卑者

勞居中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為君主無時不用而寔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謀慮腎司技巧三者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義焉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膽膽代肺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操吸呼召則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為陰之陽故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為陰之陰故左水右火判而體為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偶之別歟

骨度

修潔齋集卷八

七

銅人骨度以各人中指一節為寸兩乳間九寸半可驗然此眾人之骨度出格者亦有矣主制群微曰首骨自額連於腦其數八上額之骨十有二下則渾骨一為齒三十有二脊三十有四胸之上有刀骨為分三肋之骨二十有四起於脊上十四環至胸前直接刀骨所以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居也指之骨大指二餘各三手與足各二十有奇諸骨各有本向或縱入如釘或斜迎如鋸或合筍如匱或環扼如橫種種不一總期體之固動之順而已

肉界

肉之數六百界有奇其形長短寬狹厚薄圓匾圭角渾異其勢各上下相併或順或斜或橫或異此皆各有本用而順本身各異之動是其總向也凡各骨之向約有四十各肉約有十悉數之則數萬也以身之高言之六倍者廣十倍者厚比於肘四倍比於二足六倍比以手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兩肘比之縱與橫適等矣面之長連四指三量之下額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一額至頂連四指二量之盡矣其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各一又至兩耳各一耳弓上於眉下於唇其相去也適相等身以內

卷八

下

若骨筋脉及肉界其長短厚薄疏密堅柔無弗稱者

咽喉

上下通止二路前則通於腦而藏精後則通於肺而輸泄口二竅前曰喉肺管也會厭司開以言司閉以食肺下連心心系腎肝肺此五臟滿而不定者也後曰咽食管也胃脘為賁門入胃後幽門循小腸闌門接大腸及直腸出魄門此六腑寔而不滿者也小腸泌別清濁闌門旁為膀胱達前陰上管其下管即腎系也浮山曰口二竅上有鼻孔下二竅前後漫而前後有二竅也精屬腎而曰五臟藏精藏不泄而獨腎泄蓋小心焦火泄之

也故曰口之合臟肺者脾胃也味養氣而言吐納也宗筋之合臟肺者腎精小心焦火藏用者也目之合臟肺者神於明也色通內外而心直受之幾也耳之合臟肺者神於暗也聲通內外而心旁受之幾也口出耳入言以風力鼻獨識氣上腦為近也唇以表脾而四肢合肝皮毛合肺骨則腎主之矣臟與臟交者心肺以在上也腑與腑合者胃大小腸在中傳受也臟腑相合者肝膽脾胃之司左右也腎與膀胱則形不相通而氣相屬者也此不可不知

毛髮

卷八

下

鄭厚曰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鬚屬腎水也故下生眉屬肝木也故側生貴人勞心故少髮癯者風感落木故先禿眉張仲景知王漿眉落是也蠡海集曰三魂七魄者洛書三居東七居西東為木主藏魂肝也西為金主藏魄肺也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於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於下也人之毛乃血之餘三陽之毛皆顯於首太陽之毛髮也少陽之毛眉也陽明之毛鬚也太陽居上少氣多血少陽居中少血故眉自幼即有而不能長陽明居下多氣多血故鬚壯始有而亦能長以是知緣血然也婦人無鬚者蓋衝脉並陽明行月事以時去使

陽明之血不能充所以鬚不生也官者傷其厥陰之絡耗其陽明之血元不足也三陰之毛皆潛於體太陰指毛也少陰腋毛也皆少氣多血故不能盛厥陰陰毛也厥陰少氣多血而獨能盛然三陰之毛勿皆無有既壯而後生葉世傑艸木子云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無之榮以髮

聲

目以水照故物攝其中而見耳有三門故氣貫而留之乃聞目與鼻口皆當面直受耳乃旁貫中通者也氣自有聲空自生聲惟耳攝而通之惟心靜而知之天以雷

李時珍醫集卷八

十一

風為聲地以竅穴為聲皆陰陽之氣相摩盪而不已而人可知矣又鼓中空而外無竅者天聲也銅甕無竅而有唇窩者地聲也簫管開孔其聲流利轉變相續者人聲也琴瑟然寔木虛聲可斷續乃天地人之合故均木用以度始直木無竅而相擊亦鼓空中之清氣故用以按節

息

人寐則目不用次耳不用鼻息則晝夜寤寐不息者也其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道家所云玉洞雙開者是浮山曰始生鼻與命門為小環漸長

而成任督之環故鼻獨直而有二孔自為代錯也十二經十五絡三隧八竅總應呼吸如艸木之根葉時時上下歸墟崑崙頂貫輪環而無一息或間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一晝夜人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知天行九十餘萬里朱子以其說為本於丹書

男女同異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脈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頂骨八女頂骨六男肋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綴脊

李時珍醫集卷八

十一

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種外腎女氣種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衰而天癸絕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身陰陽

人形首為陽圓而奇足為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前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胫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健行健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堅髮堅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已

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開反此者病也又人居天地之中故以鼻之下口之上為人中

輕重

褚氏曰男面重女背重於溺死伏仰驗之走獸溺死伏仰亦然

齒銀

修潔齋開筆卷八

幸

目具五臟寔則肝竅而以腎為主耳則腎竅也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因寄於耳齒則腎主骨也上下齒屬陽明上痛喜寒惡熱取胃下痛喜熱惡寒取大腸但動皆腎也喉嚨舌本則足少陰之絡標皆治火本則補水以配火

手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故抓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動故抓之心畏懼而怕痒

使氣

凡人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足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則無是矣

面色

血勇者怒而面赤脉勇者怒而面青骨勇者怒而面白神勇者怒而色不變玄覽

語音

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為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纏多浮音故音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

修潔齋開筆卷八

十五

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水土

家語云堅土之人劉弱土之人柔壘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謂輕水充瘠重水壘覺甘水好美辛水疽瘞苦水厄偃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人未有不鍾於水土者

胎卵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

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能走

變化

春夏之氣飛揚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潛蟄故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舉此則凡物可知

異能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尾詭鳥以其足獨以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翼鳴行者以足而鱗鱗以背砂梭子以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角牛以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鱗又借蝦視走者以股而駝驢又借蛋蛋狼走餘冬序錄又魚無耳而鱗

上修澤齋開筆集卷八

五

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莖然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不食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蚕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西陽雜俎

物性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艸木如蓮寔性涼芡寔性熱藕在池中性溫魚虫如海蜃鳥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魴之屬性熱鯽魚鱖魚藏於土中性溫

稻貴

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穀雞配為黍野人之食也蝦蟇配飲水貧者之食也稷食對菜羹謂取降之食麥餅對蔥菜謂艸艸之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以稻為嘉膳

敏愚

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即日就學父詔之曰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有何不佳父大驚異每以語人乃知項橐黃童何代無之

登天

上修澤齋開筆集卷八

五

童子入家塾誦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規矩識不為無補程篈墩舉神童以此得名沈澄川幼時塾師偶加夏楚負痛投地師曰一滾滾下地能對則貰汝應教曰兩登登上天師甚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第入翰林官國子司業

孤獨

吳錦雲子威卿才七歲嘗侍客聖客論詩無孤獨連文者威卿即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聖驚嘆

北闕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祖

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關在北耶

稱象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稱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魏祖少子蒼舒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刺至水處秤他物以較即知輕重祖異之

獐鹿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元澤何者為獐何者為鹿元澤寔未識少頃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擊節稱賞

清風

修潔齋開筆卷八

七

陸士衡在座潘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乃應聲答曰衆鳥集鳳皇翔

好施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贈耳

三教

李木魯子輦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玉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者賤耶對曰金玉無亦不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缺哉上大悅

儒戒

元世祖命平章政事蕭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太公

辛郁原名太公太宗問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命直史館見御史臺記

垂裳

修潔齋開筆卷八

七

明武宗宴駕世宗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喜

若川

宋孝宗初臨御萬幾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寮奏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遇者蜀人著雋聲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遇即對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一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詔改入樞密院

相法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鑒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

對曰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曰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重虎視足以威遠又問卿如何曰臣艸木之質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單單

單單今為一字古分兩姓郝京山髻記云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為改正主司曰方口尖口何足辨荅曰台州吳縣作呂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牝牡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

一休深齋閑筆

客曰歎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從牛旁雌雄從佳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外經史中罕見

儒薄

王荊公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何也文定云繼起絕無反有過而上者公問何人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初聞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公欣然歎服

眼熱

王陽明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良知

一士人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猝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無心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伊川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翌日明道遇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日本無心上却有

一休深齋閑筆

入流

唐玄宗登苑北樓眺望渭水見一醉人傍水而卧問是何人左右對不知將遣使問之黃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曰一轉即入流矣上笑而止

俸滿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婦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少詹吳廬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亦云天以貧德人今囊俸額之中天幸德我特頒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共卿婦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預借

某邑宰因預借違法遭按而歸某郡將乃宰公故舊留連燕飲一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曰何太早耶妓曰乃預借也宰有愧色

死佳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交注還忽染疾不憚謂望客曰某今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一客荅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回矣

貪泉

上修潔齋開筆

主

范栢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卿州有此水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對

放生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荅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穢里

劉士章機悟多能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子有闕而居闕里

赤心

蕭彥瑜少明悟有才辨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東投之彥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

傷風

王弇州謂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也王曰參居相位怎說傷風

堂尊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尔平日好謹居官不得凌尔德化應曰堂尊承教

上修潔齋開筆

主

修潔齋開筆



修潔齋閒筆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堅撰堅字青城無錫人是書凡三百餘條皆
雜論典故字義大抵從說部中錄出自序稱同邑
顧宸有辟疆園習察一書綴輯未竟復刺取數十
則以附益之今書中不加標識亦不知孰爲顧氏
之語也

天香樓偶得一卷

〔清〕虞兆滄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香樓偶

得十卷》提要

天香樓偶得

秀水虞兆滄著

天學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愚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眾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圓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於毬上故海水遶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斜者而天則虛空籠罩毬外由正者而視倒者是地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是地旁有側覆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

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辰天環地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惟此國遇日之照為晝片生為夜於所視大陽升為東於所視其降為西耳然此國之西必為他國之東而地毬視本無正西東也蓋地與海成圓形如毬而天與日月星辰包圍毬以運耳

天左旋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麗天而亦左旋但日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太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不

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大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過此宿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即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為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說謂天圓如彈丸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止

二

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極相對運轉其離極近處轉速而路少離極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但磨有邊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蓋天矣而蓋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尚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為準乎抑不以此為準乎如以此為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

而里數當減即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況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歷法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玄武七宿起於與鬼終於角以斗牛七宿為北方玄武七宿起於與鬼終於角此歷法始正不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適在斗則二十八宿已

三

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為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為木亢為金氏為土房為日心為月尾為火箕為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為木氏為金房為土心為日尾為月箕為火斗為水而餘三方皆倣此耶況自存中時迄今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陰功令有獲日獲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

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銜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絪縕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除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火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云亦有電而不雷

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為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為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若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況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聲非若播鼓然矣

卯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說也卯於十二宵為兔酉於十二宵為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兔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為喬與鴛今為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作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音息曠不達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

五

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為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見西京雜記猶十月無陽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並不獨五日矣又元日為履端亦取此義但宋表不曰端五而曰端午或是日適逢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膺除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揚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愚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為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

六

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黢古舊畧云黃梅雨梅當作微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為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極經云芒種逢丙進微小暑得未出微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微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日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微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

遲早係偶然相值為足以限微氣乎 微字或作霉

墓向

墓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墓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墓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墓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墓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于巳旺于酉墓于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來忽有于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侔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為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七

真如塔

夷堅志載真如塔云嘉興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募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為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然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十年辛卯寺僧整葺搖鑿其下于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為精巧而無所銘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主者智炬夢一僧紫衣暖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為興復既寤啟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倣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

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為鎮旁有一冢乃宗室祖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製封安定郡王

趙三翁

夷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為人嗟呼按摩疾痛立愈係義郎頃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夏俾就屋開三天窗于日光下射處伏頃仰臥擦父遍鋪腹上約十數動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壹月病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病如洗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

八

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初極大五六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熾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又密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絕巔瀑布潭側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峰巔巔脊陵首龍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瀨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虫毒蟻聚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嶽峻嶺巉巖銳鋒峭岫拔刀攢鋸聳齒露骨狀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

皆不可用回環紆抱氣象明運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依吾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收稟其教居止遂寧

六井

李鄴侯於杭州開六井一曰相國井二曰西井一名成化井三曰金牛井四曰白龜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今大抵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於此煮鹽一說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恨阜民財也義或有之又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行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

九

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之山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譏人投畀有北蓋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陽篇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叙次諸儒家故復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為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於流字

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

卿子

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楚懷王心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即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為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女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上衡索大魚曰豈不穀昨所夢耶

十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寶臣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為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為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之時即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白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婿馬氏如今俗贅婿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過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鵲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註云先世

士

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道房與中官史曹官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相妬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曾不改革如酌中志畧所載明熹宗時乳媪容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為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

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如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閔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驛謁高平陵時即閉城勒兵拒之司馬懿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以令諸侯發重兵以自輔爽等默不應自甲夜至五更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乾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執犢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士

處子

處士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入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李故一字釐為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四美

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為四美又大選劉越石答盧諝詩云音以賞奏味以珠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又韓昌黎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云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五更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史史長者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旁史今人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更也

甌宰

昔人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甌宰使之舉職律眾猶今之令官也其源始於揚解

士

貴由赤

貴由赤元時快行者之名駕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元刺赤

元刺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幽閨記曲有云兀刺赤兀刺赤門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氏別傳曰康成子為孔融史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康成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豫章太守廖奏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死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疑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吳龍菴有詩曰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十四

上官桀王恢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少府以年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恢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顯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以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多姐羌未進而還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

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王鳳下獄死

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惠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王莽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一張禹也

公孫弘

十五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為平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宏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趙斷髮為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其為諫大夫即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並見元鳳元年詔書

太公

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魏了翁古今攷云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

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石嘗問王子敬卿書何如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慥之父希亮字少卿蘇子由言作金方事中叙子瞻問慥曰少卿昔竟長為此法否則直呼其字矣

鳳毛

嵇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印風姿似其父導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膏粱

孟子膏粱之味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註膏肥肉

去

梁美叔按膏粱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註較優今人稱富貴家子弟曰膏粱子弟謂但知飲食不按他務也後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閭閻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袂尚書領護而上曰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粱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為相詆也有作梁者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按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

也周興嗣千字文猶子比兒詞頗嫌複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兄弟之子謂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从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或書姪為侄从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無別豈細事哉

布代

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婿為布代見三餘帖

男娉婦公

廣西徭俗男人之老者有一寨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

十七

曰公此與人嘲李居仁瞻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並可發一大噱

赤子

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語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大夫禮記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敢斥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嬰兒

女之幼者曰嬰兒之幼者曰兒故嬰兒字从女今人不分

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僮耳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僮耳其渠即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設假耳於真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僮與僮同謂僮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隨首至地稽留乃起揖臣見君之拜也按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陳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稽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即稽首也

飲社

今世女人拜稱飲社夫衣之有社非女人所專也蘇子

六

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云飲社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飲社矣

拜興

古人揖曰長跪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又平身一揖乃入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報相賀曰

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按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歟血餘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安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啣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接熱

洪容齋考堅志載董成二郎死而既飲家人用俚俗法

九

飾細灰於竈前覆以甑欲驗死者所趨早而舉之二驚足儼立於灰上皆疑董墮畜類此即今俗接熱之說也但不知始於何時耳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卧守之既晚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內蓋彭字之義字書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近於質見一近於矯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

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意申取
申明之義欲來此時以自申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真有
三尸哉

魯大師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
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
以替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
與少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註云魯泰則與
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甚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
傳寫之訛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

侍

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
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
儒者特令掌御噀壺壺朝廷禁之按虎子乃溺器作為
虎形者掌此最為褻賤噀壺雖較勝然亦非崇儒之道
漢承秦焚書坑儒之後高帝溺冠嫚罵習氣猶未盡除
宜乎少加禮貌便見為寵崇耳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郡亦然其義
本取禮記內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太密故加二日
為五日耳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

元鼎五年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
輕奪爵建元三年徵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
於正月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
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
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
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
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
二十集以當金今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之
當金矣

披帛

世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
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侍令披帛至今然矣
按此則今時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
失款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
男婦皆披帛亦流傳之失耳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詞若今錄四口供是也

墓冢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賈城碑丘墓起墳
謂加丘於墓今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

八尺樹以樂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天子諸侯之制也樂即木蘭又橙之別種有五一日朱樂一日香樂今時樂槐楊柳無有施於冢墓上者又按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樂蓋植棘于墓旁以禦人往來所謂樂者即指樂樹耳近見吳兆宜註引詩棘人樂樂兮殊堪噴飯

父母喪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於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家禮識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舛戾近來又有嫡母已故因避繼母而父亡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可繼母而賢

三

也必有慈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好為杜撰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改稱哀孤子豈不可怪也哉不如不論父母俱稱不孝子為正

期喪

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年而禫蓋其久如此今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准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丞相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曰北闕休上書用此義也

東宮

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閭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來諸官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

三

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晚音律嘗于此度曲因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簾樓

簾音移說大閣邊小屋也一日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移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簾樓為是

前榮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

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謂之東窗西窗未知前榮安在蓋謂屋制無前榮也藝苑雖黃以為不然上林賦倭佞之徒慕于南榮則榮之名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楹又謂之招屋招兩頭起者為榮愚按榮之為言榮也榮繞屋之四周也又今人屋前再展一架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檐或重檐意者前榮即類此乎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宮

廿四

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等字雖不常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為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惟丁舍二字亦不常見然有丙則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鍾元帝所云基田丙舍蓋丙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基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專在基旁也

泰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泰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今人知黃帝禹有鼎而不知泰帝之有鼎矣泰帝即秦吳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仄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國作扇有四一名遊飄二名條融亦非條融三名鴈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清風四散冷然自涼

捍拾遂

凡射用韜左臂以利弦者韜為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遂一物而三名也

胠肥

胠音孤肥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為胠肥

廿五

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胠肥後說為骨朵朵音端羅反

濫觴號鐘

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觴號鐘言惟其實不惟其名也濫觴號鐘美琴名註云濫觴音不和號鐘高聲誤矣觀上下文自明濫觴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聲韻高朗耳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蓋言笛聲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筯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于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洲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

可知

園蒲

蒲園亦可稱園蒲王安石聊行詩云聊行美芳草獨坐應園蒲是也

壺口禁忌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己失之矣

白酒

其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麴為麴并春白秫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奉馬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控

柅再重注云控柅行馬也或曰行馬逸舍交木以禦眾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今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即行馬之制謂之馬者義亦畧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采色而祭賽之畢即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都會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旅之所聚集舉馬以繫車船且舉馬頭以繫馬之全體也

律

法律律令今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裁竹為管謂之十二律又筆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

其

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鐵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說醉卧仁壽殿東阿瓊帳中玉夫取牛刀殺之而陶貞白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

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赦之事楊玉夫裁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關侯纖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乃云候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怪

結縞

爾雅婦人之祿謂之結縞也郭注即今之香纓詩幽風親結其縞朱註縞者婦人之祿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通作離班徒什東宮賦曰申佩離以自思願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縞而戒之愚按女子衣帶豈必俟其父親結當以郭朱二說為正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

共

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歛大歛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歛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涸廁帛

五雜俎載明時大內供御涸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為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侍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翼歲蠶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稿佞者飾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因其供御私收羨利則雖擾民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蠶即不

生繭之理哉且村民果衣食於野蠶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涸廁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復作為荒唐之詞以沮德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徙其實珠產海中實未嘗徙也

象碁

宋玉招魂篋蔽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碁乃是以象牙為碁子蓋即圍碁之戲非後世之象碁也後世象碁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曆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碁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關象碁亦戰鬥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

元

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碁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碁不同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上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眾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為德次六與三為才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謫作樵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日閒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早看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窗所束則皆倒
垂客座贊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
就中必與其形相逆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
鳥東飛則就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
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情焉余嘗遊真如寺大殿之後西
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牆北首
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作牆板之近牆處有
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從教人從旁一門入室即
閣門視之天光映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
思久之忽了然悟此中自有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
夏日行北陸又值鋪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
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

乎

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
下尾在上然非有簷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
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
闊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
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時
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
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
定思有以模肖之夜間取燈火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
許桌上植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
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大木板
畫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二三寸正與塔影相
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竇中吸入

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
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
晰之疑余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陽燧影

夢溪筆談又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笑家謂
之格術如人操觚臬為之礙故也若鳥飛空中其景隨
鳥而移或中間為窗隙所束則影與鳥遂相逆鳥東則
影西鳥西則影東陽燧西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
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觚臬腰
鼓礙之此論亦未分明余家蓄一陽燧以之照物迫近
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為
模糊不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

二

燧面窪凡遇諸物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
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
照則中間轉在上下邊所照則中間轉在左右轉照
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模糊
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
以物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
正且顯也其稍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
之際故也推之窗隙為影以及客座贊語所言走馬燈
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機括在內理極平常細心
體察自得非奇怪之事也又有圓鏡照物亦倒理與陽
燧一致但圓鏡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復自中間轉照四
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

風馬牛

書賈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註謂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左傳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即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註云馬牛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已得其辭而尚欠明確後人乃復穿鑿其說或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或云牝牡相誘曰風鄙俚之甚真堪腹揅

維摩經語

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問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

世三

已更不去雖淺深不同而機鋒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言無可無不可相似

周文王

周文王寢疾顧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夫曰時至勿疑則似預知有牧野之事矣宜乎其為曹瞞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書文迴異

吳起債表

呂覽慎小篇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債南門之外表者仕

長大夫明日一人債表來謁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其事在商鞅賞徙木之前鞅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上

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荆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四累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上故曰四累之上何異盲人說夢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甚謬至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世三

以不解解之

呂覽審分篇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按所云鄙者乃閉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散之也今俗遇事理之不可曉者輒曰以不解解之本用呂覽語但呂覽意主解散今俗意主訓解微有不同耳

母動為大

漢書賈誼傳誼疏有云然而獻計者曰母動為大耳如

淳註曰好為大語者愚按如說以毋動二字為獻計者之辭為大耳三字乃諛譏之此辭非也賈子新書孽產子篇亦有此句而下文云曰為大夫治可耳若為大亂豈若其小詳其大意毋動為大四字連讀屬皆獻計者之辭蓋謂毋所動搖乃為寬大耳

賈誼疏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為強大諸侯流涕一為白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為服制無等一為風俗敗壞經制不立一為不蚤諭教太子因事關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為不體貌大臣其餘傳無考新書等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為一

世

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為一長太息而漢書將誼諫請禁鑄一疏列食貨志中又無可為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歟未備焉知孟堅作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時有脫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謀遜為可喜之事覺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宣帝耐祭宗廟出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

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慙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為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辭矣

聞樂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遠路遠夫道即路也遼即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瑒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稚傳復云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稚署功曹

世

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同一陳蕃榻榻也今人皆知徐稚而不知周瑒或者以稚尤矯矯與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平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尚右懷公右吳而左荆絳侯右呂而左劉皆有低昂之意且不明目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眾心之向背以為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谷決其不出此門

云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因知今俗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人已有言之者矣

草書

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足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息惠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徒難于瞻所以譏之也或者又矯為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更避耳愚以為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驚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散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龍之筆必吮毫濡墨而

其

不揮之俄頃者乎

鷓鴣銜葉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坪雅引古詩云偃鼠飲河止於滿於鷓鴣銜葉才能覆身鷓鴣銜葉事頗少引用坪雅曰鷓鴣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又按篇中復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至于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等語頗嫌杜撰支湊絕無意義

類書抄纂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覽者參考賞觀粹史彙編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綴若纂者自稱而其時儼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明皇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明皇開元元年癸丑歲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歷元年丙午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歲至哀宗末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丙寅歲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

其

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況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分別年歲而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於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為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無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強歌周南召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此則唐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即所謂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乃極形容艷冶之態不亦謬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兩聯用高山高門複高字自註

云高山本高門使之高二字為義不同然其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豈可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偶有複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謹守繩墨則雖音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為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闌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遠君王怒偃師未二句形容歌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馮班云唐時宮禁不禁記意偃師之假人刺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近閱賀裳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劫字尤為緊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支離者

世

大率類此

邱瓊山詞

邱瓊山持論僻異謂南宋時秦檜主和不為無見岳飛主戰亦未能恢復乃有責高宗殺武穆沁園春一詞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

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樸瞻可喜愚竊以為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練若梁以蕪蔓為勝豈足以盡文章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于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此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

舍下字叶韻

曲禮將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舍字審暮切與固字叶如離騷余固知審塞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住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徒江切與

世

揚字叶其聲最近下字後五切音戶與戶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縣縣章至于岐下叶聿來胥字皆是也

諱丙字

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勿勿

勿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旂亦曰勿州里建旂以聚民事貴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勿今俗乃於勿字中斜加一點而讀音聽失真甚矣

不一

車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一亦不失理按此則知今人於書東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調

漢書谷永傳滿調誣天師古註曰謂欺罔也愚謂滿作謾今假借滿字為之謾欺也調音閑言不實也

懸磬

左傳魯展喜犒師以君子無恐對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一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磬亦作磬盡也此解殊無意義

四

愚謂磬與磬同古字通用蓋磬之縣者中高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今人氏貧乏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望之適如磬形也至於兵燹日久米粟既盡掘草根而食之無復萌芽復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鑿然頗自喜辨義

誼義粵越亮諒字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今人以義為道義文義字以誼為氣誼字粵乃古越字或作發語聲或作國名或訓誦今人專以越為吳越以粵為百粵及發語聲而踰越字無作粵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註云與諒同今人鑒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也

教做字

教字平聲說文云出遊也做字去聲說文云倨云然尚書益稷篇做虐是作傳云做戲而為虐謂之做戲是借做作教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般樂急教趙註云急情教遊本義自明朱註教音做是以平聲之教讀去聲之做而我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教遊教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墨屎臭臭穢穢

墨屎音屑穢呆貌今人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也也穢穢意亦相似臭臭音列翠胸次不平貌今俗作劣穢穢穢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人見人衣服粗重者曰衲穢此即穢穢之偽耳

四

姦色間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按禮註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从平聲間姦古字通用耳

治字

奉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之錢塘杜明師治見詩品

弓字

弓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弓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忠
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
泉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
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異之字代之於文義於無害
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輒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
本字僅於點畫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聲音既已相
犯文義復多欠通豈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
懸甲令庶乎有所遵行耳

諱

諱避忌也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問人名輒曰尊諱是死
其生也祖若父尚在而謂其名為諱是死其祖若父之
生也

四

夏字

中夏夏商大屋曰夏又大曰夏又周禮大司樂舞大夏
皆用遐上聲至於春夏之夏與夏姓夏侯複姓皆音遐
去聲今人呼中夏夏商廣夏大夏皆為遐去聲而夏姓
反為遐上聲顛倒甚矣

都鄙村郭

楊升菴云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都鄙有章
淮南子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
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
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愚按訪稱禮
文豐儉得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習於質陋城
郭之中習於文綺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譏愚蠢者曰

村樣讚美好者曰市氣其義一也

射覆

射覆字始見於漢書東方朔傳考字書射字凡泛言射
則去聲以射其物而言則入聲覆字反覆則入聲覆蓋
則去聲射覆者顏師古謂於覆器之下置物令闇射之
則射字覆字皆當從入聲今俗二字皆讀從去聲謬矣

隨咒科堆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咒中之劉向說苑亦
載此事而隨咒作科堆集韻咒字云或作堆蓋以說苑
從呂覽也正字通云隨母之咒始出科之堆復分咒堆
為二夫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強合集韻以堆為咒甚謬
但正字通云出科之堆豈以科為窠耶亦覺費解愚謂

三

隨咒乃咒中之異者科堆乃堆中之異者所以申公子
培刼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咒始
生之堆又何可怪之有哉

蒲卑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今人
引用望帝者多矣蒲卑之名頗少知者

鵠鵠

鵠鵠鳥唯北方有之內弟吳子山自都中南還見有人
攜此鳥渡此鳥渡黃河繞上崖項鳥即抖死物性不可
解如此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

曰君轡何疾曰牛駿取精故疾子章蓋以牛駿為馬名誤矣昔人嘗以牛駕車世說石崇與王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惟牛絕走不能及以此知何懷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耳豈馬名乎

麗麗臣臣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必有走之勢也此必二獸名或良馬名惜無明註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蒙貴

爾雅釋獸屬蒙頌狀郭註云即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貴非猫也今人稱猫亦曰蒙貴誤矣

二

鼯鼠

漢光武得鼯鼠羣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康為郎以爾雅所云對得賜絹百疋郭景純註爾雅以光武為武帝竇攸為終軍誤也

斯螽莎鷄蟋蟀

詩幽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實未確也按爾雅云蜚螽蟪蛄郭註云蟪蛄也俗呼春蟀陸佃云亦或謂之春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殷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斯本語助故或云螽

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又云穀天雞郭註云小螽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捋鷄陸佃云其鳴以時故有鷄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翅之也幽州謂之蒲錯古今註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螽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蛚陸佃曰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蜚一名促織一名吟蜚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之蟲顯然各判紫陽竟欲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盧

爾雅釋蟲云果贏蒲盧郭景純註曰即細腰蠶也俗呼為翳蠅沈存中筆談乃云蒲盧說者以為蠅蠅疑不然

五

蒲盧乃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云云愚按存中謂蒲盧非蠅蠅其說是矣然果贏之為蒲盧爾雅業有明文特虛字不從草耳

海靖

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靖者每居海上從靖遊靖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靖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靖皆從汝居取而求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此與列子海鷗事絕相類今海鷗事數見引用而海靖之事絕無知者

稷蜂社鼠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

社鼠者多矣稷蜂社鼠頗少用者

刺蝟

刺蝟蟲甚可憎相傳小暑上樹大暑下樹余嘗驗之大暑果下樹矣小暑上樹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蠶類在樹食葉既老即生子於枝間一至大暑相繼下樹其身外粗皮結成繭形而硬或附樹根或藏土內至春變為蛱蝶破繭而飛矣枝間所生之子至夏月即成刺蝟食葉傳種嗣續不絕今人欲絕其種類輒覓其繭擊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螳

凡屋舍梁棟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螳其形似蟻而差大色白腹肥有光澤初皆緣地而上遇松即啣一螳當

哭

先象螳以次踵至首尾相續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然久則生翼遇春末夏初濕熱之日成羣飛出不返其未生翼者居木中盡食極易孽生蠹食既久其屋輒有崩塌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幙嗜人肌血最可厭恨然抗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向輒笑其歎今按五雜俎載閨中一獄多壁虱諸因苦之搜求之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曰官發爐得數斗燭般之此後賣餅家遂敗落夫臭蟲與壁虱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興虱

蟻而餅家落則盛衰之說若果有之矣書此以代抗人解嘲

蟲白蠟

嘗見臘梅花開間白膩如脂附看不解初疑為蟲屎或鳥糞及刺視者枝處其色微紅而潤每箇皆然不識的是何物今閱本草冬青樹上有蟲白蠟一種云係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蠅虱有白有黑每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熔則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苞枝上初如黍米漸圓大青紫宛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來年春深則苞拆而蟲出延樹矣欲廣蓄者候苞將拆時連枝採繫他樹其蟲亦應候而出按本草所言白蠟今人以之製燭土人乘春育採其利不減蠶子因悟臘梅

哭

枝上所見亦此蟲之類也

龍蛻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母倪氏治墓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一溪先以石灰畫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蛻首尾長短適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攪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堅白大地中龍蛻固不常有而開溪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塋後數十年倪氏亦無甚禍福

魴魚

魴魚身廣而區頭尾俱尖小俗呼為鰱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觔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罾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大不過二三寸小鰓及半寸俗謂

之魴鮓此即魴也蓋至冬日始大耳爾雅釋魚有曰魴鮓郭景純曰江東呼魴魚為魴一名魴音毗當即此也

種魴

有言種魴之法先握土作大坎宰母猪一腔置其中將肉魴于千百枚投入猪肉中俟肉敗時肉魴于蠕蠕動即成魴矣

荔枝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植不息連後數歲偶一枝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

哭

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僅以博妃子之笑矣

玉蘭辛夷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愚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官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兩種唐宋人咏辛夷詩其不著顏色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有花是去年之類則

紫白皆可通用其著顏色者如裴迪所云况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得者是辛夷耳夫夷與黃同邑而生似黃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為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未開之蓋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勝故唐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木蘭詩所云暫借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誤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淡黃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又顏色之極異者也

桂

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部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

况

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王蓋臣羣芳譜則云桂一名授一名木樨愚按桂子種類不一有牡桂茵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樨亦未確也

溼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清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本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薄擬之耳如陳風東門之枌曰視爾如收爾雅荻虺郭註荻葵也似葵紫色正與渥丹

同意余又因涯丹類推簡兮之詩曰願如涯赭亦必花
名或即涯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蒂竹可以為舩其子美煮而食之可
以亡創厲張華註子筍也

五



天香樓偶得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虞兆滄撰兆滄字虹升嘉興人康熙初諸生是
編乃其讀書所得隨筆纂錄分類編次為天文地
理宮室器用鳥獸蟲魚草木典制字學人事藝文
十部中多蹈襲舊文其自為考證者不過十之一
二如論刀劍錄誤以宋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
楊玉論五代史唐莊宗立皇后劉氏事本紀與家
人傳年月不同論劉禹錫詩自註二高字謂高門
字既對曉鏡則亦似自高論孟子非館於雪宮論
郭子章馬記誤收牛事皆為確當而論五雜俎野
蠶一條尤洞燭真偽至於謂詩投畀有北用拾遺
記黃帝事不知王嘉正依託詩語謂鏡稱菱花未
詳何義不知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事謂隋時
改丙為景唐修晉書皆仍隋書不知丙字本唐諱
嫌名謂周邦彥十六字令當以明月影三字為句
穿窻白玉錢五字為句譏改明為眠作上一下七
之非不知別作之歸十萬人家兒樣啼亦是上一
下七不可歸十萬為句皆失詳考至謂對子字父
始於蘇軾併忘曹子丹佳人一語即在本書之中

失於檢核其他所論天文多涉臆揣而孟姜女滴
血尋夫骨事更無徵不信矣

言鯖二卷

〔清〕呂種玉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鯖二卷》

提要

言鯖序

吳門呂子藍衍博雅士也。裔出宋儒東萊先生。世有達人共尊之。徽斗與余舊交。藍衍與其伯兄子嘉英年力學兄。弟相師友。所交皆當代文人。達者藍衍尤受客座上賓。朋長滿談古論文。考訂書史。一言之得輒袖管記之。研北餘閒積有歲月。成言鯖一編。蓋取千腋以爲裘。酸泉芳以成味。可以考古今。可以誌諒俗。可以廣博物。可以資談柄。非猶夫小說家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怪誕不經。虛誣鮮實之比。誠良書也不意遽赴玉樓之召。未登金馬之門。識者無不歎息流涕。傷瓊樹之蚤埋也。今兄乎嘉友愛彌篤。不欲使藍衍之名湮沒于聖世。出此一帙示余。屬附入說鈴以傳之。余讀而嘆曰。余往見藍衍於某議館。觀其風采已信其平生久矣。言鯖特其吉光之片羽耳。然說鈴得此亦足爲茲集之席珍矣哉。康熙壬辰仲春之月石門吳震方題。

言歸老上

長洲呂種玉蘆衍著

鳳尾諾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咸奏批之曰詔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諾今詔為鳳尾詔非也

傅衣鉢

禪家相傳法謂之傅衣鉢唐狀元以下皆謝主司其有與主司同及第名次者謂之謝衣鉢由唐摭言和凝第十三及第後知貢舉取范質第十三名質謝凝謂曰吾文合在中選臣就北傅老夫衣鉢耳未幾凝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曰登庸衣鉢亦相傳

一壺千金

龍金言歸止

四九卷

迷齋閒覽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乃今所謂浮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虞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而空中以帛為帶挂之項上出兩手以按之則浮而不溺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為壺

石花黃袖

趙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婕妤好坐后臥睡婕妤袖袖好曰姊睡燕人紺碧正如石上花故今尚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以為石花黃袖夫紺深青揚赤色睡而紺碧則黃色之病矣乃以為華可笑

似我龍

成都進士杜進相升出家名法通蘇子侍問通師子若不從臣

疑今何為矣柳子王云通者及第不過位我龍此即今吳中俗語如此

警世語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年者千無一焉故有一者孫抱以至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彈盡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病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柳子厚曰悠々入世越不過六十年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白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之昏老猶汲々于名位財利而不知休者曷省此言

課望

前漢楊王孫病且危謂其子曰吾欲課望以反吾真此今曰教

龍金言歸止

二

四九卷

之先路也

倒景

景在上曰天景在下曰倒景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景與影同今人以返照為倒景非也相如賦曰賈列缺之倒景履處曰列缺天門也倒景謂人在天山下向視日故曰景倒在下也俗未曰登遐倒景如淳曰亦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言升仙者在天上下視日月也

留鬚表丈夫

元明天淵仕至學士元亡前髮為僧改名來後號見心而其鬚如或明太祖召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否亦任汝然則鬚亦有說乎答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大笑而遣之今韓

以為口實然不知為何人之言也

一片花飛滅却春

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滅却青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也杜詩一片花飛滅却春本此

酒債尋常行處有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屢欠酒錢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貸此經袍償之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

琴

前輩嘗言今世所謂琴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則皆俳優邊塞之調而雅音久亡古之琴聲不可考矣

乾金言補上

三

四九卷

南徐

東坡詩他年故事紀南徐按南史徐君暕善絃歌好聲色載俊肆意游行荆楚山川時衰陽魚弘亦以豪俊稱于是府中謠曰南路徐北路魚蓋用此也

發孟冷炙

顏氏家訓云殘孟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輩乎杜詩殘臘與冷炙到處常酸辛本此

勾當

先儒言勾當與上幹當事也又每言合下如何猶吳俗言一落之意

七夕

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為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為七夕思之未得其說當詢其所自

芥蒂

芥蒂雖眊出西京賦五臣注云怒貌賈誼賦云細故芥蒂何足以類言細事也端也子虛賦芥注云刺厥也郭象注注則曰芥芥其義亦同今人輒以胸中唧恨為芥蒂

大器無成

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本乃大器無成其義甚精晚成之說後人相沿襲耳

乾沒

乾沒二字漢書注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又解乾而反沒是即陸

乾金言補上

四

四九卷

沉之義今人沿為監守自盜之意非也

偏提

酌酒需元和間謂之注子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其名曰偏提按其形即今之酒釐

照袋

照袋以鳥皮為之四方有蓋中貯紙筆等五代世人多用之今猶為鈔袋蓋明代用鈔以此貯之耳

星貨鋪

市肆以筐筥等儲次其物以需者曰星貨鋪言羅列繁密如星也詭為星火鋪非也

非錢不行 有氣力者即還

真憤為吏部侍郎掌選金牒不法引咎日有選人以百金贖免
帶行步有聲惜見問之對曰當今趨避非錢不行唐崔湜為吏部
侍郎主選專用請託仕途壅塞有選人自陳曰吾能趨避舉國
曰然則何不赴兵部選人曰人言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避此
二事可為科場浩歎

麒麟植

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問之曰今弄假麒麟者修飾其形
之醜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求榮何以異是

虞姬爭

唐李陽題名于昭應縣樓士榜留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
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死書字終能記姓名

五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嚴肅貴戚不許時世粧司馬溫公家法亦然今
風俗之壞為于閭閻其粧有不遵舊目者矣

四維

唐時校武時么一戰紅餘九子皆黑明皇與妃彩戲將此唯四
可憐唯一子於時未定遠配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四
至今不虧

長境

漢將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路引也

纏頭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

僕因懷恩為中使將奉仙舞舞先以纏頭為贈是也今止以纏
技當筵歌舞者為纏頭以今宴會優人為上賓上賓加官還于之
類即其遺意宿賜即纏頭也

形鹽

左傳鹽有昌歆白黑形鹽為虎形以象武功今人以麻飾錦
作人物鳥獸之形本此

裹蒸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
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篾裹而
蒸食之即今之角黍也

胡餅

唐元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胡餅以獻注曰胡餅即今之
蒸餅以胡麻著之也即今市中之蒸饅餅

糖粳

字文選周主置毒糖粳中糖粳即光餅也即今元宵子之類

馬頭

通鑑史憲誠據博于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注謂岸築半橫
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旱魃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衣紅衣三十八袒身自在頂上其行如風其名曰
魃所見之國大旱得之投澗中即死此所謂旱魃也北方風俗
每遇大旱以火照新穀積如土壘此壘往掘死人有白毛纏頸

字冠柱之輒而以此成俗官不能禁也今江西亦有此風

排馬牌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牒牒謂之排馬牌即今之馬牌

河洛

山東以魯齊作趙魯曰河洛向不辨其何字唐明皇以鹿血煎膠賜安祿山曰熱洛河以此本此

翻金斗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百舞並伎舞輪伎長踠伎跳鈴伎跳劍伎吞劍伎翻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唯翻倒不知術法戲即今之翻金斗其翻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且四面旋轉

白盆

如建謂之金斗相傳趙簡子殺中山王命厨人翻金斗以祭之字義所起由此

白盆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佛二乘四果血白如乳出于淨心而然故文山志表崇市白血然余聞取逆反間武定相公督府並衛拒之有一舟馳往殺之血白亦一商也而

積物出火

泊編網銀鐵度變轉轉馬矣變皇神燒火有一區可隱住轉衣五六半件堆疊炕上忽然火發幾至延燒此余所親見者

貴類

後周天元帝今宮人黃眉黑粧隋虞世基咏袁寶兒云黃眉黑粧半不成今黃粧久廢不知當日宮中之飾今汴州妓女以金箔飛額上亦其遺意歟

靨眉

靨眉起于吳宮顧媚補痕之事唐韋固妻少時為盜刀所傷以翠掩之女粧遂有靨眉之詞詞翠靨眉心小又感翠手點金靨眉又宋詞小意秀靨眉眉心情即貼可知翠靨眉于眉心此跡五代宋初為盛今閨中以珠翠金鳳綴于包頭結上垂之眉心即其遺制

雕新畫卯

陸探豪俊嘗云石崇無姓猶能雕新畫卯今俗截炭為尺許磨令

龍泰言精上

光澤以充致錄明代翰林院庶吉士月給堂餐猶用此炭至形靈雞鶩即相饋遺富貴家往往如此

門生乾兒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稱門吏番州司法參軍巨雅楊後先有假子數十人可見明季士大夫拜宦官為門生為乾兒自唐已然矣

宦官妻妾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即漢官對食之遺也高力士妻呂氏唐女李輔國娶元振女漢書劉倫傳常侍黃門亦廣妻妾周穆傳言監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于自負無既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吳女以為姬妾無嫌乎驕貴矣

徽風景

李義山雜纂有徽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王暖視背山起樓臺
懸煮鶴對花點茶松下鳴道近有一友復廣數條曰雅集詩勢文
清歌談俗事妓席裝官樓文會撒酒風看法書名畫瞻贊食方物
請益賞名花贊香

錢文不重

今世所用古錢有宋通元寶者乃開寶中所鑄有皇宋通寶者乃
寶元中所著以兩年號皆有寶字以不可重文也

影像

昔者儒先君子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是他人矣蓋古人止相本
主無畫像之事然畫像傳之已久子孫豈可廢之但焉得有虎頭
傳神無一髮不似乎苟有三分五分之似即此可以想見吾親而
可以他人視之乎賢子孫于一觀之頃豈無倏然憮然之心思旅
以修身飾行庶無忝于所生則畫像之存斷不可廢矣

龍金言請上

九

四九

不祖朱子

明太祖始與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
為典史問其為文公後乎對曰非也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
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克却眾議議量高出南古豈唐世安祖
老子之可比哉今之通族諸者凡遇同姓即宗不復考其先世矣

高官

今人多用高官不知所出按條陽山有神遙如萬長十丈周旋關
人獻之周以為官柱

吉光片羽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獸入水不濡上常服此裘以賜朝臣今人
所謂吉光片羽者羽乃禽類不可為裘然此語不知所出當考之

五經中式

天祐丁卯鄉闈闕人顏光衷茂散舉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第
得之以其文堪入教惜其達式止錄易經義以進浙初世培應佳
取中進墨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座主不
敢自專題疏上請令特中進士故會試錄列其名于會元之前及
壬午之北闈奏未之會闈嘉興譚榮貴貞良慈谿馮眉溪元配皆
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予中式焉考之開書漳州長泰
縣黃文史字廷實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
經題兼作以達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
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制之始也宋時鄧
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前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
第又孫真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亦中九經狀元今 本朝五
經發解自海寧查嗣韓開縣林文英始亦以達式御史陸祖修特
題中式嗣後多有以五經成進士者遂另設五經卷鄉會為制
趨此途者亦未免有獎矣

說金言請上

十

四九

吹笛落梅

唐詩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胡人吹玉笛一
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散亭五月十月非落梅之時蓋笛中
有落梅曲故謂吹笛落梅花耳不必紛紛置辨

類掌

重勞于王事者曰執掌執者馬頸革執在掌中不得輕放故詩人借以喻靡盬賢勞其即驅糜萍絳之意乎又有執罔二字則無聊賴之謂也

五角六張

唐元宗游華清宮別朝霞獻為幸溫泉賦詞詞頗難解以詠諧賦尾有句云又是千年一過叩頭而莫五角六張上奇之將加殊賞命改去五角六張字朝霞不肯上曰真窮薄人也授官衛佐而已按曆書五日過角宿六日過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在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五角六張古有此語不可不知

辰勾月

龍吟 言結止

十一

四九

辰勾月是院本傳奇元人吳昌齡撰載陳世美感月精事雖書辰星勾月其難主年豐國泰

陳燒燒

今日婦人裹服中有巾悅之類用于穢處而呼其名曰陳燒燒雖委巷之談非無自也陳義寧中有禦術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舉眾拒之稜開壁不戰伏威送以婦人裹服謂之陳燒燒豈其稱穢明籍嚴世藩于床下得綾悅數十或袖而出穢者見之掩口曰此淫語也亦此物耳詩無感我悅兮內則性悅婦人拭物之中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悅而戒之蓋亦陳燒燒之類故徐太室謂野有死麋為淫詩

桂野

詩桂野草木古韻並作華盛貌一曰柔弱貌世人特借其亦用品便尋輟轉之義不知原有此草出鎮中北勝州

撲水

今官人公廨正堂前有簷樓三間謂之撲水獄囚于此對簿即今之滴水亦用木為之不用簷樓矣

當梁年

俗以子午卯酉為當梁年嫁娶最忌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毅奇其才以女妻焉張著感婚賦云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年

稱謂有本

今人呼其祖父曰公蓋有本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患乎次及父母次及兄弟妻子見呂氏

龍吟 言結止

主

四九

秋今人呼其兄曰哥哥亦有本西王母授漢武帝五嶽真形圖時拜受畢王母令其侍者曰四非答哥哥哥乃台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見漢武故事今人呼其姪曰孫亦有本烏程男子孫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餘常以米粟給其妻子及田熟輒追計直收取其田烈兒長大訟之督郵掾吏議曰烈兒遭飢飢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見漢書乃知世俗稱謂自昔相傳非起于後人私造矣

公赤

蕭管腔中有公赤今故為工尺不知何義考之宋詞話有燈花燭淚第一回載本朝皇宋出三絕第絕是理會五凡公赤上底後拂出幾個詞客蘇子瞻周美成等凡十六人

煤煤悔悔

煤煤悔悔語出莊子吳俗至今有此方言以加于無聊愚朴之人

女客

吳俗男子呼婦人為女客蓋有自來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今又呼為女客婦人呼男人曰官客

錄志單字棺也

今書錄事志用單字亦出于古臨淄人於古塚得銅棺前秘外隱起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宋陳省華對客子亮亮竟佐亮告列侍客不安

言錄上

是

四九

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卷于博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

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威德古風可想見也今有子貴而

父立子坐者矣

市禮

世稱市井之才惡者曰市虎常作越典暴同周禮曰越掌憲中之禁令禁其鬪罵者與其越亂者出入相凌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持而修之

比頑童

書曰比頑童周書曰美男破老左傳公子勉美而鮑孔于曰宋鮑之笑以及彌子瑕龍陽君之事載之書傳古辭曰積石如玉列如翠即龍陽絕世無其二又周小史變童繁華諸詩男子之美

非有為好之者矣漢書有籍獨獨獨即通韓嫣並資之徒塗脂傅粉以媚要寵中戶於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亦有男色焉

容冲姊弟雙飛入紫宮而秦以亡東都盛時少年傾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行告捕法犯者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明代律有難姦之條然而有道于術術之承應今此風愈盛至有開舖者

京師謂之小唱即小娼也吳下謂之小手偏天下皆然非法之所能禁矣

龍街

今之唱道即龍街也唐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人且兩坊詔使傳經不得過三百步今且三千步不止矣

三宗

三宗天地人三宗也天宗四天神也陽宗月也陰宗月也星宗北辰也地宗二儀宗山也清宗河也人宗八大宗小宗族也祝宗先聖之俊也秩宗典禮也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佐之徒是也宗鮑蘇之妻不姑是也談宗長於辭說如樂廣之徒是也辭宗如張九齡之徒是也今已丑上試庶古士散館三宗論則無違

子卯不樂

言錄上

南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王昔謂之疾風不舉樂為古所以戒懼也然止此二日非凡遇子卯皆不樂也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第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亦看飲處朱灣未便設宴戲難

詩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送子婿詩

唐人送子婿詩甚少劉長卿送子婿歸長城詩云送君危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咏柳花如雪若為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身愧衰顏對玉雞惆悵暮帆何處宿青山無限水漫漫用事雅切甚妙

了頭

今人呼侍婢曰了頭蓋言其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然所謂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為之樂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襪

說文言結上

圭

四庫

襪足衣今之膝襪奉檜玩高宗告楊柳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襪中帶七首矣宋時男子之襪亦稱膝襪今婦人稱之男子無稱膝襪者矣張敞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子紀文帝吳妃始以綾羅裁縫為之然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粉襪杜牧之味襪詩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寒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盡酒牌僞屢子詩云天寸膚圓光嫩嫩夫尺減其四亦不為纖纖然則襪乃女鞋也

克絲

克絲作起千朵通作刺絲綾州織之不用大機以熟色經千水機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樓閣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于經緯之上合以絨文極其工巧故名刺絲婦人一夜終歲去

就益緯線非通梭所織也今則吳下通織之以為被褥國朝時富人無不用之不以為奇矣

丹机

大家用三脚木床以坐歌妓謂之丹机歌妓未叔見楊直請女奴彈琵琶詩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調曲今無此時製矣

玻璃

明提學潮陽林公有二物女大鏡形質薄而透明如水晶琉璃每看文字目力昏倦以此掩目能辨細書精神不散開得自南海賈胡相傳名為玻璃出西域滿刺加國又明宣廟賜胡宗伯物即此以金扁輪郭而衍之為括紐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又參政孫景章亦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即今之老玻璃也明時滿貫如此今則銀數分可得一具矣

說文言結上

圭

四庫

八珍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搏珍也漬也熬也熬也肝腎也又延北八珍醍醐也醍醐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醍天蓄也此玉漿也元玉漿也今不知為何物宜堪入口

阿蘭若

梵言阿蘭若音漢言精舍也譯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若以音草就草則別梵音矣

火宅僧

人知有火居道士唐鄭善果為僧志度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近世西邊和中僧人自耕自種俱有室家有人持酒饋之

中校宿備待客甚豐酒肉精腴且奉慰區者俱年少婦七
簪謝之僧曰不然若無家小大老爺豈容住持此處蓋深山
窮處究有妻子則有家累盜賊亦無可容故也

禁用僧道

俗疾則用僧道作齋醮殺死則用僧道撒道場送葬則用僧
道為引導不唯愚民之家雖紳士大夫無不為之為正人君子所
非笑然習俗莫能改矣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
葬不用僧道儀儀前引此禁正賴厚祿之大端也又太平興
國二年詔葬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繼頭皆良法也

土姓

田地有幾土有立土西北橫土可以伏居山西多窪地即所謂

蓋金言錄上

志

四九

後陶穴也立土不可穴居又不宜種桑竹南又有斜土不背水亦
不可種

骨董

今寶雜玩寶貨時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陳道士許技巧骨董
浮瀨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俗為古羹

方頭

今人謂不通時宜者曰執古謂不圓活變者曰方頭
云頭古不食正門事唐時已有此語蓋頭尖則善鑽方頭則不
能

三十兩幣四十張仕

禮部十兩幣文正十五兩幣王承子三十兩幣生羅四十兩幣

士至而估封植焉十二兩為可空

進戶退戶

酒家有進戶法謂以酒漸灌勝之以開其量老而血氣衰不足
勝杯杓則常用退戶法漸漸飲恐亂其血氣

為父子

今雜戲有名為父子者或即當時跂行潛食之伎晉成康中散騎
侍郎顧繇所謂求代之樂設禮外之歡通行連倒足以踴天頭以
展地及天地之正傷義倫之大即此樂陳時有擲倒獼猴之流
唐清明節有放河戲令小兒兩頭拽索而倒挽之力強者牽弱者
而仆以為勝負而嬉笑為樂唐之君臣亦尚此戲不與甚矣又有
瘡痍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蓋會弄石
繚光所好尚高麗亦施之今字作傀儡其始起於周穆王假師之
事

蓋金言錄上

志

四九

品藻

品藻水苔名一名品藻以落形如品字也今人言有品者借
品藻之名言如苔之有文藻也

視草

古人視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
視草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而潤色之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
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作也今與制詔者皆代王言非視
草之義矣

雙魚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一時凡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七百四十息五人之息以謹存於至深淵點之中氣行無窮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若盛氣騰騰揚聲公孫以氣長歎多言傷氣皆非養生之道

世無不殺之雞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有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語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于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眉語手語目語

婦人必眉最善與人故以女以眉白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而自榮溫庭筠詩眉語柳花輕柳柳輕詩窓間眉語度春不能語而

目語

上

四九卷

太白詩開將手語眼鳴等目不能語而謂語道路以目唐書通略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顧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即今之眼語也

穿耳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時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耳不穿耳杜子美詩工穿耳雜家女諸葛公曰穿之於女天性惡穿耳貫珠何傷於仁

入耳

月運紅潮婦女之桃花癸水也古俗八月唐詩窈窕淑女玉如入耳故名月事與得謂之婦變幼女未通經帶皆謂其字以半成也古人點朱於額以示進退之節程頤所謂有所忌也又曰月滿金

之手止金鎖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除令亦有掌之者漢張廣令青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掌御見者明官中亦有欲鐘聲女官掌之有報官之職有衙門之職有示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事甚詳且宮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割臂

史記魯世家莊公祭于廟當氏見孟女悅而愛之割臂以盟列子紀昌飛箭請為父子割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今俗婦與子弟號香割臂始於此

鼓吹

鼓吹古傳中樂器也故樂府有鼓吹曲桓元作詩思不來輟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鶴響長阜嘆曰鼓吹故自來人思故太白詩云

鼓吹

上

四九卷

詩田鼓吹發酒為劍歌雄又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過當從皇甫謐求音樂思過則奏之神逸乃屬文又張旭聞鼓吹得筆法則鼓吹之有益於讀書也多矣今驅僮里巷皆得用之此世風之流弊也遂不可不廢禁也

鄭臺瓦

晉辨鄭臺之瓦皆金銀丹砂之屬陶成琢治為瓦而愈堅緻膩而廉密發墨而宜筆水漬之滑而不燥金砂之性猶存也此泥殊不確情傳澄泥之法以灰布裏盛墜泥水中漚之得細者浸之清水令微乾入黃丹飛過加胡桃油拌攪如麴入模中墜今至陽波陰乾利刀琢成曜乾厚以檀草并黃牛糞和燒一伏時然成黑塊貯米醋蒸之五七度合津益潤不亞於石若鄭臺之瓦當

十萬計用金銀升砂與則不實當時未必為此乃本朝者作此說

四筆

酒望之說坊于晉宋而盛于唐元和長慶間墓碑記事以得
韓文為榮身錫祭之文六一字之價銀金如山蓋實錄也李
興長于碑頌之說也亦至鉅萬皇甫湜在裴公幕中為作福先
碑度贈車馬銀三區厚猶大起索銀九千乃上樂天與微之請始
昆弟及為元墓銘尚剛以兩蔭與馬駿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六
七萬則他可知矣宋太宗時又立國碑數條刻石于金人院
每朝謝日移文贊之前代之重文輕幣如此今則重貨輕文作者
鮮有責文為活者矣

札卜

古者札卜之法不獨著龜見于書傳者有錢卜紫姑卜馬卜牛
卜栗卜羊卜灼骨卜元卜後俗有雞卜雞不啼出于重不啼亦
可信者焉

生春死葬相悖

近世風俗多害于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錄較而寸量之衣上
則感作佛事葬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修視美夫生既不能養亦
有於死哉矣欲以此詫異于鄉人耳非誠愛其親也然以親之
停柩不葬且以備葬之名草草入土而親方不知者又愈多矣
矣

假面

今之假面始于高齊蘭陵王長恭王白頰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
敵與周師戰于金塘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蘭陵王以效其
虛學刺之容

秤水

正月三日為西本命俗于是日秤水以重為女有年今無其法

官斛

今之官斛規制起于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德上言其式
口狀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若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康熙
庚戌斛上下正方斛面易于注多矣

葉子戲

今之葉子戲消夜園相傳宋太祖命後宮習之以禦夜又有側
戲者以玉作板狀六輪而劃一二三四五六指旋于葉中
而方倒中其數者為勝似即今之戲子

銖兩之數

十銖為案半案為鈞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
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易重幾何曰重一斤蓋易有三百
十四爻也今則用毫厘分錢及兩無銖銖之辨矣

另日

俗謂異日為方日昔令說文王篇無有也又古本作今日我國故
世拜禮王制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得今日即異日也

承落

估承前以木為之即今之本落也

借書一痕

集韻云古人借書與酒一痕音還書亦與酒一痕山谷詩云不難借我書千卷他日還君酒一痕可証也今俗號為借書一痕借與二痕宗三痕還書四痕則有書者當秘斯不以示人而借書者藏匿不還豈非市井傭奴乎

行香

自後魏以及江左齊梁間每遇燃香先薰其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亭以步間有故齋行香者齋主持香爐巡行壇中或持香爐行街市中至今皆然失行香之初意矣

薰焚

龍齋書錄上

五

四九

按古者爵者稱家無爵者稱室要不其然從來有官者皆稱室不聞稱家諸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後世亦世世稱今亦通用之矣

鼻祖耳孫鼻子

今人以鼻祖對耳孫皆有所本楊柳反映注鼻祖始祖也方吉於之初生謂之鼻醫書人之初孕先成鼻梁孟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甘第之義唐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謂去高曾遠遠伯耳聞之也晉灼云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耳音仍故亦謂之仍孫音生男亦謂之鼻子見漢制考

紕繆皮條

今考賦或有文理紕繆之語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方者一物

紕繆繆壞也紕繆繆切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繆起紕繆上紕繆不成喻文義之乖僻也又人言所得膚淺謂之皮傳楊雄力言曰秦晉言非其意謂之皮傳謂不得其情皮膚淺近強相附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集

自出

左傳康公病之自出傳中凡言出者俱是外甥爾雅男子謂中妹之子為出漢時猶如此五行志王子龍楚之出也而公羊義五年傳則文云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為舅出今俱無此稱

膳膏

周禮甸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治羔豚以牛脂也夏行膳膳膏膳治魚雁以犬膏也秋行膳膳膏膳治牛鹿以雞膏也冬行膳膳膏膳治魚雁以羊脂也如此炮製此時豈可入口

龍齋書錄上

五

四九

羽膳膳膳治魚雁以羊脂也如此炮製此時豈可入口

卧履

陳宮人卧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敷以龍腦諸香謂之香履即今之睡鞋也

綉鞋詩

崑山沈思通理為綉鞋詩曰幾日深閨綉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一縷縷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隨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响向窓前趁曉晴近見詩社中有此題無一入情者故錄之

翰林選錄

明制第一甲三人即除授翰林官進士題為庶吉士教習數年而

後除遺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不似今之定以三年散館也此不
堪者後除授他職今則有出為縣令之例甚者革職在

咩

今吳語謂避人為咩亦有出陳後主與齊雲觀語

求

今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百卷之江充傳生令
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漢律有十卷也

抄

書曰帙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音移如今最欲之類以細班竹
為之帙如細簾以薄絹古人書卷類多用班竹帙今大內廣

說金言上

圭

四十九卷

晉唐真蹟多用

茶品

茶之精者所以龍井為第一江南以芥片為第一然佳者極難得
亦少識者明李于鱗為浙東副使徐子與以芥茶最精者餉之後
見子與問及則已賞息役矣蓋芥茶葉大多梗于鱗北人不識耳

四司六局

今人以凡事必齊備者為四司六局蓋宋南渡至杭官府貴戚俱
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筵席排當諸事整齊四司者帳設司厨司
茶酒司臺盤司六局者菓子局寶座局茶籠局油燭局香藥局排
辦局也街市人家喜席亦以錢債之

不齒

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機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愚謂古者一命
齒于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貴貴之義也明洪
武詔致仕官制居鄉與人敘坐推于宗族外祖家敘尊卑若筵
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得會則序爵同則序
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古禮謁見敢有凌侮
者論如律著為令又制三品致仕理事與現任同此既出明太宰
李古冲孤獨哀憐

如意

齊高祖賜陸士明爵給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
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蓋古之爪杖也古時或用骨角竹木
作人手指爪可長三尺許或背有痒手所不到用此搔爬如人

說金言上

圭

四十九卷

如人之意故謂之如意不知近作雲頭屈曲者起于何時釋氏以
大珠執之豈亦以搔痒耶蓋僧上堂時執此以登講席私記說辭
問答于柄視之以備忘遺道家亦以梓潼文昌執之相沿用之非
古制矣

即席

宋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介奏翰中成文不加點
盾以詩不八引酒一斗奮飲盡言笑白帝曰賦盾 蕭介
文皆即席之美也後世即席賦詩助于此

金釵十二行

昔樂府河曲歌謠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
謂金釵美人十二行歌矣

標

標音繼發中鴈也曰步標曰舞標吳王宮中有響標以標梓林
籍地西子行則有聲如今之高底鞋故名響標今越中諸童男女
多着木屐不分晴雨西子遺製也梁詩蓋標重鳥皆當是調頭履
綸以五采也浣紗石女詩一雙金齒履西足白如霜古詩女未嫁
足赤脚看履故見其白如霜也今廣東婦女多如此

沐猴而冠

漢書注沐猴出霸賓國即獼猴也獼猴性輕躁以喻楚人無容止
今以沐浴解之未確

調停

調官有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弊而調和之今此職官不復舉而

說文 言解上

五

四九卷

親友之子而造閨切者為之調處解釋猶存古意今人不知其出

于周官矣

適種

尚書大禹謨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言皋陶勇往力行布
種其德下及于民而民懷服之種字不作上聲讀今人誤以為越
邁其種類作踏龍解大為可笑

健羨

犬道之要去健羨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
去羨也今人書劄中用為勇往欲羨之意大謬

不敢欺

今市井便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與師臨周顯寧謂齊王

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選將以待命

壁趙之謀

今人投贈不受曰奉壁又曰奉趙又曰完壁非也蓋沿用完壁歸
趙事耳不知相如給秦間使懷壁歸趙並非秦之不受壁也其說
本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迫
而觀之傅負驕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首也子孟孫自戒焉乃餽盤飧置壁焉公子受飧返壁此壁字本
此故言返壁則可言完壁言壁趙則不可

丁一確二

今人言的當者謂之的一確二非也朱子語錄中言下一確二蓋

說文 言解上

天

四九卷

當時之方言也

一切

一切音物出佛書猶言諸凡也今俗通作本音非也

中為

今人稱文場中式者為中為言其中為雋異也語出左傳士文化
謂於夢之中曰中為

操觚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大如戟八面皆可書以
圭角故謂之觚文選操觚進牘今以操觚為操筆非也

言解卷上終

反切

本朝圖書無四聲而有反切十二字頭後合字皆反切也今訛中子弟多不講反切一入館選習清書不務通曉不知反切上取字母下合本韻隨口念出即得之矣如索即之為桑桑落之為索不可之為匡者乎之為諸至于里巷鄙談亦有反切人習而不知耳如笑園之為團窟羅之為孔蠅舌之為克窟羅之為窠瓜郎之為先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表

權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表今七十以五十皆稱表非

說鈴言解下

五十卷

也又七十謂之開八表如第八卷之初展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似亦有理

前筵後筵

古享禮猶今之前筵古宴禮猶今之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義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者乾而不享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蒙古

元之先國號蒙古今塞外四十八家即其後也蒙古國言銀也因女真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世祖一統改號曰元

孝弟

當觀孝弟之風教于貧賤之族而莫于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賢

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唯阿

莊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唯速而阿長今諸司在上前答應皆曰阿而引長其聲即此是也

土號

前代呼蜀人為川老鼠以其善鑽非也宋時謂蜀人誕故稱川為直見山谷集老鼠其說也荆楚人善治鮓魚海錄碎事謂鮓為鮓魚故楚人謂之鮓魚頭元時江西人仕于朝者多以腊鮓為贄江西人呼為臘鮓頭

三白

今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洛書數也洛書之數履一紫九二

說鈴言解下

五十卷

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有二黑四碧六八為足俱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五黃七赤九紫上月紫黑赤即下月三白

容頭過身

今識議人者曰容頭過身漢廣胡曉曰公知選儒容頭過身凡猶犬鑽穴可以容頭即身可過矣喻鑽刺長縮也

苦船苦車

南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車謂之苦車苦音庫即今俗所謂注船也

寒具

國為饒寒具詩纖手援來玉數尋碧油盃出嫩黃深夜來寒睡淺

于酒壓扁佳八纏臂金似即今之餓子也

牢九

牢九即今之湯九也酉陽雜俎有籠上牢九湯中牢九東坡詩用為牢九誤矣

登殺

今詞狀中有登殺亦有出戴胃諫太宗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

口中雌黃

今謂譏議人曰雌黃非也古人寫書用黃紙故以雌黃減誤以其相類也顏延之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可妄下雌黃謂不得已意擅改書中之字如金錄車之類是也西晉王衍善談論錯舉經籍

記餘言續下

五十卷

輒隨口改易聽者不覺故謂之口中雌黃亦以其改易字句如口中塗減更定非以其譏議也

榜子

唐人奏事非表狀謂之榜子亦曰錄子宋人謂之劄子即今之招子是也

飲章

蔡邕傳飲章即今之匿名文書也

筆脚

今人稱所寫字曰筆脚亦曰字脚蓋本唐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也

胡應麟

甲乙刺言曰有客謂予曰嘗客安平其俗如風男女皆用

瓦礫代紙錄為囉囉余笑曰安平晉唐皆為博陵縣當縣人也

為奈何不得不為然要處掩鼻客實似滿案按如廁用紙不聞

所始古多用廁籌北齊文宣王如廁令楊情執廁籌是帝土之籌用廁籌也齊東晉佞佛為僧制廁籌于面上試之三藏律即宣律

師上廁法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也今山寺僧人用廁籌者十八九用過仍濯而再用之今西北宣文及西川諸郡俱用瓦礫并無廁籌者

阿

今世俗稱呼多稱阿此亦有本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漢敬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皆無稱阿陽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韓退之詩有阿買不識字知阿字為發語詞通稱其來舊矣

記餘言續下

五十卷

紫荷

嘗見西華僧名活佛者遺其徒入朝肩上有繡囊以為此外國之服不知晉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綴之外服加于肩上又宋志齊志皆謂紫袷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朝服綴紫荷錄今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音賀訛謂尚書紫荷囊音何非也今之朝服袷似沿此制但品之高下皆用之且不係于左右耳

紫萸

今謂陞官移居為紫萸蓋本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然並無紫字因初唐蘇味道詩遷紫萸遠聽間楊慎新樹已遷紫萸樓即誤士諫有遷紫萸友并繫出谷詩誤矣今俗又訛

聖為諸語之又誤矣

蒼鵲

太和正音之副末古謂蒼鵲故可朴龍鵲謂狐也蒼鵲可櫻狐也故副末執磻以朴龍也傳粉墨者謂之龍鵲笑供誦者也古為私軍書語稱狐為田私軍龍今優人謂之淨副粉墨之大淨也生旦丑外則古無此名副末至今有之

喫虛

李義山定子詩云擅槽一抹廣陵春定子初開睡臉新却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為何人定子牛相小背也此里志謂秦娘門有樽樹有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樽今日還樽柱不如漢高斬破威陽後漢使奔波遠喫虛此詩見杜牧外集喫虛當是唐時語竟不

龍金言錄下

五

五十卷

知何辭或以為即今之喫虧屬虛音相同或傳寫之誤耳

三世長者

魏志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今俗稱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本比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按雞口雞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此語最有典據後人穿鑿強改為雞尸牛後非矣

蜜章

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傳唐宋以來文士多用之劉禹錫為杜牧使道贈表云紫書忽降于九天重密加密于後夜李國長神道

云煌煌蜜章孫與龍藏云蜜章加等增飾下果則蜜章二字則皆用于贈典或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為之蜜即蠟也今蠟炬謂之蜜炬見周禮黃燭注愚考古今贈典皆用蜜並非蠟刻其實不用油而用蜜今道士榜中泥寶供以蜜又官前文書有用水味而不用油者則蜜章實以蜜代油未見以蠟為之商人未有注蜜章者故為辨之

執牛耳

今俗謂主壇站者為執牛耳按左傳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泄之諸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則以執牛耳為主盟非矣

惡貫

龍金言錄下

六

五十卷

左傳宣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墜也穿物謂之貫書云商賈盈言紂之為惡如物之滿于貫也今俗謂惡貫滿盈本此而俗又以為虎尻有惡貫食人之瓜中不化而入于貫滿則墮獲尤鄙俚之甚

木天

金樓子廬陵成王綽之內院呼門相對萬戶如一窗裡施木天以蔽光景胡庭院中以木為板屋障兩日猶如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微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今翰林院署堂構高華木植豐美謂之木天言人居堂中仰視如以木為天也不知木天二字先見于此

格五

藝文彙聚卷或謂之或或漢書謂之格五止用五茶共行一

亦有能否徐德中導移運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敢敵人于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其能勝之今之兒童以黑白棋各五共行中道一移一步遇敵則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為勝疑即格五耶

波俏

今妾人之儀容輕薄者謂之波俏按魏氏有痛嘲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淵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木經云梁上小柱有曲折之勢者謂之痛峭又按齊魏間以人之儀矩可喜者謂之痛峭痛奔讓切今人轉相傳改謂之波俏

克食

上揚餅餌皆稱為克食不知滿洲以恩澤為克什凡頒賜之物出

克什

七

克什

自上恩者皆謂之克什即賜飯一卓及衣服果品皆然不獨餅餌為克食也

以數為名

後唐昭宗以正月二十三日生小字二十三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今滿洲有名五十八六十二八十四者不知潞王已先之矣

乘刺

勢有不便順謂之乘刺之音類讀作刺非也東方朔謂吾強乘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乘刺之心今俗罵人口歪刺此

撒帳

撒帳始于漢武帝李夫入初至坐七寶流蘇帳張鳳明長生席

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官人漫撒五色同心葉帝與夫人以衣襟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及李夫人病嘗曰帝必忌我解鞋袖服之時按袖當作袖袖服近身褻服也又唐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時鑄撒帳金錢錢徑寸至五六珠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隨之文曰長命守富貴每十文繫一絲線勒近臣及修文館學士送婚拾錢皆作却扇詩

走百病

歲時記燕城正月十六夜婦女羣游其前一持香辟人名為辟人香凡有橋處相率以過謂之走百病又暗摸前門釘中者兆吉宜于至今猶然

拜忌

宣府志

八

拜忌

宣府志市人于五月十三日為父母妻子或已身疾病具香紙牲醴于城隍神祈禱自其家且行且拜至廟乃止謂之拜忌又以小兒女多疾者帶小鎖詣廟祈禱謂之現枷其鼓吹管絃徹于街巷今之朝南海九華一路拜香及賽神會帶絃枷焚臂香者沿此噴鼻笑面

事物紀原江淮俗每作諸戲必先設笑面村野之人以臘末作之不知其所謂也歲時記云村人逐除今南方為此戲者必戴假面作勇力之勢謂之真拳今諺云噴鼻不打笑面似本此戲近除者即今之雛也結黨連若下通夜遶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常戲為雛至桓宣武家

戲田雞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廿五日夜村落之中以禿帚若麻結竹枝之類縛火炬燃于長竿之杪名曰照田蠶燭然徧野以祈絲穀今浙西田間風俗猶然

顛不判

西廂記顛不判見了萬千箋釋者以顛不判為美女非也萬曆初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判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也今人不知

齊家之難

武則天年七十歲自撰拭新牙後生不覺其老北史胡后年逾五十而妖艷盡人天生尤物以誨淫如此漢梁冀愛監奴秦宮官太舍令與妻孫壽私焉蓋先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及顯豪與

說家語

九

五十卷

子都亂帝正卿相如此後人寧可不戒懼乎信乎齊家之難也

行禽

管子注道途無行禽指人言謂其為能行之禽即今所謂衣冠禽獸也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即行禽也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即今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底

唐方言底字作何字解顏氏家訓云何物為底物此本言何等物耳後遂省何直言等物也底又音低亦可用作平聲今學作宋詩者每好用此字

丈人大母親家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曰丈人因稱母曰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大母沿此妻父曰婚壻父曰姻今亦不分矣二父相呼謂之親家去聲自五代已然今沿之

如婦妯娌

古如婦妯娌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如年少者曰婦又俗呼死妻曰如弟妻曰婦今通稱妯娌通繼注婦以身之長幼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今俗壻至妻家以妻之長幼為次不以己之長幼為序尤為可笑

龍

霍山曰丞相擅威宗廟無竟龍周官桐氏鄭康成注曰今御所食龍也龍又作蛙俗名田雞則前代以供祭祀且進御矣宋書張陽

說家語

十

五十卷

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蟬即先食按應與蝦蟇乃二種龍青而小蝦蟇黑而大背有硃碼龍南人以為常饌蝦蟇不中食但可治鼓脹等疾昔人不能辨耳

拜官

杜甫拜拾遺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命中書侍郎張鎰齊休諭今湖廣岳州府平江縣商孫杜富家尚歲此初勅用黃紙高書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從實方五十許可見唐拜拾遺其禮重如此今拜相遣一吏部官至家宣旨云某人着入內閣讀書草書而去若宰相以下則遣說吏部曉宣旨而已

分文帳

元熙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申監裂一支給駭
人一支給門下以防偽巧今人析產分契為分支帳財貨支時有
合同皆分裂之沿此

監史

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注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即今之
令官底官也

量移

唐制人得罪貶竄遠方過赦改近地謂之量移唐開元二十年祀
后土大赦二十七年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
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太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自蘇轍職為
量移誤矣

稱年號

唐制一帝改年號者十餘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者至宋
始有熙豐建紹政宣乾淳之語已自不敬猶一帝之號自為職屬
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兄必用上一字唯元豐與元祐稱下一字迨
明朝有稱永宣成弘嘉隆合兩帝之號為一稱天啓六年疏稱正
統正德為二正近至有去上字而稱慶曆改積者更為不通矣

桑梓

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今人文字乃作鄉里
常用蓋詩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言桑梓猶當恭敬而況父
母為人子之所瞻依乎胡三省通鑑注曰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
所樹者自漢張衡南都賦慈慈濟南宮碑魏陳琳為袁紹檄董卓

與將城書晉左思魏都賦俱作鄉里用後人遂因之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真義符之類
起自晉宋漢人所未有也近代俱通行

曆書不同

隋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
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夫于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
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明曆猶用之今時憲曆
無之矣

易句為辭

今人起月上旬中旬下旬稱上澣中澣下澣此起于漢唐侍從官

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浣故以此名澣同浣

抹眉

楊貴妃與祿山戲祿山瓜傷其乳恐明皇知之乃為訶子以掩之
訶子即今婦女之抹眉也

撥換

撥換農家以襖兩即人之襖衣也

平頭

武帝河中之水歌曰平頭奴子擊屢籍今人呼小奴曰平頭亦此

紫臂

杜牧之宮人詩曰絳蠟猶封紫臂紗服飾安古錦云始于晉武帝
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綠紫其臂大將軍胡僧女泣叫不休

贅臂左右橋、口今定親之家以初見贈金飾銀幣之類為聘
吳中皆有此例

通譜

同姓通譜見于史者自晉以前未之有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模沒
于賊石勒以曲模同姓俱出河北引模為宗室持加優寵位至司
徒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晉書孫
旂傳旂子滿及弟子髦輔族四人並有史才稱于當世通與孫秀
合族南史周弘正傳諡附王偉與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縣
也為梁制局監降侯景者舊唐書李義南傳義南既貴之後自言
本山趙郡始興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
兄叔者甚衆李輔因傳宰相李煥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

記金言譜下

三

五上

謂之五父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人同姓通譜不問
其家世但見勢位富厚者輒附之不知于史傳居何等也唐有士
人姓方好於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族或藏之曰豐邑方相何
親也遠曰再從伯氏藏者笑曰保是方相姪正堪嚇鬼蓋豐邑坊
造其器之訛也

社

社之名起于古國社里社古者以鄉為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
是也左傳齊侯唁昭公曰請致于社注二十五家為社蓋二萬五
千家極公以普社五百封管仲今河南太原青州鎮鎮稱社古
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唐詩京兆影射社散家：按
得時人歸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漢書光武出刺史張酈張酈

自社宋史耀州東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章氏民聚常
村落間號霸王社揚州羣不足為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諸
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不知明季士大夫何取而名此相乘命課
各主名號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幾社後社陸文升奏揭張傳集
後社一事至奉旨察覈在事之官多被降罰此風沿至 本朝順
治年間江浙猶然書刺往還曰社曰盟近奉嚴禁社盟二字不見
於書刺矣

千字文

千字文有女慕貞潔純屬團潔重而潔字又名公帖鳴鳳在對世
皆作在竹又誤苑以千字文題勅字乃潔字之誤時帝王命今尚
未稱勅程參之又辨其非引南齊傳云勅制字碑也

記金言譜下

古

五上

除酒

劉盆子傳呂母釀醇酒少年來酤者輒除與之此史中初有除字
唯高祖紀貫酒注除酒也今俗不但酒即凡物未付其直而先借
取者皆謂之除

錦旗

唐宣宗嘗語大臣曰元宗時內府錦旗二條以金雀一自御一從
貴妃今則卿等家：有之矣今之富家鉅族以錦綉為常服服巾
井溫錦之家織金裝幀公然膳用京師尤甚親戚宴集會者亦
費用之無有品制矣

牙盾

牙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

剝于物無不隔也或曰以子之牙隔子之痛何如其人不能應

牙以傷敵盾以衛身其用相反故事不介者謂之牙盾

燕玉
八十非人不煖故杜詩云煖老須燕玉今之老而好婦者藉此為

辭多致限身可不戒諸

僕號
今貴官家僕多有別號始于明季以前不敢也嚴分宜之僕末年
號鶴坡張江陵之僕游中理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士多
贈之詩文儼然典錫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此極矣迨
至今日不以為異

璫龜

龍象言歸下

五

子勝

子勝于父謂之跽竈出書言故事蓋竈上有釜故也東坡與人書
云今嗣現璋奇特奮轡一躍當擅破烟樓

及第不必讀書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定價故當時語云
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古今深嘆

達者之言

列子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飲聚酒于鐘積幾成封子產以為禍
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吾知之矣矣憚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
識之哉凡生難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熱念哉
而欲算積義以誇人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唯應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遠憂辱名之既也然則今之尊富貴以

誇人者豈不為朝所笑哉

搏虎犬

御前搏虎犬必數犬協力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犬犬羣起
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搏噬虎艱于周旋或怒躍一二犬意欲逸去
而羣犬隨及踴之不置虎既困而坐衛士乃前射之竟斃于羣犬
虎以狗為酒初見犬不肯捨去以及于斃今之嗜酒者其以虎為
警乎

粉糕

今之粉糕古已有之周禮蓬人修蓬之實糗餌粉糗注曰糗餌者
宜米屑蒸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餅也方言餌謂之糕亦謂之糗

雪泥鴻爪

龍象言歸下

五

子瞻

子瞻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鴻飛乃後計東西今人言雪泥鴻爪本此

修蛇赴壑

子瞻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蛇半已沒去者誰能
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今人言修蛇赴壑本此

溫公文公二詩

愚謂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煩死安或壽或夭唯
修身以俟之而已或者偷生怖死盜竊天機欲為長生不死之計
斯成矣司馬溫公示道人有云惜今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壤
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朱文公處與謝云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明輪但恐逆天理偷生誰能安二公可謂

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

笑

謂幸甚也今人用作謂別非

笑

莫逆出莊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又出史記滑稽傳技水莫之逆也

甘露

甘露多降于松柏樹或他樹白者相傳或為甘露甚至二間唐以為

年號不知松柏將枯其津液發越淋漓淋漓如為病人大汗必死

此樹必枯驗之不真深山中每多甘露樹子牧童多持松柏枝餵

弄不足為異又宋侍講學士杜鎬博學識文都城外有墳庄一日

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垣壁牆喜白于鎬鎬味之慘然不懼子垣故

建錄言諸下

古

五十卷

諸錄曰此非甘露乃雀餵也大小雀飛至門其翼與輪年陳年有

八表則甘露又為災乃人不能辨耳

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

皆許風聞在幾邊防動息州郡不似得以止聞近有陳請不實

行降黜之文大例皆倫安苟簡避繁難失設置之意可仍舊

許風聞言事可見其時使臣行人之類尚許風聞今則耳目之官

亦有禁矣

參

即前切古音徒其切南史王瞻為荊州刺史惠

八卷和火大切時後

孔我蓋荊州方言稱父為爹

洗

文字作事迫促者謂之快憚見陸機文賦快憚爛熳亡耦失傳今

記為漆草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劉禹錫磨鏡篇云却思未唐時瓦礫求唐突曹子

建牛關詩行至土山頭遂起相唐突其語蓋有自也

踏

俗謂事之不振者曰踏蹶唐人有此語首陽維維錢知微責下為

韻語曰世人踏蹶不肯下錢今記為塌蹶

舍弟令弟

建錄言諸下

大

五十卷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也

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鄧吉古人亦有自稱其弟為舍弟者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問問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打

俗打疊二字當作打撲趙鼎聞見錄云須當打撲先往排解裏

與潘夢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先與打撲相伴俱用撲字

鶴突

鶴突二字當作鶴突謂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範記云太公

相曰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初登原明白注為端為鶴

帝曰端小事朝堂大事不朝堂決意相之朝堂一字不讀奉

阿誰

阿誰俗語也。麗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傳錄云。宗風嗣阿誰。

停待

停待俗語也。亦有所本。應懷傳。下停待。

索即

索即桑落音之反切也。桑落河。

見劇通元水經注。又河中。

桑落坊有井。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見高若訥國史補。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即桑落也。

寧馨

寧馨字平去二音。皆可用。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問多兒。那。

訖餘言結下

七

五千卷

可往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剗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似當讀云。聲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今皆以佳兒為寧馨。本之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此讀為仄。劉夢得贈日本僧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此讀為平。東坡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壘。空使英雄笑寧馨。此又讀為仄。皆以為佳兒也。愚意山濤王太后所言寧馨。皆以為如此之兒。非有佳惡之義。寧馨二字。不獨屬之兒矣。南唐陳鼎。孤貧力學。有詩名。元宗聞而召之。獻景陽宮懷古詩。官之不受。賜粟帛。還山五十方。聖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婦。莊周樂乎。谷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冠下有寧馨事。則知寧馨二字。作如此解。確矣。今以專為兒言。甚謬。

機娘

前野碑。報祖有文章。朝士李台。服讎之曰。韓八。盛事。藝如。拆。機娘。無有寸長。又云。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太牢少年

太牢牛羊豕。具少牢。去牛則羊豕而已。禮記。却特牲而社。太牢。牛羊豕也。卿大夫少牢。牛羊也。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不得兼用。二牲也。今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本于唐人之稱。牛僧孺。楊虞卿也。又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常。供饗。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謬已久矣。

韓涎

韓涎。以方幅繫小兒額。下謂之涎衣。今吳中婦女衣外。加布裙。以績。帶上。寵謂之圍前。非也。

訖餘言結下

千

五千卷

澆薄刻深

澆薄者。酒不雜為醇。以水澆之。則味澆薄也。刻物者。唯有愈深而己。故謂之刻深。亦謂之刻薄。謂愈刻則愈薄也。

鼎

鼎。盛鼎貴。猶言方且也。以為重。

者非

發軔

勅止車木也。將行則發之。

武林

世傳杭州稱武林。本名虎林。唐以避諱。改為武非也。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唐屬吳郡。入見顏延之古注。漢地里志。

太后再適

淮南王安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服
處曰武帝外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
女也按此漢后乃有再適者

冰人

晉索統明術數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為陽水
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安迎冰未半婚姻事也在水上與水下
人語媒約事也策曰老夫老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約因策為子
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今謂媒為冰人本此

蓮炬

蓮炬者乃揮燭之器天子以金為蓮花之形謂之蓮炬非燭名也
黃寔

俗以人之噴嚏為人記我此本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
言則嚏笑云言我願思也乃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之心如是則
則嚏也

婪尾

今人以酒巡後得者為婪尾婪同咍貪也詩處于座末得酒最晚
腹痺于酒既得酒貪婪之也樂天詩三盃婪尾酒又作盃

雅量

晉書雅又作雅酒器也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
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能飲此酒不醉故曰雅量

清器

人未死先合棺為勝器見類聚音韻

簾簾

今人呼簾席曰簾簾亦從草頭古原有此名

匾粧

匾粧或首飾之器也今訛為簡粧

撻兜

以網兜物曰撻兜撻呼孩切今俗通有此稱

什物

什物者師行二五為什食用之器必以什故曰什物

甲寅無子

律歷志六甲辰有五子唯甲寅無子

八月端午

張說止大衍曆序云據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上之蓋八月
初五日為元宗千秋節宋琛表云月唯仲秋日在端午是也又續
世說齊缺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獻餅餅高八尺則八
月也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重三

今世有重五重九之名舉俗尚之然張說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
日重五謝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然則重三亦見于唐詩矣若夫
今則亦月朔之重七矣

懸葫五毒

今俗以端午日作五毒與小兒佩之以辟諸毒按古者畫五毒

今俗以端午日作五毒與小兒佩之以辟諸毒按古者畫五毒

於獲兩日盡五毒符圖蝎子蜈蚣蛇他蜂蟻之狀各畫一符刺於布穿戶貼之以攘蟲毒則古者五毒用於穀而日而非重午日也

五更三點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漢唐以前皆然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此其証也至宋世有國祚長短之數案在五更頭之機於是宮漏及州縣更鼓皆以五更三點為止去其後二點并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今世更漏相沿用之未有復用二十五點者然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時宮中又不止五更矣

阿堵

杭州人呼孩子為孩兒原有此孩字作孩者非

汝南雞

今俗稱銀錢為阿堵大謬也晉王季羣言銀却阿堵物又顧長康言傳神寫照俱在阿堵中釋其義即今言這個也豈指物之名耶

半面之嬌

漢應劭凡所經歷莫不暗記嘗於彭城相表賀家有車匠于門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唐楊炯隱記張謙半面不忘有遊人魚映淚自言張謙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

非雞鳴歌之說矣

非雞鳴歌之說矣

元子思坊騎虎尾草驅經見我不下以方勉障面我何不識卿今人謂半面之識本此

北堂

世人稱母為北堂又曰萱堂蓋初毛詩焉得後草言計之謂牙後尊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返家人思念之切焉得後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後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正與桑梓為鄉里之謬同謬亦作堂

朝奉

徽俗稱富翁為朝奉亦有出漢有末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音靜奉朝請云者奉朝會

請召而已退之東坡詩並作本音如今之隨旅行走是也蓋朝奉者如今俗稱之即中員外司務舍人待詔之類

由鹿

今制秋獵謂之哨鹿獵人冒鹿皮入山林深處口銜蘆管作鹿聲鹿乃登至然後取之即古之由鹿也唐呂溫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說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則由鹿又當作圖

缺襟袍

今制隨駕文武官皆着缺襟袍鈕掛子蓋從軍之服也按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襟襖子自隋時詔武官服之今亦其遺制

今制隨

今制隨駕文武官皆着缺襟袍鈕掛子蓋從軍之服也按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襟襖子自隋時詔武官服之今亦其遺制

牢愁

愁憂也集韻音曹楊雄有伴牢愁亦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
動當用此愁字後又訛為牢騷乃曹音之誤也

溫嗽

輟耕錄南方方言曰溫嗽者待懷暖也今人多以溫煖曰溫嗽本
此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綠溫嗽亦此意嗽音衣

浮炭

白樂天詩日暮半鑪炭炭火陳無已典酒務官託買浮炭浮炭即
焚炭也今人但名為焚炭

典質庫

今人作庫質錢取利主為鄙惡唯市井富豪為之今士大夫家亦

竟於言下

至

平巷

無不如此按此庫唐以前唯僧寺為之謂之長生庫梁阮裕嘗以
東亭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亭于寺中得金五兩還之則此事已
久矣

鞋底

宋楊文公有盛名帝因卑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公甚不平因取
鞋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
底人問其故曰是他人脚跡常傳為嘔切烏骨瘡瘡累切大自後行
文遇人塗抹者必相謔云又遭鞋底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蓋言遠也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

小滿芒種

二十四氣中惟小滿芒種其解不一嘗問之曆家云皆為交也小
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上之
有芒者變也至是已熟又可以為種古人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

清樂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焚香祈天益久不憚一夕方正襟焚香忽
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貧士答曰某之所欲
甚微非耽過望願此生衣食粗足道遇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
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若求富貴則可矣蓋天之新清
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七十種樹

諺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七十不製衣宋章申公父銀青公

竟於言下

至

五十卷

俞年七十集親賓為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現大既食之嘉
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意謂不十年不若
子恐不能待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羅殿

荆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即今雲貴
界外也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面盤界
匠精工細巧實出於此俗謂之螺甸乃羅殿之誤也

琉璃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白赤
綠縹緋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彩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
所用琉璃乃銷白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脆不實與書所載

乃真琉璃也。晉天子傳天子東征有乘石之山，升山取乘石，以成器，則鑄石為琉璃，自古有之。第今中國所鑄，乘石不真，唯自海舶來者，差堅，謂之番琉璃，今亦謂之玻璃，以作眼鏡，有白者有微綠者，亦石片所鑄，但少堅耳。未知大秦琉璃作何狀也。今人知石鑄之玻璃，而不知自然天產之琉璃矣。

披雲霧睹青天

今用披雲霧睹青天事，多情樂廣，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文王敗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必如聖靈，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晉人孟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談錄書錄下

主

法十卷

田文曰：相門必有相，將門必有將。二語起此後，引用者極多。晉王凱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散子選格

方千里散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二日，遇二三子就進士者，以穴駭變，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者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盛微而終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蓋即今俗之陞官圖也。散子名穴駭，甚佳。

上下其手

楚子使鄒至於城，康鄭皇頤成之。此楚師戰敗，封成四塞。

王圻圖籍之條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詰問于囚，乃立四伯。犁曰：折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家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頃遇王子弱焉，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頤歸。今時所稱上下其手，本此。

鉛槧

論衡楊雄採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十乘輪，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槧之干，繫音食去聲，削板為牘，今相沿以為刊刻，非也。

包彈杜撰

今人謂作事穩當無瑕疵者為沒包彈，包拯為臺官，嚴毅朝列有過必遭彈擊，言作詩大無出處者曰杜撰，道家經懺俱杜尤庭所撰多虛誕，杜撰為詩多不令辭，引用無據，故曰杜撰。

觀錄書錄下

天

五子卷

暴露

今人言晝夜勞于行役者曰暴露，言日則暴，日夜則露。孟子秋陽以暴之，音瀑，不從本音。

不係

不係，係，僂，諺也。不係亦有出處，此齊書後主，穆后名合利，母名輕，齊後入宮，幸于後主，女侍中陸大姬養以為女。即今后以陸為母，拱蓋為家，更不係輕，齊蓋南北朝已有此語。

國朝呂種玉撰種玉字藍衍長洲人是編皆訂正字
義考究事始亦宋人釋常談之類而語多習見又
往往昧其本原或反滋顛舛如謂今之路引本漢
之長境不知周禮亦有此法謂墓志有爵者稱公
無爵者稱君不知隸釋有後漢故民吳公碑謂卽
時爲登時本唐戴胄語不知漢建安中焦仲卿妻
詩已有登卽相和許語謂親家之稱始五代不知
唐大厯中盧綸詩已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語謂排
行起晉末漢人未有不知水經注載漢光武帝封
諸姪已德字聯名謂虎林稱武林先見晉書及漢
地理志注非避唐諱不知作晉書之房喬注漢書
之顏籀正爲唐人其尤謬者如漢武內傳王母命
田四非答哥哥畢云云乃答哥爲句哥畢爲句哥
卽古文歌字種玉不知漢人假借通用之法又誤
讀爲一句遂以弟呼兄爲哥哥語本於此亦太疏
舛矣

事物攷辯六十三卷(一)

〔清〕周象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周

德宣鈔本

序

懸著周子之於道也勤矣讀經述聖人之微言而為之箋解易詩禮尚書古文諸經次第有成書以其暇又為事物考辯輯大指在援古析疑訂訛亦以翼經也予既卒業而歎曰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聖學所以有本有末也是書始乎近卒乎遠弘深顯演極海涵地負之觀可不謂勤矣哉今之儒者言學或言約矣烏知博之所以約也彼之所為約非吾之約也以為說之太詳而其義反蔽祇

求之心焉足矣人心之同者祇此不學不慮之良夫學以學其不學不慮之良庸有過哉然近溪龍溪之學或訾為賢者之過何也懼來者度先聖之遺籍不觀而同於冥行渡江河而亡舟楫以祈免墊溺之患難矣考亭

朱子有言吾學自零星積累得來蓋以此理散於天地萬物非經羅放失積累以致之而不為我有以亡有之謂約持此以往剗決天下之幾則世之藉不學不慮為口寔者皆然周子本先儒格致之學以為學百氏之書

無所不窺研精殫思而擲其至要天人內外難顯之情皆揭質文損益之故皆晰郊廟禮樂官制人名器用技能之變皆具襍祥物魁往來之數皆列大者既濶而細者無之或遺譬治水之為烈也由中邦達於敷淺原暨

西傾烏鼠渠搜之區皆叙豈曰莫高山大川焉已哉大抵諛聞之家以通經學古為迂司馬涑水言長編成惟王勝之讀之一竟他人不能嗟乎學以學其不學不慮之良而已然如是以為學君子猶謂其未能擴而充之

以至於大矧其濡於諛聞而苟一時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既望

之得以希世又其業之泯焉者也周

南閣弟王御謹題

子軌道體素蕭然陋巷有以樂其天

文章為學者師承名馳海內且退然

矻矻求之古人而無倦異時出為名

臣吾知其以經術彌綸世務若燭照

而數計也是書為學者行遠升高之

藉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博之中有約

由此其悟焉而後知周子之為功也

夫君子多識蓄德未有不自循々積

累以悟之者審是可以質之先賢不

愧矣

自序

聞之考亭先生曰讀書之法必從無疑處看到有疑又從有疑處看到無疑此前輩已試之方後世為學者之津筏也古今事物之理錯見於載籍間者學者詎能一一通曉藉令有疑

而自謂無疑不至永訛襲謬終身面墻不止然則其疑終不可解乎曰否不可解者以古人之說解之而已吾人少年所讀之書大抵鹵莽滅裂以為如是可以無疑也及積之中歲而忽有疑焉積之晚歲而疑乃益甚焉

退而參攷於百家制作之林見有先得我心者不覺前此所疑渙然冰釋然後嘆今日之是而昨日之舉皆非也余賦性椎魯少為舉子業所束縛不能大肆其力於古學間或涉獵往事不過蠡測管窺畧觀大意所謂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不可更僕數自甲午乙未而後稍知學殖無論正史稗官兼收並蓄苟有會心即手自劄記以脩忽忘二十餘年以來幾于盈箱積案其間簡帙散軼者蓋十之二三矣壬戌下第北歸檢閱一過如金

在沙如玉在璞往。真贗不分爰別
為四十三類共六十三卷顏曰事物
攷辨大而乾象坤輿下逮禽魚草木
之細凡經古人所論定者必詳書曰
出自某人採自某集或以經說經或
以史証史或攷其源流或辨其同異
向之疑而不能解者于是乎解矣至
于古人之說有介在兩可未經駁正
者亦必援引成書裁以己意使歸于
至是無非而後已要未嘗師心臆解
以指人瑕疵為快也若其次第先後
雜亂無章點畫魯魚較讐靡暇語云

疾行無善步諒哉余今行年五十矣
家學青箱斬焉莫繼恐其日久湮沒
因不揣固陋勒成一編以就正于當
代之博雅君子非敢曰致知格物之
一助也聊以為賢于博奕云爾

康熙二十四年冬十月朔研北勞人

周象明懸著氏題於帶經堂

事物攷辨目錄

卷之第一周易
卷之第三尚書
卷之第五毛詩
卷之第七三禮
卷之第九春秋
卷之十一國史
卷之十三文章
卷之十五偽書
事物攷辨目錄
卷之十七糾謬
卷之十九糾謬
卷之二十一論古
卷之二十三複見
卷之二十五乾象
卷之二十七坤輿
卷之二十九流峙
卷之三十一經濟
卷之三十三官制

卷之第二周易
卷之第四毛詩
卷之第六三禮
卷之第八春秋
卷之第十四書
卷之十二國史
卷之十四文章
卷之十六偽書
卷之十八糾謬
卷之二十論古
卷之二十二訂疑
卷之二十四乾象
卷之二十六歲華
卷之二十八坤輿
卷之三十經濟
卷之三十二官制
卷之三十四科目

帶經堂

卷三十五典禮
卷三十七避諱
卷三十九人事
卷四十一姓名
卷四十三肖貌
卷四十五稱謂
卷四十七神怪
卷四十九術數
卷五十一方言
事物攷辨目錄
卷五十三語林
卷五十五器用
卷五十七金寶
卷五十九飲食
卷六十一飛走
卷六十三植物

卷三十六禮祀
卷三十八人事
卷之四十姓名
卷四十二人類
卷四十四稱謂
卷四十六釋道
卷四十八災祥
卷之五十曲藝
卷五十二方言
卷五十四語林
卷五十六器用
卷五十八棟宇
卷之六十冠裳
卷六十二昆蟲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周易

十三經

顧起元說畧漢武帝表章六經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也
秦必曰文翁遣司馬相如受七經隋樊深有七經論七經
易詩書三禮春秋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乃詩書春秋三
禮論語也去易而益以論語非也經典釋文序錄九經乃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一 帝經堂
易詩書三禮春秋孝經論語也樂經失傳故不列南史周
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也今十三經註疏乃易詩書三
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五經正義非一人作

顧炎武曰知錄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
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
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繆
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令更裁定未就永徽三年詔
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

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
書始布下

明按鄭氏今言曰洪武四年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
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穀程胡張禮記陳其
後盡棄註疏不知始自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
以為諸說之優者採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五經大全

日知錄明永樂中奉旨修五經大全春秋則全襲元人江
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二 帝經堂

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
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不見舊書
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
欲掃除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三易

章如愚山堂攷索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伏羲連山黃帝歸藏一說夏
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

易正義曰易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出康成易論

明按連山者伏羲之易也夏后因之以作易其卦以艮

為首艮者山也艮所以成始成終故曰連山其體也
歸藏者黃帝之易也商人因之以作易其卦以坤為首
坤者地也坤以厚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至周而
易之書大備故周易之卦以乾為首乾者天也天所以
首出萬物故曰周易觀其象也三易之體各以八卦為
首各以一義為先要之三易其卦皆八其重皆六十四
聖人之於易象法天地有萬物其傳心之要出治之法
先聖後聖其揆也

歸藏先坤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三

帶經堂

王伯厚困學紀聞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
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闕而闕靜而動也

三義

山堂攷索孔穎達易疏曰鄭康成依易緯乾鑿度而作易
論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按
繫辭傳曰易簡則變則通則久又云生之謂易則
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無所謂不易簡也

明按易有體有用不易者其體也變易者其用也無體
何以有用謂易一名而含三義可也

十為圖九為書

易經同異錄河圖之數十洛書之數九邵子之說也劉牧
獨反而置之不能不啟學者之疑朱子啓蒙辯之詳矣阮
逸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蓋確知十為圖
九為書也

先天後天

周世樟丘經類編自河出圖洛出書伏羲氏神而明之推
衍其數由太極而生兩儀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由兩儀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四

帶經堂

而生四象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由四象而生八卦故次
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其卦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
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所謂先天之學
也至於文王更置其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
居東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所謂後天之學也先天立對
待之體後天妙流行之用先天應天後天應地悉出自然
之理其六十四卦拘因八卦而重之伏羲時已有此但伏
羲時止有卦畫未立文字至文王始有繫辭耳

貞悔

朱升周易傳註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貞占見前悔
占將來六爻不變則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秦伯筮
伐晉得蠱卦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此其証也六爻有
變則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晉語公子重耳筮得國得貞
屯悔豫此其証也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指
本爻辭辭悔字皆指變爻勿生他義

小橫圖大橫圖

同異錄小橫圖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三畫之卦也大橫圖之重為六十四卦六畫之卦也用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五 帝經堂
也三畫之卦乾與坤對兌與艮對離與坎對震與巽對六
畫之卦乾與坤對坎與艮對離與坎對震與巽對六
每一畫陰對一畫陽與非自然之序總之一陰一陽也總
之一太極也此邵子所傳伏羲氏先天之易也

卦變

日知錄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
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
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
炎皆同此說

明按陳潛室本鍾集或問卦變之說程子主乾坤朱子
主他卦互變不知以何為正曰程子之例可通於三陰
三陽之卦或三畫不等者即推之不通若從朱說即一
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卦皆然所謂易也若止乾坤之
變則非變矣

易經授受源流

馮端臨文獻通攷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
傳即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
庸姓橋名庇子庸授江東馯子弓子弓授燕周醜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六 帝經堂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初田
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
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
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漢初又有東萊費
直傳其本皆古字號為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
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
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其學馬融又為之傳以
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
註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

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惟行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其遺書字類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也

王註

通攷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于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良有以也弼註上下經至於繫辭說卦也存卦雖卦其門人雖集伯模

易舉正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七

帶經堂

容齋隨筆易舉正三卷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定本其畧曰今本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霜字下脫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本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實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已失魚註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誤作來反固初六象曰入于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上多幽字鼎象聖人烹

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云陽已止下故也今本誤作已上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口省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曰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八

帶經堂

十字樞

同異錄淳安夏氏讀易十字樞一曰中二曰偏三曰正四曰反五曰應六曰敵七曰比八曰遠九曰乘十曰承中者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也偏者初三居下卦之偏四上居上卦之偏也正者剛畫居初三五之位柔畫居二四上之位也反者剛畫居二四上之位柔畫居初三五之位也應者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或彼陽此陰或彼陰此

陽兩相遇也敵者初二五三上或彼此皆陽或彼此皆陰兩相抗也此者初二近三三近四四近五五近上也乘者本爻在彼爻之上也承者本爻在彼爻之下也十者時有消息位有常否而吉凶悔吝皆於是乎生焉故謂之樞

十翼

易大全孔氏曰彖傳二篇上經彖傳繫辭二篇大象小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上彖下象以解文王卦下之辭大象以釋一卦之名義小象以解周公之爻辭文言以事物攷辯卷之第一

周易

九

帝經堂

釋乾坤二卦之理上繫下繫統言天地之間與人事之始終說卦傳以陳說八卦之德業序卦傳以序六十四卦之次第雜卦傳以辯衆卦之錯綜此皆羽翼聖經者也故曰十翼

明按繫辭本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

吉凶悔吝

橫浦日新易言吉凶悔吝之類皆理也非事也天下雖未

有此事聖人已知有此理矣故逆推之以示後世

畫前有易

山堂攷索楊龜山問邵堯夫曰畫前有易何也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以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神農氏之耒耜取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取渙服牛乘馬取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已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有易乎

以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非也

事物攷辯卷之第一

周易

十

帝經堂

明按先儒之論重卦者紛紜矣康成謂神農重卦是以連山為神農氏之書也孫盛謂夏禹重卦又惑于連山為夏易之言也史遷揚雄班固之徒皆以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絕無証據惟王弼以十三卦之言斷之謂伏羲畫卦即自重卦此不為之論也又按劉元城先生語錄曰以大傳言之神農氏為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為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堯舜皆在文王之前謂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可乎

九師說

王伯厚玉海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固有九師說文
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廢

九家易

困學紀聞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易義九家者荀爽京房
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也

乾元亨利貞

易大全文蛟峰曰元亨利貞在乾為四德者蓋六畫純陽
惟天與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不利不用戒
事物致辯卷之第一 周易 主 帶經堂
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夫子變例以四德釋之

乾坤初爻

呂東萊續易紀聞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
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
涵養惡念初生便須剪除

明按沈毅齋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言潛龍勿
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履霜堅冰則防小人之易長

乾二爻

易疏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九二雖非君

位而有君德故天下眾庶利見九二之大人先儒云若夫
子教於洙泗利蒞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鄭康成以
為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非也

乾不言凶

山堂政索朱子曰乾上九一爻不言凶而曰亢龍有悔者
蓋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德以濟世則免悔而獲吉
矣

用九見象无首吉

元吳澄易纂言乾為首六畫皆陽而為卦之首剛之過也
事物致辯卷之第一 周易 主 帶經堂

變而為柔則不偏于剛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故吉
明按東萊讀易紀聞云乾之无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
上下之間皆不可多上人也又按趙汴水曰見者善藏
其用人見為无非真无也

文言非皆孔子作

劉元城語錄文言未必皆孔子作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左
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曰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當

穆姜為此言時孔子尚未生也

貞固足以幹事

讀易紀聞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朴拙者為貞固耳殊不知疏通者雖能猝辨目前然不貞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明按朱子曰貞固是固得却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

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寬以居之

讀易紀聞乾九二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主

帶經堂

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讀易紀聞大凡人之作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坤四爻

易疏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衆所以貯物以譬心藏智也開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坤五爻

黃氏日抄名震字坤六五黃裳元吉伊川以為婦人居尊位之戒如女媧則天晦菴非之蓋六五于坤為最吉之爻初非有戒辭也鄒氏曰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

陰疑於陽必戰

元胡炳文字仲虎易本義通釋坤卦上六三皆獨一陰字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于陽必戰戰則與陽敵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于陰之時存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主

帶經堂

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罪不容誅在君父亦宜早辨蓋能辨之于初則如六五之黃裳元吉積善有餘慶也否則如上六之其血玄黃積不善有餘殃也

屯蒙

宋胡庭芳號雙湖啓蒙易傳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乃師立矣

利建侯

困學紀聞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可見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

之失也

明按黃氏曰抄程傳云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朱子謂建已為侯恐未安鄭氏曰初九能得民建以為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此說似優于朱又按瀘川毛氏曰利居貞者其利在我利建侯者其利在民

志行正也

讀易紀聞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時盤桓不進以為其心退縮无志于行正道殊不知所以盤桓不進者其志乃在于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正道乎

蒙初爻

黃氏曰抄蒙卦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程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脫去其昏蒙之桎梏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似未安楊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說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錮之終身乎節齋曰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最明切

蒙二爻

易本義通釋蒙卦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三句取象是三義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而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明按誠齋易傳曰五求二。非求五乃曰子克家者何也曰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呂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需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六

帶經堂

東萊集需大象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晏樂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有待之時也飲食晏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者異矣

需上爻

易纂言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四為穴上應三入于穴之內也疏以上爻為客三人乾三陽也乾為客來主于內乃其素處之位非上所召而來者上六柔正下應九三初二兩爻同為陽類上六皆能敬

之故居需終而吉

訟四爻

東萊集訟卦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以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以至柔而不至于生訟所應者初七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無可訟雖有好訟之心亦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七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復就于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不可動欲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卷一 常經堂

擊西岸而其岸又堅不可動則必循七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惡既不得騁不之于善將安之乎明按胡庭芳曰四之不克訟與二異二識時勢反而安其分之小四明義理變而安于命之正

剛中而應

東萊集師卦剛中而應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二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不得君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左次

易纂言師卦六四師左次无咎春秋師次于即次于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為次澄按兵書尚右七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七次猶言退舍蓋不進前而退後也

小人勿用

東萊集師卦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此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用皇甫鎛程異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卷一 常經堂

比五爻不論正應

易大全趙氏曰易六爻貴于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五爻不論應否專以比五為義

比初爻

東萊集比初爻有孚盈缶滿腹皆誠

小畜初二爻

橫浦曰新小畜初九言復自道是一觸乎心無在非道所謂安而行之也九三言牽復吉則有勉強之意不若初九之自然如顏子不貳過是也

小畜三爻

易纂言小畜卦九三與說腹夫妻反目賴伏兔也在軸上承與者車不行則說之二若是偶畫則二三四五坎為興今九二奇畫是坎之下畫不存為說去其幅之象九三為與中人三與四本非正應而強與之比是三欲要四而四不夫三故反目

履虎尾

陳潛室本鐘集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其變體也卦為正體爻多變體不可執泥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履四爻

易本義通釋履卦九四履虎尾愬終吉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于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于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規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謂五為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四多懼也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終吉

泰卦

誠齋易傳乾坤開闢之世乎也蒙洪荒之世乎需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養書契禮法之世乎泰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

朋

困學紀聞泰言朋言羣大寮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朋退小人之偽朋也

泰三爻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手

帶經堂

東萊集泰卦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

繫于苞桑

升菴集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人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即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秋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枕隍綿聯若苞桑綴旒章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明按易疏云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根本則牢固也諸家皆主此說

同人三四爻

易大全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
牖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
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大有

誠齋易傳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
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乎六爻享
一吉二元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
一害治之匪德士生斯世緼袍華于佩王飲水甘于列鼎
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主 帶經堂
而况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
嗚呼盛哉

謙初爻象

易大全張南軒曰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
馴服方可言謙今人往往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皆
然之氣也

謙上爻

趙汴水樓名汝 周易輯聞謙卦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不云无不利者奉命為將他事所不得專也鄧艾有取蜀

之功而身為僇者專封拜之過耳

豫利建侯行師

易大全建安丘氏曰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
謙有坤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卦合震坤成體故
兼言之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顧懋樊點易毋即克夫曰寶鏡造形難隱髮鬻刀迎刃豈
容絲髮猶存即此是溺人鬼關頭也只爭得這些子故
介于石便是誠意便是慎獨
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主 帶經堂

隨二爻象

程傳隨二爻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
邪從非則失是元兩從之理二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
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明按國學紀聞云里克之中立節析之西可終于邪而
已故曰弗兼與也

隨三爻

易本義通釋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易
之例不論陰陽初爻皆得稱小子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

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失。于此必得于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且與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

明按二爻丈夫指五三爻丈夫指四

蠱上爻

易本義通釋蠱上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五爻皆以父子言至上獨言君臣者蓋君臣以義合者也君子之出處在事物故辨卷之第一
周易 董 帝經堂
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

明按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與之權而行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所當止

至于八月有凶

易纂言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為臨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五至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六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畫變蠱也今日二陽之臨

陽長而陰消也至于八月二陽之遯則陰長而陽消矣故其占為有凶

消不久也

易經同異錄李子思曰復剛長以日云者章其至之速也臨陽消以月云者章其消之遲也

觀四爻

易本義通釋觀卦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下與童觀闕觀反上與九五觀我生應蓋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疏云特五自觀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觀五曰事物故辨卷之第一
周易 董 帝經堂
光已達于國者也觀其達于國者則其出于君者可知矣

觀五爻

同異錄觀卦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疏云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吳幼清曰我指六四言九五但觀六四之動作以驗我君道之得失也二說皆非正旨蓋五為天下觀而五之所觀者我也君子中正之稱反觀而无愧于君子則天下服矣作一句讀

噬嗑上爻

同異錄噬嗑上九何校滅耳疏云鄭康成曰離為橘木

外卦坎為耳互卦木在耳上為何枝藏耳之象胡雲峰曰初能改過是止惡于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于終故直曰凶

賁上爻

易本義通釋賁上九白賁无咎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者歟

剝大象

黃氏曰剝剝大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學下安宅程傳云山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地剝之象也諸家疑山附于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童 帝經堂地有安之象與剝義正相反愚意山特出而遠于地者山之常也曰附于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伊川釋為地剝之象也厚下安宅觀地剝之象而厚其基使不至于剝也與疏意同

剝上爻

程傳剝上九碩果不食諸陽消剝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矣无間可容息也

明按固學紀聞曰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

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盡明矣

復之說有三

天元發微濂溪就坤上歸來處說復故曰利貞誠之復說與王弼同伊川就動處元字頭上說復故曰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康節就動靜中間說復故曰一動一靜之間朱子謂道理只是一般似所指地頭不同耳觀復之下而一爻正是動如何說得靜程說為是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童 帝經堂

明按陸子靜云天地之心動時非有靜時非無田靜而動心乃見焉

復大象

姚氏露書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或云閉關只此一日非也古者二至閉關二分方啓關白處通義曰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是也

復卦爻辭

易大全說雙峰曰復卦辭皆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

復之享處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必至于凶而有災咎矣此皆人事之所致不可不慎也

无妄二爻

大全无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胡雲峰曰耕獲有種而歛之也菑畲者墾而熟之也註疏皆以為不耕而獲不菑而畲是從外添一而字非也惟本義以為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獲三歲之田始于菑終于畲不耕獲不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无妄

常經堂

无妄三爻

黃氏曰秒无妄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程傳妄動而得亦必有失朱曰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視程傳為明矣鄒云或者繫牛于此自以為固矣繫脫而為行人所得乃反責得于邑人豈邑人之罪乎此所以為无妄之災也

大畜三爻

何楷古周易訂詁小畜九二與說輶小畜之九三則曰輶說輶是為陰所止四說其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九二亦曰輶說輶自是止而不進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上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

頤初爻

易註頤初九含爾靈龜觀我朵頤四安身莫若不脫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事物致辨卷之第一

周易

頤

常經堂

其所履以全其德而含靈龜之明兆羨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聞我寵祿而妄進凶莫甚焉

明按胡雲峰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

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靈龜可貴者也自不知貴

故爾之在此者為爾則在彼者反為主而我稱矣爾

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初應四而動而棄其所守以徇

之故其象如此

太過大象

同異錄太過大象曰澤滅木太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遜世

元問趙汴水曰獨立如異木元問如允說程正叔曰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悶遊世元問也

離子亨行有尚

易本義通釋他卦皆以亨為占此獨以亨為象蓋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透澈由是斷然行之無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心亨為象以有為占也

離三爻

事物攷辨卷之第一

周易

堯

帶經堂

程傳離九三曰是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則知其常如鼓缶而歌樂天而已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蔡伯靜曰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有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註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周易

咸卦山澤一體

易本義通釋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為一卦

无心之感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一

帶經堂

困學紀聞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咸大象

同異錄咸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朱子曰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土若不虛如何受得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陽畫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中漢張氏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于潤无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于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

恒大象

同異錄恒大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建安丘氏曰方謂理之所不可易者胡雲峰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為我之不變善體雷風者也

恒五爻

易纂言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六五夫之正位也乃以柔為常而守之不失在婦人則吉若夫子則凶蓋五雖以震男居外卦之中而為夫然柔非男子所宜也

遯卦辭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二

帶經堂

同異錄遯亨小利貞疏曰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時須隱遯避世而後得通故曰遯亨陰道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程傳從之曰陰柔方長而未至甚盛君子尚有遲日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是皆為君子言之也朱子本義則以遯亨勸君子宜急遠小人以小利貞戒小人不可害君子兩說俱通而疏意尤徑

遯四五爻

宋俞琰字玉大易會要四剛而不正其遠小人以情五剛

而中正其遠小人以禮此好遯嘉遯之別

大壯三爻

同異錄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胡雲峰曰剛壯之時又過于剛小人用之以為壯固不足責君子用之蔑視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楊誠齋曰小人如羝馬喜于闢而徂于勝喜于闢故技止一觸之勇徂于勝故怒及无心之藩然終羈累其角而後已深明用壯之不可也

明按註疏皆以罔為網羅之網固不可從吳幼清云君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三

帶經堂

子勢雖壯盛而不自恃欲然若無也如此則與下句不貫不若胡氏之說為優

晉卦取象

易本義通釋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北馬為眾之象晝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

晉五爻

困學紀聞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程傳云五為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患其用明之過而至于察

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易解作失得勿恤荀爽曰
五從坤動而來為離。者射也故曰失得勿恤又曰失誓
也誓信也兩說俱穿鑿不可信

明夷二三爻

點易丹翟氏曰二宜速懼為臣啓怠惰之心三宜緩恐為
臣開篡弑之禍

明夷五爻

易大全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胡雲峰曰易以意為
主此卦之意主于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在五矣諸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四 帶經堂

卦意有類此者准學者識之

明按漢趙賓好小數謂箕子有陰陽之氣萬物方茲滋
非商箕子也其說穿鑿之甚信如所言則文王以之豈
作何解

家人二爻

同異錄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程傳云家人卦大
要以剛為善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得治家者也故
曰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
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

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

明按家人內三爻皆指婦人外三爻方指男子六二柔
順中正即彖辭所云利女貞者也程傳所云泛論治家
之道則是以之釋六二一爻則非

家人二爻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大易會要蒙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四順以巽事君之道
家人二順以巽事夫之道

睽大象

程傳睽大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聖賢之處世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五 帶經堂
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
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
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睽三爻

易本義通釋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元初有
終見離有日象輿在下二在三下故見有輿曳象牛在前
四在三下故見有牛掣象天與劓傷于上故見上有傷之
象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其見如此故元初
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明按曰曳曰掣曰天且剝本此事但三之初心與上相疑故有許多妄見耳此皆无初之象然三實无他終必得白故曰有終

睽上爻

易本義通釋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上有應而亦曰睽孤者以猜狠故孤也三見二之曳四之掣上之傷疑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為豕且以為鬼矣見其如此故張弧後知其不如此故說弧遇雨則吉至是則疑盡釋而睽可合矣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六

帶經堂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易纂言凡爻位初為東三為南四為西上為北蹇解之變以三四二畫相易往來于上下體交際之處故蹇解二象其占為行者獨利于西南二方也初東山下之窮處止之最下者也上北水外之窮處險之最極者也故行者不利于東北二方也

解二爻

程傳解九二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

直之道乃真正而言也

解四爻

易註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信也

明按國學紀聞云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小人去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乎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六爻大旨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七

帶經堂

大全建安丘氏曰解卦以六三一陰為主故諸爻皆欲去之二言獲狐獲三也四言解拇解三也上言射隼射三也五為解之主而言孚于小人退三也小人不主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懼也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无他辭但曰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損大象

同異錄損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吳幼清曰懲平之也窒塞之也忿氣之起如山之高懲心之留如澤之深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懲忿

如摧山室欲如填壑

明按項氏曰少男多忿少女多欲人之所當損者莫過於此故九思之終曰忿思難見得思義

益大象

同異錄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吳氏易纂言曰遷善與象與在外于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益二爻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八

帶經堂

黃氏日抄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古註以及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惟程傳以十為眾以朋為助云眾朋助而益之龜不能違也是或益之為句十朋之為句龜弗克違為句未知孰是要之程以理言未以象言也

剛長乃終

大全共蒙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胡雲峰曰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

夬大象

黃氏日抄夬大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也忌者禁也約立禁防而無潰散蓋以則字為法則之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傳云未詳龜山云以德自居則忌之所集鄭氏曰澤上于天勢必將決于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此二說近之

明按居德則忌諸家或以居德為積而不流非也張橫浦云君子雖有德不可以德自居若自居其德則小人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九

帶經堂

必見忌矣說與龜山同

姤次五

易解鈞玄邵堯夫曰復次剝明治生于亂乎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

姤初爻

黃氏日抄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以一柔乘五剛散而无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吉金者至堅之物柅者制動之主也馬駟王駟皆云柅者在廣雅柅止也按此說

其義甚明程傳不以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杞為止車之物止之以金杞而又係之又是一義然恐與經文不合

姤五爻

黃氏曰抄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閑自天程氏以為求賢而天降之賢于爻象未見其的確朱本義以杞為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其潰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于爻象何如緣此爻辭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蔡節齋曰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十 帶經堂

萃二爻

同異錄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馮厚齋曰本文與五為正應引初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者項氏曰羣聚之時為禮當必如二之交五信在其中而後外可畧也

萃五爻

同異錄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胡雲峰曰五為萃之主既有位而无咎矣然有其位无其德則亦不免于悔故又戒之曰當此而人或未信服當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悔亡耳此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此與萃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也

升卦辭

易纂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萃與升皆自坤取義萃卦兌之一陰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陰順而聚于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十 帶經堂

二陽之下升卦巽之一陰順而升于二陽之上又地氣上騰木生地中日進而上故曰升其占為元亨升與萃反萃九五在上之大人三陰萃而在下者利往見之升九二在下之大人三陰升而在上者降而來見則可勿恤又卦自臨變一陽在初上進居三三南也故于南方征行則吉明按程傳曰吳東南坤西南皆合于南方故以嚮明待道為吉

困卦辭

易本義通釋困亨貞蹇能止則智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

井大衆

周
易

主

帶經堂

井三友

易纂言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九三以剛居下之上井之渫治清潔者二三四五互兌
三在兌口之下有不爲人所食之象惟其渫而不見食此
人所以爲之心惻也末二句是設辭正見我心惻之意言
言三之清泉可汲以食如遇王之明則必見用而君民皆
受其福矣

井六支全旨

水火相息

周易

五

帝經堂

鼎大象

大全建安丘氏曰革者變也聖人于革九四言改命而受
革以鼎之象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
革所以示革之後當端正以守之其旨微矣

鼎三爻

易纂言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堆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吝
九三居下體之上亦耳之象越五應上故耳革震爲大塗
三四五互成兌震之中畫塞矣改行塞互體乾變離爲堆
納象兌變坎爲膏三居兌口之下故爲不食三變爲柔則

三四五成坎為雨故曰方雨陽晝實為盈陰晝虛為虧三變為柔是以盈為虧改悔其舊也故終吉

震二爻

易纂言震六二震來虜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二以柔居柔而乘初剛故危億喪貝者被雷震驚散而大喪其所有之貝也九陵謂六三二三四互艮為山六三在艮山之半故為陵二畏初之威自二從三而避之故曰躋于九陵至于辟易遠避可謂懼怯之至矣然居中得正若有隨從弗顧之違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事物致辯卷之第二

周易

西

帶經堂

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

七者震數

艮卦辭

易解鈎玄艮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陸子靜曰上二句是无我下二句是无入

明按朱子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說得最好不獲其身是不見有我不見其人是見不見有物只見所當止也

艮不終止

山堂攷索楊龜山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傳曰止萬

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乎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上爻象

大全民上爻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胡雲峰曰震以下一爻為主故九四在上卦之下而未光不如在下卦之下者之致福也艮以上一爻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薰心不如在上卦之上者之厚終也非特艮上九為然貢上九上得志大畜上九道大遯上九志則可順上九大有慶事物致辯卷之第二

周易

五

帶經堂

損上九大得志蒙上九上下順皆艮之以厚終也

漸大象

同異錄漸大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貴民日抄云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為漸說本海菴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鄒云山上有木止于下而漸于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宜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故似于文義尤切胡雲峰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漸上爻象

東坡易傳漸上九象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元氣于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歸妹大象

易纂言歸妹大象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澤上有雷水之湧起者必落君子觀于此象以物之有始必漸終有新必有敝故必先有以永之而不使敗于終先有以知之而不使至于敝也

歸妹上爻

易本義通釋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去

帶經堂

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无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于兌之陰則一也

豐初爻

易纂言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配主謂六二陰陽之合曰配主者六二為卦之主爻也旬十日也初與

二本非正應而以近比相遇不可以久然淹留十日亦无咎也往而求合于二則有功矣

明按註疏及程朱皆以旬為均以四為配恐不如吳說之切當而又無改字之嫌

旅二爻

大易會要二即而三焚二去離遠也二得而三喪二去初近也其相反者二柔得中剛不中也

先庚後庚

黃氏曰抄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為陽主生甲子時為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去

帶經堂

春自庚至癸為陰主成庚子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取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取撥度之義鄭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釵更于庚悉新于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此說與本義合

兌四爻

易註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註云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于幾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

明按孫公和曰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賢故介幾有喜

利涉大川乘水有功也

周易輯聞漢家利涉大川乘水有功也蓋大畜益利涉取其義也需訟象兼義也漢中孚直以巽木為舟涉坎兌之水坎止水但云舟虛而弗載坎流水木行其止斯有利涉之功水能載亦能覆平正无偏則利貞在其中矣

渙三上兩爻

大全建安丘氏曰渙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大

帶繼堂

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與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于上為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為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于三為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節初兩爻

同上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而亦无咎九二有

位之臣則不出門庭為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則失節矣

中孚

朱子本義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是虛事皆不妄便是實

明按本鐘集曰中孚為實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孚為虛謂外邪既得入故中惟

有虛明道此中孚之用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大

帶繼堂

大全中孚大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進齋徐氏曰獄乃人命所係一成不可變故聖人每慎重之易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豐以其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良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則有時常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不兌以議之異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極刑者如此

中孚四爻

同異錄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或問註疏皆以三

為馬匹程朱獨指初九宜何從曰初與四為正應故曰四三四非匹也蓋乎道貴一四既絕初而信于五則无朋黨之咎矣宜從程朱

明按困學紀聞云小畜上九月幾望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則无咎陰從陽也幾幾者戒其將盈陽盈則陽消矣

小過五爻

同異錄陸樹聲老餘雜志曰陰陽二氣氤氲交互則能為雲作雨或陰少而陽多或陰多而陽少皆不能為雨小畜事物致辯卷之第二 周易 幸 帶緯章之五陽一陰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氣少也故皆不雨此說與註疏合故錄之

既濟四爻

易纂言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帛之未成衣者袽衣之已成而敝壞者六四過既濟之半將有敝壞之理繻繻之必將為袽也下卦離為日五為日中四為將是將是則漸終矣終日戒者慮其必至于此而慎之也

明按吳幼清于此又不取塞漏之說于文義為理

未濟四爻

誠齋易傳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敗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易始終皆陽

困學紀聞易始終皆陽也始于乾初終于未濟之上明按胡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

繫辭大傳

同異錄繫辭上下傳漢初謂之易大傳今人只言繫辭脫事物致辯卷之第二 周易 幸 帶緯章云傳字非其舊矣劉元城語錄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引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同異錄憂悔吝者存乎介註云介纖介也即上文所謂小疵也朱子本義以為辨別之端則又為介限之介而非纖介之介二說疑若不若然亦可互相發明蓋善念已萌而尚未入于善惡幾已動而尚未入于惡聖凡人禽皆判乎此從其至微處辨別之則知之明守之固去惡從善有不

俟終日有矣合觀二說其義始明

一陰一陽之謂道

同異錄一陰一陽之謂道註云道有何无之稱也疏云一謂无也如此說易是直以易為老氏之教矣宜其罪浮于桀也程傳曰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非陰陽也所以陰陽有道也以道為无之稱可乎兩一字正指其此往彼來迭運不息者言之以明氣之不離乎理耳固不得執以為有又安得判以為无乎泥乎註疏之說則墮入雲霧中矣事物致辯卷之第二

周易

圭

帶經堂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黃氏曰抄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菴獨以為雜亂蓋以下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見之也若云雜亂則人皆可見何必聖人凡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必擬諸形容易象中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

明按擬諸形容者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形容如乾為圓坤為大輿之類是也象其物宜者若象陽物則宜于剛象陰物則宜于柔如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

四象

同異錄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疏云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然此四者乃言聖人作易之原豈可以此為四象乎莊氏曰六十四卦之事物致辯卷之第二

周易

圭

帶經堂

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亦似是而非惟本義以為陰陽老少確不可移

介如石馬寧用終日

誠齋易傳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馬寧用終日斷可識矣石者至靜而無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之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

惟其時物

大全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錢氏漢曰六爻相雜惟其時

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有時也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于于于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非其中爻不備

黃氏曰抄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上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爲德也辯是與非辯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于理者爲是是之應爲存爲吉乖于理者爲非亡之應爲亡爲凶不必事物致辨卷之第二 周易 需 帶經堂

至于存亡吉凶而後知辯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猶曰可坐而知也 明按疏以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爲能統攝一卦之義故曰中爻此說不然先儒皆以此爲互卦蓋不取互卦則一卦止是一卦取互卦則二三四爲一卦三四五又爲一卦一卦可變而爲三也如師卦上坤下坎爻曰涉大川者以二至四互坎也聖人作易非必盡取諸此第不以正體互體竝觀則其義猶有所缺故必觀

于中四爻而後位之當與不當中與不中正與不正是者吉而存非者凶而亡居可知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易本義通釋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在天道爲變化在人事爲云爲疏云口之所爲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矣此言易之理如此也于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其已形之器于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其未形之事此言人于易之理可以知其如此也

天地定位節

事物致辨卷之第二

周易

需

帶經堂

黃氏曰抄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伏羲先天圖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易取其象于卦爲乾坤二者爲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母雖無所施爲實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一高一下水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易取其象爲艮兌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之爲通也易取其象爲震巽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害而下燃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不相射害也易取其象爲坎離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爲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于父母者也

易逆數也

本鍾集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坤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先天圖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立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離震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自一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彖 帝經堂

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為春分以至于乾為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復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始起夏至節歷坎艮之間為秋分以至于坤為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其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明按數往者順指圓圖左方說知來者逆指圓圖右方說易逆數也專此橫圖說自乾而兌而離而震而復左旋為順自姤而巽而坎而艮而坤右旋為逆此言卦氣之所以行也若其初原本八卦生出次第來逆者固逆順者亦逆此言卦畫之所以生也

戰乎乾

同異錄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本義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胡雙湖曰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故曰戰乎乾

明按進齊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彖 帝經堂

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乾坤六子

同異錄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一節指卦畫已成之後言之非謂揲蓍以求爻也疏云索求也以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

初求得乾氣為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為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為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為兌故曰少女皆卦畫已成之後而見有此象也胡雲峰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書不可泥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二

周易

彖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尚書

三皇五帝之書

王伯厚困學紀聞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禹皋稷契所讀何書理寔不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受於師尚父者也少皞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郊子而學焉者也孰謂無書可讀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一

帝經堂

明按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也然則唐虞以前固有書矣

尚書尚字

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孔安國曰尚書尚字伏生所加鄭玄以為孔子所加誤矣孔疏云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玄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

今文尚書

吳澄書經叙錄曰書二十八篇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尚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是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阮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二

帝經堂

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梁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授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錄伏生二十八篇如舊虞夏并與爲一奉陶煥并益樓盤庚一高宗彤日一西伯勅黎一微子一商書牧誓一洪範一金縢一大誥一康誥一酒誥一梓材一召誥一洛誥一多士一無逸一君奭一多方一立政一顧命一康王之誥爲一呂刑一文侯之命一費誓一秦誓一共二十八篇

古文尚書

吳澄叙錄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是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尚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占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偽增秦誓一篇也古經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三

帝經堂

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耳張霸偽古文書雖在而詞義蕪鄙不足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其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此張霸偽書遶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

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編嘗讀之
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
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米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
本而平緩卑柔殊不類先秦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
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
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
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
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常有數百年壁中之
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四 帶經堂
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
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
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人所作又曰小序決非孔
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
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
為名耳又曰孔傳併序皆不似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
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裡而訓詁亦皆出于小爾
雅也夫吳氏及朱氏所疑者如此澄亦何敢遽斷其為偽
而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

表以別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置
其後孔氏序亦併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
聞之先儒云爾 古文書二十五篇虞書大禹謨一夏書五
一伊訓一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
篇武成一篇契一微子之命一蔡仲之命一周官一思臣
命一其二十篇

書序可疑

日知錄蓋都孫寶桐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
亦多不典如在氏傳定四年祝陀告蔭弘其言魯也曰命
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于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五 帶經堂
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則伯禽之命
與康誥唐誥孔子所必錄也今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
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書但
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書序

尚書同異錄孔安國但言書序所以明作者之意未嘗以
為孔子作也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作不知何據鄭玄
馬融王肅亦皆以為孔子作依緯文而知之也

尚書大傳

玉海隋志伏生作尚書傳三卷四十一篇授同郡張敖生授千乘歐陽生經典序錄亦云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

傳疏

山堂攷索或曰孔安國之傳孔穎達之疏其有功於尚書者多矣然所得固多失亦不少安國以四岳爲四人以傳說板築爲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爲非矣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而在于引讖緯之說以亂經讖緯之書出于哀平之間迂濶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誣可也而反援以証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就二子敦之類連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六

帶經堂

得罪于經爲尤甚焉

明按識如赤伏符之類緯如乾鑿度之類其言皆誕妄不經鄭氏解經亦多據此所以不免于諸儒之訾議也

書傳會選

日知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摠其事凡蔡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採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皆運天而右轉陳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釋于高宗

之廟金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陳氏皆不易之論每傳之下係以經文及傳音釋于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至永樂中脩尚書大全一切刪去亦可惜也

書兼詩體

困學紀聞虞之騷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七

帶經堂

六體

尚書大全林氏曰書有六體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訓四曰誥五曰誓六曰命錯綜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會不可以篇名求

明按孔疏云六體外尚有貢征歌範并之則爲十矣此說非也禹貢典之體也胤征誓之體也五子之歌以及洪範訓之體也雖不明著其目而六體中已足以該之矣

虞書

十一經問對問左傳文七年稱製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襄二十六年引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亦稱夏書
者何曰魯文襄之世孔子未定之書也一經聖筆以三謨
皆虞史所述故定為虞書

明按王伯厚書經攷異云大傳以堯典為唐傳則伏生
亦不以是為虞書

九族

同異錄堯典以親九族解九族有紛口不一或專指內親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八 帝經堂
或兼言內外親其非也古註高祖玄孫之親當以此說為

正

百姓

蘇氏書傳堯典平章百姓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
是時上世帝王之子孫其得姓者有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明按熊朋來曰尚書之言百姓者孔傳多言百官蔡註
多言民要之古者德位尊顯始有姓未可盡言民也

孔傳前後不同

困學紀聞堯典日月星辰孔傳云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

所會益稷篇日月星辰又云日月星為三辰前說非五禮
一也孔傳于舜典以為吉凶軍賓嘉于皋陶謨則曰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前說非

明按五禮王肅以為公卿大夫士鄭康成以為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庶人此無文可據各以意為說耳愚謂主
吉凶軍賓嘉者近是

南訛當作南為

書經攷異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西為皆是
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雖訓作化解釋紆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九 帝經堂
回

正月上日

尚書疏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疏云每月必有朔日
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
然康成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
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
自此說非也

明按王肅章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以上皆建
寅此說確不可易董仲舒曰舜承堯改正朔特惑于急

葉三正之說耳

三正或如三綱三極之類未
必迭建子丑寅為三正也

禮於六宗

趙東山集舜典禮於六宗六宗者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

明按趙東山又云五帝亦天神也王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陳祥道楊復齋亦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十

帝經堂

四岳在百揆上

鄭曉古言舜初為司徒再為百揆三為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曰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

明試以功

朱菴甫五經稽疑舜典明試以功正作試字蓋稷數納以言明庶以功庶乃試字之誤也

吁俞

橫浦日新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放齊皋丹朱帝

曰吁驩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于此而俞之則小人得志必將台亂而啓禍矣師錫虜舜堯曰俞食舉伯禹舜曰俞使此而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何以致唐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為堯舜之盛也學者于此二字當熟味之然後知聖人之一吁一俞非苟然也

曆數非圖錄

尚書疏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注云曆數謂天道疏云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鄭玄謂有圖錄之名非也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十

帝經堂

舜格苗民

楊誠齋集或問舜之舜于羽七旬而苗民不格則如何曰苗民之格愈遲舜德之進愈速

戰德戰義

陳潛室本鍾集或問舜七旬有苗格高宗三年始克鬼方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宣王伐玁狁至興六月之師何歟曰舜文戰德高宣戰義

教當作

劉元城語錄漢王嘉奏封事引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師古

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言有國者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幾也教音傲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傲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逸欲恐或非也

皋陶非瘖

書經攷異淮南子曰皋陶瘖而為大理此猶楚一足之說也皋陶陳謨魯歌謂之瘖可乎

四載

尚書疏益稷予乘四載注云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輶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主

帝釋掌

削磬

書傳會選益稷蕭韶九成古文作削磬蓋舜之樂名也諸儒誤以蕭管解之

禹貢

尚書疏大禹治水是堯末時事其初必在虞書之內今列于夏書之首者蓋夏史編入夏書或仲尼始定其第事未可知也

冀州不言四至

十一經問對問禹貢八州皆言四至疆界何獨冀州不言

曰天子京畿不言四至者示王者無外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此是一大四至疆界

厥賦貞

東坡書傳禹貢厥賦貞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兗州田中下賦亦中下故曰貞

斥

尚書疏禹貢海濱廣斥鄭云斥謂地鹹疏云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瀾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主

帝釋掌

明按黃氏日抄引管子云斥者新弱所生之地鹵乃鹹地今嘉興府瀕海之人呼產蘆之地為斥鹽則知斥自為斥鹵自為鹵不可泥而為一也

弁服

尚書疏禹貢禹兗弁服註云弁服葛越疏云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

明按葛越二物也越亦草名

伐扈非禹相

困學紀聞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不服禹因修

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亦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愚謂伐扈戰甘者啓也有扈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氏不服遂滅之以為禹與相者誤

五觀非五子

全上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註云五觀啓子太康兄弟也水經註亦曰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之說非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義和

尚書

古

帝經堂

尚書疏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又云義和是重黎之後

明徵定保

金履祥表註胤征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邦之道此一語即聖人之謨訓也

降衷

表註湯誥惟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衷即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天以一理化生斯

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曰降衷人受此以生則曰恒性達于人倫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曰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則為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即此意

擊戮非戮其子

刑謬正俗湯誓予則擊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擊戮權以憚之使勿犯也此說不然按擊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非戮及其子也猶秦誓云囚奴正士亦謂或奴或因也豈得云并子俱囚乎班固漢書李布贊云及至困亢奴戮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古

帝經堂

言仁言性言誠言學之始

困學紀聞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于商書

尹非字

書傳會選蔡傳云伊姓尹字也名摯東齋陳氏曰三代而止未聞有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惟尹尹暨湯則其非字明矣疏云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

元祀十有二月

十一經問對問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者何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己丑伊尹祀于先王蓋太甲即位之明年正月也所謂十二月者商之正月即夏之十二月也商正建丑仍以夏正數月亦猶周正建子而幽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秦正建亥而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以夏正數月也

嗣王

十一經問對問程伊川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方二歲仲士方四歲故太甲得立非謂湯崩之後六年太甲方立此與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卷

帝經堂

之說同此說然否對曰孟子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則仲士之後方立太甲明矣故蔡傳云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士而為王也太甲是太丁之子仲士是其叔父此說為正此與趙氏之說同

七廟不始于周

同異錄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者何即王制所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周人加文武二世室則九廟也康成惑于韋元成之說以文武為二祧而列于七廟之內誤矣又云殷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五廟

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不知夏時廟志雖無可攷即商書七世之廟觀之則七廟乃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之也

八遷

尚書疏自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商頌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子契居碣石左傳云相王子昭明居商立及湯居亳見于經傳者惟此四遷而已餘四遷未詳聞也

五邦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卷

帝經堂

同異錄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傳云湯自商丘遷亳仲丁遷囂即今河祖乙圮于耿為河遷于邢今信德府盤庚復遷亳即殷也商人自從此以後始號曰殷前此止稱商而已馬氏曰五邦謂商丘亳殷相耿也數商丘而不數邢其說非是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攷之則盤庚以前自有五遷湯遷亳一也仲丁遷囂二也河望甲遷相三也祖甲遷耿四也復遷邢五也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謂自契至湯凡八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其寔十二遷也八遷自湯始又按正義盤庚之後有自亳遷于洹水之南者

後又遷于朝歌合前後計之蓋十五六遷矣

說築傅岩

五經稽疑說命說築傅岩之野蔡傳以築為居非也疏云傅氏之岩在虞號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當以為據築以為居之說恐未然也

明按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

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則直以說為罪人矣此附會之說

斷非實事以為代胥靡者是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太

帝經堂

高宗彤日

書傳會選高宗彤日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

彤祭明日又祭

之名周曰解商仁山金氏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

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

繼于高宗之廟且高宗名臣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

君書序言高宗祭于湯廟者非是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

之時為近之

西伯戡黎

同異錄舊說以西伯助黎為文王非也攷之史記耐使膠

鬲觀兵膠鬲曰西伯何為而來哉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

伯矣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金仁山皆以戡黎

為武王事臨川吳氏曰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有二以服

事殷決不稱兵于紂之畿內武王伐紂在嗣位十二年之

後此事間不容髮今兵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懼

甚矣豈得戡黎之後復就臣位乎竊疑戡黎之舉當在伐

紂之時周師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耳

明按金仁山表注曰西伯武王也武王襲紂以後未克

商以前商人稱之曰西伯也故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无

帝經堂

南薛季龍皆謂武王舊說以為文王失之矣

太師少師

侯鯖錄尚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

註曰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

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逆去比

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

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股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龜奔

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龜

奔周又宋世家微子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

問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三處皆謂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注尚書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之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用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明按太師少師當以史記為正

觀政于商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圭

帝經堂

黃氏曰抄泰誓觀政于商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為觀兵者非也蔡註以尚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為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不若古注為徑也

千夫長百夫長

尚書疏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傳云師帥卒帥也疏云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中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孔舉全數言之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欲孔同

后土名同義異

尚書疏告于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為地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又以冢土為社蔡云冢土小劉大劉名焯云大社也皇天與后土相對宜以后土為地然左傳又以勾龍為后土勾龍亦為地乎蓋地為后土勾龍亦為后土名同而義異也

大訓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前輩虞少律言傳文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陂八句蓋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皇極事物攷辨卷之第三尚書圭帝經堂之數言以曰字發之則為箕子語傳文傳極郡書必有所據恨少為童子不能詳叩耳

好風好雨

五經稽疑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蓋二十八宿環繞于日月行道之側故月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經于畢則多雨有似于好故謂之好豈真有所好哉

我之弗辟

金履祥表注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朱子初從註說作致辟關晚間蔡氏從鄭氏詩箋

作避謂三叔方流言周公不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兵誅之
成王方疑公亦不應不請而自誅之即請亦未必從也雖
聖人存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然避河而禹
避陽城故當如此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
故曰罪人斯得仁山按古文尚書凡君辟刑辟字皆作侯
獨此辟作僻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避諧聲從之從屏
皆屏避之意

明按黃氏曰抄云我之弗辟蔡注本康成音辟為避謂
管叔流言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王 帝經堂

王始命公東征此其說善矣然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之事鄭氏注七月詩亦云
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正義曰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所不
載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不知鄭氏何據而有
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
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明以仁山之說泰之當依
古注為是

居東二年

尚書疏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疏云周公東征

居東二年則罪人于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東山
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言三年者摠初去及來凡經
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曰二年 明按洛陽疏
元年周公攝政還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殷管叔
三年歸制權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
誥台誥洛誥 致政成王

明按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鄭氏讀辟為避蔡氏
從之古註音闕黃氏東發從之從鄭氏者謂居東之二
年即東征之三年 詩提初去及來故曰 罪人斯得謂得
管蔡而誅之也從鄭氏者謂居東在金縢未啓之前東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王 帝經堂

征在金縢既啓之後罪人斯得謂知其流言所自出之
人也兩說各有依據而鄭氏為長蓋以尚書攷之先居
東而後作大誥則紛紜之說俱可不辨而屈矣

康誥是武王書

山堂攷索康誥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朕其
弟小子封胡五峰吳才老皆如此說

洛誥脫簡

十一經間對孔氏康誥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非
也蓋序書者不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乃弘大誥治此

四十八字乃洛誥之文脫簡遂誤以為成王周公之書耳
此眉山蘇氏說蔡氏從之

不率大戛

同異錄康誥不率大戛孔註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
教刑之無赦蔡註云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矣書
傳會選引陳氏棟曰孔訓戛為常固不通蔡訓戛為法亦
未見所本一說戛擊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猶不率從乃
大戛擊以痛懲之上文冠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此說其庶幾乎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帝經堂

復辟

黃氏曰抄洛誥朕復子明辟古注云成王幼周公攝王之
位代為治至是復還于王此說非也蔡傳以康誥篇首周
公作新邑于東國洛一章為洛誥之篇首而以此章為公
遣使告于成王復乃復命之復明辟即明君乃稱成王之
詞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待于復王莽居攝潛移漢
祚皆儒者誤言復辟以啓之也

西周東周

古言平王去豈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豈為

西周王城為東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即
所謂溼水東也王城即東都瀾水東溼水西也故自敬王
之後又謂王城為西周下都為東周

多方在多士前

表注多方叙曰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
多士之書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民命三監
武則多方在多士諸篇之前也故皇王大紀繫多方于前
多士于後又疑其間意有差互以其俱有洛邑之云也仁
山按周公初年東政既而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帝經堂

悟而迎公以歸上而三叔遂挾武庚以叛于是東征三年
踐奄則東征之最後也踐奄而歸降四國殷民之命徙之
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于是制禮作樂明年遂營洛
邑為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則多方作于東征之後
多士作于宅洛之始周書次第大率如此

無逸為周公絕筆

表注胡氏大紀謂無逸為周公絕筆攷之君奭洛誥諸篇
于成王皆冲孺之稱此篇不然故知其最後也

三君以無逸而壽

表注中宗高宗祖甲三君以無逸而壽後王以耽樂而夭蓋酒色淫佚之娛田獵馳騁之樂皆傷生之具也或疑其間世主亦有耽樂而不夭者曰此特稟受之偶寵者耳不然而醜禍亂其害更甚于壽者矣

患鮮鰥寡

同異錄無逸敝柔懿恭懷保小民患鮮鰥寡孔傳云以美道懷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患于鮮乏鰥寡之人鮮字作上聲讀諸家泛言患及鰥寡置鮮字于不問蔡傳以鮮字為鮮活之鮮與患字連讀微近于巧宜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素

萬經堂

六臣不教傳說

古言君與為中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書傳說說經者多不解其故蓋此六臣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貽之臣也周公留台公專述舊臣故教盤而不及說耳

殷禮陟配天

黃氏曰抄君與殷禮陟配天蔡注以陟為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言升配主禮而言以為主禮者是也

立政

表注立政一篇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絕筆非也是亦初年之書也其曰孺子王則成王尚幼也其叙官名與今周官名不同時猶舊制也曰誥爾戎兵則其時東方未盡平也故皇王大紀繫之成王四年

三毫

同異錄立政夷微盧烝三毫阪尹疏曰夷狄微盧之衆帥與三處毫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鄭曉古言云康成以三毫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素

萬經堂

分為三邑其長居陰故云阪尹蓋東成華山即成華縣即河南縣之東南西降谷也降谷未詳當此一說也皇甫謐以三毫為三處之地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僞師為西毫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無定見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則以士安之說為正

宗伯不言司

表注周官宗伯掌邦禮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之莫重乎祭其切于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

司寇不曰刑

表注屬官司寇掌邦禁司寇刑官也不曰刑而曰禁止也書法於木以示之止人之為惡也王者制刑示民蓋禁于未然至于用刑則不得已也

君陳非周公子

同異錄孔傳曰君陳臣名疏云鄭玄注中庸則曰君陳周公之子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蔡叔既沒命蔡仲明竊惑之使君陳果為周公子則必為伯禽弟何經傳中但言伯禽初不言伯禽之弟又有君陳也且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義訓成王命君陳第曰懋昭周公之訓不曰率事物致辨卷之第三

尚書

天

帝經堂

乃父周公之訓其非周公子明矣

明按王伯厚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攷傳有允將邢茅昨祭豈君陳其一人歟此亦臆度之詞恐未可據

顧命康王之誥

十一經問對或問顧命康王之誥本同一篇今分而為二者何對曰呂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姜若

表注康王之誥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姜古文作姜按說文即誘字也誘若謂天之陰誘助順也舊諸說皆不考

頑民即殷士

困學紀聞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台誥謂之饑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于風係商于頑吁商之澤深矣

尚書

元

帝經堂

事物致辨卷之第三

罔命

表注罔命穆王悔過之書也穆王于昭王不返之後初年憂危資助勳舊中間境順心易史傳稱其得造父八駿之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外有徐方之警而亟反內有祈招之詩而得終今讀其書曰無良曰繩愆糾繆曰格其非心皆欲改其過之言也

蚩尤與九黎非一種

古言呂刑孔傳云九黎之君號蚩尤非也黃帝滅蚩尤于涿鹿在北邙九黎與三苗同種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

也康成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為三國
高辛衰復為亂克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簡孚有衆

十一經問對或問呂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或
以為簡核或以為簡贖二說孰是對曰恐是簡贖大抵治
獄者案贖要着實使衆人孚信必須察言觀色稽之于貌
然後得其寔苟無案贖之明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
敢易也

贈刑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卷

帶經堂

木鐘集或問穆王作贈刑毋乃富者之幸歟曰五刑之疑
降為五罰五罰之疑方許其贖非謂有罪皆可贖也

明按十一經問對或問呂刑非先王之法孔子取之者
何對曰舜典之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則
固未嘗贖也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其末年乃為一
切權宜之術以取民財故夫子錄之以示戒然一篇之
中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焉

改呂為甫

玉海孔氏呂刑注云呂侯宣王時改為甫侯故稱甫刑蓋

齊許申呂皆姜姓四岳之後也

文侯之命

十一經問對五峰胡氏曰幽王無道見殺于犬戎平王為
其子所宜養兵訓民率諸侯以搗其巢穴復還鎬京則可
謂人子矣今觀文侯之命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父
之讐輕奔國都而東遷于洛邑孔子刪書而存此蓋有取
乎晉侯得王于艱而有望于平王之中興也

馬牛其風

尚書疏馬牛其風孔疏曰牝牡相誘謂之風因牝牡相逐
事物攷辨卷之第三

尚書

卷

帶經堂

而至于放逸之遠也

秦穆悔而不改

尚書大全呂氏杞曰秦穆公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
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之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
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
意各有主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毛詩

子夏發明章句

容齋隨筆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十

帶經堂

詩須諷味

讀詩記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歌曲偏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

詩有四家

文獻通攷漢初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不列于學官最後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光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衛敬仲從而受學焉鄭眾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至今獨立

詩序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二

帶經堂

同異錄世以詩序為孔子作者初無所據惟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之卜商卜商為之序隋經籍志亦云序為子夏作則詩序似為西河氏之書矣范曄後漢書又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何歟明以為詩序非一人之書也創之者子夏成之者衛宏而其間轉相傳述者則漢之諸儒也古之時凡有是詩則有是序程氏曰國史事然後其義可知其所從來遠矣後之儒者各從其師說今小序之首是也其所從來遠矣後之儒者各從其師說而增加之其言有是而亦有非有純而兼有駁故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毛亨授之毛萇毛萇授之賈長卿賈長卿

授之解延年解延年授之徐敖徐教授之陳侯時謝曼卿亦善毛詩東海衛宏從而受學自甚以下凡五傳而至曼卿六傳而至宏轉相傳述而為之云爾蓋詩序成于衛宏而實不始于宏亦猶書序作于孔安國而實不盡出于安國也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庶其近是歟

明按日知錄程泰之曰凡詩發叙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讀而申之世謂大序者衛宏語也宏序大抵祖述毛傳若使宏序先毛而有毛公亦宜為訓詁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三
帶經堂

宏序必出毛後也

四詩

日知錄周南召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周南不名雅

鄭曉古言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二南

山堂攷索周南無周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南天子之所都天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也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明按二南之得名從其地不從其人周太師採風從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從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其實皆咏歌文王之德爾序以周南為王者風召南為諸侯之風似未可泥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四
帶經堂

六義即六詩

嚴華谷詩緝大序之六義即周官之六詩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為之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止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感興之興並立而為六也

明按詩大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大序之意謂三百篇之中具此六義有一篇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非指詩名之國風

二雅三頌也

王質說詩

樸史會編王魯齋質作二南相配圖言二南之詩各十一篇何彼穠矣為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為淫詩皆不足以與之其大意以為三百五篇不盡定于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庸或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好以補亡耳于是配以為圖見亦卓矣

國風次第

馬永卿嬾真子劉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第僕曰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五

帝經堂

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天子可在諸侯下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先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即邶鄘衛是也自紂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君之衛康叔君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即邶十九篇鄘詩十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近本國之畿內故列于王黍離上且列為三國而不獨謂之衛其意深矣

明按鄭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

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三監專武庚叛成王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邶鄘所封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之子孫燕并二國此事之本末也劉元城列康叔于三監之內恐不可從

平王列于國風

山堂攷索李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王之時黍離以下之詩皆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平王之詩既下列于侯國則是詩竟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六

帝經堂

則是天下列于諸侯矣然春秋猶書天王者所以存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為表裏

明按章如愚曰或曰平王之詩降雅為風黜之也吁此豈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王人于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何獨于詩而降之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採詩之時已然矣非夫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而非天下之正音矣故曰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幽詩不屬於國風

日知錄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不屬於國風周時無幽此非太師所採也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逆寒則獻幽詩祈年于田祖則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頌雪山王氏曰一詩而三用也鴟鵂而下或為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于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詩也故他無可附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七

帶經堂

明按王逢原曰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幽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幽風之詩作于周公何不名為周公國風而名幽乎曰周公畿內諸侯止係于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于魯者伯禽封也周公未嘗言魯也何不編之于雅與公劉等公劉之詩言其政事幽風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于雅矣周公作詩意在于幽而周公之詩他無可係故周謂之幽

吹幽之聲可雅可頌

黃氏曰抄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壽

以上為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周禮籥章逆暑逆寒獻幽詩祈年于田祖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云一詩如何分而為三籥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獻竿笙塤簫簫篴管簫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眠瞭播鼗鼓頌磬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聲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寒逆暑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至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八

帶經堂

風不入樂辨

冒蒿少經質程大昌詩議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

賦非古也左傳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大小雅頌其名與今無異自卽至幽十三國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春秋以來諸侯卿大夫賦詩見志凡詩雖取無擇至攷其入樂未有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愚以為不然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又為之歌卽廊以下至于秦則曰是之謂夏聲于衛則曰衛風叔武公之德如是其為衛風乎于齊曰美哉決口乎大風也哉風之入樂可見于此矣樂記曰正直而靜肅而謙者宜歌風表記亦三引國風周禮太師教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九

帝經堂

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之名遠在札之前矣太師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使古無是稱何以史遷獨為是說邪

風雅正變

山堂攷索風雅一也而漢儒序詩以為有正有變如二南之詩則謂之正風十三國之詩則謂之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之詩則為變雅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數皆指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

之類皆指為思古是也要之正風正雅之中未嘗無變上風變雅之中未嘗無正事有是非則詞有美惡雜舉並陳使善者知所以勸不善者知所以懲作詩之意如是而已必如詩序所云不幾于牽合乎

二雅大小

同異錄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凡說詩有多宗之周子曰二雅大小別之于其體非別之于其政也小雅所言亦有政之大有大雅所言亦有政之小者如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其不合于經者多矣詩緝曰優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十

帝經堂

桑妻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斯言得之

頌有正變

同異錄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故得頌體之正者周頌為首商頌次之至于魯頌則名為頌而實非頌也攷之于史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又四傳至正考父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至孔子時又亡其七僅存五篇是為商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于是
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以紀其事是為魯頌名
雖為頌其體與列國之風等耳非告神之詞也此頌體之
變也夫魯頌為頌體之變而得列于商頌之前者何孔氏
曰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此說得之

逸詩

困學紀聞逸詩篇名若野首射驪駒大戴禮祈招傳魯之
柔矣傳左皆有其詞惟米齊禮周河水新宮茅鷗傳左鳩飛鷗國無
詞或謂河水污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解樂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上 帝經堂
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
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
畢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
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
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麥秀之歌

通志逸詩辨云箕子麥秀之歌亦逸詩也僖公二十年晉
文公在秦伯享之公賦河水既謂之賦不應無詞今在

之矣

肆夏米薺

魏鶴山古今攷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米薺註
云教王以樂出入于大寢朝廷之儀行步以肆夏為節趨
疾于步則以米薺為節肆夏米薺樂名或曰皆逸詩也

關雎作于畢公

困學紀聞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或云得之張超
或云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淑女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上 帝經堂
同異錄毛鄭謂關雎之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以為太
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于文王
是淑女者乃三夫人九嬪御以下眾宮人耳夫關雎之詩
本為文王太姒而作而終篇無一語及之豈作詩之本旨
乎以為太姒者是也

調飢

升菴集周南汝墳之詩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韓詩作愁
如朝飢薛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其義明矣毛詩作調本
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音調為調又改字為調三

者均之不通也不如朝飢之說為長焦氏易林何如旦飢
晉郭遐周詩起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不謬耳

草蟲草蟲

歐陽修詩本義蘭雅草蟲謂之藝草蟲謂之負藝負皆似
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為餘生于陵阜者曰阜蟲生于草間
者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

米蘋在草蟲前

困學紀聞詩疏曰儀禮歌召而三篇越草蟲而取米蘋蓋
米蘋舊在草蟲前曹氏詩說謂齊詩之次如此

事物致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主

常經堂

甘棠

黃氏名案字東發元人曰抄甘棠古註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

就之也戴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

亦非有意于不擾悔蒼雪山王華谷並合

存邶邶之名

十一經問對問衛之詩不係于衛而係邶邶者何曰衛詩
而存邶邶者罪衛之兼并也特分其風而係之已亡之國
者蓋欲存三國也存二國則兼并之罪著矣

擊鼓

明異錄歐陽氏毛詩論曰擊鼓五章自爰居爰處而下空
肅以為婦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毛氏無說鄭或
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以義攷之當從王肅

契濶

毛詩世本古義何擊鼓四章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契說
文云大約也合以為信又云濶猶言離也言夫婦之情死
生以之雖時之所遇有合有離而終于不相忘棄欲其白
首同歸也

中露泥中

事物致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主

常經堂

黃氏曰抄式微之詩言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存泥塗
者是也古註以為二邑名李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意以為
一人之身亦無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明按鄭曉古言曰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

耳

北風

同上程氏謂北風非百姓攜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也
詩記詩緝皆取之然既亟且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
合從舊說

蘧條威施

周上王雪山云蘧條今通胸威施今駝背

桑中

同上桑中序與毛鄭皆謂淫奔者之詩呂氏讀詩記獨以此為雅音非也

桑中非桑間

毛詩世本古義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五 帶經堂
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于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乃紂樂非桑中明甚又攷郡國志桑間在濮陽縣桑中在朝歌與濮上迥不相涉朱子謂桑間即此篇非也

干旄四馬

困學紀聞干旄四馬至于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蓋至于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

能不我甲

黃氏日抄衛風芄蘭之葉童子佩褕雖則佩褕能不我甲毛傳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安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以甲為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煩輾轉恐不若毛呂之說為徑

明按刊謬正俗徐仙因毛公訓甲為狎遂讀甲為狎不知甲字自有本音不當誤讀為狎譬猶數字訓厭如服之無數豈得讀為服之無厭乎

丘中有麻非淫風

古言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苗大夫氏于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既去而人思之公羊傳有祭仲往省于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古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尚多或有所據朱傳直以為淫奔者之詩更詳之

狡童非刺忽

黃氏日抄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世賢者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宜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詩緯曰忽以世子為鄭君不得目為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朱傳則云忽之辭昏未為不正如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四詩

皆非刺忍有此真得之獨見卓然不惑于講師之說者也

子衿非淫風

詩緝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首章青衿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蓋鄭以國亂學校不修生徒解散有憂之古汝學子服青衿之衿領衿與襟同宜會聚于學校以講習今散而他往使我心悠然深長思之縱我不往見汝寧不繼前之音以問我乎所以見時之亂也亦非淫風

展我甥兮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七

帶經堂

同異錄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文姜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詩緝曰此詩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人以魯莊公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詞以譏之耳

明按世本古義毛傳云外孫曰甥孔疏云外孫得稱甥者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是也或以此語為詩人之微詞蓋莊公之于齊襄仇也而漠不動念若曰是甥我者矣非仇我者矣其詩人之微詞乎

伐檀

詩緝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言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見河水之清漣則玩而樂之其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又責小人之尸位曰不稼穡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懸繫之貍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于時必有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也

風俗世道之元氣

國學紀聞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舊生之詩堯之遺風變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大

帶經堂

為北方之強矣觀駒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秦晉以是強于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為治威強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株林

同異錄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詩緝云夏姬之事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于其子曰公之命駕何為往株林以往夏雨乎又自解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耳箋疏皆以上二句為國

人責靈公下二句為靈公祗拒之語失風人之旨矣謂自為問答是也

明按微舒祖字子夏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微舒為夏氏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懷之好音

同異錄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次章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朱傳云誰能烹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懷字屬我中多一折不若歐陽氏本義曰誰能烹魚必先洗滌其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充 帶經堂 羅誰能西至于南使其慰我以好音語意直截為得其肯

蟋蟀

詩本義序曰蟋蟀刺奢也詩本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飭其衣服楚然如蟋蟀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死亡無日如渠畧一名渠者是也毛謂渠畧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畧耳與詩意全反當從鄭

幽居檜曾之後

十一經問對或問檜在夷厲之間曹當哀王之世去周公亦遠矣所謂不有周公孰能變之反正而終之以幽者何對曰此聖人意也謂世之不能反正以無周公故也檜曾之後得如幽風者則亂極而治變反而正矣春秋作于定哀世猶望平王能反正焉終幽意深故

七月居風

十一經問對或問公劉之詩入于雅七月之詩獨不入于雅者何對曰雅言王者之事也七月之詩以周公遭變而作故屈居于風

事物攷辨卷之第四

毛詩

辛

帶經堂

風之終雅之始

國土相繼風之後即雅也小雅者創制於此也見周公履受之道繼之以小雅者見周公反正之功也新以爲終即雅之所以爲始也

幽穆

毛詩疏幽風黍稷重穋疏云先種後熟謂之黍稷後熟謂之穋

明按重穋作種穋當作種說文曰禾穗作重是重穋也黍稷重穋是種穋之字今人亂此其矣

事物紀原卷之第五

太倉周亮明題著氏輯

姪 俗南車氏詩
男德宣常吉氏錄

主詩

示我周行

周異錄序曰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云爾雅
待道也箋云示當作賓周行周之列位也周子曰傳歸而
箋失也蓋君之得臣情文相稱懼欣交通庶乎人之愛我
者皆將示我以大道矣呂氏嚴氏皆主此說不以箋說為
事初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一 高緯堂
然也

滑我酌我

詩疏伐木之三章曰有酒滑我無酒酌我傳曰滑蒟之也
酌一宿酒也舊與左傳蒟酒義同謂箋曰王有酒則蒟之
無酒則買之若有一宿之酒則不謂之無酒矣以為買者
是也

象弭魚服

詩疏米薇五章曰象弭魚服疏云弭 林弓稍之名以象骨
為之可以解紂同結服盛矢器也以魚獸之皮為之故曰魚

服猶左傳之所謂魚軒也以魚獸皮飾車故曰魚軒

王命南仲

同異錄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曰王殷王
也南仲文王之屬朱傳曰王周王也二說孰是周子曰此
詩既為有周盛時之雅則命將出師者非周王而誰但歐
陽氏本義斷以為文王則太泥耳詩緝謂文王以殷王之
命南仲為將亦為衍說

明按王與天子諸家皆主殷王惟李迂仲云以王為殷
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未嘗生時稱王此詩
事初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二 高緯堂

序為可疑也明以為朱傳泛指周王而不專指文王最
為得旨

變雅

讀詩記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
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年十四
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
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
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
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宣王變雅

十一經問對或問宣王賢君也而有變雅者何對曰有物可美有過可規美之所以著其善始規之所以異其有終至于規之而不能改于是乎有刺此雲漢常武之美汚水之規白駒之刺所由作也

矜寡

刊謬正俗小雅鴻雁篇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當勞來安集以周恤之而徐氏讀矜為鰥大失本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三 帶經堂

汚水

同異錄呂氏曰諸侯之于天子如汚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之載飛載止去來不常有必有其故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皆願安寧無肯思亂者况誰無父母豈不顧恤而乃以叛取禍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明按為亂則將累及父母故莫肯思亂也傳以京師為諸侯之父母恐非詩人本旨

鶴鳴

同異錄鶴鳴之詩解者多無定說毛鄭皆以為興求賢詩緝從之言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潛淵或在於渚喻賢者去留不常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擇於朝廷之上宜尚賢而去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礱君德如他山之石可以為琢玉之錯石也

莞簟

詩疏斯于六章下莞上簟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草曰竹簟曰簟疏曰莞蒲一草之名蒲粗莞細竹葉曰簟者以常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四 帶經堂

御南山非追刺幽王

同異錄序云御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歐陽氏駁之曰作詩者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時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其惡于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由而追暴其惡此古人所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皆不通之論也

十月之交

讀詩紀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會

而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
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
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蓼莪

同異錄小雅蓼莪者我匪我伊蒿鄭云莪已蓼然長大
我視之以為匪我故謂之蒿蓋以憂思之深雖物之易辨
者亦不能辨此一說也毛詩本義曰周人苦于行役不得
終養見彼蓼莪然長大者非我則蒿物之茂盛如此皆由
天地生物之功此又一說也嚴氏詩緝曰始生為我長大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五 帶經堂

為蒿莪至蓼然長大之時則非我矣乃蒿也我猶可食
蒿則無用喻父母生我長大乃是無用之悲子不能終養
也此又一說也三說惟嚴氏為當

明按三章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言父母既死身為單
獨之民雖生不如死也

大東四章

同異錄小雅大東之四章言東國諸侯之人主為勞苦以
供王事而曾不見慰勞西方京師之人乃潔其衣服以為
美雖至賤如操舟之子亦衣熊羆至貴之裘私家皂隸之

子亦皆試用于百官之中而祿食為賦役不均而群小得
志如此毛傳云舟人舟楫之人熊羆言富也其說是矣箋
云舟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役使得熊羆也
舟為周此是康成大病宜從毛

笙磬同音

群書補註歸正集鼓鐘之卒章于鼓瑟鼓琴之下言笙磬
同音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後能為此詩古者堂上樂
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
則曰吹笙此瑟受均于笙之証也執鼓管笛堂下樂也商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六 帶經堂

頌言執鼓淵。唱。管聲又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于
磬之証也不然則鼓鐘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同音而
特舉笙磬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語之妙
如此出經書補註

裳華非刺幽王

同異錄序云裳華非刺幽王也然四章之中全無刺幽王意
當是天子美諸侯之詩之子君子皆指諸侯序說不足據
也鄭以裳華喻君葉潯喻臣又以之子為古之明王毛以
君子為先人又以左為朝祀之事右為喪戎之事均屬臆

解

正大雅

釋文自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蹶厥生

同異錄綿之九章曰虞湯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友子曰有禦侮蹶厥生句解者紛。嚴氏曰生有本然之良心蹶首撥動其生意也呂氏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七 帝經堂

曰虞湯質成則化道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則曰是皆諸臣之力耳疏云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以文義攷之當從疏說

克岐克疑

詩疏生民之六章曰誕寔命克岐克疑傳云岐知意也疑識也箋云能爾爾則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然有所識別也疏云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疑三說俱同曹氏曰言其能立也嚴氏取之恐無可據

于豆于登

詩疏生民八章曰印盛于豆于豆于登疏言我后稷得德祭天以道醴盛之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亦名勝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登升之登無。登升之登有。

出王游衍

詩疏板八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也昊天由旦及爾游衍箋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明也常與汝出入往來游衍相從視汝所行之善惡可不慎乎

侯包之學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八

帝經堂

困學紀聞董氏蔡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于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于詩正義隋經籍志云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辰告

詩記呂氏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太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不止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謀也既有大謀以定其命令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審其所敝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速猶

展告周子曰彼以辰告為入告者失其旨矣

言周以別商魯

詩疏雅不言周而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以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商于下既有魯商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維清象舞

同異錄序曰維清奏象舞也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鄭箋以象舞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則為武舞矣呂氏駁之曰武頌言殷勝過劉之事故有武舞維清不言征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九 帝經堂 伐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獨象其刺伐非其義矣明嘗攷之文王之舞名象武王之舞亦名象維清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文德下管象舞所以象武王之武功此不易之解也

錫茲祉福

同異錄周頌列文辟公錫茲祉福思我無疆子孫保之毛傳以祉福為文王錫之鄭箋以為天錫之朱傳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思我以無疆使子孫保之也據序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作則祉福當為文

王所賜歐陽氏本義亦主毛傳

小序

同異錄序曰小序嗣王求助也詩緝云予懲創于往時而畏謹後患矣指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桃蟲之微能翻飛為大鳥不可不防也予未堪耳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群臣其可不助我乎

明按傳云并蜂摩曳也疏云汝等群臣莫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如是我必誅汝是汝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十 帝經堂

毛鄭之言了不可解以詩緝觀之不啻撥霧而見天矣

茶蓼

詩疏良紹章曰其罇斯趙以罇茶蓼疏云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舍人曰茶一名委葉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當是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二草

綠衣序

玉海綠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書郊祀志高祖今天星在角曰天田則農疏曰鄭志答張逸曰高子之言後人釋之是見而祭之 著之詩序本無此文孟子弟子有公孫丑有稱高子之言

趙岐以為齊人高行子子夏之弟子也

六詩

詩經同異錄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董氏以為有聲無詞乃本無之非失亡也然鄭玄孔穎達陸德明皆云遭戰國及秦而亡則知六詩在孔子時不獨有其聲并有其詞矣

酌齊般

全上周頌酌齊般詩中絕無此字而以此名篇何也周子曰此以道其作詩之意云爾遵養時晦言武王因時以成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十一

帝經堂

大業故曰酌數時繹思文武所以賞有功故曰齊凡釋詩者皆用之其義固無疑已獨箋疏釋般皆取美樂之意明竊以為不然般者非般樂之般乃般旋之般也謂武王巡狩而徧乎四岳也朱子集傳曰三者皆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焉爾

樂記樂與重于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旋云武王至而即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故名

焉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歌酌之詩以為節而舞也齊般亦

然又按詩經曰在氏謂酌為武之卒章齊為武之三德為武之六朱氏謂桓齊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微酌與齊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由斯以觀

酌齊般不列于大武之篇而列于周頌之末必非聖人所手定也特為後人所淆亂耳

姜嫄簡狄

容齋隨筆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之句曰從于高辛帝而見于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釁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禋而牛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禋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然如有人道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十二

帝經堂

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駢通那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于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隨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儒辭而闢之者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記不取履跡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非也按漢書毛公述人為河間獻王博士在司馬遷之前數十年謂為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通野而見巨人跡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隨卵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

以古按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可不辨而明矣

烈祖非祀中宗

同異錄商頌那之篇所謂烈祖者乃湯之廟號則此詩為祀成湯之樂歌無疑也小序乃曰烈祖祀中宗太也箋仍之疏亦仍之朱子力辨其非以為此詩求言湯孫亦祭成湯之詩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為商之賢君不欲道之耳明嘗就其詩反覆玩之自始迄終曾有一語及中宗者乎朱子駁之宜矣歐陽本義書上存說非也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魯頌非奚斯作

山堂攷索駟篇序云魯頌皆史克所作閔宮云新廟美其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徒謂魯頌奚斯作誤矣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史克作頌四篇則非奚斯所作明矣

明按詩本義曰魯之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乃請於周而史克作之其非強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遇復土宇脩宮室大牧養之法耳聖人猶不敢遺之

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

不吳不揚

詩疏泮水之六章曰不吳不揚疏云鄭讀不吳為不娛言多士之伐淮夷者不譁譁不大聲也絲衣章不吳不教注引說文曰吳字從口下大今誤作吳魚之大口者名吳音

閔宮

同異錄魯頌閔宮有血傳曰閔閔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開而無事箋曰閔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嚴氏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呂氏皆主毛傳

湯孫

同異錄商頌那之詩曰湯孫奏格傳以孫為成湯善為人子孫也箋文以湯孫為太甲蓋以世次數之太甲于湯為孫耳之二說者皆誤也如以湯為孫則是子孫稱其先祖為孫有是理乎如以湯孫為太甲則烈祀高宗曰湯孫之將殷武亦祀高宗曰湯孫之緒亦可以為太甲乎朱子曰湯孫主祭之時王也此解不揚可以訂毛鄭之訛

和羹

同異錄烈祖之篇曰亦有和羹既飛既平據此詩上文不過且陳祭祀時酒與羹耳初不及諸侯也康成以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失其旨矣總之詩有賦體而鄭以為與有性失之不獨此詩為然也

湯齊

同異錄長發之三章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毛云至湯與天心齊鄭云天之所以命與者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湯而克當天心其說是矣朱傳云湯齊義未詳蓋不以毛鄭為然也予特錄之以補朱傳之缺

事物攷辨卷之第五

毛詩

左

帶經堂

駿龐

黃氏日抄長發之五章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古注云駿大也龐厚也不惟文義不通并與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曰齊詩作駿龐謂馬也晦菴取其說蓋上章為下國綴旒喻也謂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言為下國駿龐亦喻也謂其負戴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可以為喻則綴旒亦何足為喻乎蓋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三禮

三禮

同異錄秦火之後漢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是為儀禮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堂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于是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一 帶經堂

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大戴記八十五篇小戴記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提出大學中庸是為禮記 實四十七篇 明按朱夫子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於是輯家卿邦國王朝之禮付之門人黃幹楊復以成其書名曰經通解

儀禮

杜祐通典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

儀禮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得天下收儀禮歸之咸陽故得不亡

明按朱夫子曰儀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儀禮之為書也于奇詞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于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

禮古經

因學紀聞藝文志古未有儀禮之名謂之禮古經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泰焚書禮之凡于漢者猶有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至宣成之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二 帶經堂

儀禮授受源流

元吳澄三禮叙錄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授東海孟卿授后蒼授戴德戴聖二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闕之餘惟此十七篇為全書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乎

儀禮非曲禮

因學紀聞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曰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是也

卿先生

儀禮疏士冠禮遂以擊見于卿大夫卿生生鄭注云卿先生卿中老人為卿大夫而致仕者

束帛儻皮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三

帶經堂

同上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儻皮注云束帛十端也儻皮兩鹿皮也疏云凡言束者無問脯與錦皆以十為數又云國君用虎豹皮臣聘禮則用鹿皮

三商

因學紀聞儀禮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尚書緯謂刻為商馬氏云日未出及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下達納采用雁

楊信齋儀禮圖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雁注云達通也將欲

與彼合昏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納其采擇之禮用雁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朱子曰下達之說注疏迂滯不通蓋不知下達二字為下文用雁而發也大夫執雁士執雉而昏禮下達自士至大夫皆得用雁亦備盛之意也

三族

儀禮疏士昏禮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謀言旦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

四爵合卷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四

帝經堂

同上士昏禮四爵合卷注云合卷破匏也四爵而卷凡六夫婦各三醕一升曰爵

君答一拜

同上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疏云君答一拜九拜中之奇拜也君子士不答拜此與大夫同故答一拜也

刺草

同上士相見禮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注云刺剗除也

奏陔

同上卿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注云陔夏也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

請射

儀禮圖卿射禮司射請射注云請猶教也衆耦將射司射先執弓挾矢由位東出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乃以左足復物還視侯中將秉矢所以教人進射之威儀也既射遂南面揖降出不從階西徑過堂西必出于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四

帝經堂

新宮

同上燕禮下管新宮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

房中

同上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者也

正鵠有二義

同上大射儀正鵠注云鵠之言較。直也射者所以正己志或曰鵠鳥名正者正也或曰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者為正。鵠皆鳥之捷者

狸首

同上大射儀命太師曰奏狸首注云狸首逸詩曹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其詞曰曹孫侯氏女正其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注云此曹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

擯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六

帝經堂

同上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注云擯本國之君所使出接賓客者也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賢敬之至也

束紡

同上聘禮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注云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疏云周禮司服亦云素紗今之白縛也束紡素紗也

方策

同上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疏曰策是編連之稱方者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版書盡故曰方版也

較祭

同上聘禮出租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使者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較為行始也詩傳曰較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委土為山伏牲其上為較祭饌者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轡之而遂行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七

帝經堂

方明

同上聘禮方明注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賈疏曰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方以為神明之象故名明其神為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類非天帝也

改葬總

同上喪服改葬總注云故墓以他故崩壞故須別處改葬服總者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皆服總三月而除之

復

周上出長禮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獲
降衣于道注云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
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
稱字

祖期

同上士喪禮既夕有司請祖期注云將行而飲酒曰祖
始也詩曰韓侯出租是也死者將行亦曰祖

周官經

困學紀聞漢志有周官經序錄云劉向始建立周官經以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八

帝經堂

為周禮意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眾傳周官經
後漢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
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

周禮授受源流

三禮叙錄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
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
大司樂之章河間獻王王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采遺
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
秘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程

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
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冬官雖闕今仍
其目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公致太平之書

山堂攷索李氏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
太平之書而林碩謂末世遭亂不經之書何休云六國陰
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竊觀六典之書用心至悲非
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陳殷置輔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九

帝經堂

日知錄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
氏曰殷眾也謂眾士也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不敢以廝役待其人
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三卿

同異錄注周禮者有三鄭司農名眾字仲師鄭大夫名
興字少穎皆在康成之先并康成為三此外又有杜子春
馬季長衛次仲賈君景伯皆作周禮訓詁

府史胥徒

周禮疏府六人史有十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注云府治藏史掌書皆官長所自辟除賈疏云胥有才
智為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

奚

同上奚三百人注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
才智者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八材

同上百工飭化八材疏云飭勸也化變化八材注云珠曰
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十 帶經堂

奇衮

同上官正去其淫息與其奇衮之民注云奇衮諸祿非常
疏云兵書有諸祿之人謂諸詐樂出祿角非常也

蠡莩

同上庖人凡共死生蠡莩之物以共王之膳鄭司農云蠡
謂生肉莩謂乾肉

蕭茅

同異錄甸師祭祀共蕭鄭大夫曰蕭字或為蒿讀為縮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杜子春則讀為蕭、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鄭特
注云蕭合黍稷是也茅以供祭之苴亦以縮酒縮涕也明
謂鄭大夫合蕭茅為一事恐非本旨宜從後鄭

三酒

周禮疏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疏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久釀乃熟清酒更久于昔祭
祀用之

帷幕幄櫜

同上幕人掌帷幕幄櫜綴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十 帶經堂

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
帶平帳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皆以綴連繫焉

食玉

同上王府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
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以上天 官家宰

三公不兼師氏保氏

山堂攷索鄭云三公不列其官兼之師氏保氏三公無職
也鄭氏于師氏保氏序官則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
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謂之三公之職下兼師氏保氏之

此說非矣三公上公九命之職也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如曰大夫為之而以公兼之則周公設官為虛名也故曰其說非也

不易一易再易

周禮疏地官大司徒之職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注云鄭司農曰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皆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耕墾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種

圭

帝經堂

同上閭胥凡事掌其比績墾墾之事疏曰凡事鄉飲酒及鄉射之事也此即比較之法凡人有失禮者輕則以饋酒罰之重則以楚撻之

屋粟

同上載師之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鄭司農以布為袍布買絲之布非也蓋布即泉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夫三為屋空田有罰以三家之稅粟民無職事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

貴游

同異錄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疏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也杜子春云游當為猶言雖貴猶學也此說恐未可從

奔者不禁

雲谷卧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此雖無道之世亦無此曾謂周公制禮而有是乎余按古者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語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者草率成昏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也其曰媒氏令會男女既有令者則非苟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踰牆行露之謂哉

國服為息

水鏡集泉府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先儒謂貸萬錢期出息五百不過二十而取一耳鄭司農之說謂民從官借本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如農以粟工以器不取民以所無也受息無過歲十一此說為長

芒種

周禮疏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芒種稻麥也

陽木陰木

同上山虞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疏云先鄭言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後鄭不從以山南為陽木山北為陰木按月令冬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

四鬴

同上康人凡萬民之食鬴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食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疏云計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五 帝經堂
歲之豐儉以為頒祿之多寡大豐年則人四鬴中則三鬴下則二鬴以上皆地官司後

馮相

同上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注云馮乘也乘高而相視之日月所會為辰亦謂之宿謂之次謂之房

配食

周禮疏社稷土穀之神也有德者配食焉如勾龍為后土配社也祀稷以為稷配稷也后土官

四望

同上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疏云後鄭不從先鄭者以禮無祭海之文且山川稱望日月星不稱望也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遙祭之故曰四望

立位同字

同上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即立

門子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五 帝經堂
同上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云三族父子孫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大寶器

同上天府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疏云大王華山之球夷玉東比之璣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九夏

古今考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一王夏王出入奏之二肆夏尸出入奏之三昭夏牲出入奏之四納夏四方賓客來奏之五章夏臣有功奏

之六齊姜夫人助祭奏之七族夏族人侍燕奏之八祫夏祫讀為駭客醉而出奏之九驚夏諸侯射於郊外自外而入奏之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廟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繁過梁

布今考國語金奏肆夏繁過梁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梁皆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梁思文也周禮注云肆遂夏大也言遂于大位故時邁曰肆于時是允王保之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事物致辨卷之第六 三禮 共 帝經堂 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梁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繁過梁為逸詩

古言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過梁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于宗廟豈可用之以享元侯朱子以執競為昭王後詩又云此即周公制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繁過梁蓋逸詩也

明按杜子春日肆夏一名繁昭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梁韋昭從之呂叔玉以繁過梁為一詩恐未可據

門王為閭

周禮疏太史閼月詔王居門閼終月注云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个之位惟閼月無所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閼

內史外史

十一經問對或問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比今之制詰如何對曰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翰林內制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舍人制作即脩撰等官

以上春官宋伯

正月與正歲不同

事物致辨卷之第六

三禮

七

帝經堂

汪克寬禮經補逸周禮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是則正歲正月不同一時明矣鄭注云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歲不知正月之吉始和乃今正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謂始和和之月也若指此為子月則陰氣方盛陽氣尚微厥發栗烈於此方殷果可謂之始和乎要之正月本今正月正歲乃所謂周以子為歲首者也夫自正月讀法至于子月復讀故曰如初若以正歲為夏之正月則如初又何所指乎

明按易氏曰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月
建子為時王之正月建寅為民時之正歲其說本于鄭
氏此所謂訛以傳訛信如此說則建子之月天氣方寒
其可謂之始和乎汪氏補逸可以解從來不決之疑

民自藏兵器

十一經問對或問古之民無兵器奈何對曰甸出車一乘
凡田兵戎盾旗物鼓鐸悉脩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
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可見兵器民自藏
之耳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文

帝經堂

龍駮

周禮疏庾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
為馬鄭司農云月令曰駕蒼龍是龍為馬也

具區即震澤

周禮疏職方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疏云具區即震澤一也浸可以澮澮
稻田者也以上皆夏官司馬

司寇

同上鄭注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

則故魯與晉皆有司寇後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
造有名司政者矣有云攝理者矣

象胥

同上象胥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蓋有才智者也疏
云象胥傳南方語於中國則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
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

判書

同上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訕云判書半分而
合者也即贗劄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文

帝經堂

罪隸

同上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鄭注云鄭司
農曰凡坐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入於舂人藁人之官
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明火明水

同上司炮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
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及共明水注云夫遂陽燧也鑒方諸
也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

天鳥

同上碧蘇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也服書十月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明按此一節近于師巫邪術恐非周公之語斷為疑經

庶氏以下十一官

黃氏曰抄自庶氏至廕氏凡十一官皆主殺害禽蟲恐無此理以上皆秋官司寇

大半兩

考工記重三錡疏云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為大半兩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示

帶經堂

皋陶

周禮疏釋人為皋陶注云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

肉好

同上好璧孔也呼報反肉柔又柔育二反

勾股

十一經問對或問勾股者何對曰勾股以御深高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算數之極致也

考工記非博士作

困學紀聞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山散屋壁間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與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或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博士作可知

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至

帶經堂

明按易氏曰考工記非周官也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常旗旒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

大戴禮

山堂攷索朱文公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做禮記然尚有零星好處在

明按吳草廬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名德刪為八十五篇小戴氏名聖又損益為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

古書僅存

因學紀聞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僅存者三子之力也

采齊肆夏越行文誤

同異錄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越以肆夏又云步中采茨越中肆夏惟王藻及周禮皆誤作越以采齊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未嘗讀大戴禮及儀禮經傳通解者以周禮及王藻為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學書四篇敬身第二十條亦引王藻文愚自恨苛小標題不事物攷辨卷之第六 三禮 主 帝經堂

合因仍舊註朱文公雖改正于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于大戴之注明言王藻周禮文誤而王藻周禮之文如故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越如今之注疏于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越行二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三禮

曲臺雜記

鄭樵通志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射宮后蒼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即今之禮記也

大小戴

十一經問對或問孔門弟子所記而曰戴禮者何對曰漢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一 帝經堂

宣帝時后蒼最明禮曾講禮於曲臺戴德戴聖皆其弟子也德所刪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聖所刪四十九篇號小戴禮即今之禮記

禮記雜出記錄

禮記疏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孔子沒諸弟子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之由共述所聞以為此記至於緇衣是公孫尼子作月令是呂不韋所脩王制為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但其餘諸篇未能盡知所記之人耳

禮記多出孔門弟子

山堂政索程伊川先生云禮記多出於孔門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諸儒之王制仍博採名儒釋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經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禮運禮記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

非禮書者七篇

山堂政索漢興諸儒搜採於脫畧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二

帝經堂

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矣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曲禮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書古之樂書也若乃檀弓呂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大學表記等篇可謂之禮書乎可謂之樂書乎非禮書而謂之禮記無怪乎學者之疑也

曲禮

十一經問對或問篇名曲禮者何對曰先儒以為委曲教人之事一說謂后蒼講禮於曲臺其弟子所記乃曲臺所聞故以曲禮冠於篇首以明曲臺所講之禮

明按曲禮所載皆是小學之事當以前說為正

恒言不稱老

同異錄禮記疏曲禮恒言不稱老注疏有二說注云廣敬者蓋老是尊稱孝子不敢妄自尊大因敬親而并敬他人故不稱老或曰自稱老則父母愈老恐感動其心故不稱老明以謂宜從後說陳注坊記父母在不稱老云懼傷親之心以為益老也

席間函丈

禮記疏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閒函丈注云非飲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三

帝經堂

食之客謂講問之客講問宜相對客丈足以指畫也王肅云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容丈也改丈為杖似是而非或曰兩席中間相去一丈則又太遠恐非講席所宜文王世子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聞三席古者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中間容三席之地則相去共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以經解經群疑可釋

問人

同異錄禮記疏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筍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注云問猶遺也未甚明白疏云有事問人必

有物遺之以表其意得此語意方足

職方

禮記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此九命為三公更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者也職方專主東西二方之事

季武子杜氏不知禮

逸志集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敗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方子曰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于人之階下二子皆不足為知禮其稱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四

帶經堂

古不脩墓

同上禮弓防墓崩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方子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天理也父母之棺慨然暴于人而不脩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烏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謂墮于五父之衢亦然

禮弓文不可信

五經稽疑禮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一章斷不可信孔子

大聖人也豈有不知父墓所在必待母沒之後始問於耶曼為父之母而後得合葬乎此說甚誕疑漢儒之好事者為之也

伯氏不出非誤

困學紀聞禮弓申生辭于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胡澹菴銓謂狐突事晉未嘗出此云不出記禮者誤也愚攷晉語申生敗翟于稷桑而返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于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攷此非記之誤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五

帶經堂

士有誅

禮記疏禮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貢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貢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注云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誼即今之行狀也士生無爵死無謚貢父有謚失禮甚矣

比御而不入

注免寬禮經補逸禮弓孟獻子禪蹕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鄭注云御、婦人也杜注謂從政而御職事集說取杜注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及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始御內獻子當御而不御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矣

子夏長明節

遜志集禮弓子夏畏其子而畏其明曾子弔之一節朋友有過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詞倨而慢曾子之言慈而謹

遺五字

困學紀聞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六

帶經堂

則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禮弓無吾將安杖句或謂劉美中家古本禮記與家語同

明按吳氏曰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乃負手曳杖逍遙于門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然豈有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自稱乎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乎其妄三也此文本出家語而記者採之無識甚矣說者又以萬世王祀為應何其陋哉

禮弓誤字

容齋隨筆禮弓吳優陳太宰詔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記禮有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詔問之乃善

其嗟也可去

橫浦日新禮弓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歛識中道必於此求之

原壤一章為疑經

同異錄原壤之母死一章斷為疑經夫莊生墨氏之流視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禮

七

帶經堂

堯舜為批糠齊死生于一致率天下而入于無何有之鄉者也原壤母死而歌比之莊生墨氏殆又甚焉尤而效之不至離而君臣去而父子陷其身為名教之罪人不止夫子于其夷俟且以叩脛責之鯀首一首其罪什百於購路乃獨以其親故而恕之畧其大而責其細此豈聖人之言哉皇氏曰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小節為此說者其疑誤後人不淺削之可也

伯有四

同異錄王制八伯各以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周子曰伯之名有四五等之爵伯在公
侯下一也每一州設一伯入天子之國則曰牧謂之方伯
二也殷之州長曰牧又各設二伯以贊助之侯伯皆三
也王制所云天子之老乃畿內二伯即書所謂陝以東旦
主之陝以西與主之四也然則畿內二伯之權蓋又重於
八伯矣

明按春秋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曰畿內之州不置伯
有卿遂之吏主之左傳言五侯九伯者此擬畿外而言
其實無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八

帝經堂

三監

禮記疏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于方伯之國三
人疏云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祿視諸
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周官所謂立其監是也監謂其地
其政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為武庚也與此別

巡守

同異錄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注云天子以天下為家時
一巡省之五年一巡守者虞夏之制也疏又云堯典云五
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蓋唐虞之制如此至夏殷之時蓋六

年一巡守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則又與
夏殷異矣

器械

同異錄王制器械異制注云器械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
同故攷工記云若粵之用鈔胡之用弓車是也或曰器械
名也械謂兵器亦通

三义

禮記疏王制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周禮一宥
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九

帝經堂

左道

禮記疏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疏云漢書右賢左愚右貴
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道如巫蠱及俗禁是也

引年

禮記疏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方氏曰引其年之高下
以為禮之隆殺

鮮羔

同上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鄭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
詩云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羔謂祭司寒也然下云先

薦寢廟恐非祭司寒之神

群鳥養羞

禮記疏月令群鳥養羞季注云羞所養也養者不盡食也疏云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

七騶

同上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季注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稅者辨其貴賤之等級也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各有騶則六騶也又一人總主之并六騶為七

明按天子六馬一曰種馬二曰戎馬三曰齊馬四曰道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體 十 帝經堂

馬五曰田馬六曰萬馬

明堂本河圖之位

元汪克寬禮經補逸明堂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於河圖之位也帝出乎震東方也於時為春陽其於色也為青故春堂名曰青陽以木德王也相見乎離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夏堂名曰明堂以火德王也勞乎坎正北方其色玄萬物之所歸也故冬堂名之以水德王也左右之堂名介以其介於四隅也中央堂太廟太室猶河圖之中宮也四季十八日天子居焉以土德王

也蓋以其為大饗之所故曰太廟然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是萬物成形於帝也饗帝而以父配之以人成形乎父也故季秋物成之時大饗於是焉至堂之覆以茅上圓下方此法天地之象也堂有四戶八牖總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倍河圖之數而各虛其一為中宮又與四時之節氣各有合也然則聖人制器尚象動可為憲於此推之可見矣

陰厭陽厭

古言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陰厭陽厭求神無定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體 十 帝經堂

在也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于與也陽厭于屋漏也與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享祝而將去歟其來自陰也其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況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

之祭始備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脩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倫於陽厭徐於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出而後陽厭也

與齡

黃氏曰抄文王世子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夫年齡無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主 帶經堂
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

胥鼓南

同異錄文王世子胥鼓南疏云南夷之樂曰南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曰胥鼓南今按周禮掌教夷樂惟旄人主之絕無大胥鼓南之文疏乃牽合為一事非也且夷樂亦恐非所以教世子者張氏曰南二南也大胥以鼓節之為鼓南詩云以雅以南對雅言則其非南夷之樂可知矣

釋其與釋菜異

禮經補逸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月令云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釋菜以蘋藻釋奠以牲幣二者之輕重不同也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學政釋菜用於大學始教之時用於入學習舞之際用於立學興器之後胥專為先聖先師之祭此其僅見於學宮正所以師事之也至若古之釋奠施於學宮者雖曰始立學者以之出征師還以之四時詩書禮樂之官以之然或施之社廟或施之祖廟太祝甸祝皆得而用不專於先聖先師而止此其難見于群祀乃所以神事之也釋奠禮同而釋菜禮實專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主 帶經堂
焉苟徒舉釋奠而廢釋菜是使尊禮先聖先師之祀特與群祀等耳愛禮者可無辨哉

先聖先師

禮記疏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注云先聖若周公孔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也

四輔

五經類編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師保疑丞即下文所謂四輔也疑者蓋有疑即問之意今時文引用

旁加二點誤以為凝丞矣

明按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
左曰輔右曰弼蓋四隣即四輔也

禮運非孔子語

國學紀聞胡致堂曰禮運子游作呂成公亦曰蟠賓之嘆
前草疑之以為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充舜為
湯為小康此老冊墨氏之論

三古

禮運疏伏羲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古

帶經堂

古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繫辭傳云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
又為上古

夏時坤乾

黃氏日抄禮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夏時夏四時書名坤
乾殷陰陽書名以坤為首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藏者
指此

玄酒

禮記疏禮運玄酒在室疏云玄酒水也古無酒以水為之

以其色黑故謂之玄酒祭時貴重古物故陳於室內

合莫

禮記疏禮運君與夫人文獻以嘉禮饗是謂合莫注云莫
虛無也孝經緯云上通無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
之間也

明按黃氏日抄云合莫謂以此精誠而求神於冥漠之
間也陳注亦以莫為冥漠

匹士

禮記疏禮記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古

帶經堂

據疏云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
人稱匹夫者惟與妻偶耳

升中

同異錄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注云以天下太平故鳳凰
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生陳氏云王者巡狩所至升進此
方諸侯平成之功以告於天視古注更明白

月生於西

同異錄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
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陳氏云君在阼階以日生於東從

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於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然不言月生於西之故明按疏云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有月輪也生旁有微光也若前月大則二日生魄蓋月之有光自西方始故曰月生於西也

明按本鐘集曰日月皆自東而西月生於西者以人所見新月自西故以月生於西言之

肆夏當為陔夏

同異錄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肆讀為陔蓋周禮云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為陔夏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素

帶經堂

陶匏

禮記疏郊特牲選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疏云陶瓦器以薦蕘醢之屬匏酌獻酒祭天尚質故酌以用匏為尊皇氏以匏為盛牲牢之具其說非也

先嗇司嗇

同異錄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報司嗇也注云先嗇神農司嗇后稷也明以為八蜡皆祭田野之神也最后稷不當與田野之神並祭也疏云先嗇司嗇並是一神其亦

知注之非而為此說歟

先嗇司嗇亦非一神

八蜡

同異錄郊特牲八蜡當以經文為正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禽獸七坊八庸康成以貓虎當禽獸又去百種而列昆蟲非也王子雍不數昆蟲而分貓虎為二又何可據乎

魚去乙

俞琰席上腐談內則魚去乙注曰為不利人也乙魚體中骨害人者爾雅鰕魚有骨若乙在日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故去之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素

帶經堂

明按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內則所云去乙統凡魚言之似不專指鰕魚則去乙之為去腸明矣鄭說非也

繭袍絢褶

禮記疏玉藻繡為繭褶為袍褶為絢帛為褶疏云繡新綿也繡雜繡與舊絮也絢有衣裳而無裏今之單衣也褶有表裏而無著實今之夾衣也

明堂位之謬

山堂攷索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

負斧依南面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愚竊以為不然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書繼以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諸王邦之蔡書但言命之於王而後封仲於蔡何嘗負展南面而踐天子之位哉當其時公但攝政耳群叔且有不利之言使果踐阼而朝諸侯則豈止群叔言而已哉

明按陳氏曰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公朝諸侯為天子非也此記者之妄而鄭氏曲徇其意以注之其得罪於名教大矣

事物紀原卷之第七

三禮

禮

帶經堂

魯僭天子

同異錄明堂位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王氏曰以愚觀之成王未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嚭請郊社之禮於平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於明堂位之說歟

為祖母後

禮記疏喪服小記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疏云此言嫡孫承重之服嫡孫無父而祖父已卒而又遭祖母喪則

為祖母後服三年若祖父在則仍降期而已

絕族無移服

同異錄大傳絕族無移服陳氏曰此釋四從兄弟無服之義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總麻至四從則族屬既絕無延及之服矣

婦人無手拜

禮記疏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注云肅拜婦人拜也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止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之拜受君賜與為尸俱肅拜為喪主則轉袖無手拜之禮也

三禮

九

帶經堂

君子不食國腴

同異錄少儀君子不食國腴注云國與泰同謂大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疏云大豕亦食米穀其賜與人相似故不食自注言之不食者惡其穢而不欲食也自疏言之則不食者為其似人而不思食也以理度之宜從注

護聞

五經類編學記足以護聞不足以動眾護字從雙與小字同今時文引用誤以為諧諛之說矣

先河後海

同異錄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此一節解之者皆以河為源海為委而未能曉暢注云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終成不測明嘗取而繹之河源出崑崙其始才可盪觴耳及其奔流至海則極其浩瀚而莫可測是原小而委大也故祭川者有先後之分焉君子之學由夫婦居室之恒而造乎參贊經綸之大亦若是焉斯已矣

子諒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辛

帝經堂

禮記疏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疏云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

昭蘇

禮記疏螽蟴昭蘇疏云螽蟴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矣今復得活似暗遇曉死而更息也

耐

禮記疏樂記故人不耐無樂疏云古以能作三台字今能字皆作耐字而別作三台之台是今變古也

升

同上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注云八十縷為一升

孝哀

同上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疏云卒哭以後為吉祭吉祭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詞云孝也喪謂虞以前痛慕未申故稱哀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祭法倒置

五經類編郊禘祖宗之說祭法所載皆倒置其文蓋郊以始祖配天而祖為有功之祖則郊在祖之前明矣按顓頊前乎嚳虞何以郊嚳而祖顓頊顓頊前乎鯀虞何以郊鯀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壬

帝經堂

而祖顓頊契前乎冥殷何以郊冥而祖契注疏辨之甚詳今時文中每用郊嚳祖顓等語未知記禮者之失於倒置也

相近

同異錄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氏改相近字為祈禳方氏謂孔叢子作祖迎張橫渠讀如字蓋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以為祈禳祖迎者非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同異錄祭法舜勤衆事而野死疏曰舜征有苗乃巡守

方而死蒼梧之野王氏鄭氏皆從之陳可大曰巡守而崩也死於蒼梧之說斷不可信

孔疏之誤

同異錄祭法鯀鄩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孔疏云鯀被殛殛死於羽山亦是微有功於人故得祀之又世本云鯀作城郭是有功也夫鯀之治水至於九載無成而名隸四凶之列尚得謂之有功乎且下文云禹能脩鯀之功是祀禹非祀鯀也如孔疏所言於文義為不通矣

祭日月有分有合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主

壽經堂

禮記疏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凡祭日月之禮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此二祭日與月分祭於二處夏至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四也此二祭合祭日月於一處

三老五更

陳祥道禮書祭義祀三老五更於太學鄭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三辰五星之

象漢志以行尊年高一人者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晉以王祥為五更則其為一人可知

明穆祭豈獨斷以五更為五更者老人之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皆非也

周四學

徐氏集註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庠庠也陳可大曰四學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瞽宗周辟雍也陸氏曰周立四學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不在四學內三說之內陸氏為優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主

壽經堂

五經

禮記疏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疏云五經即五禮人所常行者也按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

時祭異名

周上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此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禘為殷祭詩云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

名

引易之誤

禮記疏經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疏曰此易繫辭文也今繫辭無之或曰此三句出易緯連山歸藏之辭

無似

同上哀公問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注云無似猶言不肖陳注云無似言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給奪慈仁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書

帶經堂

禮記疏仲尼燕居子曰給奪慈仁疏云提給之人貌為恭敬似乎慈愛寬仁而行實背之孔子恐其以偽亂真故以為戒蓋為子貢言之也

無非教也

同異錄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注疏皆言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人君當奉行以為教令陳氏駁之曰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天以四時為主而其用則有風雨露天道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矣地以承天之神

氣為主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霆流行於兩間而庶物潤之以露生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矣由陳氏之說觀之則知天地之教即是時行物生為飛魚躍在、皆道觸目可通之意謂人君奉行為政教者失其旨矣

有欲將至有開必先

同異錄禮記疏孔子閒居有欲將至有開必先疏云有欲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有欲信如此言是聖人果有利天下之心也明以謂奉行天討誅暴救民湯武之事乃不得已而為之曷嘗以王位為可欲而急於放伐哉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書

帶經堂

所謂者欲如陳氏所云意所欲為者是也蓋弔民伐罪天必開發其兆預生賢人以輔之也孔疏之說亦淺之乎窺聖人矣

外舅姑

禮記疏坊記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云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節以壹惠

同異錄禮記疏表記謹以尊名節以壹惠張子曰忠當作

惠人之名不可浮於實故制謚雖以尊名為義而賜謚則以一德為宜也明竊以為不然注云宜讀為一惠猶善也先王論行為謚使其聲譽可尊然聲譽雖有衆多特以其一大善者為謚耳如此則無改字之嫌而文義亦順

諾責

禮記疏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以怨言以物許人而不與以至被責於人其責小已不許也言最初不許而人怨之其怨小是故輕諾寡信君子戒之

不倡游言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圭

帶經堂

禮記疏緇衣大人不倡游言疏云游言浮游虛漫之言也大人出一言則民皆師法故在上位不敢倡為無根不定之詞恐人則而象之也

喪主

禮記疏奔喪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疏曰此一節論主喪之事父在父為主者言子有妻子之喪則父為之主子不敢專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言各自為其妻子之喪主親同長者主之者言同父母之兄弟死則推長者為主也

不同親者主之者言從父昆弟則彼親者自主之也

難斯

禮記疏問喪親始死難斯徒跣注云難斯當為并繞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并繞括髮也陳傳云并骨并也繞髮之緇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

皇姑

禮記疏服問傳曰有從輕而之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注云皇君也陳傳云皇姑公子之生母恐嫌女君故加皇字以別之庶子之妻為庶子之母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圭

帶經堂

竿剪不紉

同上問傳父母之喪竿剪不紉注云竿下蒲筴也以蒲筴為席筴字但剪之使齊而已不編紉其頭而藏於內也故曰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踣踊

禮記疏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喪失其群匹越月踣時焉則必及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踊焉踣踊焉然後乃能去之注云踣踊不行也與踣踊

深衣吉凶通服說

文信國公集愚嘗參攷經傳傳采旁証而知深衣雖言服而亦可通於凶事按禮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淚注云深衣練冠凶服之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用喪服故變為深衣以受弔則深衣雖謂之喪服可也又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塋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鵠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服矣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又按雜記大夫卜宅與墓日有麻衣布衰注云麻衣白布深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冠

帶經堂

深衣之制

禮記疏注云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屬深衣則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自天子至庶人皆服之

中

徐氏集注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陳傳云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如駝形一角而

歧蹄或如皮樹亦獸名皆刻木為之高一尺五寸大夫以兕士以鹿此乃士禮則鹿中也

蓬戶甕牖

同異錄儒行蓬戶甕牖疏云蓬戶謂編蓬為戶一說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謂牕圓如甕口也又一說以敗甕為牖周子曰前說是也陳注取之

毋不拜子

禮記疏冠義見於母曰拜之疏云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以奠酒脯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冠

帶經堂

三終

禮記疏鄉飲酒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注云工樂工也疏云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為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二泰每一篇為一終也主人獻之謂酌酒以獻工與笙人也間歌三終間代也謂堂上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

先歌魚而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闕則笙吹鶴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自此之後工告樂俗而遂出矣

雙相之圓

困學紀聞射義孔子射於雙相之圃一節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疑不出於聖人特門弟子逆料聖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主

帝經堂

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言也明按此一節斷為疑經攷之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皆豫選以充不聞臨時揀擇豈大聖人之所為獨有異於人乎是可疑也

燕有四等

禮記疏燕義正義云燕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而燕飲以樂之二也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三也四方聘客至與之燕四也此皆諸侯之燕禮王燕禮今亡

乎尹旁達

同異錄聘義乎尹旁達注云乎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之采色也又云乎或作晏乎或為扶說書不通因而改字此康成大病陳氏曰乎信也尹正也乎尹於中旁達於外也最明白曉暢

四制

同異錄喪有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黃叔暘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庶此四者則人質盡矣故記者以是終焉

事物攷辨卷之第七

三禮

主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太倉周象明懋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春秋

讀春秋法

春秋同異錄讀春秋者必先取聖人作經之意而深體之則大綱立矣大綱既立然後眾目可得而際也夫春秋何為而作也哉春秋一書孟子以為天子之事莊子以為道名分董仲舒以為禮義之宗文中子以為春秋之於王道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一

帶經堂

乃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周子以為正王道明大法邵子以為孔子之刑書伊川以為聖人之用胡氏以為傾否之書要而論之則皆聖人道人欲存天理之事周自王迹既熄天子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臣弑君子弑父者史不絕書三綱淪九法斁矣然則春秋所記載者大抵皆亂世之事也二百四十二年間非無彼善於此者然於予之中皆寓夫奪之之意筆削則削隨事立義因物付物若化工然綜其大旨不過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墜如是而已此孔子作春秋之大綱也嗟乎世無孔子則春秋

之天下幾何不胥化而為禽獸也哉朱夫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如徒舉一偏之例一曲之說以為聖人之書法在是烏足與論作經之旨哉

春秋取名

通志或謂春秋之名取實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讓一敗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故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

仲尼之前有春秋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二

帶經堂

山堂攷索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國語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左氏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仲尼之前蓋有春秋之名矣褒貶之法自仲尼始前此皆編年之書也既曰編年安得不舉四時以為名哉

九月成書

通政論春秋言夫子作春秋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脩以為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易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也

明按班固七略無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

聖人之用

語錄程伊川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律法之有斷例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

孔子刪書

山堂政索邵康節先生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錄其功後貶其罪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三 帶經堂

道名分

困學紀聞春秋以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罰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強而威福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明天理正人倫

同上明天理正人倫莫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弟行

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卻弔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於清會於榖而亂賊之黨消矣

非春秋本文

通攷孔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皆自三傳取出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鄆左氏以為鄆公穀以為微不知夫子所書者曰鄆乎曰微乎會於厥慝公穀以為屈銀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慝乎曰屈銀乎然此特名字之訛耳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四 帶經堂

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穀於襄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夫子雖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不書而謂夫子自書之決無是理也左氏於哀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者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

師亡而增書之者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

三傳授受源流

通政漢初說春秋者有公羊穀梁郭氏夾氏四家王莽之亂郭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為之解左氏傳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師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五 帶經堂

公羊善識

通政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傳其子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傳其弟子胡毋子都其後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行鄭玄曰公羊善於識故休之注引識為多

五始非褒貶之要

正義說公羊者曰元有氣之始春有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有政教之始公即位有一國之始是謂五始此非褒貶之要特史官紀事之體耳

穀梁

通政應劭風俗通義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康伯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倣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日字誤作曰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六

帶經堂

日知錄穀梁宣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贊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日潞亦秋見名也宣公十五年晉人滅之

三科九旨

通政春秋公羊疏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名或云徐彥撰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止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一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明按公羊傳疏宋氏說春秋言三科九旨與公羊絕異
以為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
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六曰天子
七曰畿八曰貶九曰絕合兩說觀之宋氏之解優於何
矣

春秋通旨

吳萊集宋德安之遺有趙先生者名復字仁甫北至燕出
春秋胡氏正傳訓其徒又有摠貫條例証據史傳之文二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七 帶經堂
百餘章名曰春秋通旨陳氏曰其大綱本於孟子而微旨
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說春秋者宗之

三傳得失

春秋同異錄左氏雖後出而曾見國史故紀事則密而談
理則疎公穀雖同出一師而未見國史故談理則詳而紀
事則畧蓋短長互見不可以優劣論也後之學者於事蹟
則信左氏於義理則宗公穀去其不合於春秋者就其合
於春秋者其於聖人作經之意夫亦可以熟識其指歸矣
左氏非丘明

季彭山春秋私攷序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
之左氏最後史稱左傳漢初出於張蒼本無傳者蓋蒼自
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算律而仕漢為
淮南王長相者十四年得非蒼棄暇自與其徒綴拾所聞
而作此書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耐
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左氏語皆及之類
非戰國以前文字也淮南地戰國時入於楚蒼之門客必
多楚士彼蓋習聞楚有左史倚相因謂能傳其學而遂以
傳名左耳黃裳說春秋謂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八 帶經堂
朱子亦嘗言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又云
左傳是後來人做其知此款然則左氏楚彥也非魯君子
左丘明也

左傳非得於河間獻王

刊謬正俗蔡南間曰北平侯張蒼獻左氏傳從誰得之董
勛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篇悉從河間獻王所得也按許
氏說文解字序曰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本以
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凡書無所不觀孝文四
年為丞相百餘歲孝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乃景帝之子

校其年月相去甚遠非獻王之所得明矣

左氏有三病

國學紀聞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紀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三事

左氏非受經于仲尼

春秋私考序杜預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愚以為不然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左氏誤以為修而凡雜記傳出之事于經不合者不得不強為之解矣謂左氏受經于仲尼豈不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九

帶經堂

左氏非丘明辨

通志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三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矣至唐啖助趙匡獨以左氏為丘明之弟丘明乃史佚避任之弟左氏集諸國語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匡曰左丘明乃孔子以前之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今以左傳之事質之則知啖趙非妄也左傳中紀韓魏智伯之事

又舉趙襄子之事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沒之後其為六國時人無疑矣

明按程伊川先生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攷又云左氏可信否曰不可盡信其可信者耳

外傳

通攷巽岩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採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精華作春秋傳而先所採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詞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十

帶經堂

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特為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明按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班固志亦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今攷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同異文體亦不倫陸淳以為非一人所為斯言得之

記事必具四時

山堂攷索春秋正義史之紀事一月無事必空舉月一時

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其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書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

經傳脫誤

春秋纂例啖子曰曼五之下必知脫月字郭公之下必知有字四時不具者亦必知是脫其餘不可得而詳也左傳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土

帶經堂

事迹倒錯者甚多文十二年傳言杞伯請無絕婚當在成八年襄四年夫人如氏薨傳曰不殯于廟無絕不虞宜在定十五年如氏卒下吳侵陳傳云延州來季子帥師計此子幾存亦近也此傳當在前數十年如此類甚多不可備載矣故知誤也

舉趙子曰經傳不同有以音相近而誤者味茂潛參之類是也有字義同而文異者帥率剋克之類是也有穿鑿改易者裂繆君氏之類是也有字體相似而致誤者結結嘉喜之類是也有義類致誤者及會侵伐之類是也有端然而誤者衛俘戈氏之類是也凡若此類當改其有理者而

正之如三傳悉無別義當從左氏為左氏多說事迹恐在公穀前也

黜周王魯之誤

同異錄山堂攷索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則號不改矣為公羊之學者乃以黜周王魯為春秋宗旨悖禮傷教罪莫大焉若春秋果黜周而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和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

春秋

土

帶經堂

明按何休之注公羊是春秋之罪人也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注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是以王正月為王魯也盟蔑傳注又云春秋王魯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貶之法明以謂春秋道名分之書也傳云天無二日辰無二王孔子傷天下之無君故託始於隱公以寓一王之大法以正千古之大倫况平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乃以秉禮之國加之天王之上豈孔子正名定分之意乎春秋以王正月為平王之正月而何休以為非平王

也隱公也其在平王春秋則尊之而何休則無之其在
隱公春秋則公之而何休則王之名曰翼經實同傳聖
不力為之辨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後世而莫之禁矣故
曰何休之注公羊是春秋之罪人也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疏元始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
故稱正月年則魯公之元年春則周王之正月見周之正
朔猶行於天下也服虔何休皆云春秋每月書王以統三
王之大禹成湯也夫以周室之臣民傳夏殷之舊主是重週
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故以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王二月王三月為
夏殷之王皆非也
春秋 主 帶經堂

明按鄭瑗井觀頊言曰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
冊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為言極好蔡九峯陳定宇各主
一說覺有所碍終不可通此說足為前輩解紛朱夫子
答吳晦叔書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
亦有所本矣明竊以為不然大抵兩說並立有一是必
有一非無依回兩可之理也商周正朔以為時月俱改
者是以為不改時月者非模稜之解恐不可用

春王正月

呂東萊集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授禹正月朔
旦受命於神宗書載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詞
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
類何歟曰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
知有王則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
加一詞則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仁禁亡替亂
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
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
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終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主 帶經堂

左傳分句

同異錄左傳疏隱元年傳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云中融外洩各自
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詞傳畧而言之也據此則公入而
賦宜為一句今人皆誤讀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東萊集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數焉
故夫婦之典實天所叙而幽禮則五禮之二也昔皋陶爲
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者蓋天降生民
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此而已平王居僻之位乃使
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皋陶之位乃奉王命而賵之舜
與皋陶所共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夫婦之典
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
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五

帶經堂

作也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蓋謂以天王
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
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敗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此
顧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明按是補之雖助集曰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在葬
後宜有之也乃仲子未薨無故而歸之以賵此爲侮耶
訕耶抑他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夫歸賵在元年七月
而子氏薨於十二年十二月或言年月皆誤安知非策
牘脫亂而傳忘夏五之疑後世又信傳而不核其真歟

盟於石門

左傳注評測義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
門陳傅良曰外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
而天下始多故矣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
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葬宋穆公

黃氏曰抄隱公三年葬宋穆公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
立穆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遂弑與夷左
氏以宣公爲知人公羊則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木訥趙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共

帶經堂

氏曰分義天下之大開也故非朱均則克舜不苟遜蓋非
不賢而禹傳啓杜亂源也隱公欲遜桓而亂吳王將遜札
而亂宣穆再遜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始定襄公又欲遜
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愚按本訥此說爲萬世無戒
也其意與公羊公同要之左氏之說亦有不可廢者蓋宣
公遜穆公穆公終以遜宣公之子穆公不可謂非賢宣公
不可謂不知賢其後馮之弑逆罪在馮耳雖曰春秋責備
賢者豈可盡沒其賢而加以始禍之惡名哉且謂宣穆再
遜而再亂亦未當其實宣之遜穆初未嘗生亂穆遜場公

始為亂耳

傳疑

古言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為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為孝公之妾桓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為是公羊以子氏為隱母穀梁以為隱公妻要是也元年秋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期二月十八日

周鄭交質

雞肋集隱公三年周鄭交質無王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事物攷辨卷之第八春秋

春秋

卷

常經堂

王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君子之言也

矢魚

困學紀聞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朱文公曰據傳云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也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據淮南子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明按齊履諫春秋諸國統紀云矢公穀皆作觀左氏作陳魚而觀之公羊又言千金之魚公張之春秋不謂之

張魚而曰觀魚者內辭也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或曰矢即矢繳之矢今之標魚也

螟

諸國統紀隱公五年秋螟螟蟲災也按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謂之災物反其常謂之異二者魯皆脩書諸國惟異則書之故周書宣榘災晉書沙鹿梁山崩齊書大災一宋書災二大水一隕石一鵲退飛各一雨蝻一陳書災一宋書陳鄭同日災一皆災也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闕天下故於內外所書如此事物攷辨卷之第八春秋

春秋

卷

常經堂

姓氏

春秋疏隱公八年無駭卒傳疏曰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昨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與賜姓曰姁命氏曰陳同也姓者生也下及百世此姓不改其傍支別屬各自為氏姓同而氏別也

桓公

同異錄禮諸侯不再娶再娶不得稱夫人惠公以孟子為元妃以聲子為繼室有子而長國之福也信手文之祥再娶仲子固已開禍亂之端矣隱長桓幼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正也隱欲讓桓非正也公羊以為桓幼而貴隱長而卑
子以母貴其說左矣夫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用師於宋連
兵於許業與齊僖鄭莊方驅並駕不聞有敗德焉羽父始
以殺桓求媚終以弑隱逞志桓公與聞乎故據其國而有
之此其惡固王法所不赦也當時方伯連率未嘗有聲罪
致討者春秋於此有遺憾焉

滕子來朝

朱子語錄桓二年滕子來朝伊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
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則貢賦少而力易供此說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尤 帶經堂
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側室貳宗

左傳正義桓二年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疏云正室適
子也側室眾子也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

突歸於鄭

黃氏日抄桓十一年突歸於鄭忽出奔衛初祭仲為莊
公娶鄆曼生世子忽又納宋雍氏女曰雍姑生庶子突在
公卒忽嗣立是為昭公宋莊公誘鄭權臣祭仲執之使廢
嫡立庶突是宋之外甥於是突入而忽出奔伊川曰忽之立正也

不能有其位故不爵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愚謂鄭
莊伐王大逆不道身死國亂者二十五年孰謂天道無報
施哉

明按公羊傳以祭仲為知權以為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夫變而不失其正是之謂權反經則非權矣祭
仲擅行廢立反覆不臣亂人之國而以詐謀取濟安得
謂之知權者哉

夏五

黃氏日抄桓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夏五傳疑也胡氏曰疑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尤 帶經堂

而不益見聖人之謹也孫太山胡安定皆曰聖人專筆削
豈不能刊正後人傳寫脫誤耳或曰夏鄭伯使其弟語來
聘盟五字為美亦通愚謂合從

周公黑肩

雞肋集桓公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
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
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搆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是補之曰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克辛
伯告王而殺之其罪當矣傳乃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

公弗從故及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罪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為惡而及禍豈但不從前諫之咎耶傳意非也

莊公

同異錄禮云父母之仇弗與共戴天莊公之與齊襄父仇也父仇一日不復則不可以為子子不可以為人乃釋怨忘親昧復仇之大義不惟不欲報之且辱德之羞惡之心漸滅盡矣故春秋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築王姬之館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禚則譏之享齊侯於祝丘則譏之公及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主

帶經堂

齊人得於禚則譏之姜氏如齊師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防於穀則譏之又如齊如莒則譏之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莒則譏之何譏乎爾譏其不知有復仇之大義而以怨為德也夫莊公在位三十有二年享國最久一旦身死而子般被弑幾至亡國攷其厲階則皆起於天理之不明與宗嗣之不定後之有國者其亦以是為殷鑒而可哉

有蜚

黃氏曰抄莊公二十八年秋有蜚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大疫公羊注曰

臭惡之蟲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所宜有書有者紀異也

閔公

同異錄君子讀春秋至莊閔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曰釀武閔之禍者莊公也莊公二年夏春秋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之得兵權自此始其後莊公薨子般弑慶父與哀姜利閔公之少而立之其目中久已無幼主矣二年之內弑我兩君而國人莫敢誰何雖賢如季子亦束手無策不能仰討賊之義者何也以兵權不傷故也嗟乎其所以來者漸矣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主

帶經堂

齊高子來盟

林克雙音注括例閔公元年冬高子來盟高子高溪也齊侯使來平魯難莊公薨子般閔公弑姜氏孫却慶父奔莒魯難定魯公魯人傳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僖公

同異錄鄭端簡公古言云魯頌極言僖公之盛然魯哀亦自此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公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為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為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救齊

為孟孫氏一傳而遂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黃氏曰穆
美之為中興之令主以為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
或曰同一僖公也何以魯頌則美之而春秋則譏之耶曰
春秋責賢者備自黃氏言之則褒之太過自鄭氏言之則
責之太苛明以為山堂攷索之論庶幾能折其中矣其言
曰魯頌四篇美僖公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然攷之春秋
新作南門則書之取濟西田則書之四卜郊乃免牲猶三
望則書之詩多溢辭而春秋直書其失何歟說者謂僖公
之為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滅頂伐邾之失懼其以功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重 帝經堂
掩過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過掩功詩寬而春
秋嚴皆所以為教也

小白之罪加於重耳

山堂攷索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
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更
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為尊王也周室衰微諸侯跋扈
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
伯之後即師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
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得肆行其

惡無所忌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
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其他乎孟子斷
為三王之罪人諒夫

縮酒

同異錄僖四年傳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注云縮束茅
而灌之以酒也疏曰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
若神飲之故謂之縮也康成云縮取滓也合觀三說
鄭義為長

昌歜形鹽

事物攷辨卷之第八

春秋

語

帝經堂

左傳疏僖三十七年傳冬王使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歜白
黑形鹽注云昌歜昌蒲蘆白熬稻黑熬黍形鹽也形象虎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春秋

文公

同異錄文公中智以下之君也春秋譏之不一書焉而其失禮之甚者無如躋僖公一事二商書曰典祀無豐於昵蓋子孫之祀其祖父禮有一定不可以意為損益也況可顛倒其世次乎僖公雖長臣也閔公雖幼君也今當裕祭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一

帶經堂

之時升僖公未王於閔公之上是生則北而事之死則跨而越之蔑禮甚矣或曰僖之與閔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羊曰先禍而後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者何曰君猶父也則臣猶子也文公以親害尊故曰逆祀他如以妾母為夫人四不視朔世室壞毀泉臺無雨不閔會同不與作主不時其有愧於僖也多矣然其夫未有如躋僖公之甚者也

明按左傳正義云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於閔之上是位次之逆非昭

穆亂也楊士勲朱灌甫王文恪皆如此說兄弟兩世一作一世

臯陶有後

左傳正義文公五年傳臧文仲開六與蓼了臧曰臯陶庭堅事附不祀忽諸注云六蓼皆臯陶後也今人皆謂臯陶無後者非是

統朝贈策

左傳正義文公十三年傳統朝贈之以策注云統朝秦大夫策馬過士會將行統朝贈之馬過服皮云統朝以策書贈士會宜從服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二

帶經堂

鹿死不擇音

同上文公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疏皆云音當作陰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服虔云鹿得美草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宜從服說莊子曰數死不擇音與此同

宣公

同異錄宣公之篡主之者仲遂成之者行父貪其利而曲庇之者則齊惠公也文公夫人哀姜生惡子與視嬖妾敬贏生倭宣公名嫡庶之分判然明矣敬贏私事仲遂與之謀殺嫡立庶文公弗仲遂如齊逆女請立宣公齊侯許之

集賦之萌已肇於此冬十月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其意蓋有所恃焉耳春秋書曰子卒諱之也故曰主之者仲遂也春秋之時凡弑君之賊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宣公元年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而宣之位始定故曰成之者行父也齊惠公以霸國之餘威苟能聲罪致討暴權臣之奸誅篡立之惡簡賢者而更置之其易如反掌乃釋此不為而既許其昏復列於會利令智昏良可深悼書曰齊人取濟西田惡其貪也故曰貪其利而曲庇之者齊惠公也然則宣之罪當末減乎曰書宣為弑君者所立儼然受之而不聞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三

帶經堂

陳殺其大夫洩冶

羅泌路史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按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左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有懷寵不去亂朝之語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鄭靈公之惡悼治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述於傳者乃謂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

明按本訥趙氏曰為圭璧於泥塗固已疎矣觸虎狼以

取死庸得為智乎此亦信左氏之言而失之者也

濟西田

春秋辨義宣公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季氏曰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二十一年魯既去之而宣二年又為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我有則謂之魯濟西田齊復讎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曾不蓋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耶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故知其屬於魯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四

帶經堂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卓爾康春秋辨義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王熊曰孔寧儀行父蓋教亂之賊也平國既弑不奔他國而奔楚其志欲以陳餌楚也楚莊動於利而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陳遂縣矣然則使胡公大姬幾不祀者二賊也使楚莊為天吏則二賊之誅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納之是安得為天討乎

成公

同異錄成公之見譏於春秋其大者有四馬元年作丘甲

譏益兵也二年會楚公子嬰齊於蜀譏其背晉而從楚也
六年立武宮譏失禮也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機僭且不
時也他如滅鄆而言取不郊猶三望八月築鹿圃猶為末
滅焉耳

鄭伐許

春秋音注括例成公三年冬鄭伐許狄鄭也楚之伯鄭為
之也齊桓以來晉楚爭鄭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
夷鄭為之亂階也至辰陵之盟鄭率諸夏而事楚矣宣公
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莊之霸蓋自此始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五 帶經堂
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則中國無左
祖矣

用郊

黃氏曰抄成公十六年九月辛丑用郊木訥曰魯之卜郊
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前此雖以史角請之平王得
用郊祭猶疑其僭而卜之未遽用也僖公七年卜之不從
乃免牲十年又卜之五卜不從遂不郊成公恐卜而不從
則終不得郊故不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此未
嘗用也

明按熊過氏曰魯之郊其始祈穀乎上帝也九月非其
時矣魯郊不勝書其尤失禮者而已趙企明不以為
非時而以不卜直用為說非也

襄公

同異錄襄公之時魯之被兵者數矣然能強自支延不至
折而入於齊者以晉為之蔽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
皆凡四伐魯鄆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以其貳於晉
也秋八月和人復伐我南鄙十六年晉平公初立溴梁之
會以我故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又伐我北鄙十七年圍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六 帶經堂
桃園防和人伐我凡疊見焉十八年晉會十國諸侯之師
以圍齊十九年晉人又執邾子凡以為魯也至二十五年
齊莊被弑二十七年慶封來聘而魯患亦冰釋矣然則齊
之不得逞志於魯者非真襄公能自立也得大國之援故
難削而不至於亡焉爾

定如

春秋辨義襄公四年葬我小君定如如姓杞女襄公母成公妻王樵氏
曰此定如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如襄公之母也襄
哀越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或曰此定如當從公羊作失

三駕

春秋註疏襄公九年傳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注云晉悼公三駕三興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或以蒲魚為三駕之一非也

戌鄭虎牢

括例襄公十年冬戌鄭虎牢二年書城虎牢今曰鄭虎牢有何不係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係之鄭者為鄭戌之也是故楚丘不係之衛緣陵不係之杞梁山沙鹿不係之晉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七 帶經堂 皆非一國之辭也和鄭即係之杞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大夫盟

括例襄公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於扈會於扈則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斥言大夫而不君

丹書

左傳疏襄二十三年左氏傳著於丹書注云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疏云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藥石

同上襄二十三年左氏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疏云藥石本草所云鍾乳礬磁石之類

陶唐

同上襄公二十三年傳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疏云杜注陶唐共為一名即是晉陽縣章昭注史記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八 帶經堂 又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然歷觀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復居唐蓋一地而以二字為名耳張晏云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既為天子乃都晉陽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

明按尚書五子之歌惟彼陶唐蔡傳云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又按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云陶即今廣濟府定陶縣據此則一地二名之說恐未安

折同

同上襄公二十五年傳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注

云圻千里同百里

晉楚同盟夏盟

括例襄公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同盟夏
盟也以諸侯而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乎始則是
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
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亦終於吳越而已矣

昭公

同異錄魯自仲遂殺嫡立庶以來祿去公室已四世矣昭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九 帶經堂

公年十九猶有重心季孫意如利其幼而立之此豈甘為
之下者昭公不勝憤之之心一旦欲伐季氏而去之輕謀
致敗在子家羈早已決其難圖矣雖然昭公夫國出奔在
季氏固不足責吾獨於齊晉君臣不能無深憾焉昭公之
出也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瑣尾流離衰如
充耳是豈齊晉之君果盡無人心哉蓋意如均蓄奸謀外
結惡黨晉士鞅齊梁丘據皆受其賂而為之助而其君又
從而聽之是故二十六年齊會于鄆陵二十七年晉會于
扈皆以納公為名以取貨為實客死乾侯之禍實釀於此

當是時雖有宋樂和黎衡北宮喜若曹若知若滕拳之於
納公而卒不獲返其國則以意如之與齊晉聲勢相倚而
彼亦無如之何也意如又奚所忌憚而不為哉君子觀於
昭公之不復而知齊晉君臣之罪於是乎莫可逭矣

三老

春秋注疏昭三年傳三老凍餒杜注云三老謂上壽中壽
下壽皆八十已上疏云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
壽八十以上服虔以工老尚老農老為三老非是蓋四民
之中不得獨道士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十

帶經堂

謚鼎

同上昭三年傳謚鼎之銘杜注曰謚鼎名也疏云服云
疾謚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禹錫九鼎於甘
地故曰謚鼎二說皆無案據

丘賦

同上昭四年傳卿子產作丘賦杜注云丘十六井當出馬
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若魯之田賦疏云既飲其
家貨使出牛馬即周禮之宗征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即
周禮之夫征也

晉有兩士句

同上昭六年傳士句相士執逆諸河禮也注云士句即士
鞅父宣子名不應取其父同姓名者以為介按士文伯是
士鞅之族亦名句今相范鞅者即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
亦有作正者

聾耳

同上昭七年傳燕人歸燕姬賂以瑤襲玉楨聾耳疏云明
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殿以聲周以爵鄭云聲重禾稼也言
耳者此器旁有耳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士

帶經堂

落

同上昭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云
宮室始成祭之為落疏云以其言落疏云雜記云成廟則
饗之路寢成則致之而不饗鄭云致之者設盛食以落之
檀弓所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

大屈

同上昭七年傳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疏云大屈地名其地所生寶金可以為劍服虔曰大屈弓
名魯連子曰楚子享諸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大曲

即大屈也宜從服

僕區

同上昭七年傳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注曰僕區
刑書名服虔曰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也

疾日

同上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云疾惡也紂以甲
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靈姑鉞

同上昭十年傳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注云王黑齊大夫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士

帶經堂

靈姑鉞公旗名

助遣

同上昭十一年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女
盟僖子使助遂氏之遣注云遣副倅也副倅皆副遂氏之
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五大五細

同異錄昭十一年傳申無宇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
在度杜注以五官之長為五大五細無說賈逵曰五大謂

太子母弟貴龍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專盛過節不可使居邊城五細謂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不在庭不可居朝廷為政也雖各以意為說而賈頗近理

不與楚專封

括例昭公十三年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也其書陳侯蔡侯者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某公子之詞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失國也使之如失國之辭者不與楚專封也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主

常經堂

蒲伏

春秋疏昭十三年傳以蒲伏為注云蒲伏無匍匐同一作扶伏說文云匍手行也匍伏地也

有事於武宮

禮經補逸春秋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愚按周官祠禴禴嘗為四時之祭左傳曰禘于武宮蓋見經書禘於莊公遂例以為禘耳致之王制春曰初夏曰禘此蓋夏殷之祭名與周不同蓋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為大祭也然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曷不以祠祭之名書而止曰有

事蓋祭之日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雖祭得時而不成乎禮春秋乃變文而書之以著其失也識其殺宗廟之禮也

會于適驪

括例昭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驪此以見晉人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今荀躒復為此會昭公之所以終於客死也哀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

新宮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主

常經堂

春秋疏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即昭之雞聞季氏芥其雞卿氏為之金距杜注云芥雞持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芥雞二說皆錯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以芥為介古字假借也呂氏春秋錄著雞頭此其証已

芥雞

春秋疏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即昭之雞聞季氏芥其雞卿氏為之金距杜注云芥雞持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芥雞二說皆錯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以芥為介古字假借也呂氏春秋錄著雞頭此其証已

定公

聞異錄昭公薨于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所及務人而立

公子宋是為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以弟繼兄受位於賊臣之手而不念先君之嫡春秋不書正月穀梁謂之不以正始宜也王氏經世至此之極宣則太過矣當是時魯國之權盡歸於室哀公雖欲為子臧之讓而衍與意如有不兩立之勢欲除季氏又恐蹈昭公之覆轍其所為極難耳幸而孔子見用夾谷之會齊人棄惡從好既而墮即墮費駿乎有行道之機假令久於其位則孟氏之卿將有不動聲色而自墮者惜乎彼婦出走不得大展其設施而定公之志日益荒季氏之勢日益橫此誠宗國之不幸而大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左

帶經堂

聖人所無如何也悲夫

即位不書正

十一經問對或問定公元年不書正若何對曰君道不正權臣專國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故即位不書正也

十月隕霜殺菽

春秋疏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注云周十月今八月疏云八月未應有霜今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故書

從祀先公

同異錄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注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疏云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閔上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故穀梁以為復正胡文定公遵馮山之說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非也宜從古注

夾谷之會

同異錄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而為夾谷之會焉安有使萊人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其

帶經堂

以兵劫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內國救於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言會傳言盟足知其誣矣穀梁不言萊人且至於歷階要盟數語此特曹沫蘭相如曰孔子行乎季孫之故智耳聖人豈為之哉使聖人得行其道則尊周匡主可還豐鎬之盛火亦脩明政教救民湯火之中此實事也左氏所言不幾揚之適以抑之乎韓文公曰左氏浮誇有獨見矣

歸三四

春秋辨義定公十五年夏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季氏曰

五田未歸之前嘗為齊得夾谷之會兩相修睦故齊人來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贏博之界也鄆譙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贏之近齊者仍為齊有此其實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場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在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

哀公

同異錄魯至哀公日瘠月削貧弱不能自存者其外安在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主

帶經堂

曰谷在事吳之蠻夷之國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以報清之役齊師敗績于艾陵魯雖借吳之力以致勝然亦倖而已矣季孫有言曰小勝大禍也宣虛語乎次年有棠阜之會又次年有黃池之會吳是以霸吳之霸魯為之也而魯且幾亡乎不國矣自宣公以來盟會禮幣兵戈四起不能復守先王之典是故始作丘稅繼作丘甲至于哀公二猶不足而復用田賦蓋亦不得已焉爾殊不知彈四境之賦稅不足供大國之誅求泊乎民力既窮國本亦撥魯之為魯遂有反裘負薪之勢焉然則哀公之事吳非真有所

利也其實自貽伊慼而已矣

圖蔡

春秋辨義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左氏傳曰報相舉也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康侯曰蔡嘗以吳師入鄆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仇之事為可恕也噫此亦大失春秋之旨矣夫入鄆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父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亦可耻矣乃許其復仇而起之不亦悖乎且誘殺蔡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本

帶經堂

問

春秋注疏哀公十一年傳使問強多以琴疏曰禮以物適人謂之問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孔子生卒

十一經問對問公穀皆記孔子生左氏經終孔子卒者何

對曰公穀書生於傳可也左氏書卒於經游夏之徒書之非左氏筆也不可也傳不可無經不可續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四書

四書大全

事物攷辨卷之第九

春秋

无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十

帶經堂

顧炎武曰知錄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勉齋名幹字直卿有論語通釋真西山有大學集義祝宗道名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蔡覺軒名模字仲覺有四書集疏趙順孫有四書纂疏吳真子有四書集成皆之論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者病其泛濫於是陳定宇名標作四書發明胡雲峯作四書通而定字之門人倪仲弘名士毅號道川合二書為一類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而諸書始廢

康成不言大學是曾子作

鄭端簡古言鄭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為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証之

學庸皆子思作

古言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而更定之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矣鄭注孔疏皆古本也魏政和中又有石經大學古文小與古本不同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為無見蓋必有所受矣

孔氏遺書

陸深溪山餘話張仲素云中庸之言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傳到子思仲素又云述所授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二 常經堂
之言著於篇朱晦翁作大學章句云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言述所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述其意微恐於理有礙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却好

德潤身

楊誠齋集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潤四海

性道

誠齋集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

而歸之也

中庸

誠齋集或問何謂中庸曰中有辟心之根株庸者衆心之穀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誠齋集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繼志述事

楊龜山語錄繼志述事體記專指武周不可執一而行使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三 常經堂
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明哲保身

誠齋集或問明哲保身如何曰全其名守其節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看書各有門庭

羅豫章集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看六經須先求語孟

橫浦日新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又云六經之

書海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
莫若精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可觸類而知矣

讀經法

晁氏客語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
用心與聖人所以至於聖人而我之所以未至者句而
求之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關其疑則
聖人之意見矣

論語三家

古言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四

帝經堂

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
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
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
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崎琅邪王卿御史大夫
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家古論語
有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
子張如淳曰分亮曰篇後子張問為從政篇七次不與齊
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
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

號曰張侯語最後行為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
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宮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
篇章恭考齊古為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宴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
并已意為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書
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竄尾細似
水蟲之科斗

論語成於曾氏之徒

柳宗元集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五

帝經堂

而死其去孔子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
意論語一書曾子之弟子為之也何也是書載弟子必以
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
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子似夫子立而師
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
矣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
徒也

指樂正子春
及子思之徒

論語成於閔子

搜採異聞錄論語所載孔子之門人皆斥其名雖顏冉高

弟亦曰曰雅惟至閔子獨云子嘗嘗賢謂論語成林曾
子有子之門人予謂亦出於閔氏觀閔子侍側之詞可見
矣

詩三百

王肯堂論語義府宋王魯齋云今詩豈盡聖人所定或已
刪之詩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而漢儒取以補之耳王陽
明亦云鄭衛之音必秦火而後世儒披採以足三百篇之
數者俱不為無見

視其所以察其所安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六

帶經堂

誠齋集視其所以不以名掩實察其所安不以跡掩心

君子不器

楊慈湖集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
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明按楊誠齋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
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三家者以雍微

論語義府魯之僭曷始乎曰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是雩
之僭始於桓也閔公二年書禘於莊公是禘之僭始於閔

也僖公三十一年書四卜却是郊之僭始於僖也則魯用
天子之禮樂其不出於成王之賜也明矣

不仁不知

呂東萊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為不仁相維辟公
天子穆王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為不知

夷狄之有君

論語疏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
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七

帶經堂

關雎

通志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
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
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不
至於傷此關雎之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專以義理
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
色之淫哀為哀窮窮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詩則
淫之盈耳之旨安在乎

三歸

黃氏日抄集注曰三歸堂名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云婦人謂嫁曰歸一娶三姓而脩九女如諸侯之制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如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為之甚故云非儉而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為名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論語疏人心中著不得一意如喜中著不得怒哀中著不得樂故善念一發許多為惡意思都不見了如千年幽谷一燈統照則千年之暗俱除矣

懷德懷土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八

常經堂

誠齋集君子懷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懷土故安其舊不徙其新

忠恕一貫

陳潛室本鍾集程子所言是無心的忠恕進一步說曾子所言是用力的一貫退一步說

注瑚璉之謬

魏鶴山渠陽讀書雜抄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注但云黍稷器鄭注論語云夏曰瑚商曰璉誤也

微生之直與證父之直辨

十一經問對問微生乞醢之直與證父攘羊之直如何對曰乞醢其情雖直而其事則流於曲據羊其事雖直而其情則流於曲謝上蔡曰順理為直二事雖皆可言直揆於理則不順也

三月不違日月至

本鍾集顏子一似自屋自住私意蕩盡統體是天理此仁為主於內諸子一似住別人屋主不常在時來時去此仁若屋中之賓蓋天理時或萌露私意為主故也程門每以此意說與門人語錄可見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九

常經堂

不有祝鮀之佞

羅豫章集伊川云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衰世非此難免

明按而有宋朝之美而字前筆作不字讀蓋傳寫之訛也

人之生也直

東坡論語解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碍之水不碍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本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游藝

木鐘集或曰從事六藝所以格物致知也論語言游藝乃在志道據德依仁之後何耶曰格物謂窮乎物之理游藝謂玩適乎藝之事窮極其理講學之先務玩適其事德盛之餘功二者有初學成德之分蓋此是德盛仁熟之後等閑玩戲之中無非滋心養德之助如孔子釣弋是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其境界歟

富而可求章

東萊集富而可求章上蔡以命言伊川以義言聖人分上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十 帶經堂
固不必論命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羅豫章集明道云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按豫章先生云善學者更不為文字所楷故文義雖舛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又按蘇穎濱論語拾遺云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猶穀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其說與明道同然不若朱子之說為正

文母邑姜

井觀瑣言恭誓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為有婦人焉扶風馬融以為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也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無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知婦人之非文母矣

明按論語拾遺云婦人者太妣也太妣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焉可也然以子臣母於理不順以為邑姜者是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子在川上

東萊集南軒曰子在川上程子以逝者為道體龜山以不逝者為道體同異何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離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

權

木鐘集權者經之對所以隨時取中者也漢儒以及經為權遂有權變權術之說失權之本義矣不知權而不失其正維權也猶經也

卿黨六書

橫浦曰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而徒
顧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
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
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諸弟子習而不察遂以
為有隱故夫子指而示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諸弟子自此以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
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

無所不佩

陳全之進憲日錄行潔清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
事物致辨卷之第十 四書 主 帶經堂

惟酒無量不及亂

橫浦曰新或問惟酒無量不及亂既云無量矣而又不
及亂何也曰德將無醉

從周從先進

朱鍾集或問孔子從先進是無取乎文也然又曰郁子
文哉吾從周何耶曰從先進是孔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
即從周也文必是周初之文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
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勝之

弊當然並行不悖

四科

羅豫章集四科諸賢乃夫子從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

患人非仁

朱鍾集或問孔子以子產為患人可謂之仁否曰仁者天
下之公理若只是小惠乃是私心不可言仁子產能食而
不能教知患而不知政故夫子但以患人目之仁則不知
也

事物致辨卷之第十

四書

主

帶經堂

必信必果

羅豫章集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
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可以為
士

禹稷躬稼

趙與時賓退錄洪文敏論語禹稷躬稼禹未嘗躬稼因稷
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禹亦嘗躬稼矣洪
偶未之思也

管仲之仁

木鍾集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子多有未能說粗處竊
者之臣却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功雖可稱過自不可
掩必如三仁乃可耳

自經溝瀆不指召忽

古言管仲召忽於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亦未足多諸死事甚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
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公叔文子

困學紀聞論語公叔文子孔注云文子衛獻公之孫或作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五 常經堂

發也世本云衛獻公生戊子當生文子故是獻公孫朱
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也

子集注云公孫枝乃傳寫之誤

明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衛悅公叔發即論語

所謂公叔文子也朱注以為公孫枝非是攷之三傳公

孫枝乃秦大夫子孫衛國絕無此人又按鄭氏今言云

康成以子桑伯子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邢易以為

衛大夫亦有公孫枝不知何據

上達下達

誠齋集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也曰顏不孔不止紂

不桀不休

作者七人

陳絳金鑒子論語作者七人不著姓氏陶靖節聖賢羣輔
錄謂儀封人荷蓑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皆
見於論語與孔子同時而何燕泉先生注又云一作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未張柳下惠少連即論語所謂逸民者按
逸民與孔子不皆同時而作者之嘆實有衰世之感焉似
不若陶錄之正張子正蒙又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創制興王之道初非有述於人者故曰作者七人然此皆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五 常經堂
無所攷矣

蹈仁而死為正命

木鍾集或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云志士
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何歟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
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
求一个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
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陽明集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

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義府如沛公因項羽王之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跨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

當仁不讓於師

胡雲峯集當字有大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去 帶經堂

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讓於夫子也

憂在蕭牆

楊龜山語錄季氏將伐顓臾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因季桓子聖人之言豈不為萬世法哉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孫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下愚不移

橫浦日新子恕問于張無垢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中庸

又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則是可移也蓋固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不曰愚而曰下愚者蓋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因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先生曰此說有理

明按義府云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觀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程子言自暴自棄之人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故謂之下愚君子不施其親

羅豫章集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施猶與也言不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去 帶經堂

私其親也

明按豫章先生之言亦是一種道理但此一節書乃周公以忠厚立國之道教誡伯禽四項皆一事恐不如

朱注為長

乾瓜

黃氏日抄黃勉齋宰臨川刻應柳之天文圖有乾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乾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未知然否

虞仲非仲雅

黃氏日抄論語逸民章注云虞仲即仲雅與泰伯同窳荆蠻者愚按仲雅嘗治吳為君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況仲雅生伯夷叔齊之前何得反序次於其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八士非宣王時人

顧起元說畧論語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按汲冢周書克殷解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于三丘疑南宮忽即仲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末

帶經堂

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則八士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庶幾近之以為宣王時人吾不知其何據也

明按困學紀聞引周書武篇云尹氏八士然以克殷解言之則八士南宮氏也晉語詢於八虞諮於二虢度於閼天謀於南宮韋昭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在虞官南宮即南宮适也然既云詢於八虞又云謀於南宮則南宮之非八虞明矣

執中

本鍾集或問書言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二者如何分辨

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孟子

焦竑經籍志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稱之曰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勵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非虛也前史夷子諸子莫為甄別孝文時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而旋即罷去趙宋設科語孟並列學者咸尊曰孔孟其外書四篇疑為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无

帶經堂

明按荀卿非孟王充刺孟宋馮休疑孟子一書門人妄有增益著刪孟以明其意司馬溫公亦有疑孟一卷李泰伯鄭厚叔蘇東坡亦皆不滿於孟子建安余允文隱之於是著導孟辨七卷可謂孟氏之功臣矣

孟子外篇

十一經問對趙氏序孟子七篇文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其文不能闕深不與內篇相似恐後人依倣而為之

明按岐年五十恥疾宦官中常侍唐鉉收岐家屬置以重法岐變易姓名逃於濟岱之間安丘孫嵩藏之覆壁

中三年注成孟子後因赦乃出

孟子有英氣

木鍾集或問程子謂孟子有英氣不知英氣何如曰如說大人則貌之之類為英氣英氣是有芒角到聖人地位則渾然無芒角今尋常柔懦的人却要此英氣不然即奄奄泉下人矣

不言易

木鍾集或問孟子一書如何不言易曰孟子雖不言易而其變通趨時處無在非易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辛

常經堂

折枝

陸子玄傳疑錄為長者折枝枝古通用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蓋言為長者折拜耳

明按趙岐注孟子云折枝按摩手節也似不如傳疑錄之親切

願學孔子

木鍾集或問孔子賢伯夷首陽之節而孟子譏其隘孔子仁管仲糾合之功而孟子以為曾西之所不為何歟曰孔子雖尊伯夷然只列於逸民之目而自謂我則異於是孟

子伯夷隘之語始於此孔子雖稱管仲然器小不知禮之譏黑白較然孟子羞稱之語始於此孟子者願學孔子故不與諸子處直欲與聖人同歸末學所未喻也

善言德行

東萊集善言德行如人說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里之布

十一經問對問當時之布比今時之布何如曰在周為布在漢為錢幣在宋為閏子在今為鈔也按地官載師注云布廣二尺長二尺亦出民間但憑官司印信其上以為貿易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辛

常經堂

明按古之布即今之錢以為抱布之布者非地官注不可泥也

四端不言信

木鍾集或問孟子言四端不言信何也曰五行無土位之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之在四端之中四端不得信則不成所謂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色不得彰是也

臨與不恭

本鍾集或問夷清惠和孟子斷之曰聖而又以隘與不恭
目之何耶曰只可言聖之清聖之和非便謂之聖也隘與
不恭乃末流之弊謂學夷惠者獨在夷惠却無此

宿畫

詞林海錯孟子去齊宿於畫。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
王燭賢注云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兵
畫中遂攻臨淄可証

明按畫邑以澧水得名今本作畫夜之畫非也

治壬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三 帶經堂
升菴集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門人治任將歸是也又
負戴注云負壬在背戴壬在首

無責耳矣

黃氏曰抄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云無責以
其未遭失言之責故也或云無責只是不足責所以甚鄙
而警之也耳矣云者輕之之詞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東萊集張南軒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能反之者也所謂
自明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

所謂自誠而明者也東萊曰大與聖對言之則有等級若
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則非聖人莫能與
此蓋自充實光輝以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
子之心則反之而不失與元不喪失者皆可包矣恐不必
區別

詩亡然後春秋作

東萊集南軒云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故曰詩亡
然後春秋作東萊曰變風訖於陳聖詩之亡久矣其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三 帶經堂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
不得不作歟

孟子文與左傳不同

容齋隨筆左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為孫林父追公孫丁御公差
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而矢而遂尹公
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殺公轡而射之費
佗臂即孟子所言而名氏先後美惡不同

外丙二年

野客叢書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云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云古人以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西存其說今按湯壽百歲而崩豈有人九十餘而生子乎又按孔氏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為王亦主趙說而言之耳

明按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儒謂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及攷史記乃云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湯崩之後更七年而太甲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孟
子
經堂
始立與經文不合不可信也

生之謂性

東萊集南軒云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正性命之際則可也東萊曰物與無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別矣

求放心

本鍾集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一物以上都去理會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裡從此

尋向上去即下學上達工夫如云學問在求放心即不須千緒萬端此却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知行

本鍾集或問向問先生謂盡心知性為知其理存心養性為復其事願詳其旨曰為學只有兩字知與行耳知處是道問學行處是尊德性作博文約禮看亦得

形色食色

同上或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求食色為性是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孟
子
經堂
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不下帶而道存

羅豫章集帶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是至理存焉

孝經十八章

焦竑經籍志孔子為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焚書為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十八章為定五代

兵燹二本舊注多舛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為正義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略非一家所能究也故並著之以以緯書綴於篇末

孝經

通攷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竝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美 帶經堂
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

孝經刊誤

通攷中興藝文志晦翁孝經刊誤謂今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教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時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二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

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爾雅

通攷漢志爾雅二十篇今存十九篇郭璞注不著撰人姓名璞序亦但云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作其說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避煬帝諱言周公著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沛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事物攷辨卷之第十
四書 美 帶經堂

爾雅注

明按朱子語錄云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

事物紀原卷之十一

太倉周象明慈著氏輯

姪 裕南車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國史

史體有三

通攷魏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係年月而提之於年蓋本於左氏紀傳者分紀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著作之意不足事物紀原卷之一 國史 一 清繼堂

明按作史之體編年為正紀傳次之實錄則未成之史不過如時政記起居注而已

編年紀傳

山堂攷索春秋左傳皆編年也易編年而為紀傳自遷國始遷國之後紀年出於汲冢漢紀作於荀悅故張藩袁宏作後漢紀習鑿齒作漢書春秋千寶陸機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畧吳兢韋述之唐春秋近世司馬公通鑑皆編年也唐之唐史作者無慮四十餘家後世說者多嗜紀傳而厭

編年編年之書自春秋左傳通鑑之外如荀悅漢紀之類

至有目所未見者何也紀傳之體隨其人之始終事之綱

目即於一紀一傳見之故觀者易知也編年之法具一代

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裡得於其間故觀者難

於遽見又紀傳多載奇怪不經之語而編年則不可以泛

紀也愛奇厭常含難就易則文人才子之習云爾必有史

材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不可不深究也

紀載纂修

山堂攷索史之目有二一曰紀載之史一曰纂修之史時事物紀原卷之十一 國史 二 清繼堂

政有起於其紀載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甚多實錄

云者左氏體也正史云者司馬體也紀其大事則有玉牒

書其盛美則有聖政提其樞轄則有會要其曰日曆令紀

注而編次之也其曰寶訓於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其為

書也詳其為責也重任是責者烏容以易為哉世嘗謂天

子觀史則史不敢書宰相監史則史不得書唐之制然也

宋之制亦然也然宋之史天子雖觀史而一物之名必令

其書則凡所書者皆直筆也又況不使進本仁宗益嘗行

之矣宋宰臣雖號監修而一字之修隱史官自定則凡所

書者非私意也又況不立監修神宗又嘗行之矣唐以觀史而私宋以觀史而公唐以監史而秦宋以監史而定故凡執唐以議宋者皆未之考也

玉牒

山堂攷索史以玉牒名自唐開成始上自帝系下及祥瑞凡大制作大除拜皆書之

寶訓

山堂攷索寶訓者於國史之外採摭故史而作也

日曆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三

帝經堂

山堂攷索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合紀注而並修之其惟日曆乎記注之曆外庭之言行列馬內庭之機密書焉然後舉而委之史館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此日曆之所由作也

會要

山堂攷索日曆始於唐政記始於唐王牒寶錄亦始於唐史之有會要其亦始於唐乎有唐會要蘇竟創之崔鉉續之至於宋朝王溥而後成之嗟乎此一代之典耳人經三手世歷數代而其書始就甚矣會要之難也宋之會要廢

曆三年以上王端修之熙寧間王珪續之而端之所修又取而增損焉熙寧十年以後蔡攸修之乾道間汪大猷續之而攸之所修且蓋從而刪定焉嗚呼盛矣

寶錄

事物紀原三代之時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漢武有禁中起居明帝有起居注而無名寶錄者唐藝文志所載有周興嗣梁皇帝寶錄後世寶錄之名自此始

紀

陸深史通會要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綱羅萬象篇目之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四

帝經堂

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寶錄矣

志

史通會要史之有志也其坊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畧其名殊其實一也

傳

日知錄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

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論

陸深史通會要史之有論也太史公班孟堅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後來作者每奉立論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撰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別其所號或通稱史臣或務樹文采豈知載筆之旨哉

史目

同上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作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而漢書一百卷班固作起自高皇終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五 帝經堂

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額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輯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馬融續作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三國志六十五篇晉陳壽作宋文帝命書郎裴松補注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元齡奉勅修時太宗與馬故摠之曰御撰云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宋治平中曾鞏校定南齊書五

十九卷梁蕭子顯撰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陳書三

十六卷亦思廉撰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後魏

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周

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

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南史八十卷北史

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史起宋高祖百七十年北史

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於開元凡一百十卷

述因競本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

肅宗紀二卷令狐岵等增繼成之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六 帝經堂

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初撰列

傳五代史七十五卷歐陽修撰宋史二百五十卷遼史四

十六卷金史三十九卷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修

元史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

史之別流

同上正史外其別流有十一曰偏記若陸賈之楚漢春秋王紀之二曰小錄如載述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晉安記二曰小錄如載述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三曰逸事如和嶠之汲冢紀年葛洪之西京四曰瑣言如義慶之世說裴榮期之五曰郡書如周顒之陳留書周語林陽松珎之談藪

益都舊唐書 六曰家史 孫氏譜記 陸宗系序 七曰別
傳 如劉向之列女傳 孫氏之通民傳 八曰雜記 如祖台之
之搜神劉敬叔之異 九曰地理 如盛弘之荊州記 常璩華
苑劉義慶之幽明 九曰地理 如盛弘之荊州記 常璩華
中十曰都邑簿 如潘岳關中如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

史記有長有短

唐劉知幾史通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
以譜列年爵志以提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隱
顯畢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編次同類不
年月後生而相居首秩先作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七 帝經堂
與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謗書

容齋隨筆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漢武帝神仙鬼
竈方士之事故王允謂之謗書

與父同稱太史公

蘇老泉史論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
父同稱也先儒反謂班固沒虎之名不若遷遜美於談吾
不知遷於紀於表於世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
其父耶抑其身耶

是非頗謬於聖人

章如愚山堂攷索李觀曰司馬遷勒成一家之書意在
春秋而作也然以紀攷之於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
不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錄之倏倏者也遷
反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事一日少安乎
以傳攷之若刺客則有傳若遊俠則有傳若貨殖若安幸
若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伴與庸夫並腐而朽可勝道
哉嗚呼遷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
惡惡果如是乎蓋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八 帝經堂

揜人善

宋史紀祖學齋佔俾司馬遷取過秦論以贊秦紀沒賈生
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揜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賈
生之過秦論云云如博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初
著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正得此體

不成人之美

群書補訂歸正集史遷述儒林則不取遊夏之文學著循
吏則不及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
之美不其闕如

未窺聖賢門戶

宋陳惟室步里客談太史公有俠氣故為趙翁稷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窺聖賢門戶故於五帝三王孔子孟子雖補綴事跡亦未盡善

索隱有功於史記

山堂攷索還史亦訛最多不有司馬索隱則後世之惑滋甚如平章百姓光舜之文也而史記作便章是猶曰古平字亦有便音也彭蠡既猶出貢之文也而史記作既都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九

帶經堂

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在治忽而夏紀曰來始滑豈非襲舛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足以附本紀之列耶陳勝起自匹夫果足以當世家之號耶相如汲鄭置之西夷傳之下是耶非耶大宛列傳置之酷吏將俠之間當耶否耶訂其訛而補其缺此索隱之所以有功於史遷也

重黎

目知錄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

有四子曰犁鉤黎為祝融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皞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高陽生稱曰生卷章章生重黎則以重黎為一人後人多因襲其誤亦不深考之過耳

明按國學紀聞云楚世家高陽生稱曰生卷章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重黎為二人可知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左傳云少皞氏有子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十

帶經堂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以其四為重黎後皆謬

伯益即伯翳

說畧金履祥曰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契之為尚皋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桑之為倮也之為偶史記仲虺射之為受岡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

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夢龍不知所封夫使伯翳另為一人豈有不見於書之理太史公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羅泌路史因其說而不變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信如此言則臧文仲安得云庭堅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隋散不知散至夏啟時則二百餘載矣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御覽金仁山通鑑前編

文命非禹名

史記正義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司馬貞索隱曰尚書文命敷於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上

帝經堂

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非也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克舜禹湯皆名矣

明按克舜禹之為名無疑矣禹自名履

胡公以前非姓姚

困學紀聞史記舜居姚淵其後因姓姚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姚謂胡公之前已姓姚妄也

王季與太伯同母

同上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

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還言踈謬乃爾太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

史記言文身之謬

同上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夫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遠之謬

武王無太白懸旗事

周氏涉筆史記言武王居臣各祀鉞斷紂首懸之大白旗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三

帝經堂

微子無面縛啣璧事

尚書疏云史記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口手於後故口啣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明按傳公六年在傳許僖公見楚子面縛啣璧楚子問諸蓬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醜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之訛皆

本此明以謂微子賢者也武王克商微子以宗祀為重
祀祭器歸周耳使果面縛啣璧如左氏所云又何以為
微子

伯夷傳之謬

困學紀聞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
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
也程子曰武王伐紂即位已十一年矣必得有父死不葬
之詔

文王太公熊傾商政之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三

蕭經堂

同上齊世家云周西伯昌因姜里歸與呂尚謀以
傾商政又曰周公開伯禽報政逢乃嘆曰魯後世其北面
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誅後世荀簡之說殆非文王之
事周公之言也還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
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召公無疑周公事

困學紀聞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
之作君與書正義云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
其文甚明還妄為說耳

衛非伯爵

詩緝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公以為
頃侯略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非之曰康誥言命
侯於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至子康伯即
稱伯者謂為牧下二伯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

共和

日知錄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
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
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靖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及家紀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志

蕭經堂

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和天子事號曰共
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
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和和歸其國此即左氏所謂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呂氏春秋言共和修其行好賢
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天下朝乎
共和非共和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和不以天下為心
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家無
易姓之嫌共和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乎潁陽而共
伯得乎共首

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

蓋其東道以終得全神養性

之術者矣

百里奚無媵秦事

國學紀聞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殺羊皮贖之商鞅傳又云趙良之言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自溺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非伯非百里奚也

穰苴非景公時人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五

帶經堂

東坡志林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及觀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聞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在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公孫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徐考之

田敬仲

日知錄史記田敬仲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太史公之謬也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稱田耳

孫武事不足信

荆川稗編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武子十三篇又言

孫武齊人而用於吳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楚氏當

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而武功名章灼如此獨不及之何

耶詳考孫子書與管子六篇三略相出入大抵皆春秋末

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也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

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

將乃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子

者皆辨士妄相割指必非實事其言闕廬試以婦人尤為

奇險不足信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六

帶經堂

程嬰杵臼事

容齋隨筆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盾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此嬰杵之事乃戰國俠士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嬰杵廟訪求其墓優以封爵勅令河東路訪求遺跡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

以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祀焉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廟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墓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人丘壠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

明按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而不知其無是事也經曰趙盾弑其君盾故未嘗殺於靈公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之手乎史記之不足信者多矣

子我非宰我

容齋隨筆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主 帝經堂

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力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關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我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於非義之謗矣

明按江隣幾雜志曰司馬遷以子我為宰我又以為燕簡公欲盡其諸大夫而立其能人作寵姬皆誤也

紂石

史記音義秦本紀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皇甫曰作石梓於北方石字下疑脫梓字

不當曰項羽為王

史通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而乃列之本紀垂謬甚矣

韓王信

日知錄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王字宜衍不當論系弘羊之功

東坡集信以還有大罪一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主 帝經堂

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則論系弘羊之功也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器無足言者遂乃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滿則秋旱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

明按東坡此言蓋以系弘羊比王安石也

汲黯不當與周陽由同稱

困學紀聞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倖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倖得乎周陽由倖驚

之性耳其可與黜並言乎沒耶同傳猶不可而以陽由與黜俱是驚鳥接翼也

貨殖傳誤

同上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考之李克七篇在儒家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遷國皆有失

山堂攷索司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俠重貨殖則班固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元

帝經堂

既言之矣及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聖人而反小之其所稱孔子者識魯稽之昔辨籍羊之怪道枯矢之異測桓僖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及固為藝文志述其飾說遂以需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時而齊驅且其說曰王道既微時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蠱出互作各挾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其附竇憲而死於非

義也

遷國無優劣

史通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宋周年代雖存事迹殊略至戰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略惟漢興七十載而已班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繁蕪不足編次故也使遷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多言費詞有踰班固安得以此定其優劣乎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辛

帝經堂

史漢論杞宋之謬

經質樂記武王伐紂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穀於宋注云投者舉徙之詞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史記乃謂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漢書鄒食其傳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以樂記之文証之絕無成王封微子成湯封杞之說其為傳聞之謬可知

漢書不當稱漢王

劉知幾史通春秋不書周王史記事提古今事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稱漢王班氏既定名漢書至稱高祖於既王

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悉以歸漢為文
肇自班書首為此失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明按知幾又云班書以漢為主在於漢時宜直紀其帝
號謚耳

漢書因襲

宋許觀東齋記事劉歆願游春最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
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
構而亡故書無成本止有雜記而已班固所作殆全取其
書小有異同年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願游春師古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主 帶經堂

班史畧於節義

野客叢書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畧如紀信誑楚而燒殺
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畧載然猶存其姓
名可以傳於後世卿當時其先卿君常事項籍。死屬漢
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卿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卿君此事見於卿當時傳首未建之子使

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
尾惜皆不得其名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
符璽即求璽即不肯授光。欲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斷
璽不可得也光甚誚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
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激切
之義故表而出之攷唐世系卿君名榮

蕭何封卿不封郎

唐劉肅大唐新語漢蕭何封卿侯先儒及顏師古皆以卿
為南陽宛陽之城何少子延初封宛陽今屬襄州以為凡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主 帶經堂

封功臣皆就本土蓋榮之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班固何
須穿鑿更製別音乎

明按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於郎又江統徂淮賦曰侯郎城而倚軒寶蕭
何之故國又戴觀辨事姚察訓纂皆云何封沛之郎夫
人封南陽之郎此四說皆皆非也說文云卿在南陽郎
在沛郡李濟翁資暇錄云蕭何封卿侯舉世讀為醜有
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卿氏分明云屬沛縣
者音醜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所封在南陽

且何本傳云子祿薨無子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並無封鄼之說合數說觀之則何之封邑在南陽而不在沛鄼之言實而不音疑亦明矣又按字彙於鄼字下既云蕭封邑於鄼字下復云何封邑蓋惑於孟堅之說耳不知何於高祖六年正月丙午封鄼以其功大故先封之故本傳云先封為鄼侯原非始封於沛再封於南陽也

王陽能作黃金之謬

應劭風俗通義班固漢書云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車馬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重 帶經堂
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處所裁不遇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車馬衣服雖為鮮明所用有幾曷足怪乎班固之說陋矣

漢史不可信

問見後錄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強買民田宅數千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明按隆準公猜忌誅戮功臣蕭相國窺見至隱故強買民田宅以自污使彼不我疑耳非前後相矛盾也邵氏駁之過矣

嚴延年

史通漢書嚴延年精悍敏絕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過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比於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五行志錯謬

史通漢書五行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歲好為微行置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重 帶經堂
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後與不悛谷永言劾與不劾諫詞雖具而事效缺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明按劉知幾云班氏著書抵牾者多在於五行燕累尤甚今輒條其錯謬定為四斜又於四斜之中疏為雜志此特其四科之一則耳

元封不詳何代

史通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漢書志

前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
二帝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
舉年號詳畧無非者也

諸子不列帝紀

史通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尚書周王
世紀根王負貴於民上臺君未緊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
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諸子主祭成書
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學誣

明按李維植曰諸子乃赤帝苗裔豈同孝惠之嗣名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董經堂

為呂氏附於呂氏者比哉如何巨君未篡之前而乃不
列之帝紀于玄駁之可謂識空千古

前後自相矛盾

史通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天子之容
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
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
駿騎出入遠至旁縣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
矣

明按班據云成帝善修容儀即一修字便見其色莊之
符名予而實不予也知幾駁之過矣

漢書之誤

釋史彙編淳于髡傳云其位百餘年楚有優孟殊不思優
孟在楚莊王時死在齊威王時楚莊王時楚莊王時楚莊王時
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顛倒若此非誤
而何

班史之誤

山堂攷索班史古今人長成於曹昭之手謬妄最多如類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董經堂

子與管仲齊驢伊傳與叔向並處范武子即士會也既述
武子又述士會申包非子胥匹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向
使大家之狗尾不續則為一代之良史矣是故糾史記之
謬者可以議諸公不可以議司馬遷糾唐史之謬者可以
論宋初不可以議歐陽公糾漢史之謬者可以罪曹昭而
不可以罪孟堅也

懷王

日知錄漢書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
幽王

兩漢書字

邵博聞見後錄前漢叙傳外博四海按書外博四海博字為誤魏高堂隆傳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冰簡字為誤後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協當作挾胡慶傳論者剝異剝當作駁宋浮傳保省生人省當作祐史官失於是正類此者不一

兩漢書衍字

日知錄漢書吳王濞傳吳有即即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馬字黨錮傳黃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毛 帝經堂 今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衍毛字

同上後漢書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公羊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提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毛字宜衍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則此毛字明為衍文也

荀悅漢紀之誤

史通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宜入中興而甄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耳荀悅既刪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隄勸懲藏光武之文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明按漢獻帝以國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為彙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筆札經五年乃就其言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文 帝經堂 簡要與圖書並行

范曄後漢書之弊

史通范曄作後漢書盡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復有論以論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之文如商周之頌其文塞碍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曄之弊也

明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紀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名曰後漢書凡十紀十志

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略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元

載樂事

林泉隨筆後漢書南蠻傳載高帝氏以女妻蠻事讀者皆笑其誕

史失體

史通晁氏曰范曄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縱橫實天下之奇作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竟 帝經堂 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殊風俗通義中王喬飛鳥杞朴子中左慈化羊等說論事列之於傳又贊詞佻巧失史體云

三國志之謬

山堂攷索陳壽三國志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在諸侯之列故稱傳愚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當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各稱紀乎其謬甚矣

明按晉陳壽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

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卓而罷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紀殷勤撰吳錄其間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紀傳於簡畧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缺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蜀無史職之誤

山堂攷索史通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吳祥靡間按黃龍見於神歸群鳥見於江水成都自景星出益州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等何從而書焉由父辱受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年 帝經堂 髡故加茲謗議耳

華歆清節之誤

讀史質疑太倉王三國志華歆傳文帝即王位拜歆相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予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裴松之注又引華嶠謬言文帝受禪歆與陳群有不怡之色王瑞國曰按歆之立朝大節掃地為千古處士之差而乃以清節見稱所謂放飯流歆而問無益決也後漢伏后傳云曹操以歆為郗慮副勒兵入宮收伏后開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其為曹氏待漢如此而

乃謂於禪代之際有不怡之色欲以附於王琨范粲之列其誰信之此必華氏之子孫為其先人掩飾之計不可以欺後世也

三國志自得有失

通考三國志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關於諸曹傳中則見高木夏侯氏之子也高貴卿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改漢曰蜀以諸葛孔明死父而毀之乞米丁氏不獲因不立儀康傳難乎免於物議矣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三

帶絳堂

明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漢裔以正統與之魏雖受禪尚為篡逆蓋公論也

蜀非國名

黃氏曰抄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也何物鬼魅竊弄史筆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蜀者地名也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國而未嘗以蜀名非特昭烈雖孫氏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也陳壽何據而以蜀名之耶謂其為偏安歟雖劉淵雖起人猶稱之曰漢謂未能中興歟雖元帝僻處江南世亦謂之曰晉未聞

以居吳而謂之吳也况謂賊為帝謂帝為賊是豈得為當哉

辨蔡邕王允

讀史質疑三國志董卓傳王允既誅卓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引謝承漢書云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嘆息允奏之請縣首刑足以成漢史公卿惜其才咸共諫允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傳於後云云裴松之謂邕雖卓所親任事不知其為奸者而乃嘆息於王允之坐此必無之事也至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但當論邕之罪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國史

三

帶絳堂

當死與否豈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松之辨此最為近理謝承之妄不待攻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古氏錄

國史

晉書前後異詞

日知錄晉書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載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顗傳又云舉秀才入雒而陽王模傳庶平太守丁仰良史傳又作丁紹石勒載紀前作段六春後又作段疾六春陽裕傳又作段春昌纂載紀前作句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一 帝經堂 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紀弘光門馮跋載紀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

晉史書事鄙陋

梁谿漫志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偏耳豈可與貪財者同日語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麗意未能平方可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以為人奴不為過也

晉史多採小說

山堂攷索史通云晉世雜說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類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晉史多採以為書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博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

明按洛京時為晉史者凡五家陳東晉王鈐之而于實為最善江左後為晉史者凡六家鄧粲孫盛王韶之緒唐貞觀中勅史官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合序例為一百三十二卷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二 帝經堂

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有焉

中興書

南史柳紹作晉中興書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千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患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曰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先主非亂命

聞見後錄劉玄德將死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

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蓋元德已知祚之永不志
拯民生於塗炭既不卒而死非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充
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為亂命又以為懷術豈足與
論元德孔明哉

嵇康向秀傳

學齋佔俾予嘗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
誅在晉文帝執魏柄之時不當傳於晉向秀卒於魏世其
傳亦然又云君玉無姓呂安無傳皆當深致

唐太宗掠美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三

帝經堂

山堂攷索林氏曰晉史稱為太宗御撰者是掠美於群臣
也豈其萬幾之下猶能為此飛藻耶且此臣如李延壽令
孤德蔡崔仁師岑文本次國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
梁陳二史魏公次隋史房元齡提監修之夫以群臣任修
史之職而太宗獨擅其名非掠美而何

晉史烈女傳

裨史彙編晉史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間之禮
者四人其餘或藏明才曉特取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
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其事

已載於後可恥之甚王淑之妻謝道韞雖為夫報仇然被
擄又不聞死節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娶妾妬
忌特甚織錦迴文雖云奇妙豈婦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
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女亦取入烈女傳吾不知其何謂也

祖逖無為盜事

晉書祖逖傳逖在徐州賓客僕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
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每撫問之
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所繩逖輒護救解之

明按世說且云逖或召客錦綺聚然或問之則曰比復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四

帝經堂

南塘一出由本傳言之則今之竊盜也由世說言之則
身自為盜矣逖之忠勇斷無此事而史筆傳記若此所
謂賊夫人之子者也

晉元帝非牛金子

說畧晉書云初石園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以酒
貯二榼帝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酖其將牛金後恭王妃婁
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
牛金而生元帝是合兩事為一事合兩人為一人矣何以
傳信

明按國學紀聞云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與傅固之唐貞觀中史官修晉書亦取馬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外誤三事

野客叢書庚辰曰嶠森如十丈松磊柯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庚辰傳作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一誤也晉書世說並言周黨因飲以燭投兄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按阿奴乃誤小字晉書以阿萬為阿奴誤也王

事物考辨卷之十二

國史

五

帝經堂

祥傳曰祥乃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按王吉在漢宣帝時為諫大夫若諫議大夫則起於光武之世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宋書

史通徐爰宋書繼何承天山謙之孫冲之蘇寶山而作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

明按齊沈約宋書始於義熙終於昇明合為百卷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刪為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

齊史

史通江淹先著十志沈約復著齊紀吳均撰齊春秋稱梁帝為齊佐命帝惡其寔品端之然其私本竟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蕭氏謂子顯也

梁陳二書

史通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唐貞觀初察子思廉定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六

帝經堂

南北史不作志

歸正集司馬溫公曰李延壽亦近代之佳史也雖於襍祥嘲諷無所不載然序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南北史小說

國學紀聞李仲信名廬以南北史為小說宋文公亦云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自相矛盾

讀史質疑南史顏延之傳延之為國子祭酒買人田不肯還直為尚書左丞荀赤松所奏謂其惟利是圖昧義苟得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坐免官按延之所為如此而傳又稱其居身儉約不營財利若兩截人何也蓋赤松所糾深中其隱而世人仍為所疑相傳其美而見之於史耳然既載赤松之疏不應自相矛盾如此

吉翰傳

讀史質疑吉翰於宋文帝時為徐州刺史有死罪因典籤欲活之翰曰此因罪重卿欲如恩便當代任遂殺典籤而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二

帝經堂

原此因自此人皆畏服按翰之所為如此此與張敞廢絮弊何異宋書置之列傳宜也南史置之酷吏傳中豈有當乎

明按刑者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典籤雖有執法之罪然與身犯重辟者殊科吉翰以此易彼戮其輕者縱其重者豈法之平乎南史列之酷吏傳中其識優於宋書遠矣

徐陵傳

讀史質疑南史徐陵傳陳後主為文示徐陵託以他人所

作陵嘆之曰都不成字句後主叩之及卒謚曰章德侯傳又云陵為一代詞宗未嘗詆訶學者王瑞國曰既於人主之前唾人之文矣又云未嘗詆訶學者何其前後相矛盾乎

真偽難辨

史通北魏崔浩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冑當時眾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此則真偽難辨者矣

北魏書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八

帝經堂

史通齊天保二年秘書監魏收作魏書百三十卷收誦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

明按隋魏澹與顏之推等更撰魏書矯正收失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公列紀孝靖稱傳大有識見惜其書不傳

周書多非實錄

通攷晁氏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余等撰先是蘇綽東

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及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禁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隋書

群史彙編隋書為魏鄭公所修義例久稱予奪殊舛如崔弘昇治狀無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頴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暕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俱目為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新舊唐書是非

源流至論舊史云李光弼文開元中封荊國公新史以為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九

帝經堂

在武后時是新史非舊史是也舊史云敬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五子按敬宗止有五子是舊史非新史是也舊史云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德明十公學士賢亦以元明為名是新史是舊史非也舊史云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云名洪政以字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以字行是新史是舊史非也

明按歐陽公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仍詔修為一體公受命退而嘆曰公於我為前輩且人

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乎於是一無所易列傳書宋祈姓名紀志書歐陽公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多不能遜而好相凌轢此風前所未有也夫歐陽公不掩宋公之名此真人情所難而列傳之疎畧不如紀志之精詳多矣故山堂攷索曰糾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公不可以論永叔

新史勝舊史

源流至論以李義甫許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以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十

帝經堂

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後小人也以劉蕡之鯁直而概之於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概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列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列方技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棄小目也

新史不如舊史

夢溪筆談唐書多與舊史不同姚崇字思廉舊史云思廉字秉之蘇臺薛莊山堂攷索作薛狀唐書以字為名李元道並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云房喬字元齡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

傳容有訛謬不如舊史之為可信也

明按文徵明刻舊唐書序畧云新唐書以宋景文歐陽永叔皆當時大手筆故削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以用字奇濫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大畧同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可馬溫公修通鑑悉據舊書而於新書無取焉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子西尤深斥之而極言舊書之佳今二書具在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能掩也

用巨字之非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十一

常經堂

梁溪漫志巨字乃不可二字合音唐書安祿山傳云巨不可忍非是

嚴武傳失寔

國學紀聞辨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漢友議宜其失寔也

舊史之失

唐史發潛舊唐書以良吏次宦官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循吏無贊宦官反有贊獨孤及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列於傳而僧繇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

知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技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又姚燁誦事則天以取宰相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得為當乎

新唐書不可信

張舜民畫墁錄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奸臣亦多矣所載者止十九人可盡信乎

唐太宗放囚辨

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刑法志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開死罪者三百九十九人縱之還家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因皆詣朝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十二

常經堂

堂無一後者太宗取其誠惡原之按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可謂少矣今六年躬自錄囚而京師死罪有三百九十九人又何其多也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厚薄不啻百倍之遠哉愚以為此三百九十九人非皆死罪也此三百九十九人中其間豈無差等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盡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聖必不為也史臣時欲誇大其事以見仁感人之至耳白居易元和中詩云死囚四百未歸獄亦承其訛

而不覺也

姚崇傳贊

同上姚崇傳贊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悼乃陷字之誤也

姚崇薦張柬之

鷄肋集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即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而狄仁傑傳又云仁傑教薦柬之竟召為相以其時致之仁傑之荐柬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三 帝經堂

之方為荊州長史後再拜乃為秋官侍郎迎崇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之言已深知柬之固崇言益決非以崇之一言便為相也舊史自相為異其為法多此類

姚崇毀魏知古

鷄肋集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譏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有其魏公乎是補之曰魏知古強諫守節不愧唐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或者有之至陰加譏毀則崇不應爾也譏毀必有言何得不載

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寔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郝靈儉之誤

賈至梁溪漫志白樂天樂府新聲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黜武注云開元初突厥寇邊天武軍將郝雲岑斬黑吸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邊功者生心痛抑其實逾年始授即將雲岑遂痛哭咽血而死按此則斬黑吸者乃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雲儉新唐書作雲佺實治通鑑作雲荃攷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四 帝經堂

異中亦無之

張九齡傳

新唐書糾謬張九齡傳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後宰相可長虞九齡叱之曰序帷外安可言哉遷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按太子瑛傳載瑛誅時九齡已為中書令宰相年表亦云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開元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

死安得云太子無患哉

去一字不成文

聞見後錄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曰解佩刀選老雙者
人持馬至郭喻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
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文

袁朗傳

新唐書糾繆袁朗傳云自榜至朗七十二世其間位司徒
司空者四世淑簡察皆死宋難節著御齊梁間按袁朗之
先仕宋而死於國難節有叔頭梁三人未嘗有名察者此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帶經堂

言察乃築字之誤也

張廷珪傳

同上張廷珪傳彫敝字彫當作凋而新書內二字通用非
也

蕭遘傳

同上蕭遘傳云迫畏不順極方範傳云高枕而與李涵傳
云席地以暝按字書暝眠二字通用其字當從目不從日

屈突通傳

同上屈突通傳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轡之唐僉傳云命

趨還丹崔寧傳云趨與禁兵雜往按三傳趨字皆當作趨

出當作嗤

全上常侍價傳云朝野共嗤薄之李商隱傳云黨人嗤謫
李齊運傳云士人嗤之按說文云嗤嗤也又毛詩傳云嗤
敦厚貌無嗤薄之訓疑當作嗤

中宗本紀

全上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
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按御恩太子及武三思傳皆云三
思父子已為節愍所誅止因太子之眾自潰故太子被害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帶經堂

耳不得謂之誅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

思已而眾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寔

孟詵傳

全上孟詵本方術養生之士也舊書已列於藝術傳且未
嘗有隱藥今書乃入隱逸傳莫喻其故

孔穎達

全上孔穎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有若無是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按論
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也太宗誤問穎達誤對史臣誤

書也

獨孤懷恩傳

同上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隋文帝獻皇后以姪
養宮中按元正皇后即高祖之女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
孤皇后高祖之從女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
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啖助傳贊

同上啖助傳贊云呼嗚孔子沒乃數千年孔子以魯哀公
十六年壬戌歲卒啖助卒於大曆五年庚戌距孔子之卒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志 帶經堂

止一千一百四十九年余乃云孔子沒數千年母乃誤歟

省文之失

容齋隨筆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
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而新唐
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草河北三輔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
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省意義為不鏗鏘此
務省文之失也

皮日休未嘗從賊

老學菴筆記訪聞錄言皮日休隨黃巢為翰林學士及巢

敗被誅今唐書遂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厚良
墓誌稱其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
常博士贈禮部尚書據此則日休未嘗隨賊為其翰林學
士被誅也師魯文章傳記皆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
不疑予故表而出之為裴美雪訪於地下

五代史

陳后山談叢歐陽公五代史周家人傳云崇后邢州龍岡
人世宗紀又云克山人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
人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志

帶經堂

韓通無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蘇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
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意子瞻曰韓通無傳惡得
為善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據
甲誓師出抗而死

明按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
二等文字

宋遼金元四史

釋史彙編史至宋遼金元四家並殺極矣蓋列傳中有事

不關於朝廷又非奇偉卓絕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共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太甚者又有本傳中一二事可錄而他事猥瑣不足紀載者皆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次編入則庶乎其可傳也

宋史程琳傳

讀史質疑宋史程琳傳云琳為人敏傷深嚴長於政事辨論一出不肯下人然性高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尤

帶經堂

嘗歎武后臨朝周人以此薄之按琳之為人不知其何如但獻圖一事吾以為意在諷諫而非謀諛也夫武后之所為久已汚人齒類而以此祝章獻雖至愚者且不出此而謂琳乃為之手

高若訥傳

同上宋史高若訥傳范仲淹坐事奪職歐陽修以書責若訥云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此紀事之書必當詳其本末不可用斷章取義之法如此事攷歐陽公本集與若訥書云希文貶官與足

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誠簡希文為人予始聞之以為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宋史本傳但以為若訥不能救而責之則當日之為諫官者多矣何獨於若訥深求乃爾乎掛漏如此不可解也

非寔筆

同上人亦有言人不可以無子今觀於宋史呂夷簡張洙而益信夷簡為相樞閣多智亦難伯之流也乃以公著為之子史家每假借之稱為賢相至南渡後張浚聞洙自用出入將相動輒簡事一無足稱乃以械為之子道學諸公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辛

帶經堂

極口稱之皆非寔筆

金史

張綸林泉隨筆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古入中原時三戰三捷北兵為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梗概而不紀其克敵制勝之詳史修於元豈有所諱耶

元史論文信公之謬

方弘靜千一錄史之以成敗論人者多矣文信國當宋之已蹙元之方熾事無可為獨以其身係萬古綱常耳燕山之死猶首陽也作史者乃曰志廣才疎謬矣

元史缺漏

明姚福清溪暇筆元史列傳十八卷有完者都二十八卷又有完者拔都其文大段相同微有小異蓋一人而誤分為二者也

明按楊士奇東里集云此書於元百餘年之事條矣而亡國之際忠邪之迹或畧或與故老所傳者相戾蓋當時急於成書不暇遍訪而詳核也

三綱不正

史通會要元人進宋史表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主

帝經堂

成功少宋之國是寔符斯言我朝立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總是三綱之不正聞者快之

元史續編之誤

鄭瑗并觀項言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胡粹中元史續編乃遽抑景炎祥興二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謬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通鑑續編

楊士奇東里集通鑑續編四明陳經子經著起盤古至宋凡二十四卷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學者於其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缺之可也義農以前避哉選乎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見於百氏所記者要皆以意言之耳而必據拾以補前史之缺亦異乎孔子之言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採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實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經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

不書太祖正統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主

帝經堂

御史彙編宋有天下大抵皆太祖之功其所未并者獨河東彈丸地耳四明陳子經通鑑續編乃終其世如列國分書至太宗方入正統似非能達理勢之宜者成化中奉勅修之乃取天台徐氏之說於開寶八年即大書以示正統而以北漢未亡比跡於唐初之梁節最為有據他如熙寧丹紀年表韓通死節趙普之卒盡削其官張士傑之死特見於提綱之類皆勝於陳氏遠甚

斧聲燭影

程篁墩集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

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啟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
成之不深攷者遂以為寔然耳僧文瑩湘山野錄謂太祖
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李燾長編
刪潤其語改不可勝為避避太祖下階戲雪顧太宗曰好
做好做而燾改戲雪為戲地好做為好為之此斧聲燭影
所以啓後世之疑也實錄正史皆云太祖有病命建隆觀
氣下階戲雪涑水紀聞云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
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繼恩以後事遂宿禁中
皆不陳桎據實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添戲而帝
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托命之語係之則遂駭人之聽聞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重
帶經堂

矣夫母子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
帝崩之後而桎以屬之壬子且并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
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西書之文本相抵牾強合於一
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
懸斷者理而已矣自古纂就之事多出於深仇急變太不
得已之謀觀太祖之於太宗始於無纖芥之隙而乃親自
操刃犯天下之不韙此病狂喪心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
為之斷斷乎其不可信也

寔甚斧聲燭影之疑瓊山丘氏嘗力辯其誣新安程克
勤著宋史受終致一書其援引証據與丘氏畧同而尤
為詳備萬世而下夫亦可釋然無疑矣

綱目書入寇之非

山堂攷索或問朱文公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間何
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統而司馬溫公綱目
乃曰某年某月某日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後

奪漢太速

山堂攷索朱文公答呂伯恭書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重
帶經堂

漢尚未亡溫公綱目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
遜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為法

子思非安王時人

困學紀聞通鑑載子思言荀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
大事記云安王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
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母乃過於壽考乎

掩日月之光

聞見後錄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
中有詩賦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公之意欲士之立於天

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屋原以忠廢至投汨羅以死所
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
通鑑并屈原事盡削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
光何耶

溫公不書周璆事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後漢徐穉傳畧曰家貧常自耕種非
力不食屢辟不赴特陳蕃為豫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
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
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義

帝經堂

之士前後郡守招之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
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溫公通鑑祇
書徐穉事而不及周璆璆之名益不顯細攷之蓋陳蕃能
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則設徐穉之榻為樂安太守則設
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不如歐史

鶴林玉露五代史云漢王章不容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
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據其
言書之殊有古意通鑑云授筆握筭不知顛倒不如歐史

多矣

通鑑遺漏

嚴衍通鑑補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三
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拜賦詔獄疑獄十一年減
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
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
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
其小者可知矣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義

帝經堂

刪歌吟二字

通鑑補漢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書樊噲願得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即將季布曰前匈奴圍帝于平城漢兵三
十二萬曾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
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
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歎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
無所謂矣

通鑑宜刪

同上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曆二年而通

鑑于神功元年聖曆二年西書之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
視元年而通鑑于聖曆元年久視元年西書之若此者惡
可以不刪

通鑑宜正

同上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黠布以
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語
也而通鑑即載于五年從帝入關之時若此有惡可以不
正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三

帶經堂

分一人為二

同上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穉討母弟仁于
平郭兵敗幼穉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
幼慕容穉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

合二人為一

同上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
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為一人

誤字

同上北齊幼主高恒禪位于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而

通鑑誤守為宋胡身之不攷北齊書安為註曰齊猶未亡
而遽改國號曰宋亦誤也

不書姚崇十事

全上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
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
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不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
旦可要亦棄而不取

以忠為佞

全上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三

帶經堂

整而死文帝為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
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冲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
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

張璠姓名

全上晉穆帝永和初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俊欲棄大
城寧戎校尉張璠從之太和中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
軍常璠向左南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張璠常璠本
一人也但載記作張璠十六國春秋作常璠通鑑于永和
中從載記于太和中從十六國春秋而于武帝太元三年

不知何所本而忽作掌據姓岐為三名折為二讀有惑焉
唐太宗臂鵠事

梁谿漫志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鵠望見魏徵納之懷中
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
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言聽納獻替從容及
璟趨出鵠死懷中則是宋璟諫玄宗非魏徵諫太宗也樂
天此箴必有依據殆史之誤也抑豈二事皆然造相似耶
明按王海治平三年命龍圖直學士侍讀司馬光編集
歷代君臣事蹟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首依左氏傳體為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元

帶經堂

編年一書名曰通志為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
四年書成共二百九十四卷賜名資治通鑑又按新雙
云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蓋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無
一字草書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然猶不
免於評論著述之難如此後生末學母輕為訾議哉

綱目臧字

升菴集司馬溫公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
善歌舞知之為不昏與修古字通用蓋言之溺于此
婢不娶正室也綱目臧去不字知之為之昏蓋誤以婚姻

之婚為昏闇之昏也綱目似此甚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
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

明按此不字必是傳寫誤遺耳非必以昏為昏闇之昏
也

隱帝書殺之誤

癸辛雜志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
尹起莘為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乃書法之所寓
也然均一弑君耳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倒
置如此亦恐誤書耳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國史

五

帶經堂

綱目書法之誤

井觀瑣言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
公穀文法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為之
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
猶書漢誤也攷之提要漢當作趙初無他義書法乃云書
漢所以志仇國而為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
其書上皇遺誤也書法乃云不以肅主之所以著自反不
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如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其
有卒而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為之說可謂求索之過矣

蓋綱目卷帙浩繁朱子成書而未及修改如帝或書上賦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甚多不必曲為之解

賜死之誤

癸辛雜志綱目糾誤曰北齊高緯以六月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喝之誤耳綱目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寄且引殺人以挺與刃之說固善矣其是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繆荒避無度不避寒暑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盧鴻之誤

藝林伐山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為是越人以為一鴻常一耳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之也

明按胡應麟藝林學山此書皆正楊升菴藝林伐山之誤盧鴻一見舊

唐書新唐書作盧鴻誤也通鑑止據新唐書故亦作盧鴻綱目本通鑑之誤而通鑑又本新唐書之誤升菴獨

歸咎於紫陽非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文章

七畧

玉海漢成帝使陳農求遺書令劉向校書中祕哀帝時向子歆嗣父之業掇括群書著為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五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畧書畧術畧方技畧

四部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一

帶經堂

事物紀原今崇文所錄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蓋始於晉荀勗為祕書監即典籍混雜以類相從分為四部著作即李充亦從勗例此其始也續事始云魏武置四庫圖書分甲乙丙丁為部目藏之

圖譜

鄭樵通志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

不見圖雖讀書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讀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

方策

升菴集方小而策大方木板也策編簡也方是一片版策是衆簡相連也

明按王伯厚漢制攷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殺青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二

帶經堂

演繁露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云汗簡刮去青皮也

明按劉向別錄以火炙竹簡令汗取其易書且不露謂之殺青亦云汗青

三尺

程大昌演繁露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警校

劉向別錄警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警校

卷宜作集

王氏農書古之文字皆用竹帛後漢作紙乃成卷軸以其可卷舒也五代後漢明宗長興年間詔九經板行于世俱作集冊今宜改卷為集

卷軸

經籍會通凡書唐以前皆為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至裝輯成帙疑皆出于雕板之後然六朝時已有之矣阮孝緒七錄大抵以五卷以上為一帙

印書始于隋

經籍會通葉少蘊云世之雕板始自馮道此殊不然但監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三

帶經堂

本自馮道始耳柳訢訓序言其在蜀時嘗聞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皆雕本則唐固有之矣又揮麈錄云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錄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象遺經率令雕板則印書寔自隋始但隋世所刻特淳眉經像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漸以其法概雕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極矣

五厄

經籍會通隋牛弘云仲尼之後書有五厄秦火為一厄王

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鄴為一厄

明按書有八厄自有書契以後至祖龍焚書為一厄漢興大收篇籍表章六經成帝時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
向校向卒哀帝詔其子歆嗣父之業者為七畧凡三百
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是為二厄光武明章
好文重經術石室蘭臺所聚經傳三倍于前及董卓移
祚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裳是為三厄魏文綴拾遺文
藏在三閣晉荀勗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之目合二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四 帶經堂

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華震蕩石渠文集
靡有孑遺是為四厄東晉之初復為鳩聚李充以勗舊
簿校之見存者三千一十四卷沿及江左宋謝靈運造
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梁普通中廢士
阮孝緒更為七錄元帝卒侯景收文德殿書歸于江陵
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鄴咸自焚之是為五厄隋開皇初
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平陳後經籍漸多唐克
隋鄭公收其圖書載之以舟沂河而上經砥柱多被湮
沒十存一二而已自太宗至元宗西都聚書四庫其本

有正有副祿山之亂尺簡不存是為六厄元載為相奏
以千錢購書一卷文宗時四庫復完黃巢之亂存者蓋
少是為七厄五代諸國分據皆聚典籍宋興群書輻輳
慶曆間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
百六十九卷至宣和而極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攷是
為八厄遭此八厄而聖經賢傳以及秘錄幽經卒不絕
于天下殆有神物護持以至於今耶

家語

王守溪震澤長語家語今本皆近世庸妄所刪削非王肅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五 帶經堂

所註之舊本也王肅曰家語一書皆當時公卿大夫及孔
門諸弟子資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切寔者為論語其餘
集之為家語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為增損故事
同而詞異孔御謂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
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入禮記則除家語
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至漢初則索之戴
聖又索之近世庸妄者又索之已非孔氏之舊矣王肅本
已不可復得余于書肆偶得之亦天之未喪斯文歟

幽經秘錄

山堂肆政蓬萊海中神山謂之仙府幽經秘錄皆在焉

象鳥跡

山堂肆政史記倉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注云謂有文字恐人書故鬼哭龍藏也又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注云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天知其將餓故雨粟鬼恐為人所劫故夜哭鬼一作鬼：恐有取毫作筆之害故哭

三蒼

玉海隋經籍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為上卷楊雄作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七 帶經堂

訓纂篇為中卷後漢賈勳作滂喜篇為下卷故曰三蒼

玉鈴

山堂肆政玉鈴呂尚兵書也尚死葬之失尸所在唯有玉鈴三篇在棺中

玉海

同上南北朝張融玩涉百家著玉海集諸司徒問其義張蒼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

青史子

玉海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紀事也又文

心雕龍云青史曲綴於街談

百二十國寶書

玉海公羊傳疏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鬼谷子非蘇秦書

高似孫緯畧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從橫家唐志以為蘇秦書非也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著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姓氏鄉里

成相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七

帶經堂

楚詞辨証成相者楚蘭陵令荀卿子之所作也此篇在漢志號成相稭詞凡三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跡以風時君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殺大夫死而春者不粹是也

明按成相三章章首皆有請成相三字次章云請成相道聖賢末章云請成相言治方似成相乃人姓名

燕說

容齋隨筆韓非子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燕相受書曰舉燭者

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本意也黃曾直和張文潛詩曰談經用燕說東棄諸儒傳意指王氏新學

太真經

通志太玄經以避諱崇文改為太真經今四庫書目分太玄太真為兩家書非也

淮南子

升菴集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連五句俱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子述之孔明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八 帶經堂
又舉此二語以教子也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

漢遺文

學齋佔畢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但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佚甚多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曰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于後漢史西南夷傳注

古今善言

山堂肆政南北朝范泰撰古今善言子曄著後漢書

太平摠類

曾鞏隆平集太平摠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太平興國中儒臣李昉編次

文苑英華

隆平集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學士宋白等奉詔以前世文章纂成

雋永

西漢博聞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注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九 帶經堂
美而味深長也

白樸

野客叢書元微之詩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白樂天于藝林中專取書詔批荅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亦曰制樸

薈葦

薈葦子唐史載鄭虔集常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薈葦杜詩曰薈葦何枝葉薈葦讀如薈葦分藪吟之薈葦讀如最爾國之最度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

呼為會粹意謂會取其純粹也夫之速矣

崑山王彩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撰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崑山王彩

非非國語

歸正集柳子厚作非國語江端禮作非非國語蘇東坡曰久有意為此書不意君先之也元虞集亦有非非國語明張文定公文著釋國語亦所以非柳子而義理却正當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十

帶經堂

原出五經

北齊顏之推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咏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

命題有本

林下偶談吳氏文士命題各有所本自孔子為書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為易說卦文遂有說自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自攷工記樂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文遂有解自有辨攷辨物之類文遂有

辨自有樂論禮論之類文遂有論自有大傳雜傳之類文遂有傳

策制詔勅

文心雕龍奏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之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誠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總而論之則皆命也

勅令格式

說郭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于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二

帶經堂

已然之謂勅禁于未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設于此以使彼效之之謂式

翰林所著

山堂肆攷唐故事翰林所著其名不同拜免王公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廣分事曰勅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誥六品以下曰勅批群臣表曰批答獎勲勞曰獎諭賜外國書曰番書黜曰青詞曰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上本建興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文樂章詩誦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

除拜以獲日鎖院隻日降麻

甲令

兩漢博聞漢書甲令如淳曰今有先後故有甲令乙令丙令師古曰甲乙者猶今之第一篇第二篇耳

明按陳蕃疏曰尺一選舉宜委尚書三公注云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文章異名

張表臣珊瑚鈎詩話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採撫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惟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主

帶經堂

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排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

事物托于文章謂之詞程事較功考寔定名謂之銘援古

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倚遷抑揚長言永嘆謂之歌非鼓

非鍾徒歌謂之誼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後叙

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雅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嘆憂

悲深思謂之吟咏性情摠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

高簡明淡謂之古沈宗而下法度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

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

月之垂照者謂之詔道其常而異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

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

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

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于下者謂之令時而戒

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詔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

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

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

紀者紀其寔也纂者纂其事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

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

而載之于石者也碣者獨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主

帶經堂

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誌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

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者自近行遠使之周知也

表者布臣子之心而致之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間

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

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于官府也捷書不緘揮羽

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此文

之異名也

駢

林下偶談離騷者遭憂也屈原以此名其文則賦也班固

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篇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命為騷誤矣

賦

徐伯魯文體明辨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有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其名始于荀況之五賦而其詞隱僻全無當于六義君子無取焉至漢之賈誼司馬相如始曲暢其體號曰古賦三國六朝再變而為俳唐入又變而為律宋入又變而為文俳賦尚詞而失于情文賦尚理而失于詞律賦限韻隋唐宋取士皆用之惟以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詞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而

帶經堂

皆置勿論去古賦益遠矣

詩之疏二十四

山堂肆政唐元稹樂府題序云詩之流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行吟咏題怨嘆章篇操引誼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明按徐伯魯文體明辨曰尔雅云徒歌謂之謠張揖廣雅云聲比于琴瑟曰歌然卿雲採薇並為徒歌不皆稱謠擊壤扣角亦皆可歌也而不盡比于琴瑟則歌謠乃通稱也孔子雜取民俗歌謠之詞以為十五國風通謂

之詩然則歌謠者其詩之所自昉乎

樂章

文章辨體古樂府樂章三代而下浸失其傳漢高自製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詞然其詞皆不可攷今所傳者不過郊廟十九章而已迨東漢明帝分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享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鉦歌樂軍中用之魏晉六朝不足觀矣文體明辨採西漢以下諸詞分別為九一曰祭祀二曰王禮三曰鼓吹四曰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五

帶經堂

樂舞五曰琴曲六曰相和七曰清商八曰雜曲九曰新曲此古樂府樂章之大源也至于琴曲而外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履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微曰曲慷慨悲歌以伸其鬱者曰吟因其立詞之意曰詞本其命篇之義曰篇發歌曰唱條理曰調言通俚俗曰謠憤而不怨曰怨感而發言曰嘆又有以詩名者以弄名者以度名者以樂名者以思名者此又古樂府樂章之支流也

詩之始

山堂肆政虞書勅天之命惟時維幾此四言詩之始漢李陵詩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此五言詩之始漢武帝作柏梁臺成詔群臣二千石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謂之柏梁體此七言之始谷永作六言夏侯湛作三言高貴鄉公作九言

麥秀歌

學齋仙史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兮禾黍油

文章

宋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宋

帶經堂

今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兮禾黍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只差末句一字耳

雉鳴歌

升菴集楊子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鳴者注云雉鳴猶歌嘆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鳴之歌也

怨歌行

嚴須溪滄浪詩法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非也樂府以為嚴延年作

陰陽里

滄浪詩法孔明學父吟云步出齊東門遙望鵝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里以青州有陰陽里故也

李陵詩

容齋隨筆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視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乃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禁不應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文章

宋

帶經堂

明按劉子玄云李陵答蘇武書亦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所擬作也

顧長康詩

許彥威詩話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入陶淵明集

問來使

滄浪詩法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

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日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
舊薇葉已抽秋蘭氣尚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
此詩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陶詩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
人誤取以入陶集乎

文通擬古詩

遊齊閒覽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
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令人遂以為休上人詩又
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文將在陶
詩集中皆誤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木

帶經堂

集句之始

升菴集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修厥德令
終有假勉爾遐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諫人罔
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始于王安石非
也

孟浩然

滄浪詩法孟浩然集贈孟郊二首按東野乃貞元之和問
人而浩然終于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絕其詩亦不似浩
然必誤入

蜀道難

夢溪筆談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為
之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
詣之白出蜀道難知章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
嚴武為劍南節度使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代甚遠小
說所記率多舛誤不足信也

平楚

升菴集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
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木

帶經堂

安燾遵平林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游絲蕩平綠
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古人不忌重韻

日知錄孔明梁父吟云問道誰家墓田疆古治子又曰誰
能為此謀相國齊宴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
已初不避重韻也今本改作田疆古治氏失之矣

陌上桑

詩律武庫郎女子姓秦名羅敷為王仁妻時仁事趙王
羅敷採桑陌上王見而悅之置酒將奪焉羅敷善箏遂作

陌上桑曲自明不從王也其曲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雄朝飛

中華古今注犢牧子齊處士五十無妻出新于野見雄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雄朝飛曲以自傷焉

別鶴操

同上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聞之中夜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此翼隔天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飧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子

帶經堂

後人因為樂章

烏夜啼

教坊記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何滿子

山堂肆考白樂天云滄洲人姓何名滿開元中犯罪繫獄撰此曲讞獄者憫之為奏明皇不許竟坐之故曲名何滿子張祐宮詞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淩

淚落君前

丁督護

宋樂志丁督護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內直督護丁旴收殮殯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旴至閣下且問殮送之事旴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為此曲焉

武溪深

南豐集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言吹笛援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曲曰滔武溪一何深鳥不能渡獸不能臨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子

帶經堂

嗟哉武溪何毒淫

空侯引

中華古今注空侯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游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空侯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凄愴曲終自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授麗玉麗玉傷之乃空侯而寫其聲聞者飲泣以其傳隣女麗容名曰空侯引

子夜歌

許彥周詩話晉有子夜者善歌因以為曲名非時教也

蘇莫遮

稗史彙編唐宋務光諫疏云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駸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明按曾子固隆平集云高敞國太平興國六年入貢其土即漢成已校尉之地俗好騎射藏油帽謂之蘇幕遮

菩薩蠻

升菴詞品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襟花如中國塑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至 帶經堂 佛像環絡之飾曰菩薩髮曲名取此髮易為蠻聲之轉也

鹽

歸正集容齋隨筆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俗訛為黃帝炎非也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詩云山歌貽耳烏鹽角村酒溫柔玉練槌又樂府有夜曲或名昔鹽

明按江隣幾集志云始教坊家市鹽得一曲于角子中翻之遂以鹽為曲名焉

鹽為好

唐詩紀事隋曲有疎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聞中人謂好為鹽故庾肩吾詩云願狂楚客歌成雪嬾賴吳

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

明按薛道衡有昔鹽詩元微之詩云葉吹歌漸即昔之訛也

垂手

稗史彙編張文昌詩云六宮才人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則出射獵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皆舞名也

柘枝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文章 至 帶經堂 柘枝 柘枝舞本出柘枝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

事物紀原卷之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卑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文章

冊

文章辨體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云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策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太子則用事物紀原卷之十四 文章 一 帶經堂

制

詞學指南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為制漢因之顏師古謂為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答三篇此試制之始也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宣讀於廷皆用儼語或用散文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

明按唐高宗時以制書用曰紙多為蟲蛀今尚書省頒

下州縣並用黃紙玄宗時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詔

文體明辨古者王言同稱為命至三代始兼誓誥而稱之秦改命曰制今曰詔字書云大曰詔之名自此始漢初詔詞深厚簡雅最為近古六朝而下專尚偶儷而詔亦用之其詞亦有不純用四六者然而古意衰矣

勅

明按唐正觀末張九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

事物紀原卷之十四

文章

二

帶經堂

文體明辨劉勰曰勅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其名始於漢蓋於唐唐授六品以下官則用勅即所謂告身也沿於宋其體有古有俗古體用散如漢章帝勅御史大夫司空是也俗體用四六如宋皇族出官勅是也

誥

詞學指南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詞其三曰誥周禮士師五戒其二曰誥用之合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且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立三子為王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

外命之別又按文體明辨云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宣於廷者皆用之通謂之制而詔寔雜於其中其詞亦有古俗二體云

聖書

文體明辨應邵曰聖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聖書追而與之又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是不論貴賤皆得稱聖也至秦人始獨以天子之玉印為聖群臣莫敢用漢初有三聖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止稱曰書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三

帝經堂

批答

文章辨體按王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制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就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勅為一體則混矣

明按批答之名唐以前無有也有之自唐太宗答劉洎起自後以此試學士而顯然假手於詞臣無復古君臣口陳面命之意矣

赦文

文體明辨字書云赦舍也虞書有肆赦之條周禮有三赦

之法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而赦之無所謂文也後世如唐元宗有辛蜀赦文德宗有春初大赦文代宗有永泰改元大赦文則不論其情之深罪之輕重而舉赦之豈聖人之法乎

明按李唐之世赦過宥罪則曰赦文戒勸風俗則曰德音或以赦文即為德音者非也

國書

文體明辨國書乃列國相遺之書如左傳呂相絕秦是也漢唐以來大統雖一而外國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觀漢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四

帝經堂

文帝賜南越王書唐高祖賜高麗王建武書可見矣

教

文體明辨按劉勰曰教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秦漢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

書

文章司契字書云書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大臣進說於君如伊訓無逸之類皆是秦漢而下朋黨往復提名為書文選獨為一類而以上書稱之吳訥辨體則列

於問對之後徐師曾明辨則列於章表之前徐之識優於吳矣

章

文心雕龍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投劾表以陳請議以考異

表

詞學指南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章臣書四品章奏表敷三曰表陽嘉元年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五

帶經堂

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吏課賤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歟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闕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荐稱衡表則進士亦試表矣

明按楊升菴集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有若無與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關當以文選為正

笏記

文章司契宋蘇軾王安石皆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

即古人書思對命之意雖詞簡於表亦表之一類也

箋

文體明辨箋即箋也古者君臣同用東漢則有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黃香之奏江夏所謂郡將奏箋是也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于是天子稱表皇太子稱箋而具他不得用矣

奏疏

同上奏疏者人臣進諫之摠名也漢時按劾別稱彈事慮有宣泄則皂囊封板以進為封事此又在四品之外者魏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六

帶經堂

晉以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有劄子有狀有書有封事有彈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因唐人榜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也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

彈文

玉海奏以明允篤誠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詞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詞氣亦異焉

檄

詞學指南檄軍書也文心雕龍曰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詞

即檄之本原戰國始稱為檄張儀為檄漢有羽檄有急事則神以難唐以前多用散文宋人則純以四六為之

露布

詞學指南後魏每征伐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曰露布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繼施行按通典云後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乃露布上書注云露布不封也則露布已自漢始矣

明按文章緣起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世說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以為始於元魏者非也

事物致辨卷之十四

文章

七

帶經堂

又按續世說李充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不知露布故事乃書之於布道人曳之人以為笑談

公移

文體明辨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以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上為之其五曰辭則庶人之言也其六曰牒有品以上公文也諸司自相質問其名有三一曰問謂問通其事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

判

文體明辨按字書云判斷也唐時選士判居其一今之所傳稱其人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試士之詞也

明按斷獄之詞謂之爰書師古曰爰換也以文書代其口詞也

書記

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劃雖名古今多品是以提頌祭展則有譜籍簿錄醫錄星筮則有方

事物致辨卷之十四

文章

八

帶經堂

術占式申憲述式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方詢事則有問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諄並述理於心著詞於翰雖藝文之末品亦政事之先務也

策

文章司契以策試士自漢文帝策賢良始文體明辨分列為二一曰制策則士子所對之文也試策之外又有進策則士子以己意為獻納也

明按前漢書有是錯賢良策蓋文帝策之曰與自朕躬則策之名寔始於此

論

文心雕龍聖哲典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陳政則與議說合釋經則與傳注參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記

原

文體明辨字書云原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其體始於韓昌黎之五原而後人因之與論說相為表裡

議

文體明辨漢初國有大事必集群臣而議之至於撰詞以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九

帶經堂

進其始於後漢之劉陶谷永乎議之體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隱為奇

辨

文章司契漢以前初無作辨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愈始有諱辨柳宗元始有論語辨後之作者皆權輿於此矣

解

文體明辨字書云辨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楊雄始

作解嘲世遂倣之其文以辨釋疑惑為主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

釋

文體明辨釋即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海而邵正釋譏皇甫謐釋勸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瞞襲之陋

問對

文體明辨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寔亦異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十

帶經堂

故名寔皆同者屈子天問是也名問而寔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者皆問答之類也

序

文章司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始於詩之小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真西山曰其體頗與記相類王伯厚云有序於首者如唐開元禮序云明皇帝之十四年云云為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是也有序於末者如唐大衍曆序云其有曆術七篇曆議十篇畧例一篇是也

明按絲竹管絃漢張禹傳中語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寔

兩物耳以上出世俗傳訛云王右軍蘭亭序因此四字

遂不入選不知其出自漢書也愚謂蘭亭序文選偶不

及錄耳豈必因此四字而見遺哉又云天朗氣清自是

秋景故不入選不知三春之季天氣肅清是祭邕終南

山賦熙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

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得謂春令無天朗氣清

之時乎又按陳全之蓬窓日錄云王羲之蘭亭序人以

方金谷序義之甚有喜色金谷序今不傳近於宋人石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土

帶經堂

刻中得之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

節監青齊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

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

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

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

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臨下或列坐水次琴瑟笙

筑合載車合中道路並作及佳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

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

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

好事者其覽之哉

題跋

文體明辨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

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四曰讀

題者歸也審諦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

其語於文章之後讀者讀是書而以己意斷之也題讀始

於唐跋書起於宋而摠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

雜著

文體明辨雜著皆詞人所著之稊文也以其隨時命名不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主

帶經堂

落一格故謂之稊者然稱名雖雜而其本乎義理發乎性

情則自有致一之道焉

七

容齋隨筆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音腴詞固為可喜後之

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

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

及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具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間沿

習之弊一洗矣

連珠

連珠

文章司契自揚雄綜述碑文肇為連珠而班固賈逵傳毅之流受詔繼作傳至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詞麗其旨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於古詩比興之義此後世四六對偶之所自始也

墓銘始於西漢

餘冬序錄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顧延年始為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墓 帶經堂 又按張華博物志漢西都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墓銘曰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銘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碑文

文章辨體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麓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誌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之碑係牲後人以之紀功德是知宮室之碑所以識日景而宗廟之碑所以係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明按墓文有六一墓碑文因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日立碑其上而名耳二墓碣文後世五六品用之文與碑文同三墓表有官無官皆用之其文多叙其學問德履四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五墓記與墓誌同但無銘詞耳六埋銘則埋之土中以防陵谷變遷也大抵碣碑表於外者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近世將墓誌亦刻墓前失之矣又按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墓前墓誌恐因此為始

記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西

帶經堂

詞學指南記者記事之文也真西山先生日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稊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

明按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漢魏以前作者絕少故文選不載後人自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韓之燕喜亭記亦徵載議論至柳之記新堂鉄爐步則議論之詞多矣

祭文

文章司契古者享祀史有祝冊後世祭文如文選所載謝

惠連之祭古家王僧虔之祭顏延年此祝冊之變也其詞有散文有韵語有僂語而韵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詞宜恭宜哀若夫詞華而靡寔情辭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

明按吊文與祭文同耳明辨另設一類似屬可刪

義

文章司契禮記有冠義祭義射義後人做之因有古義經義之作古義乃訓釋古事之義王安石以經義試士至今相沿宋文鑑載張庭堅經義二篇即其遺式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五

帶經堂

箴

詞學指南箴者下規上之詞須有古人風諫之意亦用如韵語

左傳虞人箴揚子雲百官箴張茂先女史箴白居易續虞人箴柳公綽太醫箴王允之端拱箴皆可為法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而全文已缺惟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脩載於左傳于是揚雄做為官箴唐韓愈亦著五箴以自警其體大約以確切為主

明按容齋隨筆唐太宗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

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書附其姓名於文藝

傳末又不載此文資治通鑑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

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

而聞勿察而明雖冕旒蔽明而視於未形雖黼黻塞

耳而聽於無聲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維辟作福為

君寔難主普天之下委王公之上任士貢其有求具僚

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

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六

帶經堂

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

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

小彰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欲成苦勿內

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

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

秋露巍蕩振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

戰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

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混：而濁勿皎：而清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懷其德我王撫運廟以仁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至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銘

文章辨體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儆也漢藝文志稱通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七

帶經堂

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詞獨成湯盤銘九字發明自新之義甚切迨于武王則几席膳豆之屬無不勒銘致儆厥後有稱述先人之功德而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惺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閭為銘者如漢班固之燕然山銘是也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士矣陸士衡云銘貴博文而溫潤斯得之矣

明按酉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即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馬刊其腹曰磨變韃磨變韃慎勿言此亦同太廟金人銘

頌

文章辨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如魯頌駉駉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體之變故胡氏曰後世文人獻頌而已劉勰曰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數篇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諫之式諒哉

贊

詞學指南贊者贊美贊述之詞文章緣起曰自司馬相如如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固漢史以論為贊宋范曄更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文章

七

帶經堂

以韻語唐建中二年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以代詩賦此試贊之始

評

文章辨體評者品論也班史謂之贊范史謂之論陳壽三國志則謂之評其寔一而已後之作漸多不必身在史局而皆得為之故其文載于文粹而東坡集尤多蓋亦文章之一體也

字說

文體明辨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醺而申之以言辭後世因

之遂有字說又有字序字辭字辭祝詞名說名序及女子名說其名雖殊其義一也

謚

同上按謚法起于周官故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于已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秦人廢之至漢始復然僅施于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蓋亦畧矣唐制博士掌之宋則擬議定于太常覆于考功集議于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謚議其體凡四一曰謚議二曰改議三曰駁議四曰駁駁議其外復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又章 元 帶經堂
有私謚議則名臣處士法不得謚而門生故吏相與作誄而私加之者也其事起于東漢而文不多見惟蔡邕集有之

傳

文體明辨字書云傳者傳也記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而後之作者宗之是為史傳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士慮其湮沒因為立傳以表之則曰某人傳或曰某人小傳又或曰立傳外傳至於韓之王承福傳柳之梓人傳所謂假傳是也

誄詞哀詞

文章辨體按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如魯哀公誄仲尼是也鄭氏註曰誄者累也累列生平之行迹以示已傷悼之情也後世謚而有誄詞者蓋本諸此雖退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詞或曰哀詞曾南豐蘇東坡集則總謂之哀詞而已大抵誄則多叙世業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詞則有長短句及是詞體各不同焉

詞曲

文章司契詩餘者古樂府之流也亦謂之詞自樂府散亡事物攷辨卷之十四
又章 元 帶經堂
唐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調一時效之此後世填詞之祖至宋創制漸多增至二百餘調可云極盛然去樂府遠矣由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為歌曲有南北二體九宮三調其去樂府抑又遠矣何良俊曰詩亡而後有東漢樂府樂府亡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知言哉

明按詞始於唐曲盛於元其體每變蓋下蓋詞者詩之奴而曲者又詞之奴染翰之家不作可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偽書

三墳不雅馴

吳萊集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

明按遜志集云孔子繫易但言伏羲畫八卦神農氏為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一

帶經堂

未報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

三墳與三易異

同上三墳近出偽書也其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又有卦象文部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顏類聚易林非古易也

明按晁氏云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民家世以為天覺偽撰以比李釜陰符經陳氏云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西京得之唐州民舍夫三墳之名僅見於左氏傳孔子刪書已不復採取二千載後其書忽出其為雁本無疑鄭漁仲獨尊信之吾不解也况詳觀孔安國書序所言則三墳書也三易也三墳自為三墳三易自為三易混而一之蓋見其說誕不經矣

連山易

聞見後錄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偽造百餘卷題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偽書

上

帶經堂

為連山易魯史記等書錄上送官取賞後有訟之者原赦降反一等今有連山易意義淺甚宜炫之偽書乎

明按宋劉炎通言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則有之漢志不錄歸藏唐志則有之昔無今有其偽可知况其說之不經耶又按連山一書馬端臨斷為劉光伯偽作固無疑矣又按連山一書胡應麟四部正偽獨以為序者毛漸所為恐未必然

說卦

玉海朱震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

屋得說卦及古文老子

子夏易傳

玉海劉氏七畧有子夏易傳六卷或云體嬰作或云丁寬作或云駢臂子弓作其書錯謬無益不可帖正經是說之曰子夏易傳崇文摠目亦黜其非而不知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

明按胡氏四部正譌云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為依託甚明宋有十卷其經文

彖象文詞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詁今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為書

三

常經堂

本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舊矣

麻衣心法

四部正訛麻衣心法一卷相傳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其書字四為句、四為章、四十二下為注解皆淺俚質畧大類宋世丹朱之書朱紫陽氏以為戴師愈作當時儒者若張廣漢亦頗信之竊所未解矣

阮逸偽作

聞見後錄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閔子明易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擬作逸嘗以私藁示蘇明允也晃以道云逸才辨

無敵其擬元經等書以欺一世之人不難也予謂逸後為仇家所告編竄抵死豈亦有陰譴耶阮逸字天隱胡安定門人

明按困學紀聞云經師多依託惟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閔子明易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王氏元經

四部正訛王氏元經十五卷相傳王通撰薛收注宋時已艱得其本今藏書家亦不復有之據通攷是氏陳氏所論皆阮逸所偽造也

元命包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為書

四

常經堂

四部正訛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雜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者勦為此書而附諸大易云爾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甚淺序稱揚元素由閔本錄行或曰此元素所撰也

閔朗易

四部正訛閔朗易傳一卷唐趙蕤中唐人博學陽曰此偽書也按朗魏孝文時人王仲淹祖彥師事之書為彥瑩得夫之革以謂百年中當有達人出修洙泗之教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其為阮逸偽作無疑

豐刑

玉海軍命正義云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
漢律曆志曰康王十二年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不知
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泰誓

日知錄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書讐夫紂之不
善亦止其身何至并其先世而懲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
魏晉間人之偽撰者耶又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五 帶經堂

武成不可盡信

容齋隨筆史記周本紀曰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推尊古公、季為王此說之
非自唐梁肅至於歐陽公蘇東坡蘇明復皆嘗著論然其
失自武成始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攷其
書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
稱則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時且太王居邠猶為狄所

迫遂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誕膺天命
乎武王未伐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一書不可盡信非
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簡編舛誤特其小者耳

明按歐陽公詩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又曰先王大典藏
夷貊滄波浩蕩無通津蓋尚書真本相傳徐福入海携
之日本中國久已無傳矣然則書之失真者又豈特武
成一篇而已哉

汲冢周書不可信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六

帶經堂

升菴集汲冢周書中言舜囚堯禹距辟伊尹通妹喜太甲
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
紂事入史記誣聖人多矣晉太康即盜發魏安寧王冢得
竹簡周書凡七十篇序一篇相
傳以為孔子刪書所餘陳氏云又體
與古文不類似戰國人所為之
明按史通云汲冢周書十卷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中
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是後之好事者所增益
也

王制

禮記正義漢文帝時命博士諸生作王制採尚書孟子左

氏公穀三傳等文附益之

禮記雜出漢儒

程史彙編孔子弟子各述所聞以為書名曰禮記然議之者曰曲禮論撰於曲墨而不及五經之大義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體月令出於不韋叙秦世之官綱衣作於公孫尼子故魯論之文儒行皆遊說誇失之說經解多易經緯書之文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弘所記他皆錯雜出自漢儒之言也

儒行非孔子言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為書

七

帝經堂

困學紀聞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氏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門人相類

射於矍相之圃

困學紀聞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于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疑不出於聖人特門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言也

月令之說不經

山堂考索林氏曰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於陋學不知道者為之也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

行者有不必俟時而作者而月令一書反時令則有災異此乃曆史之說雖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者未有如柳子厚之知道者也然惜其所辨者小其垂虞之大者未之言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虞所祭之神天子所居之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旗所衣之衣所服之王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明按鄭注云陸曰月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皆云周公所作非也

月令出於漢儒之訂正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為書

小

帝經堂

山堂攷索蔡伯喈以月令為周公所作陸德明以為呂不韋所造皆非也將以為周公耶以孟夏命太尉則太尉為秦官非周人之所謂司馬也以季夏命百縣則百縣為秦制非周人所謂鄉遂也以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為秦正非周人之所謂建子也孰是以辨蔡公其說拘矣將以為不韋耶則參夷諸衣之世豈知孟春之布德焚書滅學之代豈知仲春之釋菜罷侯置守之日豈知季夏之封侯孰是以難陸公其辨窮矣蓋周人月令已詳陳於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贊為之也今之月令雖用呂氏春

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也然則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乎曰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何以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大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非周秦之時也仲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漢以雨水為二月節是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寔有之受朔之典封侯之典証之漢而又得之此愚所以謂其出於漢時之訂正也

周禮非周公之舊

山堂攷索賈氏曰六經惟周禮最後出以始皇特惡之故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九 帶經堂

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是周公所制之典已不傳於世何待秦之酷而後亡乎如以始皇禁絕之故而後出豈其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不見周禮漢儒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彰矣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則莫若建都也封國也設官也今言建都之制則戾洛誥召誥言封國之制則戾武成孟子之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可知

矣

明按陸德明釋文周禮者周公所制也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

周禮可疑

山堂攷索歐陽氏曰周之治迹所以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讀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由今攷之實有可疑者夫上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十 帶經堂

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有五萬餘人閭里縣鄙之衆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畝民幾家民之貢賦幾何而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將耕而食乎如其不耕而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其可疑者也

周官體制難行

同上歐陽氏曰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雖有固有革大抵襲秦舊也而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

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耳然則及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曰以取敗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

辨三府供貢之非

全上胡宏曰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天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供玩好之用不幾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好貨不幾如漢靈之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貨賄之獻以供王之賜予不幾如唐受四方之羨餘者乎

事物致辨卷之十五

偽書

土

帶經堂

明按天府王府內外府泉府皆是藏貨財之府宗伯天府之職凡國之玉鎮大寶皆藏焉蓋尊其藏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周禮封國之謬

全上周禮封國之謬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但學人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孔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孟子答北宮錡及慎子之言皆與武王列爵分土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百里次七十里侯五十里周法固然也漢儒作王制亦然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

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之言並戾無疑其為非也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城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千里之廣遂以為周制耳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也

周禮建都之謬

全上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氏曰周公營洛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之夫周公營洛成王本未嘗居至平始遷居焉今指洛邑為王國王畿豈不戾乎夫聖王建

事物致辨卷之十五

偽書

土

帶經堂

國時取其便於人耳克都平陽辟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於地之中耶賈氏曰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克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岳之內也周之岐鎬處五岳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克舜文武若不施仁政於民雖得地中何益後居地中而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說者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以表千里景短一

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夫日月麗天萬里同晷若千里即
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若然夏至之日晷漏之平東去
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
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必以晝為夜以夜
為晝矣有是理乎此無他彼見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
於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之所云土中
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果居洛邑則召誥宜詳言之乃
第言之濶水東瀍水西曷嘗如諸儒之說乎苟知成王不
居洛邑自可知其誤也

事物辨疑卷之十五

偽書

圭

帶經堂

周禮設官之謬

全上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制有三公三孤
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今之周禮乃無三公
三孤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或曰三公之官
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此謬說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
屬各六十通計為三百六十屬今觀五官之屬已有三百
五十二而冬官尚不知凡幾則與小宰之官自戾矣且奔
走僕隸內監小臣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方相氏
蒙熊皮黃金四目不經甚矣更有不可信者合卿遂計之

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况鄉遂之外他官至衆雖合
土之所產賦之所入尚不足以給之而謂周公果有是法
乎後之陋儒乃酷信之吾不解也

讀周禮

范浚青溪集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
悉條疑其不盡古為書也周公驅猛獸惡其為民害耳而
烟氏云掌去龜鼃焚牡獭以灰洒之則死龜鼃不過鳴聲
貽人初不為民害也乃毒殺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
牡獭焚灰大類紋獬廌術豈所以為經乎司閔云凡貨不

事物辨疑卷之十五

偽書

圭

帶經堂

出於閭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閭從私道出避
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閭
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
貨之出於閭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劫天下之商必
使從閭出哉此必漢世苛歛之臣如桑弘羊輩附益是說
於周禮証我周公以要其說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龍
斷周利者之所為哉

周禮辨疑

邈志集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轅於大夫曰鞭五百

於太史曰殺於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戕其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加之也夫馭及大夫皆述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于眾使賢者居其職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其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馭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

鈞金束矢

遜志集周禮司寇言民以貨財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五

帶經堂

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之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私闘於下而不勝則憤而愬於上是愬者皆貧弱之奴於勢要而不獲自解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詞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民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為周公之法必不若是也

周禮言利

遜志集王者之所為將為後世法舉手授足不可不慎況

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今周禮之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於利如此豈周公之言哉以為周公之所制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然則予安得不辨乎

申詩說非申公撰

冒起宗經質今所傳申公說一卷不知其出於何時然以余所觀記考之實為後人所偽作也按申培始為詩傳善魯詩漢志魯詩二十五卷說三十八卷今說只一卷其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六

帶經堂

非漢所傳一隋志云魯詩亡於西晉魏石經有魯詩六卷然亦殘廢不存王伯厚云有殘碑一百七十字止魏唐風詩文而今三百篇說俱全其非漢二魯詩雖亡其散見於他書單詞隻句時有存者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其說詩與毛氏異如蔡人之妻作萊官周南夫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婦作燕：黎莊夫人及傅母作式微假傅母作二子乘舟莊姜：母作碩人息君夫人作大車壽閔其兄作黍離皆魯詩也劉向所稱皆魯詩而今說無一篇合其非漢三晁說之曰齊魯韓三家

之詩以關雎葛覃鵲巢采芣苢騶虞鹿鳴四牡皇華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而今詩魯自有頌與王風並關雎等篇俱為文王詩與毛說無異其非漢四楊賜傳康后晏起關雎斯作其事見魯詩說苑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漢書注曰魯詩傳云古有梁鄭者天子之田而今俱無此說其非漢五大抵此書自嘉隆以前俱不經見其為近時贗撰無疑至子貢詩傳尤詩說之後乘也猶幸著書人不詳考魯詩之興廢與夫散見諸書之逸語故今得執以攷訂若使并列女傳諸書所引用者而俱盜周之其不以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七

帶經堂

世學想當然耳

孝經註非康成作

唐劉肅大唐新語按後漢書云鄭玄遺黃巾亂客於徐州並無避難南城之事今孝經序云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遯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此蓋康成胤孫所作也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可見矣

明按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請廢鄭子孝經曰今所行

孝經注題曰鄭氏皆云是鄭玄所作而魏晉六朝並無此說後魏北齊始立於學宮蓋無識之誤也

爾雅非周公作

事物紀原郭璞爾雅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豹鼠既辨其業亦富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曰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憇兮衡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之後耳西京雜記曰郭偉謂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則非周公所作明矣劉子駿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門游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六

帶經堂

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小學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以為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夏小正

遜志集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不知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果為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

曷不曰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
孔子者乃從而質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遂謂
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
先後乎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偽書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山海經

群書補訂歸正集山海經十八篇漢劉歆謂禹平水土而
益籌物類之善惡者著為此書晉郭璞注序亦以為禹時
書淳熙中尤遂初刊於池陽其跋畧謂山海經夏禹為之
非也其書載有窮后羿之事謂伯益為之亦非也以其書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有屈原離騷經之語也先儒以為先秦書無疑矣大抵如
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之類耳又如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皆
後世地名而經亦載之疑為後人所加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偽書

无

帶經堂

偽書

无

帶經堂

明按通典云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慨怪不經疑夫子
刪詩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誕誕之言必後人
所加也

世本

古言世本意是中古時書書中載仲孫獲生南宮縚又云
臧孫辰為公子驅魯孫乃春秋以後人所纂

明按王伯厚玉海云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所出

金版玉匱

漢藝文志攷証文選任昉王儉集序金版玉匱之書注云七畧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言

金匱書

方弘靜千一錄太公金匱書曰武王伐紂管叔以為不可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又曰武庚行善稍致富強從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請尊殷為天子而周復為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二

帶經堂

西伯如其言則管叔為伯夷矣此齊東野人語也

明按金匱書云丁侯不朝畫而射之丁侯病而請臣夫

太公乃聖王之佐而以師巫邪術誣之甚矣夫諸子之

害道也

太公謀

漢藝文志攷証太公謀八十一篇即所謂陰謀也愚謂文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敬義之訓武王得於師尚父陰謀傾商之說陋矣

韜畧問對

井觀瑣言太公六韜黃石公二畧李衛公問對皆偽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乃極稱三畧問對二書亦弗深攷之過也朱子曰問對是既逸偽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為之詞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上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贋本耳

六韜文韜武韜虎韜豹韜龍韜犬韜

明按黃氏日抄曰韜畧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耳春秋孫吳始合車而步戰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以車騎步分而為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三

帶經堂

時始有霸三代雖有霸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云必得大國之援與隣國之助太公時有之乎且贅壻者秦始皇有之其書亦稱贅壻其為後世之偽作明矣又按遜志集云三畧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偽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為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半皆平淺鄙狹難引軍識以足成之至其詭譎害理雖太公之奴隸且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六韜一

書誣聖賢尤甚其所言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偽之易見者焉

素書

黃氏曰抄黃石公素書六篇其說以道德仁義禮為一體雖不甚背理而語多雜出非圯上老人所以授子房者特亂世之書耳張商英乃妄為訓釋為之後序序謂晉亂盜發子房塚於枕中得此書何其謬歟

明按博物志葛仙公曰素書乃河上公以授漢文帝不應於子房墓中得之胡應麟正訛斷為張商英偽撰非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虛語也

陰符經

吳萊集隴西李筌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遍不能曉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其怪甚矣筌又別著太白陰經圖外陰經以輔行其說

明按藝林學山云陰符經過韜畧遠甚大概戰國先秦之作非周非漢高似孫執以為黃帝作楊用修執以為黃筌作皆非也

泰階六符經

吳萊集泰階六符經本黃帝作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王心之侈應劭定遠又疏其文其實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假托而成者也明按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者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神農求雨書

千一錄神農求雨書云祈而不雨則暴巫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仙夫聖人之求雨也求之以德桑林罪己是已巫則安能暴之奚為且既謂之神仙其可得而焚耶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素問

釋史上古文字簡畧而世傳素問一書浩浩數萬言知引軒轅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擊扁之流依託以言者乎

讖書

通攷陳氏曰讖書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亦以赤伏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由是佞臣偽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

惟桓譚張衡力非之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降其學浸微矣

越絕書

藝林學山越絕書跋首云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中以隱語包括作者姓名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又云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本云述暢子胥以喻來今蓋此書乃東漢袁康吳平二人本子胥而潤色之者也舊說以為子貢作或以為子胥作失之遠矣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六

帶經堂

明按王充嘗稱越絕書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為能知之又云吳君高作越絕錄紐字疑即絕字之訛君高太伯疑即吳平袁康之字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已無傳矣惟越絕書載子胥始末特詳且稱其賢者不容口豈東漢越中文士共述舊聞因子胥雜家之文而附益之以垂後乎觀其跋可以得其意矣跋中云勾踐以來至於更始之元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五百年故知為東漢時人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子胥娶楚王之母皆惑世誣民之甚者學者不可不深辨也

秦越絕書

趙彥衡雲觀漫抄秦越絕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人附作內載春申君李園事言其畫策始終皆出女環其言多與史記戰國策不合

晉乘楚檣杌

四部正訛元有偽作晉乘楚檣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併得之其書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撰以其淺陋無卓識也明按戒菴漫錄云天錄閣外史乃崑山王遜年所詭托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七

帶經堂

者

繁露

黃氏日抄董仲舒春秋繁露隋唐志八十二篇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三十七篇程大昌讀大平寰宇記及杜祐通典見所引繁露語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失真又讀太平御覽引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大平興國中編輯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夫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之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

明按今本繁露大抵皆後人附會之說其言求雨止雨

推陰陽所以錯行省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純儒之道故不可信又按程大昌曰春秋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詞意淺薄間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概不相倫比固疑其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可疑也

陸賈新語

黃氏曰抄陸賈新語十二篇其文煩細不類豪傑士所言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八

帶經堂

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鋤奸臣賊子之黨攷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然豈可語於大漢方隆之日乎且賈之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十二篇咸無焉則此書似非賈之本真也

西京雜記

困學紀聞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貢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者不止一吳均也

明按葛洪抄集班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名曰西京雜記殆全取劉子駿書小有異同耳今之所傳已失其半又非洪之改簡矣

滑稽傳

賓退錄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以朔一言得免楮先生滑稽傳又以此為郭舍人事西京雜記顏師古嘗辨其妄矣楮所書他事抵牾亦不可盡信

房中

筆叢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王房中三十卷充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九

帶經堂

舜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詭誕不經班氏自謂芟除猥雜而以此筆之正史何也

論衡

讀史質疑王充論衡蔡邕秘之以為談助王朗得之人稱才進後之論者以為今所傳本不稱所言疑非原本全觀其書於聖賢之人無所不譏貶於傳頌之事無所不猜疑蓋邪說之首當拒絕者也其為贗本無疑

明按王充論衡所以訂百氏之虛誕也而其野稱引者虛誕特甚其云子貢滅須為婦人人不知其狀夫子貢

非優孟也。即有難如孔子微服過宋而已何事滅須耶。曾參之孝幾於舜。曾之賢孔子與之而比之於瞽瞍之頑。曰舜有瞽瞍。參有曾。曾父不慈。孝乃彰。何其不倫耶。又曰太公釣魚。刺魚得書。武王得白魚。喉下書曰。以子發此皆虛誕之甚者也。

博物志

九流緒論隋志博物志十卷按唐人藝文志云張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為十卷愚謂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畧淺猥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非復隋世之舊事物紀原卷之十六 偽書 十 帶經堂

本矣

金鑑錄

井觀瑣言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獻寶鑑張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為千秋金鑑錄上之惜其書不可見今曲江刻本乃庸瑣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自古偽書未有陋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為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乎

潛虛

朱子語錄潛虛一書司馬溫公屬草未成後人贗補行世

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詞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詞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思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魚天下稀點韓覆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事物紀原卷之十六 偽書 十 帶經堂

楊升菴辨偽書

升菴集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亦皆偽作柳子厚龍城錄王性之偽作

胡應麟辨偽書

九流緒論鄭漁仲曰書集有上世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

如三墳至熙豐間始出於野塘村校又師春二卷甘氏墨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抄一卷皆出於漳州吳氏始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少但求之未至耳胡應麟曰三墳是毛漸偽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為之甘石墨經要亦天官家所補又有陸機正訓乃辛德溫作宋人因其目補之而謬題以陸機此皆好事者之過不可不辨明按自此以下皆辨諸子之偽

鬻子

胡應麟九流緒論楊用修云鬻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主

帝經堂

先馬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引鬻子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人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三生矣聖

人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皆無之其為偽書必矣

老子

香溪集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先禮而後智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後人附益之詞耶

列子

黃氏曰抄列子鄭人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出於典午氏渡江以後今攷其詞近於佛氏者二一謂周穆王時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主

帝經堂

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也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王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亦非指佛也晉人好誕始寄影於間以為佛佛張本耳

明按列子書張慶度謂永嘉之亂既失而復全此書之贗殆其時欽又按高似孫子畧云列子之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有淺近迂僻者特後人會萃而成耳

莊子外篇雜篇

說畧莊子外篇雜篇後人竄入者多非一子所作莊子生

於孔子之前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之後孟之前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而外篇雜篇多引之其出於後人者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為田常其為漢人假托明矣

明按鄭瑗并觀瑣言亦云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餽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體製信然如盜跖篇非唯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文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觀其馬蹄匿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道遙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但其內篇七首是莊子本事物攷辨卷之十六偽書 帶經堂書外樓二十六篇或是其後所述未可知也大抵莊列書皆非一手所為而列子尤雜

閔尹子

黃氏曰抄閔尹子九篇序以為閔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累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費詞哉

明按閔尹子

名喜老

弟子七篇道家止有其目隋志及新唐

書皆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者乃徐臧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宋景濂以為即定所撰理或然也

淮南子

黃氏曰抄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辨致天下方術之士薈叢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後安以叛誅其徒羞之託言上升鷄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耳

抱朴子

同上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其書言長生之術必用金丹大藥謂鍊物為金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事物攷辨卷之十六偽書 帶經堂

伯十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并灶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賍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為禍福乎此必無之理也後世有賄信黃白之術至於賣田廬蕩家產白首無成而不悟者非稚川為之作俑耶

庚桑子伍源偽撰

大唐新語道家有庚桑子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伍源撰元倉子兩卷以補之序曰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元倉子其定一也源因取莊子庚桑楚一

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世

明按續博物志庚桑子乃山人王士源偽作又按子畧云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驚慕道家者流以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當是時尚無其書後襄陽處士王褒來獻此書即其偽作也士源疑即王褒之字又書中易民以人易世以代避太宗諱其為唐人偽撰無疑

管子非一人之筆

荆川稗編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云

帶經堂

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容等亦種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是錯以為經本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群籍古文大盛而管氏申韓由此稍屈矣

晏子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証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採摭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柳宗元謂為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

文子

藝林學山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序歛而成蓋書本秦漢

代撰而六朝唐人如李道深徐靈府等皆潤益之其書難取經子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凡稱老子皆改指之詞耳

明按藝文志攷証云文子姓辛名研即范蠡之師事老子

子與孔子並時而稍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又按黃氏

日抄云文子一書為之注與序者唐人然亦子而貌其

書曰通元真經然偽書耳偽為者誰即所謂然希子而

自匿其姓名者也其書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

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

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其言最為近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偽書

云

帶經堂

理

鵲冠子

藝文志攷証鵲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鵲為冠漢志道家一篇隋志三卷韓文公謂其雜黃老刑名柳宗元以為好事者偽為其書不足取也

鬼谷子

四部正譌鬼谷子縱橫之書也柳宗元謂劉氏七畧所無蓋後世偽為之有宋景濂曰鬼谷所言捭闔飛箝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傾天下

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此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訛

子華子

困學紀聞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事見孔叢子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朱文公謂其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書

明按方遜志集云子華子偽書也語道德則習老列之事物攷辨卷之十六偽書大帶經堂

言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之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為之說其餘乖錯甚衆而以為子華子之書誣矣偽之者不知為誰或以為王銍豈或然歟

天機子

藝文志攷証天機子一卷凡二十五篇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觀其詞旨殆李荃所為托之孔明者也載道藏中

曾子

玉海朱子曰世傳曾子書乃取大戴記之十篇以充之其

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

明按曾子書格言甚多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侮述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

孔叢子

稗史彙編孔叢子七卷孔子八世孫鮒所撰也嘉祐中宋咸為之注序云鮒不為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為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已所事物攷辨卷之十六偽書大帶經堂

著書附於卷末謂之連叢上下篇明宋學士景瀛辨為即咸偽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而書中多載孔子子思問答之語故以為偽書

明按高似孫子畧云攷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歲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皆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不可信也

呂氏春秋

選集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史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此非真不可易也特畏其勢而然耳

申鑒

同上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脩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詞繁理寡體亦不一與其所著漢紀絕不類疑非真本

事物政辨卷之十六

偽書

三

帶經堂

文中子

黃氏日抄文中子云詩書盛而秦滅非孔子之罪至虛長而晉亂非老莊之罪齊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至虛矣梁則脩齊戒矣秦豈盛詩書者乎此非文中子之言特後人附會之談耳

與蘇武書

什幾集晉人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蘇武開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怡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

引孟子語

釋史彙編鮑照河清頌引孟子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云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不知其何所據也

事物政辨卷之十六

偽書

三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料謬

批謬

日知錄漢書盧植傳周禮諸經起批謬注云批要亦載者喻義之幸僻也

注疏中引書之誤

日知錄鄭康成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釁理事物攷辨卷之十七也

料謬

一

帶榱堂

諸侯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縣士引左傳韓衰子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禮記月令注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

王藻天子玄冕而朝日子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

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擊用黃牛之

華周志也誤以華遊二久合為一傳事昭注國語公父文

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注淮南子鼂鼓達

誤作鼂鼓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

惠歷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東坡書傳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惟此哲人謂我勛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勛勞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寔始剪商誤作至于太王寔始剪商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詞三公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別風淮雨

文心雕龍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料謬

二

帶榱堂

傳穀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說經之誤

夢溪筆談書之闕誤有見於說經者如詩云天天是稼穡漢蔡邕傳作大：是稼與穡：方穀為對夫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增減經語

野客叢書古人引用經語往往隨意增減如范曄曰孔子

稱貧而無詘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子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闕繡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象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殺之乃實於法此等語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棄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也

引用之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三

帶經堂

聞見後錄蔡邕以致遠恐泥為孔子之言李固以進銳選速為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為社日以張姐為夏商皆引用之誤

明按樂之亡以妹喜紂之亡以妲己幽之亡以褒姒東方朔本傳伏日詔賜從官肉朔拔劍割肉懷之而去此皆眼前事也杜甫以褒姒為妹喜以伏日為社日不亦舛乎

引書不同

國學紀聞經傳所引書詞有與伏氏口傳不同者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在忽治今文作來故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作胃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文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唐志作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高宗諒陰大傳作梁闇漢五行志作涼陰微子我其發出往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康成曰我其起作往也君典天難誅王莽傳作天應非謹欽明文思安考靈耀作晏無逸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度作利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案於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四

帶經堂

怨資之誤

野客叢書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連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謂資讀為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禮記誤寫為資又下句脫一咨字必曲為之解以全其文義非也

漢儒各習其師

野客叢書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黎民於變時雍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著時雍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注云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如此類甚多漢儒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漢碑

野客叢書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同異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五

帶經堂

經書語疏大畧於此重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險中鬼神富謙鄉黨進：如也祝睦碑曰鄉黨進：朝廷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貴氏碑曰尊祿以禮有耻且格王君庙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勉薛君碑曰永矢不愆嚴發碑曰錫登仰尚此類甚多費鳳碑曰泥而不滓洪氏謂此非假借則傳異也余觀史記屈原傳有曰蟭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蟭然泥而不滓如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

古文尚書

野客叢書春秋哀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傳引成尤成功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藏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徵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韋昭注皆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序則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固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韋昭皆以為逸書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為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六

帶經堂

無此文此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耳明按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以不困象陶遺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訓明徽定保如此等語尚書本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杜預注左傳皆以為逸書王氏叢書謂其未見古文尚書信然

重華之謬

帝王世紀帝舜有虞氏妣姓也曰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

都君非字

明穆重華非舜名也白司馬達倡為此說而承訛襲謬

者無異詞焉至宋書符瑞志又踵世紀之妄曰舜目重瞳故名重華不更舛乎

三妃之誤

藝林學山克典云釐降二女史記正義曰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而禮記又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二女娥氏或以為女選即女英也必求其人以足三妃之數不幾於穿鑿乎明按舜有三妃經傳皆無明文可証或二字訛誤為三亦未可知山海經云帝舜娶比登氏生宵明燭光羅泌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七

帶經堂

路史云元妃娥皇次妃女英三妃登比是以山海經為據也夫山海經所載語極荒唐羅氏不信堯典而獨信山海經何耶

書不傳與經抵牾

野客叢書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于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示蓋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天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將葬之時即此一事觀之大傳與

經抵牾多矣

注姑息之誤

升菴集檀弓云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云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

篇什之誤

容齋隨筆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他人所作為什非也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八

帶經堂

晏爾之誤

容齋隨筆經傳中事多轉相祖述而用初不改其詞故者谷風之詩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曰晏爾新昏以我御窮者言汝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之矣今人乃以初娶為晏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廢事豈堪用也

辰告與入告不同

容齋隨筆抑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傳云猶與猷同言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

始和布令也按此持謂以上告下之義今臣下於表章中多用之不知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

降誕之誤

容齋隨筆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傳曰誕大也不知生民一詩中凡有八誕字若悉以誕為大於義亦不通他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發語之詞是也前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言后稷滿十月而生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辰曰華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耳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九

帶經堂

板蕩

明道雜志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太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充無能名亦蕩也

明按蕩字雖無亂意而八章所云皆刺厲王之語與板八章同唐太宗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二字連用亦不礙理

蕞菲之誤

五經類編小雅蕞兮斐兮成是貝錦蕞斐小文貌貝者水中介蟲有文采似錦言因蕞斐之形而飾之以成貝錦此境人因人小過而構成大罪也今時文引用誤以斐為蕞非之罪矣

鈎金之誤

同上周禮入束矢入鈎金鈎三十斤也金銅也言訟者入銅三十斤不直則沒入之今時文引用誤以鈎字為鈎字實

無墓祭之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十

帶經堂

說畧張元禎為陳彥成撰思禮堂記云周禮不言墓祭不知周禮家人凡祭於墓戶則墓祭之禮周公已行之矣又曰漢之時始有墓祭不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家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家則春秋以來已有之矣墓祭豈自漢始乎

明按古人墓祭特祭其土神耳非祭其先也說見吳草廬三禮攷注

鬼方

藝林學山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見竹書紀年此書

周書傳天子傳問出魏家王家鬼方前輩有指為楚者以
為漢郡人所發故魏名汲冢書鬼方前輩有指為楚者以
楚俗尚巫故名鬼方且竹書伐鬼方之上有次于荆之文
則此說宜可信矣一說以為貴州黔中然秦始置黔中商
世何能至此以為楚者是也

官家

餘冬序銀蓋寬鏡引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此易緯文也

孔疏說經之誤

天中記經解引易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孔疏曰此易係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十一

帶經堂

詞文也歐陽修曰余讀經解此語今易無之豈易亦有以
者耶是亦不得為全書也

明按宋范正敏遜齋閒覽云永叔作傳易圖序云子讀

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

文疑易非全文及觀王充論衡注此二句乃出自易緯

乾鑿度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委贄

左傳正義僖三十年傳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疏云書名於所仕之策謂之策

名贄身體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贄

明按今時文引用多作策名委贄大誤

穆陵無棣非齊地

左傳正義閔四年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境林
注云今淮南有故穆陵則是楚之境無棣是遼西孤竹界
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
之國耳

人以相類而訛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十二

帶經堂

日知錄墨子文王舉閔天泰廟于且網之中授之政而西
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乎
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子胥之誤也史記孫叔
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嘗失相必令
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本裂支解張儀未嘗本
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同顧微子解因微子未嘗被
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公誅秦亡秦叔春者不
相杆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晉書夏統傳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慷子路未嘗見夏南必子見南子

之誤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包碣石西跨
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富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
援之誤也後周庾信詠懷詩麟窮李氏且虎振周王則李
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換驚之誤

聞見後錄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驚義之徒觀之意甚
悅欲得之道士云為馬道德經當衆群相贈義之欣然寫
畢籠驚以去李太白送賀監詩乃云山陰道士如相問為
馬黃庭換白鶴世人有以石車馬黃庭換白鶴者又承太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士
常經堂

明按客齋隨筆云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
目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又武平一徐氏
法書記云武后曠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經又
徐季海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經為第
一皆不云道德經則知晉傳乃誤也愚以為不然惟雲
谷雜記為得其寔蓋書黃庭經換驚與書道德經換驚
自是兩事晉史特舉其一而遺其一耳唯太白知其為
二事故其詩云右軍本清真滿洒在風塵山陰遇為客

要此好驚宿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驚驚去何
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驚也又送賀賓客歸越一
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
相見為馬黃庭換白鶴此言書黃庭經得鶴也後人指
為一事而妄起異論豈非不讀書之過乎

蘇文之誤

餘冬序錄朱子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解而序點
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其疎乃爾春觀其孫紹似康詩序
云司馬景王執王凌、歸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士
常經堂

忠臣也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
賈梁道不般公問殿子元詩與序皆誤以司馬懿為司馬
師

戴酒問奇之誤

宋趙興時寓退錄漢書楊雄傳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
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雲端木問奇字為我講形聲傳但
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字後人相承而用蓋又以韓文為本
矣傳不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戴酒看
從游樂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

字多云載酒問奇字不知何所本也

二 疏贊誤

容齋隨筆作議論文字須攷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教蓋韓楊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

白帽

癸辛雜識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舉

十五

帶經堂

管寧本傳止云嘗著皂帽又曰著紫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祐通典云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為白乎

韓文公孔子廟記之誤

張耒明道雜志用事謬誤雖文士亦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謂壇不如屋則何以圓丘方澤初不屋也祭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且古祭用主安得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改韓文步字之誤

說畧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朱子考異已辨其謬矣蓋南方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今俗作埠字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浙凡舟可巢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淺學者特未之考耳

間平等語

野客叢書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二字難以拆用然則間平二字由來舊矣嘗見北史論云文長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祿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不可折開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蔡蘭相宋庾信銘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舉

十六

帶經堂

李白捉月之誤

宋承亨搜採異聞錄俗言李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詩序云陽冰賦強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薶薶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文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不足信也

明按范正傳作李白祠堂碑云白之孫女言白嘗殞於龍山之東麓又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

言如此好事者還有捉月溺死之說

梁瀨之誤

搜採異聞錄陳正敏避齋閒覽云梁瀨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避齋之夢不待攻也

越絕書之誤

千一錄越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吳夫人從道產女於此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科舉

十七

帶經堂

亭養於就亭卿勾踐勝吳更名女陽亭更就李為語兒卿此語兒之所自始也而訛者以訛范蠡謂蠡迫而施而道中產于此因載而傳此訛耳子得入楚君居君室大夫居大夫室蓋有妻其王母者而因言子得妻楚王母必無之事也

稱司農之誤

五經類編古制但有司徒而無司農唐虞之司徒但掌教而農事則后稷掌之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掌農故周書酒誥有農父若保之語然猶未稱司農也至漢武帝時

始有大司農之稱則司農非唐虞三代之官可知今時文於孔孟語中輒用司農二字此不深攷之過也

平淮西碑誤

梁谿漫志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年創南面鼎劉闢白稱僭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復又明年平復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復句

用罕譬之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糾謬

六

帶經堂

同異錄禮記罕譬而喻疏云善教者其譬罕少而聽者皆喻今時文引用將軍字與譬字等看則不諳注疏之過也

枘鑿之誤

說畧宋王尤辨云圓枘而方鑿今吾國知其鉅鑄而鑄入喻屬原之忠不為世所容也今人行文多用枘鑿不相入彼此相鑿莫知其非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圓枘而方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不通文義矣

世紀之誤

千一錄橫弓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世紀乃云紂

伯邑考以美賜文王食之不足據也漢高不學遂有分羹之語矣

顏廩之誤

十一錄列子云因以為茅廩因以為波流今本茅廩訛為顏廩其義亦通而文之工拙遠矣茅廩猶云草偃

過秦論之誤

宋吳枋宜齊野乘賈誼過秦論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西周滅於秦昭王五十一年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者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圖書之誤

賢爽編古人於圖書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又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俗語之誤

費萊梁縣漫誌俗語稱揚州為維揚本禹貢淮海維揚州之語若謂維揚二字可用則徐青亦可稱維徐維青矣又以江陰為澄江取謝玄暉澄江靜如練之句然玄暉作詩初未指此地而言也薛翁亭記云環滁皆山也流俗至今

以環滁稱是州尤為可笑

違顏之誤

容齋隨筆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鄭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蓋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昨于堂下而受昨于堂上也今人謝饗者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為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尺則上四字為天子設下三字為人臣設故注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顔或曰咫尺之顔全與本指無虞如用龍顏聖顏之類自無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以鄉里為桑梓之誤

野客叢書毛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踐毀以寓恭敬之意至於父子相與又不特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竟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事物考辨卷之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糾謬

爾雅疏之誤

說畧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而爾非近也三蒼解詁云爾華蘆也漢書文章爾雅詞訓源厚以爾雅與深厚對則知爾之非近矣

五臣注三碼之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一

苦經堂

東坡志林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倫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但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碼此禮所謂上中下三碼也言暴秦無道戮及孽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於是謂父與夫為碼可乎

注柳生之誤

千一錄註子柳生其左肘柳者疽毒之名也注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罕用而柳易生喻無心之速化也其謬甚矣

三戶之誤

千一錄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雖至寡必能亡秦哀楚也注謂昭屈景三大姓又云三戶津名皆於文義不協至於渡三戶而破章邯則語識矣

稷嗣之誤

千一錄叔孫通號稷嗣君稷嗣邑名也注以為嗣齊稷下之風則繫矣

百二之誤

史記音義高帝紀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山之險縣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二

帶經堂

陽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云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下文齊得十二傲此

則按百二猶言百倍也今時文引用皆以百二為河山也險象口同聲莫知其謬亦可怪也

帶礪之誤

焦氏筆乘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剗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石也說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

意而遂以帶礪為堅固之義謬矣

赤族之誤

全上赤族言殺盡無遺種也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者大誤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赤貧是也

雜碑之誤

何遜泉餘冬序錄丁用晦芝田錄序云學慚鼠獄智乏雞碑鼠獄人皆知為張湯故事雞碑人皆以為裴晉公度征

異元濟得石碑有雞未肥酒未熟數語春謂非也此用戴安道事也晉書戴安道提角時以雞卵汁澀白尾屑作鄭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舉

三

帶經堂

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廉器妙人莫不驚嘆丁用晦用鼠獄雞碑事皆幼年慧解故以作對耳

注格物之誤

通鑑辨誤唐太宗貞觀三年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史炤

曰擇格於物無所容受也余謂格正也以己所能正人欲

人之皆然謂之格非擇格之格也格字從木擇格之格從

手

稟假之誤

全上靈帝時黃門從官騎驕跋陳蕃曰死老魅復漲損吾

曹司數奪我稟假否史炤曰稟或作稟假貸也謂不以稟

餘相貸余按蔡質漢儀尚書僕射與右丞對掌稟假錢穀

又續漢志諸將軍府有稟假掾史主稟假蓋以錢粟給之

謂之稟假者月給不足於用或預借於官也時宦官恣橫

陳蕃為尚書令疾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此輩銜怨因其

被收遂尋害之以洩憤豈謂不以稟餘相貸耶

懸懷之誤

全上貞元三年李泌曰太子安有異謀彼謂人者巧詐百

端雖有手書如晉懸懷表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史炤曰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舉

四

帶經堂

懸懷謂晉懸帝懷帝也余謂李泌正引曹后諧殺懸懷太

子適事通鑑於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紀懸懷手書

事甚詳史炤且不能攷豈可釋通鑑以傳世乎

左驂

全上二世夢白虎盤其左驂馬殺之史炤曰三馬為驂余

按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殺益以

一駟謂之駟周人又益以一駟謂之駟史言左驂則必有

右驂不當引三馬為驂以釋左驂

八驕

全上永明十一年王融云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史炤曰騶御也余按諸公諸從公車前給騶八人王融望為公輔故云然騶者在車前傳呼辟開道止行人者今人謂之騶哄

騶信

全上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長和騶信鄭吳史炤曰騶信南詔也余按唐末南詔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騶信長和者南詔也騶信者南詔之君也

索頭

事物紀原卷之十八

糾謬

五

帶經堂

全上史炤釋文曰索頭姓也余按索頭即拓跋氏之種類非姓也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

麋場之誤

全上桓帝永壽元年劉陶上疏曰虎豹窟於麋場史炤曰麋獅子也余按麋鹿子也鹿方產子而虎豹窟於其場則麋必遭其搏噬以喻禽殘者牧民則良民必罹其害改後獵之獵以就麋字大失劉陶之旨矣

葦蕒之誤

全上陸遜入江夏催人種葦蕒史炤曰葦蕒根也江東有

葦田余按葦蕒也亦謂之蔓青葦蕒也陸遜之兵時在江夏催人種葦及菽示將火駐以給軍食種葦根何用耶又江東之葦田乃足葦泥其深有沒牛者此田又不產菽根

白籍之誤

全上咸康七年詔寔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史炤曰白籍謂白丁之籍耳余按江左之制諸土著寔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白籍琅邪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來者至此時各因其所居舊土僑置郡縣名并置守令以統治之故曰正土斷不以黃籍之而以白籍謂以白事物紀原卷之十八

糾謬

六

帶經堂

紙為籍以別於江左舊來土著者也若以為白丁之籍則王公豈白丁哉

明按唐制十八以上為丁從征役得勳級者為勳官無

勳級者為白丁

舳舻之誤

全上晉孝武太元八年慕容垂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史炤曰結草為舟也余謂上古朴畧舟必剝木為之若結草為舟必至沉溺所謂筏者葦筏也結蘆葦為之蘆葦草類也

明樓後即停也以木為之蘆葦亦可為筏故曰草筏

箕張之誤

全上大通二年葛榮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史炤曰箕張捕春秋魚麗之陣余按左傳魚麗之陣先偏後伍承彌縫箕張之陣與魚麗不同蓋列宿之象箕張翼舒箕四星下二星俞而相近上二星開張列陣前闊而後狹故曰箕張即今軍中言把頭陣也

代吳之誤

全上周從代吳王克滕閻王通史炤曰代姓吳名也王音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七

帶經堂

肅姓達其名余按史炤以代吳王克為二人姓名則下文滕閻王通亦二人姓名乎其謬甚矣蓋代與滕其封國也吳與閻其謚也達與通其名也其姓則宇文皆後周親王也楊堅專政而殺之故加以惡謚耳十一家謚法色取行違曰閻不醉而怒曰吳

鹿角陳之誤

全上隋文帝開皇十八年設鹿角為方陣史炤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之陣也余謂設鹿角為方陣者斬木存其大木凡枝皆剗其端如鹿角然橫之陣前以禦戎馬衝突

內為方陣非如春秋魚麗之陣也

均輸之誤

全上武帝元鼎二年置均輸以通貨物史炤釋文曰委輸也謂諸有常輸於官者又均輸之也余按班史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今遠方各以其物而漕輸置平準於京師通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唐之劉晏正得此法非常輸於官者又均輸之也

明按物價不平則百貨壅滯設均輸官以平其價使民

無甚貴甚賤之患則如水之流而不滯矣故人口淮輸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八

帶經堂

此專指民間物價而言非取其輸於官者而均之也

赤縣

全上永淳元年魏元忠聞視赤縣獄史炤引鄒衍之說以釋之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不知唐之十道乃禹迹之九州如炤所言則是元忠悉聞唐十道獄止其謬甚矣蓋唐之西京以長安為年為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為赤縣元忠所聞者長安為年而赤縣獄耳

以楊氏子為楊修之誤

群書補訂歸正集世說載楊氏子年九歲孔君平詣其父

父不在乃呼兒出設楊梅果孔曰此是爾家果楊曰未聞
孔雀是夫子家禽也蘇東坡作巢元修萊詩序以君平為
孔融誤矣鄧府以為孔坦是也而以楊氏子為楊脩亦誤
蓋楊脩孔融俱漢末人皆為曹操所殺而坦乃東晉時人
與脩融相去百年蓋坦時自有楊氏子而非脩也

解孫權語誤

井觀瑣言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
踞吾著火爐上耶此蓋操知權之尊已非出於誠特欲嗤
已遂成篡計使諸權得指以為辭故云踞吾著火爐上若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曰連吾禍云爾胡三省辨誤乃云漢以火德王欲使操加
其上似無此意

京顧

全上史紹通鑑釋文多謬胡三省辨誤多所考正然多有
引証欠明脩者如唐貞元元年年紀遺赦量移長史陳京
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趙需等勿退史以
京顧為人姓名胡識其不識文理是已柳子厚撰陳京行
狀云上將復前為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色在列者咸
洶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詞為觀此則

昭之謬益彰矣

自平宮之謬

芥隱筆記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虞集註云代宗時宮
官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其節度使張休而反故下云
南海收珠火寂寥而說詩者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
宮開元中中書舍人有呂太一者即此太一又呂寧為太
一宮使尤謬

杜南社北之謬

楊升菴藝林伐山韋述開元詩云偶漫之人凡始酒食居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杜南者呼杜南氏居社北者呼社北氏杜詩杜南社北皆
春水正引用此事不知者改為舍

明按胡應麟駁升菴云舍南舍北皆春水蓋子美在蜀

華堂詩也花溪僻地何得有優倡居之且此詩上以舍
字引起下用群鷗意脈直貫若改為社則並不需帶矣
杜他日絕句云雲生舍北泥豈亦社北耶考杜集他本
絕無社字之訛特用修詩書偶得此遂白賴少陵耳

誤解杜詩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

解吾八陣圖詩曰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為先
主武侯欲與關公復仇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
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取蜀者以蜀有吞吳
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

杜詩阿咸辯

明文衡胡儼曰杜子美在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咸家
注云咸一作戎乃晉王戎也阮籍與戎父渾為友籍謂渾
曰與卿談不如共阿咸談憤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
用王戎事善本作阿咸蓋指阮咸也東坡與子由詩云頭
事物致辨卷之十八

糾謬

十一

帶經堂

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為樞馬關喧譁
正用公此詩其寔二說皆非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遠小
字阿戎王宴之從弟也晏助明帝奪國思遠曰兄將來何
以自立若及此引去猶可保全門戶及晏拜驃騎將軍謂
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從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要嘆曰世乃有勸
人死者未幾晏果為明帝所誅杜詩用阿戎蓋本諸此注
考定為阿咸不知阮咸乃籍之姪與兄弟之事不相當東
坡與子由詩亦誤用耳何必引以為証耶

王磐詩辨

迂叟叢談元學士王磐哭文天祥詩曰義似漢王封豕日
忠如蜀將斬顏時鴛之用剛公斬顏良以報曹事予少疑
其事之不倫及見三朝野史乃知原是蜀將斬顏時蓋用
嚴顏事而後入傳寫之訛也

明按斫頭與封豕乃借對法也

金釵十二

稿簡贅筆古樂府市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
後人多以為神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押十二行金
事物致辨卷之十八

糾謬

十一

帶經堂

釵古婦人髻非今比

綠沉之誤

焦氏筆乘綠沉猶今所謂水色耳宋人解杜詩云甲拋于
西為金所鎖竹卧于首為綠所沉此何等語耶南史陳文
帝嘗賜張大洲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為精鉄陸龜
蒙竹詩一葉三百竿綠沉森者其趙德麟遂以綠沉為竹
皆誤也

姓字之誤

日知錄按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南非

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

字衍

盜奪之誤
焦氏筆乘老子服文米帶利劍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
謂盜乎韓非解云等五聲之長也等唱則衆樂皆和大道
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等今本作盜奪誤也

羊勝之誤

群書補訂歸正集陶詩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羊楚姓
也今刻本皆誤作羊勝亦刊天爵干戚之類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十三

帶經堂

九京之誤

禮記注疏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云晉
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正義引韓詩
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乎九原又漸雅絕高為京唐平
曰原京非葬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古京原二字通

元二誤

明文衡胡儼曰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連元二之災
章懷注曰元二即元：也古書字重者多于上字下作小
二字以取便耳洪容齋隨筆乃引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

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流布為証謂元二為元年二年也
遂自述云予在史館修欽宗紀贊曰連靖康元二之禍寔
本諸此余考漢書史記有元：之民師古曰元：善意也
又光紀云下為元：所歸往謂黎庶猶言噉：論衡元：
之間亦謂嘉德流布于元：之間容齋偶未之詳耳而趙
明誠謂元二之語殊為可讀何也

印馬之誤

井觀瑣言唐李泌以書約回紇每使來不過二十人印馬
不過千匹按唐書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字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高

帶經堂

誤作印胡引六典諸監馬印為說亦失考也

避軒之誤

楚策江乙說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
華落而愛蹙是以嬖臣不徹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

明按安陵君名壇失其姓封於安陵楚共王之幸臣如
龍陽君之類說苑作安陵纏疑纏字乃壇字之誤元和
姓纂又曰安陵纏楚王妃也則誤以男子為婦人矣麗
臣不避軒避字乃敬字無疑言不待其軒之敬而罷已

哀也

庶子蒙

日知錄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義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史書悞字

全上史書之文中有悞字當旁証以求其是不必曲為之說也如揚雄解嘲篇欲談者寃舌而固辭固乃同之悞東方朔別名於細君名乃矣之悞有文選可証而必訓之為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五

帶經堂

固為名此小顏之癖也

明按師古注曰割名謂以內婦細君是割損其名也又云宛曲也固閉也皆誤文選載此二文則曰東方朔割矣於細君欲談者卷古而同聲

慮因之誤

宋荆溪吳氏林下偶談世俗誤以錄因為慮因者非也按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因徒還顏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抑與否今日慮因本錄音之誤者耳然則錄誤為慮自唐已然矣

北監本二十一史

日知錄嘉靖初南監刻成二十一史萬曆中北監亦刻成之中有不知而妄改者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提曰此見賢子獨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群拜起此三國志陳群傳中事非為隱僻陳群之子時孔融高才儒肆非在起群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魏群耳不知群之為名而改紀為魏又倒其文可笑也

陶詩傳訛

餘冬序錄朱子語錄云嘗讀陶公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六

帶經堂

猛志固常在疑其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校之經中有云刑天獸名口中好啣干戚而舜乃知此句是刑天舜干戚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

西漢書句讀

梁竊漫志西漢書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當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喻等為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權

健今人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語便凡近矣

用史語之失

容齋隨筆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半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間事帝稱善顏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事故令少半之耳而今之用史語者直以言論不足採為無甚高論非也

明按王楙云半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禮記分句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二

帶聲堂

雲麓漫抄人生十年曰幼為一句學字又為一句下至百

孟子古本

群書補訂歸正集孟子古本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句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象逐虎句愚亦得古板書皆如此句讀其於義理甚通且與下文其為士者笑之句相應

漢書分句

全上漢紀項籍傳云羽學書不成句去句學劍句又不成句去句去者罷棄之意本謂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

耳學者以云學劍為句非也又沛公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句今提作一句讀非也

約法三章之誤

國學紀聞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阿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

母置之誤

通鑑辨誤周赧王五十五年趙王以趙括代廉頗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之娼釋文讀母為母字又以母置為句斷則以之字屬下句全不成文蓋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六

帶聲堂

母者括母也通置之為一句謂括母置其事不須復言吾已決計使括為將也文義甚順何必妄為穿鑿

明按蒼頡篇母字中兩點象人乳形豎通者音無史娼

以母為母不獨句讀全非抑且音義都謬天台胡氏辨

誤所以糾史娼之謬也

武帝詔

南憲紀談漢武帝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內長文三字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

仁愛之道也顧氏之說雖比張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
許少尹右丞云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
之訛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又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
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教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
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處因改
易本文而附會之最為解經者之病蓋訛鄭氏也近世學
者多不免此

史記俗本

釋史彙編史記近無善本蓋為不知者妄改耳司馬相如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北 帶離堂

傳云文君已失身於司馬向長卿故後游今俗士不得其
請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

左袒

通鑑答問周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
中皆左袒按儀禮御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
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有受刑者袒右故觀禮右肉袒
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
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此覘人心之向背也
或以左袒之令為非特未攷古禮耳

明按王伯厚此說極當吳興陳霆引漳齒陳勝之事以
駁之曰漳齒殺齊王孫賈入市呼曰漳齒亂齊國殺
潘王欲與我誅漳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又陳勝起
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然則勃之先有以袒右為助已
者豈謂袒右皆有利乎明以謂勃於此時勝敗之機間
不容發故以大義勸之使之不得不從耳若如舊說脫
軍中皆右袒則大事去矣陳氏所云是知其一說而不
知其入有一說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糾謬

二

帶離堂

事物考辨卷之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糾謬

遷鶯之誤

嘉話錄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多矣不知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証據豈非誤歟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一

帶經堂

明按胃起宗經簡云凡鳥鳴皆可言嚶而後人相沿遂以為鶯之故事猶詩言鳥得萱草言樹之背絕不指萱為母而今遂誤稱為萱親也

忘歸之誤

刊謬正俗詩云鳥得萱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可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鳥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以忘憂為忘歸一誤也謂於身體前後種之又一誤也

許渾詩誤

焦氏筆乘裴秀冀州記候氏仙人廟者昔王倫為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云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嶺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倫為王子喬矣

昭君彈琵琶之誤

餘冬序錄漢公主嫁烏孫令人彈琵琶於馬上作樂以慰之其送明妃也亦然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画明妃出塞圖作馬上彈琵琶狀而賦詩者又述其自鼓琵琶誤矣

巴西之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二

帶經堂

芥隱筆記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按說花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不為哀止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遣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鹿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問其故孟孫曰夫以一鹿而不忍又將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明按何孟春餘冬序錄云陳子昂詩云吾聞中山相乃

屈放鹿翁山谷詩云吸美不如放鹿樂羊終愧巴西陳
既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為一議論也

圮橋之誤

焦氏筆乘李太白詩我來圮橋上懷古飲英風按史記授
書圮上注云圮音怡楚人謂橋為圮圮橋二字不應復用
劉禹錫用事誤

焦氏筆乘劉禹錫踏歌行為足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
腰多按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

然後帶線牆以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三 帶經堂
飢色細腰事凡兩見不開襄王也

繞朝鞭之訛

焦氏筆乘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太白詩曰臨行
還贈繞朝鞭則誤以為鞭策矣

明按繞朝贈策本有兩說一云方策一云鞭策得毋李
詩非誤而攻之者反誤耶

野馬之誤

夢溪筆談莊子云野馬也塵埃也本是兩物野馬乃田間
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韓偓

詩云窓裡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

用事之誤

餘冬序錄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
以婦哭城崩事賦高山四皓而言園基事皆無出處特見
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人從而定之耳張翥與秉樞事乘
樞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是毛寶軍人今人乃曰
張翥乘樞毛寶放龜事類此失定者多矣

貫休詩誤

日知錄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四 帶經堂
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之敬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
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
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自二書始
說苑則曰杞梁華周進嗣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內
哭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
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
道路過者無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言城崩者自
二書始夫既有先人之敬廬何至枕尸城下莊公既饋遺

吊何至暴骨溝中城崩之云未足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
云長城長城築於咸王城以修楚一說齊宣王築去莊公
百有餘歲而齊之長城又非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
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
死一哭而城為之崩則又非杞梁事矣孟姜女集云女姓
故云孟姜如梁長城夫范郎起其役火不歸乃製寒衣
新性送之至則范已死哭痛城崩血求夫骨而歸行
至同官山力竭而死土人立祠以祀世唐僧貫休詩云秦之
傳孟姜女為范杞梁之妻者謬也
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連北胡繁人築土一萬里杞梁
貞婦啼鳴竟以杞梁為秦時築城之人何其謬歟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五 帶經堂

明按崔豹古今注云杞梁妻死其妻之妹朝日悲悼之
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

劉貢父詩話之誤

說畧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為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
復漢蕭何誤矣按蕭何未嘗為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
吳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未得還府聊復以功
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
功曹故以自况三國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
子美何耶

明按張邦基墨莊漫錄前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為主吏
注云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說畧攻貢父
謂少陵用孫策語極當但謂蕭何未嘗為功曹殊失檢
點後人讀書不多而妄議前輩適足見笑於大方之家
耳

不題糕之誤

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桠中無糕遂
不用宋子京以為不然按周禮粉餈注云粉餈糕類也故
子京九日食糕有咏曰臚館輕霜拂曉袍糗餈花飯關分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六 帶經堂

曹劉即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五松之誤

說畧柳耒雜記云秦始皇上太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
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
也非謂封五樹為大夫也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
封為五大夫使信終南山詩云水奠三川后松封五大夫
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松皆應劭為之備也

蕭夷中詩誤

學齋吟嘯蕭夷中陽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遺但二月賣新

然恐當作四月月令蠶事在春之月而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蠶尚未生安得有新熟耶定是傳寫之誤其曰五月蠶新穀却有之

改杜詩黃獨之誤

明道雜志老杜同谷詩云黃精無苗山雪盛蓋後人所改也舊本乃黃獨也本處謂之土芋蓋根惟一類而色黃故名黃獨讀者不知其義誤改為黃精亦可笑也

明按后山談叢曰黃獨一名黃精江東謂之土卵其味類芋魁云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七

帶經堂

文人誤謬

升菴外集蔡中郎以及舌為蝦蟆淮南子以發為蟻蟻詩義以螽為蟻姑高誘以乾蟾為蟬蟬皆誤也

用雷門之誤

賓退錄母持布鼓過雷門此漢王尊語顏師古注云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趙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云收鼓無聲強自搥不堪持過阿香車似用王語點化而以雷門為雷霆之雷誤矣

杜牧詩誤

升菴集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以西施為隨范蠡去予竊疑之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之一証也後檢太平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正與墨子合杜牧之一時信筆之過也蓋越既滅吳即沉西施於江浮即沉也子胥潛死西施與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也故云令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就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八

帶經堂

鴟夷子杜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豈非誤耶

明按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後之詞人如杜牧之宋之問蘇東坡皆尊而信之見之歌咏趙曄作吳越春秋又云吳亡而子被殺而說絕不相謀而升菴所引最有依據不得盡指為好奇之過也

湖陰曲誤

升菴集晉紀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其營壘而去于湖即今之廬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其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

正之

以翟公為方進之誤

野客叢書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已
唐翁綬詩云居看西漢翟丞相鳳詔朝辭幕爵羅是誤以
翟公為翟方進矣

夕陽之誤

宋景文筆記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梧桐生矣
於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皆指山之處耳後人便謂夕陽
為斜日非也余見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沉然則古人亦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九

帶經堂

用久矣

高適詩誤

野客叢書高適詩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
漢書不學孫吳者乃霍去病非衛青也

半菽桐馬之誤

群書補訂端正集史記云民貧食芋菽而漢書作半菽臣
瓚以雜米之半為解後人好奇止用半菽字如杜詩極邊
分半菽浩蕩逐流萍是也漢有桐馬官桐杜孔切謂推引
馬乳為酒也漢書訛為桐馬解者便謂以馬乳為酒採桐

葉時乃成此與雜半之注何異後人亦誤用如唐子西詩
一杯桐馬酒千古竹林人是也

桃源行之誤

高齋詩話蘇東坡云淵明桃源記止言先世避秦亂至此
則漢人所見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王介甫桃源行
與東坡意合但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
鹿為馬乃二世事入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
惜乎用事失照管耳

李杜詩誤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十

帶經堂

日知錄李太白行路難詩云華亭鶴淚詎可聞上蔡蒼鷹
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云昨日王魚蒙聖地早時金盃出
人間改黃大為蒼鷹改王盤為金盃皆誤也

天章之誤

聞見後錄張籍老將詩云衛青不敗由天章李廣無功緣
數奇人以為佳句詩乃王維作按漢書天章二字乃霍
去病非衛青也漢書音義云數音朔則亦不可對天章矣
明按周密之癸辛雜識云李廣數奇母令當單于注云
奇不偶也數身角切宋景文以為江南今漢書數字乃

所助切余固考藝文類苑馮敏遠集云吾數奇命薄杜詩數奇誦關塞道廣存其類羅隱詩云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則數當為命數之數非既數之數明矣

大小山

日知錄王逸楚詞章句言淮南王安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繁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繁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而人扶風則長松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誤

士

帶經堂

李頎詩誤

千一錄詩家用事多誤如李頎詩云遠公遁跡廬山峯結云惟餘玄度得相尋玄度自與支公來往何不用陶令也

三士之誤

千一錄孔明好為梁父吟蓋古有是詞也二桃殺三士之句未必為孔明所作注者又謂孔融楊修彌衡穿鑿甚矣孔明南陽抱膝時文舉輩尚未死也

杜詩誤

日知錄杜子美寄岳州曹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云第子曾原運諸生老伏虔本用齊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姓伏也又示獠奴阿段詩云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

東坡詩誤

宋許觀坦齋通記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東坡入賴詩云人過嘉嶺來遠夢地名皇恐泣孤臣蓋蜀大散關有嘉嶺舖萬安縣有黃公灘坡公乃更為皇恐以對嘉嶺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誤

士

帶經堂

豎子成名之誤

東坡志林昔死友史經臣彥輔謂余云既藉登廣武而漢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豈謂晉閻人耳今日詩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曰沉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

明按時無英雄正指楚漢之際無真英雄使漢高得以成名耳當日竹林諸賢皆游於方之外者也方且執鞭

免辭非毀湯武呼沛公為監子乃其故態以為魏晉之
時無英雄如劉項者恐非嗣宋本旨

古書不可輕改

東坡志林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
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
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不用
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詩云白鷗沒
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欲求謂余云
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殊覺神氣索然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誤

正

帶經堂

韋莊詩誤

焦氏筆乘韋莊詩云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園佳人號莫愁
莫愁為南園佳人此實語也選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
知疲清夜遊西園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
名無忌可乎

明按魏公子信陵君名無忌西園公子乃曹植韋莊混
而一之豈非誤歟

甘羅為相之誤

宋何光遠鑑戒錄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羅年十

二事秦相呂不韋為庶子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
未嘗為秦相也世人謂甘羅十二為丞相大謬也李濟翁
資暇錄又云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
既得罪於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蠡以
為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
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以
不考其實而為之說耳蘇軾詩云

明按庶子本周官秦人置中庶子為太子官甘羅事呂
不韋為庶子特家臣之屬非太子官也見國策注又按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誤

正

帶經堂

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誤已
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一麾之誤

搜採異聞錄嚴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許後為荀勗一擢
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擢以此自托耳自杜牧為登
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
一麾從此遂為故事

明按嚴詩一麾本謂指麾之麾今人多謂郡守為建麾

則誤認為旌麾之麾矣

蔚藍之誤

老學菴筆記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真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明按因學紀聞云蔚藍乃隱語天名度人經作鬱繼

王鈞白鶴之誤

后山詩訪東坡守徐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王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十五

帶經堂

鈞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蓋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王鈞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馬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東坡蓋誤以徐州戲馬臺為廣陵戲馬臺也

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之誤

野客叢書漢武至郎署見顏駟鬚眉皓白問曰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此事與馮唐絕類白帖云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曰重文疎卜式尚少葉

馮唐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屈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是誤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也

七人何纂之誤

全上楊子法言鴻飛冥冥：七人何纂焉纂一本作纂故追之詩云肯放房門嚼火嫌七者纂後漢逸民傳序云楊子云鴻飛冥冥：七者何纂焉宋東注云以計取物曰纂

明按法言本作七人何纂：一作纂一作纂皆以字形相近而訛也後人曲為之解特好奇之過耳

貽厥友于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十六

帶經堂

全上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友于子孫為貽厥歌後語也杜詩山鳥幽花皆友于退之詩誰則貽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為有自攷之於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君貽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不特此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浸入於詩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如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望即瞻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又攷曹氏命司馬氏文曰建兆庶具瞻之

望桓歟疏曰願陛下追收謬養則具瞻華望魏晉人已有此誤

借日之誤

兼明書陸士衡詩借日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注云借日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假日而游尚未足也明曰大雅云借日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臣銑此注與毛詩之義大乖

項領之誤

兼明書陸士衡贈馮文熊詩云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茫

帶經堂

曰項領者駕木項上也明白按毛詩節南山篇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熊之行亦宜以項為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返壁之誤

王肯堂筆塵今之不受人餽遺者曰返壁蓋用晉公子重耳事僖公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餽盤飧置壁焉公子受飧返壁是也而昧者以為用蘭相如事乃斯其詞曰宛璧曰宛趙誤亦甚矣

浮屠之誤

全上梵語佛佗達磨僧伽即三寶也浮屠即佛佗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為浮屠後人承其訛而不覺何也

君生之誤

辨史彙編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猶後世之言公主也妻河沉之於河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為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肯整

痴人無識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糾謬

茫

帶經堂

辨史彙編北史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是源師揖祠部以龍見請寧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痴人無識可笑至此

馬耳雙尖

履齋示兒編東坡雪夜詩曰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趙次公注云馬耳山名也不知王晉之雪夜與霍辦對談雪盈尺一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臺馬耳萊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東坡蓋用此事耳何趙之失於引據

也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論古

女媧非婦人

宋俞琰席上腐談女媧繼伏羲氏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人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在氏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

論古

一

帶經堂

池主

陳絳金壘子嵇康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竟致天下而讓焉由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竟時人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竟之讓許由也由告巢父巢父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曰何以汚我水由乃避而退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今人但知巢由傲竟不知更有池主也明嘗過居巢方池名曰洗耳池問之土人或云巢父洗耳處也

倉頡

事物考辨卷之十九

糾

尤

帶經堂

釋史淮南子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論衡云蒼頡四
目為黃帝史外紀曰黃帝命蒼頡為左史制字使天下義
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明按倉頡乃黃帝史官也河圖玉版以倉頡為帝春秋
元命包又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國則緯書之誕妄
而已矣明又按鄭氏古言司馬遷班固章誕宋忠傳古
皆言倉頡黃帝史官崔瑗書柏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
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雖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
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為帝王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主 帶經堂

生於神通之紀明謂宜以史漢之言為據
蚩尤有二
王海漢書高帝紀祠黃帝蚩尤于沛庭應劭曰蚩尤古天
子好五兵讎曰蚩尤底人之會者管子曰黃帝得蚩尤而
明于天道則黃帝之相亦有蚩尤隋志梁有黃帝蚩尤兵
法一卷

明按皮日休集云管子言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
或云蚩尤古天子然炎黃繼命其間然蚩尤之運也或
曰蚩尤底人之會者按史記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底

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為蚩尤乃黃帝時諸侯敢為暴
虐黃帝征而滅之若為底人則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
之用兵也明矣

去四凶辨

香溪集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
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終
天下未盡則堯不遠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
因云唐堯優游四凶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
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堯不善此言是也不然以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主 帶經堂

堯大聖去四凶如撥蟻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
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
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
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為魚父且累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
凶人寔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
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謂乎

四凶

宋戴埴鼠璞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
所以謂之四凶者何意也蓋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例以

獸名目之耳山海經云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乎他人之不識也

巫咸

日知錄尚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咸子則巫賢之為商賢相明矣馬融曰巫男巫也名成殷之巫也鄭玄則曰巫咸謂之巫官後世言天官言卜筮言巫鬼者從而假托焉皆馬鄭為之作俑也

泰伯無子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四

帶經堂

五經類編時文作泰伯至德題必云伯若不去有天下者必伯之子孫也此大不然左傳哀公七年子貢對吳人云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先儒皆以為泰伯無子故仲雍為嗣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周章而封之則伯之無子彰矣惟伯既無子而文王生聖瑞瑞太王遂欲傳導以及昌不然太王豈無端而舍長立少乎則謂伯之子孫可有天下者亦未考仲雍嗣伯之故也

啓母

餘冬序錄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

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開鼓聲乃來禹跳石謨中鼓塗山氏來見禹方化熊慚之而去嵩山下化為石禹曰婦我子石破而生故甚矣其言之誕也春秋傳云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在氏之誣也淮南子乃言禹化熊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者漢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為啓母此墓何為者耶

空桑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五

帶經堂

釋史彙編列子云伊尹生于空桑後人遂為事以寔之曰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時夢有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化為燕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中獻之於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俗學之敢於誣聖人如此

啓母不同母

顧氏說畧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故啓母賤不得立：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則啓母之不同母明矣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

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紂之母即祿之母也帝王世紀云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嬖妃生箕子其次微咎賢祿祿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為妾及為后乃生辛帝乙欲立祿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妻之子乃立辛夫帝乙即位其妃既為后矣妻從夫貴而所生之子獨不得從親皆貴乎余謂當以史記為正呂氏春秋帝王世紀或出傳聞之異詞未可據為寔事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六

帶經堂

端真子錄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王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佳合東方朔云太公休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誤用於武文噫太公年老矣却被東方朔臧八歲又被宋王增十歲真堪絕倒

西伯伐崇辨

遜志齋集為史氏之言曰西伯之囚美里崇侯虎寔潛之
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是
言是西伯扶天子之命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
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視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

也雖平生之所仇怨焉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
近戚吾何敢避焉蓋此法者非聖人之所得私乃受之於
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惠
伐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火
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受而行之宜
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
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
子而侵害其輿圖設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
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七

帶經堂

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珎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寔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當伐大戎冢者及邛音次此四國者又豈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西伯

釋史彙編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
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也
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峯
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詳見通鑑外紀
蓋文王之後武王亦襲稱西伯故也

明按通鑑外紀云文王因于美里作歌曰殷道溷濁
濁頌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謬言兮違我
四國憂勤兮夫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衷此文之所以

為至德也若如此言殆小夫之淺者耳退之琴操云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帶經堂

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事蓋如此外紀所載
斷乎非文王語也

武王誅紂辨

遜志集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
其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
不忍書也他書謂紂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于紂非有深
仇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也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
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
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况

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群
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司馬遷乃
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
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非武王
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後世苟信其言是使強臣陵上者
藉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三憲

詞林海錯左傳條陳三憲與恪同武王克商封舜與夏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帶經堂

二叔不咸

容齋隨筆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為管蔡非也按
蔡仲之命曰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降霍叔
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
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觀其叔說管蔡邵霍十六
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十六國也

三監

并卷集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股之故地為卽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卽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啟監卽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子糾小白長幼辨

焦氏筆乘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事物致辨卷之二十

論古

十

帶經堂

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時避就以為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知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禹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

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其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春秋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齊桓公

論衡桓公妻姑野妹七人此因如夫人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舅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世之主也矣丘稱勝畔者九則況以禽獸之行而可留諸侯哉事物致辨卷之二十

論古

二

帶經堂

曾參不列四科

唐李涪刊誤今人之論皆曰孝考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內夫德行之大者莫先於孝曾子不列於四科者蓋一時不在其席故不盡舉耳

曾子七十始學之謬

金聖子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始學名聞天下考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八歲乃及聞夫子一貫之授即在夫子夢奠之年纔二十七歲耳使七十始學安得登孔子之堂而傳其道哉又宋景文筆記云曾子年七十始學乃

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不知晚節之該
洽也不知禮記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矣豈待七十乎且
曾子未嘗著書大學十章乃門人述曾子之意而為之非
其手筆也世所傳曾子一書最為淺陋蓋庸書耳謂曾子
年七十著書而所著乃僅如是何足以為曾子哉

子羔無臧眉髭之事

全上孔子稱榮也愚家語謂其逃蒯瞶之難追者幾及之
猶不徑不實其過如此班固幽通賦注云蒯瞶亂子羔臧
眉髭頰衣婦人衣逃得出此大謬也

事物紀原卷之二十

論古

十二

帶經堂

貌惡行美

姚旅露書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則
言美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家語及韓非子皆謂子羽
貌美行惡後世固之莫矯其非夫以行不由徑之人而謂
為行亦可乎

卜子夏為文侯師之誤

客齊隨筆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
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二十
八年後一年元王立歷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

始為侯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為諸
侯又二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子夏已百三歲
矣為文侯師豈其然乎

國語非丘明作

因學紀聞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
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
國語為左丘氏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
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
其說楚事為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非也
事物紀原卷之二十

論古

十三

帶經堂

以王孫圉為公子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楚公子圍至晉趙武子執鳴玉以相
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
昭王時執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執為武
之子皆誤

國語之誤

今上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也國語謂為
公孫成子左傳謂為公孫僑胡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
也子產之子始為國氏

陶衡

國學紀聞魯仲連書當比乎陶衡延為注戰國策云陶來公子荆也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衡今按商君封於陶

非封衡也

叔向無讒美弘事

國學紀聞韓非子內儲說謂叔向讒美弘按左傳哀公三年周人殺美弘叔向之沒久矣

說苑不足信

全上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賜以其國法歸周周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占

占

帶經堂

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

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而周末分亦無

周威公

密康公不獻女

柳子厚非國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介之其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倍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柳子非之曰使康公之母而誠賢耶則直以色之害德訓誡其子足矣設以薄德不堪因而賈禍而曰必致之王母乃嫁禍於王子且密之亡非

以不獻女故亡也左氏以滅密微之無足取者語前後共

四則文
皆節錄

野人與塊

全上晉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道五鹿野人舉塊以子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柳子非之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左康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時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矣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占

帶經堂

王傳傳于山林之中枕其消人時之股以覆于地王寐枕王以塊而去之

明按子不語怪惡其惡聽也左氏之語怪也多矣雖入

翻翻化為黃雞其事尤誕於經籍全無証據必當時好

事者因陋繇明山之事因是就而為之說耳公孫倚豈

誠有是言哉

伯宗祈死

全上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而免七年范文子卒柳子非之曰人生聽命於視乎抑聽命於天乎使人可視而死則死者亦可

禱而生乎孟子之卒適與數會非以禱故卒也

鄭人觀狀

全上文公誅觀狀以伐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誅左傳
晉文公過曹：共公聞其驕齊欲觀其狀則是觀狀者曹
也非鄭也左傳又曰過鄭鄭亦不禮焉但云不禮而已絕
無觀狀之事作國語者乃曰鄭復效曹觀公驕齊之狀故
伐之是強為之詞不足以蓋其非適所以增其誕耳

明按柳子厚非國語一書持論太刻信如其言是千古

聖賢之書無一可讀亦無一可信也蘇東坡與江李恭

事物致辨卷之二十

論古

六

帶經堂

書云非國語都竟不然之但棄暇若論耳其不滿人意

者多矣余故採其言之近理者數條而附坡公之語於

後俾學者知所去取云

孟母三徙辨

遜志集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為墓間事孟母

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

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

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髫髻岐嶷與常

兒不類寧有載為孺家坐非步耶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

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姓軻帝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

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以子思嘗

曰孟孺子言稱克齊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

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曰

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叔賢隨謂幼被三

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辨

孔子無決門事

談奪晉伐偏陽諸侯之士門為叔梁紇決之以出今韓非

事物致辨卷之二十

論古

七

帶經堂

子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之關而不以力開誤也

范張無難泰事

同上人皆用范張難泰事按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

范武無難泰事也

無非熊字

同上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攷之六韜文王將田史

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螭非虎非熊非得

公侯天道汝師無非熊字也

陽生即悼公

履齋示兒編太史公仇子胥傳云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世皆信之余以左傳攷之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陽生來子景公六年八月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悼公稽首又以齊陳世家攷之皆曰景公卒太子荼左傳作舒立是為晏左傳作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鮑叔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鮑叔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士是為簡公以此觀之陽生即悼公也其仇子胥傳云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太

帶經堂

日本為泰伯後

釋史彙編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金仁山通鑑前編祇勾踐滅吳之下注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乃十五世余日本國乃泰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仁山博極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至之前倭國有開先者矣

信陵相士之識

黃陶菴集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豪中相士之識惟信陵為最平原不能知毛遂孟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其無相士之識一也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為上客於他國得一貴漿人一博徒步往見之卒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三人者皆當世狎侮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

漢高祖用韓信

全上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熟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遂拜為大將此類說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事物攷辨卷之二十

論古

太

帶經堂

帝不知信而知何以何之不安而後知信之可用也劉太子者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

坐斷金失侯

同上漢有最不可解者坐斷金失侯之法七大通侯之先固嘗竭智力與高帝定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然已異乎古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輒以此削國所坐者機而關剪功臣之後大無謂也漢世封爵太多食邑既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以削之耶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準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論古

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一

論古

子

帶經堂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一

論古

一

帶經堂

王伯厚通鑑答問或問初命晉三大夫魏斯趙籍韓宣為諸侯通鑑何以作始乎此曰武公弑晉奚襄晉而君之尾在官者殺無赦傳王二十八年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兄於左氏傳而春秋不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事物考辨卷之二十一

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憫周之失道也曲沃篡晉不敢自安必待天子之命而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惟晉為依不恤同姓爵其城臣始於僖王之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威烈王之命三大夫而武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終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

通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絕筆而有通鑑焉天
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始余是以著傳王之
始亂而慨厥烈之不復振也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通鑑答問或問趙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
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氏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
君抗衡者也凡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於先陳師豫費使夫子不去魯則邾亦隳而公
室強矣夫昔之三大夫與三桓之烈君一也三桓終不敢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上 帶經堂

智伯請地

全上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
孟談何以不若既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復二字
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慢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慢濫貪
何往不敗既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

趙襄子之怨大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
跳梁於康莊奮其力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
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地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遷起敵
者其變遷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
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權存智以驕滅易
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豫讓

全上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野口傳謂事
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三 帶經堂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全上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
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於己設險於國二者不
可一缺王公設險以守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國

亦君子之所理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號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失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之道地險不修而曰吾修德而已彼焉思終封疆何以禦之是以五季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兵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於曾子故為此言然非詖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疆楊子曰美哉言子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茲難然起之言所以發武侯之失也魏表裡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通嗣不定子營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中

帶經堂

齊獨朝周
全上或問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韓趙魏之無王彼善於此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

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群陰凜凜而一絳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也

申不害于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全上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慘酷少恩晁錯學申商於張敖生而為峭直刻深然則申商之學一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五

帶經堂

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李斯以其術事二世秦之亡也忽焉矣明如漢宣亦好之而以刑名為周召法律為詩書漢由是始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有功於吾道甚大余甚懼後之學者效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天下之禍未已也故論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全上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仇天下之大義也禮記

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為之平王忘仇而戊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也文侯之命無哀痛之詞則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然昭之為子可謂孝矣漢世祖得一節而復高帝之業昭烈得一孔明而行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植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強齊雪先君之耻而一函之天陳以位人紀以正豈惟我周之賢君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屈平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六

帶經堂

全上或問屈平之事道鑑前之是歟否欽曰通鑑於屈平四皓則削之於楊雄荀彧則取之其於春秋勸懲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一書所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患得朱子而名益著昔而之亡也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微子之去自難以其忠而夫子皆謂之仁屈平之心猶是也平為楚之同姓諫而不聽耶將為墟故不忍宗國之傾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秦亦其流風遺俗有以激之也朱子增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

之誠哉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矣朱子綱目所補其有功於通鑑豈淺鮮哉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全上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伐燕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定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擬湯武之事哉齊逐暴虐而燕伐之此復仇吊民之師也乃珠玉財寶車中珍器盡入於燕人之錙斯師也何義哉向者齊人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齊以是動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七

帶經堂

天下之兵而毅不鑒焉使騎却不伐毅亦終不能定齊矣曰華患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竭也非縱二城以明仁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

秦滅周楚滅魯

全上或問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蔽也善惡之報毫髮不爽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文物之所萃也呂不韋為秦滅東周黃歇為楚滅魯東周亡而柏翳之秦為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為黃二逆臣亦殄

履世威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為悠久國之存亡莫與焉

秦穆公當作繆

金鑒子孫豈獨斷云繆法布德執義曰穆名過寔曰繆秦穆公一繆繆公唐皮日休著論以為公知晉公子重耳之賢而不立乃立惠公晉亂十五年當以繆繆為定不知此非繆繆本意也考之史記秦蒙毅將伏誅曰昔秦穆公殺三臣而死罪百里而非其罪也故之號曰繆然則繆秦穆者自為秦事耳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八

帶經堂

明按應劭風俗通義亦云繆公殺百里奚以子車氏三子為殉故謚曰繆

襄王雲雨之事

山堂肆考宋王高唐賦序云楚襄王與王楚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上有雲氣王問王此何氣王對曰所謂朝雲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按序中先

王乃指懷王非指襄王也至宋王神女賦序乃云襄王遊雲夢之浦使王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則真以為襄王矣宋洪景廬時辨其誣

應侯之誤

吳偉業春秋地理志韓詩外傳謂應為成王所封成王戲弟以桐葉珪封之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封之王應聲而對故曰應侯其說平理而不可信且史記言成王剪桐葉封叔虞於唐不聞其封於應也楊汲家司書殷時已有應國則應非成王之所封則天應地即魯陽縣之應鄉秦昭王以之封范雎曰應侯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九

帶經堂

風俗通義之繆

刊謬正俗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於艾陵還誅齊番取其身流之江扶其日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也按史記伍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書皆云子胥諫夫差伐齊曰越之在吳心腹之疾也越不為沼吳其泯艾齊之於我亦鄰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不生荆棘麋鹿游於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以死子胥曰扶吾日著於東門以視越之入吳也此乃子胥怨其言

之不用耳應劭謂其語出自夫差謬矣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通鑑答問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論之詳已抑予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始歟否歟曰封建天下之公也郡縣一人之私也是故一放復其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敝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不墜矧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公為公天下是豈然耶為仁義也楊子謂秦之有司習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十

常經堂

赤帝子

全上或問通鑑削去神怪之事劉孝標中斬蛇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非怪歟通鑑載之綱目亦存而弗削何也曰漢高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如以奇怪則書孤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抑子曰休符不祚祥於其仁吾有取焉班固云斬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則信有符矣攷之漢文帝時議用土德至光武時乃用火德尚赤之說前此所未有也赤帝之說司馬公朱子失於刪削耳或曰周德火德而有赤鳥之符然歟曰此今文之偽書也古文未出故

董仲舒述之赤帝之說亦猶是也夫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異說若此班固奚啻為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三老仁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為耶然則斬蛇當道之事信乎其誣矣

大風思猛士

全上或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存存乎何以為伯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之其心則伯者之心也昔成湯數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武王昭厥孫謀以燕翼子善守天下之道若此若猛士可與除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士

常經堂

亂不可與守成秦有王剪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太子盈之柔弱帝崩意於趙王如意適庶之分未定變故通在閨門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真賢寔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之前事無大於此者帝豈未之思乎且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記孤寄命非武猛者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閑國承家小人勿用急於用猛士而不慮其亂邦此唐太宗所以誤於托李勣也漢之大臣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耳而不能使諸呂之不王他日平勃之謀亦幸而成耳否則漢其殆哉

問一歲決獄錢穀

全上或問文帝問決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曰自有主者然則平為知治體歟曰為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忽其事而不知者非也錢穀事而不預者亦非也周公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不曰責在廷尉也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不曰責在治粟也若陳平之言極其流弊將為王衍房琯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為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問為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論古

主

帶經堂

切問陳平之對為空言

景帝

全上或問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晁錯張敖之刑名錯為御史大夫鄧都算成為中尉公卿群吏之表也安得不奢倣而為嚴酷乎文景之治猶王與珣故太史公於景紀不載詔令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旨哉

武帝

全上或問武帝罷黜百家名然而是否張湯杜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為長史主父偃學

縱橫為齊相而巫蠱之禍成於江充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寔也

淮南王神仙之謬

刊謬正俗漢應劭風俗通義云俗說淮南王安招致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按漢書孝武時淮南王安招募方技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盡無能成獲乃謀叛遂上使宗正以符節治之安自殺安在其祿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誦詐說後人以祭遂傳習耳

論古

主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四皓

蔡邕雜識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頭如櫟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陶詩云黃綺之南山蓋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圜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丹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當時所鑄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昔人論四皓或云圜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白靖作綺里季

夏未可知周樊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書有綺里先生字其字也則是為夏黃公無疑矣按風俗通義云楚蘭離之後為蘭鄭公之子蘭其後為姓至秦為博士逃難乃改為蘭陳留風俗記云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又

陳留志云園公名東字宣明蔡伯時時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根與同通用故樂古作蘇鄭康成於禮書角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潛嘗辨之天然史記留侯世家注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故以為號夏黃公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古

帶經堂

姓崔名盾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里公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無過京師號曰霸上先生又吳俗記云先生吳人姓周氏居五湖中

明按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孔氏雜說亦云然以為姓周或姓庚號園公者蓋屬傳疑

為原廟之非

雜勅集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震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晁補之曰原廟非古也自道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已本為複道不為原廟民已知之矣奈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是取名乎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薄昭責淮南王

全上淮南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厚自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晁補之曰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蓋

帶經堂

以禮義動也昭奉君命為書切責當以天下公法懼之今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昭詞非也

田蚡許淮南王

全上淮南王安入朝雖善太尉武安侯田蚡迎之霸上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中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晁補之曰淮南王安善名好士田蚡惟懼大臣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勝之

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回竟以雷同被誅紛獨不及偉也

張釋之入皆為郎

全上張釋之與兄同居以貧為騎郎十年不得調無所知名欲免歸家益知其賢乃請徙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人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晁補之曰人物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間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補出於其間至為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後世以科舉事物攷辦奉之十一

論古

其

帶經堂

司馬遷罪李陵

全上韓延年戰死李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蘇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敵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欲得當以報漢也晁補之曰陵以少擊衆尚叔句奴敵千人單于震恐遷事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如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機

得當以報竊恐未然夫陵以匹夫臨強敵何能為耶陵勸蘇武降而不得曰嗟乎陵與衛律之罪通於天矣蓋悔之也然則陵有功耶有罪耶使陵如韓延年死則後世亦復何議思死而降而曰吾將有為其誰信之至於其母既誅為陵者死之可也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致堂論馬援

因學紀聞胡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遂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事物攷辦奉之十一

論古

其

帶經堂

武陵威認母

風俗通義漢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戚遇傳京師遷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問其姓曰陳家女李氏曰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往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歸家供養以為母謹按禮經母如母慈母如母蓋謂父之慈室及慈愛已者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豈有執道路之人而定者耶世間共傳丁蘭刻木

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相似如仁人惻隱憫其無歸直可
收養無事正母之義耳

壽亭侯之誤

鴻書人言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元
世云壽亭侯者皆誤

陶侃非靖節曾祖

文選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云曾祖侃晉大司馬

明按陶元亮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與余為族

句祖同出大司馬陶侃漢高祖時人昭明以族祖為曾祖亦失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大

帶經堂

於考據矣蘇東坡書陶漢傳云陶士行諸子皆凶暴而

諸孫中乃有淡魯孫中乃有潛秦少游云宋初受命陶

潛自以祖侃為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東坡少

游不信元亮之序而信昭明之傳不可解也

陶公無折翼事

因學紀聞東坡謂劉壯興曰陶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

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公曰陶公被誣度

元規為之也元規以筆札喻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

延業共為之耳

文中子

并觀瑣言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假托實無其
人非也按陳叔達答王績書云賢兄文中子悲後之筆削
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時而不宣乃興元經以繼真統陸龜
蒙送盧處士序亦曰晉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
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唐司空圖皮日休皆有文中
子碑文五子皆唐人續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
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其書不甚為人所尊仰故云阮
逸增損其間理或有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大

帶經堂

唐太宗待李勣

難助集唐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

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豐州

都督高宗即位召為左僕射晁補之曰太宗知勣不負李

密司空可以託孤矣顧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為是故勣事

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養自當以道事君

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耶乃以無罪

出之是太宗待勣已薄而勣又無學問不能為國遠慮以

致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謂一言而喪邦自古如此者

絕少獨勸事常之可也

李德裕

困學紀聞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胡致堂謂李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悫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鏡史投取之以文鏡為人大槩觀為無此事必文憑按此事出張則所撰幽閑鼓吹錄雜說不足信也

奇章之誤

井觀瑣言寶曆初牛僧孺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帶經堂

韓出侯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三省注云牛弘相隋封奇章郡公僧孺乃其裔孫故唐人稱之曰奇章子考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園奇章亭皆為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弘之裔稱奇章也

大范小范

升菴集宋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云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言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

字伯淳為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諡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誌云仲淹父名墀為錢徽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姚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

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論古

其

帶經堂

事物紀原卷之二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訂疑

經異文

宋孫奕示兒編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明堂位曰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言公侯地方皆百里伯士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事物紀原卷之廿一 訂疑 一 帶經堂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明按已上諸說皆當以前說為正後說為非

克已復禮

示兒編昭公十二年楚靈王問子革誦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魯論答顏回之問曰克已復禮為仁則是復古志以告之也

志在春秋

同上唐明皇序孝經云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得之於何休序公羊傳而何休又得之於鈞命決之文也

託之空言

同上後漢趙岐序孟子曰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於太史公自叙之語而太史公又取之於春秋繁露

蓋簪

顧大韶炳燭齊隨筆易則蓋簪注曰蓋合也簪聚也既曰合又曰聚不已覆乎愚謂簪字明是冠上之簪何為乃事物紀原卷之廿二 訂疑 一 帶經堂以虛字釋之蓋簪是首之所戴者聚則簪合矣蓋簪猶云聚首也

舜典闕文

金仁山書經表注舜典讓德弗嗣之下必有再命王文憲謂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四海困窮當在此

后皇烝辟

示兒編后繼也謂繼治之君也皇大也謂圖大之君也烝衆也謂御衆之君也辟法也謂立法之君也

校庠序皆在鄉

示兒編太史公儒林傳謂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嘗以是參之於經左傳則曰子產不毀鄉校是校在鄉矣黨正則曰屬民飲酒于序是序在鄉矣鄉飲酒禮則曰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庠在鄉矣內則又曰庠序在國之西郊先王盛時學校遍於天下故教化行而風俗美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其証也太史公之言蓋有據矣

不疑在躬

炳燭齊隨筆少儀不疑在躬在躬服飾也謂冠履衣裳之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訂疑 三 帶經堂

不貳問

同上少儀不貳問謂一度問卜止問一事若問二事則心不專一即為不誠也

檀弓闕文

示兒編檀弓人喜則斯陶一節舞斯二字下脫蹈笑人悲則斯六字當云人喜則斯陶：斯咏：斯猶：斯舞：斯蹈笑人悲則斯慍：斯戚：斯嘆：斯辟：斯誦矣蓋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誦亦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

此豈有悲與喜之相混者乎

明按劉氏欲於舞斯猶之下增一哭字而削去舞斯慍一句然玩其大義畢竟闕而不完孫履齋之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采

示兒編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蔡叔之蔡此綴服之制內外皆千里也

燕居問居

同上或問禮記篇名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不幾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訂疑 四 帶經堂

句讀

同上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譯鄭司農讀火字絕禁凡邦之事譯為一句言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特衛士填街譯也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韓文公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於句投注云投徒闕反句投即句讀也

其音訓同而字畫異廣韻玉篇讀後二字去聲俱不收

思齊

示兒編以思齊名篇序詩者偶無其說釋音無所攷信直以齊訓莊似非文王儀型太妣之本意愚謂齊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文王有聖德以刑於寡妻故太妣既思有以同于太任又思有以順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齊太妣思媚周姜

無祿

示兒編不幸之謂無祿詩云念我無祿

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訂疑

五

帶經堂

寤生

傳孫左傳注辨誤說元年莊公寤生杜注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姜氏驚而惡之愚謂果爾則生之時易姜氏何為惡之乎應劭曰兒墮地即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此說得之

輔車

同上僖公五年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杜云輔頰輔車牙車意以二句為一意愚謂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必與唇齒二物並以取譬不更明乎

藐諸孤

左傳注辨誤僖公九年晉獻公召奚齊曰以是藐諸孤杜云言其孤賤與諸子懸絕陸貞山附注曰非也蓋言奚齊卓子藐為弱小耳

存三亡國

同上僖公十九年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杜云三亡國邢魯衛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得在其數蓋謂杞與邢衛也杜以城濮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關也遂不數耳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訂疑

六

帶經堂

不遷將亡故存杞之功最大安得舍杞而數魯乎又薄德注云因亂取魯緩救邢衛夫因亂取魯固無此事即救邢雖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蔡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

委質

同上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注云屈膝而臣事之則不可以貳既曰質形體也愚謂質即誓也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而質字皆作質字則質讀如字非也

明按傳氏之說以之解管子國語則確不可易以之解左傳則不必也宜從杜

太似十男

炳燭齊隨筆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將并伯邑考武王為太似十男下云邴邴曹滕畢原鄭鄭此八人當是庶出

王章

左傳注辨誤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杜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愚謂章典也若曰此王者之典事物攷辨卷之廿三訂疑七帶經堂非諸侯所得用也

距躍三百

同上僖公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杜云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動也曲以百為動其意尚晦柳文莊云百猶許而之所雖未見必然而較之杜注顯為近理明按顧大韶炳燭齊隨筆云百即所謂田畔也魏準直跳過三條田畔橫跳過三條田畔以示其不病也與邢

文莊台

葵僖公

左傳注辨誤僖公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曰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之喪寔以今年十一月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以緩字屬下句讀而杜氏以緩字屬上句讀非也據經文僖公寔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不得云緩杜氏改十二月為十一月時遷就而為之說耳經書文公二年丁巳作僖公主故左氏以緩識之若移緩字屬上句則作主非禮為不通矣

臯陶庭堅

同上文公五年臧文仲問六與蓼庭堅曰臯陶庭堅不祀恩事物攷辨卷之廿二訂疑八帶經堂

諸杜云六與蓼皆臯陶後又十八年傳杜注八懷中庭堅曰臯陶字也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注不知鄭又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臯陶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據說誤文此兩說頗為近以又安其降易林云龐降庭堅為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為臯陶之子無疑文趙自山曰焦氏去古未遠宜得其真

三恪

春秋同異錄襄公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之
後子陳其禮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樂記則謂武王初
封蒯祝陳為三恪終封杞宋為二王後與杜氏異愚嘗攷
之召公封于薊而魯地亦有祝丘又按薛為黃帝之後賈
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且左傳云
以備三恪則亦先封二代之後而以陳備列為三耳樂記
禘出漢儒之言不足據也亦從杜

苦雨

左傳注辨誤昭公四年秋無苦雨杜云霖雨人所患苦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訂疑 九 帶經堂
愚謂四時淫雨人皆苦之不獨秋也蓋農家皆云雨過白
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

烈山氏

同上昭二十九年烈山氏之子曰柱為後杜云烈山氏神
農世諸侯孔疏云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賈逵鄭玄皆以烈山為炎帝
之號即神農也則杜氏之謬明矣

四國

炳燭齋隨筆昭公十一年是四國者皆足畏也上文但言

大城陳蔡不美解者遂以四字為三字之誤語賈誼新書
有大城陳蔡葉與不郎之語始知四字寔未嘗誤也在傳
偶遺葉字耳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証者讀者不可
不知先是楚靈王遷許于城父葉為字邑徙方城外以寔
之因大城葉事見左傳昭公九年

改王改步

左傳注辨誤定公五年季子平陽克將以瑀瑀瑀瑀
瑀也仲梁懷弗與曰改王改步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
事佩瑀瑀祭宗廟今定公既立復臣位改居步則常去瑀
事物攷辨卷之十二 訂疑 十 帶經堂
瑀陸貞山引晉文公請降王弗許曰改王改行韋昭曰佩

所以節行步君臣居遠各有其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
君尚在臣位則不宜有降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明以
為不然改王改行與改王改步語雖同而意則異仲梁懷
之意以為季孫今為定公之臣則當改君之王改君之步
周天王之意則以為晉侯在臣位則不當改君之王改君
之行不可以彼而例此也宜從杜

子胥使齊

左傳注辨誤定公十四年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反後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云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氏以避吳難按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於齊與杜氏異今以傳文攷之使於齊下曰反後明是子胥身自使齊假令子胥使人當曰使使於齊而無反後之文大

上康

履歷示兒編賈誼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句康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康近地則堂卑注曰康側隅也以康近地對康遠地而言之則無所謂上事物攷辨卷之廿一訂疑 主 帶經堂

左顧

同上前漢淮南王欽傳云通亭左顧存恤師古曰左顧猶言杜顧

陸沉

同上唐觀延州筆記陸高地沉溺也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溺也二字出莊子則陽篇

尚書尚公主

示兒編或問尚書與尚公主二尚字同乎曰否按惠帝紀宦官尚食比部中應邵曰尚主也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食主文書曰尚書陳餘傳救已尚魯元公主師古曰尚配也易曰得尚於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凡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則尚書之尚訓主尚公主之尚訓配明矣孔叢父珣璜論曰尚書以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之謬也

驚馬十駕

事物攷辨卷之廿一

訂疑

主

帶經堂

黃氏曰抄荀子云驚馬十駕功在不怠注云下有闕文愚謂此二句正相聯屬若曰馬驚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而不止耳

消搖游

升菴集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米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財游於世者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真冷

升菴集真冷遺命也莊子山水篇曰解之將死真冷高曰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曰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也

道術

示兒編莊子人相忘於道術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於術謝靈運登石門詩云來人迷新街去子惑故磯注云術磯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序曰月令甯端往街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蓋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當如字讀鄭音是非也三國袁術字公路杜詩寧落乾坤大引流道術室以道術對事物攷辨卷之廿二訂疑

主

帶經堂

黎苗

示兒編楊子重黎篇播其惡於黎苗吳秘謂吳楚布其惡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其說甚迂司馬溫公曰黎苗民也余按黎苗二字皆訓夷則溫公之說信而有徵矣

偃蹇有數義

詞林海錯左傳哀公六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云偃蹇驕貌離騷望瑶臺之偃蹇兮注云偃蹇高貌何瓊佩之偃蹇兮注云偃蹇東風貌九歌靈偃蹇兮奴服注云偃蹇

舞觀

稗官

詞林海錯漢唐林請置史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為戒十三師古曰稗官小官也漢志小說謂之稗說唐陸贄傳云算稗販之緣稗販謂小販之民今本傳作稗販誤

折衷即折衝

困學紀聞戰國策蘇秦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文中曰折衷樽俎可矣何必臨邊東即衝也

運籌帷帳

事物攷辨卷之廿二

訂疑

高

帶經堂

鶴林玉露運籌帷帳史記原作帷帳宋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士子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攷官以漢書作帷帳不敢取或以語劇盜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作帷帳漢書乃是帷耳

楚歌

兩漢書言高紀漢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雞鳴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歌越吟耳不得以雞鳴為歌曲之名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辭白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手寔

歸正集手寔二字出管子書唐元稹均田奏令百姓自通手寔狀呂惠卿行手寔法皆本諸此原無注釋蓋手常握此法之寔數以取便也

明按呂惠卿獻議令人自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以為田野居民者戶長並能盡知其貧富若不令自供手寔則隱匿安肯自陳然則手寔者令民手自供狀以為賦歛之寔耳非上之人手擇此數以取便也

開架除陌

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訂疑

五

帶經堂

侯開國導源錄唐德宗時稅開架算除陌開架法屋兩架為開計開稅錢上下有差敢匿一間者杖六十除陌法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留五十隱稅百者沒入二千

明按開架之法此即後世房屋稅之始也

權買

導源錄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權買坊務者收抵當務應計坊稅錢若干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元初亦行此法耶律後聽其自行取稅以為備名曰權買

承買

導源錄宋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亦鬻祠廟募人承買

餘糧樓

明按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之處先募人入錢于官然後有行收稅以償之其法與權買皆累世之虐政也
餘冬序錄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樓故事命題作詩或謂出晉左思賦餘糧樓賦而不收野客叢書云此語亦非始於思蔡中郎集胡公碑云餘糧樓於賦又在思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訂疑
五
帶經堂
前矣春按子思子曰東戶子之時道上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茲首邑集蓋用此事而思賦之耳陶淵明詩曰你相東戶時餘糧宿中田宿一作樓

無欲故靜

性理發微畧周子太極圖說於主靜二字下自注云無欲故靜此語出孔安國論語注

口銘

困學紀聞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願卦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詩書疏證

因學紀聞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起春秋正義之說也

敬器

因學紀聞家語荀子謂孔子視於魯桓公之廟有敬器焉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視于周廟有敬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敬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為是

款識

設舊古器款識有二義款為陰字識為陽字款居外而凸事物款辨篆之十二訂疑主帶經堂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識有款商器多無款而有識

書石鼓文後

楊東里集石鼓文鄭漁仲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弗道以為秦漢間物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計載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失遠之驗也荒郊野單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王之類

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石鼓雖有文字而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為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鐘鼎自秦之屬前未嘗見稱于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款識於石鼓哉

石鼓非文宣物

古今釋疑岐陽石鼓凡十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夫子廟中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徽金其字陰晴康二事物款辨篆之十二訂疑主帶經堂

年金人輩至燕剔去其金置王宣撫家後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以為周宣王之獵場者韓愈張懷瓘書象也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者韋應物也有謂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為証者程琳董道也蘇軾趙明誠亦信為成王火後所書歐陽修獨疑之謂今世所有石鼓實時碑未千歲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共一千九百十四年其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自漢以來博古好奇

之士皆累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迹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大宣之鼓也

明按方中復云南史宋陽人開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今石鼓文乃籀小篆則知非宣王時書也鄭樵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斷為秦鼓此說得之聲豐曰岐本司地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自此其地遂屬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然則地秦地也字秦字也石鼓之為秦物無疑矣

瘞鶴銘非石軍書

山堂肆攷瘞鶴銘刻在鎮江焦山此故石上朝諸方可手摩相傳為晉王右軍書非也據耕錄云華陽真逸撰宋黃廉亦曰陶隱居書其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蓋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也真逸豈其別號歟歐陽文忠公又以為不類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其是顏況道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姓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複見

龍眉冊

陳西謨駢志淮南子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眉冊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蟬蛻顏色不變南史宋文帝入奉大統行坐至江陵有黑龍躍舟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複見

一

帝樞堂

事有相似

談薈史傳中事有兩家並載而相似者如吞珠治吏韓詩外傳以為伍員國策以為張丑弓影致疾風俗通義以為杜宣晉書以為樂廣之空抱甕出淮莊子以為漢陰丈人說晚以為五丈夫化不孝子仇覽傳以為蒲亭長子陳元謝承書以為陽遂亭長子羊元桃梗語土偶國策以為蘇秦於李元史記以為蘇代於孟嘗君疑鄧析者左傳以為駟顯荀子劉向並以為子產不入勝母之里尸子以為孔

子淮南子盤鉄論並以為曾子邑號朝歌因而迴車淮南
子以為墨子而論語識顏氏家訓以為顏子而則舌柔貌
施以為常概語老子孔叢子以為老萊子告子思京藏教
子韓非子以為曾子韓嬰以為孟母射石沈羽新序以為
熊渠呂覽論衡並以為養由基金樓子以為楊雄作甘泉
賦夢吐白鳳西京雜記又以為楊雄著太元經夢吐白鳳
三年不聞不鳴之語史記楚世家以為伍舉說莊王而滑
稽傳又以為淳子院說齊威王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
為申包胥國策又以為蘇武勸蘇氏若此類或而事而前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二 帶經堂
後偶同或本一事而誤分而事不可不辨也

夢筆

同上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自是才思聰敏紀少
瑜夢陸倕以一束青綾管授之文因通進李嶠夢人以雙
筆相贈文曰有名王珣為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
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
草元史楊真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以筆授之已
而生真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生九歲善屬文今
人但知有江淹夢筆耳

西事相同

履齋示兒編成湯以六事自責魯公亦以六事自責後
傳

相類

同上范甯王何論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戡華士於齊
春秋時子產鑄刑書趙鞅鑄刑書晉未替補亡詩六篇唐
白居易補逸書一篇名湯衛夫人見王逸少真書曰咄咄
逼人王子敬見王景仁名隸行書亦曰咄咄逼人商鞅欲
變秦法則立徙木之令以示信吳起欲伐秦則立移棘之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王 帶經堂
今以示信趙高指鹿為馬唐高祖指野鳥為鸞歸田錄
云段維一餅燕成一韻詩溫庭筠一餅燕成一韻賦

繫解自結

駢志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繫解因自結太公望
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
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又韓非子云晉文公與楚戰
至黃陂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
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

皆在是以難之也

邾文公宋景公

同上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呂覽宋景公之時樊惡在心公懼召子常而問焉子常曰樊惡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事物攷辨拳之寸主

複見

四

帶經堂

也而移死為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子寧獨死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子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常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今夕焚惡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夕焚惡果徙三舍

茅容樂順之

同上後漢書茅容字季偉邾林宗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

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南史吏部郎庾亮之嘗往樂順之順之為設食惟枯魚菜脯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過茅季偉愧我非郭林宗

嵇紹戴逵

同上晉書嵇紹嘗謂齊王問諸事會問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問曰卿何吝此耶對曰紹雖虛鄙忝條常伯佩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固大慚事物攷辨拳之寸主

複見

五

帶經堂

又戴逵字安道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二事相同

駢志韓非子趙王勾踐處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怨蛙乃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而以其頭獻者淮南子齊莊王出獵有螳螂齊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元

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射石

同上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獲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論衡養由基見獲石以為兒也射之矢飲羽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射之不能復入石矣北史周李遠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也

穿札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複見

亦

帶經堂

同上左傳諸廷之堂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舊唐書薛仁貴立甲五重射而洞之

七事相同

同上漢書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萊以為彰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唐書戴胄言政事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萊外人莫知漢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白書寫削本草後漢皇甫嵩前後上表陳諫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也魏志荀彧以書陳事臨亮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魏書陳群陳得夫每上封事輒削

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晉書羊祜嘉謀論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咏魏武帝樂府歌

同上晉書王敦每酒後輒咏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周書蕭瑄驕驕土既侯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吁衡扼腕嘆咤者久之

兩事相同

同上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複見

七

帶經堂

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鸞鳥數禽魚自來親人南史車騎將軍王或嘗與謝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有濟勝之具

同上世說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南史劉歊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處履險必盡掛選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

卧龍

同上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輩顧

鬼之字晉書符堅亦以王猛為臥龍

經籍經庫

同上後漢書邊韶解弟子嘲云腹便：五經笥唐書虞世南云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北史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太常卿牛弘稱為五經庫唐書褚遂良稱谷那律為九經庫

二事相同

同上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八 帶經堂

未嘗箕股其榻上堂膝處皆穿南史蕭繇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

書簾書厨

同上晉書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意劉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南史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四事相同

同上舊唐書柳公權書法勁媚自成一家外夷入貢皆別

署貨貝曰此購柳書高麗甚重歐陽詢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南史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賞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求書于雲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舊唐書張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新羅日本諸蕃尤重之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西事相同

同上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自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可謂為不為烏鵲不為鵲也漢書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九 帶經堂

通鑑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

李猫有二

同上舊唐書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南唐近事詩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使佞時號李猫兒

郭失李雞

同上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失又李世指性傾巧善事人世號為李雞

車行酒馬行失

同上帝王世紀村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朝夜食戴隋諸
葛昂高璫爭為最侈昂屈璫半長八尺斷潤文餘饌食如
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璫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如
確新齋疎簾自唱夜人歌以送之

食脫粟飯

示兒編前輩多飲脫粟飯為公孫弘事按韓子春秋要
為齊相食脫粟米不食重味則是倡自晏平仲

浮查

同上人多引浮查為張壽事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復見 十 帶經堂

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日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
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則是堯時事也

錦纜

同上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素以示奢侈則
錦纜不始於煬帝

容膝

同上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
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亦云則容膝之謂不始於淵明

不拜單于

同上人言蘇武不拜單于攷之范史鄭衆亦然

石室

同上高朕漢末為蜀郡守設學校脩周公禮樂邪人立石
室祀之在文翁石室旁則與蜀之學不特文翁一人也范
鑑東學 記事

賜屬鏐

駢志人知吳子胥強諫吳王賜屬鏐以死按吳越春秋越
王將殺文種：對越王曰夫差之誅也謂臣曰彼免死良
犬烹敵國底謀臣也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事物攷辨卷之廿五 復見 十 帶經堂

文種屬鏐之劍伏劍而死是文種亦賜屬鏐也

登龍門

同上漢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欲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晉王衍善元言惟談莊者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改
更朝野僉然謂一代龍門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園
之客及昉為憲司督裾輻輳預晏者號曰龍門之游袁昂
在朝蹇諤號曰宗臣惟有倫登游處不難入其門者號曰
登龍門

八陣圖有四

通鑑地理通釋薛氏曰孔明八陣圖可見者有三一在沔

陽之高平舊壘在興元府一在新都之八陣鄉在城都府新都

鎮一在魚復縣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興元府新都縣北十九里蔡氏曰

八陣有二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今不可攷成都圖經云在

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常

頭陣法也在葭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南市一

市興元志縣西亦有之則八陣凡四

名重外國

談者才人文士名重外國者大曆中暹羅國上書乞以蕭

事物攷辦奏之主 複見 帶經堂

夫子穎士為師元和中鷄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

以百金易一篇為者輒辨大中四年進士馮泊登第新羅

國新起高樓厚資金帛請泊為撰記時人榮之元豐中梁

丹使人供能誦蘇子瞻文

六事齊舉

同上梁唐邑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

事兼舉宋劉穆之內提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

輳內外諮稟目覽詞訟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

相參涉意皆瞻舉隋劉炫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

五事同舉並無遺失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圖右手畫方口

誦經史日數群羊兼成四十字詩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

號神仙童子

事見於前

野客叢書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

於康頤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

太后日暮途遠例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伍子胥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存故例行逆施之於道也

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器

二書淫

同上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玩典籍至忘寢食時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兩事相同

同上蜀張飛號萬人敵苻秦鄧羌號蛇亦號萬人敵楊雄草人玄經楊泉亦草太玄經見馬提楊傑號無為子而楊繪亦號無為子見漆金瘞子之郭前有巨後有世通分身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曲 帶經堂

之葛前有主後有從同武與臍並著兵書並曰孫子與與衍並著辨著書並曰鄒子

卧雪二安

野客叢書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个除雪入戶見之僵卧於床又先賢行狀黃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殺妻子皆僵二事絕相類至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度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披露觀天

同上今人用披露觀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塞路有王詩情披露廣天是也不知此語非始於晉徐幹中論曰文王敗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觀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為爾寂寂

續筆叢書晉桓溫有大志嘗嘆曰為爾寂寂為文章所笑溫尋卒齊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卿嘗嘆曰為爾寂寂鄧禹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五 帶經堂笑人未幾融被收

握髮等事

野客叢書今人言吐哺握髮必歸周公不知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牧、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

化鶴二事

同上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業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果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洞仙傳謂蘇公即鶴耽也魯直次韻蘇翰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均用蘇家故事也

望雲

同上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我親舍其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去

帶經堂

下瞻懷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舍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歛歛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知囊

趙元素難助史記秦檣里子號知囊漢鼂錯以辨號知囊東漢魯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知囊晉宣帝舉兵廢會典桓範出赴典宣帝曰知囊往矣杜預號知囊

喫酒救火

難助後漢樂巴喫酒救城都火郭憲喫酒救齊國火晉佛

圖澄喫酒救幽州火

水鏡

同上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鏡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千里駒

呂東萊詩律武庫前漢劉德少修黃老術有智畧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隋張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高之謂人曰虔威我家千里駒也齊武帝謂袁昂曰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令改名昂字千里事物攷辨卷之廿三

複見

去

帶經堂

魏曹休太祖族子天下龍宗族各散去太祖舉義兵休乃歸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我家千里駒也見待如子後漢趙熹有節操更始之卿名家駒努力勦之

前席

駢志史記謝軼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都之前於席也漢書文帝思賈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半夜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思子宮思子臺

同上漢書武帝既知戾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族滅江克家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悼孟飛裂惠帝感閭閻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訟焉

搖山王彩搖山往則

同上舊唐書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等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辭麗句以類相從共五百卷名曰搖山王彩上之唐書裴光庭為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往則維城前就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木

帶經堂

二篇獻之明皇詔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庭謝所以規諷意

明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

長琴

我家任城

同上南齊書世祖嘗幸鍾山長沙王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遙格藥上令左右數人引之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極之應手便去太祖嘗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戚梁書盧陵威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

命中高祖嘗嘆曰此吾之任城也

明按魏志曹彰與叛胡戰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大破之黃初三年立為任城王

七世同居

同上北史李几憐陵安平人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鄉里嘆美標其門閭又郭世雋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穆七世同居大系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

夫妻相敬如賓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木

帶經堂

同上左傳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魏畧常林少卑貧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七貴有二

歸雲集漢西京七族史霍上官王趙丁傅也時稱外戚七貴又隋有牛弘蘇威宇文述張瑾裴蘊虞世矩裴矩時稱選曹七貴

三少有四

同上晉院裕稱王羲之王應王悅為王氏三少唐李嗣真劉獻臣孫昭皆少有名時號三少北齊李師盧公順崔君洽亦號三少又石悉石憑石悠兄弟號橋林三少

八達有三

同上諸葛誕等號八達又晉畢卓等號八達又司馬懿兄弟八人俱以達為字亦號八達

二龍四龍五龍

同上漢劉岱劉繇許靖許芝皆號三龍唐烏承玘烏承恩南唐徐鉉徐錯亦皆號二龍李氏兄弟亮叔訓秀號四龍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幸

帶經堂

而房氏兄弟豫坦遠熙亦號四龍汝南光賢傳周氏五子子與子羽子仲子明子良號五龍而公沙穆五子紹字恪遠樊辛氏五子攀鑒曠寶迅以及燕山竇氏五子皆號五龍

六龍七龍八龍九龍

同上卡粹兄弟六人拉登宰輔世號六龍而溫恭兄弟六人最知名號六龍陸微兄弟七人號七龍而崔微兄弟七人亦號七龍荀淑子八人號八龍比之高辛八才子而崔琰兄弟八人亦比荀氏八龍又賀仁兄弟劉知幾

兄弟伏羲兄弟各八人皆號八龍後魏崔杼兄弟九人皆長瑜子也號九龍而北齊王昕同母兄弟九人皆醜藉亦號九龍

二鳳

同上北齊崔陵與弟仲文號二鳳而隋之魏景義魏景禮亦號二鳳

三虎

同上漢賈彪兄弟三人號三虎而陸畢兄弟三人並有才名亦號三虎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幸

帶經堂

李杜

同上稱李杜者四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唐李白杜甫

蘇李

同上稱蘇李者三漢蘇武李陵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峴

二馮

同上漢馮野王字君卿弟立字聖卿相代為上郡太守民歌大馮君小馮君時稱二馮而唐之馮宿馮定亦稱二馮二劉

同上劉氏兄弟齊名者有十二人隋有劉焯劉炫唐有劉
懿之劉祥之又劉夙劉翔宋有劉敞劉攽又劉靖之劉清
之又劉焯劉炳俱稱二劉

二吳

同上世說吳坦之吳隱之世稱二吳而吳通微吳通玄兄
弟並為學士又吳育吳充並有才名皆稱二吳

兩龔

同上楚人龔勝龔全並著名節史記作兩龔傳而龔失龔
大壯亦稱二龔見小學紺珠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三

帶經堂

二王

同上晉王戎王衍善清談時人語曰二王當年羊公無德
而義之獻之書法亦稱二王又梁時王銓王錫亦稱二王
謂之王昆金友

二孫

同上孫謙孫康號東莞二孫而孫何孫僅亦稱二孫

二陸

同上陸機陸雲稱二陸而陳時陸瑜陸琰後魏陸曄陸恭
之俱稱二陸

三王

同上稱三王者唐王璵王珣王珪宋王安石安國安禮又
王回王向王固

三范

同上稱三范者范純仁純禮純粹而范鎮子百福百禄子
祖禹亦稱三范祖禹詩云王堂三世見名題是也

三張

同上稱三張者張嘉貞張弘靖三世宰相時號三相張
家而張廷珪張齡張休前後收洪州號洪州三張又晉張
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複見

三

帶經堂

戴字孟陽張協字景陽張元字季陽時人語曰二陸入洛
三張減價

三薛

同上稱三薛者河東薛收薛德薛元敬而薛宗薛榮薛
兼亦稱三薛

五竇

同上宋有五竇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偃起居郎侃叅知
政事偁補門僖此五人皆諫議大夫禹鈞之子唐亦有五
竇國子祭酒常司業牟容管經畧群婺州刺史庠武昌節

度使輩此五人皆左拾遺叔向之子

史同文

示兒編蒯通為漢言之則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蘇世長為唐言之則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狄仁傑為張光輔言之則曰一越王死百越王生房琯為張光輔言之則曰一國忠死一國忠生衛青在位淮陽竊謀漢幸慶忌之語也汲黯在朝淮南竊謀帝處厚公孫之語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項籍思歸之語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漢武為朱買臣言之也前漢貢禹曰冠一免其可復乎事物攷辨卷之十三 復見 諸陸軍 晉司馬勝曰門一杜其可開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靈地為牢則不入荆木為吏議不對路獄書傳云直地為獄籍不入荆木為吏期不對晉宣帝紀死諸葛亮生仲達唐明皇錄曰死姚崇算生張說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地輿

地輿

海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堪輿道輿地也 明按黃帝堪輿習天文地理者亦謂之天老見周禮疏後代有作堪輿者非古教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一 常陸軍

九垓

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為天九天之際曰九垓銀九天之外曰九垓日月謂之兩曜五星謂之五緯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日月五星謂之七曜天河謂之天漢

九野

呂氏春秋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九霄

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黔霄紫霄練霄

霄也

六氣

天中記在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杜豫注云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三垣

通攷天有三垣紫微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大角左太微在大角右

事物紀原卷之二十四

乾象

二

帶經堂

明按天有三垣中元宮曰紫微垣為宮室之位上元宮曰太微垣為朝廷之位下元宮曰天市垣為明堂之位太微者帝曰一臨之天市者帝歲一臨之紫微則帝朝夕在焉

五帝與天皇帝有別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紫宮又有五帝內座何也曰五帝常居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又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

五行在地主五岳分方主事以輔天皇帝者也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微中宮天皇帝大帝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官祀五帝也

明按此五帝乃五行之神非上帝也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其實一而已矣詎有二乎

渾天

博物典彙從來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所謂蓋天者即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事物紀原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三

帶經堂

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蓋以日在南為晝在北為夜也所謂宣夜者絕無師承惟漢郊萌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衆星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所謂渾天者言天之形狀如雞卵地居天中天包地外猶卵之以白裹黃剛氣圓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孤懸虛空而無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空不墜亦以此人但知大地之上有虛空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葛洪釋之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現半隱以儀準之

其現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也晉天文志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明按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有其術而無其傳惟

渾天之說最為近理故歷代之言天者多用之

渾天儀

博物典彙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

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

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

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四

帶經堂

之所存即璣璣王衡之遺法也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在外

曰六合儀在內曰三辰儀最內曰四遊儀元郭守敬又創

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而測天之法愈密至今猶沿襲之

七政辨

容齋隨筆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注云日月五星也馬融

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

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

辰星也第六曰危水謂歲星也第七曰剝金謂太白也日

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又云七政者謂春夏秋

冬天文地利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日月五星皆隨天左旋

荆川稗編蔡氏書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稍

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麗天

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家

只算所退之度却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捷

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張橫渠曰天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五

帶經堂

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明按吳草廬曰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

難算只得將其遲退與天度相值之度算之因此遂謂

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同行其一船行緩者

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而行然其實只是

行緩趕前船不及耳又按史記祖學齊帖云余向作

補七月采篇辨日月隨天左旋引張橫渠朱文公觀鶴

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為証詳盡無遺矣後

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於左股注馬融王肅書

服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後世之辯也

天漢

通攷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天漢河天蓋天一所生凝鏡而成者天所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漢中星多則旱

赤道黃道

通攷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六 帶經堂

各九十一度有奇南極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日躔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道凡五緯二十八宿為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九道四時交會歸於黃道而轉變焉

明按漢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即黃道也亦曰光道日道居中月與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曰道獨謂之黃、色之中也月之行凡有九道青朱白黑各二皆黃黃道而言情雅云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二度中夏五面從朱道二出黃道

南交於七度中冬至北從黑道二交於虛二道中四季之月運從故曰月有九行也吳興沈氏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各以一色名之歟以別其位而已而曆家不知遂以為實有九道大可嗤也

日月十二會之次

劉仲達鴻書日月之行一歲凡十二會為子月十二為亥楊丑月十一為星紀寅月十為析木卯月九為大辰辰月八為壽星巳月七為鶉尾午月六為鶉火未月五為鶉首申月四為實沈酉月三為大梁戌二為降婁亥月一為娵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亦謂之十二辰

乾象

七

帶經堂

明按辰有二說堯典日月星辰注云星四方中星辰日

月所會益稷注又云日月星為三辰

眺眊

尚書大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他丁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眊反女六

日月食

日知錄日食月揅日也月食地揅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

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矣陸文裕公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筭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揅月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方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兩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閉虛在星微月過則食載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閉虛而致紛紜之說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八

帶經堂

交食之故

古今釋疑日食之見於詩書者惟夏仲康五年周幽王六年皆朔日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晦日食七夜食二二日食一公羊以為二日食七晦日食二左氏以為二日食十八晦日食一是日食不獨朔日矣漢惠帝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食景帝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食是又不獨晦日二日矣凡此皆曆家之誤也夫日食以朔猶月食以望有朔望而不食者矣未有食而不以朔望者也其故何居蓋日食由於日月會而於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九

帶經堂

地日大於月而月小於地日高於月而月近於地也日行黃道一日一周天月道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相距遠者六度零三分如雨環相交其相交處自內出外曰陽曆口世謂羅睺亦名龍頭自外入內曰陰曆口世謂計都亦名龍尾月行每日遲日十二度凡行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五分九十三秒而與日會曰合朔如及於龍頭或龍尾是謂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月過日下則日為月掩是為日食若徒南北同度而不在龍頭龍尾雖合朔不食也月則借日為光距日一百八十度而正與之衝曰望月行近於龍頭或龍尾地居日月之中則日光不能照射於月是為月食若相對不在龍頭龍尾雖望不食也望或十五日或十六日而合朔乃所以定一日也朔日不交且不食况晦日二日乎又况先晦一日乎使晦日食即當以晦日為朔二日食即當以二日為朔晦日食必前月當小而末小之誤二日食必前月當大而末大之誤此無他拘於平朔而不知定朔故耳朔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之定朔為準風猶主平朔則非矣至於當食不食非盡推算之失也蓋日食不同於月食月食見月即見之日食有

不見不見遂以為不食耳漢元帝永始元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獨見二年二月日食京師不見四方皆見由於日大月小惟日下之人見其食即食既尚有不見者也豈果不食哉昔人云南史書日食三十六北史書日食七十九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以為失在史官然安知非各書所見乎而文公綱目或從南史或從北史魏道武帝神曆元年十一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為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亦日食則不書齊高祖建元二年九月日食則書之北史是年為魏孝文太和五年七月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十 帝經堂

日夜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一書畧云春秋莊十有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穀梁於是夜食之說鄭康成信之范甯信之胡氏信之子固不敢以不信也子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

次日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始出而虧傷未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奇以日之縮用月之遲速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一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十 帝經堂

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日之既入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光蓋衆星托日以為光者也世之登太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聞猶故也於此而或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月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况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是經雖未明言日之夜食吾

以天運考之則知日之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

當食不食

朱子語類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天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人遂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滿而為望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士

帶經堂

日而月為之食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否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而為非常之變矣

朝日說

唐柳宗元朝日說曰柳子為御史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朝日而已今日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

廢朝夕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

尹子華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誓其楹張老夕智襄子

為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而郎向瑣闥拜謂之

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

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多矣又如祀馬蓋不學者為之也

日遠近

宋丘光庭兼明書曰列子曰孔子出行逢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一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三

帶經堂

非近大而遠小乎其一日初出遠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涼日中熱非遠涼而近熱乎賢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居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涼日中熱者初出之時中國在日之西故涼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豈有孔子之聖而不知日之遠近者乎以其輕問故不答也

十日之謬

朱子楚詞辨証屈子天問云羿焉彈日音彈鳥焉解羽洪

注引歸藏云羿彈十日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遞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迎耳按十日本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可怪也

日行千里之謬

楚詞辨記王充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充之陋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西

帝經堂

三足鳥之謬

春秋元命苞云陽教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為鳥者陽精也淮南子云日中有踰鳥者謂三足鳥也山海經云暘谷上有扶桑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鳥

明按王充論衡云日者火也鳥入火中焦爛安得而立是三說皆謬也

桑榆

淮南子曰西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

明按光武勞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桑榆蓋

言晚也

日光異名

初學記昕曰晡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映日晚曰旰日將落日薄暮日西落光反照于東謂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

兄弟

歲華紀麗春秋感精符云人君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

天母地兄日姊月

羿妻奔月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五

帝經堂

顧起元說卷月中嫦娥之說學齋帖嘿嘗論其妄曰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儀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經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陂以是例之儀俄二字太是一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後人轉儀為娥已足怪矣羿妃竊藥之說因而附會更可笑也

明按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

為月精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

奔月皆誕說也

蟾蜍桂樹之誤

說畧淮南子云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又曰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其空處乃海水影其說近似有理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兩陽雖云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月乃七寶合成紛紛之說誕妄不經不足深辨

遊月宮

癸辛雜識開元中八月望明皇與中天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中見一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巖巖若萬頃琉璃之田有素娥十餘人乘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去 帶經堂

音樂清麗遂歸作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為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為過潞州城而有奏玉笛報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為幸廣陵事數說不同要之皆荒唐之語不足問也

桂子

初學記唐垂拱中天台桂子落十餘日白樂天詩曰遙想吾師行道處天台桂子落紛紛

明按月中桂子今江東諸處至四五月後多於衢路得之大如狸豆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落也

天地日月

欽天監北界提星圖周天計一百七萬九百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地二十三萬三千五百里其厚三萬里日圓周二千二百六十二里徑七百五十里每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圓周一千八百九十里徑六百里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計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過周天以與日會合

五星歲差

同上歲星徑一百里平行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去 帶經堂

二歲一周天熒惑徑一百里平行二日移一度二月移一宮二歲一周天填星徑五十里平行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歲一周天太白徑一百里平行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一度計二千九百三十三里七十一步二凡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之三百六十二一次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一秒二十五微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地下二百五十里配合天上一度歲寔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是謂歲差

太一

日知錄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曰堯人謀思泰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鄭玄注易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山堂政索漢立泰初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泰清紫微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大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卦中央及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于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不 帶經堂

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明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第一星主月謂之前星太子也第二星曰太一主日帝王也故曰太乙如人主兆極如帝都

五星遲速

天文志水流速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火三月而改故二歲木十二月而凋故十二歲土傳厚不遷故二十八歲周天之遲速如此

五星

通攷歲星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南方夏火禮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填星曰中央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之思為政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火白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施也智虧聰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明按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兒童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元 帶經堂

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占啓明長庚為二星

升庵集嚴氏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同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遂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毛傳一星或傳寫之誤耳元注二星也

金水附日

古今釋疑金水與日共一天蓋日如車輪之軸居中旋轉

金水二星如輪之轉周而復行轉軸轉故日之轉也金水或隨而前或旋而後一前一却每所至也逆則逆於日之上順則趨於日之下逆得則行於日之側人止見其或順或逆或遲留而不知其自上往下自下往上也在上則疾在下為尤疾遠日則見近日則伏時其常耳然二星均為遠日而其周則有不同者何水附自近來距二十四度度以三度零九分四十其行速刻零三十分九日九時四金離日遠十七度其度多十七度半八其行遲日八時三刻八分速故金之遠日一周水已遠日五周矣

事物政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三

帝經堂

太白經天

漢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華民更主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出太白盡見午上則為經天

金虎

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張平子賦始於宮隣卒於金虎注文選者不知引此而妄為之說何也文選五注注云此屬用小人與卒以

景星

白虎通義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期月為明王者不取私人則見王充引爾雅以辨之曰四時氣和為景星則以景星為非星矣

明按四時氣和為景星者言氣和則景星見為非謂和氣即景星也然則爾雅不誤讀爾雅者乃誤耳如謂景星非星則卿雲亦非雲乎以為星者是也

靈星

事物原始漢高八年令天下立靈星祠蓋祈穀也按周制仲冬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則非漢始祀之矣

事物政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王

帝經堂

明按恭崇獨斷云風伯神箕星兩師神畢星也明星神一日靈星火星也亦曰龍星后稷植百穀以利天下故祀以三神以報功也

星宿

搜採異聞錄二十八宿宿音秀若攷其義則當讀為本音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義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宿也其義昭然

明按禹承卿曰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義今音秀非也漢劉向

亦云宿宿也

河鼓即牽牛

馬永卿懶真子河鼓即牽牛也今分而為二則失之矣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注云荆楚人呼牽牛為撻鼓蓋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蓋撻鼓之狀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

吳音訛

牛女辯

詩覺寮雜言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也織女三星在牛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主 常經堂

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婦之賤稱詩人往往以織女為女星非也攷之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為界須女一名婺女在牛西不在東亦不隔河但牽牛婺女為二十八宿之一而織女非宿中星也

長星為慧屬

唐書太曆七年十二月丙寅有長星見於參下其長亘天長星慧為參唐星也

明按爾雅慧星為撻撻撻形如掃帚即旋頭星也見

則有迅患

五星聚東井辯

青箱雜記崔浩集術士攷校漢以來日月五星行度以示高允允曰金火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高帝入閔時旦尾箕落沒於中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史官欲補其事耳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以前三年會於東井在二世末年非漢十月也

五星分野

天文志歲星主太山徐青宛熒惑主霍山揚荆填星主嵩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主 常經堂

山豫州大白主華山梁雍益辰星主嵩山莫幽井

南極

呂東萊詩律武庫晉天文志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故詩有南極老人應壽昌之句

南斗

律史彙編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

星數

見界樞星圖星樞計二百八十三座通計一千四百六十

四星外微星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以應萬物之數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乾象

五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乾象

二十八宿

天文攷東宮之宿心為明堂有三星中大星天皇也前星太子後星辰子欽明忌直房四星為府曰天駟為馬祖之大角者天王帝庭君象明潤天下大同其旁各有三星附足居之曰攝提大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乾象

十

帶經堂

四星為疏廟外朝也明大代四星曰天根為天子靈寢尾九星為九子物明則後箕四星為教客曰口舌則君無換問木守之南宮之宿精為朱雀東井八星為水事主水則有口舌南宮之宿精為朱雀東井八星為水事宿井有與鬼五星為鬼祠事中白為質主喪死祭祀柳八星為鳥注主草木明吉暗凶金火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頸朱鳥頸也員官喉張六星素為厨主客觴主天厨飲食也物在喉故主急張六星素為厨主客觴主天厨飲食翼二十星為羽翮主遠客明大禮樂興從軫四星為車主風中兵大起西方之宿奎十六星曰封豕為溝瀆明吉暗犯奎搖動三星為聚衆兵起胃三星為天倉明則五七

星曰鬚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男為天之主單八星為罕
車為邊兵明天下安三星為白虎小三星陽置臂
為虎首主孫旅事金木守北宮之宿危為蓋屋天子所居
之宮虛二星為哭泣之事火水金營室為清廟曰離宮
道下有東壁二星主文章南斗為廟北斗之宿以夏秋見
牽牛為犧牲又名黃姑星婺女四星其北三星曰織女天
女孫也

三光

玉海禮記卿飲酒注云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二

帝經堂

辰焉正義曰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
辰者何大火也代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
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

中國配牛女

釋史彙編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為陳誕中間
僅以單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
北不過綿亘三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
之大若以理言之僅可配牛女二星而已

分野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分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角亢氐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章牛婺女揚
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井州奎婁胃徐州昂畢箕州
參益州東井鬼羅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堪輿家
楊為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
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寔
沉晉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營厥衛之分

明按鄭樵通志畧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要所占者牛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三

帝經堂

女下十二國月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為南瞻部
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
文獻通考云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之
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揚州雖可言東
南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瞻部州之說異矣且北
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於角星書以為一主秦二主
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
次舍在單星書以為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
東南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然則

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此二星初未嘗屬半
牛女也謂牛女專主華夏可乎

四宮星

鴻書東宮之星角亢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
龍南宮之星井鬼柳星張翼轸其形如翼鳥故曰朱鳥西
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婁胃昂畢觜參有白虎體故曰白
虎北宮之宿則銀海之屬斗牛女虛危室畢有龜蛇體故
曰玄武

堯典中星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四

帶經堂

方中履古今釋疑中星者日初昏時南方正中之星也中
星無刻無之特向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
候之正午之位為便耳堯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
虛仲冬星昴蓋二分二至昏之中星也永嘉鄭氏曰二十
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房心尾箕東方宿
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宿
也井鬼柳星張翼轸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
位各以其時見於南方天傾西北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在
天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

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
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
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
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
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攷中星定四時
之法也

尚書中星與月令不同

陳祥道禮書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

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五

帶經堂

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
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
斗十二月在張女則者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
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
日遊於天故新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
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
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
秋宵中星虛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日
短星昴則奎婁在午胃昂畢在巳觜參在辰月令正月昏

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四
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
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
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婁中旦辰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
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
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
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

明按古今釋疑曰堯典中星惟舉四仲月令則十二月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六 帶經堂

備舉之且惠井斗度潤而別舉弧建堯典惟求之初昏
月令并求之旦而必致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
之度可謂詳矣然以四仲昏中考之春昏弧中夏昏亢
中秋昏牛中冬昏壁中則與堯典不同鄭氏曰月令舉
月本也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
舉月末其昏旦中星亦皆如此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
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中
星但舉大畧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
中氣夫深鄭氏曰堯典以午為中月令以未為中其皆

強解也宋之冬至昏中亦在壁又何以解耶三山林氏
朱子蔡氏乃取歲差之說以釋之履按李肇國史補曰
知歲差之法則古今中星之不同可坐而判蓋日躔於
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故今歲日躔
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是以天
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赤道且與漢志載黃道北至井
至婁晉志謂黃道與赤道交於角五斗五度西交于奎
十四斗五度南至斗二十一斗五度北至斗二十一斗五度
云春分交奎五度多秋分交斗十四斗五度中安得如初乎
自堯中子至秦莊襄王六年凡二千二十八年堯典月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七 帶經堂

今之不同也固宜今之中星又與月令異矣須知星本
動移躔度自改尚不獨歲差之故今之冬至中星已在
室中安知數千年後不至危虛乎

豐隆屏翳

玉海歸藏以豐隆為雲師郭璞注穆天子傳則以豐隆為
雷師或云雲師屏翳也洛神賦曰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列
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
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
師

雷霆

穀梁傳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

明按張南軒集曰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

震擊而為雷霆此天地間之義氣也

電氣

古學彙纂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

入則轉而為電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

則散而為霰故曰電者陰陽陽也霰者陽陽陰也春秋不

書霰者猶月食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石尤風

藝林夢山玉伯厚因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

昂詩云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又引戴叔倫云知君未

得去慚愧石尤風意其為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風

則石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余謂石尤之尤作郵字

殊勝

風陵

水經注函谷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

世謂之風陵亦曰風埏

八風有兩說

續博物志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

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

閭闔風至孟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又曰春秋曰

東北曰炎風融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方曰巨風

一曰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八節之風八方之風

明按禮記疏曰服虔以為八卦之風為八風乾音石其

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音勉其風融震音竹其風

事物攷辨卷之十五

明庶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音土其風涼

允音金其風閭闔

颶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六七

月發未至時三日颶犬為之不寧一曰懼風言可怖懼也

明按今人讀颶字作目音者非

孟婆風

北史齊李嗣仙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士秀

曰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曰孟婆

猶郊祀志以地神為太極也

晴霞

釋名陰而風曰晴晴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風而雨
土曰霾霾晦也言物如沉晦之色也

慶雲

通志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亦曰
景雲

南雲

升庵集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謂江總詩心逐南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十

帝經堂

雲去身隨北鴈來為始非也陸機悲親賦指南雲以寄欽
望歸風而效誠蓋又先於江總矣

青雲非仕路解

升庵集史記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後世者後世謂登
仕路為青雲謬矣京房易占青雲所覆下有賢人隱績遂
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阮籍詩抗身青雲上網羅孰能
施李白詩獵客張光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

山雲

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水而雲水沈

山帶

廬山記天將大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巔俗謂之
山帶

雜雲

兵書轉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衡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蘇雲如絳衣
趙雲如龍頭劉雲如倉因其氣各異也

慶雲

事物攷辨卷之五

乾象

土

帝經堂

唐李石續博物志雲五色為慶三色為壽或曰外赤內青
為壽

雲物

天文攷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
稷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雲有五色以二至二分
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黃為豐即左氏所云
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者也何謂稷象氣為稷形為象也

液雨

瑣碎錄閑俗立冬後遇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謂之出液

得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雨而蟄又謂之藥雨林公弁詩云液雨初生小閣寒與荆楚歲時記小異故并錄之

舊雨

江林芳詞林海錯杜少陵云臥病長安旅次多雨尋常車馬之容舊雨來今雨不來

風師雨師

尚書疏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白雨硬雨

何孟春餘冬序錄陝西臨民間雨電皆言白雨硬雨無言事物政辨卷之三

乾象

三

帶經堂

電者

稷雪

元周憲浩然齋視聽抄毛詩先集維霰注云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米若雪云爾

天弓

侯鯖錄天弓即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為虹暗者為霓

紫蓋黃旗

雲谷雜記薛道衡隋高祖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紫蓋黃旗為氣終以未得所恃為恨一日

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紫蓋黃旗見於牛斗之間江東有天子氣于是釋然自知讀書不厭多也

金枝玉葉

唐韓鄂歲華紀麗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作華蓋

玉帳

雲谷雜記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注云玉帳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遺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不知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事物政辨卷之三

乾象

三

帶經堂

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通甲以月建前三位所之如正月建寅則己為玉帳主將居之如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戊為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戊也

五際

西漢雋吉翼奉傳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除陽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故之政也

陽九百六

搜採異聞錄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志考之具名
有人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
陽五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
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

明按漢書音義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
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共四千五百六十八歲為一元一
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度陰厄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
百六歲有陽厄曰百六之會

三厄

事物攷辨卷之三

乾象

五

帝經堂

漢書翟義傳危亂漢朝以成三厄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
二百一十歲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辨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是一歲共三百六十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
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
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
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
日零三時也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奇三時
所奇三時即四分度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
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
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遲二十七日有奇也周天
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
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期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
斷也

明按此論發人所未發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

乾象

五

帝經堂

曆元

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
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

明按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周以建
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
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建丑為正者則以
雞鳴為朔

氣盈朔虛

後漢志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

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算之共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逢及於日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算之共少五日餘矣合氣盈與朔虛而閏生焉

事物攷辨卷之辛五
明按黃氏曰日躔者日之行每日遠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遠地一周凡事

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為一月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有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也

十九年七閏

古今釋疑履按置閏之法大約經三十三月左右則氣盈

朔虛之數積及二十九日有奇乃合一閏前閏距後閏亦必三十三月左右今蔡氏拘於五歲再閏之文僅滿五十四日有奇使置二閏安有此理而書傳旁通及纂說乃云五年再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甚矣夫閏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豈人所可移前移後強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乎況閏月必觀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乃為閏月若強借下年之日則所閏之月固不能無中氣矣蓋五歲再閏必前月在正月至四月故閏一年便滿三十三月若前閏在五月事物攷辨卷之辛五

至十二月須閏二年方滿三十三月必六年而後再閏所謂五歲者舉其概耳十九年七閏則定數也五歲再閏者閏或閏二年或閏三年蓋五歲之中有二歲閏非自積閏之年數起也

里差

釋史彙編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而西域有焉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才一舍許而交州遇生明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非里差之所致耶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明按博物彙云月與五星之行擬以日之行為推驗故齊七政莫先步日而步日莫先分野元郭守敬測景之所二十有七日晷漏刻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下為異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若是其不同也燕都分野為尾箕金陵分野為斗若執明初長短之度而不計道里以定日影則所差必多矣故宜首定分野以道里之偏正遠近而測景之尺寸度步日可以無差矣

歲差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乾象

大

帶經堂

中興天文志按三統曆日躔與堯典月令不同日行黃道每歲有差故也江默謂歲差者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及之分然歲差古無有其法漢洛下閎雖知太初曆八百年當差一度後人未究其詳也晉虞喜始覺之曆家祖述其說自唐堯至漢自漢至宋冬至日躔各各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得天甚密不可廢也然當改歲差諸說不同宋大明曆以四十年差一度失之太過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惟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故唐一

行詳考三家而知劉焯之尤近遂以大衍曆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又不若本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為最密也

置閏

群書備考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餘也積二十四氣筭之是於三百六十五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於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之是於三百六十日之內以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

正朔

群書備考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三正之建群議頗有異同漢孔安國鄭康成則以為周人改時與月為春以十一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蔡九峯以為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達陳定宇張

乾象

大

帶經堂

敷言史伯璠吳淵穎汪克寬則遠宗漢儒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然則將安所折衷乎曰漢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繫時繫月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時未遠也故斷以十一月為正月而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禮乃漢儒附會不必援之以為據也以經文考之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冬至乃其時也昭公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謂周人不改月則冬至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乾象

辛

帶經堂

乃在春二月乎孟獻子謂正月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驗於禮經者也幽風謂七月流火十月改歲此又可考於詩人者也若易之臨曰至於八月有凶程子曰為建未之月正得其旨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早朱子以為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時學者不信孔子之筆而信附會之書不信大儒之言而信絲毫之論亦惑矣且以曆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鶉尾今以曆若不改月自應食在十月矣天道豈有誤

而聖經豈有誤耶後曹淑改正建丑遂以十二月為正月雖行之不四年然未聞其不改月也武后改正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行之不九載然亦未聞其不改月也今乃謂周人建子特以此為正朔之月而非以此為正月何其誤耶

明按魏鶴山先生正朔考力排漢儒而崇蔡氏明周洪謨從而附和之以為周人建子特以此為正朔而非以為正月今觀了凡先生備考始知周人改時改月為萬世不可易之定論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五

乾象

壬

帶經堂

溫泉寒火

癸辛雜識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之曰陰能順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爨則沸而為熱物火為水沃則滅矣按西京雜記戴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又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耳日所未及遂以為無耳

明按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然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

金生水

方以智物理小識或問金何以生水先生宿學不能解也
虛舟子曰金石同體五金八石互相為用石則生水矣精
為金王毒為礬凝色而為丹青化液而為鉛汞知石之
生水則知金之生水矣

氣為水母

鮑魯齊天元發微云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

明按七修類稿云五行之性惟金生水為難明殊不知
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而星為氣之精石為氣

事物攷辨卷之三

乾象

五

帶經堂

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
雨矣又天文志以星動搖為風雨之候石津潤為雨水
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

水臺

物理小識爾雅艾水臺郭注邪疏未嘗言取水之事陸農
師乃引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
火故名水臺焉

溫泉

物理小識南康郡志遠公硃砂泉詩云一崖高拂白雲邊

下有硃砂如火焦已是氣蒸千里煖如何澗石溜溫泉天

下溫泉十三處以硃砂泉為上硫黃泉為下

陽燧陰燧

歸正集周禮陽燧取水於日陰燧取水於月古今注云陽
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以艾承之則得火方諸陰燧即
大蛤也拭之令熱以向日則津潤而水生

事物攷辨卷之三

乾象

五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歲華

八節

山堂肆攷一歲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七十二候

山堂肆攷五日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有七十二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十

帝經堂

候

二十四氣

全上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氣即節氣如立春為正月節之類是也每一氣計一十五日

日

月陽

爾雅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圓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是謂月陽

月名

爾雅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寤四月為余五月為辜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月名

青陽

唐韓鄂歲華紀麗爾雅云春為青陽謂萬物生也

雲成白鶴

全上易說曰春有白鶴之雲

十三月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二

帝經堂

宋趙與時賓退錄後漢陳寵傳曰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又牛弘傳云今十三月不以黃鐘為宮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也

明按唐賈公彥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所謂十三月者承

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

首歲

兩漢博聞蕭望之傳首歲師古曰首歲歲之初謂正月也

三元

玉燭寶典元曰曰三元謂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也

明按漢書孔光傳注云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故曰三朝

四始

山堂肆政正月一日為四始謂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也

磔雞斬羊

宋書歲時雜記官斬羊置其頭於門又磔雞以祠之俗說以

厭厲氣裴玄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日土氣上升草木

萌動羊啖百草雞啄五穀故磔雞斬羊以助生氣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三

帶經堂

人日

歲華紀麗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四日為猪

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以陰晴為豐耗正旦画雞

於門七日鏤人於金簿

明按人日鏤金簿為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髮起自晉代

賈充妻李氏故唐人謂人日為人勝節

上元

道書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

元

青藜

劉向外傳上元夜人皆游賞惟劉向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火照向王介甫和劉貢父上元詩云不知太乙游何處空把青藜獨照君

放夜

唐書述西都雜記今西都京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曉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勅許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

祭戶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四

帶經堂

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正月望日祭門戶先以柳條掃

於左右門上乃以酒脯飲食豆粥糕糜祭之

耗磨日

朱章淵蒙簡齋筆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是日必飲酒如今之社日官司不開倉庫

春分

山堂肆考成周挈壺以百刻分晝夜至春分則晝夜各五十刻而晝夜平分陽之中也乃二月之中氣也

提月

歲華紀麗公羊傳提月六鷄退飛提月者何逮是月晦日也何休注云提月邊也在是月之盡魯人語也

社日有霜必雨

雞肋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而辰春社繁霜覆瓦果大雨

明按社無定日春社常在二月秋社常在八月自立春後五戌為春社立秋後五戌為秋社如戌日立春立秋即日不寒

重三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五

常經堂

野客叢書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三月三日詩云暮春三月日重三又曲水侍宴詩云三月日重三此可據矣

寒食禁火

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禁火據唐書合在清明前二日又云去冬至一百六日

明按俗傳寒食禁火之說起於介子推者非也禁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

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三月五

日不得舉火禁操所云即子推也後漢周舉移書子推

廟魏武帝明罰令陸剡鄴中記並云寒食禁火起于子

推然考之左傳絕無此說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中

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出火故也然則禁火乃周之

舊制豈為子推而始設乎又考劉向說苑云晉文公出

亡周流天下舟之僞去虞而從馬文公及國擇可爵而

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僞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

舟之僞陳詞曰有龍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六

常經堂

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奮蛇獨不得其所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其身誦甫田之詩說苑所云與左傳介子推事畧同亦無被焚火之說但介子推一人耳禁操以為介子綏說苑又以為舟之僞則傳聞之異也當以左傳為據

上已禊飲

山堂肆攷續漢志曰三月上巳日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

明按三月節後巳日為上巳月建辰則巳為除日以除

不祥也故又曰上除又曰元已

流觴曲水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居
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死
一村以為怪乃携酒至東流水邊洗滌去災因水流以泛
觴曲水之義起此帝曰若如所說便非嘉節也尚書郎束
皙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流又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
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蜀諸侯乃因立名曲水 漢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七

帝經堂

相沿為盛事帝善之賜金五十斤

明按上已祓除有數說沈約宋志謂祓除起於郭虞蔡
邕章句引暮春浴沂之事以當之韓詩云鄭國之俗三
月上已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惡意當以韓詩為正東
廣微之言特屈曲其詞以對君耳

上已不專用三月三日

野客叢書漢書八月祓於灊上故劉楨賦云素秋二七天
漢指陳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用八月十四日固知漢人
上已不必三月三日但用已日而已自魏以後但用三月

三日不必已也

明按搜采異聞錄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
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已曲江賜宴奉
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米失重陽之意
今改取十三日可也固知上已重陽俱無定日

清明

歲時百問萬物生長此時清淨明潔故謂之清明

正陽之月

歲華紀麗四月為正陽之月謂陰氣未作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八

帝經堂

明按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正謂四月不然也正月謂
四月陽月謂十月左傳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惟正月
之朔應未作益夏之四月建巳乃周之六月也是時純
陽用事陰氣未起故曰正月又詩正月繁霜傳云夏之
四月謂之正月十月為陽者所謂歲月陽止是也

立夏小滿

孝經緯穀雨後十五日斗指東南為立夏後十五日指巳
為小滿

古人名節之意

馬永卿嬾真子錄二十四氣皆可解獨小滿芒種不可解
蓋小滿四月節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
月節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人周禮稻人注曰
芒稻麥也至芒種時麥始可收稻過此則不可種也古人
名節之意深矣哉

梅雨

歸正集瓊碎錄芒種後遇止入梅前半月為梅雨後半月
為時雨夏至後逢庚為出梅又埤雅云江南三月雨為迎
梅雨五月雨為送梅雨

事物攷辨卷之三六

養日養夜

歲華

九

常經堂

湘烟錄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養日日浸
永也養夜若日之長也

明按昭明書云養日養夕差得從容本此

麥秋

野客叢書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為秋至百穀以初生
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此說見蔡邕
月令章句

胡廣生

世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惡之盛胡蘆棄之江
中居人見之收養以為己子托胡蘆生乃姓胡

分龍

埤雅五月雨謂之分龍雨一曰隅轍雨言夏雨多暴至龍
各有分域雨賜往往隔一轍而異也

三伏

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
庚為末伏

明按晉志釋曰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坐庚日必伏
事物攷辨卷之三六

歲華

十

常經堂

庚者金也故曰伏

七夕用六日

容齋隨筆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云七夕嘉辰著於甲令
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
自何時而始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乘槎非張騫

宋周密癸辛雜識按張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張華博
物志曰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有織女及丈夫飯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

問嚴君平知之選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竟指為張騫也及梁懷作荆楚歲時記乃云張騫乘槎見織牛牽牛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自唐詩人皆用之雖耄耋用事不為亦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益沿習之誤也

明按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子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遂謂織女嫁牽牛其說俚而不經詩人沿而習之不知其謬皆替人之見也又淮南子曰烏鵲填橋而渡織女使織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主 帶經堂
女果有渡河之事何待槁乎紛紛傳會之談悉本諸此學者不可不辨

釋氏託生
謝承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於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八月端午

容齋隨筆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

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秋分

山堂肆攷秋分晝夜各五十刻而均分陰之中也乃八月之中氣也

小重陽

山堂肆攷歲時記重九日必燕享高會後一日復會謂之小重陽

九秋

陰陽五行曆一時為三月一月為一秋三月為三秋又一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主 帶經堂
月為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

小春

荆楚歲時記十月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此月內一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而藏蟄俗呼為藥水

陽月

歲華紀麗十月純陰用事嫌其無陽故曰陽月

明按爾雅云十月為陽所謂日月陽止者也

冬住宜作冬除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

住與歲除為對蓋閏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
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
除夜唐風云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
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朝日夕月

史記孝武紀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
乙朝朝日夕夕月

夏至冬至

朝雲峰集夏冬不同分而曰至者有二義馬子至已六陽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立

帝經堂

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已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子
陽於此生故曰夏至至已陽極午陰於此生故亦曰至

夏至冬至

明陳絳金壘子夏至日長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
日之長於是而極故曰日長至則至取極至之義郊特牲
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亦曰日長至是日晝漏
刻四十一夜五十九則至取未來之義也黃氏日抄曰世
俗多誤以冬至為長至不知乃短至也冬至亦曰長至者
陽之始長故喜之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添線

焦氏筆乘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線蓋指女紅以驗日也荆
楚歲時記云晉魏問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
長一線此說為是

五行盛為祖衰為臘

歲華紀麗五行盛則為祖衰則為臘臘以火德王火衰於
戌故以戌日為臘魏以土德王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為臘
晉以金德王金衰於丑故以丑日為臘

明按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改名為臘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立

帝經堂

臘非臘祭

胡三省通鑑辨誤光武建武元年立秋日臘時史炤釋
文曰臘臘祭也余按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引前書音義
曰臘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
州北郡以八月作飲食曰臘其俗諺曰臘臘伏社乃是祭
之四名臘祭於秋臘祭於冬豈得以臘為臘祭乎說文亦
無臘為臘祭之說則炤之妄可知矣後漢禮儀志有臘劉
劉賡音近

知來歲春

癸辛雜志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六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知來歲己巳日卯時立春

推閏月

全上推閏歌括曰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盡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

元會運世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並

常經堂

鴻書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為十二會會分為三十運運分為十二世世分為三十年年分為十二月月分為二氣氣分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

帝王世紀

帝王事畧三皇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三百七十四年內丙辰始於唐堯計一百三十三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二年西漢二百十一年新莽至更始又十八年東漢一百九十六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隋三十八年唐二百八十

九年後梁十六年後唐十三年後晉十一年後漢四年後周十年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元八十九年

明按原始秘書云自天皇至燧皇九十一代凡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年與帝王事畧所言久近迥殊荒史所載始不可攷春秋玄命苞云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為十紀自開闢至洪武元年戊申共三百二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年元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十六年三十三甲子自伏羲至元共二百二十七主

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共

常經堂

歲祀年載

尚書疏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延曰各自紀事不相襲也

終古

離騷經懷朕情而不發兮余馬能忍而與此終古注云終古者古之所終言來日之無窮也

明按朱子楚制辨証云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焉終古登阼也注云終古常也正所謂常如登阼無有已時猶釋氏之

言盡未來際也

旬歲旬月

東坡手澤漢書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憚之注云旬歲猶言滿歲也田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屈釐為丞相後云特以一言竊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楊雄上疏云近不過旬月之後遠不離二時之勢以旬月為近二時為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旬月又似滿月與千秋事不同

白月黑月

事物攷辨卷之辛六

歲華

七

帝經堂

何孟春餘冬序錄唐西域記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彼不通中國正朔惟以月為記也

月忌

蠡海錄月忌之說術家以為廉貞獨大故為忌者謬也此乃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起二宮三日起三宮四日起四宮初五日則入中宮中宮為至尊之象在臣民當避之故曰月忌至於六日六宮七日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如此循環數去十四日又至中宮二十三日又至中宮故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

九宮七色

升菴集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一昔

左國肥詞哀四年傳為一昔之期注云一昔一夜也

決辰挾日

楊伯岳臆乘左傳成公九年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事物攷辨卷之辛六

歲華

六

帝經堂

十二辰決辰自子至亥十二也周禮天官云挾日而斂之注云自甲至甲凡十一日

明按周禮挾日即決日猶言旬日也乃自甲至癸凡十日非自甲至甲之謂

三澣

升菴集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月一休沐故常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云公假月三旬此乃唐制今襲用之

日辰

升菴集楚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云日謂甲乙辰謂寅卯其意蓋謂日為甲乙之屬辰為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為吉日寅卯為辰辰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十齋日

賓退錄唐會典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每月十齋日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元 帝經堂
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釣仍永為式九國志亦云南唐大臣食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然則十齋之名由來舊矣

五夜

孔平仲雜說前漢鮑宣傳持時夜行注云持時如今報時是也漢官儀黃門持五夜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之五更

明按顧氏說畧云顏氏家訓或問一夜有五更何也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五鼓

又謂五更又常陶問於劉公曰五夜甲乙丙丁戊迭相送之今惟言子夜何也按子夜乃人名耳晉時有善歌者名子夜故樂府有子夜歌不得以子夜入五更也

五角六張

嬾真子世言五角六張乃古語也謂五日過角宿六日遇張宿此二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

黎明

鴻書史記呂后紀黎明考忠還徐廣曰黎明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韋黎古字通黎明者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事物攷辨卷之十六
歲華 辛 帝經堂
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與明也亦明暗相雜之意遲明未及明也厥明厥明則已曉

遲明

山堂攷索漢書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注云圍城事畢然後天明也

玉燭

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信宿

莊公六年左傳一宿為舍二宿為信三宿為次

須臾瞬息

升菴外集須臾瞬息皆不久之詞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為一念一刹那即譯為一瞬六十刹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名一彈指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六

歲華

圭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坤輿

九丘八索

升菴集左傳九丘即九州八索即八澤見淮南子

明按尚書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此說為長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八索為周禮八議之刑惟馬融以為八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卦與孔氏書合
坤輿 一 帶經堂

十二州

尚書蔡傳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時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治水土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始分冀州為幽并分青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尚貢九州與周禮幽雅各異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營梁青徐炎以爲疑是殷制

十二州在九州之後

杜氏通典舜自登庸二十年始居攝位肇十有二州孔注

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始置十二州分冀州為并州幽州分青州為營州其後八年堯崩舜咨四岳曰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舉禹為司空舜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注云四岳同辭曰禹理洪水有成功言可用故舜然其所舉稱其前功以命之則禹之績本在堯代舜未居攝以前也而史記云堯崩後舜以禹為司空命平水土以開九州按自縣理水功用不成後至堯崩凡二十

八載洪水為害下民昏墊豈有年踰二紀方使伯禹理之漢書亦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禹理水更置九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坤輿 二 帶經堂

州則九州在十二州之後乃與舜與垂互不同馬季長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地廣大分其西為并州分其北為幽州分青之東北為營州則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與孔注符合稽其証據乃子長孟堅之誤矣

馬季長之說為正

史漢皆籍當以孔注

明按申時行曰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冀青之地益以幽并營三州九州雖無改於其初而三州實開創於其後以新分合於故土故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奠自昔已然舜於所分之州益以恒山醫無閭營丘之三

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益以更新以新封合於舊識故曰封十有二山

禹貢以山川定疆界

通志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

地名沿革

山堂攷索地名同異古今混淆如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坤輿 三 帶經堂

河東有并州之河東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加之百王疆理化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

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即宋河北東西路漢河

內乃古郡即宋懷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

唐河東中府唐河東道乃宋河

東路也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

東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

漢封是王交於路之地也唐裴度平淮西則宋京西北路之地也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

南魏晉所稱江西皆在江北五代所稱江西乃在宋江南西路之地江南一地也有稱江
左有稱江右以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山東之稱皆據華山
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於河北之近河南者陝西亦一地也
杜牧之罪言所稱山東之地專指河北
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秦戰國稱關中楚漢之
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列為陝西路而前史又從
而稱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異
實則同也反以三隅它可知矣至於州郡之名亦有古今
不易者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滅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坤輿 四 帶經堂

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
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
之上蔡縣也若此之類未易舉蓋獲其地不敢沒其名
也然而遷徙不定考証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
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州在今
去郢三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州在今
百餘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
氏鎮去滑州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州在今
舒城縣去舒州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州在今
州三百餘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
城縣去黃州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在今
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

淮縣之徐城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
去徐州五百里瓜州地今在沙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
而非也古瓜州地今在沙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
亳州也西亳今在沙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
號而皆非今之號州也東魏今在鄭州有東魏西魏南
有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魏今在鄭州有東魏西魏南
府其有名同于古而地改於今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
之酒泉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古
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郊古之澶
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古之南陽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坤輿 五 帶經堂

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古之東陽在淮北
今之東陽在新西而皆吳地也夫地理更年歷代必至混
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多差謬觀者於此幾何而
不誤哉

山西即今關中
日知錄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
鎮撫山西方書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注曰六國惟秦
在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
西者皆指太行山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

正義以為華山之西非也

山東

日知錄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兼并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不蓋自函谷關以東摠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

河內

日知錄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事物攷辨卷之十七坤輿 帝經堂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北河東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統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太行以北摠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

江西

日知錄江西之名殆不可曉余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攷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歷陽今和廬江今廬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江東江西之名胡三省道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今之所謂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建業謂之江東

江北皆西之所謂江西也故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人以江統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云爾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粵矣

廣東

日知錄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攷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事物攷辨卷之十七坤輿 七 帝經堂路其十七曰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日知錄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為益州路後改為梓州路後改為潼州路今保寧府夔州路後改為利州路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陝四路後遂省文謂之四川

三毫

古言康成以三毫阪尹共為一事云湯襲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毫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蔡

注立政用士安說注盟庚又用康成說二書是同康成說是

河東山西

日知錄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從其畿甸之近而言也

三楚

金壘子三楚者淮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東海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典

八

帶經堂

三齊

兩漢博聞師古曰齊及濟北膠東謂之三齊

明按小學紺珠引三齊記又以即墨臨淄平原為三齊

三秦

兩漢博聞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三秦地故曰三秦

三巴

小學紺珠華陽國志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夔州巴西今合州是為三巴

三蜀

小學紺珠本一蜀也高祖分置廣武帝分置犍為并蜀郡為三蜀

三吳

皮日休鹿門隱書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於此會稽後之計同名會稽

明按通典以吳興吳郡丹陽為三吳與鹿門隱書異蓋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典

九

帶經堂

秦置會稽郡至漢武帝始分湖州為丹陽郡則漢以前皆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也

山堂四攷會稽郡非今紹興之會稽

即蘇常杭嘉也一說以蘇州為東吳湖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

漢以前會稽屬吳

金壘子按會稽故為越郡自勾踐伐吳滅之因遷都於吳亦曰會稽秦即吳置會稽郡漢因之所隸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錢塘鄞富春冶回浦凡二十六縣至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浙江以西別為吳郡而

以東仍會稽郡徙治越故秦漢以上北稱會稽郡皆屬吳

吳會

胡三省通鑑辨誤太史公謂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為吳會或謂吳會指吳郡會稽之地

明按兩說皆是前說會字從本音後說會字音貴如三國志張紘云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資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是也已上吳會皆指吳郡會稽又如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通與飄風會吹我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十

帶經堂

東南行直行至吳會四句中連用兩會字則下一韻其為會稽之會無疑矣又按宋錢康功植杖間談云亡命江海退跡吳會諸葛亮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皆指吳郡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指姑蘇至於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給吳會施及中土魏文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掃平區宇信威吳會鄭冲等勸進曰掃除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食舉樂東西兩歌曰既禽

廣蜀吳會是宿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剪鯨鯢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崇執忠貞遠宗吳會已上吳會如曰吳都云爾不得以為會稽之會也

禹穴不在會稽

說略史記司馬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後人遂謂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遂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此非史記之誤乃讀史記者之誤也按蜀中石泉縣禹生之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十一

帶經堂

地謂之禹穴水經注云石泉縣有石鈕村禹所生也吳越春秋云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明按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鈕村禹所生也明陸深辨其不然以為禹穴實在會稽窆石在焉蓋禹之葬處也姑存之以俟傳古之君子

朔方

炳燭齋隨筆堯都唐在今山西故堯典之朔易在正北今朔州等處是也周都豐鎬即今陝西故小雅之朔方在西北今之寧夏河北等處是也蓋皆以國都之北為朔

山水地名

示兒編霍山有四面岳之衡廬江之天柱皆謂之霍山晉之霍山在今晉之霍邑蠻氏有霍山在今汝州梁縣汶水有二魯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所謂東北會於汶是也且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濰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記水有二僖公二十四年王處于記南記也出汝州僖公三十年秦軍記南東記也在中牟蒙城有二楚之蒙縣莊周所居宋之蒙縣宋萬弒閔公之地也武城有四襄公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即子游所宰之邑也僖公六年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坤輿

主

堯經堂

地名同異

示兒編梁一也而有南梁有大梁有少梁焉孫奕自注云為南梁皇都後漢縣為大梁同州韓成縣為少梁蔡一也而有新蔡有上蔡有下蔡焉新蔡上蔡今蔡州縣下蔡今蔡州縣是也既辨三毫又分三江嵩高外方一山而名二其區震澤一湖而號殊荆山有南北之異條蒙山有東西之異城

堯母墓

熊過集堯母墓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紀述惟羅泌謂在雷澤不著所出及攷後漢堯母碑石錄曰慶都乃在城陽欲人莫知名曰靈台上立一屋堯所奉祠此即堯母墓也漢志注雷澤本在城陽則羅氏與碑合固無疑矣

歷山舜井有四

括地志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媯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事物攷辨卷之十七

坤輿

三

堯經堂

丹陽有數處

野客叢書兩漢丹陽郡治在宛陵而丹陽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於是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姊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首陽有數處

路史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曰以為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九域志兩從之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以為洛陽者誤也又隴西遼西皆有首陽山

妙歸

朱晦菴楚詞辨證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女嬃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今鄉人因名其地曰妙歸後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在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金陵

唐李石續博物志真誥云金陵古名伏龍之地句曲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

明按陶隱居真誥云金陵者句曲之地肺也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臺城

洪容齋隨筆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為臺格劉夢

得賦金陵五咏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為臺城非也

地名臺

青箱雜記蘇州有姑蘇臺故蘇州謂之蘇臺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滑有測景臺故謂之滑臺

會城

兩漢博聞張衡賦曰登閭風之會城注云閭風山在崑崙山上淮南子曰崑崙上有曾城九重萬一千里

不夜城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五

地經堂

解道彪齊地記不夜城古有日夜出於東萊故萊人立城以不夜名在今登州府文登縣東北

黍谷

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農熟到今名之曰黍谷

三戶

金壘子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猶言三閭楚王族三姓昭屈景耳當時楚亡僅存家族南公知終亡秦者必楚人故以為言及漢興詔遷楚昭屈景三姓實閭

中此可見其族存之驗

左擔

升菴集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陰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易右肩也陰平在今之文縣

地名語訛

野客叢書華州東有潼關水經注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為潼關鎮戎軍有雞頭山隗囂使王元塞雞頭道即此也後誤為沂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昔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為姑臧蓋州長山縣本長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去 經堂

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為長山北京館陶縣有

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後訛為毛

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

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棣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

胡語之訛也

土名傳訛

愛日齋叢抄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為琉璃王家馬氏嬾真子錄辨為漢廣王謚厲後人誤以劉厲為琉璃耳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此皆下馬謂之下馬陵後人訛

為蝦蟆陵

奉甲站

俞琰席上腐談唐李德裕曰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知奉甲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所居春訛為春申訛為甲也

高里

西漢博聞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當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字為蓬蒿之高或者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地誤以高里為蒿里混為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去 經堂

末下

宋曾三異同話錄世說千里萼萼末下鹽豉蓋末字乃末字之訛也末下乃地名此二地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

明按漁隱叢話云千里湖名張鉅山詩云一出修門道

重嘗末下萼是亦以末下為地名也又按金壘子前漢

地里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末或云當作秣省文耳抹下

即秣陵

高麗

石林燕語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麗乃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只稱高麗

明按高句麗本扶餘別種世以高為氏至高麗并有朝鮮其後但稱高麗

朝鮮

象胥錄朝鮮古箕子國武王封焉以日東出鮮潤故號朝鮮或云境有汕水故名自箕子後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夫國準入韓地全馬郡自立又傳二百餘年併於百濟前後傳祚共一千一百二十餘年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六

通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七

坤輿

六

通經堂

琉球

全上琉球在海島中福建泉州之東或云千古為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名後轉謂之琉球隋書作流求元史又作瑠求

安南

象胥錄安南古文趾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書時云宅南交者也

占城

全上占城古越裳國唐貞觀中國王范頭黎被弑范姓遂

絕至德後更號環王王所居曰占城後遂以占城為號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坤輿

地理

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序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荊豫梁岐之於冀雍潛荊省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毫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為營稱之為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坤輿

一

夢經堂

坭以著為齊地以韓城為涿郡白土之為自杜倭遲之為郁夷鄒虞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為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為雷漳水之為潞吳山之為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鄆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葭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

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崆峒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廬振原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皋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戎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前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坤輿

二

夢經堂

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鄧都白雲誤於鄧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鬻桑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丘為成武以街亭為南鄭襲訛踵謬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州不知沙苑博見強志者猶或失之鷲蹟湮沒如濟絕於滎碣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漢都為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

之為秣陵王門之為會稽潯陽在漸而移柴桑當塗在濠
而寓姑熟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縣名非古如
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同而異或
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為玩物而不之攷也

禹貢五服

通志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此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
城四面而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

康誥五服

尚書注疏康誥侯甸男邦采衛孔傳云侯服去王城千里
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坤輿

三

董經堂

甸服去王城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
百里衛服三千里疏云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周官六服

尚書大全周官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六服指侯甸男采衛
并王畿而為六也

職方九服

周禮職方氏九服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
藩

明按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曰舜之五服侯甸綏三服

在九服之內要服有夷荒服有蠻在九州之外在東海流沙外
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在九州之內夷鎮藩三
服在九州之外

五服九服制度相同

通志禹貢五服與職方九服不同而制度則無不合周之
王畿有鄉遂稍縣鄙即禹貢甸服納總結粟米之地侯服
即禹貢采男諸侯之地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采服即
禹貢奮武衛之地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要服即禹
貢二百里蔡之地夷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鎮服即禹
貢二百里流之地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

坤輿

四

董經堂

明按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
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
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乃不言五百里而
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

十數

修詞指南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陰宋有孟諸楚有
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囿田
周有焦獲是謂十數

西為國蔽注云三關謂上黨壺口石陘也

漢四關

王海文選鮑昭樂府并高臨四關注云陸士衡洛陽記云漢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

漢八關

王海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戊申置八關都尉官注云八關謂函谷廣成伊闕大谷懷轅旋門小平津孟津也

蜀漢三關

王海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謂之三關事物攷辨卷之三

坤輿

七

夢經堂

秦四關

小學紺珠秦有四關故曰關中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

蕭關

三鎮

全上唐河朔三鎮鎮州成德魏州魏博幽州盧龍

三河

史記昔唐堯都河東安邑殷人都河內朝歌周人都河南洛陽夫三河在天地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

漢三輔

山堂四攷漢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

漢六輔

小學紺珠兒寬開六輔渠韋昭注云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以為不然蓋雍州雲陽三原西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曰輔渠

唐四輔

王為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事物攷辨卷之十八

坤輿

八

夢經堂

蒲是也

五都

天中記漢以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為五都魏以長安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唐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來自久宜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西都太原為北都

唐三都

王伯厚通釋京兆河南太原為三都京兆為上都即西京亦曰中京河南為東都即東京太原為北都即北京

四京

陳絳金壘子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南京即今之歸德府北京即今之大名府此宋之四京也

京邑王畿之本

唐陸宣公奏疏論關中事宜曰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特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道焉是以前代事物攷辨卷之三
坤輿 九 萬經堂

京師

世說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號為京師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稍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明按蔡邕獨斷云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泉者莫過於水地上之泉者莫過於人京大師泉也

五陵

兩漢博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高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不在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至茂陵失其義矣

都鄙

三禮攷注周禮以八則治都鄙注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在邑曰都在國曰鄙

明按陳絳氏曰美其人曰都惡其人曰鄙朱子曰都者事物攷辨卷之三
坤輿 十 萬經堂

天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美為都謂野為鄙也

京索

地理通釋史記正義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於滎陽京索間謂此
應劭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世語以為索氏兄弟所居

提封

顏師古刊謬正俗凡言提封者提舉封疆大數以為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為堤以為積土而封謂之堤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

明按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與顧說合

阡陌

侯鯖錄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有垣曰苑無垣曰園

明按何燕泉先生餘冬序錄云秦人開阡陌朱子曰開除也蓋井田方有阡陌開阡陌即廢井田也春按史記一處明云決裂阡陌所謂決裂者即除字之義

市井

文昌雜錄世言市井未晚其義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坤輿

土

常經堂

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故云市井

明按漢書貨殖傳商相與語則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摠而言之或謂因井而為市非也

莊廬

宋楊伯嘉臆乘王仲宣從軍詩云館宅充墨里女士滿莊廬爾雅云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遠說文達或作廬

郡縣州府

穀城筆塵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有五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郡郡也煬帝又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明以州屬府則分為二矣

后土辨

席上腐談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與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坤輿

土

常經堂

厚通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為婦人像認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若以后土為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為婦人乎

虛北

能政齊漫錄大戴禮以丘陵為北故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北洪善慶曰北豁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北予謂古詩之意當是壑中之窟穴

耳

陸海

西漢博聞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北瀾流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物產饒富故謂之陸海

甌脫

西漢博聞匈奴傳東南胡使使謂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服皮曰甌脫胡兒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坤輿

主

帶經堂

所作土室以候漢者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甌脫蘇武傳作區脫

明按荀子大畧篇曰流丸止於甌臾即漢書匈奴傳所云甌脫

疆場之誤

升菴集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場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作場誤甚

一易再易

三禮考注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吳澄曰不易者乃歲種之美地一易之地休一歲乃種其地差薄矣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其地愈薄矣

明按漢趙過教民治田一畝三刈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

斥鹵

尚書注禹貢海濱廣斥鄭注云斥謂地鹹蔡注云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明按黃氏曰抄管子斥者新易所生之地鹵乃鹽地今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坤輿

市

帶經堂

嘉興府瀨海人呼產蘆之地為斥鹽則知斥之與鹵不可混而為一也

月蜎日域

西漢博聞楊雄長楊賦云西厭月蜎東震日域服虔云蜎音窟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

龍沙

西漢博聞前漢書匈奴傳喻白龍堆孟康注曰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在西域中班超傳亦謂之龍沙

馬齒魚鱗

升菴集宋人四六云州疆馬齒候館魚鱗應璩詩云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云候館若魚鱗

物產

陳全之蓮窓日錄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樹川蜀多藥

雉

宋羅璧識遺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二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文之義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坤輿

王

常經堂

未詳說者謂雉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二丈故以雉計丈也禮記太子申生繼死鄭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於新城孔氏釋曰雉性耿介被獲必四折其頸而死因思城之丈有取於雉者亦有望於耿介死封疆之士豈泛言哉

明按餘冬序錄云吳越春秋言繇築城以衛君淮南子言繇作九仞之城是城之制繇所創也釋名云城土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言裨助城之高也

長城

蓬窓日錄自古築長城以備邊者四燕趙秦隋也秦制多

承燕趙而隋制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而造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遼陽皆燕國近胡之地故其建築枉此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乎高缺代者雁門郡也高缺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并六國遺蒙恬築長城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至西殆萬餘里然其城不皆秦築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隋開皇長城自代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坤輿

王

常經堂

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又云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跡矣

明按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其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丸凡四萬餘里高洋之備邊如此蓋亘古所未有也

紫塞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赤縣

胡三省通鑑辨誤永淳元年魏元忠閱視赤縣獄史焯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余按史焯引鄒衍之說衍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神州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史焯引此以釋赤縣則是元忠悉閱十道獄也其說濶遠而不切於事情蓋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為赤縣東都以前洛陽為赤縣元忠所閱者長安萬年兩赤縣耳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赤地

兩漢傳詞臧宮傳旱蝗赤地千里注云赤地在地之物皆盡也

塞徼

通鑑辨誤武帝元光五年關益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史焯釋文曰謂以木石水為界也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余按史焯蓋因顏師古注而為之說鄧通傳曰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注曰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邀遮之義然余攷漢匈奴傳單于謂罷遮吏卒侯應上議

曰孝武攘匈奴於幕北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列屯戍而守之是北方之塞亦謂之徼也朝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謂之徼也師古殆未之精詳而史焯又承襲其誤耳直言徼以邀遮為義豈不簡而當乎

明按四方極邊之地通曰塞徼非必東北為塞西南為徼也但師古所云塞取障塞徼取邀遮斯為不易之解耳

培土

通鑑辨誤唐孫晟謂王崇賢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培土史焯曰培當作杯兩音當互讀余謂培當讀為培塿

之培說文曰培塿小阜亦冢也孫晟言一培土猶言一冢土耳

鳥道

山堂肆攷蜀有鳥道言其徑窄纔可通鳥而已

窮髮

山堂四攷窮髮外夷國名地以草木為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

五羊

廣川記昔高固為楚相五年銜殺至其庭因以五年名其地六國時廣漢屬楚也

南皮

詞林海錯文選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南皮魏文帝所遊平臺梁孝王所建

虎牢天下之樞

王伯厚困學紀聞齊晉楚之伯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孰非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坤輿

克

萬經堂

韓人不鑒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枉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論里

董穀碧里雜存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準五弓蓋一步準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凡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

論畝

全上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語曰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

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步若古之百步以今弓準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後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矣

十道

通鑑地理通釋唐太宗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南道雍州二曰河南道豫州三曰河東道冀州四曰河北道幽冀二州五曰山南道荆梁二州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七曰淮

坤輿

手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八
南道古揚州八曰江南道揚州九曰劍南道古梁州十曰嶺南道古百

架田

王氏農書架田亦名葑田農書云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葑葑以木縛為田坵係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自不滄浸今淮東二廣皆用之

十三布政

大明一統志序明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

十九為州二百八十一為縣一千一百零五其大較也

冀州

歸正集山西古冀州地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

曰冀州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流峙

四海

容齋隨筆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
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
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
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耳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九

流峙

一

常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九

坤輿

三

常經堂

明按十洲記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
青海鹿渾海彌海陽池海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
復有大瀛海環之則是四海固有西海也

歸墟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其下無底名曰
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即尾閭也

明按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
而不盈已閭淺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注云尾閭洩海

水出外者也

沃焦

莊子疏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九日落流為沃焦

百谷王

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央無幾也名曰百谷王神曰海若

導河自積石

事物攷辨卷之五九

流峙

二

帶經堂

博物志九河之水起於黃河黃河上通於天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帶赤色後以諸夷狄之水注之而濁經一萬三千餘里至積石山始有草木河水多伏流至積石而始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也

九河非齊桓公所塞

王伯厚因學紀聞鄭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詩正義曰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康成蓋據此文蔡九峯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星宿海

古今釋疑元憲宗命弟旭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潤潤馳奏潤潤授其說於滿昂霄撰河源志其畧云河源出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如渙散方七八十里且淖泥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人數腦兒華言星宿海即星宿海也約數日程至赤賓其流寢大始曰黃河云又一二日程為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九度在崑崙西南自九度事物攷辨卷之五九

流峙

三

帶經堂

河源有三

古今釋疑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河出崑崙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蒲昌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南至於積石為中國河云鄭樵又云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

九河故地

古今釋疑程氏言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

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淹沒故其迹不存禹
貢言夾石碣石為九河入海之處今究其絕無此石而平
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九河
故道其淪於海也明矣又按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鄴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
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証宜其支離而莫能得也
明按孫承澤禹貢山水攷云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
馬頰三胡蘓五簡六潔七鈞盤八鬲津九朱子注孟子
事物攷辨卷之辛九 流峙 帶經堂

三河

升菴集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渚
河也

江源

古今釋疑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水經注曰其
源若壘口可以濫觴四川摠志曰岷山在茂羗之列鴉村
一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

出也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出而會於都
江世云江出岷山者特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履按雲南志
云金沙江之源出於犁石南流漸廣至武定之金沙巡司
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
叙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荆吳則江源之出於犁石明矣

九江

古今釋疑尚書九江孔殷史記作九江甚衆孔安國云江
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書地理志云九江
在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尋陽記九江者一烏江二淝江
事物攷辨卷之辛九 流峙 帶經堂

三烏曰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沙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
箇江又張須元緣江圖以為三里江五畎江玉海作五州江嘉靡
江烏土江白蚌江白鳥江箇江沙堤江廩江始於鄂陵終
於江口會於桑落州履按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下鳥
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宋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為
洞庭蔡傳亦曰今岳川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鳥洞
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瀘水
作元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
名九江也

明按晁氏志曰太湖一湖而名曰五湖昭餘祁一澤而

名曰九澤九澤一水而名曰九江

一源三目

漢書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秣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注左合漢曰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得稱中也○又韋昭曰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

蜀三江

升菴集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楚三湘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六

帶經堂

小學紺珠文選注云楚三湘江湘沅也

濫觴

丘光庭兼明書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杯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杯也明曰周翰以觴為酒則濫謂流水如一杯之多則非也蓋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泛杯耳

明按荀子曰孔子謂子路曰江出於岷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河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濫觴本此

錢塘江

歸正集錢唐江舊名羅刹江發源於太末劉道真錢塘記

以為曹華信以錢易土石而成塘故名又世說云晉人有將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畚以錢易然史記云始皇

游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西漢地里志亦有錢唐縣則

錢唐之名其來已久今塘字從土固誤矣大明一統志云唐肅宗時改唐

為塘而又謂吳越王錢鏐使萬弩射潮回而成塘尤為附會

曲江即浙江

朱彝尊竹垞文類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七

帶經堂

曲與浙義均也攷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弭接也節徐也伍子山即胥母

山通厲胥母之場通厲遠行也胥母地名即胥母之誤水經注浙江水流西

山之間江川急瀉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

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鍾是以枚乘曰江

水逆流海水上潮似神而非于是處焉其詮釋最確而曹

肇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

去浙江不遠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

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曲江不在江都明矣又元

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

為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可證顧今人以廣陵二字遂謂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寔之可笑也明按曲江有三廣陵一也又始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也又相如賦臨曲江之隈川即長安以其水曲折故名

三江與五湖相連

黃氏曰抄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口為越伐吳之路越欲釋吳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可知

三江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八

帶經堂

張守節史記正義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止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一名松陵江即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是三江口

明按孫承澤山水攷云古言三江不一蔡傳主唐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為是今松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于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焉跡之存于今者此一江而

已婁江在震澤之東北夏忠靖公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河以入海矣劉家河即古婁江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自海塘障於南水北折為黃浦而東江不可攷矣

江以入海為終

禹貢疏江水發源於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又東行迤邐與漢相會共匯為彭蠡而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江水於是乎終矣

鏡湖得名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九

帶經堂

金壘子能改齊漫錄云會稽鏡湖乃避翼祖廟諱本謂鏡湖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其名始自羲之而梁昉述異記以為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半潔不生蔓草恐或不然也予謂湖以如鏡得名固可信矣若曰名始羲之則亦不然東漢順帝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開鏡湖則名在右軍之先矣

舞水

五色線宣城日益山有舞水聞人歌則湧出

瓜洲

日知錄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耳舊唐書齊幹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漚六十里船遠瓜步多為風濤漂損幹乃移漚路於京口塘下直度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災歲減脚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漚路由瓜洲之始玄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來海濤奔上没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武使判官評事裴茂以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十

帶經堂

步卒三千拒於瓜洲伊婁埭則此洲本謂之瓜步洲也記云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又按吳楚方言謂浦為步語之訛也

彭蠡即彭澤

經書本注書經蔡傳既據江漢志云彭蠡在彭澤西乃又指為鄱陽湖誤矣蓋彭蠡自小孤山彭浪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也

銷金錫

武林舊事西湖朝晴暮雨四序總宜杭人無時不遊而春遊特盛日縻萬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錫兒之號

五湖有二

歸正集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即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青草鄱陽彭蠡太湖是也

五湖

王鑿五湖記湖郡之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常蘇湖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土

帶經堂

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數曰具區山水攷云周禮揚州澤數為澤數則震澤即具區太湖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五湖之總名可混而為一山海經云浮玉之山歸安有以水之盈縮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蘓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東連嘉興並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

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而五名然今湖中亦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五湖之水又有三小湖曰梅梁湖金鼎湖東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五湖云

明按索隱云五湖者具區洮滂彭蠡青草洞庭或又以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滂湖為五湖周禮楊州浸曰五湖師古注曰五湖在吳則五湖之為震澤明矣又按烏程志云太湖古稱三州太湖謂蘇州常州湖州也又稱五湖為吳縣吳江宜興長興烏程所共周行五百餘里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周三萬六千頃其二萬頃屬烏程

西湖有三

梁谿漫志西湖有三處東坡連鎮二州杭韻故謝表有云入泰西禁每站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晚籀惠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楊萬里遊豐湖詩曰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韻水更難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羅浮便得休

濟

水經攷濟雖細而在四瀆賈之為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

赴海者也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入海者也○濟古文作淨即沈字水出王屋山既東為淨魯皇山入抵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淨為濟

明按禹貢疏曰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沈而下則伏矣濟水發源及其東流為濟濟乃沈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於河又伏於地矣入濟水勢疾故能出入地中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滎為豫州之別名也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於地乃復東出於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荷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伏由是東北會於汶汶水出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西又自東北而入於海而濟水於是乎終矣

錦溪

臨安志錢鏐宴故宅山林皆蒙以錦故有錦溪又有石鏡鏐照之鏡越而聳

康浪

升庵集甯戚飯牛歌云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在今山東青州府今誤作滄浪之水不知滄浪之水在楚與齊何干涉也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卧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近坊刻駱集妄改康浪作康衢康衢自

是究時事與寧戚又何干涉也

廉泉

南史花栢年謁宋明帝言次因廣州貪泉因問栢年曰卿州中復有此水否荅曰臣州中惟有文川武卿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在廉讓之間帝善其對

醴泉

說畧史記禹本紀河出崑崙其上有醴泉瑤池又符瑞志云醴泉水之精也味甘如醴王者循理則出或以甘露為醴泉者非也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而

帶經堂

明按甘露從天降醴泉從地出本是兩物王充乃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露也此說大謬爾雅本作甘雨時降言時雨之降如醴泉也

溫泉

劉勰新論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

雲夢

夢溪筆談孔安國注禹貢云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

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而走涉睢則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郢則今之安陸州也涉江而後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夢在江南雲在江北明矣

明按三禮考注云雲夢跨江南北江南為夢江北為雲祝穆曰據左傳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又按通鑑辨誤曰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古之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而

帶經堂

三川

西漢博聞高帝紀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由李斯子韋昭曰三川河洛伊也

香水有三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宫亦有香水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干

釋史彙編韓詩考繫在干注云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有吳干平涼有隴干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跡遍湘干

明按方輿勝覽云建康郡南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

泉有錫

餘冬序錄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數千鎮之予問其故曰此邦競風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癆矣錫錢所以治沙土也因思無錫患山泉獨清甘者以其有錫也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去

帶經堂

渚

顏師古刊謬正俗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也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也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沉骸湘渚不知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魚倉

五色線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麋

浩然齋觀聽抄詩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曰

麋

洲

初學記方言曰水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洲

泉

爾雅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清泉側出曰洌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同流曰漢泉

谿谷

天中記無水曰谷有水曰谿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去

帶經堂

藪澤

風俗通義藪之為言厚也有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者也傳曰水草交錯名之曰藪藪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者也

明按水鍾曰澤水希曰藪

水

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亦曰磧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濱曰濱涯上下坦曰滸重涯曰岸岸上地曰許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湄增水邊土人

所止曰澁水曲曰沛水北曰陽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澗
山夾水曰澗

疊

西漢博聞馬援傳浩疊音告門縣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
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云鳬鷖在疊亦此義也
詩疏山絕
水曰疊

潮汐

方輿勝覽高麗圖經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
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鰐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六

帶經堂

神龍之變化實寂寥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虛聲海
潮賦以為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
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
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
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
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
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
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 陽之氣凡再升再

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
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
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
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
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
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
往月速漸東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
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
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充

帶經堂

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
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
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
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
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
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盛於餘月當朔望
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盛於餘
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
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以氣

流峙

三

帝經堂

井智

西漢為言陳遵傳居井之涓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身上之有眉

上游

全上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水也

十二山

尚書疏舜典封十有二山孔疏止以周禮職方氏為據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山青州沂山兗州岱山舜時肇十有二州每州各以其山之長者為鎮可據者此爾其餘三州不知其所鎮何山也

四鎮五岳

吳澄三禮攷注四鎮山之重且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岳謂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

流峙

圭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明按經典羣書言五岳者皆數萬高不數吳嶽而鄭注周禮云然者蓋以爾雅為據也其實必以嵩高為定解

東岳

風俗通義泰山五岳之東岳也為兗州鎮一曰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王者受命必封禪封之天禪者廣梁父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為天帝孫也又山堂四攷云在兗州奉符縣名蓬玄太空洞天

西岳

山堂肆政華山五岳之西岳也為豫州鎮在華州華陰縣名太極總仙洞天

明按白虎通云西方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又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

中岳

山堂肆政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在洛京王屋縣名上帝司真洞天唐天文志鸛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白虎通中岳獨加高字者蓋此山在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主

帝經堂

明按爾雅疏載延之而記云嵩高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也

南岳

山堂四政衡五岳之南岳也為荊州鎮在衡州府衡山縣名朱陵太虛洞天寰宇記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岫嶠唐天文志云星紀鸛尾神主衡山熒惑位焉衡山一名霍山

明按霍山有二一在廬江潛縣即天柱山一在長沙湘

南縣即南岳衡山也爾雅疏云衡之與霍猶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自漢武帝以衡山遼遠移其神於天柱山而祭焉土俗人遂以天柱山為南岳其實南岳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而天柱山不得為南岳也

北岳

山堂四政常山五岳之北岳也為并州鎮在定州常山縣名太乙總玄洞天爾雅常山謂之恒山白虎通北方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唐天文志大梁析木其神主於常山辰星位焉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主

帝經堂

終南山

山水攷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雒綿亘十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地理志一名太乙山秦記云又名地肺其深處高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秦嶺以南之水皆謂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

明按終南又名中南者潘岳關中記云居天下之中故也

天山四名

希通錄雪山祈連山白山其實即天山也漢書白山章懷注曰此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此皆下拜焉杜詩注天山即祈連山在伊川一名雪山其名雖四其實則一

金山

山堂四攷鎮江金山初名浮玉唐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表闡賜名金山

大雷小雷

烏程志太湖中有大雷小雷小雷洞庭之東山屬烏程大事物攷辨卷之云九

流峙

高

帶經堂

雷洞庭之西山屬長興洞庭志大雷小雷乃七十二山中之西山名也烏程志恐未可據

梁山晉望

爾雅疏爾雅云梁山晉望也疏云望祭也晉國三望謂參也梁山也河也梁山在夏陽縣西北

明按傳二十三年春秋書猶三望鄭氏以為祭山川之

名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

此說為長國語注以為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者非也

衣錦山

山堂肆攷杭州臨安縣治南有石鏡山山之東峯有圓石徑二丈七尺其光如鏡錢鏐幼時遊此巔其形冠冕如王者狀後唐昭宗改鏐所居營為衣錦營城為衣錦城并封此山為衣錦山

黑山

夢溪筆談黑山在大幕之北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

明按夢溪筆談又云大抵北方水多黑水故有盧龍郡

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

事物攷辨卷之云九

流峙

高

帶經堂

九州鎮山

歸正集五岳之外又有九州之鎮山如會稽為揚州鎮山醫無閭為幽州鎮山沂山為青州鎮山之類是也爾雅以沂山為斤山蓋字誤也

空桑非樹

同上鶴林玉露言伊尹墓在空桑地名或曰山名北一里墓傍生

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曰三尺黃墟赤棘連

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

汲冢書妄云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故石湖辨之觀此亦

可知空桑之非樹矣

崑崙可至

歸正集崑崙山淮南子以為去地萬里有層城九重括地圖以為在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然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起宮室於其上穆天子傳亦云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則崑崙亦可至矣淮南子括地圖乃誕說耳

玉筍山

名山記朱孺子吳末入玉筍山食菊花乘雲上天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圭

帶經堂

烏鼠同穴

井觀瑣言禹貢導淮自烏鼠同穴孔疏云烏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蔡九峯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烏鼠共穴其鳥為鷓其鼠名鼯沈約鮮卑傳亦云其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鼠雀出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烏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烏鼠共一穴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為二山云烏鼠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

而疑孔說耳

廬山辨

唐廬山廬山辨云潯江有廬山因廬江而得名其來久矣周景武廬山記匡俗在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君而名山也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

梅嶺

晉常璩廣州先賢傳漢梅賾家潯水上從吳芮征百粵有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圭

帶經堂

功因銷封地得名後銷將庾勝兄弟居守又名庾嶺非謂嶺上有梅也

彭郎小姑之謬

歸田錄江南有大小孤山巋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御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塔也小姑山廟係一婦人勅額為聖母廟豈非俚俗之謬哉

赤壁

顧起元說畧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南岸乃吳破曹魏之

赤壁蘇東坡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為赤鼻非故地也張文潛但知辨其訛而不知此山之名東坡所遊乃石鍾山也

明按張文潛明道雜誌云黃州江南流在西其上流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右崖頗峻土人云此赤壁磯也又音訛為赤鼻按周瑜破曹公陳於江北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

九疑山

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堯

帝經堂

述異記衡州九疑山有舜廟即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山相似行者望之皆疑因名曰九疑山

羅浮

羅浮山記云羅浮山者總號也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界

明按羅浮山記云浮山從會稽來今其上猶有東方草木又錦繡萬花谷云浮山乃蓬萊之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止故曰羅浮此說近於不經亦如靈鷲飛

來之類耳

崆峒有三

寰宇記崆峒有三一在臨洮一在安會一在汝州

二酉

方輿勝覽辰州小酉山有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避地隱學於此梁湘東王謂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又名大酉華妙洞天

瑯嬛

紫桃軒集張茂先遇異人引入瑯嬛福地洞宮見每室各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堯

帝經堂

有奇書又有一屋頗為封識世藏二犬守之茂先問此藏何書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二犬者龍也華欲賃住數十日盡閱其書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命小童送之出曰視石已合無縫矣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也

勞山

顧炎武日知錄勞山之名齊乘以為登之者勞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為驚皆淺鄙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

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

雲根

升庵集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杜詩井道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是也

松石

方輿勝覽永州縣來蘇鎮相近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俗呼為雷燒松

山總名

淮南子注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圭

常經堂

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廋小而衆曰歸上天下小曰嶽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垵石載土曰岵土載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者曰岩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岳山坡曰阪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垵山中絕曰陁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墮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豉亦曰雲陽祭山曰瘞嶠岵銳山也岵山脇

翠微

歸正集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蓋遠而望山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也

盤屋

山堂肆攷水曲曰盤周山曲曰屋質

山椒

詞林海錯楚詞菊流芳於山椒漢書釋輿馬於山椒注云山頂曰椒

首陽在蒲

困學紀聞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漢書注云伯夷事物攷辨卷之十九

流峙

圭

常經堂

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并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

五嶺

西漢雋言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

熊耳有二

通鑑地理通釋熊耳有二一在商州上洛縣南四十里其山兩峯狀若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其山在虢州盧氏縣

界

積石有三

同上積石在鄭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禹貢導河始此鄭
州積石軍在州西南杞罕縣積山一名唐述山今人曰龍支縣山為
大積石山此
為小積石山

節勸教辭卷之九

流峙

業

節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繼濟

限田

通放董仲舒曰秦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貧者無
立錫古井田法雖難律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塞兼井之路竟不能用

明按瓊山丘氏曰限田均田皆議之而不能行行之而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

經濟

一

常繼堂

不能久胡之亂法亦尋後魏孝文始行均田然亦不過因田之在民皆而均之不能盡如何也以其拂人情違
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紀亂
土俗故也莫如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
制其將來如自今年以前民田雖多至百頃亦不問惟
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丁多田少者許
買足其數相當則不許復買丁少田多者惟許其賣增
買者并削其所有至於田多人少之憂或田少人多之
處量為盈縮名為配丁田法則民無甚貧甚富而兼并
之患日以消矣

王田

通考王莽下令曰漢城田租三十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
叔假分田謂貧民取富民田耕之分所收也假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叔有富人叔奪其稅欺凌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買賣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天下
啓陷刑者衆後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
勿拘以法荀悅曰漢氏或十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
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
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文帝不正其本而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二
帝經堂

東漢度田

通考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乃下詔州郡檢覆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巧詐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
道啼呼或優饒豪右優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
陳留吏牘上有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
吏由時東海公陽年十二侍側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
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
可為準帝詰問吏吏首服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寔

下獄死

北魏均田

通考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疏有均田之議九年下詔均
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裁樹省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奴婢三十畝人年及課則授田老免及身沒則還
田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
得買過所足

明按鄭漁仲云并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行均田
之法然晉武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三
帝經堂

男課田五十畝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
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并田廢已久驟奪有餘以予
不足必致煩擾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
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人戶世業而
露田不裁樹似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
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
奪富人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
得買所不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令均給之數又非強
奪之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所以稍

久而無弊歟

宋神宗時方田

通攷宋神宗用王安石策詔司農修定方田其法以一百六十畝為一方每方東西各十步歲以九月縣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墪而辨其色參地之肥瘠分五等以定稅歲三月畢揭以示民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據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為正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遣官吏操切騷擾滋為民病非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四

帝經堂

宋末公田

通攷宋末賈似道創為公田之法以官資計項以品格計數先併詭寄分析子戶諸弊後將官民田產踰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但得千萬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粟而諸軍餉饋沛然有餘蓋欲買私家之田以其平日所私賦佃氓者虐取之為公也於是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之

意行之總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矣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其時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催收者曰莊官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虐數及歲收租額有虧責償於田主若田硤租惡佃頑之虞又責換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因係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盡而償償無窮者蓋公田之弊極於此

戶調之法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五

帝經堂

通攷晉武置戶調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諸邊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按西漢之制三十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似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租庸調

通攷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

一項廢疾者四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凡廢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買永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田多可以具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收授皆以歲十月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鄉所出歲輸綾絕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明按馬端臨曰葉水心言唐時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而田遂為私田此說恐未深攷如蕭何買民田自汧貢禹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六

帝經堂

有田一百五十畝被召之日賣其百畝以供車馬則自漢以來民得以私自買賣矣亦自唐始也

兩稅法

通攷唐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至德以後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歛之司莫相統攝楊炎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明按馬氏曰自井田之制廢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

始舍地而稅人漢法成丁者一歲出十三錢有奇其稅甚輕自魏至晉戶口之賦始重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墜者為一床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但逐戶賦之田稅在其中矣唐初所謂租庸調者皆授田一項之人所出也其後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與豪富者一例出賦可乎況大亂之後丁口流離虛耗豈堪按以為額其不可轉徙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墾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七

帝經堂

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亦救弊之良法也蓋賦稅必視田畝古今不易三代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無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戶賦已不可復輕遠重為民病者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於楊炎而少之

宋時田賦

通攷宋制賦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如官莊屯

田營田召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二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三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四曰雜變之賦牛革蠶蠶之類隨所出而輸之是也五曰丁口之賦百姓身丁錢之類是也

算賦之始

通攷漢高四年初為算賦賦錢人百二馬端臨曰古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縣役亦五十六而除是役之而又稅之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八

帶經堂

宋役法

通攷宋時役法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以奔走驅使各以鄉戶等第差充諸役中惟衙前為最重當之者往往破產里正亦然

明按司馬君實曰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臣常行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曰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報以為衙前矣况敢益田疇蓄閭舍乎臣謂衙前一役當募人為之以優重

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網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者優利愚戇之性不同也按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此免役助役之錢所由興也宋時當役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半丁女戶寺觀僧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火缺名寬利錢

平糶法

通攷魏李悝為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飢饉糶不貴而民不散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九

帶經堂

常平倉

同上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糶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象明按曾南豐集云淳化中詔置常平倉命常參軍領之歲熟增價以糶歲歉則減價以糶

義倉

同上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輸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明按胡寅曰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文移

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遠者安能數百里以就禽合之康哉故當以隋氏為法

朱子社倉之法

通政初建之崇安縣有社倉一所朱熹請於朝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天飢則盡蠲之後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事物政辨卷之三十

經濟

十

帶經堂

韓魏公廣惠倉之法

同上韓魏公琦請以沒官之產不必鬻賣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孤獨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之米可以支給者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抵

禹貢已見漕法

同上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蓋當時冀都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雖不言漕法已見於此

海運秦時已有

大學衍義補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東二縣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鐘六斛四音誰而致一石按以負海之粟輸北河蓋由海道以入河也三十鐘致一石蓋通計其道里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

漢武始通渠致漕

通政漢武時官多徒役眾關中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鄭當時議引渭穿渠以入於河至此漕法不得不講而其緣皆始於官多役眾人主安可不省冗員廢冗卒也

事物政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上

帶經堂

汴渠初成

大學衍義補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後魏隨便置倉之法

大學衍義補後魏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寔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等凡八所各立邸閣軍國有須應機漕引又唐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登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

不入河黃河之舟不入洛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按此可以輕省民力使民無長運之苦

劉晏領漕之法

全上唐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命囊米而載以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按當時運夫皆是官雇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三

帶經堂

出運又有行糧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蓋費一石餘而得一石也其法之善者又在囊米遇河淺濫可以暫舁岸上過淺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不幸而溺亦可撈而出之所以當時隨處轉運而無升斗之溺也

宋時漕法

大學衍義補宋置三轉般倉於真今之真楚安淮今之泗州泗今之泗州三州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無留滯也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指運各得番休西三倉常有數年之儲按前代皆是轉運惟

明則是長運宋人漕法便易如此而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一歲大半在途風波之阻滯洪腫之停留回席未煖而文移又催兌糧矣其視宋人勞逸何如

元時海運

大學衍義補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粟皆仰給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至京者歲多至三百萬石初朱清者亡命入海往來若風鬼熟知海道後就招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伯顏平宋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三

帶經堂

壁等造平底船從海道抵直沽其初猶有中漕之運至後專仰海運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雖有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明初因之後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立濬立議欲仍通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一旦漕渠少阻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道也

會通河始末

大學衍義補元初糧道自浙沿江入淮由黃河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門即古坊頭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於京後

以壽張縣尹韓仲輝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建牐三十有一賜名會通河明初定鼎江南此河久於太宗肇造北京運至陽武者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遙運之艱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疏之始罷海運而專事河矣

通惠河始末

大學衍義補元初通州至大都南北五十里陸輓官糧不勝其庠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入都城匯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占

帝經堂

為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今廢墜已久諸牐雖存河流淤淺且今積水潭在禁城之北漕舟無停泊之所其啓閉蓄洩又非外人所得專若欲廣為疏濬又恐勞民動衆不如仍舊陸輓為便嘉靖中御史吳仲言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京軍支糧通州悉稱不便萬一燒毀倉廩則國儲一空此非細故宜尋通惠故跡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上俞允明年功成軍民

稱便

膠萊河議

大學衍義補嘉靖中給事李用敬言今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十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疏入遣御史往度言為費浩煩遂罷後言者復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餉運今山東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五

帝經堂

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頑石粗礪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費無益遂不更議然說者猶謂元人業已前驅矣奈何吝數千里之費而畏垂成之業哉

明人漕運

導源錄明人漕運之法前後凡三變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交收而沿江諸府縣糧並輸淮浙此民面直隸衛所軍官于淮安運抵徐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于德

州運抵通州上輸太倉此重曰支運一歲四運軍民各半
宣德五年巡撫周忱與陳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
水次補給腳價及搬淺耗折蘆蓆諸費兌與衛軍與直隸
各省軍俱于附近水次領兌是謂兌運成化七年復允都
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雇工船于江南水
次交兌民加過江耗以遠近為差而臨淮徐德支運各就
水次兌之是謂改兌蓋一代之良法也

海運復而旋罷

導源錄成化中立濬言河運視陸運省十三四海運視河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共 帝經堂

運省十七八宜尋元時故道與河漕並行甚利嘉靖三年
議者欲開膠萊河復遼洋稅及海運事至萬曆初因漕臣
王宗沐請復行海運凡再運三百艘中壞七艘而海運遂
罷

治河之始

博物典彙禹貢九河既道按九河率在今河間之滄洲境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
者不與水爭利也

賈讓三策

通攷漢哀帝即位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
立國居民必遺川澤之分遺留也留而置之以防之作近
起戰國墾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放河使北入海難者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以
萬數百姓怨恨答曰今潞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漢方割萬里豈與水爭咫尺
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
異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主 帝經堂

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堤
增卑倍薄此最下策然議者皆以為貴之中策乃上策也
明按丘氏曰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
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費魯疏濬塞三法

宋元河患

大學衍義補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河道南徙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
縣四十五此黃河入淮之始元至正四年河決水勢北侵
安山沿入會通運河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東

行以復故道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殺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明時河道

全上明丘濬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自宋迄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六

帝經堂

營屯之始

經濟類編漢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事益寡蓋謂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按此營田之始也與以田屋令

其人自為戰守用民而不用兵趙充國擊先零羌請罷騎兵屯田益蓄積省大費按此屯田之始也取其耕之所入者以省饋餉用兵而不用民宋咸平中營田襄州既又取隣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營多在邊州土著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但及給用則取之於是屯田營田異名同實矣

許下屯田

大學衍義補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率乏糧穀州里蕭條曹操從裴祗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元

帝經堂

斜谷屯田

通考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淮南屯田

博物典彙魏正治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

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陽已定事在淮南令
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耕且守歲得穀五百萬斛
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粟五年之食以此乘吳
無往不克懿從艾計

襄陽屯田

大學衍義補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始至軍無百
日之儲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
激用洙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利石使有定分公
私同利衆庶賴之按今羊杜所墾之田在今湖廣之荊襄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子

帝經堂

河南之唐鄧寶為天下之中其田兼水陸而有之南北民
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誠循行其地可水耕者募南人
耕之可陸耕者募北人耕之省歲漕而備儲積未必不由
乎此

代北屯田

全上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
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人耕百畝
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
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三十萬石

河北營田

通考宋太宗以陳恕為河北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恕言
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
生不測乃止及淳化中臨津令黃慤上書請於河北諸州
作水利田詔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慤充判官于雄莫霸等
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
次年方熟莞蒲蠶蛤之饒民賴其利至是議者乃息

明按馬氏曰古者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
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主

帝經堂

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避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
餉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
特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為農然則國力如之何而
不弊於餉軍也哉

京東屯田

大學衍義補元泰定中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
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為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
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次

漸征之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明按丘氏曰虞集此議在當時未曾行其後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先令閩浙濱海州郡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言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

明代屯田

經濟類編明代屯田專用衛軍凡有衛所之處即分軍以立屯堡以十分為率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邊方則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國初於龍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三

帝經堂

江等處屯田康茂才所屯屯牧下令申獎百戶吳信侵暴屯卒誅不少貸每於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者也

鹽名始著於經

大學衍義補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明按丘氏曰鹽之名見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資食用而已未嘗以為利也

鹽禁之始

全上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其負

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征鹽筴策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莒薪煮海水為鹽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塚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本意禁人私煮鹽託言恐妨農事此霸者之機權也

明按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未嘗有禁法自管

仲桓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鹽禁始興

管子牢盆

全上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三

帝經堂

管子牢盆

牢盆食也盆

敢私鬻鹽者鈇也鈇左足

明按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鉄之利二十倍於古又按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

仲之法鹽始禁權昭帝時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

鹽鉄以桑弘羊反覆難而止元帝雖嘗罷之卒因用

度不足復建自後鹽法雖有寬有急然禁權與古今相

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

於管仲計近功淺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

皆入禁權矣

劉晏鹽法

全上唐劉晏為鹽鉄使以為國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其始至也鹽利歲終四十萬緡後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召商中鹽之始

全上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之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明按丘氏曰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孟 帶經堂

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優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寔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朝召商中納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儲急用增其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支者日多積者日少遂使存積亦無異於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

稅茶之始

大學衍義補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

用廣所稅亦隨盡究莫能充本儲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每十稅一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拯贍也

明按胡寅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美名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陳旭稅茶法

同上宋陳旭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商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上等之稅取利太深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減裂無取惟中等公私皆濟恕從之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經濟 孟 帶經堂

易馬之始

全上宋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遂以茶易馬自熙豐采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

明按丘氏曰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蓋虜人多嗜乳酪乳酪滯隔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也然則茶之為物非獨中國用而外夷亦莫不用焉明朝則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每年於行茶地方齎榜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貢為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

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其視前代奪民生日用之資以為國家經費之用者豈不天淵也哉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經濟

成周兵制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兵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十

帶經堂

通攷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天子六鄉六遂故為六軍康成謂遂之軍法亦如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六鄉則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俾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耳

明按吳澄曰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有事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將即鄉大夫之卿也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教練調

通攷馬氏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
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
一乘牛十二頭里四十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
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作事之外
家、使之為兵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
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
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二 帶經堂

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
一千二百八十八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
方及一人也教練多則人皆習於兵草調發簡則人不疲
於兵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漢時兵制

經濟類編漢時兵制平地用車騎山澤用材官水泉用樓
船各隨其地之所宜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有材官上
郡北地隴西諸處有車騎廬河潯陽會稽諸處有樓船

南北軍

同上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之南北軍南軍衛官衛尉主
之北軍衛京車尉主之南軍有郎衛軍衛之別如三署諸
郎期門羽林皆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
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是調兵而衛也八校
胡騎是募兵而衛也

明按丘氏曰攷之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
衛宮之兵在城南首為南軍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
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更有三品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三

帶經堂

同上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常人皆
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蓋正身供役也踐更者以錢雇
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輸之縣官以給戍者也
漢法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然不願行者聽
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之法踐更所直省內地
其役一月不願行者自雇代行者

唐兵三變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兵制凡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其後府兵廢為彊騎彊騎又廢為方鎮及其末也強

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府兵

同上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未幾復十二軍置將軍一人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十六衛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曰左右左右至左右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四門禁衛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四 帶經堂

十牛掌衛衛皆國家官禁之兵

明按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韓黜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其置府立衛乎又按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又按林嗣白唐之十六衛已歸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

北軍已寓其間也

驍騎

通攷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驍騎

方鎮

大學衍義補唐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曰方鎮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五

帶經堂

明按丘氏曰節度使之名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漢唐畿兵之制

通攷林嗣白漢之畿兵始為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為長屯長屯變為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為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禁軍

通攷唐所謂禁軍者南北衙是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神策軍之為禁軍起於代宗時初肅宗時中使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統神策軍屯於陝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率其軍迎扈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後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兩營若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德宗幸梁遷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起死罪後復加護軍中尉以寵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六 帶經堂

之後至昭宗播遷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等當以其兵干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謀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以解梁兵乃還長安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明按馬氏曰神策萌芽於肅代之時而磐固于德宗幸鳳天之後其初制天子專擅策立而其末也則外召賊臣覆亡宗社蓋唐自中葉以後強藩擅權禁衛寡弱其僅存者復為神策所併視同中人之私屬至昭宗時外不足以定寇而內徒足以脇君逮中人誅神策廢而

唐遂亡矣

宋兵制有四

通攷宋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二司而籍藏樞密院禁兵者天子衛兵也地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曰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蕃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戍戍吏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戍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七 帶經堂

之兵也如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寨戶強人及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司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皆蕃兵也

四輔兵

博物典彙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穎昌為南輔襄邑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每輔各以二萬人為額

明按歷代建都皆有輔郡以藩衛京師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三輔宋以穎昌襄邑鄭州澶州為四輔蓋與京師密邇則有急易於徵召無鞭長不及之患蓋居重馭輕之善術也

澤潞民兵

經濟類編唐澤潞留後李抱真肅戶男三選其一農隙則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八 帝經堂

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部內得到卒二萬遂雄視山東稱壯義步兵此民兵之最精者也

保甲之弊

通攷宋神宗時王安石變募兵為保甲哲宗即位司馬光上疏請罷之畧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三特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今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半為兵也非間四時五日一教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是稼穡之業盡

廢也又巡檢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坐索賂遺妾加鞭撻小民侵肌削骨無以供億使之戍邊其敗北可以前料况保甲中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反以資盜也夫奪其衣食既無以為生而又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蓋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

明按保甲既行有失業之患有鞭笞之患有誅求之患民至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膚以求免者其情亦可哀矣挽之善行之則為澤潞之民兵不善行之則為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七 帝經堂

車戰

通攷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

明按馬氏曰兵雖古器然古以車戰其主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不脩以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過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驥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尚不迫人於險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

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用徒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概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正、之舉乎

宋吳淑請復車戰法

通攷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塞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軌轆駕以牛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十

帶經堂

車上置鎗以及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

成周馬政

陳祥道禮書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秣賦則周禮卿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措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騶之六馬

種戎馬也上善以母者王路駕之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

田路駕田馬此公馬也合三十四百五十六匹漢有五馬給官中之役此公馬也合三十四百五十六匹漢有五監六廐武帝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與周之馬數絕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分也

明按成周之馬官民通牧如丘甸歲取此牧之民者也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召發如天子十有二閑此養之官者也外如衛之陳北三十以諸侯之國而及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土

帶經堂

天子十有二閑之數此舉官民通牧而言之也自阡陌開井田廢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時馬政

通攷林駟曰漢初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若塞則數十群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南北至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

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遺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匿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驃騎貢出玉門關至輪臺之悔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唐時馬政

通攷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徒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初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主

帶經堂

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首八坊於岐幽澤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寧州其地也地廣千里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馬多地狹不能容方其時天下以一繡易一馬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驢一遊擊將軍丘氏曰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命王毛仲領山外閑廐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後突厥款塞玄宗尊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雲錦成群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明按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宋人馬政

博物典彙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然與其畜之於民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也民間畜養馬必不精況民多受其害乎市之於戎則所費益廣牧數不加況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主

帶經堂

戎反享其利乎此宋朝所以重於監牧也初置驤驎院以天驕監隸焉真宗置佑馬司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自河北至許州有十八監而河陝西有都總管廣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復置馬監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群牧議勒石於監信乎監牧為便且至急也

戶馬法

大學衍義補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攷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文彥博曰近時議馬政者多不深究本末

發詳利害乃欲賦收地於農民飲其祖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祖賦豐凶皆可得乎又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蓄息乎既不蓄息則後將可繼乎

保馬法

通攷元豐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中免其教閱每一都保十戶為一保養馬五十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以領其事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之家蠲其征役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五

帝經堂

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

明按馬氏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蠲其料賦保馬則蠲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安石以為京畿百姓按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人夫民本非樂為官養馬也當時料賦征役必多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長慮却顧而靡然從之矣及其久也馬之斃者倍償不啻且奉行之

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矣

市馬

大學衍義補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經度其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明按丘氏曰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與戎狄互市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五

帝經堂

然多費而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戰騎取之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西北高寒之地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與掌得人人何患於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明人馬政

大學衍義補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則始收於官後畜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明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

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
其牧養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
衛其法亦精且密矣又云明末西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
之法與宋人保馬相類但宋人保甲養馬不願者聽明末
則論丁養馬不問其願與否也況宋人所謂保馬者不供
他役明末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
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群長小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
為人而差役為馬而役既供糗糧以給公家之用復脩習
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尤甚焉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去

帶經堂

周人簡閱

大學衍義補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
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茺舍遂以苗田
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漢人簡閱

博物典彙漢制當以九月令太守都尉令長會都試課殿
最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官肄兵習戰
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獮劉劉與樓同秋獵以祭之名蓋
也兵官皆肄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明按丘氏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
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
者乃六十四陣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為八六十四
也

唐人簡閱

同上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郊外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陳
之法凡教為陳少者任前長者任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
弓矢短者持矛戟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力者在前行
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隊即跪旗舉即起鼙鼓即進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去

帶經堂

鳴金即止

宋人簡閱

曾南豐集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習焉
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宋興益精其法
壯銳者升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屢次
自臨試而蒐擇故典國有楊村之閱或平有東武之蒐軍
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為疑
而簡練之綱遂疎廢黜之法益怨矣雖天子丁寧欲採其
獎而羣臣莫能本其意焉

劍舞

大學衍義補宋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示之凡教百輩袒褐鼓譟捷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合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漢文帝除肉刑

通攷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旦髡刑也春斬刑也皆肉刑文帝以髡代黥完即髡也三百代髡也五百言代斬城旦也起行治城旦城刑也春斬刑也當黥者髡為城旦春滿二歲為髡髡白髡髡取髡以給宗廟也白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經濟太帝經堂髡白髡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明按馬氏曰孝文除肉刑三而不及宮刑景帝并宮刑除之武帝特李延平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諸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隋律

大學衍義補隋定新律一曰死刑有絞有斬二曰流刑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

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役五年改為三年

唐律

同上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二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

明按丘氏曰舜典惟有流而無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若作則是兼徒矣

刺面之法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經濟太帝經堂同上舊制流配止於遠徙晉大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為戢奸重典宋因之

明按丘氏曰晉復刺面之刑是肉刑久廢而黥刑復用也彼衰世庸君固無足責宋太祖以仁厚立國亦因之而不幸其後乃以刺無罪之士卒其為仁政累大矣

禁鞭背

通攷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附於背嘆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除刑足

同上太宗二年復定律令凡絞刑之屬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裴弘獻敗律令房玄齡等又以爲古者五刑刑居其一今內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刑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禁凌遲

通攷大中祥符七年御史臺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懲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爲此況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又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賊因請擒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主 帶經堂

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法凌遲所捕賊送所傷亦法論大母爲慘毒

明按馬氏曰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凌持亦作凌遲之刑祖宗時未有也又曰凌持之法昭陵以前雖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盛於熙寧時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

敕令格式

容齋隨筆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

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皆爲式

赦非常典

大學衍義補光武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明按虞廷肆赦亦以其人所犯之罪或出於無心之過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一 經濟 主 帶經堂

誤故直赦之荀悅有言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後世一遇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不問其過誤故犯而一概除之是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豈盛世之法乎丘氏以爲危疑之時赦不可無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承平之世赦不可有則姦宄得志而良民不安真確論也

贖非古法

大學衍義補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錢也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倍

子 98—694

日知錄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洪武中革去丞相則有公而不相者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止有此二人耳

三公三孤

事物原始周始立太師太傅太保惟茲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呂東萊曰三公無職而六卿有職三公坐而論道而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二

官制

四

帶經堂

六卿行道也

三公兼統六卿

山堂攷索呂東萊曰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皆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以三公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建之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統於一而國家無多門之政也

三事

山堂肆考三公曰三事以其主天地人之事故云

三公兼官

山堂攷索呂東萊曰古者官不必脩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脩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是以一人而兼六職矣至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冠藉公是也

三公沿革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二

官制

五

帶經堂

山堂肆考秦不師古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漢因秦舊至哀平間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置太師太傅太保位在三公上謂之上三公後漢魏晉江左俱因之後周依周禮改為三公隋又改為三師李唐因之宋初無所改政和二年詔云古無三師之稱合依三代為三公若降三公即為宰相靖康末詔依元豐故事以僕射為宰相三公止為階官不復與三省之政元依漢唐舊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明按周制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驚冕若加一命則為上

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袞冕

三孤沿革

山堂肆考尚書周官少師少保曰三孤秦漢而下省之後周置三孤以貳三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元豐肇新官制於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云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王兵之任非三公也並罷之依周制立三孤為次相之位

漢世三公無定名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六

帝經堂

山堂考索漢官因於秦舊視古故為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甚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重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後日僭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令監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

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至於今而樞密與丞相並行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并失其實矣

明按雲麓漫抄云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採用之但改司馬為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乃諸侯之制漢人止採六國之制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三司五府

明于慎行穀城筆塵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騭為車騎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來遂有儀同之名矣西漢有三府丞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七

帝經堂

相御史大夫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太尉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五公八公

全上東漢之末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是為五公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則有八公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乎

漢世封侯之濫

山堂考索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封王者謂之諸侯
王皇子封侯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侯者謂之徹
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
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
特此也有以宦官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
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弘封平津侯是也
有以婦人而封侯者如蕭何夫人同封鄭侯樊噲妻呂嬃
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封侯者樂大封為樂通侯是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八

帶經堂

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先王列爵分土之舊矣

左右相

通典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阿衡仲虺
為左相是也書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故
秦悼武王置左右相漢高后亦置二相唐龍朔元年改侍
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武后又改尚書僕射為文昌左右
相關元元年又為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為僕射又以侍
中中書令為左右相至德初復舊

相王師相公相

金壘子三國魏司馬昭以相國進爵晉王南宋義康以彭
城王領相當時謂之相王宋賈似道以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詔命皆稱為師相蔡京自以太師領宰相令人呼已曰
公相不得呼相公以太師是三公故也秦檜亦然大抵宋
世宰相皆稱相公凡使相亦稱相公惟以三公正真相之
位者乃稱公相云

明按老學菴筆記云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
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假相

使相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九

帶經堂

石林燕語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自郭
元振始李先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
之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
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為相也
明按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羌有功詔冲督河西
四郡兵為節度唐時節度使之名昉此唐制緣邊戎寇
之地則加以旌節故謂之節度使

閣老

事物原始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為閣

老判本省雜事一人知制誥疑閣老之名自唐始

平章之名

石林燕語唐寶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大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呂中
公為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為用懷貞故事

明按唐會要云唐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盧欽望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詔寶懷貞軍國重事且共平章則平章之名自盧欽望始非始於寶懷貞也

唐同平章非正相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十

帶經堂

穀城筆塵唐時以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遂以同平章政事為正相而以參知政事為次相然則宋之參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明按事物紀原云唐有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任蓋行丞相之類耳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周澤行司徒事也

三府四府五府

王海承官傳建武三府更辟注云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府

虞翻傳永初中詔曰宜令四府九卿各辟涼州數人注云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張楷傳五府連辟注云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兩府

穀城筆塵唐初樞密於政事堂後設五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其權與宰相等唐莊宗始以外官為之其任親於宰相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十一

帶經堂

明按漢時以丞相府御史府為兩府

宰相沿革

梁谿漫志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至嘉祐時始用兩相元豐改官制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侍郎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為太宰靖康後仍為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

僕射為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樞直

事物紀原職林曰五代朱梁太祖開平二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直學士後唐復為樞密院亦曰樞密院學士宋朝會要曰後唐莊宗同光中置樞密直學士即朱梁崇政院判官之職也

兩制

山堂考索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為內制中書令知制誥為外制總謂之兩制

事物紀原卷之三

官制

主

帶經堂

明按翰林之職自唐玄宗始為之古無有也

內相

事物紀原唐百官志曰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其後選用益重號為內相又陸贄傳云贄入翰林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當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則是其稱自陸贄始也

六官法天地四時

陸德明釋文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天學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

周官設官分職以法之

明按山堂考索曰成王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蕝之義天之至尊惟萬衆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可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愈無義古者司徒掌教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是乃司空掌土也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德以象仁今謂之禮夫禮豈能生物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夏方物之感而用兵乎惟司空掌刑謂之秋官是已司空掌土謂

事物紀原卷之三

官制

主

帶經堂

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既不言所取必無義則漢儒臆說可知也

冢宰不言司

鄭康成周禮注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所以提取衆官使不夫職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也

明按漢初曰常侍曹後漢曰選部魏始曰吏部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司列少常伯司祿當屬天官

元吳澄三禮者注司祿地官也其文缺似不可攷然由其

名可以知其職如司勳司儀之類皆名與職副今曰司祿則所司者必仕者之俸祿也祿以取富天官之職也則是官也不當屬之地官明矣

冢宰非宰相

全上證按賦財雖經邦大計然非宰相職也世謂周公以冢宰制國用故理財之事宰相當究心者蓋世人不知冢宰非宰相也特六卿之一耳按書太師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大是之謂宰相三公職在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孤職在戒公弘化宣亮天地弼予一人昌事物政辨卷之三二

官制

而

帶經堂

六曹侍郎

隋書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益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

郎中

天中記周官下大夫即郎中之任也秦有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

明按通典云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五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

明按吳孫休時始有戶部尚書之名晉曰度支尚書六朝曰左民尚書隋開皇二年改度支為民部唐修隋志

事物政辨卷之三二

官制

五

帶經堂

以廟諱故謂之戶部至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戶部龍朔二年改戶部尚書為司元太常伯

宗伯

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神鬼地祇之禮鄭注云不言司者以鬼神非人之所主故也

明按太宗伯曰春卿即唐虞秩宗之職東晉宋齊梁陳曰祠部尚書隋曰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

司馬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武也言為武者也

明按大司馬亦曰夏卿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隋曰兵部尚書唐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太常伯

司寇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明按自陳至隋皆曰都官尚書後周始有刑部大夫隋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尚書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太常伯

事物攷辨卷之三

司寇名號更革

官制

六

帝經堂

山堂考索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曰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時更造故僖公二十八年晉士榮為大士文十一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曰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世官號不同也

司空

白帖尚書大司空亦曰冬卿

明按晉宋以來曰起部後周及隋曰工部唐龍朔二年

改司平太常伯

九卿沿革

山堂肆考漢置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漢景帝改為大理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景始置太常卿也亦謂之九寺大卿又置執金吾大長秋將作大匠共十二卿梁天監中以太常宗正司農為春卿太府少府太僕為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都水為冬卿北齊謂九卿為九寺隋唐因之宋初雖設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以來裁汰冗職除太常大理寺不罷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七

帝經堂

外宗正保太常衛尉府兵部太僕卿駕部太府司農卿戶部光祿鴻臚卿禮部紹興中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明按九卿亦曰九列漢書云成傳恤我九列注云九列九卿也

太常卿

山堂肆考舜命伯夷作秩宗即太常之任也秦改曰秦常漢初曰太常惠帝又更名奉常景帝又曰太常王莽改為秩宗梁曰太常卿北齊曰太常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先宅初曰司禮卿宋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元豐正

改司平太常伯

九卿沿革

山堂肆考漢置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漢景帝改為大理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梁始置太府卿也亦謂之九寺太卿又置執金吾大長秋將作大匠共十二卿梁天監中以太常宗正司農為春卿太府少府太僕為夏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都水為冬卿北齊謂九卿為九寺隋唐因之宋初雖設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中興以來裁汰冗職除太常大理寺不罷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二

官制

太

帝經堂

太常卿

山堂肆考舜命伯夷作秩宗即太常之任也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惠帝又更名奉常景帝又曰太常王莽改為秩宗梁曰太常卿北齊曰太常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光宅初曰司禮卿宋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元豐正

名始專其職

明按顏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画日月為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至秦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常導大之義也又按馬永卿云自唐以來呼太常卿曰樂卿或曰太常為禮樂之司其不呼為禮卿何也蓋前漢食貨志置賞官曰武功爵第八爵曰樂卿故後之文人但取二字用之耳古今攷九卿次第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太僕五大理六鴻臚七宗正八司農九太府

光祿

全上光祿漢官也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掖門戶及主諸郎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二

官制

光

帝經堂

之在殿中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梁曰光祿卿北齊兼掌教膳隋則專掌教膳不復掌宮殿門矣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宰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膳卿神龍初復舊

明按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及光祿大夫重者加以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漢世光祿大夫銀印青綬故號銀青光祿大夫

衛尉卿

山堂肆考衛尉秦官也掌宮門衛屯兵漢景帝更名中大

夫令尋復為衛尉王莽及後漢初並罷之獻帝復置梁曰
衛尉卿唐武德初罷之貞觀初復置龍朔二年改為司衛
卿咸亨初復舊光宅初又改為司衛卿神龍初復舊

明按胡文煥事物紀原云尉尉也古兵衛之官所以尉
羅奸邪也

宗正

山堂肆考宗正周官也周初封建宗盟始選其宗中之長
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是也漢平帝
更名宗伯王莽改為秩宗東漢復為宗正晉曰大宗正梁
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二
官制
宗正
帶經堂
曰宗正卿隋罷不設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宗卿光宅中改
為司屬卿宋曰宗正寺

太僕卿

事物原始太僕周官也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佐出納王
之大命穆王命伯同為太僕正是也秦漢時有太僕主簿
唐初命太僕張萬歲其馬政後世因以典牧馬之事為
明按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卿

大理卿

山堂肆考大理古官也唐虞以皋陶作士士理官也秦時

為廷尉漢初因之景帝改曰大理武帝又曰廷尉哀帝又
曰大理王莽改曰作士東漢又曰廷尉晉宋齊俱因之梁
曰廷尉卿又曰秋卿北齊為大理卿隋置大理寺唐因之
龍朔二年改曰祥刑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曰司刑寺
神龍初復舊宋大理寺以京制官或一員或二員判寺事
明按大理寺曰大棘又曰棘署又曰北寺

鴻臚卿

事物原始鴻臚卿漢官也即周禮大行人之職初秦置典
客又有典屬國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因之景帝更名大
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二
官制
鴻臚卿
行令武帝改曰大鴻臚王莽改為典樂
明按胡廣曰鴻臚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唐
龍朔二年改為司文卿光宅初改為司賓卿

司農卿

山堂肆考初秦置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
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穀和後又改為納言東漢復
為大司農梁曰司農卿又曰春卿後魏又加大字唐龍朔
二年改曰司稼卿咸亨元年復舊

少府卿

明按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

西漢雋言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常昭曰九賓謂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帶經堂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熟品

神史彙編
魚品自齊梁有之今柱國而下是也周禮王功曰勲蓋取諸此舊唐書云百官之勲品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耳

階

官制



帶經堂

梁竊漫志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從一品左右僕
射為特進正二品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五曹尚

書為銀青光祿大夫
品從三
左右丞為光祿大夫
品晉魏從二
元祐在

銀青光祿大夫
左光祿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正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石光祿大夫

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通奉大夫
大體前堂元祐給事

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

中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

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右朝議大夫

六朝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夫後行為朝

奉大夫以上自正四品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及起居

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

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

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郎大理

寺丞為宣德郎政和改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

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

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以上自正六品至

明按以上皆文官階自晉魏以後皆有之唐崇寧大觀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二

帶經堂

政和之間文自開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階武官下班祇

應凡五十二階

資

裨史彙編明文資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為正一

品至從九品將仕佐郎凡四十六階並因元舊

勳

函史唐時官制勳十有二上柱國正二柱國從二上護軍

正三護軍從三上輕車都尉正四輕車都尉從四上騎都

尉正五騎都尉從五騎騎尉正六飛騎尉從六雲騎尉正

七武騎尉從七

明按勝國官制文臣勳至從五品止武臣勳至正六品

止文武正一品左柱國右柱國從一品柱國文正二品

正治上卿從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從三品資治

少尹正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

尹從五品協正庶尹文官再考乃得授數

爵

鄧元錫函史唐爵十有二正正一嗣王郡王從一國公從

一郡公開國公開國郡公正二開國縣公從二開國侯從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三

帶經堂

三開國伯正四開國子正五開國男從五

明按勝國以爵三等酬武功有公侯伯無子男

號

同上唐制賜中書樞密臣僚曰推忠佐理協謀同德守正

亮節翊戴贊治崇仁保運經邦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

臣曰推忠保德翊戴守正亮節同德保運崇仁協恭贊治

宣德純誠保節保順忠亮竭誠奉代効順順化初賜四字

次加兩字賜將士禁軍曰拱衛翊衛聖保順忠勇拱極

護聖奉慶果毅肅衛加兩字

明按明太祖賜開國武功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
文曰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靖難武功曰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宣德以
後止易靖難為靖難餘皆如舊

三院

事物原始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今左都中丞二人今左右
其屬有三院今併其二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
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御史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四

帶經堂

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
周之柱下史即漢時以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文書是也至
漢始有侍御史之名漢武帝時始有絳衣侍御史秦始置
以御史監理諸郡始謂之監察御史隋開皇三年亦置監
察御史唐宋因之

明按御史本記事之職秦漢以來始為糾察之任御史
大夫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後
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自隋及唐皆曰御
史臺

獨坐

後漢書光武建武元年宣秉拜御史中丞特詔與司隸校
尉尚書令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南床

唐書唐制御史故事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
察不得坐也惟侍御史坐焉

明按唐人稱侍御史曰端公

憲長

餘冬序錄今世類以憲長稱按察使非也按宋人筆錄寶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五

帶經堂

元中御史府缺中丞仁宗間李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
云呂夷簡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
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然則憲長者御史
大夫中丞之稱也

侍中

事物紀原侍中古官也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有常伯見尚
書立政秦漢為侍中徐堅初學記曰秦取古官置侍中本
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來往殿中奏事故謂之侍中後
魏始為樞密之任梁又以為宰相職事唐侍中與中書尚

書二令並為真宰相矣

明按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螯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為執席子至唐遂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時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為宰相之屬古今輕重不同如此

三臺

天中記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謂省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中臺為文昌臺拱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六

帶經堂

元年又改為御史中丞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八座

事物紀原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梁齊因之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其事自漢東京始

三省

于慎行穀城筆塵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時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時納言

皆正宰相也後又改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

門下侍郎

事物紀原秦有黃門侍郎歷代不改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凡禁中黃闥故號黃門唐天寶元年改曰門下

散騎

事物紀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本二官魏文帝黃初初合散騎常侍為一官唐顯慶中分左右左隸門下右隸中書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七

帶經堂

給舍

穀城筆塵唐時稱給舍者謂給事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為給舍以中書舍人為中舍則合給舍為一官矣明按容齋隨筆云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之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稱中書舍人為中舍殊可笑

諫議

事物紀原秦置諫大夫後漢光武增為諫議大夫歷代不改唐龍朔中屬中書開元後歸門下正元四年五月分左

右以右隸中書

起居

事物紀原周有左右史不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蓋起居之本也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后自撰明帝起居注則其事似在宮中古文史之職也起居之名始此魏晉以降著作掌之後魏置起居令史別置修起居注隋煬帝置起居舍人唐貞觀二年於門下省置起居郎顯慶中復於中書置起居舍人以郎為左史以舍人為右史

補闕拾遺

事物紀原卷之三

官制

八

帶經堂

事物紀原唐武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掌諷諫中書以來有左右開元時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宋制會要曰雍熙五年二月詔改補闕為左右司諫拾遺為左右正言蓋太宗欲諫官修其職故改其官號也

中書令

事物紀原舜紂言周內史皆中書之任也漢武游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唐百官志則曰秦始皇置中書謁者漢元帝去謁者字漢魏品卑而任重隋文帝廢三公府寮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為宰相職林云

漢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以士人為之魏文帝黃初初改秘書令為中書令

明按于慎行穀城筆塵曰漢時有中書尚書尚書是士人中書則宦官也江左以後乃以尚書中書列為兩府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疎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之司禮監則漢之中書也

明又按中書門下兩省班序各因其時唐代宗以前中

事物紀原卷之三

官制

九

帶經堂

書在門下之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中書之上

小祿

升菴集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祿翰林學士為大祿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有鳳池也宋人猶襲其稱謂

尚書令

事物紀原尚書令三代冢宰之職也秦漢置尚書令於百官無所不主漢武元鼎二年始以張安世為之初學記曰秦官也漢因之

僕射

事物紀原 僕射本秦官古者重武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漢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獻帝建安四年以郎榮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此分左右之始也

六傳

事物紀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漢時止有太傅少傅至晉有天下悲懷建官乃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伯三少為六傳

賓客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三

官制

十

帶經堂

事物紀原唐顯慶元年正月以于志寧等為太子賓客此以賓客名官之始也

唐事

事物紀原始唐事秦官歷代因之應劭曰唐給也為給事於禁庭也漢景帝以竇嬰為客事宣帝以孔霸為太子詹事唐時始於詹事府置少詹事一人以貳詹事

明按秦有中庶子漢有太子庶子魏有太子中庶子晉有洗馬魏有太子侍講職林云開成元年宰相李石奏置太子諸王侍讀論德則始於唐之龍朔中允則始於

宋之大中祥符此皆東宮官屬也

國子祭酒

事物紀原晉武帝咸寧中初立國學始置國子祭酒國子博士六人

明按祭酒者尊稱也史記荀卿在齊三為祭酒漢書張安世號稱祭酒建武初置五經博士以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之祭酒者尊重之稱也

唐大小三司使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三

官制

十一

帶經堂

事物紀原唐有大獄郎命御史中丞判部侍郎大理卿充之謂之大三司使又使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官謂之小三司使

三司

通水燕談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趙希衡雲初魏徵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唐太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叅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為提舉興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後析為三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而又

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計置三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計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別使迄元豐初不廢今米歸尚書省

明三司

裨史彙編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為三司唐謂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明以大理都察院刑部為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為三司

山郎

兩漢博開楊暉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主 帝經堂

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巖郎

程大昌演繁露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廡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子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也

冰廳

裨史彙編魏代始於尚書置祠部歷代因之不改人呼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駙馬都尉

馬永卿嬾真子錄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公主謂之期馬都尉都尉官名也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

明按歸田錄云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雖士大夫亦不免如皇女為公主其夫為駙馬都尉是已至於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封縣主者謂其夫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樂府

顧炎武曰知錄樂府官署之名其官有音監有游徵後人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主 帝經堂

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

明按耳食之家批誤不一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

樂府猶碑碣所載之文即名之曰碑碣是皆今人所習而不察者也

如京使

金鑾子撫臺王西石問余曰宋史稱如京使何官也予曰詩云魯孫之度如抵如京蓋倉使也王公不以為然偶閱事物紀原云唐以前以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充太倉使五代梁始改太倉使為如京使則非倉使明矣猶今之

巡倉則用御史耳

漢官名

焦氏筆乘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
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繁姁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
而見河湟使者因王延世塞河而見豈因事置官而已耶
罷之者乎

戊巳校尉

日知錄建昭三年戊巳校尉師古曰戊巳校尉者鎮安西
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各有正位而戊巳寄故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市

帝經堂

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已校尉一說戊巳位在中央今所
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巳也百官公卿表注亦
載二說

象胥

王海周禮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詞命注云象胥
譯官也胥讀為諧謂象之有才智者通夷狄之言者曰象
也古人

隋以後刺史

日知錄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

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為
刺史持節都督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以州治
民職同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矣後雖有刺史皆太守
之互名有時改郡為州則謂之刺史非舊刺史之職理一
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
猶今之提督隋以後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

監司

事物原始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
皆漢代監司之職也漢初遣御史監三府御史察詞訟其後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王

帝經堂

復置監察御史唐分天下為十道置監察使專改按察使
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其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宋初置轉
運使又置提點刑獄凡四司明分天下十三布政使司又
設按察司以司憲度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旅謂之三司

方伯

見開搜玉古語以州為方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詩云
徐方不庭故以州伯為方伯後世稱布政曰方伯蓋據此
也

府尹

事物原始漢京兆河南曰尹唐以州郡建府者皆曰尹宋有開封府尹臨安尹

太守

事物原始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惟太守增一馬為五馬太守書曰外有州牧侯伯即此任也秦罷侯郡置守尉監漢景帝更名太守唐武德元年改為刺史

令長

事物原始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宋會要曰周襄六國置縣邑其長秦晉曰大夫魯衛曰宰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夫 帶經堂 楚曰公曰尹秦曰令曰長

知軍州事

梁錄漫志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無所不統也

唐諸司亦有亭長

顧真子錄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亭長六人又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開傳禁約今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亦有之也

任子

山堂考索任子之說起於劉向向以父任為輩郎輩蓋亦以父任為郎中釋者曰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宋蘇洵上神宗書曰所謂任子者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

無害都吏

野客叢書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師古注云無害言最勝又云人無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遺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云無害都吏如今公平吏也蕭何以文無害正如此

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走

帶經堂

官衙字義

老學菴筆記官衙之自起於近代當是選曹補授之時先具籍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衙

拜官有兩義

金疊子考之史傳拜官有兩義一授而拜之一拜而受之三國志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其為前將軍某聞黃忠為後將軍某怒不肯受拜用費詩言大感悟即受拜此為授者拜也宋書殷景仁丁母憂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紀綱代拜景仁臥疾五年使為揚州僕射遣使者授印

綬主簿代拜即受者拜也豈關公為將軍事若登壇禮隆
推轂拜而授之特異常典乎宋之領軍雖襲將軍之號然
非征戰之寄矣

牙門將

野客叢書孔氏襍說云牙音旅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後遂
以牙為衛此說非也猛獸以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
旗門謂之牙門魏文帝置牙門將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
是也是也古人行兵必擇吉日祭牙皆謂武備之意孔氏
以牙為衛之說恐未必然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木

帝經堂

明按地史宋世良在那牙門處寂北齊書作衙門疑牙
衙二字古人通用

柱國

事物原始上柱國楚之寵官也楚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
陳軫問曰楚國何官貴昭陽曰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
立柱國大將軍後周建德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然
柱國之官以弼其勳勞是不理事故唐以為勳官

護軍

事物紀原秦有護軍都尉漢以陳平為護軍中尉蓋統諸

將歷代為將領之任唐武德七年改下統軍為護軍副為
副護軍又有上大將軍大將軍貞觀十一年改上大將軍
為上護軍大將軍為護軍

輕車

事物紀原漢武帝初置輕車將軍始以公孫賀為之又
輕車校尉唐採其名置上輕車都尉及輕車都尉舊唐志
曰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
同三司為輕車都尉

騎都尉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无

帝經堂

事物紀原漢武帝元鼎二年置騎都尉初以李陵為之唐
採故事置上騎都尉與騎都尉舊唐志曰武德定令改隋
儀同三司曰騎都尉

四騎尉

事物紀原駝飛雲武四騎尉並隋置為文散官舊唐書百
官志曰武德定令改隋上大都督為駝騎尉大都督為飛
騎尉師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唐以為勳官宋因
之

府史胥徒非王臣

山堂考索言上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策簡命之則為王臣
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為辟除者非王臣也

明按王氏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
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召令蓋有契則置府有書則
置史有召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以統之一胥而
十徒從焉謂之胥者以其賤而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
徒者以其職尤卑而趨走以供役也

文學掾

歸正集郡縣之有學官自漢時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始武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辛 帶經堂

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設官謂之文學掾

齋

歸正集齋爵之制人皆以為起於晁錯而不知秦始皇四
年已令百姓納粟拜爵矣至唐肅宗時乃齋及學校焉
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納錢百千
者同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

別駕

歸正集今人以通判為倅者周禮有王之倅倅車副車
也謂為太守之副也漢謂之贊治隋謂之別駕唐高宗改
別駕為長史又曰半刺以其居刺史之半也然則別駕之

名同知通判皆可互稱也

明按今之府同知即古之郡丞也宋初置通判以分知
州之權謂之監州又按唐六典曰後漢置別駕歷代皆
有之通典曰從刺史行部別乘一副車故謂之別駕

上佐

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曆十三年制刺史
有故及缺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又宋周必
大古州通判壁記云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
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三 官制 三 帶經堂

少府

懶真子縣令呼為明府故縣尉呼為少府以亞於縣令

倅車

山堂肆考胡文恭行張士燮制云分乘倅車倅乃副車
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別駕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明按從事之長秦曰郡丞漢曰治中別駕隋曰長史司
馬煬帝置郡贊治後又改為郡丞唐曰長史別駕宋乾
德初始置諸州通判大郡置兩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

戶者不置

教授沿革

山堂四考漢郡國有文學自文翁治蜀時始平帝時學校各置經師一人庠序各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職唐府郡置經學士一人開元中每鄉各置一學仍擇師令其教授宋初設廬山白鹿洞書院及崇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未建州學也寶元慶曆以後州郡無不置學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

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三

帶經堂

客卿

刊誤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通列國為客卿如孟軻在齊樂毅在趙鄒陽在梁伍被在吳是也後世不復有此名矣

兼領

王堂漫筆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

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以後又制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以趙充國為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位著

左國諛詞晉語大夫士曰恪位著以儆其官注云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博士弟子

王海漢武帝時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是時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事其師如事物攷辨卷之三

官制

三

帶經堂

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諛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禮教薄漢儒可輕議哉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科目

後世諸科所由始

通考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此賢良方正極諫科所由始也元光元年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孝廉科所由始也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此明經科所由始也唐武后策問貢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一

帶經堂

士於洛陽殿此殿前試士所由始也

明按漢時賢良方正與孝廉科並行災賢良對策輒百餘人而孝廉之選或闕却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才學者皆可充選而孝廉無對策之事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課舉故也又按武帝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避光武諱改為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此秀才科所由始也

孝弟力田

王海漢惠帝詔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帝十二年置

三孝孝弟力田常員今各舉其意以導民

孝廉

王伯厚通鑑答問古者三年而貢其未仕者六行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故選舉行而風俗淳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董仲舒發之其亦防諸此歟

獨行 有道 至孝 明經

王海漢武帝元狩六年詔舉獨行之君子召詣行在所此獨行科所自始也光武求有道之人徵拜博士此有道科所自始也桓帝元嘉元年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狀行之士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二

帶經堂

此至孝科所自始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永壽二年詔學生滿二歲一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更二歲試通三經者為太子舍人更二歲試通四經者補郎中郎中試通五經者補史其不得者復試此明經科分年考課之所自始也

隱士

王海漢書李充傳延平中詔公卿二千石舉隱士大儒特召充為博士易貢卦疏漢召隱士用羔雁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

建初四科

王漢章帝建初八年詔令三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
志節二曰學通行修三曰明達文法四曰剛毅多畧

甲乙丙科

日知錄甲乙丙科始見於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詔博士
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廷衡傳
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唐時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
進士惟有乙科而已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手

帶經堂

開皇

王隋書文帝開皇十八年詔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一
科舉人

大業十科 二科

王海陽帝大業三年詔十科舉人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
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英
秀才堪將畧齊力驍壯文武職事五品以上舉有一於此
不必求備五年詔四科舉人學業才藝齊力絕倫堪理政
事立性正直

唐科目

日知錄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
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有道舉
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有二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
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
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
五十餘科唐制舉之科曰
之召凡八十一有六故謂之科目是諸科今代
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舊謂之科目非也

唐秀才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四

帶經堂

日知錄通典曰秀才科第最尚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上上
中上下中上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
廢絕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明按隋煬帝始置進士科而鄉舉里選之法至此盡變

唐明經進士

通典唐科目最多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
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
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明按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專以德行漢制孝廉茂才等

科亦舉經術魏晉州郡皆置中正清謹之士猶知畏忌不敢放恣至隋置進士科以後始專以文詞試士矣

唐明經

日知錄今人但以貢士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常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明按顧炎武曰唐時入仕之路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讀者謂其不能通經權文公云

事物攷辨卷之二十四

科目

四

帶經書

注疏猶可以質駁不然倘有司拘情上丁其子既大其求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始於本末俱喪然則今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唐進士

日知錄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進士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

唐舉人進士非定名

日知錄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書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康御勤政樓試詞藻宏昭舉人問策外別試詩賦各一首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次年再舉非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言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詞非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舉人言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謂之舉人非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五

古至

顯慶四科

至海題慶元年詔四科舉人一口孝弟力行二口經史儒術三口藻思詞鋒四口應平強直

百篇舉

至海唐登科記長慶元年有日試百篇二人六年有日試百篇童子又有日試萬言者

明按明史彙編云唐吳士孫嘗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曰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陸龜蒙亦有詩曰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咏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

時如此

博學宏詞

王伯厚詞學指南博學宏詞唐制也吏部選未仕者試文三篇詩賦中者即授官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由此

選

唐時得人之盛

山堂肆考唐時得人之盛若韓愈李絳陸贄裴度此由進士明經而得也韓休元稹張九齡姜公輔此由制舉而得也李泌劉晏以童子舉裴端服郭子儀以武舉進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七

帝經堂

科第名稱

李肇國史補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按判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提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會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捷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靶罷監名造勝謂之無名子退

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

別試

玉海唐書開元二十九年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試

殿試

玉海載初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試自此始

御試

玉海開寶六年御講武殿殿試進士宋準等御試舉人自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八

帝經堂

此始

榜花

秦中記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為榜花

紅綾束餅

山堂肆考唐僖宗泛舟興慶池所司以金合進紅綾餅於上前時進士在曲江開宴上命中官以餅馳賜之故徐漢詩曰莫欺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餽來一說作盧延遜詩餅以紅綾束之故曰紅綾餅

衣鉢

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名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梈公贊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與凝皆同世以為異

燒尾

西齋話記士子初登第及遷除明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

明按燒尾凡有三說一說虎變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燒除乃得成人初蒙拜受皆如之故云燒尾一說新羊所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九

帶經堂

禍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是一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燒其尾乃得化後說為長

藍榜

升菴集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著陰注陽受以淡墨著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藍珠宮故又稱藍榜

金榜

唐書崔昭恭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天聖十科

山堂肆考漢世取士性孝廉秀才之科為重隋唐至宋惟明經進士之科為重至熙寧後王安石以經義取士於是明經始廢而進士之科獨行天聖中增為六科曰賢良方正曰博達文典曰才識兼茂曰詳明吏理曰洞識韜畧曰軍謀宏遠其後又增以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書判拔萃四科通謂天聖十科南渡後紹興三年又有博學宏詞科考制詰詔表露布檄狀銘記贊頌序凡十二體之文故當時賢良方正則有蘇軾才識兼茂則有吳育茂才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廿

帶經堂

宋進士科

日知錄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得人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雖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八九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宋經義

日知錄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李惠卿王雱等為之陳后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經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豈知數百年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中國日至於衰弱而立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

明按開元二十五年勅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詠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士 帶經堂

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宋經義詞賦兩科

晉陽王祿燕翼貽謀錄宋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紹興六科

王海紹興二十六年置六科以取士一曰文章典雅可脩制詰二曰節操方正可脩臺諫三曰法令該通可脩刑獄

四曰節用愛民可脩理財五曰立心豈第可脩監司郡守六曰智勇絕倫可脩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從司馬光湯鵬舉之言也

太平興國八科

王海宋太平興國二年講武殿覆試八科八科謂九經五經開寶通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

元祐十科

王海元祐元年司馬光請設十科以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脩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脩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士 帶經堂

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脩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脩講讀

六曰學問該博可脩顧問七曰文章典雅可脩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

宋五甲

山堂肆考漢朝取士之制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故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宋朝及第人第一甲第二甲勅賜進士及第三甲四甲勅賜進士出身五甲賜同進士出身

更易科名

宋史宋初立宏詞拔萃科大中祥符立服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紹興改博學宏詞科

制科

國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宋制科至宰相者富弼一人孝宗時復制科止得眉山李廌一人廌字仲信為南北史世說

明按唐選舉志士之由州縣而進者曰鄉貢至於有德行道藝高蹈幽隱者天子則自詔之曰制舉宋之制科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古

帝經堂

亦然又按肆考云漢唐宋取士之制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皆天子自詔故曰制舉亦曰制科

帖括

胡三省通鑑辨誤史紹釋文曰帖括謂為機括而誦之金按唐高宗時以劉思立之言明經加帖試舉人乃提括經文以類聚之而誦習以應帖試謂之帖括提括也非機括之括

射策對策

孔氏雜說漢時射策與對策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

謂為難問疑義著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而列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射取而擇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顯問政事經義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

策題煩簡

國學紀聞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茲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浸失之煩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

歷代試題

樞史彙編漢文帝試士以策武帝加問經疑尤雄加章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賦宋加論及詔誥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四

科目

古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典禮

三雍

兩漢博聞漢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又漢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故謂之雍宮

釋奠解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十

常經堂

貝瓊釋奠解曰或問予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祭祖於廟韓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自唐虞至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者也再稽之火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中亦以孔子配周公其後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

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定孔子為先聖而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亦未有及於三皇者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皆得祀於學而不及三皇何歟曰周王天下立四代學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三皇之功雖大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矣 節畧

庠序

困學紀聞幾以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二

常經堂

半之王無非之言也陸務觀取之天子諸侯有若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祭酒

蔡虛齋集古人立學養老之義最重故以天子之尊亦躬行養老之禮祭酒二字亦是衆人中推一年尊者祭酒也

孔子封王之非

古今釋疑漢平帝元始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元魏太和十六年謚文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封為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

貞觀二年升為先聖貞觀十一年尊為宣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為降周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欲謚為帝禮臣議為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以周陪臣止之惟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以玄宗犯祖諱改為至聖文宣王而夏李仁孝天慶五年尊為文宣帝元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初因之成化時周洪謨楊守陳皆有尊帝議按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褒成宣尼公益上莽假魯以收譽遂其姦謀也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三 帶經堂

洪武中大學士吳沉作封至聖人夏寅作政監皆力辨孔子封王之非^立是說嘉靖九年張璁亦言孔子有王道而不常有王號于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為先師廟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一洗前代之陋云

孔子廟祀

餘冬序錄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聖或稱先師宣尼

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明初未有收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為帝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不知孔子大聖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贊於堯舜後世惟知為萬世帝王之師而已豈可以異世陪臣而新以帝號哉李清臣後以位言之其得罪於聖門多矣

周先聖先師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四

帶經堂

山堂肆考周有天下立四代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四聖以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

唐先聖先師

古今原始唐太宗時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此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者周公也先師者孔子也自是以後惟以顏子配享公^{高宗時尚以周}始罷周公而專祀孔子^素

坐像非禮

古今原始十哲配享先聖其初但為立像唐玄宗開元八年始改顏子以下從祀者為坐像

明按古者祀神以木主不開以像自佛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又為土木之偶為先師塑像不知始自何時開元中改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塑像矣似先師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為坐耳

孔廟配享

餘冬序錄孔廟弟子配享者隋以前惟顏子一人雖嘗祀七十弟子而不出闕里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典禮

五

帶經堂

天下皆從祀焉

明按以太牢祀孔子自漢高始識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自平帝始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安帝始祀孔子於辟雍自魏正始中始立宣尼廟自元魏始

四配

古今釋疑自唐以前周公為先聖南向孔子為先師西嚮至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子配享則始於曹魏正始七年而昔魏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皆周之至唐貞觀二年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自魏迄唐孔

廟止有一配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與顏子並配然後配享有二徽宗崇寧元年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然後配享有三欽宗靖康元年黜去安石至咸淳三年以曾子子思並配然後配享有四

從祀啓聖

古今釋疑孔廟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顏路曾皙孔鯉諸賢皆坐廡下攷之於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子處父為宜別設一室以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典禮

六

帶經堂

氏脩食西向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明嘉靖九年張璁採諸臣議上請乃作啓聖祠以祀啓聖公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左右廡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可謂禮以義起矣

從祀諸儒當進公孫尼子

餘冬序錄先儒從祀孔廟起於唐太宗朝以左丘明等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於太學祀之夫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經傳之功固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

列若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乃公孫尼子次撰沈約亦以為然馬摠意林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其功百倍於公穀而唐宋以來封爵不及失之於不詳考耳

揚雄不當從祀

餘冬序錄宋元豐間以揚雄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楊砥言雄事莽賊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為乖舛上納其言去雄而祀仲舒

三年之喪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七

帝經堂

日知錄漢文帝遺詔曰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邵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顏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也何以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

有三十六月之文未葬以前服新喪既葬則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漸即吉耳

明按王伯厚通鑑答問或問三年之喪應氏顏氏之說

就是曰劉貢父以瞿方進傳三十六日為證則應氏不

誤矣又攷唐常袞傳禮為君斬衰三年文帝權制三十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喪而除畧盡四月唐高宗如漢故事玄宗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然則三十六日之制始於漢文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應氏之說而闕師古之謬矣

五服

事物原始五服許慎註淮南子曰五練之服謂三年葛九月五月三月服也

母服三年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八

帝經堂

事物紀原三代之制父在為母服齊衰朞唐武后始請同父三年按盧履收言上元中父在為母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中始行之則父在而服母三年自唐垂拱中始矣

三年之喪三十六月

金嘉子李彭山說理會編謂三年之喪禮家以為二十七月而終此必哀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況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

七月矣予按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傳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月所謂以月易月也故漢時亟相翟方進服後母喪三十六月以為不取違周家之制而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

明按喪禮雖宜從重然當以時王之制為主

無五十四月之制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九

帶經堂

金壘子宋孫冲傳冲舉明經歷監山而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得調按宋禮儀志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餘例下太常官議曰臣等恭考典故當隨其先後而降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詔從之

明按蔡虛齋先生提學江西秀才周鴻世卒於弘治十六年八月次年閏七月又丁父憂鴻居喪三十九月上呈曰母喪雖終父喪尚缺一十五月請補服之虛齋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一載

繼而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作于心今於二十七月之外復修父服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心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吾所望於鴻者在為善於獨不必求異于人

出母無服

金壘子喪服小記為出母齊衰期為父後則無服儀禮小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疏云母犯七出為父所遣母子至親義所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服若父沒則適于一人不復為母服所以然者已絕慈嘗不敢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廿

帶經堂

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明按嫁母與出母一也宋范文正公母夫人改適朱氏公迎而養之及卒喪之三年其謂賢者之過歐陽文忠公著公神道碑不書此事亦為賢者諱也

庶子為其所生母

金壘子大明令嫡母在室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暮嫡母不在則齊衰三年及洪武七年孝慈錄成著為定制云子為母雖父在庶子為其所生母雖嫡母在皆得終喪三年蓋以天子之制而伸人子之情則父不得而壓其子嫡母

亦不得而壓其庶子也可以破百代沿習之陋矣

稱哀不稱孤

餘冬序錄人子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曾言之
今人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喪稱孤哀子相習已
久殆不可改

解官不持服

金壘子宋郭種初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種解官服
喪知禮院宋初言種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
等奏聰解官申心喪不持服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十一

帶經堂

明按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母以多男欲不舉
時康侯未有子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
後康侯遂舉二子宏寧致堂亦不歸而生本生母卒亦
不解官持服為右正言章夏所劾以致堂之大儒而為
此豈得為無過乎

嫂服小功五月

古今原始唐太宗時魏徵上議曰或有長年之嫂育童孩
之叔情若所生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
之本源有所未善且事嫂之見稱於載籍者如鄭仲嘉則

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見之必冠履哭之
為位嫂叔無服請從小功詔從之

婦人不二斬

金壘子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者婦人不二斬
也婦人既嫁喪父母以基則喪夫之父母亦以基故婦為
舅^北喪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禫後門庭尚素服青纁衣以俟夫之終喪禮也後唐始定
為三年之喪與夫同服宋乾德二年大理寺尹拙少卿薛
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在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羅綺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十一

帶經堂

之歸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
三年于義為稱詔從之然已違不二斬之制矣

服闋非起復

說畧起復者喪制未終免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是也
如歐陽公為晏元獻公神道碑文云明年遷著作郎丁父
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具家起復為淮南府運使今人
不考以服闋為起復誤矣

服議

顏籀嫂叔舅服議曰舊館脫錄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

巷歌況乎昆弟之妻與夫之昆弟絕於五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姨既小功舅乃總服義亦未安愚請為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數中節名數有倫至如舅姑為家婦大功衆婦小功其服太輕未為允協今請家婦衆婦大功叔仲之後衆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碍矣

改葬總

韓文公改葬服議經曰改葬總殺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也經次五事物攷辨卷之十一

典禮

三

常服

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以其遠故其服輕也

專席

山堂肆攷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注云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席也

公除

通鑑辨誤高宗永徽元年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史昭釋文曰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成公家之事不

待終制也余謂公除者即漢文帝三十七日釋服之遺制曰公除者外雖釋服以臨政而親親之思結於內猶終三年之慕公則除之私則未之除也

明按史昭釋文所以釋通鑑之文辨誤所以辨釋文之誤

師不制服

焦氏筆乘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己之恩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五

常服

有師豈可一概制服按儀禮為朋友服齊衰三月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性哭之況於師乎宋儒苗幹于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栢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栢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於白巾經如絲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常參入閣

梁谿漫誌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荐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使殿見羣臣則

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晏見也其禮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於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則非祖宗之舊制矣唐初五日一朝肅宗以後隻日臨朝雙日不坐

明按宋仁宗寶安二年宋庠奏疏畧曰唐大明宮在大

內之東故曰東內大內曰西內宮之正南曰丹鳳門門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五

帝經堂

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周為大朝唐為大朝即宋之乾元殿也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

之周為中朝漢為前殿唐為正衙即宋之文德殿也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

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周為內朝漢為宣室即宋之崇德殿也此皆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開元舊禮本無此制

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

入閣儀

東西鄉

日知錄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云賓主位東

西君臣位南北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為主人故西鄉讓

避席膝席

金粟子古人席地而坐自秦漢猶然武帝時武安侯田蚡過魏其侯賓宴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及魏其為壽惟故人避席條半膝席避席伏者因皆坐地為敬之至不敢安席伏於地以迎之也膝席者一膝着地不離席一足跂以相迎也

安坐跪坐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共

帝經堂

金粟子古人之坐原有兩般盤足而坐為安坐蓋席端尊長則然其年幼侍坐者坐亦如跪謂之跪坐尊長之前可跪可拜也

明按兩膝屈前着地為跪坐管寧坐一木榻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蓋亦跪坐也

古人尚右

補筆談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謂惟天子通諸侯并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為尊也

明按禮記主人就東墀客就西階古者賓位尚左以面為尊難漢亦然漢書韓信傳信解廣武君縛東鄉坐面鄉對面師事之王陵傳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田盼傳盼自以漢相尊自坐東鄉坐蓋侯北面皆以西為尊也蓋古者南面北面惟施於君臣之際賓主相向惟東西而已周洪謨力辨尚右之非其說最為有據明謂以右為尊者皆漢儒之言也

神道尚左不尚右辨

周洪謨疑辨錄先儒神道尚右之言蓋本諸地道尊右之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光

帶經堂

說夫神道尚右者果尚右而賤左手地道尊右者果尊右而卑左手必不然矣蓋左為陽右為陰以皇天與后土言則天道為陽而尚左地道為陰而尚右以宗廟與社稷言則宗廟為陽而當左社稷為陰而當右以社稷言則社為陽而當左稷為陰而當右自漢哀帝建平中王莽會群臣議天地合祭位皆南向天在西地在東共牢而食世祖建武中為圓壇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而上是惑於神道尚右之說也天道之當左者反居乎右地道之當右者反居乎左以至百神之祀莫不皆然故社稷北向則西

為左而東為右乃使社居右而稷居左宗廟南向則昭為左而穆為右乃使父在右而子在左歷唐及宋承故事惟明太祖肇後向左之制郊丘之制天左而地右太廟之祭父左而子右可得昭穆之序合陰陽之義矣惟社稷之制則未釐正也

人道尚左不尚右辨

疑辨錄先儒謂古者尚右以臣考之則不然孔子曰昔者虞舜左禹而右皋陶是謂舜之時禹宅百揆統百官故居左皋陶為士師故居右也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光

帶經堂

入應門左卑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氏謂以其北面故東為右西為左是言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而立於門內之東也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而立於門內之西也禮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謂樂至五成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又曰君在昨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鬱尊是謂奉祀之際君在左夫人在右也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是謂臨喪之際男在左女在右也又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曰凡男拜

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是謂虛事之際男貴左而女貴右也又曰軍尚左卒尚右是謂行師之際將尊左而卒尊右也又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謂入門之際賓在左而主在右也史記漢文紀代王馳入代起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隨至其下云皇帝即祚謁高廟右丞相平徒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是自右而遷左則左為貴也魏無知迎侯生而虛半左是虛左以待賓則左為尊也然則西漢以前皆尚左而東漢以後則尚右凡傳記之云尚右者皆東漢諸儒附會之說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九

帝經堂

明按家戴埴鼠璞云漢以右為尊故謂之秋為左還本朝則尚左不尚右

九拜

野客叢書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九拜之儀一稽首頭至地也二頓首頭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手也四振動以兩手相擊也五吉拜六凶拜吉拜而後稽顙七奇拜一拜也八褒拜再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

明按婦人以肅拜為正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

下也又婦人與男子為禮必挾拜蓋首飾盛多難於俯伏但立於地小低頭下手不跪不伏必再拜始當男子之一拜也

拜手稽首

古今考拜手兩手據地頭加於手也稽首兩手叉開而拄中至地也

吉拜凶拜

古今考古之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先以兩手據地而後頓至地其勢易所謂拜而後稽顙也其凶拜先以額至地而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十

帝經堂

後兩手據地其勢難所謂稽顙而後拜也荀卿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手

拜手稽首

日知錄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地有所敬則引身而起是為長跪首至手則為拜手首至地則為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

明按稽首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也

頓首

日知錄敬已者皆用頓首禮書頓首者首頓於手而已

百拜

日知錄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

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

以喻多是也若平禮止是一拜人臣於君行再拜孟子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

即有四拜大明會典見天子止行五拜三叩頭四拜者百

官見東宮親王之禮其見父母亦行四拜其餘官長及親

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至

帝經堂

書狀動轉百拜何也

明按歸正集云古人於天地君親師俱四拜今人於平

交亦行此禮其變古違制甚矣

古無百拜之禮

古今考今日簡帖曰頓首百拜非也古無百拜之禮賓主

百拜酒三行非一時也曰頓首肅拜亦非也既頓首頭叩

於地矣即不可曰肅拜若曰肅拜稍俯其手則不頓首矣

曰頓首再拜底幾乎

無受拜禮

群書補訂歸正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弟拜君於臣
亦然但諸侯見君兩拜答一拜朝禮每日拜跪乃奉法也

母不拜子

金要子冠儀見於母·拜之晏子曰禮初冠母子相拜不

特君臣相答拜也孔氏正義則曰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

脯奠席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其從

尊者來非拜子也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孔說為精

介冑不拜

元蕭參布通錄周亞夫細柳營不拜文帝而揖人以為壯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五

典禮

至

帝經堂

軍威要之身操甲冑亦不能拜按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百里奚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

戒之子揖師而行何休曰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

拜如蹲也觀此則知亞夫之不拜有由矣

夫人亦跪

鶴林玉露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夫人不

跪趙不能對徐詢寄無知者王貽孫云古詩云長跪問故

夫即夫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大賞之

結髮

歸正集今世婚禮有結髮取夫婦之髮合而結之雖花程
子言此甚無意古人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言少小初上
頭時也如云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之類耳豈謂合髮
耶

三不賀

同上禮有不賀者三昏禮不賀思嗣親也生辰不賀思親
勞也禫亦不賀思遠親也然則三不賀者誠孝子仁人之
用心也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五

典禮

禮

幣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六

太倉周象明題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禮記

郊祀壇而不屋

祭禮齋集祭天何以謂之郊郊對廟言廟是人之生
也宮室而居故其元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為廟若天
地神祇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

唐郊祀

事物紀原卷之三十六

禮記

一

郊祀

唐書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天皇
地祇宜就南郊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三大禮

宋郊祀

宋史宋祖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而
已

無北郊祭祀之理

虛齋集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朱子取五峯
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証
似無疑矣

天地以合祭為是

通攷蘇軾曰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合祭天地之明文其言天而不及地者所以尊上帝也說者乃謂合祭始於王莽竊謂禮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王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今按建武制郊祀於洛陽為圜丘八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圜丘八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天寶元年勅曰天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自後有事皆合祭此唐世合事物考辨卷之三六

禮記

二

常經堂

祭天地之明驗也

明按分祭天地他經所不載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而處分言天地而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唯於大司樂見之至於司服止有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唯一人可見矣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不盡出周公不可盡信也宋時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

五十人其後朝廷卒從蘇說亦可知合祭天地為千萬世不易之常經矣

齋娘

古今原始唐中宗時南郊以皇后為亞獻宰相女為齋娘皇后郊祀僅見於此

高禘

程董墩集古有高禘之祭乃天子祈嗣之禮行之於郊又謂之郊禘疑非臣下所當僭然后稷是以祈高禘而生則古之臣下亦有行之者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則事物考辨卷之三六

禮記

三

常經堂

祈嗣之禮古必通于上下而今止其制也

郊祀分合

宋汪克寬禮經補遺郊祀天地之禮後世有合祭分祭之異論者紛如參之舜典類于上帝類非常祀也舜以受終而祭告於天其祀依郊祀為之故曰類蓋類祭之中并及天地故下文正以六宗山川群神言而不及地又若歲四方巡守柴望秩於山川蓋亦燔柴祀天之中并及於地故下文直以山川言而不及地使類祭之外皆不及地而遠望于山川舉小遺大可乎大抵祭各從其所主尊則可

以統卑主卑則不可以統尊如祀五帝於四郊則各從其方之帝為主而不及昊天禮地亦是知祭天必及地者尊可以統卑也初無所謂合祭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統尊也初無所謂分祭曰合曰別則由新莽一時之異議其流至於漢五時之弊甚非古制而無合於聖人制禮之本惜哉

明按方中履古今釋疑云合祭天地始於王莽平帝後之自漢以後或主分或主合至宋元豐之議則陳襄主分元祐之議蘇軾主合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禮事物考辨卷之三六 禮記 四 帝經堂

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而不及地武王克商庚戌歲望亦不及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不言地者地統于天也詩序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而作此皆合祭天地之明文為可考也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子圓丘則以蒼璧夏至禮地於方澤則以黃琮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圓鐘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鐘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

不同各有依據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為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蓋分祀也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禘四立日郊而迎氣皆合地從天享焉不別祀也後世經學不明妄騁己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學者合汪氏之補經與方氏之說而恭攷之則千古不決之疑可以渙然冰釋矣

魯郊止於祈穀

事物攷辨卷之三六

禮記

五

帝經堂

禮經補遺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專為祈穀二郊不同若成王賜魯重祭雖賜受皆非然及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下在四月月令仲夏大雩帝則是止于祈穀之郊而非大報之郊明矣

明按春秋於桓公三年始書大雩閏二年始書禘傳三十一年始書郊前此未聞有是也明堂位以為成王賜而伯禽受呂氏春秋以為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平王二說皆屬傳訛

配享社稷

群書補訂歸正集社土神句龍人鬼古者祭社以句龍有功於社而配享之非句龍即社也自漢以後以禹配社以稷配稷今人以后稷為稷神者誤矣

天宗

禮記注疏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正義曰謂祭日月星辰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

宋祀社稷非禮

何孟春餘冬序錄張南軒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望為人像又配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六

禮記

六

帶經堂

之以夫婦鬻漬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方明

陳祥道禮書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本設上下四方六色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丘陵則升壇以祀方明

百源

山堂肆考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注云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

祭貓虎之神

冒起宗經賢禮運八蜡祭貓虎昆蟲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有神司之貓有司貓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蟲有司昆蟲之神猶焉祖之祭天也祭貓虎以報祭昆蟲以禳

明按八蜡不及昆蟲冒氏說誤

大禘時禘

古今釋疑禘有大禘有時禘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時禘之禘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六

禮記

七

帶經堂

植一禘是也趙伯循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因不信鄭氏而並詆禮記不知大傳禮運禮記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改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可乎不可乎

大禘時禘

古今釋疑王制曰天子祫嘗禘蒸諸侯嘗禘蒸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禘也朱子分大禘時禘為二圖有特見矣至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漢禮也經無明文其說蓋

出於緯書而康成據之耳小時祭也大禘三年之禘也於已毀廟之主此時禘大禘之辨也

禘尊禘卑

古今釋疑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蓋禘者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故春秋書郊書望書禘則譏之若夫禘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禘諸侯亦得禘也故文公之禘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禘由此觀之則禘尊而禘卑明矣

事物攷辨卷之三六

禮記

八

帶經堂

明按王梅溪禘禘議云古者有禘無禘非無禘也禘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禘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禘事遂以禘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禘者乃禘中之一事而禘則其總名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禘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傳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禘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禘唯玄鳥祀高宗毛氏釋之曰祀當為禘此皆惑於禮緯之

說禮緯云三年一禘而詩與春秋無是言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何為而不可耶觀於梅溪之論則凡紛紛不決之疑舉可釋然而解也已

祭禮有六

魏莊渠集古者天子有禘有禘諸侯有禘無禘周衰諸侯僭用禘禮而禘禘之祀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者禘也需視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禘祠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誤以禘為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禮也是又因誤而生誤矣嘗攷訂周禮而著其說事物攷辨卷之三六

禮記

九

帶經堂

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也禘莫重於裸孔子嘗數禘自既裸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禘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饎食享先王也禘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問禮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饗先王也四曰禘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禘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烝冬祭也周禮所謂以烝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唯春祀各行禮於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禘

諸侯有祫無禘

通攷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其太祖之所自出惟天子乃得行之王制所言乃漢儒刺經為之不可信也

明堂周制

禮經補遺祀明堂之禮周以前無有也其說一見於樂記一見於孝經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經之所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一

禮記

十

帝經堂

載惟此而已善乎陳氏之言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祖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脩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

周無宗祀明堂之禮辨

經賢周頌我將之詩傳本小序以為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夫明堂為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為出而非祀上帝及先王之所周禮序郊祀宗廟以及百

神之祭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遂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序詩者遂謂我將之詩為祀明堂之樂歌集孝經者又設為孔子告曾子之言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事非周公之事也今特指以為周公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陷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次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一

禮記

十

帝經堂

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懷保之責蓋武王克商載文王本主以行及其告成功於天必以文王為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是豈得為周公之言哉愚意明堂享帝必秦人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之以張大其事不可信也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皆漢儒附會之說耳

明月遊衣之誤

刊誤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遊言高帝之寢衣冠一月一脩法駕出遊於高廟耳隋越國公楊素行經漢高陵

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遊衣其意謂月出之夕乃遊衣
對此大謬也

明按漢惠帝因叔孫通之說立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
遊之非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不貴乎蕪事宗廟之心
欲其專不欲其分今既有宗廟又立原廟則其心分而
其禮蕪矣甚矣叔孫通之陋也

宗不用尸

通典上古時中國與夷狄同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
其一也古者主人獻尸酬主人唐之開元禮猶如此至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六 禮記 三 帝經堂
於有宗不復用尸蓋以有尸近瀆不若無尸之至專也

祭禮不當用昏

酉陽雜俎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陰來也今則行禮於曉
凡祭賢明行事今則用昏謬之大者矣

祭三代非僭

語錄或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今庶人
亦祭三代是僭禮否朱文公曰雖祭三代都無廟亦不可
謂之僭古人立廟皆具明堂寢室非若今人以一室為之
昭穆一定

語錄文公答陸子壽書曰據家禮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單原
鄩邠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昭穆之位豈以新
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遙遷穆主祔廟則
二穆遙遷耳

天子二祧

羅泌路史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廟
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
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六 禮記 三 帝經堂

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於太祖之廟祧廟無
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王有功德於民者為不
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為遠廟為祧有二
祧為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墀為鬼蓋以壇墀二祧足為其七斯亦罔矣夫
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墀為是暴
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墀為禱之文而以為
祧廟皆當然耳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
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

之室也入廟者祔出廟者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為七豈理也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耶

同堂異室

歸正集古者廟制或七或五皆向南始祖之廟居北群昭群穆以次而南廟各有室凡主在室中皆東向天子祭宗廟有堂事有室事堂事者設始祖南面之位於堂上群昭在東群穆在西所謂朝踐之禮也室事者設始祖東西之位於室中群昭在北群穆在南所謂饋食之禮也堂事室事物考辨卷之辛六 禮記 高 帶經堂

事雖有不同而父為昭居左子為穆居右者未嘗不同自漢明帝而後皆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則父子昭穆之序果安在哉至故明嘉靖十五年始立專廟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一洗前代之陋二十年需振火起仁廟延及群廟唯肅廟得存至二十四年後循同堂異室之制惜哉

祠堂

教英東谷贊言古人祠堂或祀本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溫公東萊以彭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明劉文安公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

見也

宗法為公卿大夫設

金鑰子禮有大宗小宗指諸侯之別子與繼別者而言天子諸侯皆無宗毛詩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是言天下宗之不謂族人之所宗也孔疏曰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羅念菴置宗論曰諸侯以上庶人以下無宗宗法為公卿大夫設云

生而稱謚

史通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事物考辨卷之三六 禮記 高 帶經堂

收齊人歌之曰姬子采芣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是昭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論如此說其例皆同

明按史策中凡生而稱謚者皆事後追書耳

同姓謚

梁谿漫志臣下謚多同蓋以節行相當難於相避然其間有姓謚皆同者往、稱謂紊亂如本朝有兩文康王康 晦康兩

張文定右平而張忠定肅而陳忠肅通庭而劉忠肅珙而

李忠愍若水而朱忠靖剛中而王恭簡剛中是也

文王謚不易得

同上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宋之得此謚者惟司馬溫公與

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昭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

以犯仁宗嫌名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

文莊始皆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

其為厲世之法深矣

匹夫有謚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六

禮記

其

常經堂

蓬窓日抄光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

謚自東漢隱者始樂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王始然然要

有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婦人無謚

通典東晉穆帝時彭城王上言為太妃李氏求謚太常王

彪之以為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

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周末禮壞耳故服

虔注曰晉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曰非禮

明按文王之妃則曰文母宋恭公妻則曰恭姬其謚皆

從夫為義而無特謚又按杜氏左傳注云生以夫國冠

之韓姑秦姬是也死以夫謚附之莊姜定如是也則婦

人之無謚斷如矣

后謚自漢高祖始

釋史彙編穆天子傳云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此疑婦人

有謚之始然事雖記於周而王后則無此禮漢高祖母始

有昭靈夫人之號則后謚自漢高祖始也

碩人

釋史彙編婦人無封贈者題神主當稱碩人以孺人不當

事物考辨卷之二十六

禮記

其

常經堂

俗稱也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避諱

周秦避諱

容齋隨筆帝王諱名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地錫胡為厲矣之句正在其孫幽王時襄王名鄭而鄭不改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十一

帶經堂

封惟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自避其名以正月為征月蓋已非周禮矣

明按周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則猶不盡避也至

秦始皇諱政史記年表以正月為端月盧生曰不敢端

言其過則并其嫌名而諱之矣

漢人避諱

癸辛雜識外集漢高諱邦凡言邦者皆云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微

以微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唐楊係改孫卿新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畫為荀卿子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光莊為老嚴莊助為嚴助莊光為嚴光莊君平為嚴君平下莊為下嚴辨裝為辨嚴穡帝諱陰以陰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清河王諱慶以慶氏為賀氏

諱莊為嚴

日知錄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作嚴於是改嚴安為莊安莊周為嚴周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二

帶經堂

通鑑注誤認漢紀

焦氏筆乘荀悅漢紀云高祖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蓋以君之諱臣下所當避者故變邦為國變盈為滿變恒為常以代之耳通鑑西漢諸帝下注云高帝諱邦字曰國惠帝諱盈字曰滿文帝諱恒字曰常景帝諱啓字曰開武帝諱微字曰通蓋狗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孝者高祖之字也而復謂之國可乎

三國避諱

說畧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承以示與為
嘉興吳帝龍二年嘉禾生於田奉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
孟仁

明按資暇錄云杜操字伯度與武帝同名故舉其字後
人又削去伯字呼為杜度其是度非名也

晉人避諱

說畧晉景諱師以師保為師傅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
昭穆為昭穆昭君為明妃韋昭為韋曜愍帝諱業以建業
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三

常經堂

六朝避諱

癸辛雜識齊太祖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
練子孫皆呼練為綰隋祖諱思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郎
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御史大夫
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待之中書為次盧隋書凡忠字皆
謂之誠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為江都

二謝

南史宋謝鳳子超宗謝莊子名朏明帝嘗勅二人由鳳莊
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

禮遂不入時人比之王陽王尊

明按禮云公所無私諱謝朏以父諱而違君命非禮也
君子謂朏之固不如超宗之通

不為照字

顏氏家訓劉綽綽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
照字但依爾雅火傍作昭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
避其有同音異字者不可悉然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
之子如不作一便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唐人避諱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四

常經堂

說畧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猛獸或為武如南北史石
虎但為石季龍韓擒虎為擒武虎賁為武賁虎丘為武丘
虎林為武林之類是也高祖父諱昶北史兩以景字代之
如景子景午景成景科景令之類高祖諱淵晉書劉淵為
元海戴淵為若思淵明為泉明北齊趙淵為趙文潏龍淵
為龍泉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
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武后諱曩以詔書為制書以鮑
照為鮑昭唐宗諱睿張仁瑒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
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基字作其改隆州為閬州

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後豫改名源明以著預為著藥
至宋避英宗諱曙又改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
柘州為處州憲宗諱淳州改名蠻州章統改名貫之
純改名憲厚王純改名紹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平山敬宗
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
章諱改名損穆諱改名裕

以諱改年號

日知錄唐中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
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
事物考辨卷之三七

避諱

五

常經堂

年號為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為顯
宗

諱嫌名

日知錄嫌名之諱漢以前無有也晉羊祜都督荊州諸軍
事及薨荊州人為祜諱名凡室戶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
辭曹此諱嫌名之始

異代亦諱

日知錄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闕書石晉相
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闕末筆而唐劉巖其父諱為代

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並遠矣而乾德三年卜
諱伏羲女媧廟碑亦諱民珉二字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
歟若夫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
高諱章照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
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易符
堅為符永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自古相沿忠厚之道如
此今人不知之矣

列代諱名

方中履古今釋疑郝京山曰秦始皇名政癸正月之聲以
事物考辨卷之三七

避諱

六

常經堂

正言為端言漢高名邦改國為呂后名雉改野雞文帝名
恒改常山景帝名啓改微子開武帝名徹改蒯通通侯宣
帝名詢改孫卿光武名秀改茂才明帝名莊改老嚴鄭嚴
瑒帝名隆改隆慮為林慮安帝名慶改慶氏為賀氏吳太
子名和改禾興為嘉興晉文帝名昭改韶穆明君三國志
愍帝名業建業改建康簡文帝鄭后名阿春秋改陽秋
富春改富陽梁武帝名阿練呼練為綰隋煬帝名廣陵
為江都唐高祖名虎賁虎林改武為太宗改世為代民
為人民部為戶部高宗名治改理代宗名豫章改鍾陵

著積改藥英宗名署又改為山藥唐德宗名适枯州改慶
州宋為太祖匡胤改康衡石晉敬瑭折敬字為文氏荀氏
孝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劉安父名長淮南書長改
為修遷史改談為同李翱祖父名楚金今皆改茲晉世子
名毗毘陵改晉陵為錢鏐改石櫛為金櫻劉氏改金氏楊
行密時呼蜜為蜂糖賈魯以父名至中不拜中書舍人李
賀父名晉甫元稹譏之不赴進士柳公綽以祖諱不拜禮
部尚書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滑劾其不避父名劉溫叟以
父諱獄不聽然竹桓玄以王忱呼溫酒流涕嗚咽劉道隆
事物政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七 帶經堂

不犯國諱

日知錄崔浩傳云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
初不憚勞所書益以百數必書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諱
注云急就章有馮漢強魏本朝人 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
諱改易漸就無畔正指此鄭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
魏亦此意也

梁書避諱

日知錄劉孝綽傳云衆好之必監焉衆惡之必監焉梁宣
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舊文也乃其論則直
書姚察一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
山何點傳則為戴丘山

宜改本字

讀史質疑為晉史者十八家至唐太宗始命房魏諸臣蒼
萃刪定為今書故其書於太宗及諸祖之名皆諱而以他
字易之如世之為代民之為人於文義相去未甚遠也至
為高祖諱淵則以深字代之而取他人之名淵者皆以字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八 帶經堂

行如公孫淵之為文懿戴淵之為若思劉淵之為元海是
也為太祖諱虎則以武字代之如衛之號龍虎者則為龍
武官之號虎賁者則為武賁文中之寔記虎事者則為猛
獸是也此雖違臨文不諱之義然於文理尚或可通惟為
世祖諱昶則避其本字可耳乃并丙字而亦諱之改丙為
景避其姓名而代以絕不相聞之字使後生小子對之茫
然可笑也至後五代漢周之間刻史者即宜改其所諱為
本字矣縱不及遍改而所謂景子景寅景辰景午之類獨
不可改為丙字乎而至今仍之不可解也

厭代之誤

并觀瑣言大宋二年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照釋文以厭代為厭魁胡三省辨誤曰厭代謂升遐厭薄人世也本出莊子千秋厭世去而上仙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為代而胡氏不明言其故何也

主文家諱

夜游錄唐進士犯主文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試如崔夢殷知貢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

明按以父之嫌名而使士子不得入試妨賢甚矣唐時事物考辨卷之三七 避諱 九 帶經堂

陋習可笑如此昌黎諱辨有功於世道不淺

錄石

唐書韋臯為西川節度使後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饒其文諱之

明按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錢元璿在

浙人以錢一貫為一千冠準當軸人避其諱準字去

十為准至今用之

以祖諱避職

說畧唐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犯祖諱換左丞柳宗元遷

監察御史以祖諱察請避職不許唐時家諱之重如此

石晉避諱

說畧石晉諱敬瑭折敬氏為文氏苟氏至漢始復宋避翼祖諱復改姓文或姓苟邵氏聞見後錄云敬左從苟音林非苟也石從反非文也

明按江隣幾雜誌云敬字左訖力反石晉末反避廟諱改姓者一為苟且之苟一為文章之文誤矣

宋時廟諱

問中今古錄黃溥宋避廟諱甚謹太祖諱匡胤改匡衡作

康衡英宗諱宗實改周敦實作敦頤欽宗諱桓改桓公作事物攷辨卷之三七 避諱 十 帶經堂

威公孝宗諱昀西山本姓慎作改真

宋人避諱

青箱雜記太祖諱匡胤賣香印者呼為鳴鑑仁宗諱禎呼蒸餅為吹餅又宋朝事實云大中祥符有神降自稱宋祖

名玄朗詔中外不許斥犯

諱嫌名太過

金壘子宋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游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徐節孝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之不踐或曰他日

山行何如曰若有君命敢從私乎二公之至心獨行如此然禮嫌名不諱春秋不識不諱嫌名二公過矣

或諱或不諱

孔平仲雜說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氏李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朝父名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父名仲卿未嘗偏諱晉書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吳張承與呂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

避太子諱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工

帶經堂

癸辛雜識外集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為嘉興晉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昆陵為晉陵弘農縣為恒農唐章懷太子諱賢改集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太子之諱也

避后諱

癸辛雜識外集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晉簡文帝鄭太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富春為富陽新春為新陽此避后諱也

明按賓退錄云晉諱鄭太后故孫盛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名方立作詩話亦名曰韻語陽秋以今人為

晉諱非也然孫盛又有魏氏春秋司馬彪又有九州春秋則當時亦有不盡諱者蓋晉史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二十二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避后家諱

癸辛雜識外集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秦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宋章獻太后父諱通改通直即為同直即通判為同判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至明道間復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十二

帶經堂

舊以避后家諱也

避諸侯國主諱

癸辛雜識外集漢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凡言長悉曰修錢鏐王以石櫛為金櫛改劉氏為金氏揚行密據揚州人呼家為蜂糖宋高祖名誠以武成王為武明王武城縣為武義縣羊祐為荊州人呼戶曹為解曹此皆避諸侯國王諱也

詩書不諱

癸辛雜識外集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詩曰胡不相畏胡為虺蜴且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感發之咏是詩書不諱也

廟中不諱

癸辛雜識外集廟中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難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已祧不諱

日知錄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徇於宮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還請依禮不諱制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五

帶經堂

可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肅立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為天子依古卒哭乃諱故御名亦不缺宋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恒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也

不諱嫌名

日知錄南唐元宗初名璟避周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也

臨文不諱

癸辛雜識外集臨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

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傷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凡漢書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不避高祖諱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韓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魏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亦不避高宗之諱程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初月餅之蒸者為炊天下以為非嫌名舊名請不諱

士夫避家諱

癸辛雜識外集晉王羲之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五

帶經堂

為鄒稽司馬遷以父名談史記中趙談為趙同子張孟談為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為郭太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叙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為平貨務此士夫自避家諱也

後人避前賢諱

見聞搜玉元禎以陽城縣與陽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驛鄭城過鄧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歛有任昉寺任昉村虞藩為刺史更為任公寺任公村此後人避前賢諱也

生者之名不當稱諱

教英錄雪亭雜言生名死諱周禮也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

省吏避諱

梁谿漫志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為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教舊用準字省吏避其父名去下十字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七

避諱

十五

帝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人事

警蹕

事物紀原周禮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注云止行者自漢以來天子出稱警入稱蹕古今注曰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故曰出警入蹕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一

帝經堂

國是

劉向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

在宥

山堂肆攷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察也宥寬也

五教

王伯厚小學紺珠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注云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

七教

同上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注云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主

家語七教

同上家語曰七教者治民之本謂敬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讓

三禮

同上舜典與朕三禮鄭注云事天地人之禮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二

帶經堂

五禮

同上舜典修五禮注云吉凶軍賓嘉之禮或謂公侯伯子男之禮非是

六禮

同上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注云冠昏喪祭鄉相見

九禮

同上大戴記此之謂九禮注云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

予告賜告

初學記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法所當歸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

明按予告賜告孟康解漢書以為休假之名非也大臣告老而上許之則曰予告謝病求退而去則曰賜告

予寧

凌迪知兩漢雋言哀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也又李斐高紀注曰休謂之名吉日告凶曰寧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三

帶經堂

休沐

事物紀原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沐浴也唐永徽三年百司無事每事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僚休沐

通籍

兩漢雋言魏相傳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悉出入也

明按王伯厚漢制攷引應劭元帝紀注云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釋驕

兩漢傳聞王褒傳離疏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蹻也師古曰蹻即鞋也居畧反史記虞卿蹻蹻蹻登趙注云蹻草履也

明按三說中當以趙注為正

計偕

刊謬正俗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世之術者縣次續食今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為計階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為階了無意味

事物考辨卷之辛八

人事

四

帶經堂

豹直

群碎錄凡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意謂之豹直

素封

凌迪知太史華句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隱曰素空也

造請

凌迪知兩漢傳言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至也請竭問也

臨況

同上灌夫傳將軍迺肯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

過存

同上馬援傳援至河內過存伯春注云存猶問也

勞苦

同上張耳傳勞苦如平生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

雅素故

漢書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言非宿素之交又張禹傳忽忘雅素劉澤傳今呂氏雅故是雅事物考辨卷之辛八

人事

五

帶經堂

素故三字其義相同也

石交

史記蘇秦傳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

引重

太史華句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召高兩人相為引重張宴曰言相荐達為聲勢也

道地

漢書田延年傳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為安全之地也

款睇

山堂肆政款誠也睇視也言相會晤也古詩款睇在何晨

前席

見聞搜玉前席事不止賈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孝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今人但知有宣室事而已

北道主

同上世俗稱主人曰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孟舍鄭以為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故也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六

帶經堂

擊耶耶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已

請間

兩漢博聞文帝紀代王至橋太尉勅請間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顯言之也

閑說

同上倭幸傳公卿皆因閑說師古曰閑說者言由之以納說如行者之有閑津也

行止

何孟春餘冬序錄世俗謂言行不相顧者為無行止所謂

有行止者有行義之人也按行止二字當是禮節之稱詩

云人而無止傳云止容止可觀詩所云止者即行止義也

風問

兩漢博聞高彪與馬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注云風問風猷令問也

醞藉

細素雜記漢書薛廣德傳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猶醞釀也藉言有所存藉也或用醞藉蘇鶚演義云醞藉者人有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七

帶經堂

雅度之稱也醞者蓄也藉者籍也言蓄美積德也

明按漢書義縱傳云敢往少溫藉師古曰言無所含容也溫藉與醞藉同

任俠

山堂肆政以義示人人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

然諾

兩漢博聞張耳傳此國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

倣儻

兩漢傳言子虛賦若乃倣儻瑰瑋師古曰倣儻猶非常也

不羈

同上鄒陽傳不羈之士師古曰言才識高遠不可羈繫也

指歸

太史華句趙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觀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

表的

而漢傳言馬援傳為天下表的注云表猶標也的射的也

密勿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人

常經堂

文選錦字錄傳至宋公表云密勿軍國心力俱盡注云密勿倪倪也

明按毛詩鳧冠從事注云鳧冠俯仰也

鄭重

綱素雜記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注云鄭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後人引用二字皆誤

明按王肯堂筆塵云鄭重有二義一作頻煩一作殷勤二釋不妨並用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

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正取殷勤意不然謂之使人通

頻煩乎

儲胥

同上揚雄長楊賦木雍去槍壘以為儲胥顏師古曰儲時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壘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子雲賦本此

明按綱素雜記又云李義山詩云風雲長為護儲胥宋子京侍宴詩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死云至今三籍在儲胥又續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胥儲胥猶言皇居也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九

常經堂

明謂此說不然儲胥字義顏解最確諸人遺事舛錯殊多豈可引之以為左證乎

樓羅

同上酉陽雜俎俗云樓羅因天寶進士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非也予讀梁元帝詞云城頭綢繆樓羅人首則樓羅之言由來舊矣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樓者攬也羅者縈也人之善幹辦者謂之樓羅五代史劉錡傳云諸君可謂樓羅兒矣本此

抵徊

日知錄史記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扁海
部低徐饒切低徊猶徘徊也字本當作低徊省作低回耳
今讀為高低之低非也

枝梧

通鑑辨誤漢書諸將惛伏莫敢枝梧臣瓚曰小柱曰枝斜
柱為梧

趨走

釋名徐行曰步、捕也如有所伺捕務安詳也疾行曰趨
赴也赴所至也疾趨曰走、秦也促有所奏至也

事物考辨卷之辛八

人事

十

帶經堂

食言

尚書注疏湯誓朕不食言孔傳云偽而不實為食言疏引
哀二十五年左傳曰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蓋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終不行也蔡注
以為言已出而反吞之猶為明快

聾說

兩漢博聞漢書谷永傳聾聵昧之聾說師古曰聾說言不
中道若無目之人也聾暗通

風聞

詞林海錯漢書尉佗曰風聞先夫父母墓已壞剽賈遠國
語注曰風聞來也來聽商旅之言

冊笑

同上諸侯王表冊笑三代冊即古訕字

乾笑

祇改齊漫錄世人以笑之无情者為乾笑按宋范曄謀逆
就戮於市妻來別罵曰身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耶
唾乾笑而已

軒渠

事物考辨卷之辛八

人事

十一

帶經堂

黃朝英靖康綱目雜記後漢荀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
笑悅欲往就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也
東坡書魯直子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
引此軒渠於義未安

胡盧

山堂肆政宋人得燕石以為寶視者胡盧而笑胡盧大笑
貌

耶榆

兩漢博聞王霸傳王郎兵起光武在薊王郎移檄購光武

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
掄之注引說文云歔歔手相笑歔弋支反歔音俞或音由
此云耶掄輕重不同耳

絕倒

趙與時賓退錄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
言輒為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三倒今人謂大笑
為絕倒非也

明按史傳言絕倒者多矣未有專指為大笑者世說王
敦鎮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十一

帶經堂

艱為長史敦謂艱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
平若在當復絕倒魏書李苗膺之子也每覽周瑜傳未
嘗不咨嗟絕倒北史齊崔瞻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
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遂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所立
故哀感焉隋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起為雁門
郡丞在郡哀臨未嘗不絕倒王象子崔鉉與妻李觀家
童戲為姤狀大笑幾至絕倒以上所云有因哭而絕倒
者有因笑而絕倒者竟以絕倒為大笑則謬之甚也

擊節

群書補訂歸正集擊節凡以手拍物皆是也或謂擊几案
為節亦通世人行、以彈指為擊節誤矣

束修

說畧束修有二義以脯贄為束修者如論語自行束脩以
上檀弓束修之間不出竟穀梁束脩之內不行境中是也
有謂檢束脩飾者如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漢廷
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高曰吾束修
自立是也

明按顧氏此說本於東坡手澤固已然脯脩之脩與修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十二

帶經堂

飾之修改之字書微獨意義各殊抑且字形各別謂一
字有二義者非也

書信

說畧古人謂使者曰信如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
相憶是也王右軍十七帖有云獨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
昔嘗得其書而使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竟以往得其書
信為句遂以書札為書信謬矣

明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遣信人馳至長安其曰信人
者可信任之人也晉人言尚簡省遂以使人為信宋儒

語錄中稱賢友為賢亦同此意

信

日知錄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如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末可親也漢書石顯傳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周禮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牌之信不得概指為使人也

息耗

日知錄今人以音問為耗起自後漢書章德帝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十五

帶經堂

息耗猶言善惡也

質劑

黃庭堅沿翁雅說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而列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漢時下手書若今人賣物也

明按周禮質人之職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三禮攷注曰

大市謂人民牛馬用長券曰質小市謂兵器珍異用短

券曰劑

質要

凌迪知左國體詞文公六年宣子為國政由質要注云由用也質要券契也

關傳

兩漢雋言宣帝本始四年詔載穀入關者得無用傳張宴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師古曰古者或用券或用繒帛券者刺木為合符也

過所

容齋隨筆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十五

帶經堂

封過所過所二字人多未曉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亦過所示所至關津出以

傳別

王伯厚漢制攷周禮注云故書別為辨鄭司農云傳或為符辨讀為風別之別若今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按券以正之

左右契

釋史彙編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古者取物之券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是契有右亦有左也

左驗

而漢雋言楊惲傳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又張湯傳捕按湯左田信等師古曰謂之左者除罪人正身之狀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花押

古今原始唐韋陟花押每書陟字自號為五雲體俗浸相緣以為常後不取名各出機巧

明按花押書名其來已久破真從草令人難於摹寫則自鄒公始又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事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其
帶經堂

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

記別

紫桃軒集佛家有記別之說所謂授記也別也大書中夾分破之各執一以為據今人合同文契之類是也

泥窻

湘烟錄老學菴筆記蜀人謂糊窓為泥窓花蔭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窓遠四廊非曾游蜀亦所不解

稅駕

山堂肆政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稅舍也言未知安宿在

何處也

蓬累

同上老子曰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謂不遭時者如蓬轉流移而行也累轉行貌

輟涉

儀禮疏詩云大夫輟涉我心則憂毛傳莫行曰輟水行曰涉襄二十八年左氏傳曰輟涉山川注云輟是山行之名涉是水行之名與毛傳小異

少選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七
帶經堂
同上少選猶須臾也

舍次

左國賁詞哀公八年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屋遂次於泗上注一宿為舍三宿以上為次

鼓行

兩漢博聞荀彧傳鼓行而前注云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

飛書

兩漢博聞梁松傳梁桀怨望乃為飛書誹謗下獄死注云飛書者無根而事若飛來也即今之匿名書

封章

鼠璞俗謂章奏為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如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諫重封昧死上是也

橫草功

山堂肆政漢終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橫草言行草中使草偃卧也

硯北

詞林海錯鼎以道感事詩云子戈難作塙東客疾病猶存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六

帶經堂

硯北身上句用避世塙東王君公事下句用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標晏之餘常居硯北是也

斧正

見聞搜玉唐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院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併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甫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今人以改詩為斧正削正蓋本於此

敬空

補筆談前世早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二字示行卑不

敢更有他語也

叔末

兩漢博聞黨綱傳叔末澆訛王道陵闕注云叔末季世也

初度

楚詞辨証離騷皇覽揆以初度兮注云初度時節也

跬步

升菴集說文引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三尺兩舉足曰步、六尺今文無之知非全書也

子細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无

帶經堂

同上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清徵

井觀瑣言漢王瓊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清徵本世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胡三省通鑑辨誤失於引証

倍為二

日知錄古人謂倍為二孟子謂倍為二倍也秦得百二焉言百倍也齊得十二焉言得十倍也

進為羞

玉海禮記使某羞注云羞進也古者謂候為進疏云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

唐為空

詞林海錯云古人訓唐曰空莊子求馬於唐肆蓋言空肆也又法華經云福不唐捐唐捐虛棄也

旁午

宋高似孫緯畧儀禮曰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為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旁午顏師古注一縱一橫曰午猶言交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辛

帶經堂

人耦牛耦

陳祥道禮書鄭氏釋周禮合耦於鋤云古者耜一金兩人并發之王弼注易曰牛者稼穡之資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獨以人亦以牛也然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賈公彥曰古時或兼有牛耦至漢趙過始絕人耦專用牛耦理或然也

据獲

王伯厚急就篇注拾遺曰据刈取曰獲

力耕火種

雲谷雜記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而播種則所收必多蓋史所言力耕火種也

見羹見牆

後漢書李固曰昔堯祖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投石超距

漢書甘延壽字君况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超事物攷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壬

帶經堂

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也

格物

通鑑辨誤獻帝初平二年郗原性剛清議以格物史炤曰格古伯反廢格之格以清議廢人又音閤余謂格正也言以清議正物也

嘉慶

餘冬序錄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宋人本此為詩話曰唐人與親別而後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

期咏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之語在晉已然但嘉與家字不同耳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領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與向同則作嘉字為是

徒行非徒跣

兼明書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愚謂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襪者謂之徒跣今文姬乃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中襪

苞苴

通鑑辨誤明帝永平十三年湯以六事自責云苞苴行歟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主

常經堂

史昭釋文曰苞草也以為粗履從包取其藏物苴履中草亦包也余按曲禮凡以弓劍苞苴問人者鄭注云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茅陸德明曰苞裹也苴藉也先儒解苞苴之義甚明史昭特為迂怪之詞以罔世通鑑之罪人也

明按鄭注是矣然猶欠精當葦茅可以訓苞而不可以訓苴也愚謂凡以禮物相餽遺者皆用茅葦之屬或裹其外或藉其下所以防其污損也陸解最切

行李

裨史彙編昭公十三年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漢書天文志騎星左角曰理史記天官書作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理二字古皆通用理治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故謂使人曰行李謂行橐亦曰行李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主

常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人事

主臣

山堂肆攷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張晏注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云猶今言死罪也晉灼云主擊也臣服也乃擊服惶恐之詞

明按韋昭注云主道臣道不敢敗也較諸解為近接迂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一 帶經堂

齊表云億載萬年為父為母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其意為可見矣以為擊服惶恐者非也

起居

資暇錄身卑致書將結附狀起居狀字下宜加候字按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

聞者

漢書文紀聞者諸呂用事師古曰聞者猶言中間之時也

日者

漢書高帝紀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

乃者

漢書蕭何傳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

屬者

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改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之欲反

亡何

容齋隨筆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師古曰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袁盎傳作日飲無苛蓋言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無何事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上

帶經堂

居無何

兩漢博聞李廣傳居無何師古曰無何不多時也

明按漢書東方朔傳居有頃匈奴傳居頃之韓安國傳

居無幾又匈奴傳居無幾何皆同一意

無狀

尚書疏漢代有無狀之語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

無慮

日知錄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言無算多也

一切

兩漢傳聞師古曰一切如以刀切物但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云一切

明按一切猶云一概當如本音讀今人讀作砌字者非

若干

癸辛雜識若干二字出曲禮問天子之年閏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師古注前漢書食貨志云設數之言也千猶個謂當如此個數也亦曰如千文選任參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千戶注云如千戶即若干戶也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三

常經堂

將無同

侯鯖錄晉人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曾問東坡東坡曰古人以將為初是初無同豈復有異耶後以此言觀古人用初字意皆同於此義

無俚

漢書李布傳贊其畫無俚之甚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類也言其計畫無所聊賴故至於自殺耳

不遑

桓公二年左傳又犯五不遑章注云遑是也

羈縻

群碎錄羈馬絡頭也縻牛鞮也

龍種

王肯堂筆塵升菴云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禁持也不知龍鍾特竹中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搖曳何獨取此竹為名南越志羅浮山三十一嶺半是巨竹葉若芭蕉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搖曳明矣埤倉云龍鍾行不進貌一曰小兒行也然則假借幼態為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者耳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四

常經堂

觀觀

凌迪知左國腴詞桓二年取郤大昂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不無觀觀注云不敢冀望上位也音冀俞

孤負

細素雜記學者多以孤負之孤為辜殊乖字義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張俊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孤忝聖恩謝莊月賦云孤奉明恩皆未嘗用辜字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斬張

兩漢雋言斬張猶言強梁也東漢董皇后傳汝今斬張怡汝兄耶

披猖

山堂肆政披猖即披靡猖狂之謂離騷經云何桀紂之昌被昌一作猖被一作披

鷗張

同上鷗張言語妄大如鷗臬鷗鳥之張大也

陸梁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五

帝經堂

凌迪知太史華句始皇紀畧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橋度

詞林海錯武帝紀橋度吏師古曰橋與矯同託也度固也言妄託上命堅固為邪惡也

圍奪

山堂肆政圍奪謂禁守其人而奪其物也漢書貨殖傳園奪成家者為雄桀

搜牢

山堂肆政董卓既行廢立縱兵士剽虐洛中資物謂之搜牢言堅固者皆索取之也

竊鉄

列子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顏色言語皆竊鉄也俄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攫金

列子齊人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事物及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六

帝經堂

推埋

日知錄趙王彭祖傳推埋即掘冢也新莽者謂之埋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恐非掘冢

蹶張

漢書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蹶者曰蹶張

媒藥

避暑錄話漢書李陵傳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藥其短
孟康曰媒酒教也藥麴餅也師古曰齊人名麴餅為媒謂
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好造奇語新唐書云程元振惡李
光弼媒娼以疑之不知果有據耶抑以意自為也按娼奇
曷木蠹也言潛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
明按春秋外傳云娼謂烏避之媒娼字本此

謹詠

楚詞辨証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謹詠謂予以善淫詠
奇卓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言曰楚南謂謠為詠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人事

七

常經堂

縱史

容齋隨筆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
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
也師古曰縱史獎勵也揚雄方言曰食閭慙慙勸也南楚
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已不欲怒而旁人勸之謂之食
閭亦謂之慙慙今禮部韻畧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誰何

日知錄詩云室人交徧推我韓詩作誰玉篇作墜丁回切
謫也六韜今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

而誰何、呵同韓非子王出而何之曾誰傳其在漢書五
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云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
誰何人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鷄鳴
犬吠無敢誰者說死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
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楊雄衛尉箴二世安宿
敗於望夷閣樂矯搜戰者不誰、皆作誰

講張

尚書无逸民無或胥講張為句注云講周張狂誕也

撻鞮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

人事

八

常經堂

西漢博聞孫寶傳傳太后怒曰帝置司隸使撻鞮以撻我
惡我當坐之師古曰撻鞮謂撻發之也

留落

漢書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今人作流落者非

拓落

西漢雋言楊雄傳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

貧窮

升菴集荀子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
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是貧猶勝於窮

也

落魄

漢書酈食其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酈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酈音是

瑟居

升菴集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亦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械

無置錐地

雲谷雜記世謂至貧者曰無置錐地自古有之韓非子曰事物攷辨卷之三九

人事

九

蕭經堂

舜無置錐之地又史記孫叔敖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彥傳皆有此語

無擔石儲

說遷世俗謂人之極貧者曰家無擔石之儲先儒云齊人名小嬰為擔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為擔

明按今人以一石為一擔

畔牢愁

宋祁筆記楊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注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明按愁字音曹

憤懣

兩漢雋言司馬遷傳不得舒憤懣師古曰憤懣煩悶也

於邑

同上中山王傳為之於邑師古曰短氣也於音烏邑一合反

鬱伊

山堂肆攷崔寔政論王綢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言不舒貌

事物攷辨卷之三九

人事

十

蕭經堂

所弛

同上漢詔所弛之士所托者所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

貪婪

同上愛財曰貪愛食曰婪

乾沒

細素雜記漢書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預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又蘇鶚曰乾沒如陸沉之義言

乾地而沒不待沉于江湖也

明按此三說皆未安蓋風日燥水為乾江湖沉物為沒皆暗就銷亡不可究詰之意說本升卷可云發人之所未發

汨沒

避暑錄話莊子言與濟俱入與汨沒偕出郭象注云磨翁而旋入者濟也田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沒當是浮沉之意

狼籍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土

帶經堂

細素雜記陸賈傳赫名籍甚注云狼籍甚盛也蘇鶚曰狼籍者物雜亂之貌蓋狼卧起游戲多藉草上草皆雜亂遂成狼籍之名籍為籍者逐其語順也

闌茸

山堂肆攷闌下也茸細毛也言猥賤非豪傑也

纖趨

山堂肆攷史記曰者傳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纖趨猶言足恭也

勃磳

同上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磳心無天遊則六鑿擲六相攘勃爭也磳空也

缺望

同上漢書盧綰傳群臣缺望缺決欽也言不滿所望而怨也

鏤薄

同上鏤擊刺也東漢劉陶曰顧陛下寬鏤薄之政

操切

同上貢禹傳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操切鉗制束服之意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土

帶經堂

東瀛

同上置成為人上操下急如東瀛

顧山

西漢傳言光武紀女從顧山歸家注曰女子犯從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于山中伐木名曰顧山

劇誅

明曹安調言長語殺不予而曰劇誅使人殺所仇之人不用器械而手殺之曰格殺獄囚招成之詞曰款言得其實也

真雁

詞林海錯賦酷似鴈而德不然故凡以偽亂真曰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讓魯人以其雁往齊人曰雁魯人曰真陸機曰人莫分於真雁韓文公詩居然見真雁宋華頤兒稱廢帝為鴈天子以雁為鴈始此

明按讓鴈之銘服氏注曰疾讓之鴈明堂位所云崇鴈是也一說高鑄九鴈於甘讓之地故曰讓鴈此說恐不可據呂氏春秋又作岑鴈岑與崇皆以聲相近而訛耳

矛盾

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主

常經堂

升菴集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捍闔

山堂肆政蘓秦張儀學於鬼谷子受捍闔之術十二章

明按鬼谷子有飛箏篇捍闔篇捍闔一開一合也今人時文多作押闔字誤矣

鹵莽滅裂

升菴集莊子謂耕之不善者曰鹵莽芸之不善者曰滅裂耕者不治其剗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不去其草而去嘉禾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清狂

元蕭參布通錄漢昌邑王賀清狂不惠注云如今白癡也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兄無慧益世所謂白癡則知師古之注本於杜預惠與慧通

明按蘓林漢書注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賀不狂似事物考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主

常經堂

狂故曰清狂或曰色理清而心不慧曰清狂後說尤長

狂易

兩漢雋言五行志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

疲飢

詞林海錯司馬相如傳病稱疲飢杜預人帖云新沐甚極又云體中小極、亦作飢倦也

病痲

同上灌嬰傳魏其問灌夫當棄市即意病痲索隱曰痲音肥風疾又作葩

病瘥

同上瘥小瘥也瘥大瘥也左傳云齊侯疥遂瘥瘥當作瘥

唐姚崇病瘥移告

移病

同上宋博遷瑯邪太守舒綬養名曹掾皆移病臥注云移

書言病也

負茲

宋楊伯璽臆乘周益公必大謝表云負茲有疾願降祠官

人謂誤寫公自注云出公羊傳桓公十六年厲負茲注云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五

常經堂

屬托也諸傳疾稱負茲大夫稱大馬士稱負茲楊升菴曰

有疾不能負草也

明按鶴林玉露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

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公羊傳所謂負茲猶

禮云負薪之憂也

不快

賓退錄今人有疾曰不快見陳壽三國志華佗傳

萑蘭

漢書息天躬傳躬絕命詞曰涕泣流兮萑蘭張宴曰萑蘭

草名蔓延於地有所憑依則起臣瓚曰涕泣關干也

飲泣

兩漢傳聞賈捐之傳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口

故言飲泣也

彌留

尚書注疏顧命既彌留言疾彌甚而留連也

物故

兩漢傳聞師古曰物故言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

言但言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事物攷辨卷之三十九

人事

六

常經堂

寃窆

左傳春秋寃窆之事注云寃厚也窆夜也猶云長夜謂葬

埋也音屯夕

事物考辨卷之四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姓名

姓氏

春秋同異錄或問姓與氏有別乎曰有姓者歷久而不移者也氏者隨時而數變者也後世混姓氏而一之則非矣陸淳纂例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詞皆以氏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吳於賜氏以氏配名事物考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一 帶經堂

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臧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謂惟天子乃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姁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姬是也又曰昨之土而命之氏舜賜禹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傳伯宣叔襄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為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別猶之乎後代之論房也

明按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也此言攷古証今不刊之論

錫土姓

書經同異錄禹貢錫土姓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疏曰周語云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二 帶經堂

帝嘉禹德賜姓曰姁昨曰岳賜姓曰姜左傳云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姬皆是因生賜姓之証是合錫土姓為一事也集傳則分為二事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似較傳疏為優何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履封於邰賜姓姬未聞即以商與邰為姓也

散宜為氏

王伯厚書經考異周書有若散宜生孔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嵇康姓奚

凌迪知氏族傳考據原本姓奚氏避恐徙浙家於孫山之側易而為嵇音

龔氏

氏族傳考按項羽傳義帝柱國共敖顏師古曰共讀曰龔龔即共也據文從龍

吳剛

餘冬序錄月中所桂人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剛當是名劉字質也

田千秋改姓車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主

帶經堂

氏族傳考漢車千秋本齊田氏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車丞相子孫遂為車氏

張良本姓姬

潛夫論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散家資千萬為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

東方朔姓金

論衡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遊宦漢朝

灌夫本姓張

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馬援本趙姓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注云馬服奢言能服取馬也

東哲本疎姓

晉書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改姓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由

帶經堂

蒙據本姓棘

同上蒙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為

陶穀本姓唐

聞談錄陶穀本姓唐氏避石敬瑭而改為小字鐵牛

明按宋景文筆記云陶穀本唐彥謙後以避諱改姓後

納唐氏為婿可怪

丙本李陵之後

鴻書章俊卿曰丙本李陵之後自匈奴歸親見於丙殿賜

姓丙武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
為氏字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為侯汾
氏其後訛為宇文氏審氏本如姓也有仍逃出自審故少
康氏為審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晋之后時人號為
王家故曰王氏太原瑯琊其後也又有出自畢公高之后
者魏信陵之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亦為王氏
裴出風非子之曾孫封非鄉邑故為非邑氏後世去邑從
衣此一裴也晋平公封顯帝之孫於裴中號裴君又裴也

氏族之訛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五

帶經堂

宋費蒙字補梁谿漫誌氏族之訛久矣凡蔣邢茅胙蔡周
公之胤也此三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寢遠寢忘則為
三姓矣近之所謂徐與秦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楊子雲
於蜀無他揚今此姓不復見亦皆混入於楊矣錢鏐王吳
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鏐去偏旁而為金王審知據閩
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獲姓
者皆從省文如司馬曰馬諸葛曰葛歐陽曰歐夏侯曰侯
鮮于曰于相承不已獲姓又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淳
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故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

如豆盧乃唐之大族欽望璩輩皆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
見其殆混於盧耶

號訛為郭

山堂肆考周文王季弟號叔受封於號或謂之郭因以為
氏公羊傳曰號謂之郭聲之誤也

田陳郤郤史籍互書

佩鵬陳完奔齊以國為氏史記謂之田古陳田二宗通都
郤二姓皆在河南故史有五文

韓訛為何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六

帶經堂

佩鵬周武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滅子孫分散江淮
間隨音生變遂為何氏

倫訛為冷

山堂肆考古伶倫之後音訛為冷漢書冷褒等是其後也

赫連鐵伐

氏族博攷赫連勃：曰帝王者繫天為子今改姓為赫連
氏唐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唐朕宗族
子孫剛執如鐵皆能伐人

步搖訛為慕容

前燕錄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西邊時燕伐多冠步搖
諸部因謂之步搖後音訛為慕容且以為氏

禿髮

戴記初壽聞之在孕母胡振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
被為禿髮因而氏焉

井春

露書漢書井春井音丹今失一點誤以為井春

千寶

坦齋通編千與于為兩姓晉書千寶傳書千作于文選晉
事物考辨卷之四下

姓名

七

葛經堂

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曰于寶字畫之
差相承已久良可嘆也

明按鶴林玉露揚誠齋名萬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

寶一更進曰乃千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更取韻書以
呈于字下注云晉有千寶誠齋大喜曰子乃吾一字之

師

衛青文彥博姓

群碎錄衛青父姓張文彥博父姓敬

君苗無姓

宋祁筆記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按文選注云呂安
字仲悌又按困學紀聞陸雲與平原書云登臺賦恨未能
成而崔君苗作之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則可耳
豈真無姓無字者乎

臣似

漢書評林宋祁曰漢書注中有臣似者乃張似江南人

臣璿

說畧漢書注有曰臣璿者不知何人晉中書監魯和嶠嘗
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璿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璿也
事物考辨卷之四下

姓名

八

葛經堂

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璿注按漢書余靖刊誤已
知有傅璿矣余攷郡道元水經注多引薛璿漢書則臣璿
者安知其非薛璿耶道元後魏人去晉不遠其書引用不
一而足宋景文云劉孝標海苑以為于璿水經注以為薛
璿而終云不足取信亦未深考耳

明按陳絳金幣子云晉書穆帝八年太原薛璿者郎漢
書音義所謂臣璿者也史炤釋之曰璿主璿也不以為
人名可笑

蜀才

宋祁筆記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璿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璿者于璿也以為璿璿者是

二字姓改為一字

日知錄古時以二字姓改為一字者如馬寔本姓馬矢改為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皆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為鍾氏見之史冊者不遺一二洪武元年詔禁止胡姓如呼延改呼乞伏改乞并中國所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如公年公河公乘之類皆去而為公母丘母儉之類皆去而為母司馬司徒之類則或事物考辨卷之四十

姓名 九

常經堂

三字姓

日知錄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拔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

令尹子文

古言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關說於楚姓三字而名一字

侯莫陳說

四字姓

陸溪蜀都雜鈔自複姓而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勝并種六斤皆外國之姓

三字姓

談薈姓有三字者如元世祖后姓弘吉剌元太祖姓握奇溫金史有烏林答輝烏林答復烏古論蒲魯虎名亦烏古論粘沒合烏古論忠德升溫迪罕蒲里特溫迪罕移室溫隋書有阿史那大素唐書有阿史那杜介阿史那斛瑟羅阿史那獻阿史那忠唐書有沙鉢羅設燕尼失北齊書有步大汗薩哥書有庫傳官偉庫傳官驤金史有字木魯定事物考辨卷之四十

姓名 十

常經堂

侯莫陳

升菴集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即其後裔讀者以

侯莫為一人陳利用為一人非也

三字名字

陳士元歸雲集三字名字北史所載甚多齊高祖高歡字賀六渾周閔帝宇文覺字陀羅尼明帝宇文毓字統萬突武帝宇文邕字彌羅突崔弘度字摩訶衍賀拔岳字阿斗泥萬俟洛字受洛千斛律金字阿六敦字文震字彌俄突字文直字豆羅突字文憲字毗賀突字文昭字豆盧突尉遲迴字薄居羅韓果字阿六拔達奚寶字什伏代北燕馮跋小名乞直代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士

帶經堂

三字名字

同上隋書文帝楊堅小名阿羅延唐書安祿山本姓康字軌聲山五代史石敬瑭父名臬拔雞

七八字名

同上元人有七字名者如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是也有八字名者如汪古氏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是也有七字姓者如孛思忽兒弘吉剌氏是也有八字姓者如玉耳別里伯牙吾牙氏是也

名傳訛

同上元成宗名鐵木耳一作鐵穆爾泰定帝名也孫帖木兒帖一作鐵文帝名圖帖睦爾順帝名妥歡帖睦爾睦一作木

一字姓三字名

同上夷人有一字姓三字名者如晉書有段疾六眷有段務勿塵唐書有高阿那肱有李詩瑣高有白真陀羅宋史有楊建真伽此六人段高李白楊五姓皆以三字為名

遼人同字

同上夷人同字者極多如遼史耶律觀烈蕭痕篤兩人同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士

帶經堂

字兀里軫耶律八哥耶律何魯掃古耶律諧理蕭陶院四人同字烏古隣耶律學古耶律室魯耶律魯帶蕭胡觀四人同字乙辛隱耶律盆奴耶律獨摘耶律撻不也耶律弘古蕭秀穆五人同字胡獨董耶律抹只耶律海里耶律烏不呂蕭蒲奴四人同字留隱耶律撻烈蕭欽烈兩人同字涅魯哀

姓偉

同上漢書貨殖傳有姓偉注云姓、也偉名也

學和

歸雲集麻衣子性學名和

向長

後漢書向長字子平注云高士傳作尚長

韓王信本姓姬

宋羅壁誌通司馬遷班固之書傳贊中皆稱兩韓信不知韓王古韓國之後本姬姓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與淮陰韓信不同

明按劉知幾闢遷固之謬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姬姓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二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素

常經堂

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誤矣余考班馬誤以姬為韓信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其說亦謬按王充云沛公起張良為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後功臣表云張良以厥將從起下邳以韓中徒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蓋信都勝徒申徒皆謂司徒之轉聲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非韓王名也知幾之說亦屬傳訛尚何責班馬乎

計然非姓名

容齋隨筆漢書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篇名耳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勾踐賢佐種蠡為首豈復間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但用半策足以致伯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為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答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皇覽及晉中經簿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計倪然三字聲皆相近實一人也何云書籍不見哉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高

常經堂

明按唐正元中馬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字文子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沉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遠遊海澤號曰漁父史記裴駰注云計然姓字名研字子文今有文子書合二說觀之則計然之非姓名斷可識矣

池魚非姓名

周輝清波雜識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乃諺語也諺云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唐韻乃云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則直以池魚為人性名矣恐未可據

明按淮南子云楚國亡其猿而林中之木為之殘宋王止其珠而林中之魚為之殫諺語本此則池魚豈人性名耶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野客叢書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如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易許由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五 帶經堂

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臯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嵩或曰姬字執嘉兄仲名喜見後漢書注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達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朴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經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並見碑彭祖姓錢名鏗見姓苑

子路父母

快史拾遺子路父鳧母宋嘗祈嗣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鳧曰無鰲抑亦豹鯢越三日雲霧繞庭祥光若電是生子路

孔子婦老聃父

前涼索綯傳張重華燕羣臣問綯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曰孔子婦姓開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果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開官作并官元果作元果胎則作胎則

事物攷辨卷之四一

姓名

姓名

十六

帶經堂

宋高似孫緯畧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古人名字

宋孔平仲雜說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出陳忠傳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東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

居修道號黃公陶傳作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
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必傳鄭子真名樸嚴君
平召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出莊子馬蹄篇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杜康字仲寧出魏
武短歌行注師曠字子野出莊子疏

古人遺逸名氏

陳絳金壘子餘冬序錄云古人名氏不見於史傳而雜出
於書疏記注者亡慮數十人今按縣字熙伊尹名摯見孫
子宋衷曰仲雍字孰哉孰食曰雍夷齊之父姓墨台名初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上

帶經堂

字子朝見史記索隱微子降卒立弟衍為微仲而家語云
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百里奚字井伯出楚國先賢
傳會稽典錄范蠡字少伯吳越春秋大夫文種姓文字子
禽漢高祖母媼皇甫謐云王氏索隱云溫氏春秋握成圖
帝王世紀云名含呂后父呂公相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
漢書音義云呂后名雉索隱曰字娥姁皆序錄之所未及

古人姓氏正史本傳不載者

餘冬序錄古人姓有正史本傳所未載者如蒼頡姓侯劉
氏見古篆文注易牙名巫字易牙見孔穎達左傳疏陳仲

子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曹參字敬伯見史記注佛圖
澄姓溫見寺碑道安姓帛見高僧傳皆史傳所不載者

孔子兄字伯

金壘子孝經正義云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按家語孔子
父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良於
行叔梁紇曰猶無子也乃謀於顏氏之九女而得微在生
仲尼則仲尼固有兄字孟非伯也白虎通義曰嫡長曰伯
庶長曰孟則當以字孟為正又按孔子弟子傳有孔子兄
子名忠在七十二人之列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上

帶經堂

明按宋劉恕字道原幼時坐客有云孔子無兄者道原
曰有論語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謂的証早悟矣

周破胡

列女傳史稱毀即墨魯阿大夫者乃周破胡也

夷齊孟子

宋莊綽雞肋篇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而論語注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元一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之不知
少陽篇何人所著今有此書否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

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亦未嘗有劉孝標亦曰子輿因臧倉之訴五臣注云孟軻字也

明按唐李石續博物志云孟軻莊周其字不傳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皆後人以意取之耳又按困學紀聞孔叢子云孟子字子車注云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疑皆傳會

昭靈夫人名

符瑞志漢高帝父劉執嘉孔氏雜說從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云名端一名執嘉執嘉之母夢亦鳥若龍戲已生執嘉是為太上皇母名含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亢

常經堂

始是為昭靈夫人游於洛地有玉雞鳴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取而吞之生季是為高帝

明按漢書高帝紀云姓劉氏母媪師古云媪母老稱也史家不詳母之姓氏故但以媪稱之皇甫謐等妄引傳記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又按白孔六帖云前漢去古未遠風俗質畧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晉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祖也高

祖之父漢史不載而唐史乃載之亦可一笑

青史

風俗通義青史善著書青史者人姓名也

毛莫如少路

歸雲集漢書儒林傳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名毛莫如字少路風俗通義毛作屯以為混沌之後

申棠即申振

焦氏筆乘論語申振鄭玄曰即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振為棠家語以振為續傳寫之訛也後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示

常經堂

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振為棠則申振申棠乃一人也開元中封申棠為召陵伯又封申振為魯伯祥符中封振文登侯又封棠淄川侯並列從祀皆失攷據明初止祀振而去棠

明按大學衍義補家語載七十二賢無秦冉顏何史記七十二賢無琴牢陳亢文翁石室但有七十二賢而唐紀因之杜氏通典則有八十三賢而宋紀因之以左丘明等三十二人為先師則始於唐之貞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為侯伯則昉於唐之開元至於顏曾思孟為四

配升顯孫師為十哲則又至宋而始定焉

魯西即魯申

困學紀聞孟子或問字魯西注以為魯子之孫集注因之非也經典序錄曰魯申字子西魯參之子子夏以詩傳魯申左丘明作傳以授魯申楚圖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魯西之為魯申無疑

范丹一作范冉

說畧漢書桓帝以范丹為萊蕪長丹遭母憂不到官及黨錮起而歸隱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主

帶經堂

萊蕪今人以為官勵清操而歌之者非也范丹一作范冉明按張鳳翼談輅云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密一云李處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

癰疽一作雍雎

東坡手澤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瘠環姓名也癰疽趙岐以為癰疽之醫按說苑備述此章凡百八十言而曰孔子於衛主雍雎雍雎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至趙岐時聲之訛也

穀梁子二名

困學紀聞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傲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佼之語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明按吳兢書曰穀梁子秦孝公時人楊士勛疏曰穀梁子名傲一云叔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風俗通義云名赤子夏弟子顏師古曰名喜受經於子夏而作傳則是穀梁子有三名也

大毛公名亨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主

帶經堂

同上經典叙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詩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歸案集毛

褚先生名少孫

同上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沛人為博士

三老名茂

同上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師古曰荀悅漢紀曰令狐茂今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云令狐微

君隱於城東山中

祖士雅之誤

焦氏筆乘晉祖述字士雅今呼為士雅者誤也

王儋非王子儋

升菴集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緄氏仙人嶺者昔有王儋為栢人令於此登仙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曰可憐緄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誤以王儋為王子儋矣

明按胡應麟曰藝苑厄言仙人有兩王儋其一周靈王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童

帶經堂

太子晉其一栢人令天降玉棺者也余謂不然晉為太子故稱王子儋疑是晉表德非姓王也惟為葉縣令而飛鳧與為栢人令而降棺者則姓名俱同最易相混

名字與本傳不同

野客叢書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如晉書鄧艾碑曰鄧艾古人艾二字通用故也後漢虞翻字升卿碑云字定安陳寶字仲弓碑云仲躬論語申張史記漢碑皆曰申棠唐涼國公主傳字華莊碑云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休鉄粹權銘則曰隗狀有得周亞夫印者亞作惡字劉原

父謂亞惡二字古通用

段干木

周家癸辛雜識唐書宗室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為段干木大天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曰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審此則段干乃邑名耳風俗通義姓氏注以為姓段干名木恐或失之

鍾離先生

藝林學山宣和書譜神仙鍾離先生不知何時人自謂生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高

帶經堂

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其狀虬髯蓬鬚雙髻自稱天下都散漢神仙通鑑以為生漢時仕至諫議大夫又仕晉為大將軍皆非也蓋諫議附會鍾離意大將則附會鍾離昧耳

微生高

金壘子論語微生高戰國策則曰尾生高蓋一人也

明按鄭曉古言微生畝高乃一人畝名高字也

鬼谷子

升菴集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云即鬼史區也又郊

記志黃帝得寶鼎見侯問於鬼史區云：注云即鬼谷區也。谷與史以聲相近而誤耳。高似孫子畧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明按焦弱侯曰鬼史區乃黃帝時人鬼谷子自是孫龐之師如何認作一人。又按陳叔心歸雲集云鬼谷子或云姓王名詡一名詡一名利戰國時隱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為號史記張儀傳亦云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隋志有鬼谷子十三章蓋其所著書也。或云後人偽撰或云鬼谷子一號玄微子又琴纂云蔡邕入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蓋

常經堂

青溪訪鬼谷先生蓋別是一人

男子名似婦人

歸雲集荆軻傳有徐夫人漢郊祀志武帝時有丁夫人徐丁皆姓夫人名也皆男子徐夫人趙人燕太子丹常求其匕首徐或作陳見史記徐廣注丁夫人越人陽都侯丁復之孫以方術詛自奴者

婦人名似男子

同上宣帝紀有淳于衍成帝紀有陳持弓廣川王傳有王昭平王地餘陽成昭信王成初陶望卿陶都崔修成榮愛

衡山王傳有徐來廣陵王傳有董光胡生趙左君衡青傳有衛君臨衛子夫而吉傳有胡組郭微卿皆婦人也。淳于皆複姓餘皆單姓衍初都愛來些生組皆單名餘皆複名

雲臺貞逸

歸雲集易學啓蒙序稱雲臺貞逸子者即朱晦菴也。淳熙乙巳晦菴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年啓蒙書成故有是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

姓名

美

常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姓名

同字子魚

金壘子大庾劉公節編春秋列傳衛史鮪字子魚祝鮒亦字子魚蓋偶同耳

姓名同者

野客叢書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以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十 帶經堂

為谷口鄭子真僕嘗考之鄭子真有二一即谷口者一即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在哀平之世鄭玄之孫在三國時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甚遠乃知又是一人是鄭子真有三人也僕因觀史傳間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筆記如公孫弘有三張禹有四他若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龔遂之徒亦不一人後周有兩字文貴前漢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然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有三王喬梁文樞目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氏相同錄三卷

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所撰

明按漢武帝時孔安國作書傳晉孔安國字安國孔愉之子也又按困學紀聞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韓子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洪崖

宋許觀東齋記事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二 帶經堂

世曰不識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曰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氤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玄宗十六年洪州大疫氤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上意其為氤驛召之果氤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張禹

宋趙崇綯雞肋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為安鄉侯

伏波

宋祁凱坦齋通編文人用馬援事不可但言伏波須加一馬字乃是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見史記衛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离侯

劉毅

趙宗綯續雞肋晉兩劉毅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李光進

續雞肋唐有兩李光進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三
帶經堂
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杜子夏

氏族博攷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氏故京師謂欽為百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才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赤松

東晉記事赤松有二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常

牧羊遇一道士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此石成羊者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故處也

萬石君不獨石奮

趙與時賓退錄西漢有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皆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海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四

帶經堂

稱號相同

賓退錄唐張鷟目號浮休子張芸叟亦號浮休居士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鄆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安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宣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微皆曰倉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曰臨川他如錢文僊有伊川集邵康節亦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亦號伊川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

免疑混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集之為明白洞達也

明按胡應麟云古今字號之同者如宋詩人俞秀老元文士俞琰並稱紫芝唐李尚正兄弟二人宋李洪兄弟五人皆有花萼集

咎犯

山堂肆政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

邵平

同上邵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陳勝狗廣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五

帶經堂

陵者見項羽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

王褒

同上漢宣帝時有王褒為諫大夫元帝時又有尚書左僕

射王褒

李觀

續筆叢三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有集又一李觀乃刺血寫金剛經者見法苑珠英

李充

同上漢陽帝時李充字大遜兄弟同衣通食後徵為博士

晉李充字弘度善隸書少參鐘索褚襄引為參軍仕至侍中

陳咸

同上漢太尉陳咸字子康御史中丞萬年子也又一陳咸成哀間為尚書

陳商

筆叢西陳商一見昌黎集一會昌五年進士見通攷

張衡

筆叢東漢張衡嘗作二京賦四愁詩隋煬帝時又有御史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六

帶經堂

大夫張衡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為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魯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魯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於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王之未理者曰

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之旦為胡車之輪亦謂之胡名
齊實異所宜辨也

三傑四傑

稗史彙編世知張良蕭何韓信為三傑而不知宋璟張說
源乾曜亦為三傑宋程瀚為鄆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
光庭為萬年簿關西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
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公集序

名字相沿

野客叢書前輩云前漢有酈食其當食其名字相沿不知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七

舊經堂

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關相如故亦名
相如耳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司馬食其見
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書想酈生董慕司馬食其故
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
而不知前此已有是名矣又如前後漢有金日磾後漢有
馬日磾晉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其名亦前後相沿也

江革

野客叢書後漢江革號江巨孝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十
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

明年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

雲林

李日華紫桃軒集杜綰號雲林黃長康亦號雲林倪鎮號
雲林危太素亦號雲林

廣蘭

紫桃軒集梁武帝時有人名蘭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
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又有一人名廣蘭為將立
功淮上戰沒有風雨之異記為神

呂太乙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八

舊經堂

筆叢西呂太乙一中宗朝文士以才稱一化字劉宜者以
反戮

薛仁貴

筆叢西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
文志

辟疆

顏師古刊謬正俗外戚傳留侯子張辟疆前賢無釋學者
相承請辟如瑤瑩之璧疆如強禦之強以意解之曰能弭
辟強禦也齊楊休之為兒製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曰昔

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若如賈生所說辟當音關疆當音姜楚有遠辟疆亦其例也

葉夢得

陸文裕公豫章漫抄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見宋貴溪石林南渡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用石林葉氏次名真西山之後者非少蘊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九

帶經堂

莫愁

容齋隨筆莫愁有二一是鄧州石城人今鄧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古詩所謂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一是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所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者是也

花蕊夫人

鐵圍山叢談蜀王建妾有花蕊夫人後號小徐妃孟昶據蜀又有一花蕊夫人能作宮詞小徐妃隨王衍歸唐半途

遭害花蕊夫人亦隨昶歸宋從太祖游獵苑中為太宗射殺而人者生於蜀同其名同其能詩同其亡國而殺身同今人知有其一不知有其二也

明按聞見雜錄宋太宗射殺者乃金城夫人非花蕊夫人也而存之以俟博古者且蜀孟昶宮人亦名花蕊夫人昶降入宋宮設昶像祀之偽稱張仙以欺宋祖並無遇害之事叢談誤以金城夫人為孟昶妃耳

同姓名

元黃氏紹筆記漢有兩韓信同為高帝將而張禹俱明經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十

帶經堂

兩京房俱治易而王商皆成帝時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漢

張禹字子文後漢張禹字伯達

明按張禹京房王商杜子夏皆有兩人其言兩韓信則誤也

嚴子陵姓莊

雲雲叢說嚴子陵本姓莊莊避顯宗諱遂稱嚴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名之皆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

明按史書伯曄云漢有兩嚴遵一字君平一字子陵皆高士又皆二名君平一名尊子陵一名光

鄭衆

宋祁筆記一鄭衆字仲師漢明帝遣使匈奴虜欲令拜不
屈一為章帝宦官字季序每領賞則辭多受少

莊蹻

同上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商孫將兵平滇
遂自王

明按賈生弔屈原曰謂蹻蹻廣注云楚之大盜曰莊蹻
莊王時人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名與盜

同何哉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主

帶經堂

王莽

同上兩王莽俱漢時人一為石將軍天水人字雅叔一為

大司馬篡位者名巨

王孫賈

同上一為衛大夫一為齊大夫

張遼

同上一為魏征東將軍字文遠一為漢兗州刺史字叔高

張儉

同上東漢張儉因黨禁望門投止者一唐人字師約太宗

時為營州都督征高麗一宋真宗時契丹國為政事令亦
有此姓名

徐幹

同上一為班超司馬一為曹操掾

鄭弘

同上漢宣帝時鄭弘字稚卿為南陽太守一字巨君東漢
章帝元和初拜太尉

徐邈

同上魏徐邈字景山武帝時為侍中晉徐邈字仙民武帝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主

帶經堂

時為中書舍人

賈逵

同上東漢賈逵字景伯兒時常在太學人謂之賈長頭一
字梁道賈充父也一宋豫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累官嘉

州刺史

李抱貞

筆叢兩李抱貞一李抱玉弟史有傳一李廷威係屬附見

傳中

李家

山堂肆政晉李密字令伯後魏李密以母老習醫隋煬帝時有蒲山公李密嘗騎牛讀漢書

李克寧

筆叢兩李克寧一李澄子一克用弟見莊宗紀

張載

山堂肆政晉張載字孟陽為當代文宗宋張載字子厚學者稱為橫渠先生

李祐

筆叢兩李祐一元和詩人見紀事一元和武將見唐史又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主

帶經堂

宗室有六李祐共八人

李翱

筆叢一觀察以文名一刺史嘗以詩勒名鄭州

李昌符

筆叢兩李昌符一唐末詩人見唐全詩話一唐末叛將

李益

山堂肆政唐有兩李益與李賀同時一為尚書一為宗人庶子同在朝故世稱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以別之

裴迪

筆叢兩裴迪一與王維唱和一唐末幕官五代史有傳

蔡京

山堂肆政唐懿宗時有左庶子蔡京性貪虐有吏才宋時亦有蔡京為奸宰相

施肩吾

筆叢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一撰鍾呂傳道集在晚唐間

張說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面

帶經堂

山堂肆政一唐武后時人一宋孝宗時人

明按梁有智永善書宋有智永善畫唐有辨才宋亦有一辨才皆高僧也

張晏

筆叢二張晏一成德軍將見憲宗紀一天平鎮將見僖宗

三年

王建

筆叢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偽蜀主一石晉隸州刺史

王氏同名

山堂肆政晉有兩王渾一戎之父一濟之父有兩王澄一為衍之弟字平子一為濟之弟字道深有兩王愷一為武帝舅一安帝時為丹陽尹有兩王又一行父一緒父有三王沉一字處道高貴鄉公號沉為文籍先生一字彥伯作釋時論以東野丈人自寓又載記劉聰朝後一王沉

李商隱

筆叢兩李商隱一玄宗朝太子賓客見舊唐書明皇本紀

一晚唐詩人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五

帝經堂

李渤

山堂肆政唐李渤與兄涉俱隱少室山宋李渤嘉祐進士

李又

筆叢兩李又一初唐時人一陳敬瑄參謀見僖宗光啓三年

年

張昌宗

山堂肆政一為唐高宗修文學士一為則天末春官侍郎

同姓名

日知錄漢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

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

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金史有二訛可曰草大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姜室曰大姜室曰中姜室曰十姜室

二五二忌二起

日知錄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閔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為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縱二起於吳白蓋倣此稱

名字相同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六

帝經堂

日知錄名字相同者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宋之間最盛如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殷仲文宋蔡興宗齊顏見遠梁王僧儒劉孝綽庾仲容江德藻任孝恭師覺授北齊慕容紹宗魏蘭根後周王思政年慶之崔彥穆之類在唐時尤多

明按唐史尚可孤張嘉貞白元光郭子儀李嗣業魏少游張孝忠辛京果戴休顏高崇文張巡楊燕奇孟浩然李修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字文審宋史戚南文皆以名為字者也

父子同字

談薈晉張老字孟其子趙亦字孟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父子同稱管仲晉大夫卻克字駒伯子卻錡亦字駒伯

祖孫兄弟同名字

同上祖孫兄弟同名字者少異名擊其孫顯頊之子亦名擊是為帝擊湯名天乙紂父亦名天乙湯長子名太丁武乙之子亦名太丁周仲雍曰虞仲仲之裔周章孫亦曰虞仲蔡文侯名申其立孫昭侯亦名申衛穆公名遯其裔孫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志 常經堂 成侯亦名遯魯莊公之孫仲嬰齊仲字嬰齊也而文公之孫亦曰公孫嬰齊者同祖也

同時人同名字

同上同時人同名字者晉范宣子士句其同族伯瑕文伯亦曰士句楚有公子申字子西乃平王子昭王兄也又有石司馬公子申而關宜申亦字子西 鄭公孫夏亦字子西

著書名姓相類

胡應麟史書佔哩著書名姓相類者如孔甲有二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孟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

子今藝文志之盤孟不傳而孔叢子之盤孟傳世遂以後

之盤孟為前之孔甲非也牟融有二一漢太尉一漢布衣

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

志之牟子不傳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為

儒之牟融亦非也醫家有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

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按戰國秦越人明洞

鑿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因以為號今所傳難經

乃秦越人作非黃帝時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人多

不知其名但以素問有雷公為黃帝弟子遂以炮炙為黃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志 常經堂 帝時雷公撰謬矣

四孫登

四孫登

九流緒論諸史藝文志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登綽

之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識文云代漢者名

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為天子觀此是漢晉間有四孫

登也

孟子宣王

通稱璵言吳孟子鄒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

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父子祖孫同名

癸辛雜識外集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為昭王宗明帝名或其子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皆可異者也

明按徐應秋談薈漢書侯王表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德長子嗣爵復名德明劉忠武父名江為成卒事物考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尤 常經堂

死忠武仍其名不步累戰功至都督猶與父同名後封廣寧伯始更名榮未幾卒其事尤奇

巫賢

駢志商書祖乙時有巫賢韓詩外傳齊景公時亦有臣名巫賢

行人子羽有二

駢志鄭行人子羽公孫揮又左傳吳微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吉頊

筆叢兩吉頊一武后酷吏一大曆詩人見紀事十才子下

魏舒

同上左傳晉有魏舒又晉書司徒魏舒每有大事徐為籌之多在眾議之表

公孫述

同上秦昭王時有公孫述見韓非子又後漢有公孫述字子陽

公孫弘有三

駢志呂覽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請西觀秦王又史記公孫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又後漢書虞延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事物考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尤 常經堂

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趙高

同上秦有趙高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趙高為清河太守

任安

同上史記武帝以任安為益州刺史又蜀志秦宓薦儒士任定祖曰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又益都耆舊傳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安所長曰記人之善忘人之惡

張良有二

同上漢有張良載記永和五年石季龍以尚書張良為石僕射

二孔安國

同上論語疏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為漢武帝博士承詔作尚書傳又晉書孔安國孔愉子也以儒業顯孝武時甚敬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右僕射

張姓同名

駢志張玄有二一字君夏後漢時人一張紘子官至南郡太守出蜀志張溫有二後漢書中平二年以司空張溫為事物政辭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主

帶經堂

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又吳志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張綱有二一後漢人埋輪洛陽一為慕容超尚書郎張華有二一為晉司空一為慕容超僕射又筆叢唐時張昌宗有二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張祐有二一晚唐詩人一見新唐書孝友傳叙

盆子

同上後漢書赤眉欲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又北史余朱世隆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元暉為主暉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

趙勝

日知錄後漢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勝詣關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勝竟伏尸都市此安帝時事也而張皓傳又云清河趙勝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勝繫考皓上疏諫帝感悟減勝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時事豈有兩趙勝耶

公孫龍

藝林學山周有兩公孫龍一春秋時仲尼門人一戰國平原辨士有白馬非馬之論為孔穿所詬者也

姓名

主

帶經堂

童烏

野客叢書楊子雲之子小字童烏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田文

困學紀聞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西山乙記曰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蔡京桓異

同上唐宋俱有蔡京此奸臣名字之同者吳晉皆有桓異此忠臣名氏之同者

成公綏

同上晉書成公綏為中書郎又載記慕容超太史令成公綏

仲舒

同上南史直閣將軍董璠粗有氣力後改名為仲舒上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李膺

同上南史李膺為新昌侯蕭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孟 葛經堂
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朕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羿是射官

趙彥衛雲麓漫抄說文羿帝嘗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商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也

小名

陸龜蒙小名錄漢呂后名娥姁 司馬相如字長卿母少字之曰犬子 曹操小名阿瞞 孫皓字元宗小字彭祖

劉禪小字阿斗 賈后小字南風 王濬小字阿童

桓石虔小字鎮惡 慕容冲小字鳳凰 宋劉裕小字寄奴 宋文帝名義隆小名車兒 孝武帝小字道民 王愉小字車 劉穆之小字道民 謝靈運小字客兒 范曄小字博 蕭道成字紹伯小字關將 潘淑妃小字玉兒 梁武帝蕭衍小字練兒 簡文帝小字六通 馬仙琕小名仙婢 劉孝綽字孝綽小字阿士 陳高祖霸先小字法生 游雅字伯度小字黃頭

亢桑夏革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高 葛經堂
續博物志亢桑名楚史記作亢桑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列子作子革

駢臂子弓

升菴集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駢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為仲弓或以為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蜀婦通

愛日齋叢抄史記高帝紀有王媼武負其為婦人無疑矣班書如淳注云老大婦為阿負陳丞相世家言戶牖富人

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緣侯世家有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注云老婦也蓋負之為婦古文相通耳

明按楚漢春秋高帝封負為鳴鶴侯則負之為婦無疑矣

虛密伏通

宋趙彥衡雲麓漫抄虛子賤或寫作密子賤按顏氏家訓處從虎下必子賤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密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洛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密之與伏古文通用說文音密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孟

帶經堂

異載

餘冬序錄寧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寧戌是名戚字戌也

明謂戌字誤者

舜典臣名

尚書大全艾斯伯與孔傳云二臣名集傳則云三臣名朱虎熊羅傳云二臣名集傳則云四臣名明謂當以孔傳為正

上官新尚是兩人

楚詞辨証王逸離騷注云同列大夫上官新尚妬害其能

以為同列之大夫上官而名新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遂以離騷名家不應謬誤如此

晉人命名不可解

王瑞國讀史質疑晉人命名不可解王沈之子名浚渾之子名濟羲之子名疑之獻之徽之徽之子名植獻之子名靜之獻之傳獻之無子又王裕之子名勇之延之延之子名綸之其他若衛瓘之子名珣者不可勝記以父子祖孫而居兄弟輩行之列於義何居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孟

帶經堂

房玄齡名字

容齋隨筆舊唐書目錄書房玄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書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云玄齡字喬松三說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銘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亦云玄齡字喬松蓋信而有徵者也

鍾繇

露書鍾繇繇字音遂與世繇同今請作由即學士亦不免

鮑照

宋祁筆記今人多以鮑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曰漢東鮑照
蔡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碑亦作鮑照字後人以避諱故改照為昭

飲飛

金曼子明世潁江有飲飛將軍廟鄴人中丞周公相曰飲
飛乃將軍號非人名也遂撤去之余按呂氏春秋曰荆人
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殺之則飲飛乃楚
勇士也連漢武帝慕其勇改秦戈官為飲飛在上林中
是飲飛原本人名非官號也

劉襲

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一

姓名

走

常經堂

五代史南漢劉巖初改名曰陟九年白龍見三清殿改元
白龍又有胡僧言滅劉氏者襲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
義為襲字音儼以名焉

明按襲字、書所無劉巖創為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劉
襲儼誤矣

顏籀

漢書音義顏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陳傳良曰顏
師古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

王良字

升菴集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
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鄭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
時近或得真

文種字

同上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字禽楚人出呂
覽高誘注

李融字

坦齋筆衡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字若川謂何對曰天地
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
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一

姓名

走

常經堂

之推字介

細素雜記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則之儀
為長之推為次明矣而北史則云之推字介之儀字升則
以之推為兄之儀為弟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匡鼎

漢書音義匡衡字穉圭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
解人顧服虔曰匡猶言當也應邵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
少字鼎長乃易字穉圭世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

言臣男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

明按史傳中一人兩字者多矣匡衡少字昺改字稚圭確有可據師古乃取應伏二家之說吾不解也葛洪西京雜記曰昺衡小名也

小名小字

都穆聽雨紀談古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撥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子曰正則兮字子曰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余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堯 帶經堂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未聞其小字楊雄子小字童烏未聞其小名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以互稱耶

三字名

升菴集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後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明按激公宜孟孫氏之後孟子父也趙元昊子名佖令受亦皆三字名

三字字

姓譜命字有三字者屈突無為字無不為張元錫字公純馮桓玄字神靈保劉敞字仲原父續博物志云神和子姓張張布衣時遇之

一字字

梁谿漫志范祖禹母夢鄧禹來而生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醇脩執欲更表德曰醇脩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曰醇脩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醇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捕子路或稱季路也如何予因以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辛 帶經堂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伯仲與甫特語助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亦古之遺意云爾

二名止稱一字

日知錄晉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歟昭二年莒展與出奔吳傳云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僂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

命名取一言

歸雲集古人命字惟取一言無以兩言相兼取義者如孔
子弟子魯點字皙顏無繇字路任不齊字選秦冉字開公
夏首字乘顏祖字襄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左人鄧字衍
燕後字思原元字籍原憲字思廣繁字庸顏何字冉家語
冉作稱狀黑字皙皆以一言為字其他字伯牛仲弓叔魚
季路之外惟稱子而已非有二義也

兩漢人以一言為字

同上面漢近古班固漢書列傳無字者多其以一言為字
者如胡建睦弘俱字孟彭越蕭咸俱字仲張毆吳廣枚乘
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一 姓名 韋 葛經堂

俱字叔張釋之公孫弘俱字季楚元王交朱雲俱字游爰
孟字然鄭當字莊是也其他如子房張子孟廣子政劉子
孺張安子長司馬達子高張子嚴孫子廣何子明馮子
雲終運谷子真梅福辛子公陳湯田子襄丁子仲王子陽
永楊雄子慶忌子幼楊子威王商翟子駿劉子微息夫
王吉歐子賓年延子幻輝子威方進翟子駿劉子微息夫
子都鄭宣趙廣子况尹翁仲卿章朱邑長卿仇薛廣德
少卿田叔周堪韓述李君卿馮野王游鄉宮穉鄉鄭次卿
嚴延翁卿召信聖卿重長君舒少君廣德次君德曼
君中王孫榮唐馮嬌翁孫趙充公孫樂安次公蓋寬少公

蔡幼公陳延年仲公師長公張擊夏侯君公何翁叔金日
子叔公孫長倩之蕭望之東方朔子定次倩充長孺安
國章賢仲孺夫少孺貢禹章子孺淳子長翁梁丘賀弱翁
相仲翁廣君房賈捐之君賓卿君倩合卿君況甘延君孟
光君仲史稚圭衡稚游傳巨光涉巨君長子連長房顯
凡若此類惟從一訓初未嘗有二義也至於東漢以後則
有不盡然者矣

漢人名字

同上面漢人名字有同前人謚字者如魯恭字仲康伏恭字
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一 姓名 韋 葛經堂

叔齊翟宣字太伯張禹張敏俱字伯達竇融字周公表安
何林俱字邵公張步字文公慶普丁鴻俱字孝公伏湛字
惠公陳重字景公劉昆字桓公耿愛字定公陳寵字昭公
趙嘉字伯陽嘉一作嘉衡弘蔡倫俱字敬仲戴封劉順俱
字平仲翟義字文仲傅毅字武仲馮遂衛颺唐檀俱字子
產寒朗樂恢俱字伯奇應奉字世叔何熙淳子恭俱字孟
孫郭躬字仲孫賈遠神嵩俱字景伯鄧彪字智伯其與孔
門同字者如陳寔字仲弓鄭崇仲字子游馬武許荆俱字
子張王尊吾丘壽王俱字子慈杜欽杜鄴彭祖孔光萬桓

章俱字子夏第五倫字伯魚堅鐔字子叔傳奕字南容

何忌

同上魯仲孫何忌春秋書仲忌公羊傳曰此何忌也識二名非禮也注云難為諱一字為名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也

文翁

同上蜀郡太守文翁名黨字仲翁見李石續博物志顏注不載宋祁撰文翁祠堂碑止云文公名翁不知李石果何所致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童

葛經堂

僻姓名

同上漢書武帝紀東郭咸陽潁水發振東郭潁水複姓咸陽發振名也南越尉佗傳安國少季安國複姓少季名也儒林傳關門慶忌公戶滿意關門公戶複姓慶忌滿意名也又士孫張仲方從五鹿充宗受易師古注曰士孫複姓名張字仲方又丁姓子孫從榮廣受穀梁春秋師古注曰姓丁名姓字子孫又閭人通漢子方從治奮受禮如淳注曰姓閭人名通漢字子方

猶非

歸雲集漢書趙充國傳猶非猶姓非名宣帝紀作苴非

柴將軍

同上韓王信傳有柴將軍鄼展以為柴奇應邵以為柴武晉灼又以為柴武之子此關名之可疑者

蒲將軍

同上史記項羽本紀縣布蒲將軍服虔云英布起於蒲故稱蒲將軍韋昭曰蒲姓也英布蒲將軍是二人

大夫但

同上漢書丙吉傳守祿誰如孟康注云姓誰名如文穎曰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童

葛經堂

誰如人名一作誰如言姓非

張卿

同上漢書呂侯所幸大謂者張卿或作張澤或作張釋卿字也或澤或釋其名也史記燕世家作張子卿

叔孫通

同上楚漢春秋叔孫通名何字通以字行

灌何

同上灌夫傳穎陰侯灌嬰時穎陰侯乃嬰子名何誤書嬰

師尚父

詩經同異錄大雅大明之卒章曰維師尚父實維鷹揚毛傳云師太師也可尚可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恭摯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磯所得聖人呂尚立為太師號曰尚父雄師謀曰呂尚鈞崖注云名尚也又云尚變名為望取本名為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明嘗合衆說而考之竊以為尚其名也師其官也父者尊之之詞望號牙字也後世之人有以字行者太公之變名為望亦猶是也其實則初名尚不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壹 常經堂名望也

皇太子

南史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移點於外易其名為太子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倚今化而為太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葬陵海陵相繼廢然此其驗也

老聃非謚

金鑰子世人言老聃謚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為謚予按老子姓李名耳聃豈其字歟又老子耳七寸

而無漏名與字所由起也

孫臏非名

金鑰子楊倞注荀子曰膑膝骨也臏脚則其膝骨也鄒陽云司馬喜膑脚於宋卒相中山子按孫臏嘗以談兵見忌龐涓則足於魏故稱孫臏然則孫子固應別有名臏不得為名也

展禽非名

露書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國語作名禽字獲誤也

康叔非字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壹

常經堂

尚書疏鄭玄以康叔為謚非也孔安國傳則云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按管蔡邲霍皆國名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則非字號可知

椒蘭非名

朱子楚詞辨証離騷云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東與江蘼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嘆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諫苟而揭東江蘼亦以此而著罪焉初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

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王逸注楚詞又仍其誤後世無一人覺其非甚可嘆也

孟嘗非謚

野客叢書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在時未為靖郭公田文在時未為孟嘗君死後乃稱耳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子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田文尚在安得謂之謚乎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三

亭經堂

公子非字

野客叢書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盜賊咸農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慕公子威名舊矣顏注曰公子勝字也僕謂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當時風俗雖厚不應以一介之士進謁部使者而遽稱其字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師所言非觀面之詞也

魏倩非字

漢書注朱邑傳張敞上邑書云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

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蘇林曰倩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韋氏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直豈黯字乎且下句云賴蕭公而信倩公亦非何字也

尹非字

書傳會選蔡傳伊姓尹字也名摯東齊陳氏曰三代而上未有以字稱者且其自稱曰惟尹躬暨湯則非字明矣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

祿父非名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一

姓名

三

亭經堂

洪範序疏云武庚紂子一名祿父鄭云字祿父一人不應有二名以為字祿父者是也

天子非字

顧起元說畧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夫子猶云文夫子師古注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字也以夫子為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為枚之字耶乘自字叔忌無考

明按漢書嚴助傳云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

家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似與師古之說同

阿齡非字

野客叢書世說謝太傅語真長云阿齡於此事故欲大厲
注云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修齡呼阿齡者即
其字耳非小字也阿之一字有綴以姓者如阿阮是也有
綴以名者如阿戎是也有綴以字者如阿平是也有綴以
第行者如阿大是也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

絳灌

歸雲集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說平師古曰絳侯周勃也
灌嬰也而楚漢春秋以絳灌樊噲周勃灌嬰四人並稱
是高祖臣固有姓絳名灌者

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一

姓名

充

著經堂

姓名同

履齋示兒編齊有夷吾晉亦有之傳二十四年注周有南
宮括魯亦有南宮括即南宮仲為敬仲高後陳公子完皆
字敬仲孔白公西與家語關勃八年駟帶昭十年皆字子上
孔最冉季公孫僑皆字子產唐臺滅明公孫揮知紫皆字子
羽巫馬期叔仲會皆字子期公孫茲秦非皆字子之顏由
仲由皆字季路顏孫師公孫黑肱叔孫輒豐卷琴皆字
子張紂有左師觸龍趙亦有之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趙
亦有之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亦有之冉雍與漢陳

寔同字仲弓仲由與漢爰曹同字子路寔不齊伏勝皆字
子賤鄭子產唐杜甫皆字子美谷永終軍楊雄皆字子雲
車胤王濟皆字武子枚乘晉稽康皆字叔夜遼詔毛玠皆
字孝先

一言字

歸雲集一言字西漢尚多東漢李曇字雲三國志袁渙字
曜南史成景偁字超隋書顏之推字介顏之儀字升唐書
任瓌字璋房玄齡字喬楊元琰字溫楊仲昌字曼崔倫字
叔崔衍字著顏師古字籀田季安字夢柳公綽字寬宋以
事物紀原卷之四十一

姓名

早

著經堂

後一言字不復見矣

事物紀原卷之四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人類

十等

佐傳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卿臣大夫大夫臣士臣庶
皂臣與臣隸臣僚臣僕臣臺也

筌宰

文選錦字錄任昉宣德皇后令云要不得不強為之名使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一 帶經堂

筌宰有寄注云筌君也宰臣也言不得強為立名以主天
下使君臣有所寄托也

素王素臣

山堂肆攷左氏因春秋作傳杜預曰仲尼為素王丘明為
素臣

明按困學紀聞齊太史子餘嘆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
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後董仲舒對策云見素
王之王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立
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明以為此王字作

平聲讀亦無不可

素侯

山堂肆攷史記富者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韻府千金之家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侯者
耶

英雄

魏劉邵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
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者謂之英膽力過
人者謂之雄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二

帶經堂

英桀

困學紀聞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
選曰傷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蓋禮記
逸篇也

明按淮南子云才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
之豪十人謂之傑

疇匹

群書補訂歸正集楚詞注云四人為疇二人為匹

人地

山堂肆政齊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人地謂人
物門地

人林

全上人林人才之林也古詩冠履預人林

堯九佐

王海淮南子堯之佐九人禹皋繇契夷垂益夔龍

周四輔

全上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明按天子有疑則問之故曰疑今時文引用以為凝承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三

帶經堂

者非

四隣

全上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

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漢四輔

全上孔光傳為帝太傅位四輔注云孔光太師王莽太傅

王舜太保甄豐少師是為四輔

七制

小學紺珠文中子七制皆漢之賢君謂高祖太宗文帝世

宗武帝中宗宣帝世祖光武顯宗明帝肅宗章帝

五宗

全上楊賜傳二祖五宗二祖謂漢之高祖世祖五宗謂太

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也

建安七子

全上建安七子孔融字文舉陳琳字孔璋王粲字仲宣徐

幹字偉長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

竹溪六逸

全上唐竹溪六逸孔巢父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四

帶經堂

隱徂徠山

三卷

全上五代史裴氏在晉魏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休均居

涼者號西眷寂居河東者號中眷光庭遵度

萬石君

小學紺珠漢石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二千石

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馮楊八子皆為二千石號萬石

君秦襲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明按萬石君前後凡五見今人但知有石奮而已

綺紈

全上漢書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群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注云白綺之襦如永九之袴並貴戚子弟之服

裘履

全上史記裙屐少年猶云衣冠子弟也

秀民

左國股詞齊語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注云秀民民之秀出於眾者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五

帝經堂

國士

西漢雋詞韓信傳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

居士

蕭叅希通錄本朝以居士稱者不一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曰居士錦帶注云處士也居士之名始此

關士

升菴集關士關士皆僧之稱李白詩云衡岳有關士五峯秀真骨

上人

千一錄釋子稱上人言有勝行在人之上也

格人

山堂肆政書曰格人元龜格人猶言至人能知吉凶又博通古今者曰通人而無道曰陳人居喪曰棘人諧行而得意者曰驕人遇譖而失度者曰勞人

鉅儒

西漢雋詞校獵賦鴻生鉅儒俄軒冕襟衣裳

人豪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六

帝經堂

全上張耳傳非人豪也

丈夫

釋編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門子

詞林海錯正室之子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

名宿

全上朱浮傳欲收士心召中州名宿伏驚隱鵠

青箱稜記鄧又號伏鸞陸雲號隱鵠

健兒

山堂肆政健兒快卒也古詩健兒須快馬

輕客

全上光武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輕客輕生之客也

鼎士

全上鄒陽傳武力鼎士言舉鼎之士也

亡命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七

帶經堂

兩漢博聞王常壽陽人也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注

云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大駟

山堂肆政東漢郭太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駟祖說文云駟僧也

瓦合卒

全上鄰食其謂高祖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注云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和同

緹騎

詞林海錯緹赤色也漢制執金吾所營兵皆赤衣故曰緹騎

鰕生

漢書音義張良傳沛公曰鰕生說我距闕毋細詣侯服虔注云鰕生小人也

孤生

山堂肆政東漢張霸起自孤生致位郡守

儒臬

詞林海錯後漢書董仲舒智為儒臬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八

帶經堂

寡夫

小爾雅凡無妻之夫通謂之寡夫曰然寡婦曰嫠

三農

升庵集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穎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慎觀地官司徒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澤之材於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鄭玄原農隰之說何所本乎

丁中

日知錄唐制人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古今生齒

侯鯖錄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漢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藝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九 帶經堂

五十七萬真宗八百六萬仁宗千九百九萬英宗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千七百二十七萬
明按陳全之蓬憲日錄元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明初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極盛矣豈漢唐宋之所可及哉

猺人

后山談叢二廣居山谷間者不隸州縣謂之猺人舟居謂之艇人島上謂之黎人

末師末民

山堂肆攷劉歆傳是末師而非往古又習商賈之業者曰末民漢書云官富貴而末民困是也

齊民

西漢博聞齊民如淳曰齊等也謂無貴賤而齊等之人也

鴈戶

升菴集唐書編氓有鴈戶鴈戶流民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流庸

山堂肆攷漢昭帝詔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注云流庸言棄其本鄉而為人庸作也

介特

全上左傳收介特謂收單身之民使之不離困也

嬰兒

侯鯖錄漢書曰女曰嬰男曰兒釋名曰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胸前而乳養之故曰嬰兒

明按釋名又曰兒始能行曰孺毀齒曰齒十五曰童二

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能治事也六十曰耆指使人也七十曰耄髮白也八十曰耄皮色如鉄也九十曰鮑背有鮑文也

孿子以先生為兄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以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為兄居下者為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己日生良則以囂為兄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則囂當為弟矣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大夫唐勤一產一男一物政辨卷之四二

人類

土

帶經堂

一女男曰直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勝公生二女季黎生一男一女並以萌生者為長霍氏曰以前生者為長焉

伍伯

明按陳楚之間凡人乳而雙產者謂之雙孿秦晉之間謂之雙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

正十人為夫有長又云十人為火五火為國故今人謂兵為火長或以火為夥誤矣

明按西漢傳聞云曹節傳騎營五百注云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常道陌中以驅除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為伍伯是也

先後生

釋史彙編雙生子質家商先先生文家周先後生

門士

西漢傳聞郭太傳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士注云門士即事物政辨卷之四二

人類

土

帶經堂

門卒也

前馬

左國臆詞越語身親為夫差前馬注云謂前驅在馬前也

胥人

太史華句李斯傳胥人索隱曰言胥吏小人也

黃頭郎

史記鄧通傳以擢船為黃頭郎注云土者水之母故施黃旌於船頭因以名其郎一說刺船之郎皆黃帽取土勝水也故曰黃頭郎

臧獲

西漢傳聞楊雄方言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男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臧穀

詞林海錯荀子注曰臧奴也莊子音義孺子曰穀或謂如闢穀於苑之穀謂乳哺小兒也

銀鹿

國史補顏覲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事物政辨卷之四二

人類

革

帶經堂

宜祿

稗史彙編沈約宰相蒼頭呼為宜祿

廝養

西漢傳聞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人者也

芸夫

西漢雋詞陳寔傳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注云叫呼譏笑也芸除草也

莧豎

全上儒林傳牧兒莧豎

蒼頭

全上鮑宣諫曰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重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滷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漢名奴為蒼頭衣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儻從

文選錦字錄左思吳都賦云締交嗣儻從嬖注云儻從者侍從於後蓋童僕也

奚

事物政辨卷之四二

人類

畜

帶經堂

王伯厚漢制攷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謂之奚今之侍史官婢也

侍兒

後漢書范蔚宗宦者論曰牆媛侍兒歌童舞女注云侍兒侍婢也

贅子

漢書嚴助傳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或以贅子為贅婿非也

重臺

陶南村輟耕錄凡婢役於婢者謂之重臺

客作

趙叔向肯綮錄今人指傭工之人為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先饑則出為人客作飲食而已

漢子

田汝成委巷叢談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僮父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五

帶經堂

金瓶子晉書南人謂北人為僮父按雜俎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方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獼有子曰溪北通獼猴所有為僮

白者

餘冬序錄閩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

胥靡

西漢博聞楚元王傳楚元王戊淫暴申公白生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係使相隨而

服役之故曰胥靡

官戶

梁漢漫志唐制反逆相坐沒其家人為官奴婢每遇赦宥所及則免之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官戶其挽名也

八疾

毛詩箋國語胥臣對文公曰遺降不可使俯倨人戚施不可使仰也倨人倨人焦僥不可使舉僇儒不可使接矇矇不可使視瞽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皆是人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六

帶經堂

迹人

修詞指南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逐澤有介麋焉注云迹人主迹禽獸者

涉人

全上哀公十五年傳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注云涉人謂度舟之人也

邑子

修詞指南漢書尹翁歸傳子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

2034494

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

流冗

全上成帝紀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者也

五民

全上地理志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

淳曰五民五方之民也

白徒

全上漢書鄒陽傳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

之人若今言白丁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七

帶經堂

廝役

全上公羊傳艾草為房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

庖炊烹者曰養

內人

唐崔令欽教坊記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

常在上前頭也

雲韶

全上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

宮人蓋賤役也

媵

野客叢書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

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按公羊傳曰媵者

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兄之子弟也又攷

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晉人襲

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

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

父母之衆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二

人類

六

帶經堂

皂衣白衣

全上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

之末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

皆著皂衣而襲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云白衣給使

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

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

之教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皂舊矣

